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补贴项目

二十五史音樂志

第二卷



刘蓝 辑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八十高龄的刘蓝教授将我国数千年之音乐文献汇集整理译述，做出了前无古人之贡献，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实乃可喜可贺之。

陈昊

己丑春

修身立德，修书立言（代序）

吴 戈

五年前，刘蓝先生编著的《诸子论音乐——中国音乐美学名著导读》出版，凡18章，辑注了23位能够确考的前贤和一些只能推断的雅士所留下的音乐言论。论音乐的前贤如孔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懂音乐的君王如李世民，通音乐的诗人如阮籍、嵇康、白居易、欧阳修，谈音乐的思想者、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辑原文，做译注，校错讹，撰导读，44万字的著作，梳理了一条中国前贤论音乐的历史脉络和理论思路，为音乐学科的建设做了一项非常扎实的基础工作。那时的他，已经是76岁高龄。那是我对老先生的初次抵近观察，立刻感受到他强健的生命活力、充沛的学术精力、达观的生活能力。我对他的判断是：霜色在脸上，春意在心中。老先生嘱咐为他的书稿作序，我欣然命笔，写下了《阅读霜叶》的一篇文字，一则向作者致敬，一则向读者推荐。

五年后，刘蓝先生在81岁高龄上完成了更大的一项工程。他倾注心血、积年累月地持续攻坚所得到的成果《二十五史音乐志》四卷本的第一卷即将付梓，执意要我为之写序，敦促再三。我作为晚辈后学，害怕却之不恭，拂了老先生的一片诚意，只好应承下来。于是，在每日的校务管理和开会忙碌之余，搁置自己的研究，推延已经一欠再欠的诸多稿债，开始断断续续地研读刘蓝先生的成果，读了整整一个月！

其实，若果时间精力允许，那么，为人作序，完全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别人的学术成果，先睹为快，可以学到自己先前不知道、不明白、糊里糊涂或一知半解的

许多知识、概念，这是一层；循着别人的探究钻研思路，看到的是别人的观察角度撷取的独特风景，丰富自己的视野，开阔自己的眼界，又是一层；看“队伍强校，学术兴校”的理念在老教授身体力行的表率中彰显，坚定云南艺术学院办学思路中“尊重人才、昌明学术”的环节，更是一层。三层含义，对管理者来说，实际上都具有对不同层面知识的提高认识，加深理解的学习意义。至少，我自己是这样。

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开始了对中国音乐文献的阅读。

在刘蓝先生的研究中，从司马迁的《史记》到《清史稿》，25 史里，17 史有音乐志书，而记载三国历史、南北朝一些朝代旧事、五代十国时期的 8 部史书里没有相关的音乐志文字。刘蓝先生就将 17 部史书有音乐志文字的内容作为整理注疏、解读评价的对象，分为 17 篇，陆续编写成长达 4 卷的、贯穿着“补遗、解读、评说”的个人智慧与学人印记的巨著，完成了他对中国音乐志书的贯通性梳理。

如果说，《诸子论音乐》是从读解大贤硕儒的个人论述出发，来梳理中国音乐理论和音乐美学的发展脉络的话，那么，《二十五史音乐志》更偏重从历史发展、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来归拢史书中记载的中国音乐文化的状貌。大致涉及：中国音乐思想表述，中国音乐器物的特征，中国音乐的音律乐理，政权形象突出的庙堂礼乐与地域色彩浓郁的乐府民歌，乡野诗风，传承、流变中的音乐文化核心概念与美学内涵等。在历史概况、原文、注释、译文、补遗、解读和评说的写作体例下，刘蓝先生最有价值的学术努力在于作为一个有历史学素养、一个有古汉语功力的音乐史论教育者对历史文献中音乐论述的解读和注疏。应该强调，刘蓝先生不是作为一个训诂学学者、语言学家去对 25 史中 17 史里所具有的音乐论述、记载文字进行注释、翻译和纠错的，而是作为一个有学术研究积累、有古汉语功力的音乐人对那些史料爬梳、对那些文字注疏、对那些概念辨析、对那些论说判断的辛勤努力，这就不是一般的文从字顺的翻译或泛泛的人事掌故的注疏了。其中，史实背景辨析、资料基础查证是断免不了的，但更重要的就是，作为音乐史论的多年研究者和资深教学者，刘蓝先生用自己的眼光对资料的辨析和对论述的判断，精粗真伪、高下曲直，在他的细心明察与审慎辨析中自然浮现，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学家或一个纯粹的语言学家能够完成的工作了。

这部大书，标志着刘蓝教授一生善于思考、勤于行动、甘于寂寞、敢于碰硬的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学术精神的新境界、人生成就的新高度，是对音乐学学科基础理论建设工程中更为基础的“文献研究”的重要贡献。从这些文献看来，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音乐律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发生学、音乐伦理学、器乐材料学……读者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和使用这些材料，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这部大书，也是学人成果的荟萃和智者能量的汇融。正如刘蓝先生在《前言》里写到的，译文采用了出版成果，而对自己力所不逮的“律历志”，力邀精于律学的

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同事罗筑瑞加盟完成。在自己力量局限的边界，与同伴携手前行。正好印证了云南艺术学院的校园精神——“相互欣赏，彼此成就”。

这部大书，还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成果。刘蓝先生经年努力积累所搭建的研究框架里，有了新鲜血液——研究生们的进入。这是一种力量的累加和学术的传承。在收集资料、校读译文、整理评述的过程中，研究生们会在导师的指导中得到耳濡目染的教益与学术训练的积累，为日后的学术精进打下良好的基础，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后备军。培养研究生，必须有这样的学术能力和团队意识。

这部大书，更是他的人生追求的一次响亮宣言。在刘蓝先生为他的著述奔走，因他的成果而喜悦的时候，他耳畔的许多声音是为股票的涨停、跌挫发出的狂喜或嗟怨，他身边的许多身影正在疯狂攀高、剧增泡沫的房价前曲扭、变形。刘蓝先生居然在屋子正中架设两台电脑，一台是浏览股市、房价信息的窗口，一台是他俯仰天地、顾盼古今的工作平台。前者，他有一种“玩儿”的神情，说起那些行情的涨跌来，他满脸是完全与年龄不相称的天真顽皮神情；后者，他持悉心认真的态度，讨论哪怕一个小小的细节，他一副拉开架势、执拗较真、不依不饶的态度。注目着他笑笑的模样，端详着精干的身材，打量着他不事雕琢的居住环境，联想到他曾经塞外牧羊的人生坎坷，一些念头杂乱无章地壅塞在意识里：颜回居陋，不改其志；苏武牧羊，不失其节；文姬归汉，书续诗传……那么，经历了太多人生风雨、跨过了许多生活坎坷的刘蓝教授，其节其志何在?

在我看来，他几十年不失其节、不坠其志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修身立德，修书立言。

立德，以他早年投身革命、冒过生命危险泅渡激流完成任务的经历，以他后来求学、教书、孜孜不倦、教书育人的经历，以他退休后仍在培养人才、追求学术、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的经历，他用81年的岁月修身立德，套用现在的熟语讲，就是经过实践检验，验收合格了。

立言，以他穿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修为和已经著作等身的学术成就看，也确乎足以传世。但是，修书立言，似乎是他早年塞外流放归来后想要终其一生完成的更重要的使命。似乎，他要以一种方式来证明，他的生命价值是抹不去的。他在岗教书育人的岁月，“几乎献出了所有的课外时间，常常写作到凌晨方休”（见刘蓝编著《诸子论音乐·后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离休后，尽管仍旧招收研究生，但是课程的密集程度已经不像从前。他几乎捐弃了所有的休闲娱乐时间，还是“常常写作到凌晨方休”。他笔耕不辍，花掉了可以遛鸟走犬、安气养神的整整21年！显然，写作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恍然有悟，刘蓝先生意欲在教书育人中立德，希望在探索学术时立言。修身立德，修书立言，便成为他延续学术热情、证明生命价值的特殊方式：《白居易与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音乐欣赏教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音乐欣赏》（台北文津出版公司1998年版）、

《音乐漫话》(台北文津出版公司1998年版)、《中外音乐欣赏》(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音乐史》(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西方音乐史》(远方出版社2003年)、《诸子论音乐——中国音乐美学名著导读》(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音乐漫话》(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眼下四卷本的《二十五史音乐志》……还有煌煌巨著跟在后面。

恒常的努力,持续的攻坚,连缀身后深深浅浅、曲曲折折、可能还跌跌撞撞但是一往无前的脚印。五年前,我在《阅读霜叶》那篇代序中评价刘蓝先生的学问,“常常是碎玉之拾掇,每每呈涓流之汇融。也只有像他这样的有心人,才能够常年坚持,日积月累,笔耕不辍,终于圆通畅达,大有可观”。似乎,也适用于此时此刻所面对的《二十五史音乐志》体现出来的特点。刘蓝先生没有学说上鸿基伟业的大创建,没有理论上经天纬地的大框架,没有体系上自立门户的大柱石,所有的,是漫长岁月中点滴积累起来、蔚为壮观的知识点。其实,这也是学术江湖中不可小觑的门派。聚精敛力,绵掌寸拳,闷声藏势,练的是内家功夫。小招式,小擒打,一招制敌,管用就好。刘蓝先生的学术生涯展开,靠的正是这种路数。展开得极有耐性,徐行渐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积累到一定程度,来一次总体回溯,就有了一种“一览众山小”的高度。因此,每一次大成果,都是刘蓝先生以“蚂蚁啃骨头”的方式啃下的“硬骨头”。化整为零,再集腋成裘。以《二十五史音乐志》的成就看,实际上是对他从前的从不同角度打量、逼近中国音乐文化史料和历史人物所见、所思的集大成,这再次证明了他的上述学术路数的有效性。

也许,这是一种与刘蓝先生异乎寻常的热情和执拗追求的人生相匹配的学术能力,也是一种与坚韧的人生信念和平实的价值信条相吻合的治学方法。办大学,需要各种各样的教师、学者,刘蓝先生肯定是其中一种。

修身立德,修书立言,然后,立人可也。刘蓝先生在教书育人的立德立言中历练自己,走向立人。或许,这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

是为序。

2010－2－12,昆明麻园

前　言

在人类生存的这个星球上，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具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传统文化？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具有这样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又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具有这样数千年连续不断的音乐文献，世世代代连绵不绝地承载着这一伟大民族的精神文明？

——只有中国，只有中华民族。

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被史家称为“正史”，即“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成为“二十五史”。它贯穿了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自成体系，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奇观。本书将其中的“音乐志”“一网打尽”。

我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中，几乎每个朝代的史书里都记载着该朝的音乐状况，为我们这些千载之后的子子孙孙提供了无比浩繁的古代音乐史料，足见我们的祖先历来都很重视音乐文化，并且不断地继承并创造着音乐文化。从“史圣”司马迁的《史记·乐书》开始，直到民国初年成书的《清史稿》，在这些无比丰富的历史文献中，音乐文献乃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必须把这些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加以传承。刘蓝编著的《中国音乐史》（远方出版社 2003 年版）一书的前言

就是这样写的：

> 今日之音乐，乃是昨日音乐之继续与延伸。吾人必须了解昨日之音乐，明白今日音乐之所以如此，方能继往开来，创造更加绚丽的明日之音乐。是故，音乐史乃是音乐学生之必修课程。

各个朝代记载音乐历史的篇目名称虽然不尽相同，但实质则一。例如：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就叫“乐书”；在《汉书》、《新唐书》和《元史》里就叫“礼乐志”；在《隋书》和《旧唐书》里就叫“音乐志”；其他如《晋书》、《宋书》、《南齐书》等九部史书里都叫“乐志”。刘蓝把所有“正史”里这些原来归属于不同时期、不同朝代、不同名称的数千年音乐史料集中起来编辑在一起，对原文作了注释，加上现代汉语译文，再加以补遗、解读和评说；虽有的朝代的史籍无音乐志，但为了适合现代习惯的称谓，我把这部巨著总名曰《二十五史音乐志》。

河南舞阳县贾湖出土的骨笛，证明了中国有八千年以上悠久的音乐文化。遥远的时代不说，即便是从周代算起，三千年来的音乐史料就相当丰富，尤其是二十五史里所保存的“乐志”非常宝贵，非常可靠。但是要知道，一套二十五史足够摆满一个大书柜，除了少数富人以外，绝大多数研究人员和穷学生是买不起的，只能望洋兴叹罢了。正如西方小提琴一样，音色美妙、价值连城的世界名琴往往珍藏在大富豪家的玻璃柜里，而真正需要演奏雅琴的小提琴手却天天拉着普通琴。简而言之：富人有钱但不想买书，书生求学却买不起书；富人即便买书也只是作为书房的摆设，真正渴望读书的穷书生则只能“望书兴叹”。所以古代的穷书生感叹道：“人穷难买三千卷，折腰不为五斗米。”（“三千卷”指二十四史，它实际包含三千七百卷。）

刘蓝本来就是这样一个穷书生、穷教师。半个世纪前，从我青年时代下决心从事音乐史研究开始，就如饥似渴地梦想着拥有一套二十四史，从中获取我教学与科研所需的音乐史料。可那纯粹是异想天开。想当年我每月五十元的工资一直拿了二十几年，还被“发配”到雁门关外，连回乡探亲都不可能，更别提三年两载来一次上山下乡劳动改造，甚至曾被扫地出门。在塞外牧羊的日子里，我感慨万千，吟诗两句曰：“生平无大志，但愿归故乡！”感谢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我回到云南，在艺术学院安定地从事研究和教书育人的工作，情况有所改善，可是要购买一套二十四史仍然困难。——就这样苦熬了半个多世纪。

“不经一番冰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

2004 年，我辑著《二十五史音乐志》的科研项目才一提出，就得到云南艺术学

院院长吴卫民，副院长李小明、陈勇等有关领导的支持和鼓励。2005 年，我发现昆明新知图书城摆着一套精装的《二十四史全译》（上海 ·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共 88 册），使我羡慕得馋涎欲滴。一经打听：一万二千元。哎哟！当时大女儿刘青在德国留学，我辛辛苦苦攒下一万元人民币，汇到德国就只有九百多欧元；小女儿刘依娜在四川外国语学院读书，每年也要花两万多，如此沉重的负担，我哪有能力购买这么贵重的书？但我不死心，有空就去新知图书城转悠，转悠了一年多，和那位女售货员也搞熟了，终于感动了她善良的心，几次为我去找营业经理商量，最后同意把这套精装的《二十四史全译》以九千元的优惠价卖给我。我当然心怀感谢，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不能立即拿出这笔钱，突然想起我们云南艺术学院早年的毕业生宋建平（近年下海经商），在他前几年结婚时对我说过："刘伯伯，我现在生意上有点起色，你要是出书有困难只消说话。"我想：此时不说，更待何时？立即给宋建平打电话，他立即回答："我送你这套书。"于是，第二天上午，他的漂亮的小娘子果然给我送来了九千元书款，当天下午书店就把这套金光闪耀的《二十四史全译》送到家。梦想了五十多年的全套史书终于成为我书房里的"镇房之宝"。此时，我的内心涌上了诸如"得道多助"，"苍天不负有心人"等等令人感慨的词句，"愚公移山"，果然可以感动"上帝"。

在得到这套宝书之后，我向老朋友宋国藩和爱生宋建平表示道谢时，国学基础深厚的国藩兄（植物学家）也十分感慨，为我背诵了一首古词，词云：

> 三千卷，求不得。不慕陶令图自洁，不寻桃园梦中月，食荠强歌念不绝。念不绝，霜摧桃李孤灯灭。

——这位古代穷书生在吃着野菜、艰难度日之时，对二十四史仍然勉力歌唱、念念不忘。本人对此深有体会。遗憾的是那位不知名的词作者直到"霜摧桃李孤灯灭"——老死都没有求得"三千卷"；而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做学问正当其时、孤灯未灭的古稀之年，已经拥有"三千卷"，再加上《清史稿》八百多卷，我孜孜以求的二十五史就有"四千五百卷"了。宋建平送我这套书，无论从师生情谊或使用价值来说，胜于送我一辆"宝马"轿车。

有感于历代学者求知欲望之强与购买书籍之难，我立即着手为音乐界的后学子孙做这么一件事——把二十五史里的"音乐志"集中起来，加以适当的注释、译文、补遗、解读、评说，成为一本独立的《二十五史音乐志》。这样，大家就不必对二十五史望洋兴叹，只要拥有此书，就能把我国数千年来各个朝代正史的音乐史料"一

网打尽”，大大地方便学习、研究了。

为什么前文一会儿说“二十四史”，一会儿说“二十五史”？因为，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部史书已经被史学家列为正史，就叫作“二十四史”，而民国初年编写的清朝史书在近代史学家中颇有争议，连该书的主要编者赵尔巽先生在“序言”中都说“盖此稿并非视为成书也”，于是只好将该书名为《清史稿》。此稿修于1914—1927年间，修史时所立清史馆的馆长最初为赵尔巽，赵去世后由柯劭忞代理。

近代有些史学家仍然认为，虽然《清史稿》某些作者的观点、立场不可取（例如把革命英雄诬为“匪徒”），但其史料极其丰富，应给予相当重视。如此，在二十四部正史之外，加上《清史稿》，就称“二十五史”。《清史稿》未被列入正史，未经当时官府承认，又是初稿，但是刘蓝认为此稿不可小觑，其音乐史料没有问题，并且拥有八卷之多，仍然是我们祖国音乐文化的宝贵遗产，所以决定采取“海纳百川”的态度收入本书，和历史上所有朝代的“音乐志”一视同仁。

二十五史里，大部分史书都有“音乐志”，而有的史书则没有。对于究竟哪些史书有“音乐志”，哪些史书没有“音乐志”，现列表予以说明。

《二十五史音乐志》篇目明细表

二十五史名	有无“音乐志”	“音乐志”原名	本书篇次
1.《史记》	有	《乐书》	第一篇
2.《汉书》	有	《礼乐志》（共四章）	第二篇
3.《后汉书》	有	《律历志》（上）	第三篇
4.《三国志》	无	—	—
5.《晋书》	有	《乐志》（上、下）	第四篇
6.《宋书》	有	《乐志》（共四章）	第五篇
7.《南齐书》	有	《乐志》	第六篇
8.《梁书》	无	—	—
9.《陈书》	无	—	—
10.《魏书》	有	《乐志》	第七篇
11.《北齐书》	无	—	—
12.《周书》	无	—	—
13.《隋书》	有	《音乐》（上、中、下）	第八篇
14.《南史》	无	—	—
15.《北史》	无	—	—

续　表

二十五史名	有无“音乐志”	“音乐志”原名	本书篇次
16.《旧唐书》	有	《音乐志》（共四章）	第九篇
17.《新唐书》	有	《礼乐志》（共二章）	第十篇
18.《旧五代史》	有	《乐志》（上、下）	第十一篇
19.《新五代史》	无	—	—
20.《宋史》	有	《乐志》（共十七章）	第十二篇
21.《辽史》	有	《乐志》	第十三篇
22.《金史》	有	《乐志》（上、下）	第十四篇
23.《元史》	有	《礼乐志》（共五章）	第十五篇
24.《明史》	有	《乐志》（共三章）	第十六篇
25.《清史稿》	有	《乐志》（共八章）	第十七篇

上表说明，二十五史之中，十七部史书里有“音乐志”，而另外八部史书里没有“音乐志”。所以，我辑著的这部《二十五史音乐志》，实际上有十七个朝代的“音乐志”，加上附录《二十世纪音乐志》编为十七篇，总计约180万言。

肯定地说，音乐存在于任何时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才辈出的东汉末年至三国时代，大江南北的音乐异常丰富，加之乱世出英雄，无论是政治家、将军、学者、淑女，大都精通乐艺，这是当时所受全面教育的文化素质的体现，例如蔡邕、蔡文姬、曹操、诸葛亮、周瑜等，都是具有很高音乐修养的人物，就连一介武夫吕布也熟知乐艺，弹得一手好筝。我早年就特意仔细地查阅《三国志》，结果却大失所望，此书根本没有专门的音乐志篇章。为什么产生如此情况？这就要问那些写史书的后代史官了。（就《三国志》而言，当然是陈寿之责。）最大的可能是某些史官的思想上认为：“音乐算什么玩意儿，值得在正史里大书特书吗?”另外一种可能是编写史书的先生们缺乏音乐知识，只好空缺。这就使得我们今天丢失了许许多多宝贵的音乐史料。刘蓝只有遗憾地说：如之奈何！

本书依据之原文版本为《二十四史全译》（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上海，2004年1月第1版），特此说明，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第十七篇《清史稿·音乐志》原文，取自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稿》（1977年8月第1版，2008年6月第7次印刷，赵尔巽等撰）。

为印装和阅读的方便，本书分为四册出版（每册约四百页）。本书每篇之开端为

"引言"；而后紧接为"原文"；大段原文之后是对该段生僻疑难字句的"注释"；而后将千百年前的原文译为现代汉语，即"译文"；然后在某个篇章结束之处视具体情况之需要加以"补遗"、"解读"、"评说"。

一定的历史产生一定的音乐，所谓"音乐志"乃是记载历史上各个朝代音乐状况的志书。学习者必须首先将每个朝代的历史认识清楚，方知该朝代音乐之所以如此。是故，本书每篇开端首先以"引言"介绍历史概况。该朝的江山是如何得来，重要的历史人物、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然后介绍史书的作者及"音乐志"的编写，而后进入主题。

由于原文多为千年古文，现代青年读者能够读懂二十五史者鲜矣，所以刘蓝对古代生涩疑难的文字在注释中加注汉语拼音，让读者正确地把文章读下来。如司马迁《史记·乐书》中"噭噭之声"于［注释］⑦处加以音、义同释："⑦噭噭：音jiāo jiào，激昂，高亢。噭，同'叫'。"又如古代十二律中的"无射（yì)"，为了避免读者把"射"误读为shè，故及时在注中加拼音；再如：生怕读者把"龟兹"（今之新疆库车一带）误读为"guī zī"，所以在注释中就作注音"龟兹（qiū cí)"。

由于原文多为千年古文不易读通。为了使现代青年读者易于了解古文原意，刘蓝将原文译为现代汉语，并参考了《二十四史全译》。特此声明，并致谢意！

可是，刘蓝发现原文有问题的地方作了必要的改动。例如：《汉书·礼乐志》"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其中"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如果译为"喝醉酒后乐极生悲，就创作了'风起'诗"则不妥，现改为"喝醉酒后激情涌动，创作了《大风歌》"。刘蓝认为《大风歌》全部歌词都表现了胜利者刘邦平定天下、衣锦还乡的得意之情，说他"乐极生悲""悲"从何来？故改之。又如《汉书·礼乐志》"魏文侯最为好古"一句，刘蓝认为此句应改为"魏文侯最不好古"为是。请读《乐记·魏文侯》及《史记·乐书·魏文侯》："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魏文侯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爱好郑卫之音、最不喜欢传统雅乐的一位典型人物，而这里却冒出一句"魏文侯最为好古"，与他本人之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与此段之后文亦甚矛盾。可见《汉书》此文明显有错，应该是"魏文侯最不好古"；窃以为译文忠实于原文的错误是不妥当的，那会使青年读者堕入五里雾中，所以指出原文之错，并在译文中改正。再如"羽旄干戚"句等亦然。

虽然本书有了现成的现代汉语译文，但刘蓝还是建议青年读者先阅读原文，其次查看注释，然后再参考译文；如果只图方便而直接阅读译文，则难得原文之要领，

并且永远不可能提高古汉语水平。

“补遗”对原来史籍所遗漏之音乐人物、事迹加以补充。窃以为音乐是人创造的，音乐史一定要重视创造音乐的人。如东汉末年人才辈出，音乐大师就有蔡邕、蔡琰父女，嵇康及阮籍阮咸叔侄。可是《后汉书》的《音乐志》对他们一字不提，列传中也仅寥寥数语，所以刘蓝在篇末对嵇康等人加以补遗。又如《明史·音乐志》里没有朱载堉的专门记载，而朱载堉应该是明朝首屈一指的音乐家，不可或缺，所以补遗。“解读”对原来史籍疑难之处加以解释、说明。如《史记·乐书》之来龙去脉，又如“六代乐舞”之名称历史上有所差异，则将两者列表比较说明。本书对千年史实及其理论有精彩之处或不当之处加以“评说”，以引起读者注意。例如唐太宗论乐的精彩言论，则加以赞扬；对汉哀帝“罢乐府”，致使原来八百二十九名乐府职员中，被裁去了演奏各地“俗乐”的“讴员”四百四十一人，只留下部分人掌管郊庙宴会的乐章，实际是损毁民间音乐文化，则明确批评。

所有的补遗、解读与评说，仅代表刘蓝的一孔之见，仅供参考。

各个朝代的音乐志书里都记载着大量的乐章，这些作品实际只是歌词。因古代乐谱不完善，史书作者不懂乐谱或取舍上的考虑，所以历代史书作者只有记下文字。刘蓝考虑到这些歌词对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感情、社会生活、朝廷礼仪、宗庙祭祀以及战争与和平等方面，仍然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全部保留原文；对那些优秀的乐章，例如“相和歌”《江南可采莲》、《艳歌罗敷行》、《东门》等篇，读起来使我“三月不知肉味”，即在原文之后加之现代汉语译文，而一般乐章则不作注释、译文和评说。

本书的部分注释是由我的研究生完成的。为了历练学生阅读古代文献的基本功，同时也协助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便让我的研究生梅洪琼（隋、唐、五代部分）、孙晓飞（元、明、清部分）、杨冯圆（宋书、南齐、魏书、宋史、金史）、王美佳（元、明、清史）和张媛媛（历代纪元表）分别做了一些注释，然后由我汇集斟酌而定取舍。其中杨冯圆成绩最佳。此外，大女儿刘青和小女儿刘依娜趁假期回家帮我打印、扫描数十万字。总之，本书的注释有我的硕士研究生和女儿的贡献，特此声明。

本书第三篇《〈后汉书〉音乐志》（即原《后汉书·律历志》）之后，由罗筑瑞先生制表解读。由于刘蓝缺乏律历数术之计算能力，“人贵有自知之明”，不敢妄作解读。特请律学专家——云南艺术学院副教授罗筑瑞先生，采用现代数学计算方法，更加精确地将“京房六十律”的计算结果制成图表，使我们一览无遗。刘蓝对罗筑

瑞先生无私的辛勤劳动成果十分赞赏并致以谢意！

拙著原稿近二百万字，送交出版社之后，出版社负责人希望我大力精简压缩，于是我又花了三个月时间，就像割我身上的肉一般，忍痛删减了二三十万字。删减并没有伤筋动骨，原书的基本格局依然保留，主要是把大量宗庙祭祀和宫廷仪式的注释略去罢了，许多富有艺术性和生活情趣的乐章及译文仍然保留。

本书得以顺利完成、出版，有赖于们我云南艺术学院院长吴卫民，副院长李小明、陈勇及云南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尤其是吴院长在百忙之中撰写序言，既充满了人文的情趣，又凝聚了中华传统的哲理，还有云南省音乐家协会陈勇主席以潇洒的书法赠予本书，使刘蓝蓬荜增辉，岂一个谢字了得！

在下刘蓝，年届八十，从事音乐教育与研究，悉心整理国故六十载，对于保护、继承并弘扬祖国传统音乐文化，最值得欣慰的，就是做了这么一件前无古人的事。

此书完成之时，正值新中国六十周年大庆，亦即刘蓝参加革命六十周年。如今国运昌盛，四海和谐，本人能与祖国同命运而深感荣幸。

谨以此书，献给

亲爱的共和国六十周年华诞！

刘　蓝　2009 年阳春三月

昆明麻园　云南艺术学院

目 录 〉〉〉





第十二篇　《宋史》音乐志

历史概况

［**刘蓝解读**］

宋朝的建立非常具有戏剧性。宋朝的创建者——赵匡胤原来担任后周世宗手下的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后周的世宗皇帝死后，年仅 7 岁的儿子恭帝即位。赵匡胤看着篡夺帝位的时机已到，便略施小计在陈桥（开封东北陈桥镇）发动兵变，返回京都废黜了年仅 7 岁的小孩恭帝，建立宋朝，改元建隆，是为宋太祖。

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事件的过程是这样的：后周显德七年（960 年）正月初一，朝廷内正忙于庆贺春节，突然接到河北边关的紧急奏报，说是北汉与辽联合入侵。宰相未辨虚实，即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前去抵抗。本来，在出师前，京城内就传言都点检要做天子，人心惶惶，争相逃难，唯独内廷不知。初三日，赵匡胤率大军出京，行至开封（河南开封）东北四十余里的陈桥驿，当天

夜晚即发生兵变。对后周政权采取军事行动的这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一批将领鼓噪而起，将一件早就准备好的黄袍（即皇帝所穿的龙袍）披在赵匡胤身上，拥戴他做皇帝，——这就叫“黄袍加身”。

大宋建国 赵匡胤为了改变唐末五代以来每次兵变必然趁乱抢劫的恶习，及时宣布几项严厉的军纪，次日赵匡胤率军回开封，一路秋毫无犯。当陈桥军队回京时，后周群臣早朝未退，他们被兵将拥至赵匡胤跟前下拜，口呼万岁，表示顺从。赵匡胤用古代禅位的形式取得后周政权，继皇帝位，庙号太祖。因他曾任归德军节度使的地方是宋州（河南商丘），所以国号为宋，改元为建隆，国都开封，称作东京。

宋朝建立后，后周一些地方势力抗拒新生的赵宋朝廷。建隆元年（960 年）三月，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在潞州（山西长治）拒绝接受宋廷的任命，起兵反宋；同年九月，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亦拒绝接受宋廷调令，修城治兵，准备反抗。太祖立即派兵征讨，不久即将叛乱平定，李重进在扬州（江苏扬州）兵败自焚。这两次反宋战争很快失败，北宋政权得到巩固。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为了改变唐末五代以来政权频繁更迭的弊端，将地方精兵选拔到中央充实禁军力量，又取消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前的职务）这一重要职位。赵匡胤和其心腹赵普在作了一番周密安排后，召集军队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举行一次酒会，在酒会上迫使他们自动提出解除军职的要求，这就是所谓“杯酒释兵权”。经过改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三帅并立”，分别对皇帝负责，军队的领导权集中到皇帝手中。又把节度使的权力一一收归中央，使之成为一个仅有俸禄和名称的荣誉头衔。从此，军队兵变、藩镇割据的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李煜出降 为了解决统一大业的问题，宋太祖与赵普为此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即先平定南方几个较弱的割据政权，然后北向与辽国争锋。南方荆湘归宋，攻克金陵之后，天才词作家李煜出降，南唐灭亡。南唐李后主被封为“违命侯”。

千古疑案 公元 976 年（开宝九年）十月，太祖在开封突然去世。其弟赵光义即位，是谓太宗。人们怀疑宋太祖死因不明，“斧声烛影”之说流布很广，说宋太祖之死乃是其弟赵光义所害，此乃千古疑案。

吴越归地 宋太宗继续推进太祖的统一事业，在军事威慑的同时，争取和平

统一。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进与吴越王钱俶到开封朝觐，主动献出漳（福建漳州）、泉（福建泉州）二州十四县的土地户口，史称“陈洪进纳土”，钱俶也献出吴越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受到宋廷的特别礼遇，史称“吴越归地”。至此，宋最后用和平的方法统一了南方。

北汉是北宋统一中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太祖时多次用兵，削其势而未能亡其国，主要是由于辽国的支持，当然也是北汉顽强抵抗的结果。后来，宋太宗亲临太原督战，攻城甚猛，北汉军终于不支，其主刘继元力尽出降，名将刘继业归宋，恢复姓杨、名业（杨继业，杨家将的“老令公”）。北汉亡。至此，五代十国遗留下来的割据政权，全部消灭。

宋辽战争　北汉灭亡后，宋太宗乘胜挥师北进。但是，经历繁复艰辛的征战，多次北伐都以失败而告终。杨业壮烈牺牲，宋军不敢北向，只得对辽采取守势，以求苟安。宋答应每年给辽国“岁币”三十万，双方罢兵。后来到了仁宗期间，辽国乘机向宋施加压力，迫使宋对辽国增加岁币二十万两，加上原来的三十万，每年要送辽国五十万两。这实在是宋朝的耻辱。

宋夏和议　宋与西夏的战争与和平。庆历四年（1044 年）十月，宋夏和议成，夏主向宋称臣，宋以岁赐的名义每年给绢十三万疋、银五万两、茶二万斤。节日另有赏赐。——哈哈，怎么“和议”之后都是大宋送人钱物，而不是别人送大宋钱物？刘蓝以为，这个可怜皇帝不当也罢！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　庆历年间（1041—1048 年），布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根据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这种活字是用胶泥刻字，一字一印，火烧后坚硬，称作陶活字，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发行纸币　天圣元年（1023 年）十一月置益州交子务，发行纸币“交子”。先是，蜀民以铁钱太重，民间兴起一种用纸做的交换证券，称为“交子”，以便贸易，此为世界上最早流通的纸币。

三司使包公　嘉祐六年（1061 年）二月，包拯（即现代舞台上的“包公、包青天”）为三司使，改革上贡物的供应办法。包拯令置市场，官民和市，民得无扰。

王安石变法　治平四年（1067 年），宋神宗继位。为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他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熙宁二年（1069 年）二月，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主持变法机构开始推行新法。新法的主要内容有：经济上实行均输、青苗法等；军事上实行将兵、保甲法、保马等法；改革学校与科举制度；裁并州县；等

等。新法实施了十几年，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宋神宗死后，新法很快被废除。

《资治通鉴》告成　元丰七年（1084 年）十二月，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告成。

建造崇文院　公元 988（端拱元年）五月，建造崇文院，将原三馆藏书及统一后得自后蜀、南唐等国藏书凡正副本八万余尽藏于内。又建秘阁于崇文院中堂，并把三馆内的珍本书一万余卷及历代书画珍品存放其中，反映了宋朝国家藏书的基本状况。

总之，北宋疆域虽不及汉、唐，而经济、文化更为繁盛。

北宋衰亡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北宋走向彻底衰败。到了北宋后期，蔡京擅权，政治腐败更加严重，任何企图改善统治状况的药方都已无济于事。政府对农民的剥削加重，迫使农民不断起义。而北方的女真金国日益强盛，在与宋联合灭辽后，开始了对北宋的进攻。北宋王朝的统治，在农民起义和金军南侵的内外交困中，终于走到了尽头。面对金兵的一再侵扰，徽、钦二帝一味怯懦求和。靖康初年，金军攻陷汴京，将徽宗、钦宗二帝俘虏，北宋灭亡。自赵匡胤建国至此，共 167 年。

南宋苟安　金灭北宋后，建立了张邦昌伪楚政权。宋朝旧臣则拥戴康王赵构，于靖康二年（1127 年）五月在南京应天府继帝位，史称“南宋”。南宋政府内部依然存在抗战和投降两派的斗争。宋高宗和以黄潜善、汪伯彦为代表的投降派很快把南宋政府迁往扬州。建炎二年（1128 年）初，金兵南下，直指扬州，高宗等仓皇出逃。在南宋军民顽强抗击下，建炎四年，金兵退回北方。绍兴二年（1132 年），宋高宗返回临安（今浙江杭州），从此以此为都城，开始勉强维持偏安局面。

抗金热潮　南宋初年，面对山河破碎的局面，广大爱国军民迅即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金斗争。韩世忠大战黄天荡，岳飞建康奇袭金兵，张浚经略川陕，吴蚧兄弟保蜀，都有效地制止了金军的南侵。1140 年，金兵四路攻宋，岳飞领导的岳家军在郾城的战斗中夺取了胜利。刘锜指挥的顺昌之战也大败金军，金兀术被迫率军北返。

宋金和议　1130 年，金将三年前开封陷落时俘获的秦桧放归南宋，以破坏南宋的抗金活动，促成宋廷投降。高宗正欲议和，遂派秦桧为相专办议和之事。1141 年，高宗、秦桧为讨好金廷，先将韩世忠、张浚、岳飞三员抗金名将解除

兵权，后又以“莫须有”之罪害死岳飞。十一月，双方订立“绍兴和约”。孝宗即位后，力图北伐，失败后被迫与金订立“隆兴和议”。至宋宁宗时，又与金订“嘉定和议”。此后，金军已无力南侵，而南宋也全面走向衰败。

南宋灭亡　南宋末年，贾似道擅权，朝政腐败。元军大举南侵，南宋爱国军民虽英勇奋战，但仍不能力挽狂澜。贾似道指挥下的芜湖之战中，十三万宋军全线崩溃，江防解体，建康等许多州地不战而降。1276 年，元军攻陷宋都临安，恭帝被俘。1279 年，元军包围压山，丞相陆秀夫负宋末帝赵昺投海自尽，南宋灭亡。自高宗赵构 1127 年迁都临安，至赵昺 1279 年被元灭亡，南宋共传 9 帝，凡 153 年。

宋朝赵氏天下，自公元 960 年起至 1279 年止，总共 319 年。

宋朝纪元表（960—1279 年）

<table>
<tr><th colspan="8">北宋纪元表（960—1127 年）</th></tr>
<tr><td rowspan="3">太祖
（赵匡胤）</td><td>建隆（4）</td><td>庚申</td><td>960</td><td rowspan="4">仁宗（赵祯）</td><td>庆历（8）</td><td>辛巳</td><td>1041</td></tr>
<tr><td>乾德（6）</td><td>癸亥</td><td>963</td><td>皇祐（6）</td><td>己丑</td><td>1049</td></tr>
<tr><td>开宝（9）</td><td>戊辰</td><td>968</td><td>至和（3）</td><td>甲午</td><td>1054</td></tr>
<tr><td rowspan="5">太宗
（赵炅，
本名匡义，
又名光义）</td><td>太平兴国（9）</td><td>丙子</td><td>976</td><td>嘉祐（8）</td><td>丙申</td><td>1056</td></tr>
<tr><td>雍熙（4）</td><td>甲申</td><td>984</td><td>英宗（赵曙）</td><td>治平（4）</td><td>甲辰</td><td>1064</td></tr>
<tr><td>端拱（2）</td><td>戊子</td><td>988</td><td rowspan="2">神宗（赵顼）</td><td>熙宁（10）</td><td>戊申</td><td>1068</td></tr>
<tr><td>淳化（5）</td><td>庚寅</td><td>990</td><td>元丰（8）</td><td>戊午</td><td>1078</td></tr>
<tr><td>至道（3）</td><td>乙未</td><td>995</td><td rowspan="3">哲宗（赵煦）</td><td>元祐（9）</td><td>丙寅</td><td>1086</td></tr>
<tr><td rowspan="5">真宗
（赵恒）</td><td>咸平（6）</td><td>戊戌</td><td>998</td><td>绍圣（5）</td><td>甲戌</td><td>1094</td></tr>
<tr><td>景德（4）</td><td>甲辰</td><td>1004</td><td>元符（3）</td><td>戊寅</td><td>1098</td></tr>
<tr><td>大中祥符（9）</td><td>戊申</td><td>1008</td><td rowspan="6">徽宗（赵佶）</td><td>建中靖国（1）</td><td>辛巳</td><td>1101</td></tr>
<tr><td>天禧（5）</td><td>丁巳</td><td>1017</td><td>崇宁（5）</td><td>壬午</td><td>1102</td></tr>
<tr><td>乾兴（1）</td><td>壬戌</td><td>1022</td><td>大观（4）</td><td>丁亥</td><td>1107</td></tr>
<tr><td rowspan="5">仁宗
（赵祯）</td><td>天圣（10）</td><td>癸亥</td><td>1023</td><td>政和（8）</td><td>辛卯</td><td>1111</td></tr>
<tr><td>明道（2）</td><td>壬申</td><td>1032</td><td>重和（2）</td><td>戊戌</td><td>1118</td></tr>
<tr><td>景祐（5）</td><td>甲戌</td><td>1034</td><td>宣和（7）</td><td>己亥</td><td>1119</td></tr>
<tr><td>宝元（3）</td><td>寅</td><td>1038</td><td>钦宗（赵桓）</td><td>靖康（2）</td><td>丙午</td><td>1126</td></tr>
<tr><td>康定（2）</td><td>庚辰</td><td>1040</td><td></td><td></td><td></td><td></td></tr>
</table>

续 表

南宋纪元表（1127—1279年）							
高宗（赵构）	建炎（4）	丁未	1127	理宗（赵昀）	宝庆（3）	乙酉	1225
	绍兴（32）	辛亥	1131		绍定（6）	戊子	1228
孝宗（赵昚）	隆兴（2）	癸未	1163		端平（3）	甲午	1234
	乾道（9）	乙酉	1165		嘉熙（4）	丁酉	1237
	淳熙（16）	甲午	1174		淳祐（12）	辛丑	1241
光宗（赵惇）	绍熙（5）	庚戌	1190		宝祐（6）	癸丑	1253
宁宗（赵扩）	庆元（6）	乙卯	1195		开庆（1）	己未	1259
	嘉泰（4）	辛酉	1201		景定（5）	庚申	1260
	开禧（3）	乙丑	1205	度宗（赵禥）	咸淳（10）	乙丑	1265
	嘉定（17）	戊辰	1208	恭帝（赵㬎）	德祐（2）	乙亥	1275
				端宗（赵昰）	景炎（3）	丙子	1276
				帝昺（赵昺）	祥兴（2）	戊寅	1278

《宋史》的编写 宋朝的情况是宋、辽、金三个政权同时并存，所以史书也是同时并存。

宋、辽、金三史共七百四十七卷，其中《宋史》四百九十六卷，《辽史》一百一十六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署名作者均为元朝宰相脱脱，实际上欧阳玄之力居多。这三部历史我们不妨称之为“三史”。

从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开始修史，至五年十月修成，为时仅两年半，成书极速。三史之中，《辽史》先成，《金史》次之，《宋史》最后成。因为脱脱担任三史都总裁，故仍以脱脱署名。

《宋史》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卷帙浩繁，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向有繁芜杂乱之称，但仍有许多漏略，大体北宋详而南宋略，志和表的参考价值较高。

《宋史》的《音乐志》拥有十七卷之多，为二十五史之最。（与音乐有关的，另外还有《艺文志》。）只是各种各样的歌曲太多太繁；反之，刘蓝希望唐朝歌曲多多地给我们留下一些，可惜又太少太简。

宋朝音乐和音乐家 唐朝市民的文化娱乐场所主要在寺院，宋朝由于经济、文化繁盛，商业发达，大城市出现了商业区“瓦子”（“瓦肆”）；瓦肆里设置了“勾栏”、“游棚”等音乐歌舞的表演场所，市民音乐大大地发展起来。由于“曲

子”流入城市后得到知识分子的热爱，大量作者为曲子填写新词，“曲牌”越来越丰富，就使得“曲子词”极大地发展。

宋朝最著名的音乐家有：古琴家郭沔（miǎn）、歌曲作家姜夔（kuí）、音乐理论家朱熹。

宋朝杂剧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高出于唐代歌舞的艺术形式——戏曲。尤其是南方的永嘉杂剧，标志着我国古典歌剧的成熟。

第一章　《宋史》音乐志　一　解评

（原《宋史》卷一百二十六　志第七十九　乐一）

［**原文**］

有宋之乐，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乐声高，不合中和，乃诏和岘以王朴律准较洛阳铜望臬（niè）石尺为新度，以定律吕，故建隆以来有和岘乐。仁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肃言器久不谐，复以朴准考正。时李照以知音闻，谓朴准高五律，与古制殊，请依神瞽法铸编钟。既成，遂请改定雅乐，乃下三律，炼白石为磬，范中金为钟，图三辰、五灵为器之饰，故景祐中有李照乐。未几，谏官、御史交论其非，竟复旧制。其后诏侍从、礼官参定声律，阮逸、胡瑗实预其事，更造钟磬，止下一律，乐名《大安》。乃试考击，钟声弇（yǎn）郁[①]震掉，不和滋甚，遂独用之常祀、朝会焉，故皇祐中有阮逸乐。神宗御历，嗣守成宪，未遑制作，间从言者绪正一二。知礼院杨杰条上旧乐之失，召范镇、刘几与杰参议。几、杰请遵祖训，一切下王朴乐二律，用仁宗时所制编钟，追考成周分乐之序，辨正二舞容节；而镇欲求一稃[②]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钟量，废四清声。诏悉从几、杰议。乐成，奏之郊庙，故元丰中有杨杰、刘几乐。范镇言其声杂郑、卫，请太府铜制律造乐。哲宗嗣位，以乐来上，按试于庭，比李照乐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镇

乐。杨杰复议其失，谓出于镇一家之学，卒置不用。徽宗锐意制作，以文太平，于是蔡京主魏汉津之说，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为度之文，以帝指为律度，铸帝鼐、景钟。乐成，赐名《大晟》，谓之雅乐，颁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宁以来有魏汉津乐。

夫《韶》、《濩》之音，下逮战国，历千数百年，犹能使人感叹作兴。当是时，桑间、濮上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乐犹存，岂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继承亦代有其人欤？由是论之，郑卫、《风》、《雅》，不异器也。知此道也，则虽百世不易可也。礼乐道丧久矣，故宋之乐屡变，而卒无一定不易之论。考诸家之说，累黍既各执异论，而身为度之说尤为荒唐。方古制作，欲垂万世，难哉！观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说，虽贤者有所未知，直曰乐声高下于歌声，则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谐之说，智者有所未谕，直以歌声齐箫声，以箫声定十六声而齐八器，则愚者可谕矣。审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声应，自不夺伦，移宫换羽，特余事耳。去沾滞[3]靡曼而归之和平澹泊，大雅之音，不是过也。

南渡之后，大抵皆用先朝之旧，未尝有所改作。其后诸儒朱熹、蔡元定辈出，乃相与讲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归极，著为成书，理明义析，具有条制，粲然使人知礼乐之不难行也。惜乎宋祚告终，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

今集累朝制作损益因革、议论是非，悉著于编，俾[4]来者有考焉。为《乐志》。

王者致治，有四达之道，其二曰乐，所以和民心而化天下也。历代相因，咸有制作。唐定乐令，惟著器服之名。后唐庄宗起于朔野[5]，所好不过北鄙郑、卫而已，先王雅乐，殆将扫地。晋天福中，始诏定朝会乐章、二舞、鼓吹十二案。周世宗尝观乐悬，问宫人，不能答。由是患雅乐凌替[6]，思得审音之士以考正之，乃诏翰林学士窦俨兼判太常寺，与枢密使王朴同详定，朴作律准，编古今乐事为《正乐》。

［**注释**］

①弇郁：音 yǎn yù，谓声音沉郁。《金史·乐志上》："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止下一

律，或谓其声弇郁不和，依旧用王朴乐。”　②稃：谷壳，粗糠。　③沾滞：音 zhān zhì，拘执而不通达。清黄宗羲《马虞卿制义序》：“无子书之雕绘，注疏之沾滞，大家之蔓延，时务之刻核。”　④俾：音 bǐ，使，把。《诗·小雅·天保》：“俾尔单厚。”　⑤朔野：音 shuò yě，北方荒野之地，这里指民间。《旧唐书·田承嗣传》：“而生于朔野，志性凶逆，每王人慰安，言词不逊。”　⑥凌替：衰落；衰败。三国魏阮籍《通易论》：“阴皆乘阳，阳刚凌替。君臣易位，乱而不已。”

［**要义精译**］

宋朝音乐，从建隆年到崇宁年，共六次改变。最初，太祖下诏给和岘根据王朴的律准比较洛阳的铜望臬石尺作为新的尺度，来确定声律。就是“和岘乐”。

宋仁宗时，认为乐器乐律不和谐，又用王朴的乐准考察纠正。当时，李照因为精通音乐而闻名，他说王朴的乐准高五个声律，与古代的制度不同，请求按照神瞽的办法铸造编钟。编钟铸成，于是请求改定雅乐，就下调三个声律，选白石做磬，以白银铸造钟，绘上日月星三辰、五种灵异的动物作为乐器的装饰。这就叫作“李照乐”。

不久，谏官、御史纷纷议论李照乐的错误，又恢复了过去的制度。

之后皇帝诏令侍从、礼官参考确定声律，阮逸、胡瑗实际参与此事，重新铸造钟磬，只下调一个声律，乐名叫《大安》。试着演奏，钟声郁闷而且震颤抖动，非常不和谐，只在平常祭祀、朝会时演奏，这是皇佑年间产生的“阮逸乐”。

神宗登基，克守旧制，并未创制新乐。知礼院杨杰上书逐条指出现在音乐的失误。皇帝召范镇、刘几和杨杰一起讨论。刘几、杨杰请求遵从祖先的遗训，在王朴声律的基础上全部下调两个声律，用仁宗时铸造的编钟，追溯音乐的次序，确认文武二舞的音乐。可是范镇希望用真正的一粒稃两粒米的累黍法，作为确定乐律的尺度，重新修铸编钟的重量，去掉四个轻声。皇帝下诏命令一切听从刘几、杨杰的建议。制作完成，于郊庙演奏，这是元丰年间出现的“杨杰、刘几乐”。

可是，范缜认为此乐融合了郑、卫的靡靡之音，请求用太府的铜制乐律定音。

哲宗即位，范缜进献音乐，在宫廷演奏，按照李照的声律下调一个声律，因此元祐年间又有了“范镇乐”。杨杰再次指出范镇乐的失误，认为此乐出于范缜

一家之言，最终被弃置不用。

徽宗积极创制新乐，用来文饰太平盛世。蔡京主张用魏汉津的说法，突破先代儒者累计谷粒之不足，选用夏禹把身体作为尺度的文辞，用皇帝的手指当作乐律的尺度，铸造帝鼐、景钟。音乐完成，皇帝赐名《大晟》，认为这是雅乐，向天下颁布，在教坊中传播，因此，崇宁年以来又出现了“魏汉津乐”。

《韶》、《濩》之乐，下至战国，经历一千几百年还能让人感动。当时，桑间、濮上之音已作，而古代帝王之乐犹存，岂非乐制依据乐器而继承者世代相传吗？如此说来，既然演奏郑、卫与《风》、《雅》的乐器相同，那么音乐百代不变也是可能的。礼乐之道久已丧失，故宋朝音乐改来改去，没有定论。考查诸家言论，累计谷粒来定律之说已是各执一词，而以手指为尺度之说最为荒唐。古代制乐欲万世流传，难矣！他们提出上调两律、下调一律，即使贤者也不明白；直接说乐声高低，则小孩儿亦可知。只要歌声与箫声相协，八音和谐，仔细地审阅，创制新乐，除去靡靡之音而归之于平和淡泊，便是大雅之音了。

南渡以后，沿用前朝旧乐。此后，儒生朱熹、蔡元定等辈出，就讲明了古今制乐的本源，用来探究音乐创作的真谛，著作成书，理义明白畅达，条理章程具备，让人清楚地理解礼乐并不难于推行。可惜直至宋朝灭亡，礼乐也没有定制，只是空谈而已。

如今收集了各朝代制乐之得失、继承与改革，议论是非，编定入册，提供后人参考。写成《乐志》。

帝王治世有四种通达之道，其二便是音乐。音乐可以和谐民心而感化天下，世世代代继承传统，故历代都要制乐。唐代制定乐令，只记乐器服装之名。后唐的庄宗出身于民间，他喜好的只是北方的郑、卫之声而已，先王的雅乐，几乎被扫地出门。

晋天福年间，下诏确定朝会的乐章、文武二舞、鼓吹十二案。周世宗曾经审查乐器悬挂的形式，考问乐工而不能回答。从此世宗担心雅乐失传，寻求精通音乐的人审订雅乐，于是诏翰林学士窦俨兼任判太常寺，与枢密使王朴共同详订。王朴制定律准，把古今乐事写成《正乐》一书。

［**原文**］

宋初，命俨仍兼太常。建隆元年二月，俨上言曰：“三、五之

兴，礼乐不相沿袭。洪惟圣宋，肇建[1]皇极，一代之乐，宜乎立名。乐章固当易以新词，式遵旧典。”从之，因诏俨专其事。俨乃改周乐文舞《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盖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义。祭天为《高安》，祭地为《静安》，宗庙为《理安》，天地、宗庙登歌为《嘉安》，皇帝临轩为《隆安》，王公出入为《正安》，皇帝食饮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宫为《顺安》，皇太子轩悬出入为《良安》，正冬朝会为《永安》，郊庙俎豆入为《丰安》，祭享、酌献、饮福、受胙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农用《静安》。

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献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顺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宁之舞》，翼祖简恭皇帝室奏《大顺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庆之舞》。”从之。

乾德元年，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等奉诏撰定祀感生帝之乐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币用《庆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献用《崇安》，饮福用《广安》，亚献、终献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来，乐工未具，是岁秋，行郊享之礼，诏选开封府乐工八百三十人，权隶太常习鼓吹。

四年春，遣拾遗孙吉取成都孟昶伪宫悬至京师，太常官属阅视，考其乐器，不协音律，命毁弃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岘言：“大乐署旧制，宫悬三十六虡设于庭，登歌两架设于殿上。望诏有司别造，仍令徐州求泗滨石以充磬材。”许之。先是，晋开运末，礼乐之器沦陷，至是，始令有司复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视教坊、开封乐籍，选乐工子弟以备其列，冠服准旧制。

鼓吹十二案　其制：设毡床十二，为熊罴[2]腾倚之状，以承其下；每案设大鼓、羽葆鼓、金錞（chún）[3]各一，歌、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

十月，岘又言：“乐器中有叉手笛，乐工考验，皆与雅音相应。按唐吕才歌《白雪》之琴，马滔进《太一》之乐，当时得与宫悬之籍。况此笛足以协十二旋相之宫，亦可通八十四调，其制如雅笛而

小，长九寸，与黄钟管等。其窍有六，左四右二，乐人执持，两手相交，有拱揖之状，请名之曰‘拱宸管’。望于十二案、十二编磬并登歌，两架各设其一，编于令式。”诏可。

太祖每谓雅乐声高，近于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窦俨素名知乐，皆已沦没，因诏岘讨论其理。岘言：“以朴所定律吕之尺较西京铜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乐声之高，良由于此。”乃诏依古法别创新尺，以定律吕。自此雅音和畅，事具《律历志》。

自国初已来，御正殿受朝贺，用宫悬；次御别殿，群臣上寿，举教坊乐。是岁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贺毕，群臣诣大明殿行上寿礼，始用雅乐、登歌、二舞。是月，和岘又上言：

郊庙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缀兆[4]未称《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义，以揖让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让受禅，宜先奏文舞。按《尚书》，舜受尧禅，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请改殿宇所用文舞为《玄德升闻之舞》。其舞人，约唐太宗舞图，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数，分为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执拂，服裤褶，冠进贤冠。引舞二人，各执五采纛[5]，其舞状、文容、变数，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内，即当次奏武舞。按《尚书》，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请改为《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数、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执五采旗。其舞六变：一变象六师初举，二变象上党克平，三变象维扬底定，四变象荆湖归复，五变象邛[6]蜀纳款，六变象兵还振旅。乃别撰舞典、乐章。其铙、铎、雅、相、金錞、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乐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请于郊庙仍旧通用。

又按，唐贞观十四年，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作《景云河清歌》，名燕乐，元会第二奏者是也。伏见今年荆南进甘露，京兆、果州进嘉禾，黄州进紫芝，和州进绿毛龟，黄州进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龟》、《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会登歌，首奏之。

有诏：“二舞人数衣冠悉仍旧制，乐章如所请。”

六年，岘又言："汉朝获天马、赤雁、神鼎、白麟之瑞，并为郊歌。国朝，合州进瑞木成文，驯象由远方自至，秦州获白乌，黄州获白雀，并合播在管弦，荐于郊庙。"诏岘作《瑞文》、《驯象》、《玉乌》、《皓雀》四瑞乐章，以备登歌。未几，岘复言："按《开元礼》，郊祀，车驾还宫入嘉德门，奏《采茨之乐》；入太极门，奏《太和之乐》。今郊祀礼毕，登楼肆赦[⑦]，然后还宫，宫悬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乐章本是御殿之辞，伏详《礼》意，《隆安之乐》自内而出，《采茨之乐》自外而入，若不并用，有失旧典。今太乐署丞王光裕诵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别撰其辞，每郊祀毕，车驾初入，奏之。御楼礼毕，还宫，即奏《隆安之乐》。"并从之。太常寺又言："准令，宗庙殿庭宫悬三十虡，郊社二十虡，殿庭加鼓吹十二案。开宝四年，郊祀误用宗庙之数，今岁亲郊，欲用旧礼。"有诏，圜丘增十六虡，余依前制。

［**注释**］

①肇建：音 zhào jiàn，创建；始创。《资治通鉴·晋元帝建武元年》："今王业肇建，万物权舆。"　②熊罴：音 xióng pí，熊和罴，皆为猛兽。《书·牧誓》："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③金錞：音 jīn chún，古代"四金"之一。《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錞和鼓。"④缀兆：音 zhuì zhào，谓古代乐舞中舞者的行列位置。《礼记·乐记》："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　⑤纛：音 dào，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⑥邛：音 qióng，地名，邛崃，在四川。　⑦肆赦：音 sì shè，缓刑，赦免。

［**要义精译**］

宋朝初年，命令窦俨仍兼太常。建隆元年二月，窦俨进言说："三皇、五帝之兴，礼乐互不相沿。唯我大宋，建立皇极，一代音乐，应该立名。乐章应改为新词，体式可遵从旧典。"皇帝从之，诏窦俨专其事。俨改周乐文舞《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改武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改"十二顺"为乐章"十二安"，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意。祭天奏《高安》；祭地奏《静安》；祭宗庙奏《理安》；祭祀天地、宗庙登歌奏《嘉安》；皇帝登临奏《隆安》；王公大臣出入奏《正安》；皇帝就餐奏《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宫奏《顺安》；皇

太子出入奏《良安》；正冬朝会奏《永安》；郊祭俎豆入奏《丰安》；祭享、酌酒、饮福、受胙奏《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奏《永安》；籍田先农奏《静安》。

五月，有司上书：“僖祖文献皇帝祭室奏《大善之舞》，顺祖惠元皇帝祭室奏《大宁之舞》，翼祖简恭皇帝祭室奏《大顺之舞》，宣祖昭武皇帝祭室奏《大庆之舞》。”帝从之。

乾德元年，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等奉昭撰定祀感生帝之乐章、曲名，神灵降临奏《大安》，太尉出行奏《保安》，玉帛祭奠奏《庆安》，司徒进奉俎奏《咸安》，设乐供神奏《崇安》，饮用供酒奏《广安》，第二次敬酒、第三次敬酒奏《文安》，送神奏《普安》。五代以来，乐工不完备，这年秋天，举行祭祀天地、百神和祖先仪礼，下诏挑选开封府乐工八百三十人，由太常负责演习鼓吹。

乾德四年春天，派拾遗孙吉取成都孟昶制作的宫悬到京城，太常及下属参观考察，试奏乐器，其音律不和，下令毁弃。六月，判太常寺和岘说：“大乐署旧制，三十六种乐器设于廷，登歌两架设于殿。望下诏给有司另外修造，仍令徐州寻求泗滨石作磬之材。”皇上许之。此前，晋朝开运末，礼乐之器沦陷，至此，命有司恢复二舞、十二案之制。表演二舞共一百五十人，根据教坊、开封乐工户籍情况选取乐工子弟为后备人选，衣帽标准按旧制。鼓吹十二案编制如下：设毡床十二，其下作熊罴腾越匍匐之状；每案分别有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箫、笳各二，共九人，衣帽与领舞者相同。十月，和岘又奏：“经乐工验证，乐器中叉手笛之声音与雅音相应。唐代吕才歌《白雪》之琴，马滔奏《太一》之乐，当时得入宫悬之列。况此管足以协十二旋相为宫，亦可通八十四调。其形制如雅笛而小，长九寸，与黄钟管相同，笛上有六个孔，左四右二，演奏者两手相交叉，如作揖之状，请名为‘拱宸管’。望于十二案、十二编磬并登歌，两架各设其一，编于令式。”诏可。

太祖常认为雅乐声音太高，近于哀思，不合于中和。另外考虑到王朴、窦俨平素以精通音乐而闻名，皆已去世，因此诏请和岘讨论乐理。和岘说：“因王朴定声律之尺度比西京铜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乐声较高乃此因。”乃诏按古法另创新尺以定律。从此雅音和谐流畅。此事详见《律历志》。

自建国以来，帝于正殿受朝，用宫悬；然后登别殿，群臣祝寿，奏教坊乐。这年冬至，帝登乾元殿受朝完毕，群臣到大明殿行祝寿礼，始奏雅乐、登歌及二

舞。本月，和岘又上书："郊庙和殿庭都用《文德之舞》、《武功之舞》，可是，乐队排列与《武功》、《文德》之形象并不相称。按照古义，以揖让而得到天下者应先奏文舞；藉武力而得到天下者应该先演奏武舞。陛下以推让受禅，应先奏文舞。根据《尚书》记载，舜受尧禅让，潜行道德，乃授命于他。因此，请求宫殿中演奏之文舞改成《玄德升闻》之舞。舞人依照唐太宗时之舞图，用一百二十八人，是八佾的两倍，分成八行，每行十六人，都穿着鞋，拿着拂尘，穿着裤褶的衣服，戴古儒者缁布帽子。两人领舞，每人手持五彩大旗。其舞姿仪态及阵势的变化，可以增改。另外，陛下凭藉神勇之武功平定天下，即应接着演奏武舞。《尚书》记载，周武王着戎装而天下平定，因此，我请求把武舞改成《天下大定》之舞，舞人行列都与文舞相同，都着金属的铠甲，执戟。两人领舞持五彩大旗。武舞有六变：第一段表现开始起兵；第二段表现上党之役大获全胜；第三段描绘平定维扬；第四段表现收复荆湖；第五段表现邛蜀归顺降服；第六段表现军队凯旋。各个场次各自表现不同内容。其铙、铎、雅、相、金錞、鼗鼓等以及二舞乐工之帽服，依照乐舞内容选定。而《文德》、《武功》之舞，请于郊庙仍旧通用。唐贞观十四年，出现祥云，河水变清，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两支乐曲主旨，创作《景云河清歌》，取名叫燕乐，于元旦宴会第二曲奏之。今年荆南进贡甘露，京兆和果州进贡嘉禾，黄州进贡紫芝，和州进贡绿毛乌龟，黄州进贡白兔。臣想依时令相和的乐律，为这五种吉祥物分别撰写《神龟》、《甘露》、《紫芝》、《嘉禾》、《玉兔》各一曲，每朝会登歌首先演奏。"有诏："二舞人数衣冠沿用旧制，乐章按照所请演奏。"

六年，和岘又说："汉朝获天马、赤雁、神鼎、白麟等祥瑞之物，皆为郊歌。我朝的合州进献出现祥瑞花纹的木材，驯服的大象来自远方，秦州获白乌，在黄州获白雀，应该全部播于管弦，奏于郊庙。"诏和岘创作《瑞文》、《驯象》、《玉乌》、《皓雀》等四种祥瑞乐章，以备登歌之用。不久，和岘又上书："据《开元礼》，郊祀时车驾返回皇宫，进入嘉德门奏《采茨之乐》；进入太极门奏《太和之乐》。现在郊祀行礼结束，登楼特赦，返宫，宫悬只奏《隆安》而不奏《彩茨》。《隆安之乐》是从宫内出来时演奏，《采茨》之乐是从外入宫时演奏，如果不演奏《采茨》，就是不遵从旧典。现在大乐署丞王光裕记下了唐代的《采茨曲》，希望按照月律撰写歌词，每当郊祀结束车驾进入，就演奏它。登楼行礼结束，返回皇宫即奏《隆安》。"并从之。太常寺又说："据令，在宗庙殿庭宫悬三

十架，郊社二十架，殿庭加鼓吹十二案。开宝四年，郊祀误用了宗庙之数，今年皇上亲自郊祀，欲用旧礼。”有诏，在圜丘增加十六架，其余按照前制。

［原文］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冬至上寿，复用教坊乐。九年，岚州献祥麟；雍熙中，苏州贡白龟；端拱初，澶州河清，广州凤凰集；诸州麦两穗、三穗者，连岁来上。有司请以此五瑞为《祥麟》、《丹凤》、《河清》、《白龟》、《瑞麦》之曲，荐于朝会，从之。

淳化二年，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和幪上言：“兄岘尝于乾德中约《唐志》故事，请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六变之象，每变各有乐章，歌咏太祖功业。今睹来岁正会之仪，登歌五瑞之曲已从改制，则文武二舞亦当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辞，谓文德也；汉史有‘威加海内’之歌，谓武功也。望改殿庭旧用《玄德升闻之舞》为《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为《威加海内之舞》。其舞六变：一变象登台讲武，二变象漳、泉奉土，三变象杭、越来朝，四变象克殄[①]并、汾，五变象肃清银、夏，六变象兵还振旅。每变乐章各一首。”诏可。

三年，元日朝贺毕，再御朝元殿，群臣上寿，复用宫悬、二舞，登歌五瑞曲，自此遂为定制。幪又请取今朝祥瑞之殊尤者作为四瑞乐章，备郊庙奠献，以代旧曲，诏从之。有司虽承诏，不能奉行，故今阙其曲。

太宗尝谓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后王因之，复加文武二弦。至道元年，乃增作九弦琴、五弦阮，别造新谱三十七卷。凡造九弦琴宫调、凤吟商调、角调、徵调、羽调、龙仙羽调、侧蜀调、黄钟调、无射商调、瑟调变弦法各一。制宫调《鹤唳天弄》、凤吟商调《凤来仪弄》、龙仙羽调《八仙操》，凡三曲。又以新声被旧曲者，宫调四十三曲，商调十三曲，角调二十三曲，徵调十四曲，羽调二十六曲，侧蜀调四曲，黄钟调十九曲，无射商调七曲，瑟调七曲。造五弦阮宫调、商调、凤吟商调、角调、徵调、羽调、黄钟调、无射商调、瑟调、碧玉调、慢角调、金羽调变弦法各一。制宫调

《鹤唳天弄》、凤吟商调《凤来仪弄》凡二曲。又以新声被旧曲者，宫调四十四曲、商调十三曲、角调十一曲、徵调十曲、羽调十曲、黄钟调十九曲、无射商调七曲、瑟调七曲、碧玉调十四曲、慢角调十曲、金羽调三曲。阮成，以示中书门下，因谓曰："雅乐与郑、卫不同，郑声淫，非中和之道。朕常思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原古圣之旨，尚存遗美。琴七弦，朕今增之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则九奏克谐而不乱矣。阮四弦，增之为五，其名曰：水、火、金、木、土，则五材并用而不悖矣。"因命待诏朱文济、蔡裔赍[2]琴、阮诣中书弹新声，诏宰相及近侍咸听焉。由是中外献赋颂者数十人。二年，太常音律官田琮以九弦琴、五弦阮均配十二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并协律吕，冠于雅乐，仍具图以献。上览而嘉之，迁其职以赏焉。自是遂废拱宸管。

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乐工习艺匪精，每祭享郊庙，止奏黄钟宫一调，未尝随月转律，望示条约。"乃命翰林侍读学士夏侯峤、判寺郭贽同按试，择其晓习月律者，悉增月奉，自余权停廪给，再俾学习，以奖励之。虽颇振纲纪，然亦未能精备。盖乐工止以年劳次补，而不以艺进，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难于骤变。

景德二年八月，监察御史艾仲孺上言，请修饰乐器，调正音律，乃诏翰林学士李宗谔权判太常寺，及令内臣监修乐器。后复以龙图阁待制戚纶同判寺事，乃命太乐、鼓吹两署工校其优劣，黜去滥吹者五十余人。宗谔因编次律吕法度、乐物名数，目曰《乐纂》，又裁定两署工人试补条式及肄习程课。

明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张宫悬阅试，召宰执、亲王临观，宗谔执乐谱立侍。先以钟磬按律准，次令登歌，钟、磬、埙、篪、琴、阮、笙、箫各二色合奏，筝、瑟、筑三色合奏，迭为一曲，复击镈钟为六变、九变。又为朝会上寿之乐及文武二舞、鼓吹、导引、警夜之曲，颇为精习。上甚悦。旧制，巢笙、和笙每变宫之际，必换义管，然难于遽易，乐工单仲辛遂改为一定之制，不复旋易，与诸宫调皆协。又令仲辛诞唱八十四调曲，遂诏补副乐正，赐袍笏[3]、银带，自余皆赐衣带、缗钱[4]，又赐宗谔等器币有差。自是，乐府制度

颇有伦理。

先是，惟天地、感生帝、宗庙用乐，亲祀用宫悬，有司摄事，止用登歌，自余大祀，未暇备乐。时既罢兵，垂意典礼，至是诏曰：“致恭明神，邦国之重事；升荐备乐，方册之彝章。矧[5]在尊神，固当严奉。举行旧典，用格明灵。自今诸大祠并宜用乐，皆同感生帝，六变、八变如《通礼》所载。”

［注释］

①克殄：音 kè tiǎn，同“剋殄”，指歼灭敌人。唐牛肃《吴保安》：“以将军英勇，兼足下才能，师之克殄，功在旦夕。” ②赍：音 jī，怀抱着，带着：赍恨。 ③袍笏：音 páo hù，泛指官服。宋刘克庄《鹊桥仙・生日和居厚弟》词：“女孙笄珥，男孙袍笏，少长今朝咸集。” ④缗钱：音 mín qián，用绳穿连成串的钱。《旧五代史・汉书・王章传》：“官库出纳缗钱，皆以八十为陌。” 《初刻拍案惊奇》卷二：“总计前后锡赉之数，亦有四十七万缗钱。” ⑤矧：音 shěn，况且，何况。

［要义精译］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冬至上寿，复用教坊乐。

九年，岚州进献吉祥的麒麟；雍熙年间，苏丹进贡白龟；端拱初年，澶州黄河水清，广州凤凰集结；数州麦子出现两穗、三穗，连年进贡。有司请求以此五种祥瑞之物创作《祥麟》、《丹凤》、《河清》、《白龟》、《瑞麦》之曲，于朝会演奏，帝从之。

淳化二年，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和嶐进言：“兄长和岘曾于乾德年间据《唐志》，请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六段，即分六个乐章，歌咏太祖功业。明年朝会登歌五瑞之曲已作，则文武二舞也应定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辞，指文德而言；汉代有‘威加海内’之歌，指武功而言。希改殿庭《玄德升闻之舞》为《化成天下之舞》；改《天下大定之舞》为《威加海内之舞》。舞有六段，第一段表现登台讲武，第二段表现漳、泉进土，第三段表现杭、越来朝，第四段表现攻克并、汾，第五段表现肃清银、夏，第六段表现得胜回朝。”诏可。

三年，元旦朝贺毕，国君又登元殿，群臣祝寿，复用宫悬、二舞及登歌五瑞曲，自此成为定制。嶐又请选祥瑞中最特殊者作四瑞乐章，以备郊庙奠献，以代

旧曲。诏从之。有司虽受诏，却未执行，至今无其曲。

太宗曾说舜造五弦琴以歌《南风》，后代皇帝沿袭，又加上文武两弦成为七弦。至道元年，又增加为九弦琴、五弦阮，另外新创制乐谱三十七卷。一共创制九弦琴的宫调、凤吟商调、角调、徵调、羽调、龙仙羽调、侧蜀调、黄钟调、无射商调、瑟调变弦法各一。创制宫调《鹤唳天弄》、凤吟商调《凤来仪弄》、龙仙羽调《八仙操》，共三曲。又用新声奏旧曲，宫调四十三曲，商调十三曲，角调二十三曲，徵调十四曲，羽调二十六曲，侧蜀调四曲，黄钟调十九曲，无射商调七曲，瑟调七曲。造五弦阮的宫调、商调、凤吟商调、角调、徵调、羽调、黄钟调、无射商调、瑟调、碧玉调、慢角调、金羽调变弦法各一。创制宫调《鹤唳天弄》、凤吟商调《凤来仪弄》，两曲。又用新声演奏旧曲，宫调四十四曲、商调十三曲、角调十一曲、徵调十曲、羽调十曲、黄钟调十九曲、无射商调七曲、瑟调七曲、碧玉调十四曲、慢角调十曲、金羽调三曲。阮制成，请中书门下看，帝评论说："雅乐与郑、卫之音不同，郑音淫，非中和之道。我认为雅正之音可以陶冶人心，古代圣贤的意旨，尚存遗美。琴有七弦，我增为九弦，琴弦之名就叫：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九弦和谐而不乱。阮有四弦，我增加为五弦，名字分别是：水、火、金、木、土，五材并用而不悖。"于是命待诏朱文济、蔡裔带着琴、阮到中书省弹奏新曲，诏请宰相及近臣都来听。自此中外献赋进颂者数十人。二年，太常音律官田琮将九弦琴、五弦阮都配上十二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协调律吕，冠名雅乐，绘图进献。皇上看了升调官职嘉奖他们。从此废弃拱宸管。

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说："乐工学艺不精，每当郊庙祭祀，只会奏黄钟宫一调，未曾随月转变声律，望规定条例。"于是命令翰林侍读学士夏侯峤、判寺郭贽共同主持考试，选取通晓月律者，增加其俸禄；其余未被选取者暂停发放工资，重新学习，以示勉励。虽颇振纲纪，然亦未能完备。

景德二年八月，监察御史艾仲孺进言，请求修整装饰乐器，调正音律，即诏翰林学士李宗谔暂任判太常寺，命内臣监管修整乐器。又让龙图阁待制戚纶共同主管太常寺。即命太乐、鼓吹乐工检验优劣，罢除滥竽吹者五十多人。宗谔于是编定律吕法度及乐器名数，叫作《乐纂》，又确定了乐工考核条例和学习课程。

第二年八月，皇上登崇政殿设宫悬阅试，召宰执、亲王参与，宗谔执乐谱立侍。先以钟磬定律，次令演奏登歌，钟、磬、埙、篪、琴、阮、笙、箫各二色合

奏，筝、瑟、筑三色合奏，交替奏一曲，又击镈钟奏六变、九变。又演奏朝会、祝寿乐以及文武二舞、鼓吹、导引、警夜等曲，颇为精练。皇上非常高兴。按旧制，巢笙、和笙每当变宫时，必须换义管，但很难迅速更换，乐工单仲辛改为固定之制，且与诸宫调皆谐。诏仲辛演唱八十四调曲，诏令提升为副乐正，赐袍笏，其余都给赏赐。从此，乐府制度很有条理。此前，只有祭天地、感生帝、宗庙才用乐，皇帝亲自祭祀用宫悬，有司替皇上祭祀只用登歌，其余祭祀不用乐。当时已罢兵，很重视典章礼仪，于是诏曰："向神明表示恭敬，乃国之大事；礼乐具备，方能载入史册，定要严格奉行。自此每逢重大祭祀必须用乐，同感生帝，六变、八变按照《通礼》所记载。"

［**原文**］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详定所言："东封道路稍远，欲依故事，山上圜台及山下封祀坛前俱设登歌两架，坛下设二十架并二舞，其朝觐坛前亦设二十架，更不设熊罴十二案。"从之。

九月，都官员外郎、判太常礼院孙奭（shì）[①]上言："按礼文，飨太庙终献降阶之后，武舞止，太祝彻豆，《丰安之乐》作，一成止，然后《理安之乐》作，是谓送神。《论语》曰：'三家者以《雍》彻。'又《周礼》乐师职曰：'及彻，帅学士而歌彻。'郑玄曰：'谓歌《雍》也。'《郊祀录》载登歌彻豆一章，奏无射羽。然则宗庙之乐，礼有登歌彻豆，今于终献降阶之后即作《理安之乐》，诚恐阙失，望依旧礼增用。"诏判太常寺李宗谔与检讨详议以闻。宗谔等言："国初撰乐章，有彻豆《丰安》曲辞，乐署因循不作，望如奭所奏。"从之。时以将行封禅，诏改酌献昊天上帝《禧安之乐》为《封安》，皇地祇《禧安之乐》为《禅安》，饮福《禧安之乐》为《祺安》，别制天书乐章《瑞安》、《灵文》二曲，每亲行礼用之。又作《醴泉》、《神芝》、《庆云》、《灵鹤》、《瑞木》五曲，施于朝会、宴享，以纪瑞应。

十月，真宗亲习封禅仪于崇德殿，睹亚献[②]、终献[③]皆不作乐，因令检讨故事以闻。有司按《开宝通礼》，亲郊，坛上设登歌，皇帝升降、尊献、饮福则作乐；坛下设宫悬，降神、迎俎、退文舞、

引武舞、迎送皇帝则作。亚献、终献、升降在退文舞引武舞之间。有司摄事，不设宫架、二舞，故三献、升降并用登歌。今山上设登歌，山下设宫悬、二舞，其山上圜台亚献、终献准亲祠例，无用乐之文。于时特诏亚、终献并用登歌。

五年，圣祖降，有司言："按唐太清宫乐章，皆明皇亲制，其崇奉玉皇、圣祖及祖宗配位乐章，并望圣制。"诏可之。圣制荐献圣祖文舞曰《发祥流庆之舞》，武舞曰《降真观德之舞》。自是，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亲荐皆备乐，用三十六虡。景灵宫以庭狭，止用二十虡。上又取太宗所撰《万国朝天曲》曰《同和之舞》，《平晋曲》曰《定功之舞》，亲作乐辞，奏于郊庙。自时厥后，仁宗以《大明之曲》尊真宗，英宗以《大仁之曲》尊仁宗，神宗以《大英之曲》尊英宗。

仁宗天圣五年十月，翰林侍讲学士孙奭言："郊庙二舞失序，愿下有司考议。"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刘筠等议曰："周人奏《清庙》以祀文王，《执竞》以祀武王，汉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庙，每室乐歌异名。盖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随变。属者，有司不详旧制，奠献止登歌而乐舞不作，其失明甚。请如旧制，宗庙酌献复用文舞，皇帝还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亚献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献已奠还位则正。盖庙室各颂功德，故文舞迎神后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则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献，惟登歌奏《禧安之乐》，而悬乐舞缀不作，亚献、终献仍用武舞。"诏从之。是时，仁宗始大朝会，群臣上寿，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

明道初，章献皇太后御前殿，见群臣，作《玉芝》、《寿星》、《奇木连理之曲》、《厚德无疆》、《四海会同之舞》。明年，太后躬谢宗庙，帝耕籍田、享先农，率有乐歌。其后亲祀南郊、享太庙、奉慈庙、大享明堂、祫享，帝皆亲制降神、送神、奠币、瓒[④]祼、酌献乐章，余诏诸臣为之。至于常祀、郊庙、社稷诸祠，亦多亲制。

［注释］

①奭：音 shì，《说文解字》："奭，盛也。"作人名用。　②亚献：古代祭祀时献酒三次，

第二次献酒称“亚献”。《仪礼·士虞礼》：“主妇洗足爵于房中，酌亚献尸。” ③终献：古代举行祀典时，有三献之礼，第三次献爵称“终献”。 ④瓒：音 zàn，古代祭祀用的一种像勺子的玉器。

［**要义精译**］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详定所上言：“东封泰山道路较远，欲按照旧例，于山上圜台及山下封祀坛前都陈设两架登歌，坛下陈设二十架及二舞，朝觐坛前也陈设二十架，不再设熊罴十二案。”同意。

九月，都官员外郎、判太常礼院孙奭上言：“按礼仪文献，皇上在太庙终献下台阶以后，武舞结束，太祝撤俎豆，奏《丰安之乐》，然后奏《理安之乐》，谓之送神。《论语》说：‘三家者以《雍》彻。’又《周礼》乐师职曰：‘及彻，帅学士而歌彻。’郑玄说：‘谓歌唱《雍》。’《郊祀录》记载登歌撤俎豆一章，奏无射羽调。可是宗庙之乐，照礼仪应该有登歌撤豆，如今在终献降阶之后就奏《理安之乐》，可能有缺漏，希望按照旧礼增加上。”诏判太常寺李宗谔讨论并上报。宗谔等云：“建国初撰写之乐章有撤豆奏《丰安》的曲词，乐署因循旧制未奏，望按照孙奭所奏处理。”皇上同意。当时要行封禅礼，诏改酌献昊天上帝的《禧安之乐》为《封安》，改酌献皇地祇的《禧安之乐》为《禅安》，改饮福的《禧安之乐》为《祺安》。另外创作天书乐章《瑞安》、《灵文》两曲，每当皇上亲自行礼时奏之。又创作《醴泉》、《神芝》、《庆云》、《灵鹤》、《瑞木》五曲，朝会、宴享时奏之，以纪念祥瑞的应验。

十月，真宗在崇德殿演习封禅仪式，看到亚献终献都未奏乐，即命检查上报。有司根据《开宝通礼》，认为郊祀时，坛上登歌，皇帝升降台阶、尊献、饮福酒就奏乐；坛下设宫悬，迎神、迎俎、文舞退下、武舞表演、迎送皇帝就奏乐。行亚献礼、终献礼、皇帝上下阶处于文舞退下和武舞开始之间。有司负责其事，不设宫架、二舞，所以三献、上下台阶时都奏用登歌。如今山上设登歌，山下设宫悬、二舞，在山上圜台亚献、终献的仪式，无奏乐之记载。故下诏亚献、终献都奏登歌。

五年，圣祖降临，有司云：“按唐代太清宫乐章，都是明皇亲自创作，那些崇奉玉皇、圣祖和祖宗的乐章，望皇上亲自创作。”诏同意。圣制荐献圣祖的文舞叫《发祥流庆之舞》，武舞叫《降真观德之舞》。从此，皇上亲自在玉清昭应

宫、景灵宫荐献时都奏乐，陈设三十六架。因景灵宫狭窄，只用二十架。皇上又取太宗撰写的《万国朝天曲》改名《同和之舞》，《平晋曲》改为《定功之舞》，亲自作词，于郊庙演奏。此后，仁宗用《大明》之曲尊奉真宗，英宗用《大仁》之曲尊奉仁宗，神宗用《大英》之曲尊奉英宗。

仁宗天圣五年十月，翰林侍讲学士孙奭上奏："郊庙祭祀用文武二舞不合法规，请交有司讨论。"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刘筠等论说："周人奏《清庙》祭祀文王，奏《执竞》祭祀武王，汉高帝、文帝也各有曲。唐代在太庙祭祀，每个祭室乐歌不同。由于帝王功德不同，乐舞就随之而变。由于有司不能详细了解旧制，祭祀只奏登歌而不奏舞曲，其错误十分明显。请按旧制，宗庙祭祀演文舞，皇帝还位，文舞退，武舞入。亚献之后奏武舞，终献完毕还位置才停止。由于各个庙室分别歌颂功德，所以文舞在迎神以后即奏各室之曲。郊祭祀时奏《高安》之曲，文舞演奏皇帝献酒，只有登歌奏《禧安之乐》，亚献终献仍然奏武舞。"诏同意。当时，仁宗开始大朝会，群臣上寿，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

明道初年，章献皇太后到前殿接受群臣朝见，乐工奏《玉芝》、《寿星》、《奇木连理》之曲，表演《厚德无疆》、《四海会同》之舞。次年，太后亲自恭谢宗庙，皇帝亲自示范耕种，皆有乐歌。在南郊祭祀、供奉太庙、供奉慈庙、大享明堂、太庙合祭祖先，皇帝都要亲自创作迎神、送神、奠币、玉瓒祭祀、酌酒献神时演奏的乐章，其余的命诸臣创作。日常祭祀、郊庙祭祀、祭祀社稷，也大都亲自创作。

［**原文**］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肃等上言："大乐制器岁久，金石不调，愿以周王朴所造律准考按修治，并阅乐工，罢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馆宋祁、内侍李随同肃等典其事，又命集贤校理李照预焉。于是，帝御观文殿取律准阅视，亲篆之，以属太常。明年二月，肃等上考定乐器并见工人，帝御延福宫临阅，奏郊庙五十一曲，因问照乐音高，命详陈之。照言："朴准视古乐高五律，视教坊乐高二律。盖五代之乱，雅乐废坏，朴创意造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无福应。又编钟、镈、磬无大小、轻重、厚薄、长短之

差，铜锡不精，声韵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后令神瞽协其中声，然后声应凤鸣，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其乐传之亘古，不刊之法也。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钟一虡[①]，可使度、量、权、衡协和。”乃诏于锡庆院铸之。既成，奏御。

照遂建议请改制大乐，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别诏潞州取羊头山秬黍上送于官，照乃自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为十二管定法。乃诏内侍邓保信监视群工。照并引集贤校理聂冠卿为检讨雅乐制度故实官，入内都知阎文应董其事，中书门下总领焉。凡所改制，皆关中书门下详定以闻。别诏翰林侍读学士冯元同祁、冠卿、照讨论乐理，为一代之典。又诏天下有深达钟律者，在所亟以名闻。于是，杭州郑向言阮逸、苏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乐，诏遣诣阙。其他以乐书献者，悉上有司。

五月，照言：“既改制金石，则丝、竹、匏、土、革、木亦当更制，以备献享。”奏可。照乃铸铜为龠、合、升、斗四物，以兴钟、镈声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合三倍于龠，升十二倍于合，斗十倍于升。乃改造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镈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铭曰“乐斗”。后数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择大黍纵累之，检考长短，尺成，与太府尺合，法乃定。

先时，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虡，而四清声相承不击，照因上言：“十二律声已备，余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于编悬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声，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也。”元等驳之曰：“前圣制乐，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取义，宁有一之于律吕专为十二数者？且钟磬，八音之首，丝竹以下受之于均，故圣人尤所用心焉。《春秋》号乐，总言金奏；《诗·颂》称美，实依磬声。此二器非可轻改。今照欲损为十二，不得其

法，稽诸古制，臣等以为不可，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所不易也。声重浊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②]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磬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法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且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诏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钟旧饰旋虫，改为龙。乃遣使采泗滨浮石千余段以为悬磬。

先是，宋祁上言：“悬设建鼓，初不考击，又无三鼗，且旧用诸鼓率多陋敝。”于是敕元等详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不击，别设四散鼓于悬间击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书监尹拙上言：‘散鼓不详所置之由，且于古无文，去之便。’时虽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雷鼓、灵鼓、路鼓虽击之，皆不成声，故常赖散鼓以为乐节，而雷鼗、灵鼗、路鼗阙而未制。今既修正雅乐，谓宜申敕[③]大匠改作诸鼓，使击考有声。及创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罢四散鼓，如乾德诏书。”奏可。

时有上言，以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载考击之法，而大乐所制，以柱贯中，故击之无声。更令改造，山趺上出云以承鼓，刻龙以饰柱，面各一工击鼓，一工左执鼗以先引。凡圜丘降神六变，初八面皆三击，推而左旋，三步则止。三者，取阳数也。又截击以为节，率以此法至六成。灵鼓、路鼓亦如之。植建鼓于四隅，皆有左鞞、右应。乾隅，左鞞应钟，亥之位也；中鼓黄钟，子之位也；右应大吕，丑之位也。艮隅[④]，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夹钟，卯之位也；右应姑洗，辰之位也。巽隅[⑤]，右应仲吕，巳之位也；中鼓蕤宾，午之位也；左鞞林钟，未之位也。坤隅，右应夷则，申之位

也；中鼓南吕，酉之位也；左鞞无射，戌之位也。宜随月建，依律吕之均击之。后照等复以殿庭备奏，四隅既随月协均，顾无以节乐，而《周官·鼓人》“以晋鼓鼓金奏”，应以施用。诏依《周官》旧法制焉。于是悬内始有晋鼓矣。

［**注释**］

①虡：音 jù，古代悬挂钟或磬的架子两旁的柱子。　②凌犯：侵犯；侵扰。清戴名世《小学论选序》：“盖其法律极严以密，一毫发之有差，则遂至于猖狂凌犯，断筋绝膑，而其去题也远矣。”　③申敕：音 shēn chì，亦作“申勅”。敕命；宣示诏令。《三国志·魏志·明帝纪》：“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　④艮隅：音 gèn yú，东北方；东北角。与八卦相应的方位。　⑤巽隅：音 xùn yú，指东南角。与八卦相应的方位。

［**要义精译**］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肃等人上奏说：“大乐之器年久，已经不协调了，要求按周代王朴所定的律准调整，并考核乐工，罢免无能者。”帝命直史馆宋祁、内侍李随和燕肃等主管此事，又命集贤校理李照也参与。于是，皇帝到观文殿取律准阅览，亲自批示给太常。

次年二月，燕肃等上交校准乐器并见乐工，皇帝到延福宫视察，乐工奏郊祭五十一曲，帝问李照乐声的高低。李照说：“王朴的乐准比古乐高五个声律，比教坊乐高两个声律。五代时期社会混乱，雅乐废坏，王朴开新意制律准，与古制不合，用于本朝不妥。又钟、镈、磬无大小、轻重、厚薄、长短之别，铜锡质量不精，声韵不美妙，大者声音太响亮，小者声音太柔弱，非标准之器。当初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又命神瞽协调乐器，与凤凰之鸣相应，其管之参差如凤凰之翅。如此流传千古，不可变更。请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一套编钟，可以使度、量、权、衡和谐。”即下诏锡庆院铸造编钟。编钟铸成，进献皇上。

李照请求修改乐制，取京城州县黍米确定尺度以定律，铸钟审之，其声甚高；又改用太府测布帛尺为规范，比太常制低四律。另下诏潞州取羊头山黍米到官府，李照自行确定律管的法度：用九十粒黍米的长作为四百二十星，比率是一星等于九秒，一粒黍米的长度是四星六秒，九十粒黍米可得到四百二十星，以此为十二管定法。并诏内侍邓保信监督众工匠，李照集贤校理，聂冠卿任检讨雅乐

制度故实官，入内都知阎文应监督，中书门下总管。凡所改之制，都以文书报中书门下详定上报。另外诏翰林侍读学士冯元和宋祁、冠卿、李照共同讨论乐理，制定一代之典。又诏书天下通晓乐律者，由其所在地迅速报名。于是，杭州郑向推荐阮逸，苏州范仲淹推荐胡瑗，皆言其通晓古乐，诏请入宫。其他奉献乐书者，皆上报有司。

五月，李照说："既然改制金石乐，则丝、竹、匏、土、革、木制也改制，以备典礼宴会。"上同意。李照于是铸铜造龠、合、升、斗四件，来推行钟、镈声量之法：龠之率是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合三倍于龠，升十二倍于合，斗十倍于升。于是改造诸器，以定其法。不久因镈之容量误差大，又增加到六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铭文作"乐斗"。几个月以后，潞州奉上黍米，李照等人挑选大粒的纵向排列，检验长短、尺度，与太府尺相合，规则乃定。

从前，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一虡，而四清声相承不击。李照因而上书说："十二律的声音已经具备，余四清声是郑、卫之音，请在编悬只留下十二个中声，去掉四个清声，则哀思邪僻之音无由而出。"冯元等反驳说："先圣制乐，选取之标准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的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选其相宜者，怎能固定律吕标准为十二呢？况且钟磬，是八音之首，丝竹以下皆受钟磬声韵涵盖，故圣人对此尤为用心。《春秋》对音乐总称'金奏'；《诗·颂》称音乐为美，是依据磬的声音而命名的。（刘注：古代美称为'金声玉振'。）这两种乐器不可轻易改动。如今李照想要把磬的数目减少为十二枚，不合法度。况且圣人已经把十二律各配一钟，又置黄钟到夹钟四个清声附于正声之旁，推究四声之意，乃为夷则到应钟四宫而设。所谓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互不僭越谓之正，互相僭越谓之慢，此百代不变之理。声音重、浊者尊贵，轻、清者卑，卑者不可凌驾于尊者之上，古今理同。君、臣、民三者有上下之别，不能僭越。故四个清声的设置，正谓臣、民相避以明尊卑之分。如今若仅用十二枚钟依次敲击，到了夷则以下奏四管为宫时，臣、民相互僭越，上下参差，就会出现凌越犯上之音。钟、磬有十六枚，皆源自周代、汉儒生之说与唐代经典所载，欲减为十二，仅李照之独见，臣以为且依旧制。"帝令暂用十二枚钟磬作为一格，并下诏："等待精通音乐、能考此四钟协调清浊者，有司别议上奏。"从前钟上装饰有盘

旋之虫现改为龙。即派遣使臣采集泗滨石千段来制磬。

从前宋祁曾上书："悬架上之建鼓，最初不敲击，又无三鼗，况且旧鼓多已陈陋不堪。"皇上命冯元等人考求典故之后上奏说："四建鼓，备而不击，现于架上另设四散鼓偶尔击打，以代替建鼓。乾德四年，秘书监尹拙上书说：'散鼓设置之由并不详知，且文献中无记载，不要也罢。'虽圣上当时同意，可如今散鼓依然存在。另外雷鼓、灵鼓、路鼓虽可敲击但不成乐声，经常依赖散鼓之节，而雷鼗、灵鼗、路鼗并未制造。如今已经修订了雅乐，应令能工巧匠改制各鼓使其敲击出声。待三鼗完成，去掉四架散鼓，即与乾德年诏书相同。"上同意。

有人上书，认为大乐制造的雷鼓，以柱子贯穿其中，故敲击无声。望下令改造，山趺上伸出云来承载鼓身，雕龙装饰柱子，每鼓一工敲击，一工左手执鼗为先导。圜丘迎神有六变，最初在八面各敲三下，推鼓向左旋转三步而止。三者，取阳数。再敲鼓为节，按此法奏六遍。灵鼓、路鼓亦如此。把建鼓设在四角，每架鼓都有左鞞、右应。在乾角，左鞞奏应钟，是亥位；中鼓奏黄钟，是子位；右应奏大吕，是丑位。在艮隅，左鞞奏太蔟，是寅位；中鼓奏夹钟，是卯位；右应奏姑洗，是辰位。巽角，右应奏仲吕，是巳位；中鼓奏蕤宾，是午位；左鞞奏林钟，是未位。坤角，右应奏夷则，是申位；中鼓奏南吕，是酉位；左鞞奏无射，是戌位。应该随着月律陈设鼓，按律吕之均击鼓。后来李照等回复说因为殿庭中具备乐奏，四隅已经随着月律协均，考虑到《周官》中的《鼓人》记载"以晋鼓鼓金奏"，应设置晋鼓。下诏依《周官》旧制。于是宫悬开始有了晋鼓。

［**原文**］

古者，镈钟击为节检，而无合曲之义，大射有二镈，皆乱击焉。后周以十二镈相生击之。景德中，李宗谔领太常，总考十二镈钟，而乐工相承，殿庭习用三调六曲。三调者，黄钟、大簇、蕤宾也；六曲者，调别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庙之悬则环而击之。宗谔上言曰："金部之中，镈钟为难和，一声不及，则宫商失序，使十二镈工皆精习，则迟速有伦，随月用律，诸曲无不通矣。"真宗因诏黄钟、太簇二宫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诏元等询考击之法，元等奏言："后周尝以相生之法击之，音韵克谐，国朝亦用随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庙。谓宜使十二钟依辰列

位，随均为节，便于合乐，仍得并施郊庙。若轩悬以下则不用此制，所以重备乐尊王制也。”诏从焉。

隋制，内宫悬二十虡，以大磬代镈钟而去建鼓。唐武后称制，改用钟，因而莫革。及是，乃诏访元等曰：“大磬应何法考击，何礼应用?”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镈钟，本施内宫，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继有因改。先皇帝东禅梁甫，西瘗[①]汾阴，并仍旧章，陈于悬奏。若其所用，吉礼则中宫之悬，祀礼则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蚕、今之奉慈庙、后庙，皆应陈设。宫悬则三十六虡，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击之法，谓宜同于镈钟。比缘诏旨，不俾循环互击，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则特磬固应不出本均，与编磬相应，为乐之节也。”诏可。

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乐图义》，其论武舞所执九器，经、礼但举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后先，故旅进辈作而无终始之别。且鼗者，所谓导舞也；铎者，所谓通鼓也；錞者，所谓和鼓也；铙者，所谓止鼓也；相者，所谓辅乐也；雅者，所谓陔步也。宁有导舞方始而参以止鼓，止鼓既摇而乱以通铎？臣谓当舞入之时，左执干，右执戚，离为八列，别使工人执旌最前，鼗、铎以发之，錞以和之，左执相以辅之，右执雅以节之。及舞之将成也，则鸣铙以退行列，筑雅以陔步武，鼗、铎、錞、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则庶协舞仪，请如祁所论。”其冬，帝躬款奉慈庙，乐县罢建鼓，始以磬代镈钟。

礼官又言：“《春秋·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何休、范宁等咸谓，不言佾者，明佾则干舞在其中，妇人无武事，独奏文乐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据以为说，故章皇后庙独用文舞。至唐垂拱以来，中宫之悬既用镈钟，其后相承，故仪坤等庙献武舞，备钟石之乐，尤为失礼。前诏议奉慈之乐，有司援旧典，已用特磬代镈钟，取阴教尚柔，以静为体。今乐去大钟而舞进干盾，颇戾经旨，请止用《文德》之舞。”奏可。

大乐埙，旧以漆饰，敕令黄其色，以本土音。或奏言：“柷旧以方画木为之，外图以时卉则可矣，而中设一色，非称也。先儒之说

曰：‘有柄，连底挏之。’郑康成以为设椎其中撞之。今当创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柷之中，东方图以青，隐而为青龙；南方图以赤，隐而为丹凤；西方图以白，隐而为驺虞[②]；北方图以黑，隐而为灵龟；中央图以黄，隐而为神蚓。撞击之法，宜用康成之说。”从之。又诏以新制双凤管付大乐局，其制，合二管以足律声，管端刻饰双凤，施两簧焉。照因自造苇籥、清管、箫管、清笛、雅笛、大笙、大竽、宫琴、宫瑟、大阮、大嵇，凡十一种，求备雅器。诏许以大竽、大笙二种下大乐用之。

时又出两仪琴及十二弦琴二种，以备雅乐。两仪琴者，施两弦、十二柱；十二弦琴者，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皆以象律吕之数。又敕[③]更造七弦、九弦琴，皆令圆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

帝乃亲制乐曲，以夹钟之宫、黄钟之角、太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作《太安》以享景灵宫，罢旧《真安之曲》。以黄钟之宫、大吕之角、太簇之徵、应钟之羽作《兴安》，以献宗庙，罢旧《理安之曲》。《景安》、《兴安》惟乘舆亲行则用之。以姑洗之角、林钟之徵、黄钟之宫、太簇之角、南吕之羽作《祐安之曲》，以酌献五帝。以林钟之宫、太簇之角、姑洗之徵、南吕之羽作《宁安之曲》，以祭地及太社、太稷，罢旧《靖安之曲》。

［**注释**］

①瘞：音 yì，埋藏；隐藏，《说文解字》：“瘞，幽埋也。” ②驺虞：传说中的义兽名。《诗·召南·驺虞》：“彼茁者葭，壹发五豝，吁嗟乎驺虞。” ③敕：音 chì，帝王的诏书、命令。

［**要义精译**］

古代，敲镈钟定节检，而不用于合奏。大射有两个镈钟，都在结束时敲击。后周用十二镈相生的原理演奏。景德年间，李宗谔兼任太常，从总体上考定十二镈钟，可是乐工的演奏技法代代相传，在殿庭中经常演奏三调六曲。所谓三调，是黄钟、太蔟、蕤宾；所谓六曲，在三调的基础上加上《隆安》、《正安》两支

乐曲。在郊庙祭祀时环绕悬挂乐器敲击它们。宗谔上书说："金属乐器中，镈钟最难以调和，如果一个声音没有到位，宫商声调就会错乱，假如十二镈钟的工艺都很精细，则乐曲没有不通畅的。"于是真宗下诏命令在黄钟、太蔟两个宫调中增加文舞、武舞、福酒三支乐曲。至此，诏冯元等人询问敲击镈钟之法，冯元等人上奏说："后周曾经用相生的方法敲击镈钟，音韵和谐，我们宋朝也用随均和曲之法，可是，但用于殿庭，未用于郊庙。应该让十二个镈钟按辰排位，随均为节，则宜于合乐，仍可用于郊庙。如轩悬以下即不用此制。这就是以隆重完备的音乐来尊崇王制。"诏同意。

隋朝制度，内宫悬二十簴，用大磬代替镈钟并去掉建鼓。唐武后当权，改用钟，后代沿袭至今，皇上诏冯元等说："大磬应如何敲击，什么礼节应用?"冯元等都说："古时，特磬代替镈钟，本施用于宫，也用于柔祀。隋、唐时，继承并有所改变。先皇帝向东祭祀梁甫，向西祭祀汾阴，皆沿用旧制。他所用的方法，吉礼就在中宫悬挂乐器，祀礼就在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蚕、今天的奉慈庙、后庙，都应设宫悬。即用三十六簴，去掉四角的建鼓，如古制。关于敲击乐器之法，与镈钟相同。按照以前诏书的旨意，不以循环互击的方式，而是确立按均合曲之制，那么特磬本来就不应出本均，与编磬相应为乐之节。"诏许可。

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等人说："宋祁所献《大乐图义》，讨论表演武舞时所用九种乐器，经书、礼书只是说大体情况而未论及乐器使用之序，因而杂乱无章、并无开始和结束之别。况且鼗，领舞的乐器；铎，通鼓；錞，用以和鼓；铙，用以止鼓；相，是辅助之器；雅，用以调节舞步。怎么能领舞刚刚开始就参与止鼓，止鼓已奏而又用铎来扰乱呢？臣以为舞蹈开始，左手执干，右手执戚，分为八列，另外让工人举旗在前，鼗、铎并发，錞以和之，左执相以辅，右执雅以节。待舞将结束，便击铙让舞者退出行列，奏雅调节舞步，鼗、铎、錞、相皆停。如此舞蹈仪节完成。请按宋祁所论执行。"冬天，帝亲奉慈庙祭祀，乐不用建鼓而以磬代镈钟。

礼官又说："《春秋·隐公五年》：'仲子的宫殿落成，最初奉献六羽舞蹈。'何休、范宁等认为，不说佾是因为'佾'则武舞在其中，妇人无武事，只奏文乐。江左的宋建平、王宏都以此为据，因此章皇后庙中只演文舞。至唐代垂拱年以来，中宫乐悬已有镈钟，后来相承，所以仪坤等庙献武舞，设钟石，尤其失礼。以前下诏讨论奉慈乐，有司引用旧典，已经用特磬代替镈钟，取阴教崇尚柔

顺、安静为本之意。如今音乐去掉大钟而舞干戚，这与经旨意乖戾，请停止用《文德之舞》。”诏同意。

大乐埙，皇帝令用黄漆装饰，表示其源自土声。有人上奏说：“柷，以前用方型画木制，外部画上时令花卉，而中只有一色，不相称。先代儒生认为：‘柷有把柄，可以连同底部捅撞。’郑康成认为柷是用一把椎在中间撞击。应流传后世，以表明柷之制作的意图有所根据。柷：东方画青色，表示青龙；南方画赤色，表示丹凤；西方画白色，表示驺虞；北方画黑色，表示灵龟；中央画黄色，表示神蚓。撞击之法，采郑康成之说。”上同意。另，帝又诏将新制双凤管交付大乐局。双凤管：合两个乐管使其足以发出律声，乐管顶端刻上双凤，再加两片簧。因此李照自制苇龠、清管、箫管、清笛、雅笛、大笙、大竽、宫琴、宫瑟、大阮、大嵇，共十一种乐器，使雅乐器完备。诏允许大竽、大笙两种于大乐中使用。

当时又出现了两仪琴和十二弦琴，用以完备雅乐。两仪琴：有两弦，十二柱；十二弦琴，如常琴而增加琴弦，皆为与律吕之数相合。又命再造七弦、九弦琴，命其中圆头琴于祭天时奏，方头琴于祭地时奏。

帝亲自作曲，用夹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创作《景安之曲》，用来祭天；以《高安》祭五帝、日月：以《太安》于景灵宫祭祀，不用以前的《真安之曲》。用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创作《兴安》，以献宗庙，不用以前的《理安之曲》。《景安》、《兴安》只在帝乘舆出行时才演奏。用姑洗为角、林钟为徵、黄钟为宫、太蔟为角、南吕为羽，创作《佑安之曲》，用以酌献五帝。用林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宫为羽，创作《宁安之曲》，用以祭祀地及太社、太稷，不用以前的《靖安之曲》。

［**原文**］

于时制诏有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圣并侑，乃以黄钟之宫作《广安之曲》以奠币、《彰安之曲》以酌献。又诏，躬谒奉慈庙章献皇后之室，作《达安之曲》以奠瓒、《厚安》以酌献；章懿皇后之室，作《报安之曲》以奠瓒、《衍安》以酌献。皇帝入出作《乾安》，罢旧《降安之曲》。常祀：至日祀圜丘[1]，太祖配，以黄钟之宫作《定安》以奠币，隆《英安》以酌献；孟春祀感生帝，宣祖

配，以太簇之宫作《皇安》以奠币、《肃安》以酌献；祈谷祀昊天，太宗配，作《仁安》以奠币、《绍安》以酌献；孟夏雩上帝，太祖配，以仲吕之宫作《献安》以奠币、《感安》以酌献；夏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蕤宾之宫作《恭安》以奠币、《英安》以酌献；季秋大飨明堂，真宗配，以无射之宫作《诚安》以奠币、《德安》以酌献；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配，以应钟之宫作《化安》以奠币、《韶安》以酌献。又造《冲安之曲》，以七均演之为八十四，皆作声谱以授有司，《冲安之曲》独未施行。亲制郊庙乐章二十一曲，财成颂体，告于神明，诏宰臣吕夷简等分造乐章，参施群祀。

又为《景祐乐髓新经》，凡六篇：第一，释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辨音声；第四，图律吕相生，并祭天地、宗庙用律及阴阳数配；第五，十二管长短；第六，历代度、量、衡。皆本之于阴阳，配之于四时，建之于日辰，通之于鞮笁（zhú）[②]，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以授乐府，以考正声，以赐群臣焉。

初，照等改造金石所用员程凡七百十四：攻金之工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十六，攻皮之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搏埴（bó zhí）[③]之工十六，设色之工百八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县。至于鼓吹及十二案，悉修饰之。令冠卿等纂《景祐大乐图》二十篇，以载熔金鑢（lǜ）[④]石之法、历世八音诸器异同之状、新旧律管之差。是月，与新乐并献于崇政殿，诏中书、门下、枢密院大臣预观焉。自董监而下至工徒凡七百余人，进秩赏赐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乐并圣制及诸臣乐章用之。

先是，左司谏姚仲孙言："照所制乐多诡异，至如炼白石以为磬，范中金以作钟，又欲以三辰、五灵为乐器之饰。臣愚，窃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乐，荐之郊庙，垂七十年，一旦黜废而用新器，臣窃以为不可。"御史曹修睦亦为言。帝既许照制器，且欲究其术之是非，故不听焉。

［**注释**］

①圜丘：音 yuán qiū，中国明、清两代帝王每年冬至祭天的祭台，在北京天坛内。为汉白

玉石砌成的三层圜台。四面有栏杆、台阶，外围有两道围墙。其北有一座圆殿皇穹宇，是存放祭天用天神牌位的专用建筑。皇穹宇外有圆形围墙，南面有三座砖拱门，俗称“回音壁”。　②竺：音 zhú，古同“竺”，竹竿的意思。　③搏埴：音 bó zhí，拍击黏土。指陶工制坯。郑玄注：“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　④鑢：音 lù，磋磨骨角铜铁等使之光滑的工具。《大学》“如切如磋”朱熹注：“磋以鑢锡，磨以沙石。”引申为磋磨。

［**要义精译**］

帝诏有司：太祖、太宗、真宗三位圣君一起祭祀，就用黄钟为宫创作《广安之曲》，在用玉帛祭祀时奏；《彰安之曲》在酌献时奏。又下诏，皇帝亲自到奉慈庙章献皇后的祭室用玉瓒祭祀时，奏《达安之曲》；酌献时奏《厚安之曲》；到章懿皇后的祭室，用玉瓒祭祀时，奏《报安之曲》；酌献时奏《衍安之曲》。皇帝出入时奏《乾安之曲》，不用以前的《隆安之曲》。平常祭祀：冬至和夏至祭祀圜丘，太祖配享，用玉帛祭祀时用黄钟为宫，奏《安定》，酌献时奏《英安》；孟春时祭祀感生帝，宣祖配享，用太蔟为宫，奏《皇安》，酌献时奏《肃安》；祈谷时祭祀上天，太宗配享，用玉帛祭祀时奏《仁安》、酌献时奏《绍安》；孟夏时祭祀上帝，太祖配享，用玉帛祭祀，用仲吕为宫，奏《献安》，酌献时奏《感安》；夏至时祭祀皇地祇，太祖配享，用玉帛祭祀时，用蕤宾为宫，奏《恭安》，酌献时奏《英安》；季秋时大飨明堂，真宗配享，用玉帛祭祀时，用无射为宫，奏《诚安》，酌献时奏《德安》；孟冬时祭祀神州地祇，太宗配享，用玉帛祭祀时，用应钟为宫，奏《化安》，酌献时奏《韶安》。另外又创作《冲安之曲》，用七均推演为八十四曲，都写出乐谱交给有司，唯《冲安之曲》没有施行。皇帝亲自创作郊庙乐章二十一曲，裁成颂体，告祭神明，诏请宰臣吕夷简等人分别创作乐章，在各种祭祀中使用。

又创《景祐乐髓新经》一书，共六篇：第一篇，解释十二均；第二篇，阐明主管之事；第三篇，辨别声音；第四篇，画出律吕相生图，以及祭祀天地、宗庙的用律和阴阳相配之数；第五，十二乐管的长短；第六，历代度、量、衡。都以阴阳为本，与四季相配，建之于日辰，通之于鞮竺，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交给乐府，以考订正声，并赐给群臣。

当初，李照等改造金石乐器所用的人工共七百一十四人：金匠一百五十三人，木匠二百一十六人，皮匠四十九人，负责刮摩工九十一人，拍击黏土制坯工

十六人，涂抹色彩的工人一百八十九人。五月开始，九月结束，完成金石乐器七悬。至于鼓吹和十二案也全部加以修理装饰。皇帝命令冠卿等编纂二十篇《景佑大乐图》，记载熔铸金属雕刻石料之法、历代八音乐器形制之异同、新旧律管之差别。当月，在崇政殿和新乐一起进献，诏令中书门下、枢密院大臣观赏。从负责监工到乐工徒弟共七百多人受到晋升和赏赐。其年十一月南郊祭祀，全部演奏新乐以及皇帝和大臣创作的乐章。

之前，左司谏姚仲孙说："李照所创制的音乐多数比较诡异，例如冶炼白石作磬，用范铸造金属作钟，又想用三辰和五灵作为乐器的装饰。臣愚，有所怀疑。自从祖宗考正大乐，在郊庙演奏，延续有七十年了，一旦废黜旧器而用新器，臣以为不可。"御史曹修睦也同此看法。皇上既然已经许可了李照创制新器，而且想探究其是非，故不听从姚、曹建议。

［**解读、评说**］

（一）宋朝恢复"鼓吹十二案"

鼓吹十二案的编制及形式如下：陈设十二张毡床，在毡床下边，作熊罴腾越匍匐的样子；每案分别有一个大鼓、羽葆鼓、金錞，两个歌、箫、笳，共有九人，衣帽与前边领舞的相同。根据《旧五代史》后晋时期《义镜》的记载，"鼓吹十二案"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后晋政权才不过短短十一年，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是否在石敬瑭的宫廷里设置过"鼓吹十二案"，本人持怀疑态度。而在宋朝安定之后非常讲究排场的威仪，设置这样大规模的乐队是毫无问题的。所以，现代音乐史书往往把"鼓吹十二案"的设置写入宋朝宫廷音乐是很有道理的。（请读者参阅本书第十一篇《旧五代史·音乐志》末"解读、评说"部分）

（二）宋太宗赵光义的音乐作品

赵光义是一位酷爱音乐并且富有音乐天赋的皇帝。在他做皇帝的头一年（至道元年）把古琴的七弦增加两条为九弦琴。按：传说伏羲氏制琴为五弦，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后来周文王增加一条"文弦"，周武王增加一条"武弦"，是为七弦。宋太宗赵光义灵机一动，仿效周文王和武王又增加两条弦，一为"君弦"、一为"臣弦"。他还把传统的阮咸从四弦增加为五弦。宋太宗诏

令臣下制造了新的“九弦琴”和“五弦阮”，同时创作了许多“九弦琴”和“五弦阮”的乐曲。

综合本章之记载，宋太宗创作、改编的音乐作品共计有：

创作九弦琴和五弦阮的乐曲三十七卷。（此项共 37）

创作九弦琴宫调、凤吟商调、角调、徵调、羽调、龙仙羽调、侧蜀调、黄钟调、无射商调、瑟调变弦法各一。（此项共 10）

创作宫调《鹤唳天弄》、凤吟商调《凤来仪弄》、龙仙羽调《八仙操》，凡三曲。

改编旧曲：宫调四十三曲，商调十三曲，角调二十三曲，徵调十四曲，羽调二十六曲，侧蜀调四曲，黄钟调十九曲，无射商调七曲，瑟调七曲。（此项共 156）

创作五弦阮宫调、商调、凤吟商调、角调、徵调、羽调黄钟调、无射商调、瑟调、碧玉调、慢角调、金羽调变弦法各一。（此项共 11）

又改编旧曲，宫调四十四曲、商调十三曲、角调十一曲、徵调十曲、羽调十曲、黄钟调十九曲、无射商调七曲、瑟调七曲、碧玉调十四曲、慢角调十曲、金羽调三曲。（此项共 148）

根据本章所述总计，宋太宗创作及改编的音乐作品共计三百六十七首。（可是，有其他史书统计，宋太宗的音乐作品总计有 703 首之多。可能另有根据，待查。）

总之，宋太宗赵光义是一位才华超群的、多产的作曲家，应该肯定。

（三）几个问题的质疑

1. 镈钟的作用

20 世纪末发现曾侯乙编钟之后，看到曾侯乙编钟分三层悬挂在钟架之上，唯独一枚镈钟摆在地上，曾有研究人员怀疑镈钟有何作用？《宋史》在这里的回答也许可以作为参考：“古者，镈钟击为节检，而无合曲之义，大射有二镈，皆乱击焉。”意思是说，镈钟不能与其他编钟共同演奏，而是用来掌握节奏，特别用于乐曲终止时敲击。请注意：本文说“皆乱击焉”中之“乱”并非胡乱敲击，而是乐曲终止。当年孔子与宾牟贾讨论《武》乐时所说“《武》乱皆坐”，就是说《武》舞表演结束，全体演员都取坐姿。青年学者要牢记：古代音乐史籍中

常常用“乱”字，乃终止之意。

2. 请读者注意一个小问题

本章第一段原文“郑、卫之音”是正确的；但是，译文“郑、魏的靡靡之音”有一个错字：“魏”。因为，魏国是战国时期（三家分晋）之后才出现的；而“郑、卫之音”是指春秋时期的卫国。因此，这句译文应该是“郑、卫的靡靡之音”。

3. 古代祭祀天地的圆形祭台，叫作“圜丘”

“圜丘”（现代北京天坛那个圆形祭台即是）有的地方写作“圆丘”，也要读为圜丘。刘蓝认为圜是圜，圆也是圜。古代音乐史书里常常遇见这种情况，你不要自己乱套，一会读圜丘，一会读圆丘。

4. 宋朝还制作了“两仪琴”和“十二弦琴”

这里只简单地说“两仪琴者，施两弦、十二柱”，具体的型制如何？不得而知。既然有“柱”，可能如阮咸之形吧。至于“十二弦琴”则相当明白：“如常琴之制而增其弦”。但是它增加为十二弦乃是为了“象律吕之数”，并非为了音乐的需要，所以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当然就没有流传于世。至于说，再造七弦和九弦琴，“皆令圆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这是因为古人以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有“天圆地方”之说，所以专门制造一种圆形为首的琴，祭祀天的时候演奏（以圆对圆）；又制造一种方形为首的琴，祭祀地的时候演奏（以方对方）。这些讲究真好玩！

第二章　《宋史》音乐志　二　解评

（原《宋史》卷一百二十七　志第八十　乐二）

［**原文**］

景祐三年七月，冯元等上新修《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诏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取邓保信、阮逸、胡瑗等钟律，详定得失可否以闻。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钟磬皆禀于冯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于胡瑗算术，而臣独执《周礼》嘉量声中黄钟之法及《国语》钧钟弦准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对，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钟下。窃睹御制《乐髓新经·历代度量衡》篇，言《隋书》依《汉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chì）[1]九寸之长，此则明班《志》已后，历代无有符合者。惟蔡邕铜龠本得于《周礼》遗范，邕自知音，所以只传铜龠，积成嘉量，则是声中黄钟而律本定矣。谓管有大小长短者，盖嘉量既成，即以量声定尺明矣。今议者但争《汉志》黍尺无准之法，殊不知钟有钧、石、量、衡之制。况《周礼》、《国语》，姬代圣经，翻谓无凭，孰为稽古？有唐张文收定乐，亦铸铜瓯，此足验周之嘉量以声定律明矣。臣所以独执《周礼》铸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则度可见也；其容一鬴（fǔ）[2]，则量可见也；其重钧，则衡可见也；声中黄钟之宫，则律可见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则制管歌声，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将臣见铸成铜瓯，再限半月内更铸嘉量，以其声中黄钟之宫，乃取李照新钟就加修整，务合周制钟量法度。文字已编写次，未敢具进。"诏送度等并定以闻。

十月，度等言："据邓保信黍尺二，其一称用上党秬黍圆者一黍之长，累百成尺，与蔡邕合。臣等检详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广为分，唯后魏公孙崇以一黍之长累为寸法，太常刘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即为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广度黍二缝以取一分，三家竟不能决。而蔡邕铜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长广累尺。今将保信黄钟管内秬黍二百粒以黍长为分，再累至尺二条，比保信元尺一长五黍，一长七黍，又律管黄钟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复将实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类此。又阮逸、胡瑗钟律法黍尺，其一称用上党羊头山秬黍中者累广求尺，制黄钟之声。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广成尺，复将管内二百粒以黍广为分，再累至尺二条，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盖逸等元尺并用一等大黍，其实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异。又其铜律管十二枚，臣等据楚衍等围九方分之法，与逸等元尺及所

实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制铜称二量亦皆类此。臣等看详其钟、磬各一架，虽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难以定夺。”又言：“太祖皇帝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间，荐之郊庙，稽合唐制，以示诒谋（yí móu）[③]。则可且依景表旧尺，俟天下有妙达钟律之学者，俾考正之，以从周、汉之制。其阮逸、胡瑗、邓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状进《周礼》度量法，其说疏舛（shū chuǎn）[④]，不可依用。”

五年五月，右司谏韩琦言：“臣前奉诏详定钟律，尝览《景祐广乐记》，睹照所造乐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别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识者非之。今将亲祀南郊，不可重以违古之乐上荐天地、宗庙。窃闻太常旧乐见有存者，郊庙大礼，请复用之。”诏资政殿大学士宋绶、三司使晏殊同两制官详定以闻。

七月，绶等言：“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众论以为无所考据。愿如琦请，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旧乐钟磬内不经李照镌磨者见存余七架，郊庙、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旧乐，宫悬用龙凤散鼓四面，以应乐节，李照废而不用，止以晋鼓一面应节。旧乐，建鼓四，并鞞（pí）[⑤]、应共十二面，备而不击，李照以四隅建鼓与镈钟相应击之。旧乐，雷鼓两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击，李照别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顺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摇鞉以应之。又所造大竽、大笙、双凤管、两仪琴、十二弦琴并行。今既复用旧乐，未审照所作乐器制度，合改与否？”诏：“悉仍旧制，其李照所作，勿复施用。”

［注释］

①啻：音 chì，不止，不只。 ②鬴：音 fǔ，同“釜”，古代的一种锅。 ③诒谋：音 yí móu，犹诒燕。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世祖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壹寰宇，诒谋至今矣。” ④疏舛：音 shū chuǎn，亦作“踈舛”。指粗略紊乱，疏漏错乱。《晋书·舆服志》：“自晋过江，礼仪疏舛，王公以下，车服卑杂。” ⑤鞞：音 pí，古同“鼙”，鼓名，有小鼓和大鼓。古代军所用，古代乐队也用。

［要义精译］

景祐三年七月，冯元等进献新修订的《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诏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等，取邓保信、阮逸、胡瑗等钟律，详细勘定得失可否，上报。

九月，阮逸说："臣等所制造的钟磬皆根据冯元、宋祁所论，其分方定律又出于胡瑗之算法，而臣独自主张《周礼》中记载的嘉量声中黄钟之法及《国语》所载的钧钟弦准之制，都压抑不用。臣几天前蒙皇上召对，说到王朴律过高而李照钟太低。臣看到御制《乐髓新经·历代度量衡》篇，说到《隋书》依《汉志》黍尺制管，有的不下一千二百粒黍，有的不仅有九寸长，这些都说明《汉志》以后，历代皆无符合标准的。唯蔡邕铜龠是按照《周礼》遗下之规范，蔡邕通晓音乐，故只传铜龠，乃标准量器，声合黄钟然后律定。认为管有大小长短者，是因标准量器已成，然后用以量声定尺。今之议者只是争论《汉志》黍尺无准，却不知钟的制造是根据钧、石、量、衡。何况《周礼》、《国语》周代经典散失无凭。唐代张文收定乐，也铸成铜瓯，这足以验证周代的标准量器是以声定律。臣所以独自主张《周礼》铸标准量器，因为其方尺深尺，则度可见矣；其容一鬴，则量就显示了；其重钧，则衡就显示了；声音合乎黄钟，则律就显示了。律、度、量、衡如此符合，那么制管定声，一定就合乎标准。臣冒死请求将我所见铸成铜瓯，再限期半个月重铸标准量器，用其声合乎黄钟者，再取李照新钟加以修整，务必合乎周制钟量法度。文章已成，未敢进献。"诏给丁度等制定之后进献。

十月，丁度等说："据邓保信的两个黍尺，其一用上党的一个圆形黑黍之长，累积一百个成为一尺，与蔡邕的相符合。臣等检查前代所造尺，都是以一个黍的宽度为一分，只有后魏公孙崇用一黍之长累积成为寸法，太常刘芳以中等大小之黍的宽度为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广度黍二缝以取一分，三家争执不能决断。而蔡邕所制铜龠，本志亦未明言用黍之长或宽累积成尺。现将保信制定的黄钟管内装满二百粒黑黍以黍长为分，再累积成两尺，比保信的元尺一长五黍，一长七黍。还有一枚律管黄钟龠，容一千二百粒黑黍，用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再将填充龠中的黑黍累积校对，就又不同。龠、合、升、斗亦同此。另外阮逸、胡瑗据钟律法制成的黍尺，其一称用上党羊头山中等大小的黑黍累积成尺，制黄钟之声。臣等用一百粒大黍累积它们的宽度为尺，再将管内二百粒黍的宽度为分，再

累积成两个尺，比起阮逸等制的元尺，一个短了七粒黍，一个短了三粒黍。大概阮逸等人所制定的元尺都是用一等的大黍，填充到管内的黍大小不均匀，于是导致差异。另外他制定的十二枚铜律管，臣等根据楚衍等围九方分之法，与阮逸等人的元尺及所填充到龠中的黑黍再累积成尺相较，又各不同。另所制两个铜秤亦类同。臣等查看钟、磬各一架，虽然合乎记载，但黍尺差错，难以确定。”又说：“太祖皇帝曾诏和岘等用影表尺修订钟磬，七十年间，在郊庙时使用，合乎唐制，可见乃遗物。可暂依据影表旧尺，待天下有精通钟律者，考证订正，使合乎周、汉之制。阮逸、胡瑗、邓保信和李照所用的太府寺的尺及阮逸上奏的《周礼》度量法，不可依用。”

五年五月，右司谏韩琦说：“臣等奉诏详定钟律，曾读过《景祐广乐记》，看李照所制乐不依古法，皆由自己率意而为，朝廷即使用，而识者不以为然。今皇上将祀南郊，不可再用违古之乐进献天地、宗庙。窃闻太常旧乐还有留存，宗庙大礼请即用之。”诏资政殿大学士宋绶、三司使晏殊及两制官详细勘定后上报。

七月，宋绶等人说：“李照新乐比旧乐低三律，众论以为此举无所考证。愿如韩琦所请，郊庙仍用和岘所制旧乐，其钟磬未经李照琢磨者尚七虡，琢磨更改后郊庙、殿庭可用。”太常也说：“旧乐，宫悬用四面龙凤散鼓，以应乐节，李照废弃不用，只用一面晋鼓应和；旧乐，有四面建鼓，和鞞鼓、应鼓共十二面，备而不击，李照用四角的建鼓与镈钟相应敲击；旧乐，两架雷鼓各有八面，只用一人敲击，李照另外造了雷鼓，每一面都用一人敲击，顺天左旋，三步一停，又令二人摇鼗以应和。另外造了大竽、大笙、双凤管、两仪琴、十二弦琴并用。今既恢复旧乐，李照所作乐制是否应改正?”诏曰：“完全按照旧制，李照所作不再使用。”

［**原文**］

康定元年，阮逸上《钟律制议》并图三卷。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礼仪使言：“明堂所用乐皆当随月用律，九月以无射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乐。”于是内出明堂乐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诚安》；皇帝升降行止曰《仪安》；昊天[1]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币曰《镇安》，酌献曰《庆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币曰《信安》，酌献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饎（xī）[2]安》；五帝位奠玉币曰《镇

安》，酌献曰《精安》，皇帝饮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亚献、终献皆曰《穆安》，彻豆曰《歆安》，送神曰《诚安》归大次曰《憩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又出御撰乐章《镇安》、《庆安》、《信安》、《孝安》四曲，余诏辅臣分撰。庚戌，诏："御所撰乐曲名与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圜丘寓祭明堂《诚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庆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庙《信安之曲》曰《慈安》。

六月，内出御撰明堂乐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属五音，凡二十声为一曲；用宫变、徵变者，天、地、人、四时为七音，凡三十声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声为一曲：皆黄钟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声为二曲，皆无射为均；又以二十声、二十八声、三十声为三曲，亦无射为均，皆自黄钟宫入无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声，即依前谱次第成曲，其彻声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严曲、合宫歌并肄于太常。

是月，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言：

奉诏与参议阮逸所上编钟四清声谱法，请用之于明堂者。窃以律吕旋宫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钟准为十二正声，以律计自倍半。说者云："半者，准正声之半，以为十二子声之钟，故有正声、子声各十二。"子声即清声也。其正管长者为均，自用正声；正管短者为均，则通用子声而成五音。然求声之法，本之于钟，故《国语》所谓"度律均钟"者也。

其编金石之法，则历代不同，或以十九为一虡者，盖取十二钟当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为一虡者，以一均声更加浊倍；或以十六为一虡者，以一均清、正为十四，宫、商各置一，是谓"悬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为一虡，则清、正之声备。故唐制以十六数为小架，二十四为大架，天地、宗庙、朝会各有所施。

今太常钟悬十六者，旧传正声之外有黄钟至夹钟四清声，虽于图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实有义趣。盖自夷则至应钟四律为均之时，若尽用正声，则宫轻而商重，缘宫声以下，不容更有浊声。一均之中，宫弱商强，是谓陵僭（líng jiàn）[3]，故须用子声，乃得长短相

叙。自角而下，亦循兹法。故夷则为宫，则黄钟为角；南吕为宫，则大吕为角；无射为宫，则黄钟为商、太簇为角；应钟为宫，则大吕为商、夹钟为角。盖黄钟、大吕、太簇、夹钟正律俱长，并当用清声，如此则音律相谐而无所抗，此四清声可用之验也。至他律为宫，其长短、尊卑自序者，不当更以清声间之。

自唐末世，乐文坠缺，考击之法久已不传。今若使匏、土、丝、竹诸器尽求清声，即未见其法。又据大乐诸工所陈，自磬、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声，埙、篪、竽、筑、瑟五器本无清声，五弦阮、九弦琴则有太宗皇帝圣制谱法。至歌工引音极唱，止及黄钟清声。

臣等参议，其清、正二声既有典据，理当施用。自今大乐奏夷则以下四均正律为宫之时，商、角依次并用清声，自余八均尽如常法。至于丝、竹等诸器旧有清声者，令随钟石教习；本无清声者，未可创意求法，且当如旧。惟歌者本用中声，故夏禹以声为律，明人皆可及。若强所不至，足累至和。请止以正声作歌，应合诸器亦自是一音，别无差戾。其阮逸所上声谱，以清浊相应，先后互击，取音靡曼，近于郑声，不可用。

诏可。

七月，御撰明堂无射宫乐曲谱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变七律一曲，饮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亚献、终献、彻豆用之。

是月，上封事者言："明堂酌献五帝《精安之曲》，并用黄钟一均声，此乃国朝常祀、五时迎气所用旧法，若于亲行大飨，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盖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盖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则献神之乐亦当用五行本始月律，各从其音以为曲。其《精安》五曲，宜以无射之均；太簇为角，献青帝；仲吕为徵，献赤帝；林钟为宫，献黄帝；夷则为商，献白帝；应钟为羽，献黑帝。"诏两制官同太常议，而尧臣等言："大飨日迫，事难猝更。"诏俟过大礼，详定以闻。

九月，帝服靴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馆阁、台谏官阅雅乐，自宫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遍作之，因出太宗琴、阮谱及御撰明堂乐曲音谱，并按习大乐新录，赐群臣。又出新制颂埙、匏笙、洞箫，仍令登歌以八音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局按警场④，赐大乐、鼓吹令丞至乐工徒吏缗钱（mín qián）⑤有差。帝既阅雅乐，谓辅臣曰："作乐崇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将有事于明堂，然世鲜知音，其令太常并加讲求。"时言者以为镈钟、特磬未协音律，诏令邓保信、阮逸、卢昭序同太常检详典礼，别行铸造。太常荐太子中舍致仕胡瑗晓音，诏同定钟磬制度。

［**注释**］

①昊天：音 hào tiān，指一定方位的天。《淮南子·天文训》："西方曰昊天。" ②饎：音 xī，又读 chì，熟食。 ③陵僭：音 líng jiàn，僭越，超越本分。《续资治通鉴·宋仁宗皇祐二年》："一均之中，宫弱商强，是谓陵僭，故须用子声，乃得长短相叙。" ④警场：古代帝王祭祀行大礼前夕奏乐严鼓，侍卫警夜，止人清场，谓之"警场"。宋洪迈《容斋五笔·冥灵社首凤》："光尧上仙，于梓宫发引前夕，合用警场导引鼓吹词。" ⑤缗钱：音 mín qián，用绳穿连成串的钱。《旧五代史·汉书·王章传》："官库出纳缗钱，皆以八十为陌。"

［**要义精译**］

康定元年，阮逸进献《钟律制议》及三卷图。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礼仪使说："明堂所用音乐都应随月份用律，九月应以无射为均，五天帝各自用本音之乐。"于是宫中拿出了明堂乐曲及二舞名：迎神叫《诚安》；皇帝升降行止叫《仪安》；给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灵位献玉帛奏《镇安》，酌献奏《庆安》；给太祖、太宗、真宗灵位献帛奏《信安》，酌献奏《孝安》，司徒供奉礼器奏《饎安》；五帝灵位献玉帛奏《镇安》，酌献奏《精安》，皇帝饮福酒奏《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亚献、终献奏《穆安》，撤豆奏《歆安》，送神奏《诚安》，归大次奏《憩安》；文舞叫《右文化俗》，武舞叫《威功睿德》。又出御制乐章《镇安》、《庆安》、《信安》、《孝安》四曲，又诏辅臣谱曲。庚戌年，诏曰："我所作曲名与常祀相同者要更改。"遂改常用圜丘寓祭明堂《诚安之曲》为《宗安》，改祭祀感生帝《庆安之曲》为《光安》，改供奉慈庙《信安之曲》

为《慈安》。

六月，内宫又出御撰明堂乐八曲，用君、臣、民、事、物配属五音，共二十声为一曲；用宫变、徵变者，天、地、人、四时为七音，共三十声为一曲；用子母相生，共二十八声为一曲，都以黄钟为均。另外还有明堂月律五十七声为二曲，皆以无射为均；又用二十声、二十八声、三十声为三曲，也以无射为均，都是自黄钟宫入无射。如果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声，就依据前面的谱按顺序成曲，其撤声自同本律。待御撰鼓吹、警严曲、合宫歌在太常寺练习。

本月，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说：

奉诏参与讨论阮逸所上编钟四清声谱法，请求用之于明堂。窃以为律吕旋宫之法已定管，又制十二钟准为十二正声，用律计自倍半。主张者云："半，是准正声之半，把它作为十二子声之钟，因此有正声、子声各十二。"子声就是清声，其正管长者为均，自用正声；正管短的为均，则通用子声而成五音。然而求声的方法是根据钟，即《国语》所说"度律均钟"。

编金石之法历代不同，有的以十九为一虡。把十二钟当作每月的时辰，又加上七律；或以二十一为一虡，以一个均声加上浊倍；或以十六为一虡，用一均清、正为十四，宫、商各置一，即所谓"悬八用七"；或以二十四为一虡，则清、正之声齐备。所以唐代的制度是以十六数为小架，二十四为大架，天地、宗庙、朝会各有所用。

现在太常钟悬十六，旧传正声之外有黄钟至夹钟四清声，虽然在典册图上未说明出处，然考之实有义趣。大概从夷则至应钟四律为均之时，如完全用正声，就会宫轻而商重，因为宫声以下不允许再有浊声。一均之中，宫声弱商声强，这是僭越，所以须用子声，方能长短有序。自角以下，也遵循此法。故夷则为宫，则黄钟为角；南吕为宫，则大吕为角；无射为宫，则黄钟为商、太蔟为角；应钟为宫，则大吕为商、夹钟为角。由于黄钟、大吕、太蔟、夹钟正律都长，并当用清声，如此则音律和谐而无所矛盾，这四清声可用以验证。如果其他律为宫，其长短、主次自有次序的，不当再用清声参与。

自唐代末年，乐文散失，敲击、弹奏之法久已不传。现在如果让匏、土、丝、竹等乐器都用清声，就是从未见过的方法。另据大乐乐工们所述，磬、箫、琴、和、巢笙五种乐器本有清声，埙、篪、竽、筑、瑟五种乐器本无清声，五弦阮、九弦琴则有太宗皇帝圣制谱法。歌工引颈高歌、直到黄钟清声。

臣等参议，清、正二声既有典籍的依据，按理应当使用。从现在大乐奏夷则以下四均正律为宫声之时，商、角依次用清声，其余八均皆如平常的方法。至于丝、竹等乐器过去有清声的，让其随钟磬一起教习；本无清声者，不可随意演奏，应当如旧。只有歌者本用中声，所以夏禹以歌声为律，明示每人皆力所能及。如勉力皆不能及，即不能使音乐和谐。请求只用正声作歌，应和的乐器也自成一音、别无差错。阮逸所上声谱，以清浊相应，先后互应，声音靡曼，近于郑声，不可用。

诏许可。

七月，御撰明堂无射宫乐曲三首，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祭祀礼器所用；二变七律一曲，饮福所用；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亚献、终献、撤豆所用。

本月，上封事者说："明堂酌献五帝《精安之曲》，并用黄钟一均声，这是国朝常祀、五时迎气所用旧法，如皇帝亲自主持大飨则不合适。况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是木、火、金、水的开始。土室在西南，是土王之次。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则献神之乐也当用五行本始月律，各从其音为曲。《精安》五曲，当用无射为均：太蔟为角，献青帝；仲吕为徵，献赤帝；林钟为宫，献黄帝；夷则为商，献白帝；应钟为羽，献黑帝。"诏两制官同太常商议。王尧臣等说："大飨快到，难以突然变更。"诏等大飨之后再详定上奏。

九月，皇上穿了礼服靴袍，驾临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馆阁、台谏官观雅乐，从宫架、登歌、舞佾之奏九十一曲。取出太宗琴、阮谱及御撰明堂乐曲音谱，一起演习大乐新录赐群臣。又取出新制颂埙、匏笙、洞箫，仍命登歌以八音诸器各奏一曲，召鼓吹局按警场，赐大乐、鼓吹令丞至乐工徒吏赏钱。皇上已检阅雅乐，对辅臣说："作乐颂德，献给上帝，祭祀祖先。现在明堂将举行大礼，然世间很少有知音，命太常加以访求。"当时人们认为镈钟、特磬未与音律谐，诏令邓保信、阮逸、卢昭序同太常详阅典籍，别行铸造。太常推荐太子中舍致仕胡瑗通晓音乐，诏命共同制定钟磬制度。

［**原文**］

闰十一月，诏曰："朕闻古者作乐，本以荐上帝、配祖考，三、

五之盛，不相沿袭，然必太平，始克明备。周武受命，至成王时始大合乐；汉初亦沿旧乐，至武帝时始定泰一、后土乐诗；光武中兴，至明帝时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时孝孙、文收始定钟律，明皇方成唐乐。是知经启善述，礼乐重事，须三四世，声文乃定。

国初亦循用王朴、窦俨所定周乐，太祖患其声高，遂令和岘减一律，真宗始议随月转律之法，屡加按核。然念《乐经》久坠，学者罕传，历古研覃，亦未究绪。顷虽博加访求，终未有知声、知经可信之人。尝为改更，未适兹意。中书门下其集两制及太常礼乐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庙、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宫悬，审定声律是非，按古合今，调谐中和，使经久可用，以发扬祖宗之功德，朕何惮改为？但审声、验书，二学鲜并，互诋胸臆，无所援据（yuán jù）[1]，慨然希古，靡忘于怀。”

于是中书门下集两制、太常官，置局于秘阁，详定大乐。王尧臣等言：天章阁待制赵师民博通今古，愿同详定，及乞借参知政事高若讷所校十五等古尺。并从之。

三年正月，诏徐、宿、泗[2]、耀、江、郑、淮阳七州军采磬石，仍令诸路转运司访民间有藏古尺律者上之。二月，诏两制及礼官参稽典制，议定国朝大乐名，中书门下审加详阅以闻。初，胡瑗请太祖庙舞用干戚，太宗庙兼用干、羽，真宗庙用羽、籥，以象三圣功德。然议者谓国朝七庙之舞，名虽不同，而干、羽并用，又庙制与古异。及瑗建言，止降诏定乐名而已。

七月，尧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庙、四时之祀，乐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岂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缘神灵、祖考安乐之故。臣等谨上议，国朝乐宜名《大安》。”诏曰：“朕惟古先格王随代立乐，亦既制作，必有称谓，缘名以讨义，由义以知德，盖名者，德之所载，有行远垂久之效焉。故《韶》以绍尧，《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传之不朽，用此道也。国家举坠正失，典章交备，独斯体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悯然念兹，大惧列圣之休未能昭揭于天下之听，

是用申敕（shēn chì）[3]执事，远求博讲而考定其衷。今礼官、学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辞，以《大安》之议来复。且谓：艺祖之戡暴乱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圣烈也，安祖宗之所安，其仁厚。祗览所议，熟复于怀。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4]，章圣恢清净之治，冲人蒙成定之业，虽因世之迹各异，而靖民之道同归。以之播钟球、文羽籥、用诸郊庙、告于神明，曰'大'且'安'，诚得其正。"

十二月，召两府及侍臣观新乐于紫宸殿，凡镈钟十二：黄钟高二尺二寸半，于广一尺二寸，鼓六，钲四，舞六，甬、衡并旋虫高八寸四分，遂径二寸二分，深一寸二厘，篆带每面纵者四，横者四，枚景挟鼓与舞，四处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两栾间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钟并与黄钟同制，而两栾（luán）[5]间递减半分；至应钟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应钟重一百四十八斤；并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黄钟、大吕股长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长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声各中本律。黄钟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递加其厚，至应钟厚三寸五分。诏以其图送中书。议者以为《周礼》："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则是大钟宜厚，小钟宜薄。今大钟重一百六斤，小钟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则小钟厚，非也。又："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叁分其股博，去其一以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今磬无博厚、无长短，亦非也。

［注释］

①援据：音 yuán jù，同"援據"。引证。晋郭璞《〈尔雅〉序》："事有隐滞，援据征之。" ②泗：音 sì，在山东省中部。如：泗上，泛指泗水北岸的地域。 ③申敕：音 shēn chì，亦作"申勑"，宣示诏令的意思。南朝梁武帝《申敕诸州讯狱诏》："可申勑诸州，月一临讯，博询择善，务在确实。" ④戢武：音 jí wǔ，指息兵。明李东阳《定兴王墓瑞芝诗序》："今公遭世重熙，坐镇阃幄，戢武不用。" ⑤栾：音 luán，指钟口的两角。

［**要义精译**］

闰十一月，皇上诏曰：

朕闻古人作乐，是用来献上帝、祭祖先的，三皇五帝的兴盛，不相沿袭。然而太平时期，礼乐必备。周武王受命，至成王时才有大合乐；汉初也沿用旧乐，到武帝才定泰一、后土乐诗；光武帝中兴，至明帝时才改名“大予”；唐高祖建国，到太宗时祖孝孙、张文收始定钟律，明皇才制成唐乐。是知经启善述，礼乐之重，须历经三四代，音乐文献才能制定。

建国初年沿袭了王朴、窦俨所定的周乐，太祖嫌其声高，即令和岘减低一律。真宗时商议随月转律之法，多次反复。然而念及《乐经》早已失传，学者极少研习，虽经长期探讨亦无头绪。后经多方访求，最终也无通晓音乐、精通经典的可信之人。中书门下聚集两制及太常礼乐官，把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庙、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宫悬，审定音律之是非，按古合今，调谐中和，使其经久可用，并发扬祖宗之功德，朕怎会担心有所改变？只是审定音律、验证古籍，这两种学问很少有人兼备，以致互相抵触，无可靠材料以兹引证。千万不要忘记探求古制这件事啊！

于是中书门下集合了两制、太常官，建立了秘阁，详细勘定大乐。王尧臣等说：天章阁待制赵师民博通今古，愿他参与制定，并要求借到参知政事高若讷所校十五等古尺。皇上同意。

三年五月，下诏徐州、宿州、泗州、耀州、江州、郑州、淮阳等七州驻军采集制磬石材，又令各路转运司遍访民间有藏古尺律者上交。

二月，下诏两制及礼官参与考证典制，议定国朝大乐名，中书门下详审后上奏。原来，胡瑗请求太祖庙舞用干戚，太宗庙兼用干羽，真宗庙用羽和龠，用以象征三圣功德。然而议者认为国家七庙之舞，名虽不同而干羽并用，况且庙制和古代不同。待胡瑗建言，只是下诏定了乐名。

七月，王尧臣等说：“按太常对天地、宗庙、四时之祀，乐章共八十九曲，自《景安》往下七十五章，多以‘安’为曲名，不仅是发扬道德、政教之美，还有祝愿神灵、祖宗安乐之故。臣等上奏，国朝音乐应名《大安》。”诏曰：“朕惟古先哲王随代立乐，已经制作，必有称谓，据名而讨义，由义以知德。名者，德之所载，有久远相传而垂之后世的功效。是故《韶》继承尧，《夏》继承舜，

《濩》表示拯救民众，《武》象征了讨伐，流传不朽，即此道理。国家欲使古制得以继承，应使典章制度齐备而使有司不敢轻易变更。朕念及此，忧虑先圣的美德未昭然于天下，于是下令有司深入探究并考订确实。现在礼官、学士趁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辞，以《大安》之议回复，并且说：艺祖平息暴乱，安定天下之未安，功劳伟大；二宗使天下太平，安定天下之既安，功德盛大；朕继承前辈功业，安定祖宗之未安，仁德深厚。审阅所议，对此复于心怀。神德造就国家基础，神功止息武力，章圣恢复清净之治，冲人蒙成定之业，虽然世代各有不同，但使人民安定则相同。以之播入钟球、饰之羽籥，用于郊庙、告于神明，名‘大’且‘安’（《大安之曲》），确实得其根本。”

十二月，皇上召集两府及侍臣在紫宸殿观看新乐，共有镈钟十二：黄钟高二尺二寸半，宽一尺二寸，鼓六，钲四，舞者六，甬、衡和钟纽高八寸四分，直径二寸二分，深一寸二厘，篆带每面竖者四、横者四、枚景挟鼓参与舞蹈，四处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两钟栾间一尺四寸，容量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零六斤；大吕以下的十一个钟与黄钟同制，只是两栾间递减半分；到应钟时，容量为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应钟重一百四十八斤，皆合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黄钟、大吕股长二尺，宽一尺；鼓三尺，宽六寸九分寸之六，弦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的股长一尺八寸，宽九寸，鼓二尺七寸，宽六寸，弦三尺三寸七分半，其声皆符合本律。黄钟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递加其厚，至应钟厚三寸五分。诏命其图都送到中书。商议的人们依据《周礼》上的记载：“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则大钟应该厚，小钟应该薄。现在大钟重一百零六斤，小钟却重一百四十八斤，则是小钟厚了，这是不正确的。另外，《周礼》上说：“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三分其股博，去其一以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现在的磬没有薄厚、长短的讲究，也是不正确的。

［**原文**］

五年四月，命参知政事刘沆、梁适监议大乐。是月，知制诰王洙奏：“黄钟为宫最尊者，但声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体也。言钟磬依律数为大小之制者，经典无正文，惟郑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设之法。孔颖达作疏，因而述之。据历代史籍，亦无钟磬依律数

大小之说，其康成、颖达等即非身曾制作乐器。至如言‘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据此以黄钟为律。臣曾依此法造黄钟特磬者，止得林钟律声。若随律长短为钟磬大小之制，则黄钟长二尺二寸半，减至应钟，则形制大小比黄钟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即黄钟、大吕反为商声，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参酌其镈钟、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数，算定长短、大小、容受之数，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铸大吕、应钟钟磬各一，即见形制、声韵所归。”奏可。

五月，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诏详定大乐，比臣至局，钟磬已成。窃缘律有长短，磬有大小，黄钟九寸最长，其气阳，其象土，其正声为宫，为诸律之首，盖君德之象，不可并也。今十二钟磬，一以黄钟为率，与古为异。臣等亦尝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则声不能谐。’故臣窃有疑，请下详定大乐所，更稽古义参定之。”是月，知谏院李兑言：“曩（nǎng）[1]者紫宸殿阅太常新乐，议者以钟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臣详定。窃闻崇文院聚议，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义，王洙不从，议论喧啧。夫乐之道，广大微妙，非知音入神，岂可轻议？西汉去圣尚近，有制氏世典大乐，但能纪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况今又千余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难乎？且阮逸罪废之人，安能通圣明述作之事？务为异说，欲规恩赏。朝廷制乐数年，当国财匮乏之时，烦费甚广。器既成矣，又欲改为，虽命两府大臣监议，然未能裁定其当。请以新成钟磬与祖宗旧乐参校其声，但取谐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乐》，召辅臣至省府、馆阁预观焉，赐详定官器币有差。

八月，诏：“南郊姑用旧乐，其新定《大安之乐》，常祀及朝会用之。”翰林学士胡宿上言：“自古无并用二乐之理，今旧乐高，新乐下，相去一律，难并用。且新乐未施郊庙，先用之朝会，非先王荐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为然。

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台谏（tái jiàn）[2]、省府推判官观新乐并新作晋鼓。乃以瑗为大理寺丞，逸复尚书屯田员外郎，

保信领荣州防御使，入内东头供奉官贾宣吉为内殿承制，并以制钟律成，特迁之。

至和元年，言者多以阴阳不和由大乐未定。帝曰："乐之不合于古久矣。水旱之来，系时政得失，岂乐所召哉?"二年，潭州上浏阳县所得古钟，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将铸钟，给铜于铸泻务（zhù xiè wù）[3]，得古编钟一，工人不敢毁，乃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云："粤朕皇祖宝和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叩其声，与朴钟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侧垂。瑗后改铸，正其钮，使下垂，叩之弇（yǎn）[4]郁而不扬。其镈钟又长甬而震掉，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上将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庆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设仗卫、既具而大雨雪，至压宫架折，帝于禁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风眩，人以羲叟之言为验。八月，御制恭谢乐章。是月，诏恭谢用旧乐。

四年九月，御制祫享乐舞名：僖祖奏《大基》，顺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统》，太宗奏《大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静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怀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怀安》，皇帝升降奏《肃安》，奠瓒奏《顾安》，奉俎、彻豆奏《充安》，饮福奏《禧安》，亚献、终献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显安》，皇帝归大次奏《定安》，登楼礼成奏《圣安》，驾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制迎神、送神乐章，诏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词十八。七年八月，御制明堂迎神乐章，皆肄（yì）[5]于太常。

翰林学士王珪（guī）言："昔之作乐，以五声播于八音，调和谐合而与治道通，先王用于天地、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鸟兽尽感，况于人乎？然则乐虽盛而音亏，未知其所以为乐也。今郊庙升歌之乐，有金、石、丝、竹、匏、土、革而无木音。夫所谓

柷敔者，圣人用以著乐之始终，顾岂容有缺耶？且乐莫隆于《韶》，《书》曰‘戛击’，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击鼗，知鸣球与柷敔之在堂，故《传》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诏有司考乐之失而合八音之和。”于是下礼官议，而堂上始置柷敔。

［**注释**］

①曩：音 nǎng，以往，从前，过去的：曩日。　②台谏：音 tái jiàn，唐宋时以专司纠弹的御史为台官，以职掌建言的给事中、谏议大夫等为谏官。两者虽各有所司，而职责往往相混，故多以“台谏”泛称之。明初废谏院，以给事中兼领监察与规谏，两者开始合流。至清雍正元年，又使之同隶都察院，于是台谏完全合二为一。　③铸泻务：音 zhù xiè wù，宋代主管铸造业的机构或场所。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一：“照作新乐，将铸编钟，给铜铸泻务，得古编钟一枚，工人不敢销毁，遂藏于太常。”　④弇：音 yǎn，覆盖，遮蔽：“弇日为蔽云”。　⑤肄：音 yì，学习；练习。《后汉书》：“兵官皆肄孙吴兵法。”

［**要义精译**］

五年四月，皇上令参知政事刘沆、梁适监督商议大乐。本月，知制诰王洙上奏：“黄钟是宫调里最尊贵的，声音有尊卑，不必在其形体。说钟磬根据律数有大小之制者，经典无正文，唯郑康成如此言，其言亦假设之法。孔颖达作疏，依其言而述。据历代典籍，亦无钟磬根据律数有大小之说，况康成、颖达等人并未曾经制作乐器。至于‘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据此以黄钟为律。臣曾依此造出黄钟特磬，只得林钟声律。如据律之长短来做钟磬大小之制，则黄钟长二尺二寸半，递减到应钟，则形制大小比黄钟才四分之一。另外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黄钟、大吕反为商声了；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的象征。现参考镈钟特磬的形制大小，想要暂且各依律数，算定长短、大小、容量之数，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铸大吕、应钟、钟磬各一，即见形制、声韵尽在其中。”皇上同意。

五月，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说：“奉诏书勘定大乐，臣到达时，钟磬已制好。臣认为律有长短，磬有大小，黄钟九寸最长，其气属阳，象土，正声是宫，是诸律之首，君德之象，无可比拟。现有十二钟磬，统统以黄钟为率，与古相异。臣

也曾询阮逸、胡瑗等，都说‘依律大小，则声不能谐’。所以臣对此有所怀疑，请皇上给大乐所下诏详订，并参考古籍记载加以更正。”本月，知谏院李兑说：“从前在紫宸殿观看太常新乐，讨论此事者认为钟之形制不合乎律度，遂斥而不用，又下诏给近臣详定。听说在崇文院聚议，而王拱辰要更改前史之意，王洙不从，议论纷纷。音乐之道广大微妙，不是知音者，怎能轻易议论？西汉离古圣贤较近，有制氏世典大乐，只能纪其铿锵，不能言其义理。何况现在又隔了一千多年，想要求得三代之音，不是太难了吗？况且阮逸本是有罪废弃之人，怎么会通晓圣明述作之事？他鼓吹异说，是想求得恩赏。朝廷制乐多年，又当国家财物困乏之时，花费甚多。乐器已制成，又要更改，虽令两府大臣监督商议，然而不能裁定得当。请以新的钟、磬与祖宗旧乐相互参校其声，只取声音和谐近于雅正即可。”

六月，皇帝驾临紫宸殿听太常演奏新制《大安之乐》，召集辅臣到省府、馆阁观看，给制乐器者不同赏赐。

八月，诏曰：“南郊姑且用旧乐，新作的《大安之乐》，常祀及朝会使用。”翰林学士胡宿上书说：“自古无二乐并用之理，现旧乐声高，新乐声低，相差一律，难以并用。况且新乐未使用于郊庙而先用于朝会，不是先王供奉上帝附祭祖先的意思。”皇上同意。

九月，皇上驾临崇政殿，召集近臣、宗室、台谏省府推判官一起观看新乐及新作晋鼓。乃任命胡瑗为大理寺丞，阮逸仍恢复其尚书屯田员外郎，任命邓保信为荣州防御使，入内东头供奉官贾宣吉为内殿承制。因为制钟律成，特意升迁。

至和元年，人们大多认为阴阳不和乃因大乐未定。皇上说：“今乐之与古乐不合久矣。国家遭受水旱之灾，与时政得失有关，怎么是音乐所致？”

二年，潭州进献浏阳县所得古钟，送太常寺。开始时，李照指责王朴乐音高，于是创新乐使音低。太常歌工担心其音太浊，歌不成声，私下贿赂铸工，减少铜的剂量，而使音稍清，歌声才和谐。而李照最后也未辨出。另外王朴所制编钟皆侧垂，李照、胡瑗认为不对。等到李照将要造钟时，在供应铜的处所得到一古编钟，工人们不敢毁，于是藏在太常寺。古钟不知何代铸成，其铭文说：“粤朕皇祖宝和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敲其声，与王朴钟的夷则清声相合，其形制是侧垂。胡瑗后改铸，端正钟钮，使之下垂，敲击时声音幽雅而不张扬。镈钟又长甬而震掉，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对人说：“这个钟与周景王无

射钟没有差别，皇上将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皇上驾临大庆殿接受朝拜，前一晚，殿庭设置好仪仗侍卫而天降大雪，把宫架压折了，帝在宫中赤脚告天，遂暴感风眩，人们认为刘羲叟的话验证了。八月，御制恭谢上天的乐章。本月，诏恭谢用旧乐。

四年九月，御制大祭时的乐舞名：僖祖时奏《大基》，顺祖时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统》，太宗奏《大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静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怀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怀安》，皇帝升降奏《肃安》，奠瓒奏《顾安》，献俎、撤豆时奏《充安》，饮福奏《禧安》，亚献、终献奏《祐安》，退下文舞、迎武舞奏《显安》，皇帝归大次奏《定安》，登楼礼完成后奏《圣安》，御驾回去奏《采茨》，文舞名《化成治定》，武舞名《崇功昭德》。御制迎神、送神乐章，下诏宰臣富弼等让他们撰写《大祚》至《采茨》曲词十八首。七年八月，御制明堂迎神乐章，都在太常演习。

翰林学士王珪说：“过去创作音乐，将五声传播于八音，声调和谐而与治国之道相通，先王用之于天地、宗庙、社稷，奉献给山川鬼神，使鸟兽都能感知，何况人呢？然而音乐虽繁盛而乐器毁坏，不知怎样作乐。现在郊庙升歌之乐，有金、石、丝、竹、匏、土、革而无木。所谓柷、敔这两种乐器，是圣人作乐始终都要用到的，怎能缺少呢？所有的音乐没有比《韶》更隆盛的了，《书》说‘戛击’，就是用到了柷、敔。既然说在下面敲击鼗，可知是鸣球与柷、敔都在堂上使用，所以《传》说：‘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现在陛下亲自在明堂中祭祀，应诏有司考订乐器之得失必须合乎八音之和谐。”于是让礼官商议，堂上开始设置柷、敔。

［**原文**］

又秘阁校理裴煜奏：“大祠与国忌同者，有司援旧制，礼乐备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乐，宜也。然乐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适一己之私也。谨案开元中礼部建言，忌日享庙应用乐。裴宽立议，庙尊忌卑则作乐，庙卑忌尊则备而不奏。中书令张说以宽议为是。宗庙如此，则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乐明矣。臣以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与忌日同者，伏请用乐，其在庙则如宽之

议。所冀略轻存重，不失其称。”下其章礼官，议曰“《传》称祭天以烟为歆神之始，以血为陈馔之始；祭地以埋为歆神之始，以血为陈馔（zhuàn）[1]之始。宗庙以灌为歆神之始，以腥为陈馔之始。然则天地、宗庙皆以乐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谓此也。天地之间虚豁而不见其形者，阳也。鬼神居天地之间，不可以人道接也。声属于阳，故乐之音声号呼召于天地之间，庶几神明闻之，因而来格，故祭必求诸阳。商人之祭，先奏乐以求神，先求于阳也；次灌地求神于阴，达于渊泉也。周人尚臭，四时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诸阴也。然则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乐，明矣。今七庙连室，难分庙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国朝故事：庙祭与忌同日，并悬而不作；其与别庙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宫、太一及蜡百神，并请作乐；社稷以下诸祠既卑于庙，则乐可不作。”翰林学士王珪等以为：“社稷，国之所尊，其祠日若与别庙诸后忌同者，伏请亦不去乐。”诏可。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奏，仁宗配飨明堂，奠币歌《诚安》，酌献歌《德安》。二年九月，礼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庙二舞郎总六十八，文舞罢，舍羽籥，执干戚，就为武舞。臣谨按旧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圜丘、祀宗庙，太乐令率工人以入，就位，文舞入，陈于架北，武舞立于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进退同时，行缀先定，步武容体，各应乐节。夫《玄德升闻之舞》象揖让，《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柔毅舒急不侔[2]，而所法所习亦异，不当中易也。窃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谐，祖考来格，天子亲执珪币，‘相维辟公’，‘严恭寅畏’，可谓极矣。而舞者纷然纵横于下，进退取舍，蹙迫（cù pò）[3]如是，岂明有德、象有功之谊哉？国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享八室，而舞者阙如，名曰二舞，实一舞也。且如大朝会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备其数；郊庙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减其半，殊未为称。事有近而不可迹，礼有繁而不可省，所系者大，而有司之职不敢废也。伏请南郊、太庙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备帝王之礼乐，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

四年八月，学士院建言："国朝宗庙之乐，各以功德名舞。洪惟英宗，继天遵业，钦明勤俭，不自暇逸。践祚（jiàn zuò）[④]未几，而恩行威立，固已超轶百王之上。今厚陵复土，祔庙有期，而乐名未立，亡以诏万世。请上乐章及名庙所用舞曰《大英之舞》。自后礼官、御史有所建明，而详定朝会及郊庙礼文官于乐节有议论，率以时考正之。"

［**注释**］

①馔：音 zhuàn，饮食。陈馔：陈设饮食。　②不侔：不相等；不等同。《后汉书·荀彧传》："海内未喻其状，所受不侔其功。"　③蹙迫：音 cù pò，逼迫。宋陆游《岁暮感怀以余年谅无几休日怆已迫为韵》："困穷礼义废，盗贼起蹙迫。"　④践祚：音 jiàn zuò，亦作"践胙"、"践阼"。即位；登基。《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

［**要义精译**］

又秘阁校理裴煜上奏说："大祠与国忌重合了，有司援引旧制，礼乐备而不用。忌日必哀，心有所至，不用音乐是合宜的。音乐是用来降临神明而不是用来使自己舒服的。按照开元年间礼部的意见，忌日享庙应该用音乐。裴宽建议，庙祭比忌日尊，则作乐；庙祭不如忌日尊，则备而不作。中书令张说认为裴宽的意见很正确。臣以为凡是大祠天地、日月、社稷与忌日日期相同的，请用音乐，在宗庙就像裴宽建议的一样。即是省略较轻的保存重要的，权衡轻重即合适。"将其奏章下发给礼官商议，云："《传》上称祭天以烟是歆神的开始，用血是摆设食物的开始；祭地时用埋是歆神的开始，用血是摆设食物的开始；宗庙以灌为歆神的开始，用生肉为摆设食物的开始。然而天地、宗庙都用音乐为致神的开始，所以说'大祭'有三始，就此。天地之间空虚开阔而不见形体，是阳。鬼神居于天地之间，不可用人的道义与之联系。声音属于阳，所以乐声在天地之间传播，是希望鬼神能够听到因而降临，所以祭祀一定要求之于阳。商代的人祭祀，先以奏乐来求神，是先求于阳；接着是灌地求神于阴，一直到黄泉。周代的人崇尚臭，四时祭祀，先灌地求神，先求于阴。总之，天神、地神、人鬼的祭祀不可没有音乐。现在七庙连在一起，难以区分祭祀和忌日的尊卑，想要依据唐制及国

朝故事：庙祭与忌日相同者，都只是悬乐而不奏；与别的庙祭诸后忌日同者，奏之；如果是祭祀天地、日月、九宫、太一及祭祀百神，都请奏乐；社稷以下诸祠比庙祭低，则不可奏乐。”翰林学士王珪等以为：“社稷，国家所尊者，其祠日若与别庙诸后忌日同，请不要去乐。”诏同意。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上奏，仁宗配飨明堂献玉帛奏《诚安》，酌献奏《德安》。

二年九月，礼官李育上奏：“南郊、太庙二舞郎总共六十八人，文舞结束，放下羽籥，持干戚，即为武舞。臣严格按旧记载，文、武二舞要各用八佾，凡祭祀圜丘、祭祀宗庙，太乐令率工人进入就位，文舞进入，排列于架北，武舞立于架南。然后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为《舒和》，也又叫《同和》，共三十一章，只用一曲。进退同时，行伐有定，表情体态，都与音乐节拍相应。《玄德升闻之舞》象征揖让，《天下大定之舞》象征征伐，刚柔缓急不等，所效法演习亦不同，不当中易也。臣认为天神都降临，地神都出来，八音克谐，祖宗来到，天子亲执玉帛，‘相维辟公’，‘严恭寅畏’，可谓妙极。而舞者纷纷纵横而下，进退取舍，如此紧迫，怎么是明有德、象有功的行为呢？国家每三年皇上郊祭，同殿供奉八室，而舞人缺少，名义上称二舞，实际是一舞。像大朝会宴请群臣，舞者人数齐备，郊庙用以侍奉天地、祖宗，而舞者反而减少一半，极不相称。事有相近者但不可模仿，礼有繁杂者但不可省。关系重大，而有司的职责不敢废弃。恳请南郊、太庙、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准备帝王之礼乐，以彰显祖宗之功德。”帝同意。

四年八月，学士院建议：“国朝宗庙之乐，各以功德名舞。宏伟的英宗，继天遵业，贤明勤俭，不及安乐。登位时日不长，而恩行威立，本已超越百王之上。现厚陵复土，祭祀快到，然而音乐之名尚未确定，不能传之万世。请上乐章及名庙曰《大英之舞》。此后礼官、御史皆明了此事，详细制定朝会及郊庙礼文官对于礼乐有议论，一律按时考正。”

［**原文**］

神宗熙宁九年，礼官以宗庙乐节而有请者三：

其一、今祠太庙《兴安之曲》，举柷而声已过，举敔而声不止，则始终之节未明。请祠祭用乐，一奏将终，则戛敔（jiá yǔ）[①]而声

少止，击柷则乐复作，以尽合止之义。

其二、大乐降神之乐，均声未齐，短长不协，故舞行疾徐亦不能一。请以一曲为一变，六变用六，九变用九，则乐舞始终莫不应节。

其三、周人尚臭，盖先灌而后作乐；本朝宗庙之礼多从周，请先灌而后作乐。

元丰二年，详定所以朝会乐而有请者十：

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会，迎送王公用《舒和》，《开元礼》以初入门《舒和之乐》作，至位，乐止。盖作乐所以待王公，今中书、门下、亲王、使相先于丹墀上东西立，皇帝升御坐，乃奏乐引三品以上官，未为得礼。请侍从及应赴官先就立位，中书、门下、亲王、使相、诸司三品、尚书省四品及宗室、将军以上，班分东西入，《正安之乐》作，至位，乐止。

其二、今朝会仪：举第一爵，宫悬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庆云》、《嘉禾》、《灵芝之曲》。则是合乐在前、登歌在后，有违古义。请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乐随歌而发；第二爵，笙入奏《庆云之曲》，止吹笙，余乐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吹笙，《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间；第四爵，合乐奏《灵芝》之曲，堂上下之乐交作。

其三、定文舞、武舞各为四表，表距四步为酇缀，各六十四。文舞者服进贤冠，左执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执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进蹈安徐，进一步则两两相顾揖，三步三揖，四步为三辞之容，是为一成。余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为第一成，至第三表为再成，至北第一表为三成，覆身却行至第三表为四成，至第二表为五成，复至南第一表为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则集雉尾置于髹漆（xiū qī）[②]之柄，求之古制，实无所本。聂崇义图，羽舞所执类羽葆幢（yǔ bǎo zhuàng）[③]，析羽四重，以结绶系于柄，此纛翳之谓也。请按图以翟羽为之。

其四、武舞服平巾帻，左执干，右执戈。二工执旌居前；执鼗、执铎各二工；金錞二，四工举；二工执镯、执铙；执相在左，执雅

在右，亦各二工；夹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于南表前，先振铎以通鼓，乃击鼓以警戒，舞工闻鼓声，则各依酂缀总干正立定位，堂上长歌以咏叹之。于是播鼗以导舞，舞者进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见舞渐。然后左右夹振铎，次击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镯节之，以相而辅乐，以雅而陔步。舞者发扬蹈厉，为猛贲趫速之状。每步一进，则两两以戈盾相向，一击一刺为一伐，四伐为一成，成谓之变。至第二表为一变；至第三表为二变；至北第一表为三变；舞者覆身向堂，却行而南，至第三表为四变；乃击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舂、雅节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为五变；舞蹈而进，为兵还振旅之状，振铎、摇鼗、击鼓，和以金錞，废镯鸣铙，复至南第一表为六变而舞毕。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执干戚。若用八佾而为击刺之容，则舞者执干戈。说者谓武舞战象，乐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击刺。戈则击兵，矛则刺兵，玉戚非可施于击刺，今舞执干戚，盖沿袭之误。请左执干，右执戈。

其五、古之乡射礼，三笙一和而成声，谓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会作乐，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数相敌，非也。盖乡射乃列国大夫、士之礼，请增倍为八人，丹墀（dān chí）[④]东西各三巢一和。

其六、今宫悬四隅虽有建鼓、鞞、应，相传不击。乾德中，诏四建鼓并左右鞞、应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为均，与镈钟相应。鞞、应在建鼓旁，是亦朔鼙、应鼙之类。请将作乐之时，先击鼙，次击应，然后击建鼓。

其七、今乐悬四隅设建鼓[⑤]，不击，别施散鼓于乐悬内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诏可，而乐工积习亦不能废。李照议作晋鼓，以为乐节。请乐悬内去散鼓，设晋鼓以鼓金奏。

其八、古者，瞽矇、视瞭皆掌播鼗，所以节一唱之终。请宫悬设鼗，以为乐节。

其九、以天子礼求之，凡乐事播鼗，击颂磬、笙磬，以钟鼓奏《九夏》，是皆在庭之乐；戛击则柷敔，球则玉磬，搏拊所以节乐，

琴瑟所以咏诗，皆堂上乐也。磬本在堂下，尊玉磬，故进之使在上，若击石拊石，则当在庭。后世不原于此，以春秋郑人赂晋侯歌钟二肆，遂于堂上设歌钟、歌磬，盖歌钟则堂上歌之，堂下以鼓应之耳。歌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钟，则以节歌是已，岂堂上有钟邪？歌磬之名，本无所出，晋贺循奏置登歌簨虡[⑥]，采玉造小磬，盖取舜庙鸣球之制。后周登歌，备录钟磬，隋、唐迄今，因袭行之，皆不应礼，请正。至朝会，堂上之乐不设钟磬。

其十、古者，歌工之数：大射工六人，四瑟，则是诸侯鼓瑟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则瑟与歌皆四人矣。魏、晋以来，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礼》“登歌下管”，贵人声也，故《仪礼》瑟与歌工皆席于西阶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虡之下，系以偶歌琴瑟，非所谓升歌贵人声之义。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bèi xǐ）[⑦]，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权。盖乐有八音，所以行八风，是以舞佾与钟磬俱用八为数。请罢庭中歌者，堂上歌为八，琴瑟之数放此，其筝、阮、筑悉废。

太常以谓：“堂上钟磬，去之则歌声与宫悬远。汉、唐以来，宫室之制寝广，堂上益远庭中，其上下乐节苟不相应，则繁乱而无序。况朝会之礼，起于西汉，则后世难以纯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钟磬、庭中歌工与筝、筑之器，从旧仪便。”遂如太常议。

［**注释**］

①戛敔：音 jiá yǔ，即敔。古代在雅乐结束时击奏的止乐乐器。唐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总干形屹崒，戛敔背嶙峋。”　②髹漆：音 xiū qī，亦作“髤漆”。谓以漆涂物。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我想像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　③羽葆幢：音 yǔ bǎo zhuàng，聚鸟羽于幢首（柄头），其形下垂如盖。葆即盖斗。古时舞者所执，亦用为引柩。晋郭璞注：“今之羽葆幢，舞者所以自蔽翳。”　④丹墀：音 dān chí，宫殿前的红色台阶及台阶上的空地。汉张衡《西京赋》：“右平左墄，青琐丹墀。”　⑤建鼓：音 jiàn gǔ，鼓名。亦称植鼓。鼓身长而圆，用一木柱直贯鼓身以为支柱。　⑥簨虡：古代悬挂钟磬鼓的木架。横杆叫簨，直柱叫虡。⑦倍蓰：音 bèi xǐ，亦作“倍屣”、“倍徙”。谓数倍。倍，一倍；蓰，五倍。

［要义精译］

神宗熙宁九年，礼官因宗庙乐节而有三个请求：

第一：现在太庙祭祀用《兴安之曲》，举柷而声已过，举敔而声不止，即开始与终止不明去确。（刘注：古乐规定敲柷而开始，敲敔而终止。）今请求祭祀之乐，曲子结束就击敔，曲子开始就击柷，以完全合乎用乐之义。

第二：大乐降神之乐，均声不齐，长短不谐，故舞行快慢不统一。请求用一曲为一变，六变用六曲，九变用九曲，乐舞就会与节拍相应。

第三：周朝人崇尚臭，所以先灌地而后作乐，本朝宗庙之礼多与周朝一致，请求先灌地而后作乐。

元丰二年，详定用以朝会之乐而有十个请求：

第一：唐代元正、冬至大朝会，迎送王公用《舒和》，《开元礼》中王公刚入门奏《舒和之乐》，到位而乐止。奏乐用以接待王公，现中书、门下、王、使相先在丹墀上东西而立、皇帝升御座，才奏乐引领三品以上官，不为得礼。请求让侍从及应赴官员先站立位前，中书、门下、亲王、使相、诸司三品、尚书省四品及宗室、将军以上的官员，分东西进入，演奏《正安之乐》，到位而乐停止。

第二：现在朝会之礼仪：举第一爵，宫悬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爵，登歌奏《庆云》、《嘉禾》、《灵芝之曲》。合乐在前登歌在后，与古代礼仪相违背。请求：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乐随歌而奏；第二爵，用笙演奏《庆云之曲》，只吹笙，余乐不奏；第三爵，堂上唱《嘉禾之曲》，堂下吹笙，奏《瑞木成文之曲》，一唱一吹相间；第四爵，合奏《灵芝之曲》，堂上堂下交相演奏。

第三：定文舞、武舞各为四表，表距四步为酂缀，各六十四人。文舞者戴进贤冠，左手执籥，右手执翟，分为八佾，二工举纛在前引领，衣帽相同。舞者慢慢进入，进前一步则两两相顾作揖，三步三揖，四步为三辞之容，这叫作一成。其他成亦如此。从南第一表到第二表为第一成，到第三表为第二成，到北第一表为三成，转身向回走到第三表为四成，到第二表为五成，再到南第一表为六成，此时武舞入。现文舞所执翟羽，是把雉鸡尾羽聚集放置于赤黑色之柄上，探求古制，实在无据。聂崇义所画的图，羽舞所执类似羽葆幢，共四层羽毛，用绶带捆于柄上，这就是称为纛翳的。请按图用雉毛做成。

第四：武舞戴平巾帻，左执盾，右执戈。二人举旌旗于前；执鼗执铎各两人；金錞二，四人举；两人执镯、执铙。执相在左，执雅在右，已各两人；夹着引舞者，衣帽相同。分为八佾于南表前，先摇铎通知击鼓，随后击鼓通知舞蹈者，各依酂缀总干定位，堂上长歌而咏叹。这时摇动鼗以导舞，舞蹈者向前走，从南向北到最南表，以显示舞蹈逐渐出现。然后左右振铎，接着击鼓，金錞应和，用金镯为节，以相应和音乐，用雅调节步武。舞者发扬蹈厉，作勇猛矫健之状。每向前一步，两人就用戈盾相向，一击一刺称为一伐，四伐叫一成，成叫作变（一段）。到第二表为一变；到第三表为二变；到北第一表为三变；舞者转身向堂上，回头向南，到第三表为四变；于是击刺向前，到第二表回来改变行列，执舂、雅者按节拍分左右跪下，右膝着地，左脚仰起，像以文止武为五变；舞者前进，作军队凯旋精神振奋之状，振铎、摇鼗、敲鼓，以金錞应和，不用镯敲响铙，回到南第一表为六变而舞蹈结束。古时，皇帝亲自舞《大武》，要执干戚。用八佾并作击刺之状，舞者必须执盾与戈。这才足以象征武舞表现战斗，演奏六次音乐，每一次演奏之中，大都是用戈和矛击打四下。戈是击的兵器，矛是刺的兵器，玉戚不能用于击刺，现在舞者执盾和戚，可能是流传之误。请求左执干，右执戈。（刘注：这里说“玉戚不能用于击刺”乃作者本人错误，数千年来皆说“执干戚”，不说“执干戈”。）

第五：古代的乡射礼节，三笙一和而成声，说的是三人吹笙，一人吹和。现在朝会时作乐，丹墀（台阶）之上，吹巢笙、和笙的各二人，人数相当，不对。因为乡射是列国大夫、士的礼节，请增加一倍用八人，丹墀东西各三巢一和。

第六：今宫悬四角虽然设有建鼓、鞞鼓、应鼓，相传是不敲击的。乾德年中，皇帝下诏用四面建鼓及左右鞞鼓、应鼓共十二面，根据李照所上奏的，用月建为均，与镈钟相应和。鞞鼓、应鼓在建鼓的旁边，也是朔鼙、应鼙之类。请求在奏乐的时候，先要击鼙，其次击应钟，然后再击建鼓。

第七：今乐悬四角设建鼓不击，再用散鼓在乐悬内代替它。乾德年中，尹拙上奏应该撤掉散鼓，下诏可，而乐工习惯也不能废。李照建议做成晋鼓，作为乐节。请于乐悬中去掉散鼓，设晋鼓以鼓金奏。

第八：古时，盲人乐师和扶盲师者都掌播鼗，用于曲终之时。请宫悬设鼗，以为乐节。

第九：以天子礼来探求，凡乐事播鼗，击颂磬、笙磬，用钟鼓奏《九夏》，

皆在庭之乐：戛击指柷、敔，球指玉磬，搏拊所以乐节，琴、瑟是所以咏诗，皆堂上乐。磬本在堂下，尊玉磬，所以进入堂上，如果击石拊石，则应当在庭。后世不知如此，因春秋时郑国人把两架编钟送给了晋侯，就在堂上设编钟、歌磬，大概歌钟是在堂上歌之，堂下以鼓应之。唱歌必金奏相和，故名为歌钟。而歌磬之名，本无所出。晋代的贺循上书请求设置登歌簨虡，采玉造小磬，是取舜庙所用鸣球之制。后周登歌，齐备了钟磬，隋、唐至今沿袭，都和礼仪不符，请更正。朝会时，堂上乐不设钟磬。

第十：古时歌工人数：大射工六人，四瑟，就是诸侯鼓瑟用四人，歌唱者两人；天子八人，则瑟与歌皆四人。魏、晋以来，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沿用，是遵循周制。《礼》载“登歌下管”，是贵人声，所以《仪礼》记载鼓瑟与歌者席于西阶上。隋、唐继承，庭中磬架之下设歌及弹琴瑟者各二人。今堂上琴瑟与周制相比，相差数倍，且歌工只四人，声音高下不相称。乐有八音，故行八风，因此舞列与钟磬都以八为数。请撤去庭中歌者，堂上歌工增为八人，琴、瑟人数亦仿此；筝、阮、筑等皆去除。

太常认为：“堂上钟和磬如果撤掉，则歌声与宫悬甚远。汉、唐以来，宫中礼制变多，堂上更加远离庭中，堂上堂下乐节不相应，乱而无序。况朝会礼节起于西汉，则后世难以用三代之制。堂上钟磬、庭中歌工与筝、筑之器，从旧仪即可。”于是如太常所议。

［**解读、评说**］

此章开始部分讨论以“累黍”的尺寸作为音律的标准，刘蓝认为是很不科学的。试想：小米、黍子一类粮食的颗粒之长度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怎么能作为标准呢？正如该文所说“黍尺制管，有的容不下一千二百粒黍，有的不仅仅有九寸长，这些都说明《汉书·志》以后，历代都没有符合标准的。”还是以蔡邕所制的铜龠为标准更为可靠。所以，讨论结果还是“按照《周礼》遗留下的规格制作的，蔡邕自己又通晓音乐，所以只流传了铜龠，逐渐成为标准的量器，声音合乎黄钟，然后乐律就确定下来了。”

后来几段尽讨论各种礼仪所用乐舞之事，本人不作解读评说。

第三章 《宋史》音乐志 三 解评

（原《宋史》卷一百二十八 志第八十一 乐三）

［**原文**］

元丰三年五月，诏秘书监致仕刘几赴详定所议乐，以礼部侍郎致仕范镇与几参考得失。而几亦请命杨杰同议，且请如景祐故事，择人修制大乐。诏可。

初，杰言大乐七失：

一曰歌不永言，声不依永，律不和声。盖金声舂容（chōng róng）[①]，失之则重；石声温润，失之则轻；土声函胡，失之则下；竹声清越，失之则高；丝声纤微，失之则细；革声隆大，失之则洪；匏声丛聚，失之则长；木声无余，失之则短。惟人禀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八音、律吕皆以人声为度，言虽永，不可以逾其声。今歌者或咏一言而滥及数律，或章句已阕而乐音未终，所谓歌不永言也。请节其烦声，以一声歌一言。且诗言人志，咏以为歌。五声随歌，是谓依咏；律吕协奏，是谓和声。先儒以为依人音而制乐，托乐器以写音，乐本效人，非人效乐者，此也。今祭祀乐章并随月律，声不依咏，以咏依声，律不和声，以声和律，非古制也。

二曰八音不谐，钟磬阙四清声。虞乐九成，以箫为主；商乐和平，以磬为依；周乐合奏，以金为首。钟、磬、箫者，众乐之所宗，则天子之乐用八，钟、磬、箫，众乐之本，乃倍之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声；而四者，应声也。本声重大为君父，应声轻清为臣子，故其四声曰清声，或曰子声也。李照议乐，始不用四清声，是有本而无应，八音何从而谐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应声。用之已久，而声至和，则编钟、磬、箫宜用四子声以谐八音。

三曰金石夺伦。乐奏一声，诸器皆以其声应，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余。今琴、瑟、埙、篪、笛、箫、笙、阮、筝、筑奏一声，则镈钟、特磬、编磬连击三声；声烦而掩众器，遂至夺伦，则镈钟、特磬、编钟、编磬节奏与众器同，宜勿连击。

四曰舞不象成。国朝郊庙之乐，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节六变：一变象六师初举，所向宜北；二变象上党克平，所向宜北；三变象维扬底定，所向宜东南；四变象荆湖来归，所向宜南；五变象邛蜀纳款，所向宜西；六变象兵还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发扬蹈厉、进退俯仰，既不足以称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节尤无法度，则舞不象成也。

五曰乐失节奏。乐之始，则翕然如众羽之合；纵之，纯如也；节奏明白，皦如也；往来条理，绎如也：然后成。今乐声不一，混殽[②]无叙，则失于节奏，非所谓成也。

六曰祭祀、飨无分乐之序。盖金石众作之谓奏，咏以人声之谓歌。阳律必奏，阴吕必歌，阴阳之合也。顺阴阳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吕；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飨祖庙，不奏无射；秋飨后庙，不歌小吕。而四望山川无专祠用乐之制，则何以赞导宣发阴阳之气而生成万物哉？

七曰郑声乱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别，雅、郑无象而难知，圣人惧其难知也，故定律吕中正之音，以示万世。今古器尚存，律吕悉备，而学士、大夫不讲考击，奏作委之贱工，则雅、郑不得不杂。愿审调钟琯，用十二律还宫均法，令上下通习，则郑声莫能乱雅。

遂为十二均图，并上之。

其论以为：“律各有均，有七声，更相为用。协本均则乐调，非本均则乐悖。今黄钟为宫，则太簇、姑洗、林钟、南吕、应钟、蕤宾七声相应，谓之黄钟之均。余律为宫，同之。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君者，法度号令之所出，故宫生徵；法度号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则万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职，民有常业，物有常形，而迁则失常，故商、角、羽无变声；君总万化，不可执

以一方；事通万务，不可滞于一隅：故宫、徵有变声。凡律吕之调及其宫、乐章，具著于图。”

［注释］

①舂容：音 chōng róng，声音悠扬洪亮。唐张说《山夜闻钟》诗：“前声既舂容，后声复晃荡。”宋王禹偁《籍田赋》：“太簇之乐，奏之而舂容。”明何景明《听琴篇》：“含宫移羽何舂容，冷冷万壑吟风松。”　②混殽：音 hùn yáo，同“混淆”。混杂，使界限不分明。

［要义精译］

宋神宗元丰三年五月，皇上下诏令秘书监致仕刘几，礼部侍郎致仕范镇详定所议乐律之得失。刘几又奏请让杨杰参与，并请求参考宋仁宗景祐时旧规挑选人员修制大乐。诏可。

当初，杨杰认为大乐有七失：

第一，歌不永言，声不依咏，律不和声。金声悠扬洪亮，失调即呆滞沉重；石声温润，失调就轻浮；土声含混，失调就卑下；竹声清越，失调就高燥；丝声纤柔，失调就细靡；革声隆亮，失调就哄闹；匏声收聚，失调就沉闷；木声不延长，失调就短促。只有人声可以秉承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八音、律吕皆以人声为准绳，所谓“歌依咏”，即歌者之声不应超越其咏之度。今歌者有的咏一言而滥及数律，或章句已完而乐音未止，即所谓“歌不永言”。应当减少繁声，以一音对一言。（刘注：他主张一字一音而反对一字多音。如此死板，值得我们考虑。）况且诗言志，把诗依曲调唱出便是歌。五声与歌相配，这叫作依咏；乐律的协调，则称为和声。前辈学者认为应依人声来制乐，依托乐器表现人声。乐器仿效人声，并非人声仿效乐器，就是这个道理。（刘注：古人说“器写人声，非声写器”，这是对的。）今以祭祀乐章去配合月律；声不依咏而以咏依声，律不和声而以声合律，这不合古制。

第二，八音不谐，钟磬缺四清声。舜乐九乐章，以箫为主；商乐和平，以磬为依托；周乐合奏，以金为首。钟、磬、箫，是众乐之本，天子之乐用八；钟、磬、箫各乐之本，加倍便是十六。乐律本数为十二，应声数为四。本声厚重宏大，就像君父；应声清轻，就像臣子，所以四应声叫清声或子声。李照议乐，认为当初无四清声，有本而无应，八音怎能谐调？今巢笙、和笙的管数十九，其中

十二管奏律的本声，而七管奏律的应声。此规则使用已久，乐声最为和谐，所以编钟、磬、箫都适用四子声以应和八音。

第三，金石乱了秩序。乐曲每奏一声，各种乐器相应，既不能少，也不能多。今琴、瑟、埙、篪、笛、箫、笙、阮、筝、筑每奏一声，镈钟、特磬、编钟、编磬就连续击打三声，声音繁多掩盖了琴、瑟诸器的乐声，乱了秩序。镈钟、特磬、编钟、编磬的节奏和琴、瑟诸器应该相同而不应该连击。

第四，舞不能表现朝廷伟业。朝廷郊庙之乐，先奏文舞，然后奏武舞。武舞有六个乐章：第一章象征大军出动，舞者应面朝北；第二章象征攻克上党，舞者应面朝北；第三章象征平定维扬，舞者应面朝东南；第四章象征荆湖归顺，舞者应面朝南；第五章象征邛蜀归顺，舞者该面朝西；第六章象征军队凯旋，舞者应该面朝北再转南。现在舞者发扬蹈厉进退俯仰都不能表现朝廷德化天下之伟业，舞者面向方位都不对。尤其是文舞的章节没有法度。所以说舞乐不能表现朝廷伟业。

第五，乐失节奏。乐曲开始和顺安宁，发展阶段纯正平和，节奏清晰明白，前后条理通顺，然后乐曲完成。今乐曲混淆、节奏凌乱、非所谓完成。

第六，祭祀与飨乐无分乐之序。金石等众器皆作称为“奏”，配以人声演唱称为“歌”。阳律必须奏，阴吕必须歌，可顺应阴阳相合；顺应了阴阳相和，便能通达神明的精微大义。今冬至祭天，歌唱不用大吕；夏至祭地，奏乐不用太蔟；春飨祭祀祖庙，奏乐不用无射；秋飨后庙，歌唱不用小吕。天下没有专门的用乐制度，何以称颂宣扬阴阳之气而生成万物呢?

第七，郑声乱雅。朱、紫之色容易区别，雅、郑却无标准可判断，圣人知其难，故制定律吕中正之音以作规范。今古乐器仍存，律吕完备，但学士、大夫们不深入考究，演奏、创作都让低贱的乐工来完成，所以俗乐、雅乐互相混杂。希望新审定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令上下通习，则郑声就不会乱雅乐了。

杨杰制作了十二均图呈上。

杨杰认为：“乐律各有均，有七声，更相为用。与本均相和就谐调，否则就乖悖。今黄钟为宫，而太蔟、姑洗、林钟、南吕、应钟、蕤宾七声相应，这便是黄钟之均。其他各律作为宫声时，也同此类推。宫象征皇帝，商声象征臣子，角声象征百姓，徵声象征百事，羽声象征万物。皇帝制定法度号令天下，所以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臣子有一定的职务，人民有一定的职业，物质有

一定的形体，不能改变，一变就会失去正常的性质。因为如此，所以商、角、羽没有变声；皇帝统治一切，不能偏于一方；事情有多种变化，不能固定于一点：所以宫声、徵声都有变声。所有律吕之调式以及宫、乐章，都著于图中。”

［**原文**］

帝取所上图，考其说，乃下镇、几参定。而王朴、阮逸之黄钟乃当李照之太簇，其编钟、编磬虽有四清声，而黄钟、大吕正声舛误；照之编钟、编磬虽有黄钟、大吕，而全阙四清声，非古制也。朴之太簇、夹钟，则声失之高，歌者莫能追逐，平时设而不用。圣人作乐以纪中和之声，所以导中和之气，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音协谐、歌者从容而能永其言。镇等因请择李照编钟、编磬十二参于律者，增以王朴无射、应钟及黄钟、大吕清声，以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之四清声，俾众乐随之，歌工咏之，中和之声庶可以考。请下朴二律。就太常钟磬择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别制之。而太常以为大乐法度旧器，乞留朴钟磬，别制新乐，以验议者之术。诏以朴乐钟为清声，毋得销毁。

几等谓："新乐之成，足以荐郊庙，传万世。其明堂、景灵宫降天神之乐六奏：旧用夹钟之均三奏，谓之夹钟为宫；夷则之均一奏，谓之黄钟为角；林钟之均二奏，谓之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而《大司乐》'凡乐，圜钟（yuán zhōng）[①]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而'圜钟者，夹钟也'。用夹钟均之七声，以其宫声为始终，是谓圜钟为宫；用黄钟均之七声，以其角声为始终，是谓黄钟为角；用太簇均之七声，以其徵声为始终，是谓太簇为徵；用姑洗均之七声，以其羽声为始终，是谓姑洗为羽。今用夷则之均一奏，谓之黄钟为角，林钟之均二奏，谓之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则祀天之乐无夷则、林钟而用之，有太簇、姑洗而去之矣。唐典，祀天以夹钟宫、黄钟角、太簇徵、姑洗羽，乃周礼也，宜用夹钟为宫。其黄钟为角，则用黄钟均，以其角声为始终；太簇为徵，则用太簇均，以其徵声为始终；姑洗为羽，则用姑洗均，以其羽声为始终。祭地祇，享宗庙，皆视此均法以度曲。"

几等又以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瑗磬形制精密而声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轻重与律吕相应。钟三等，王朴钟所谓“声疾而短闻”者也，阮逸、胡瑗钟所谓“声舒而远闻”者也，惟李照钟有旋虫之制。钟磬皆三十有六架，架各十有六，则正律相应，清声自足。其堂上堂下篪、笛率从新制，而调琴、瑟、阮、筑、埙诸器，随所下律。诏悉从之。乃缉新器用，徙置太常，辟屋以贮藏之。考选乐工，汰其椎钝癃老（lóng lǎo）[②]，而优募能者补其阙员，立为程度，以时习焉。

初，皇祐中，益州进士房庶论尺律之法，以为尝得古本《汉书》，言在《律历志》。范镇以其说为然，请依法作为尺律，然后别求古乐参考。于是庶奉诏造律管二，尺、量、龠各一，而殿中丞胡瑗以为非。诏镇与几等定乐，镇曰：“定乐当先正律。”帝然之。镇作律、尺等，欲图上之。而几之议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其乐大抵即李照之旧而加四清声，遂奏乐成。第加恩赉[③]，而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预焉！”乃复上奏曰：“太常镈钟皆有大小、轻重之法，非三代莫能为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铸铜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黄钟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吕律合王朴黄钟律，比朴乐才下半律，外有损益而内无损益，钟声郁而不发，无足议者。照之律虽是，然与其乐校，三格自相违戾。且以太簇为黄钟，则是商为宫也。

方刘几奏上时，臣初无所预。臣顷造律，内外有损益，其声和，又与古乐合。今若将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编次太常镈钟，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无雷鼓、灵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开元中，有以画图献者，一鼓而为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国朝郊庙或考或不考，宫架中惟以散鼓，不应经义。又八音无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攒竹而以匏裹之，是无匏音也；埙器以木为之，是无土音也。八音不具，以为备乐，安可得哉！”不报。

四年十一月，详定所言：“‘搏拊、琴、瑟以咏’，则堂上之乐，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则堂下之乐，以象万物之治。后世有司失其传，歌者在堂，兼设钟磬；宫架在庭，兼设琴瑟；堂下匏竹，寘之于床：并非其序。请亲祠宗

庙及有司摄事，歌者在堂，不设钟磬；宫架在庭，不设琴瑟；堂下匏竹，不寘[4]于床。其郊坛上下之乐，亦以此为正，而有司摄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宫悬推之，则天子钟、磬、镈十二虡为宫悬明矣。故或以为配十二辰，或以为配十二次，则虡无过十二。先王之制废，学者不能考其数。隋、唐以来，有谓宫悬当二十虡，甚者又以为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摄事，乐并用宫悬。至德后，太常声音之工散亡，凡郊庙有登歌而无宫悬，后世因仍不改。请郊庙有司摄事，改用宫架十二虡。”太常以谓用宫架十二虡，则律吕均声不足，不能成均。请如礼：宫架四面如辰位，设镈钟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设钟，乙、丁、辛、癸设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气。宗庙、郊丘如之。

五年正月，开封布衣叶防上书论乐器、律曲不应古法，复下杨杰议。杰论防增编钟、编磬二十有四为簨制，管箫视钟磬数，登歌用玉磬，去乐曲之近清声者，舞不立表，皆非是。其言均律差互，与刘几同。请以晋鼓节金奏。考经、礼，制簨虡教国子、宗子舞，用之郊庙，为何所取？而范镇亦言：“自唐以来至国朝，三大祀乐谱并依《周礼》，然其说有黄钟为角、黄钟之角。黄钟为角者，夷则为宫；黄钟之角者，姑洗为角。十二律之于五声，皆如此率。而世俗之说，乃去‘之’字，谓太簇曰黄钟商，姑洗曰黄钟角，林钟曰黄钟徵，南吕曰黄钟羽。今叶防但通世俗夷部之说，而不见《周礼》正文，所以称本寺均差互，其说难行。”帝以乐律绝学，防草莱中习之尤难，乃补防为乐正。

六年春正月，御大庆殿，初用新乐。二月，太常言：“郊庙乐虡，若遇雨雪，望祭即设于殿上。”三月，礼部言：“有司摄事，祀昊天舞名。请初献曰《帝临嘉至》，亚、终献曰《神娭锡羡》；太庙初献曰《孝熙昭德》，亚、终献曰《礼洽储祥》。”诏可。九月，礼部言：“《周礼》，凡大祭祀，王出入则奏《王夏》，明入庙门已用乐矣。今既移祼在作乐之前，皇帝诣罍[5]洗奏《乾安》，则入门亦当奏《乾安》，庶合古制。其入景灵宫及南郊壝门，乞如之。”

七年正月，诏从协律郎荣咨道请，于奉宸库选玉造磬，令太常

审定音律。六月，礼部言："亲郊之岁，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遣冢[⑥]宰摄事，礼容乐舞谓宜加于常祀。而其乐虡二十、乐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与常岁南北郊上公摄事无异，未足以称钦崇之意。乞自今准亲祠用三十六虡，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二十有四。"诏可。

［**注释**］

①圜钟：音 yuán zhōng，古乐十二律之一，一名夹钟。　②癃老：音 lóng lǎo，衰老病弱。《晏子春秋·问下一》："公所身见癃老者七十人，振赡之。"宋陆游《初归杂咏》："癃老入朝原是错，期年决去已为迟。"　③恩赉：音 ēn lài，犹恩赐。《宋史·外国传六·大食国》："真宗不欲违其意，俟其还，优加恩赉。"明张四维《双烈记·宠赐》："臣妾过蒙恩赉，不胜荣幸。"　④寘：音 zhì，安排，放置。《说文新附》："寘，置也。"　⑤罍：音 léi，古代一种盛酒的容器，小口，广肩，深腹，圈足，有盖，多用青铜或陶制成。　⑥冢：音 zhǒng，坟墓；古冢。

［**要义精译**］

神宗看了杨杰之图，考察其说。又让范镇、刘几参加考察。王朴、阮逸之黄钟实质等于李照之太蔟，其编钟、编磬虽然有四清声，但黄钟、大吕正声是错误的；李照之编钟、编磬虽有黄钟、大吕音，但又缺少四个清声，不合古制。王朴的太蔟、夹钟，音失之高，歌唱者不能达其律之高，一般设置而没有实用。圣人作乐以纪中和之声，而导中和之气，清声不可太高，浊声不可太低，必使八音和谐，歌者从容而能咏其声。范镇等人请采用李照的编钟、编磬十二律，再增加王朴的无射、应钟及黄钟、大吕的清声音作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的四清声，让众乐随之，歌者咏之，中和之声便可得之。范镇等还请皇上去掉王朴太簇、夹钟二律，并认为太常寺的钟、磬，该择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用者重新制作。但是太常寺认为大乐应使用旧器，请皇上保留王朴的旧制钟、磬，另外制定新乐，以考察评论者之术。神宗下诏依王朴乐律清声是标准的，不可以销毁。

刘几等说："新律制成，足以进献郊庙，传扬万世。明堂、景灵宫、降天神乐有六章：过去用夹钟之均三章，夹钟为宫；夷则之均一章，黄钟为角；林钟之均二章，太蔟为徵、姑洗为羽。《大司乐》云'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

蔟为徵，姑洗作为羽’，而‘圜钟者夹钟也’。用夹钟均之七声，以其宫声为始终，是谓圜钟为宫；用黄钟均之七声，以其角声作为始终，是谓黄钟为角；用太蔟均之七声，以其徵声为始终，是谓太蔟为徵；用姑洗均的七声，以其羽声为始终，是谓姑洗为羽。今用夷则之均一奏，谓之黄钟为角，林钟之均二奏，谓之太蔟为徵、姑洗为羽，则祭天乐无夷则、林钟而用之，有太蔟、姑洗而去之矣。在《唐典》中，祭天以夹钟宫、黄钟角、太蔟徵、姑洗羽，是《周礼》的传统，宜用夹钟为宫。其黄钟为角，则黄钟均，以其角声作为始终；太蔟为徵，则用太蔟均，以其徵声为始终；姑洗为羽，则用姑洗均，以其羽声作为始终。祭地，祭宗庙，都应该以此均法创作乐曲。”

刘几等又评论太常磬有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只有阮逸、胡瑗磬制作精密、但声音过高，用磬氏的方法研磨磬的周边，可使其厚薄适宜而协调乐律。太常钟也分三等，王朴钟声音急而短，阮逸、胡瑗钟声音舒缓而传得远，唯李照钟上有旋虫装饰。钟、磬有三十六架，每架各十六枚，则正律相应，清声饱满。堂上堂下篪、笛皆新制，而调琴、瑟、阮、筑、埙等诸器，随从定律。神宗下诏都许可。于是集新制乐器放于太常寺储存。挑选乐工，淘汰年老迟钝者，招募有才者补缺，让乐工随时练习不敢懈怠。

从前，宋仁宗皇祐年间，益州进士房庶评论乐律，认为自己曾经得到了古本《汉书》，所言合于《律历志》。范镇同意其说，请依其法制定尺律，然后再用古乐来参校其得失。于是房庶奉诏制作律管二、及尺、量、龠各一。殿中丞胡瑗对此不以为然。仁宗下诏范镇与刘几确定宫廷大乐，范镇说：“定乐当先正律。”仁宗赞同。范镇制律、尺等定律工具，打算绘图呈给皇上。但刘几认为定律应以人的声为准绳，而不以固定的尺度为合。最后按李照的旧律再加四清声，范镇等人于是奏报皇上说大乐已成。仁宗按照等级给他们以物质奖励，范镇却辞谢说：“这是按刘几的意见所制，我有何功呢?”又再次上奏说：“太常镈钟都有大小、轻重之别，非夏、商、周三代，莫能铸造。宫中把李照、胡瑗铸造的铜律和尺交付太常，以李照的黄钟律对照王朴的太蔟律，仲吕律对照王朴黄钟律，而比王朴律才低半律，这样铸钟外部有改变而内部没有改变，钟声郁闷不能发散，所以不值得套论。李照律虽然很合适，但以其乐验证，有三格自相违背。且以太蔟为黄钟，就是以商作宫。

（范镇认为）当初刘几奏上时臣未参与。臣所制的乐律使内部、外部都有改

变，钟声和谐，又和古乐相吻合。今若将臣之尺律依大小排序造大常镈钟，可以成一代大典。另外，太常无雷鼓、灵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唐朝开元年间，有进献画图者，一鼓而有八面、六面或四面，唐明皇采用了。我朝郊庙用鼓有不适者，宫廷只有散鼓，不合古制。又，今八音之中无匏、土二音：笙和竽是用木斗穿竹而以匏裹之，非此是无匏音；今之埙用木制作，是无土音。八音不全，却说乐声齐备，怎么可能呢？”没有答复。

元丰四年十一月，范镇详订后上奏：“‘搏拊、抚琴、瑟以咏’，就是说堂上之乐，象征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就是说堂下之乐，象征万物之治。后代有司失其传，歌者在堂，又设钟磬；宫架在庭，又设琴瑟；堂下匏竹，摆放于床：皆不合规矩。恭请皇上亲祭宗庙及有司办事，应是歌者在堂，不设钟磬；宫架在庭，不设琴瑟；堂下匏竹，不放于床。而郊坛上下之乐，应以此为正，有司办事亦当如此。”又说：“以《小胥》的宫悬推之，天子用乐，钟、磬、镈十二虡为宫悬是明显的。有人认为应和十二时辰相配，有人认为应和十二次相配，则虡都不超过十二。先王之制已废，学者们不能考其数。隋、唐以来，有人认为宫悬应当是二十虡，甚至有人认为是三十六虡。唐朝盛时，有司摄事，宫廷大乐皆用宫悬。唐肃宗至德以后，太常乐工流散，郊庙有登歌而无宫悬，后代沿用此规。请郊庙有司摄事时，改用宫架十二虡。”太常认为宫架十二虡，则律吕均声不足，不能成均。请如下礼制：宫架四面如辰位，设镈钟十二虡，甲、丙、庚、壬位设钟，乙、丁、辛、癸位设磬，每一方位各设一虡。四隅置建鼓，象征二十四节气。宗庙、郊丘亦如此。

元丰五年正月，开封百姓叶防上书朝廷议论乐器、乐律及乐曲都不符合古法，神宗命杨杰讨论。杨杰认为叶防增加编钟、编磬二十四为簨制，管箫数依钟磬数而定，登歌使用玉磬，去掉乐曲中接近清声者，舞不立标准，完全不正确。其所说太常寺均律错杂，与刘几看法相同。请用晋鼓节制金器之奏。考察经、礼，制簨虡教国子、宗子舞，用于郊庙，不知以何为据？范镇亦言：“自唐朝以来到本朝，三大祭祀乐谱都遵循《周礼》，这其中有‘黄钟为角’和‘黄钟之角’的区别。如果黄钟为角，夷则就为宫；（刘注：黄钟唱 mi，夷则唱 do。）如果说黄钟之角，姑洗就为角。（刘注：黄钟唱 do，姑洗唱 mi。）十二律和五声的对应，便是这个规律。但民间的说法，把‘之’字去掉，把太蔟称为黄钟商，姑洗称为黄钟角，林钟叫作黄钟徵，南吕称黄钟羽。今叶防即知道民间通俗说法

而不了解《周礼》正文，说太常寺均律错杂，其议论是行不通的。”皇上因知律学艰深，叶防以百姓身份研习成果更加难能可贵，便把他补充为太常寺乐正。

元丰六年春正月，神宗驾临大庆殿，初用新乐。二月，太常启奏：“郊庙乐虡如遇雨雪天，望祭即设于殿上。”三月，礼部启奏：“有司摄事报祭天之舞名。初献称为《帝临嘉至》，亚献、终献称《神娭锡羡》；太庙初献称《孝熙昭德》，亚献、终献称《礼洽储祥》。”皇上诏可。九月，礼部启奏：“按《周礼》，凡大祭祀，君王出入奏《王夏》，表明君入庙门已用乐。现皇上于奏乐前即起身，皇上盥洗奏《乾安》，则入庙门也应奏《乾安》，才合古制；进入景灵宫以及南郊门，亦按此规奏乐。”

元丰七年正月，神宗诏准协律郎荣咨道之请求，于奉宸库选玉制磬，并令太常寺审定音律。六月，礼部启奏：“皇上亲郊、夏至在方丘祭祀皇地神，派遣冢宰处理事务，礼容乐舞应比平常更隆重，现在所用钟、磬、鼓有二十虡，乐工一百五十二人，舞者六十四人，与平常年岁用乐没有区别，不能表达崇敬之情。请求从今以后，皇上亲祀典礼的用乐使用钟、磬、鼓三十六虡，乐工三百零六人，舞者一百三十四人。”神宗诏可。

［**原文**］

元祐元年，咨道又言：“先帝诏臣制造玉磬，将用于庙堂之上，依旧同编钟以登歌。今年亲祠明堂，请用之，以章明盛典。”从之。三年，范镇乐成，上其所制乐章三、铸律十二、编钟十二、镈钟一、衡一、尺一、斛（hú）[①]一，响石为编磬十二、特磬一，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并书及图法。帝与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诏执政、侍从、台阁、讲读官皆往观焉。赐镇诏曰：“朕惟春秋之后，礼乐先亡；秦、汉以来，《韶》、《武》仅在。散乐工于河、海之上，往而不还；聘先生于齐、鲁之间，有莫能致。魏、晋以下，曹、郐无讥。岂徒郑、卫之音，已杂华、戎之器。间有作者，犹存典刑。然铢、黍之一差，或宫、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独知五降之非。审声知音，以律生尺。览诗书之来上，阅簨虡之在廷。君臣同观，父老太息。方诏学士、大夫论其法，工师、有司考其声。上追先帝移风易俗之心，下慰老臣爱君忧国之志。究观所作，嘉叹

不忘。"

镇为《乐论》，其自叙曰："臣昔为礼官，从诸儒难问乐之差谬，凡十余事。厥初未习，不能不小牴牾[2]。后考《周官》、《王制》、《司马迁书》、《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贯穿，悉取旧书，去其牴牾，掇其要，作为八论。"其《论律》、《论黍》、《论尺》、《论量》、《论声器》，言在《律历志》。

《论钟》曰：

夫钟之制，《周官·凫氏》言之甚详，而训解者其误有三：若云："带，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钲、舞、甬、衡之间。"介于鼓、钲、舞之间则然，非在甬、衡之上，其误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横为修，从为广，舞广四分。"今亦去径之二分以为之间，则舞间之方常居铣之四也。舞间方四，则鼓间六亦其方也。鼓六、钲六、舞四，即言鼓间与舞佾相应，则鼓与舞皆六，所云"钲六、舞四"，其误二也。又云："鼓外二，钲外一。"彼既以钲、鼓皆六，无厚薄之差，故从而穿凿，以迁就其说，其误三也。

今臣所铸编钟十二，皆从其律之长，故钟口十者，其长十六以为钟之身。钲者，正也，居钟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为之鼓，上去二以为之舞，则钲居四而鼓与舞皆六。是故于鼓、钲、舞、篆、景、栾、队、甬、衡、旋虫，钟之文也，著于外者也；广、长、空径、厚、薄、大、小，钟之数也，起于内者也。若夫金锡之齐与铸金之状率按诸《经》，差之毫厘则声有高下，不可不审。其镈钟亦以此法而四倍之。

今太常钟无大小、无厚薄、无金齐，一以黄钟为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黄钟最薄而轻。自大吕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声者不见于《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

《论磬》曰：

臣所造编磬，皆以《周官·磬氏》为法，若黄钟股之博四寸五

分，股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其弦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长而三分损益之，如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长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求其声，不亦远乎？钟有齐也，磬，石也，天成之物也。以其律为之长短、厚薄，而其声和，此出于自然，而圣人者能知之，取以为法，后世其可不考正乎？考正而非是，则不足为法矣。

特磬则四倍其法而为之。国朝祀天地、宗庙及大朝会，宫架内止设镈钟，惟后庙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祔后庙，特磬遂为无用之乐。臣欲乞凡宫架内于镈钟后各加特磬，贵乎金石之声小大相应。

《论八音》曰：

匏、土、革、木、金、石、丝、竹，是八物者，在天地间，其体性不同而至相戾之物也。圣人制为八器，命之商则商，命之宫则宫，无一物不同者。能使天地之间至相戾之物无不同，此乐所以为和而八音所以为乐也。

乐下太常，而杨杰上言："元丰中，诏范镇、刘几与臣详议郊庙大乐，既成而奏，称其和协。今镇新定乐法，颇与乐局所议不同。且乐经仁宗命作，神考睿断，奏之郊庙、朝廷，盖已久矣，岂可用镇一说而遽改之?"遂著《元祐乐议》以破镇说。其《议乐章》曰：

国朝大乐所立曲名，各有成宪，不相淆杂，所以重正名也。故庙室之乐皆以"大"名之，如《大善》、《大仁》、《大英》之类是也。今镇以《文明之曲》献祖庙，以《大成之曲》进皇帝，以《万岁之曲》进太皇太后，其名未正，难以施于宗庙、朝廷。

《议宫架加磬》曰：

镇言："国朝祀天地、宗庙及大朝会，宫架内止设镈钟，惟后庙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后庙，特磬遂为无用之乐，欲乞凡宫架内于镈钟后各加特磬，贵乎金石之声小大相应。"按《唐六典》：天子宫架之乐，镈钟十二、编钟十二、编磬十二，凡三十有六虡，宗庙与殿庭同。凡中宫之乐，则以大磬代钟，余如宫架之制。今以镈钟、特磬并设之，则为四十八架，于古无法。皇帝将出，宫架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皇帝兴，宫架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未闻皇

帝出入，以特磬为节。

《议十六钟磬》曰：

镇谓："清声不见于《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按编钟、编磬十六，其来远矣，岂徒见于《周礼·小胥》之注哉？汉成帝时，犍（qián）为[③]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陈礼乐、《雅》、《颂》之声，以风化天下。其事载于《礼乐志》，不为不详，岂因刘几然后用哉？且汉承秦，秦未尝制作礼乐，其称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遗法也。其王朴乐内编钟、编磬，以其声律太高，歌者难逐，故四清声置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则四清声皆用而谐协矣。《周礼》曰："凫氏（fú shì）[④]为钟，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则清声岂不见于《经》哉？今镇以箫、笛、埙、篪、巢笙、和笙献于朝廷，箫必十六管，是四清声在其间矣。自古无十二管之箫，岂《箫韶》九成之乐已有郑、卫之声乎？

［**注释**］

①斛：音 hú，中国旧量器名，亦是容量单位，一斛本为十斗，后来改为五斗。 ②牴牾：亦作"牴牾"。抵触，矛盾。唐刘知几《史通·六家》："况左右配属，班荀之与郑戴，又名牴牾。" ③犍为：犍音 qián，犍为县，在四川省。 ④凫氏：音 fú shì，《周礼》官名。职掌作钟之事。《周礼·考工记·凫氏》："凫氏为钟。"

［**要义精译**］

宋哲宗元祐元年，荣咨道又言："先帝诏令臣下制造玉磬，将用于庙堂上，依旧规同编钟一起使用于登歌。今年皇上亲祠明堂，请用此旧制，以彰显盛典。"哲宗从之。

三年，范镇修成大乐，呈上他修制的三部乐章，铸钟十二、编钟十二、镈钟一、衡一、尺一、斛一，响石制编磬十二，特磬一，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以及专书和图示。哲宗与太皇太后驾临延和殿，诏执政、侍从、台阁、讲读官前往观赏。帝赐范镇之诏书说："朕以为春秋之后，礼乐衰落；秦、汉之

后，《韶》、《武》仅存。乐工散落，不再会聚；聘乐师于齐、鲁，又莫能得。魏、晋以来，曹、郐不值一提。唯郑、卫之音，还掺杂华、戎之器。偶有作者，犹存经典。唯我四朝元老，独知纤微之误。范镇精通音律，按律制尺；饱览诗书所记之正统，了解簨虡之制。使我君臣同观，父老为之太息。诏令学士、大夫评论其律，工匠乐师、考察其声。范镇所为，对上追述先帝移风易俗之心，对下表现老臣爱君忧国之志。令人欣喜、赞叹不忘啊!”

范缜作《乐论》，其自叙云：“臣过去作礼官，从儒生中难以了解乐理之谬误，从而提出十几处疑问。初学研习不精，不能不发生自相矛盾之处。后来，从《周官》、《王制》、司马迁《书》、班氏《志》等书中得到启发，融会贯通，去除矛盾之处，选其精要，作为八论。”其中《论律》、《论黍》、《论尺》、《论量》、《论声器》篇，皆记于《律历志》。

《论钟》篇说：

关于钟制，《周官·凫氏》论说甚详，但解释家的谬误有三：“带，即用以连接者，其名亦连接，在于鼓、钲、舞、甬、衡之间。”于鼓、钲、舞之间连接是对的，但并不在甬、衡之上，此谬误之一。又说：“舞，上下促，横向修长，纵向广阔，舞广度为四分。”现减去径之二分为间距，则舞之间距就是铣的四分。舞之间距为方四，则鼓间六亦其方。鼓六、钲六、舞四，即云鼓间与舞俏相应，鼓和舞皆六。所谓“钲六、舞四”即谬误之二。又说：“鼓加二，钲加一。”既然已说钲、鼓皆六，无厚薄之差。这即是穿凿附会以迁就前说，此谬误之三。

臣现在所铸编钟十二枚，与律长相应，钟口为十者，钟身之长即十六。钲，就是正，位于钟的正中，上下皆八，下减去二作为鼓，上减去二作为舞，则钲直径距为四，鼓与舞皆六。故于鼓、钲、舞、篆、景、栾、队、甬、衡、旋虫，皆钟之纹饰，表现于外；广度、长度、空径、厚、薄、大、小是钟之数，表现于内。如其铸造之配料比例、形状都按经书之严格规定，差之毫厘则声音高低不同，不能不细加审查。镈钟之铸造与相同而要乘以四。

今太常钟不分大小、厚薄、配料比例，都以黄钟为律，然后打磨使之和律，故黄钟最薄最轻。自大吕之后的各钟迭加厚重，这是以低凌尊，以小加大，怎么可以呢？而且清声之说不见于《经》，唯《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十六只在一架上称作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更不对了。国朝旧有四清声摆着无用，而刘几用了，与郑卫之音相同。

《论磬》篇说：

臣所造编磬，皆以《周官·磬氏》为准则，如黄钟股之博是四寸五分，股为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为三寸，厚一寸，其弦为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长而用三分损益法来计算，即得其律。今之十二磬，长短、厚薄都不符合其律，欲求其标准音高则太遥远了。钟是金属合成的，而磬者石也，乃天成之物。按其律为之长短、厚薄，而其声和，出于自然，圣人明白其理，取以为法，后人可以不加以考证吗？考证错误，是不足以为法的。

特磬的制作是以前面的制法乘以四。我朝祭祀天地、宗庙以及大朝会，宫架内只设镈钟，唯后庙才用特磬，这是不对的。而今后庙已经祭祀完毕，特磬就成为无用之乐。臣请求于宫架内在镈钟后加上特磬，重要的是金石之声大小相应。

《论八音》说：

匏、土、革、木、金、石、丝、竹，这八种物质，生于天地之间，它们性质不同而互相矛盾。圣人把它们制成八种乐器，定为商就发商音，定为宫就发宫音，没有任何矛盾。能够使天地之间相互矛盾之物相互协调，这就是音乐之所以和谐而“八音”之所以为乐器的原因。

范镇的乐法颁布到太常寺以后，杨杰上奏说：“神宗元丰年间，先帝诏令范镇、刘几与臣讨论郊庙大乐，完成以后通过演奏，皆称其和谐。今范镇新定乐法，与太常寺的观点不同。而原乐法是由仁宗命制、神宗肯定的，在郊庙及朝廷演奏，历时已久，怎么能凭范镇之说法就仓促改变呢？”于是杨杰写了《元祐乐议》来批驳范镇之说。其中《议乐章》说：

本朝大乐所确立的曲名，各有其规，不相混淆，所以正名很重要。庙室之乐都以“大”命名，比如《大善》、《大仁》、《大英》之类即是。今范镇以《文明之曲》献祖庙，《大成之曲》献皇帝，《万岁之曲》进太皇太后，其曲名未正，故很难用于宗庙、朝廷。

《议宫架加磬》说：

范镇说：“我朝祭祀天地、宗庙以及大朝会，宫架内只设镈钟，唯后庙使用特磬，这是不对的。而现在后庙已经祭祀过了，特磬就无用了。我请求凡是宫架内在镈钟后都加特磬，重要的是金石之声相互应和。”按照《唐六典》：天子宫架之乐，有镈钟十二，编钟十二，编磬十二，总共是三十六架，宗庙与殿庭相同。凡是中宫之乐，就用大磬代替钟，其他的和宫架之制相同。现镈钟和特磬并

置，则为四十八架，自古无法。皇帝将要出发，宫架撞击黄钟之钟，右边五钟皆应；皇帝出发，宫架撞击蕤宾之钟，左边五钟皆应。没有听说过皇帝出入使用特磬为节。

《议十六钟磬》说：

范镇云："清声之说不见于《经》，《小胥》注云：'钟磬进行编序，十六枚为一架称作堵。'到唐代又有十二清声，但音越高越不易唱。我朝旧有四个清声，设置而不用，到刘几时使用了，与郑、卫之音无异。"按编钟、编磬各十六枚，由来已久，岂只记录于《周礼·小胥》中呢？汉成帝时候，在四川犍为郡的水滨发现了古磬十六枚，成帝认为是礼乐、雅颂之声，用以教化天下。这件事记载在《礼乐志》中，非常详细。王朴乐论中编钟、编磬的设置，声律太高，歌者难以达到，故四清声虽有设而无用。到神宗朝下调三律，四清声皆用而和谐。《周礼》中有："凫氏制钟，乃后世制钟厚薄、音声高低之典范。"怎么能说清声在经籍里无记载呢？现在范镇以箫、笛、埙、篪、巢笙、和笙进献朝廷，箫必十六管，四清声已存其中。自古以来就没有十二管的箫，难道《箫韶》的九成之乐就杂有郑卫之声吗？

［**原文**］

礼部、太常亦言"镇乐法自系一家之学，难以参用"，而乐如旧制。

四年十二月，始命大乐正叶防撰朝会二舞仪。

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

第一变：舞人去南表三步，总干而立，听举乐，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顾作猛贲趫[①]速之状；再鼓，皆转身向里，以干戈相击刺，足不动；再鼓，皆回身向外，击刺如前；再鼓，皆正立举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进，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后，左手执干当前，右手执戈在腰为进旅；再鼓，各相击刺；再鼓，各退身复位，整其干为退旅；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转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击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为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遇

节乐则蹲。

第二变：听举乐，依前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正面，作猛贲趫速之状；再鼓，皆转身向里相击刺，足不动；再鼓，各转身向外击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陈其干戈，左右相顾为猛贲趫速之状；再鼓，皆并入行，以八为四；再鼓，皆两两对相击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举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扬其干戈；再鼓，交相击刺；再鼓，皆总干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而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台讲武；再鼓，皆击刺于东南；再鼓，皆按盾举戈，东南向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击刺于正南；再鼓，皆按盾举戈，南向而望，以象杭、越来朝，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击刺于西北；再鼓，皆按盾举戈，西北向而望，以象克殄（kè tiǎn）[②]并、汾；再鼓，皆击刺于正西；再鼓，皆按盾举戈，西向而望，以象肃清银、夏；再鼓，皆舞，进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尽即止，以象兵还振旅。

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

第一变：舞人立南表之南，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顾左揖；再鼓，皆右顾右揖；再鼓，皆开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却身，初辞，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顾，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后为再辞；再鼓，皆左顾，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为固辞；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俯身相顾，初谦，合手当胸；再鼓，皆右侧身、左垂手为再谦；再鼓，皆左侧身、右垂手为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遇节乐则蹲。

第二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面相向；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顾左揖；再鼓，开手，蹲，正立；再鼓，

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为初辞；再鼓，皆舞，辞如上仪；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再鼓，相向；再鼓，皆顾为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皆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皆相趋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再鼓，皆开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初辞；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皆相顾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皆三谦，躬而授之，正立，节乐则蹲。

凡二舞缀表器及引舞振作，并与大祭祀之舞同。协律郎陈沂按阅，以谓节奏详备，自是朝会则用之。

八年，太常博士孙谔言："臣尝奉社稷之祠，亲睹陈设，初疑其阙略而不备，退而考元祐祀仪，乃与所亲见者合焉。其登歌之乐，虽有钟、磬、簨虡、搏拊（bó fǔ）[③]、柷敔之属，独陈太社坛上，而太稷阙焉。夫宫架不备，非所以重社稷也。《周官》制祭祀之法，则有灵鼓以鼓之，有帗（fú）[④]舞以舞之，有太簇、应钟、《咸池》以极其歌舞之节，此乐文之备也。唐社稷用二十架，至于开元，亦循三代之遗法，于坛之北，宫架备陈，别异天神，中建灵鼓，歌钟、歌虡各设二坛，下舞上歌，何其盛也！臣稽考典礼，凡祭太社、太稷，宜仿《周官》及《开元礼》文，于坛之北，备设宫架，钟、匏、竹各列二坛，南架之内，更植灵鼓。"于是集侍从、礼官议增稷坛乐，而添用宫架之说不行。

元符元年十一月，诏登歌、钟、磬并依元丰诏旨，复先帝乐制也。

二年正月，诏前信州司法参军吴良辅按协音律，改造琴瑟，教习登歌，以太常少卿张商英荐其知乐故也。初，良辅在元丰中上《乐书》五卷，其书分为四类，以谓："天地兆分，气数爰定。律厥气数，通之以声。于是撰《释律》。律为经，声为纬。律以声为文，声以律为质。旋相为宫，七音运生。于是撰《释声》。声生于日，

律生于辰，故经之以六律，纬之以五声。声律相协，和而无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于是撰《释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数施设，象隐于形。考器论义，道德以明。于是撰《释器》。”类各有条，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经传，精以讲思，颇益于乐理，文多，故弗著焉。

［**注释**］

①趫：音 qiáo，行动轻捷，善于缘木升高。《说文解字》：“趫，善缘木走之才。” ②克殄：音 kè tiǎn，指歼灭敌人。唐牛肃《吴保安》：“以将军英勇，兼足下才能，师之克殄，功在旦夕。” ③搏拊：音 bó fǔ，古乐器名。《书·益稷》：“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 ④帗：音 fú，五色帛装饰的一种舞具。

［**要义精译**］

礼部、太常寺也认为“范镇的乐法仅系一家之说，难以采用”，而乐仍如旧制。

元祐四年十二月，哲宗诏命大乐正叶防撰写朝会二舞仪。

《武舞》亦称《威加四海之舞》：

第一变：舞者离南表三步，持盾而立，听到举乐，击鼓三次，往前走三步，到表处蹲下；再次击鼓，起舞，进一步，正立；再次击鼓，持盾举戈，相对望而作勇猛矫捷的姿势；再次击鼓，转身面朝里，以兵器相互击刺，脚下不动；再次击鼓，回转身体面朝外，同前击刺；再击鼓，全体正立举手，下蹲；再次击鼓，起舞，进一步、转身相对而立，干戈置腰部；再击鼓，各自前进，左足在前，右足在后，左手持干胸前，右手举戈腰间，作军旅前进状；再击鼓，互相击刺；再击鼓，各自退身复位，整顿兵器作军旅后退状；再击鼓，皆正立，下蹲；再鼓，再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转面相向，持盾举戈坐状；再击鼓，相互击刺；再击鼓，皆起，收起干戈作克敌获胜之状；再击鼓，皆正立，凡遇节乐则蹲。

第二变：听到举乐，往前蹲下；再击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击鼓，皆正相面对，作勇猛矫捷之状；再击鼓，皆转身向里相击刺，足不动；再击鼓，各转身向外，击刺如前；再击鼓，皆正立，下蹲；再击鼓，皆舞，进一步，舞动兵器，左右相互对望作勇猛矫健之状；再击鼓，合并舞行，八行变四行；再击鼓，

两两相对击刺；再击鼓，皆回位，改变行列，左至右，右至左；再击鼓，皆举手，下蹲；再击鼓，皆起舞，进一步正立；再击鼓，各分左右行；再击鼓，各扬其兵器；再击鼓，相互击刺；再击鼓，皆持盾正立，凡遇乐节则蹲。

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击鼓，皆起舞，进一步转身相向；再击鼓，整理兵器象征登台演武；再击鼓，皆击刺于东南；再击鼓，皆按盾举戈，望向东南，象征漳、泉进献领土；再击鼓，击刺于正南；再击鼓，皆持盾举戈，望向南方，象征杭、越来朝；再击鼓，皆起舞，进一步正立；再击鼓，皆击刺于西北；再击鼓，皆持盾举戈，望向西北，象征攻克并、汾；再击鼓，皆击刺于正西；再击鼓，皆持盾举戈，望向西方，象征肃清银、夏；再击鼓，皆起舞，进一步正跪，右膝着地，左足微起；再击鼓，皆置干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征不用兵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征以文止武；再次击鼓，皆下拜，收拾兵器，起而肃立；再击鼓，皆舞，退。鼓尽即止，舞蹈结束，象征凯旋回朝。

《文舞》亦称《化成天下之舞》：

第一变：舞者立于表之南，听到举乐蹲下；再击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击鼓，体稍前、行拱手礼，合手自下而上；再击鼓，皆左顾左揖；再击鼓，皆右顾右揖；再击鼓，放开双手，蹲下；再击鼓，皆起舞，进一步正立；再击鼓，稍后移，初次辞让，合手自上而下；再击鼓，皆右顾，右手在前，左手推后为再辞让；再击鼓，皆左顾，左手在前，右手推后表示坚持辞让；再击鼓，皆合手，蹲；再击鼓，皆起舞，进一步正立；再击鼓，皆俯身相互而望，初次谦让，合手当胸；再击鼓，皆右侧身，左垂手表示再次谦让；再击鼓，皆左侧身，右垂手表示三谦；再击鼓，都恭腰而受之。凡遇节乐则蹲。

第二变：听举乐则蹲；再击鼓，皆起舞，进一步转身相向；再击鼓，皆稍前相揖；再击鼓，皆左顾左揖；再击鼓，放开双手，蹲下，正立；再击鼓，皆起舞，进一步再相对而望；再击鼓，皆退身表示初次辞让；再击鼓，皆起舞，辞让如上；再击鼓，皆再辞让；再击鼓，皆坚持辞让；再击鼓，皆合手，蹲下，正立；再击鼓，皆起舞，进一步；再击鼓，相对而望；再击鼓，相对而望表示初次谦让；再击鼓，再次谦让；再击鼓，三次谦让；再击鼓，皆恭而受之，正立，凡遇节乐则蹲。

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击鼓，皆起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击鼓，皆相趋揖；再击鼓，皆左揖如上；再击鼓，皆右揖；再击鼓，放双手，蹲下，正立；再

击鼓，皆起舞，进一步相对而望；再击鼓，皆退身为初次辞让；再击鼓，皆再次辞让；再击鼓，坚持辞让；再击鼓，皆合手，蹲下，正立；再击鼓，皆起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击鼓，皆相对而望为初次推辞；再击鼓，皆再次辞让；再次击鼓，三次辞让，皆恭而受之，正立。凡遇节乐则蹲。

凡二舞中联系的表器以及引舞振作，与大祭祀之舞相同。协律郎陈沂看后，认为叶防所撰舞仪节奏完备，从此以后，朝会时都使用该舞仪。

元祐八年，太常博士孙谔说："我曾经参与社稷祭祀，亲眼目睹祭祀的用乐陈设，开始就怀疑存在缺漏，后考证元祐年间祭祀礼仪，与所见相同。关于登歌，虽设钟、磬、簨虡、搏拊、柷、敔等，只陈列于太社坛，而太稷坛则无。宫架不完备，没有体现社稷之重要。《周官》祭祀之法，则有灵鼓以鼓之，有帗帗舞以舞之，有太蔟、应钟、《咸池》使歌舞节律完备，这是乐文之备啊。唐代社稷用二十架，到唐开元以后，也是遵循夏商周之遗法，在坛之北，宫架完备，与祭天神不同，中间置灵鼓，歌钟、歌虡各设二坛，下舞上歌，多么盛大啊！臣考证典礼，凡祭太社、太稷，应该效仿《周官》及《开元礼》文，在祭坛北面，摆设宫架，钟、匏、竹类乐器于二坛，南面宫架内，要增设灵鼓。"于是集中侍从、礼官商议增设社稷坛乐器，但增添宫架之说未得通行。

宋哲宗元符元年十一月，哲宗诏令登歌、钟、磬的使用都按神宗元丰之诏旨，恢复先帝乐制。

元符二年正月，皇上诏令前信州司法参军吴良辅按协音律，改造琴瑟，教习登歌。当初良辅于元丰年间就呈上《乐书》五卷，该书分为四类，谓："天地初分，气数已定。乐律气数不足，以声音来贯通。于是撰写《释律》。律为经，声为纬。律以声为文，声以律为质。旋相为宫，七音运生。于是撰写《释声》。声生于日，律生于辰，故经之以六律，纬之以五声，声律相谐，和而不悖。运用于八种物质，八音即产生。于是撰写《释音》。兼取众物之音色，制成八类乐器。乐器的设置，形式体现内涵。考究乐器之意，道德自然昌明。于是撰写《释器》。"各类都有条目，总共是四十四篇，大都引经据典，分析精细，深明乐理。由于篇幅甚长，不作记述。

［**原文**］

崇宁元年，诏宰臣置僚属，讲议大政。以大乐之制讹缪残阙，

太常乐器弊坏，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笛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pí）[①]按，梁、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②]之中，教习无成，瞢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据依。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汉津之名达于上焉。

汉津至是年九十余矣，本剩员兵士，自云居西蜀，师事唐仙人李良，授鼎乐之法。皇祐中，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说，汉津不得伸其所学。后逸之乐不用，乃退与汉津议指尺，作书二篇，叙述指法。汉津尝陈于太常，乐工惮改作，皆不主其说。或谓汉津旧尝执役于范镇，见其制作，略取之，蔡京神其说而托于李良。

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陈旸上所撰《乐书》二百卷，命礼部尚书何执中看详，以谓旸欲考定音律，以正中声，愿送讲议司，令知音律者参验行之。旸之论曰："汉津论乐，用京房二变、四清。盖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dù）[③]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壬辰，诏曰："朕惟隆礼作乐，实治内修外之先务，损益述作，其敢后乎？其令讲议司官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古今之宜，修为典训，以贻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风易俗之美化，乃称朕咨诹（zī zōu）[④]之意焉。"

三年正月，汉津言曰："臣闻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曰《大卷》，三三而九，乃为黄钟之律。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钟之律定矣。黄钟定，余律从而生焉。臣今欲请

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九鼎，次铸帝坐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制。”

其后十三年，帝一日忽梦人言：“乐成而凤凰不至乎！盖非帝指也。”帝寤，大悔叹，谓：“崇宁初作乐，请吾指寸，而内侍黄经臣执谓‘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略比度之，曰：‘此是也。’盖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刘昺试之。时昺终匿汉津初说，但以其前议为度，作一长笛上之。帝指寸既长于旧，而长笛殆不可易，以动人观听，于是遂止。盖京之子绦云。

秋七月，景钟成。景钟者，黄钟之所自出也。垂则为钟，仰则为鼎。鼎之大，终于九斛，中声所极。制炼玉屑，入于铜齐，精纯之至，音韵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龙，惟天子亲郊乃用之。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于是命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为之铭。其文曰：“天造我宋，于穆不已。四方来和，十有二纪。乐象厥成，维其时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龙受之，天地一指。于论景钟，中声所止。有作于斯，无袭于彼。九九以生，律吕根柢。维此景钟，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中峙（zhōng zhì）[⑤]。天子万年，既多受祉。维此景钟，上帝命尔。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宝之，宋乐之始。”

［**注释**］

①熊罴：音 xióng pí，熊和罴，皆为猛兽。后用以喻勇士或雄师劲旅。 ②闾阎：泛指民间。《梁书·处士传·何胤》：“顷者学业沦废，儒术将尽，闾阎搢绅，尠闻好事。” ③蠹：音 dù，蛀蚀器物的虫子。《说文解字》：“蠹，木中虫。” ④咨诹：音 zī zōu，访问商酌；谋划。《诗·小雅·皇皇者华》：“载驰载驱，周爰咨诹。” ⑤中峙：音 zhōng zhì，屹立其中。汉张衡《西京赋》：“豫章珍馆，揭焉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

［**要义精译**］

宋徽宗崇宁元年，徽宗诏宰臣及僚臣评议大政，认为大乐之制谬误疏漏，太常寺乐器损坏，琴瑟之音律参差，箫笛类由乐工自备，每到大乐合奏，声韵混

杂，皆失之声音太高。筝、筑、阮，是秦、晋时就兴起的乐器，排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案”乃梁、隋之制，陈设于宫架之外。（刘注：这里所谓“熊罴案”即鼓吹十二案，由于案台的四边画着凶猛的熊罴，所以有人就叫它“熊罴案”。）笙不使用匏，舞能象征功业，乐曲和乐谱不协和。乐工多是农夫及商贩，遇到祭祀朝会临时到民间去征召，不经教授练习，这些人混不知音。议乐之臣们因为《乐经》失传而无依据；秦、汉之后，儒生们互相攻击，不值得考虑。请求皇上广开门路，寻求精通音律之士，所以魏汉津之名为皇上所知。

魏汉津当时已九十多岁了，原是退伍老兵，自称住西蜀，师从唐仙人李良，学到了鼎乐之法。宋仁宗皇祐年间，魏汉津和房庶因通乐得到举荐，到太常寺时，黍律之法已经制定完成，阮逸从开始就反对其乐，因此魏汉津没机会体现自己的学问。后来阮逸之乐不用，阮逸才和魏汉津讨论指尺之法并写了两篇文章叙述指法。魏汉津曾于太常陈述己见，乐工不愿改动皆不主其说。有人说魏汉津曾给范镇当差，见到过范镇所作而稍有引用，蔡京是神化其说而托于唐仙人李良。

崇宁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陈旸呈上所撰《乐书》二百卷，皇上命吏部尚书何执中参阅，何执中认为陈阳作的是考订音律，校准中音，所以应送讲议司，让精通音律的人来考察。陈旸的论说：“魏汉津论乐，用京房二变、四清之说。五音十二律，乃乐律正宗；二变、四清乃乐律之蛀虫。二变以变宫象征君王，四清以黄钟清象征君王。虽说事物随时而变，但君王恒久不变；太蔟、大吕、夹钟可分，而黄钟不可分。魏汉津之说能体现古人‘尊无二上’之意吗?”壬辰，皇上下诏：“我认为发扬礼乐是治内修外之首要任务，损益著作，岂敢落后？命讲议司官研究历代礼乐的沿革，取适宜之说，制成经典，流传后世，起到安上治民、移风易俗的作用。乃朕听取意见之意。”

崇宁三年正月，魏汉津说道：“臣听说黄帝把三寸之器命名为《咸池》，大乐称《大卷》，三三得九，作为黄钟律。夏禹效法黄帝，以自己的声音为律，以身体为尺度，把左手中指三节三寸，称作君指，定为宫声之管；又把无名指三节三寸，称作臣指，定为商声之管；又把小指三节三寸，称作物指，定为羽声之管。食指为民、为角，大拇指为事、为徵；民与事，受君臣治之，万物养之，故不作裁定律管之法。把三节指合之为九寸，黄钟之律就决定了。黄钟律定，其余律也就得到了。臣今请求皇上的中指、无名指、小手指各三节作尺寸，先铸九鼎，次铸造帝坐大钟，再次铸造四韵清声钟，再铸造二十四气钟，然后调整丝弦

裁定律管，作为一代乐制。”

以后过了十三年，一天徽宗做梦忽听人说：“大乐制成凤凰却不飞来，因为不是皇帝指啊!”徽宗醒来，非常后悔叹息，说道：“崇宁初制作大乐，魏汉津曾请求我手指的尺寸，而内侍黄经臣坚持说：‘皇帝的手指不能让外人见到’，我以指略微比划，说：‘这就是了。’无人知道啊！今神告朕，该怎么办呢?”于是再把中指尺寸告诉蔡京，并秘密让刘昺来试验。那时刘昺始终隐藏魏汉津之说，仍以原先的尺寸为标准，造了一支长笛呈上。皇帝手指实际长于旧，而所造长笛与旧没有改动，这样一来乱人视听，于是遂止。——这是蔡京之子蔡絛之说(不可靠)。

秋七月，景钟制成。景钟，就是黄钟之模。口向下就是钟，口向上就成鼎。鼎最大有九斛，是中声所极。加入玉屑、铜料一起冶炼，便铸造出精纯至极音韵清越之大鼎。景钟高九尺，以九龙作拱，只有天子祭天才用。摆放于宫架中，作为天子面前的屏围。于是命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为景钟作铭文，铭文曰：“天造我宋，于穆不已。四方来和，十有二纪。乐象厥成，维其时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龙受之，天地一指。于论景钟，中声所止。有作于斯，无袭于彼。九九以生，律吕根柢。维此景钟，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中峙。天子万年，既多受祉。维此景钟，上帝命尔。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宝之，宋乐之始。”

第四章　《宋史》音乐志　四　解评

(原《宋史》卷一百二十九　志第八十二　乐四)

［**原文**］

崇宁四年七月，铸帝鼐、八鼎成。八月，大司乐刘昺言：“大朝会宫架旧用十二熊罴按，金錞、箫、鼓、觱篥[①]等与大乐合奏。今所造大乐，远稽古制，不应杂以郑、卫。”诏罢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为一变，执籥（yuè）秉翟（dì），扬戈持盾，威仪之节，以象治功。庚寅，乐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旧乐

三阕，曲未终，帝曰："旧乐如泣声。"挥止之。既奏新乐，天颜和豫，百僚称颂。九月朔，以鼎乐成，帝御大庆殿受贺。是日，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僚奉觞（shāng）[②]称寿，有数鹤从东北来，飞度黄庭，回翔鸣唳。乃下诏曰："礼乐之兴，百年于此。然去圣愈远，遗声弗存。乃者，得隐逸之士于草茅之贱，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适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协于庭，八音克谐。昔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异名。今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宜赐新乐之名曰《大晟》，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其旧乐勿用。"

先是，端州上古铜器，有乐钟，验其款识，乃宋成公时。帝以端王继大统，故诏言受命之邦，而隐逸之士谓汉津也。朝廷旧以礼乐掌于太常，至是专置大晟府，大司乐一员、典乐二员并为长贰[③]，大乐令一员、协律郎四员，又有制撰官，为制甚备，于是礼、乐始分为二。

五年九月，诏曰："乐不作久矣！朕承先志，述而作之，以追先王之绪；建官分属，设府庀徒，以成一代之制。二月，尝诏省内外冗官，大晟府亦并之礼官。夫舜命夔典乐，命伯夷典礼，礼乐异道，各分所守，岂可同职？其大晟府名可复仍旧。"

又诏曰："乐作已久，方荐之郊庙，施于朝廷，而未及颁之天下。宜令大晟府议颁新乐，使雅正之声被于四海，先降三京四辅，次帅府。"

大观二年，诏曰："自唐以来，正声全失，无徵角之音，五声不备，岂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刘诜所上徵声，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谱按习，仍增徵、角二谱，候习熟来上。"初，进士彭几进乐书，论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调尚阙。礼部员外郎吴时善其说，建言乞召几至乐府，朝廷从之。至是，诜亦上徵声，乃降是诏。

三年五月，诏："今学校所用，不过春秋释奠，如赐宴辟雍，乃用郑、卫之音，杂以俳优（pái yōu）[④]之戏，非所以示多士。其自今用雅乐。"

四年四月，议礼局言："国家崇奉感生帝、神州地祇为大祠，以僖祖、太祖配侑，而有司行事不设宫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之意。乞皆用宫架、二舞。"诏可。六月，诏近选国子生教习二舞，以备祠祀先圣，本《周官》教国子之制。然士子肄业上庠，颇闻耻于乐舞与乐工为伍、坐作、进退。盖今古异时，致于古虽有其迹，施于今未适其宜。其罢习二舞，愿习雅乐者听。

八月，帝亲制《大晟乐记》，命太中大夫刘昺（bǐng）编修《乐书》，为八论：

其一曰：乐由阳来，阳之数极于九，圣人摄其数于九鼎，寓其声于九成。阳之数复而为一，则宝鼎之卦为《坎》；极而为九，则彤鼎之卦为《离》。《离》，南方之卦也。圣人以光明盛大之业，如日方中，向明而治，故极九之数则曰景钟，大乐之名则曰《大晟》。日王于午，火明于南，乘火德之运。当丰大之时，恢扩规模，增光前烈，明盛之业，永观厥成。乐名《大晟》，不亦宜乎？

其二曰：后世以黍定律，其失乐之本也远矣。以黍定尺，起于西汉，盖承《六经》散亡之后，闻古人之绪余而执以为法，声既未协，乃屡变其法而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于数十等，而至和之声愈求而不可得也。《传》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秬黍云乎哉？

其三曰：焦急之声不可用于隆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异日听吾乐，当令人物舒长。"照之乐固未足以感动和气如此，然亦不可谓无其意矣。自艺祖御极，和乐之声高，历一百五十余年，而后中正之声乃定。盖奕世[5]修德，和气薰蒸，一代之乐，理若有待。

其四曰：盛古帝王皆以明堂为先务，后世知为崇配、布政之宫，然要妙之旨，秘而不传，徒区区于形制之末流，而不知帝王之所以用心也。且盛德在木，则居青阳，角声乃作；盛德在火，则居明堂，徵声乃作；盛德在金，则居总章，商声乃作；盛德在水，则居玄堂，羽声乃作；盛德在土，则居中央，宫声乃作。其应时之妙，不可胜言。一岁之中，兼总五运，凡丽于五行者，以声召气，无不总摄。

鼓宫宫动，鼓角角应：彼亦莫知所以使之者。则永膺寿考，历数过期，不亦宜乎？

其五曰：魏汉津以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九寸之律，三数退藏，故八寸七分为中声。正声得正气则用之，中声得中气则用之。宫架环列，以应十二辰；中正之声，以应二十四气；加四清声，以应二十八宿。气不顿进，八音乃谐。若立春在岁元之后，则迎其气而用之，余悉随气用律，使无过不及之差，则所以感召阴阳之和，其法不亦密乎？

其六曰：乾坤交于亥，而子生于黄钟之宫，故禀于乾，交于亥，任于壬，生于子。自乾至子凡四位，而清声具焉。汉津以四清为至阳之气，在二十八宿为虚、昴、星、房，四者居四方之正位，以统十二律。每清声皆有三统：申、子、辰属于虚而统于子，巳、酉、丑属于昴而统于丑，寅、午、戌属于星而统于寅，亥、卯、未属于房而统于卯。中正之声分为二十四宿，统于四清焉。

其七曰：昔人以乐之器有时而弊，故律失则求之于钟，钟失则求之于鼎，得一鼎之龠，则权衡度量可考而知。故鼎以全浑沦之体，律吕以达阴阳之情，天地之间，无不统摄，机缄运用，万物振作，则乐之感人，岂无所自而然耶？

其八曰：圣上稽帝王之制而成一代之乐，以谓帝舜之乐以教胄子，乃颁之于宗学。成周之乐，掌于成均，乃颁之府学、辟雍、太学；而三京藩邸，凡祭祀之用乐者皆赐之，于是中正之声被天下矣。汉施郑声于朝廷，唐升夷部于堂上，至于房中之乐，唯恐淫哇之声变态之不新也。圣上乐闻平淡之音，而特诏有司制为宫架，施之于禁庭，房中用雅乐，自今朝始云。

又为图十二：一曰五声，二曰八音，三曰十二律应二十八宿，四曰七均应二十八宿，五曰八十四调，六曰十二律所生，七曰十二律应二十四气，八曰十二律钟正声，九曰堂上乐，十曰金钟玉磬，十一曰宫架，十二曰二舞。图虽不能具载，观其所序，亦可以知其旨意矣。

［注释］

①觱篥：音 bì lì，古簧管乐器名。以竹为管，管口插有芦制哨子，有九孔。又称“笳管”、“头管”。本出西域龟兹，后传入内地，为隋唐燕乐及唐宋教坊乐的重要乐器。唐刘商《胡笳十八拍》第七拍：“龟兹觱篥愁中听，碎叶琵琶夜深怨。” ②奉觞：举杯敬酒。《礼记·投壶》：“当饮者皆跪，奉觞曰：‘赐灌。’胜者跪曰：‘敬养。’” ③长贰：音 zhǎng èr，指官的正副职。 ④俳优：音 pái yōu，古代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荀子·正论》：“今俳优、侏儒、狎徒，詈侮而不斗者，是岂钜知见侮之为不辱者！” ⑤奕世：累世，代代。《国语·周语上》：“奕世载德，不忝前人。”

［要义精译］

崇宁四年七月，铸成帝鼒、八鼎。八月，大司乐刘昺说：“大朝会宫架以前是用十二熊罴案，同时，金錞、箫、鼓、觱篥等与大乐合奏。现在所造大乐，参照古制，不应掺杂郑、卫之音。”于是下诏罢黜。又按刘昺意见修改二舞，各九成，每三成为一章。舞者持龠秉翟，扬戈执盾，以威严表演象征治理天下的功德。庚寅日，乐舞成，列于崇政殿。皇帝有旨，先奏三段旧乐，乐曲未完，帝说：“旧乐如哭泣。”挥手制止。随后奏新乐，皇上面色和悦，百官称颂。九月初一，鼎乐完成，皇帝亲临大庆殿受贺。这天，初用新乐，太尉率百官举杯称寿，有几只鹤从东北飞来，飞至宫廷，盘旋鸣叫。于是皇上诏曰：“礼乐的兴起，百年于此。离圣人越远，遗音越难保存。从前，朕在民间得到隐逸之士，朕为帝前的领地得到演奏《英》、《茎》之器。顺应时代之宜，以帝之身为度，铸鼎定律，依律制作乐器，协作于殿堂，八音克谐。过去，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各有不同曲名。现在追溯数千年之乐完成一代之制，应赐给新乐之名为《大晟》。朕将要祭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享新乐。旧乐勿用。”

从前，端州献古铜器，有乐钟，考察其铭文，是宋成公时所造。帝以端王继承大统，故诏书说“受命之邦”，而“隐逸之士”乃指汉津。朝廷过去由太常掌管礼乐，现在专设大晟府，并设大司乐一名，典乐两名，分别为正职和副职；大乐令一名，协律郎四名，还有制撰官，官制齐备。于是礼乐开始一分为二。

五年九月，帝诏曰：“不作乐很久了！朕承先人遗志，述而作之，以承先王

开创之业。建立官职，分排所属，设置府衙，聚集乐工，成就一代之制。二月，曾诏召省内外闲散官员，大晟府也归由礼部负责。古代，命夔掌管音乐，命伯夷掌管礼仪。礼乐不同，各有归属，怎可由同一部门负责呢？所以大晟府仍旧恢复。”

又下诏曰：“大乐制作已久，正要用于郊庙，施于朝廷，未及向天下颁布。应命大晟府讨论颁布新乐，使高雅的音乐传播全国，先在京城附近颁布施行，然后是各地帅府。”

宋徽宗大观二年，下诏说：“自唐以来，正声全失，没有徵、角的音乐，五声不完备，怎能导致和谐而教化风俗呢？刘诜献上的徵声，可命大晟府同教坊按谱练习。仍然增加徵、角两乐谱，待练熟以后献上。”当初，进士彭几进献《乐书》，论述五音，说本朝用火德治天下，而羽音没有禁止，徵调阙失。礼部员外郎吴时认为他说得对，请求召彭几到乐府，朝廷采纳其建议。这时，刘诜也进献徵声，乃下此诏。

三年五月，下诏：“现在学校用乐，只在春秋释奠时，至于辟雍赏赐宴会，仍用郑、卫之音，夹杂俳优之戏，不可让众贤士观赏。自今必用雅乐。”

四年四月，议礼局说：“国家尊崇感生帝、神州地祇作为大祠，以宋僖祖和宋太祖配祭，而祭祀时不设宫架、二舞，失去尊祖、配神作神主的意义。请求在此祭祀皆用宫架、二舞。”帝下诏同意。六月，诏令就近选拔国子生，教他们练习二舞，以准备祭祀先圣用，这是依据《周礼》教育国子之制。然而读书人在学校里修习，听说读书人耻与乐工为伍，古今时代不同，古代虽有此先例，但当今未必适宜。命停止练习二舞，但愿习雅乐者可听便。

八月，皇帝亲制《大晟乐记》，命太中大夫刘昺编修《乐书》，做成八论：

一论说：音乐由阳产生，阳之数到九为极点。圣人摄取其数于九鼎，寄寓其声于九曲。阳之数循环一周又归为一，则宝鼎的卦名为《坎》，阳数极而为九，则彤鼎之卦为《离》。《离》是南方之卦。圣人认为光明盛大的事业如日中天，故极九之数为景钟，大乐之名叫作《大晟》。日于中午最热烈，火于南方最明亮，藉助火德之气运，处于盛宏之时刻，丰功伟业，灿烂辉煌。乐名《大晟》，非常适宜。

二论说：有人用黍来确定音律，远远背离了音乐的根本。用黍作为尺度其于西汉，这是由于《六经》散亡之后，人们就把古人的旁枝末节取为法度。乐声

不和，就屡变其法而求之，此即求乐声之和谐愈不可得之因。《传》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前面谈到以黍为律不就是如此吗？

三论说：浮躁的音乐不可以用于太平盛世。从前，李照想推行他的音律，就说：“日后人们听我的音乐，就会心情舒畅。”李照的音乐本不足以感应和气，然而也不能说毫无道理。自从艺祖赵匡胤登基以来，和乐之声高，已历一百五十多年，而后中正之声乃定。盛世要修养德行，使天下充满祥瑞之气。

四论说：古代帝王最为看重明堂祭祀。后世知道这是尊崇祖先和宣布政令之宫，而其中精妙却秘不传，只是拘泥于明堂的末节，而不知古代帝王之用心。盛德在木，帝居于青阳，就奏角声；盛德在火，帝居于明堂，就奏徵声；盛德在金，帝居于总章宫，就奏商声；盛德在水，帝居于玄堂宫，就奏羽声；盛德在土，帝居于中央，就奏宫声。音乐应时之妙不可言传。一年之中，五行轮回，凡符合五行者，皆可以音乐来召唤元气。奏宫宫动，奏角角应，其不知用该音之由。如此看来，皇帝代天理民万寿无疆，不是非常适宜吗？

五论说：魏汉津认为太极之元气使天地人函三为一，九寸之律，去其三分，故八寸七分为中声。正声得正气则用之，中声得中气则用之。宫架环列以对应十二星辰；中正之声以对应二十四节气；加四清声，以对应二十八星宿。元气稳进而八音和谐。若立春在岁首之后，则顺应节气而用之，皆随节气而用律，不犯过犹不及的差错，则所以感召阴阳之和，不是非常恰当吗？

六论说：乾坤交于亥，而子产生于黄钟之宫，故秉承受于乾，相交于亥，任于壬，产生于子。从乾到子共四位，而清声已具备。魏汉津认为四个清声是阳的最高点，在二十八宿中与虚、昴、星、房相对应，这四宿正对东南西北，统率着十二律。每个清声都有三个系统：申、子、辰属于虚宿而统于子，巳、酉、丑都属于昴宿而统于丑，寅、午、戌都属于星宿而统于寅，亥、卯、未都属于房而统于卯。中正之声分为二十四宿，统于四清声。

七论说：过去人们因乐器有时会损坏，音律不对就求之于钟，钟丧失了就求之于鼎，得到一鼎之龠，而权衡度量就可考而知了。因此，鼎可以保全万事万物的总体，律吕通达阴阳之情，天地之间，无不包含，造化的力量可使万物振兴，音乐之所以感动人，岂无来由呢？

八论说：皇上考察古代帝王的乐制而成就一代之乐，把它作为帝舜之乐来教育皇室子弟并颁布实施；成周的音乐由成均来掌管，在府学、辟雍、太学颁布实

施；而京都附近和诸侯王的府邸，凡祭祀用乐皆赐予。于是纯正之乐就流传于天下。汉代在朝廷演奏郑卫之音，唐朝则把蛮夷之音演奏于大雅之堂，至于后宫音乐，则惟恐靡靡之音变化不新。皇上喜欢听平淡的音乐，特诏有关部门制作宫架，摆放在后宫，在后宫奏雅乐，这是从今朝开始的。

又画了十二张图：一叫五声，二叫八音，三叫十二律应二十八星宿，四叫七均应二十八宿，五叫八十四调，六叫十二律所生，七叫十二律照应二十四气，八叫十二律钟正声，九叫堂上乐，十叫金钟玉磬，十一叫宫架，十二叫二舞。图虽然不能全载，但观察其排序，亦可知道其旨意了。

［**原文**］

天地相合，五数乃备，不动者为五位，常动者为五行，五行发而为五声。律吕相生，五声乃备，布于十二律之间，犹五纬往还于十有二次，五运斡旋（wò xuán）[①]于十有二时。其图五声以此。

两仪既判，八卦肇分。气盈而动，八风行焉。颛帝乃令飞龙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方是时，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音未备，后圣有作，以八方之物全五声者，制而为八音，以声召气，八风从律。其图八音以此。

上象著明器形，而下以声召气，吻合元精。其图十二律应二十八宿以此。

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犹宫声处中为四声之纲。二十八舍列在四方，用之于合乐者，盖乐方七角属木，南方七徵属火，西方七商属金，北方七羽属水。四方之宿各有所属，而每方之中，七均备足。中央七宫管摄四气。故二十八舍应中正之声者，制器之法也；二十八舍应七均之声者，和声之术也。其图七均应二十八宿以此。

合阴阳之声而文之以五声，则九六相交，均声乃备。黄钟为宫，是谓天统；林钟为徵，是谓地统；太簇为商，是谓人统。南吕为羽，于时属秋；姑洗为角，于时属春；应钟为变宫，于时属冬；蕤宾为变徵，于时属夏。旋相为宫，而每律皆具七声，而八十四调备焉。其图八十四调以此。

自黄钟至仲吕，则阳数极而为《乾》，故其位在左；蕤宾至应

钟，则阴数极而为《坤》，故其位在右。阴穷则归本，故应钟自生阴律；阳穷则归本，故仲吕自归阳位。律吕相生，起于《复》而成于《乾》，终始皆本于阳，故曰"乐由阳来"，六吕则同之而已。相生之位，分则为《乾》、《坤》之爻，合则为《既济》、《未济》之卦。自黄钟至仲吕为《既济》，故属阳而居左；自蕤宾至应钟为《未济》，故属阴而居右。《易》始于《乾》、《坤》而终于《既济》、《未济》，天地辨位而水火之气交际于其中，造化之原皆自此出。其图十二律所生以此。

二十四气差之毫厘，则或先天而太过，或后天而不及。在律为声，在历为气。若气方得节，乃用中声；气已及中，犹用正律。其图十二律应二十四气以此。

汉津曰："黄帝、夏禹之法，简捷径直，得于自然，故善作乐者以声为本。若得其声，则形数、制度当自我出。今以帝指为律，正声之律十二，中声之律十二，清声凡四，共二十有八"云。其图十二律钟正声以此。

堂上之乐，以人声为贵，歌钟居左，歌磬居右。近世之乐，曲不协律，歌不择人，有先制谱而后命辞。奉常旧工、村野瘙老者斥之。升歌之工，选择惟艰，故堂上之乐铿然特异焉。其图堂上乐以此。

金玉之精，禀气（bǐng qì）②于乾，故堂上之乐，钟必以金，磬必以玉。《历代乐仪》曰："歌磬次歌钟之西，以节登歌之句。"即《周官》颂磬也。神考肇造玉磬，圣上绍述先志，而堂上之乐方备，非圣智兼全、金声而玉振之者，安能与于天道哉？其图金钟玉磬以此。

《大晟》之制，天子亲祀圜丘，则用景钟为君围，镈钟、特磬为臣围，编钟、编磬为民围，非亲祀则不用君围。汉津以谓："宫架总摄四方之气，故《大晟》之制，羽在上而以四方之禽，虡在下而以四方之兽，以象凤仪、兽舞之状。龙簨崇牙，制作华焕。"其图宫架以此。

新乐肇兴，法夏籥九成之数：文舞九成，终于垂衣拱手，无为

而治；武舞九成，终于偃武修文，投戈讲艺。每成进退疾徐，抑扬顾揖，皆各象方今之勋烈。文武八佾，左执籥，右秉翟。盖籥为声之中，翟为文之华，秉中声而昌文德。武舞八佾，执干戈而进，以金鼓为节。其图二舞以此。

又列八音之器，金部有七：曰景钟，曰镈钟，曰编钟，曰金錞，曰金镯，曰金铙，曰金铎。其说以谓：景钟乃乐之祖，而非常用之乐也。黄帝五钟，一曰景钟。景，大也。钟，四方之声，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钟大，世莫识其义久矣。其声则黄钟之正，而律吕由是生焉。平时弗考，风至则鸣，镈钟形声宏大，各司其辰，以管摄四方之气。编钟随月用律，杂比成文，声韵清越。錞、镯、铙、铎，古谓之四金。鼓属乎阳，金属乎阴。阳造始而为之倡，故以金錞和鼓；阳动而不知已，故以金镯节鼓。阳之用事，有时而终，故以金铙止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天之道也，故以金铎通鼓。金乃《兑》音，《兑》为口舌，故金之属皆象之。

石部有二：曰特磬，曰编磬。其说以谓："依我磬声"，以石有一定之声，众乐依焉，则钟磬未尝不相须也。往者，国朝祀天地、宗庙及大朝会，宫架内止设镈钟，惟后庙乃用特磬，若已升祔[③]后庙，遂置而不用。如此，则金石之声小大不侔。《大晟》之制，金石并用，以谐阴阳。汉津之法，以声为主，必用泗滨之石，故《禹贡》必曰"浮磬"者，远土而近于水，取之实难。昔奉常所用，乃以白石为之，其声沉下，制作简质，理宜改造焉。

丝部有五：曰一弦琴，曰三弦琴，曰五弦琴，曰七弦琴，曰九弦琴，曰瑟。其说以谓：汉津诵其师之说曰："古者，圣人作五等之琴，琴主阳，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数也。师延拊一弦之琴，昔人作三弦琴，盖阳之数成于三。伏羲作琴有五弦，神农氏为琴七弦，琴书以九弦象九星。五等之琴，额长二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气；岳阔三分，以象三才；岳内取声三尺六寸，以象期三百六十日：龙龂及折势四分，以象四时：共长三尺九寸一分，成于三，极于九。九者，究也，复变而为一之义也。《大晟》之瑟长七尺二寸，阴爻之数二十有四，极三才之阴数而七十有二，以象一岁之候。既罢筝、

筑、阮，丝声稍下，乃增瑟之数为六十有四，则八八之数法乎阴，琴之数则九十有九而法乎阳。”

竹部有三：曰长笛，曰篪，曰箫。其说以谓：笛以一管而兼律吕，众乐由焉。三窍成籥，三才之和寓焉。六窍为笛，六律之声备焉。篪之制，采竹窍厚均者，用两节，开六孔，以备十二律之声，则篪之乐生于律。乐始于律而成于箫。律准凤鸣，以一管为一声。箫集众律，编而为器。参差其管，以象凤翼；箫然清亮，以象凤鸣。

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闰余匏，曰九星匏，曰七星匏。其说以谓：列其管为箫，聚其管为笙。凤凰于飞，箫则象之；凤凰戾止，笙则象之。故内皆用簧，皆施匏于下。前古以三十六簧为竽，十九簧为巢，十三簧为和，皆用十九数，而以管之长短、声之大小为别。八音之中，匏音废绝久矣。后世以木代匏，乃更其制，下皆用匏，而并造十三簧者，以象闰余。十者，土之成数；三者，木之生数，木得土而能生也。九簧者，以象九星。物得阳而生，九者，阳数之极也。七簧者，以象七星。笙之形若鸟敛翼，鸟，火禽，火数七也。

土部有一：曰埙。其说以谓：释《诗》者以埙、篪异器而同声，然八音孰不同声，必以埙、篪为况？尝博询其旨，盖八音取声相同者，惟埙、篪为然。埙、篪皆六孔而以五窍取声。十二律始于黄钟，终于应钟。二者，其窍尽合则为黄钟，其窍尽开则为应钟，余乐不然。故惟埙、篪相应。

革部十有二：曰晋鼓，曰建鼓，曰鼗鼓，曰雷鼓，曰雷鼗，曰灵鼓，曰灵鼗，曰路鼓，曰路鼗，曰雅鼓，曰相鼓，曰搏拊。其说以谓：凡言乐者，必曰钟鼓，盖钟为秋分之音而属阴，鼓为春分之音而属阳。金奏待鼓而后进者，雷发声而后群物皆鸣也；鼓复用金以节乐者，雷收声而后蛰虫坏户也。《周官》以晋鼓鼓金奏，阳为阴唱也。建鼓，少昊氏所造，以节众乐。夏加四足，谓之足鼓；商贯之以柱，谓之楹鼓（yíng gǔ）④；周悬而击之，谓之悬鼓。鼗者，鼓之兆也。天子锡诸侯乐，以柷将之；赐伯、子、男乐，以鼗将之。柷先众乐，鼗则先鼓而已。以雷鼓鼓天神，因天声以祀天也；以灵

鼓鼓社祭，以天为神，则地为灵也；以路鼓鼓鬼享，人道之大也。以舞者迅疾，以雅节之，故曰雅鼓。相所以辅相于乐，今用节舞者之步，故曰相鼓。登歌今奏击拊，以革为之，实之以糠，升歌之鼓节也。

木部有二：曰柷，曰敔。其说以谓：柷之作乐。敔之止乐，汉津尝问于李良，良曰："圣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柷、敔之义，如斯而已。柷以木为底，下实而上虚。《震》一阳在二阴之下，象其卦之形也。击其中，声出虚，为众乐倡。《震》为雷，雷出地奋，为春分之音，故为众乐之倡，而外饰以山林物生之状。《艮》位寅，为虎，虎伏则以象止乐。背有二十七刻，三九阳数之穷。戛之以筭，裂而为十，古或用十寸，或裂而为十二，阴数。十二者，二六之数，阳穷而以阴止之。"

又有度、量、权、衡四法，候气、运律、教乐、运谱四议，与律历、运气或相表里，甚精微矣，兹独采其言乐事显明者。几为书二十卷。说者以谓蔡京使皛为缘饰之，以布告天下云。

政和二年，赐贡士闻喜宴于辟雍[5]，仍用雅乐，罢琼林苑宴。兵部侍郎刘焕言："州郡岁贡士，例有宴设，名曰'鹿鸣'，乞于斯时许用雅乐，易去倡优淫哇之声。"八月，太常言："宗庙、太社、太稷并为大祠，今太社、太稷登歌而不设宫架乐舞，独为未备，请迎神、送神、诣罍洗[6]、归复位、奉俎、退文舞、迎武舞、亚终献、望燎乐曲，并用宫架乐，设于北墉之北。"诏皆从之。

［注释］

①斡旋：音 wò xuán，运转；扭转。　②禀气：音 bǐng qì，亦作"稟气"。天赋的气性。汉王充《论衡·气寿》："人之稟气，或充实而坚强，或虚劣而软弱。"　③升祔：升入祖庙附祭于先祖。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四："伏请升祔太庙，以时配享。"　④楹鼓：音 yíng gǔ，古乐器。形制为用木柱从鼓中穿过，使之竖立，柱下有四足。　⑤辟雍：音 pì yōng，亦作"辟雝"。辟，通"璧"。本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校址圆形，围以水池，前门外有便桥。东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除北宋末年为太学之预备学校（亦称"外学"）外，均为行乡饮、

大射或祭祀之礼的地方。 ⑥罍洗：音 léi xǐ，古代祭祀或进食前用以洁手的器皿。罍盛清水，用枓取水洁手，下承以洗。

［**要义精译**］

天地相合，五数乃备，不动者为五位；常动者为五行，五行运动而为五声。十二声律互相派生，五声完备，五声分布于十二律之间，就如同五纬循环于十二次，五运斡旋于十二时。其图中之五声由此而来。

阴阳既判，八卦始分。气盛而动，八风产生。颛帝令飞龙仿效八风之声制乐，名为《承云》。彼时，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音未备，后代圣人有所创作，以八方的物质来制成八音，以音乐召唤天地之气，八风协从音律。其图中之八音由此而来。

该图像明确器物的形状，下面以声召气，吻合天地之元精。图中的十二律照应二十八宿由此而来。

北斗在天之中，周制四个方向，就好像宫声处在中央为另外四声之纲。二十八宿分列四方，用以配合音乐，是由于：东方七角属木，南方七徵属火，西方七商属金，北方七羽属水。四个方向的星宿各有所属，而每方之中，七均完备。中央七宫统管四方之气。所以二十八宿照应中正的乐声是制作乐器的法则；二十八宿照应七均的乐声是音乐和谐之术。图中的七均照应二十八宿由此而来。

用五声来修饰阴阳之声，则九六相交，均声即完备。黄钟为宫，即是天统；林钟为徵，即是地统；太蔟为商，即是人统。南吕为羽，于时节属秋；姑洗为角，于时节属春；应钟为变宫，于时节属冬；蕤宾为变徵，于时节上属夏。它们循环为宫，而每一律都具备七声，于是八十四调就完备了。（刘注：七声乘以十二律等于八十四）图中的八十四调即由此而来。

自黄钟到仲吕，其阳数到极点，即是《乾》，故其位在左；自蕤宾到应钟，其阴数到极点，即是《坤》，故其位在右。阴到达极位则回归本位，故应钟自生阴律；阳到达极位则回归本位，故仲吕自归阳位。六律六吕相生，起于《复》而完成于《乾》，从始至终都依据阳，所以说“乐由阳来”，六吕的道理与之相同。阴阳相生之位，分则是《乾》、《坤》之卦象，合则是《既济》、《未济》之卦象。从黄钟到仲吕为《既济》，故属阳而位居左；从蕤宾到应钟为《未济》，故属阴而位居右。《周易》从《乾》、《坤》开始而于《既济》、《未济》终结，

天地分开而水火之气交汇其中，大自然变化的本原皆由此出。图中十二律的产生即由此而来。

二十四节气差之毫厘，或先于天时或太过分，或后于天时而不及。在音律上成为五声，在历法上成为节气。如果气方得节，就用中声；气方已到了中位，仍用正律。图中十二律对应二十四节气即由此而来。

魏汉津说："黄帝、夏禹的法度简单直接，得于自然，因此善于制乐者以五声为本。如得其声，则形数、制度就自当我出。今以皇帝的指长为律，正声之律十二，中声之律十二，清声有四，共二十八。"图中十二律之钟声正声即由此而来。

堂上之乐，以人声为贵，则歌钟在左，歌磬在右。近世之乐，曲不和谐，歌者亦不加选择，有先作乐谱而后填词者，太常旧乐工、山野村夫皆斥之。登堂之乐工，是很难选择的，因此堂上之乐，铿锵嘹亮，非常突出。图中的堂上之乐即由此而来。

金玉之精禀承元气于乾，故堂上之乐器，钟必用金，磬必用玉。《历代乐仪》说："歌磬次歌钟之西，以节制登歌之句。"即《周官》之颂磬。先皇开始造玉磬，当今皇上继先皇之志，而堂上之乐方备，若非圣明智慧兼全，金声而玉振之者，怎能符合天道呢？图中的金钟玉磬即由此而来。

按照《大晟》乐制，天子亲祀圜丘，则以景钟为天子的象征，镈钟、特磬为臣子的象征，编钟、编磬为百姓的象征，非皇上亲祀则不用天子的象征。魏汉津认为："宫架统率四方的元气，故《大晟》乐制，羽在上方而统率四方之禽，虡（音 jù，悬挂钟鼓的宫架）在下方而统率四方之兽，以仿效凤飞兽舞之态。宫架似龙，制作华丽。"图中的宫架制作即由此而来。

新乐兴起，效仿夏代龠的九成之数，文舞九成，结束于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武舞九成，结束于偃武修文，投戈讲艺。其中每成进退快慢，抑扬顾揖，都各自象征现有的伟大功绩。文舞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左手持龠，右手持翟（音 dì，雉的羽毛）。龠是乐声的中心，翟是华贵的文采，承中声而倡文德。武舞八佾，执干戈前进，以金鼓为节。图中的二舞即由此而来。

又列"八音"之器：

金部　有七种乐器：景钟、镈钟、编钟、金錞、金镯、金铙、金铎。图中说明：景钟是乐器之祖，但非常用之器。黄帝制五钟，第一即景钟。景，大也。钟

乃四方之声，象征成功。功绩大者其钟大，世人不解其意久矣。钟之声以黄钟为正，律吕由此而生。平时不击而风至即鸣。镈钟形状与声音宏大，各司其辰，统管四方之气。编钟随月份用乐律，声韵清越。錞、镯、铙、铎，古时谓之“四金”。鼓属于阳，金属于阴。阳用于音乐之始，故以金錞配鼓、阳声动则不知止，故以金镯节鼓，该止则止，该行则行，乃自然规律。故以金铎通鼓。金是《兑》音，《兑》象征口舌，故以金类乐器作象征。

石部　有两种乐器：特磬、编磬。其说认为：《诗经》说：“依我磬声。”由于石具固定之音，各种乐器皆依照它，然钟磬必须相依。从前，朝廷祭祀天地、宗庙和大朝会，宫架内只设镈钟，唯后庙才用特磬，如已升祔祭后庙，就置而不用。如此，金石之声便大小不等。按《大晟》乐制，金石并用，协调阴阳。魏汉津之法，是以金石为主，必用泗滨之石，故《尚书·禹贡篇》里强调“浮磬”，就因其石头远离土而靠近水，采集此石困难。过去太常之磬，乃用白色石头制成，声音低沉、制作简陋，理应改造。

丝部　有六种乐器：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瑟。魏汉津用他老师的话说：“古圣人制作五等之琴，琴主阳，一、三、五、七、九，都是由阳生成之数。师延弹奏一弦琴，前人制三弦琴，表示阳之数成于三。伏羲作五弦琴，神农氏作七弦琴，琴书用九弦来象征九星。五种琴横额长二寸四分，象征二十四节气；岳山宽三分，象征天、地、人三才；岳山内部长三尺六寸，象征一年的三百六十日；龙断及折势四分，象征四时。共长三尺九寸一分，成于三，极于九。九即是究，意即循环往复又归为一。《大晟》中的瑟长七尺二寸，阴爻之数二十四，乘三才之阴数为七十二，象征一年之候。在停止使用筝、筑、阮以后，丝部音乐逐渐衰弱，于是增加瑟之数为六十四，此八八之数效法阴；琴的数九十九，这是效法阳。”

竹部　有三种：长笛、篪、箫。此说谓：笛一管而兼有律吕，众乐由它而生。三窍成籥，其中寓意三才之和。六孔为笛，具备六律之声。篪的制作是采集竹管薄厚均匀者，截取两节，开六孔，以备十二律之声。乐始于律而成于箫。律准依凤鸣之声，一管为一声。箫集合了各个音律，编排在一起成为一件乐器。（刘注：此即“排箫”）它的竹管参差不齐，用来象征凤的翅膀。箫的声音清亮，以象征凤的鸣叫。

匏部　有六种乐器：竽笙、巢笙、和笙、闰余匏、九星匏、七星匏。其说认

为：排列竹管为箫，聚集竹管为笙。箫之形象如凤凰展翅而飞；笙之形象如凤凰收翅而止。笙之管内都用簧，将匏放于下面。远古把三十六簧的叫作竽，把十九簧的叫作巢，把十三簧的叫作和，皆用十九之数，是以竹管长短、声之大小为别。八音之中，匏之音废弃很久了。后人用木代替匏，更改其制作。下面都用匏而制作十三簧用来象征闰余。十，土之成数；三，木之生数。木得土才能生长。九簧象征九星。七簧象征七星。笙的形状如鸟收翅，鸟是属于火的飞禽，火的数目是七。

土部　只有一种乐器：埙。其说认为：解释《诗经》的人认为埙、篪质不同而声相同，可是八音之器声皆相同，为何专指埙、篪？由于埙、篪发音原理相同。埙、篪皆六个孔，而用五个孔来发音。十二律从黄钟开始，结束在应钟。这两种乐器，孔都合上的发黄钟音，孔都打开发应钟音，其他乐器并非如此。故只用埙、篪相应。

革部　有十二种乐器：晋鼓、建鼓、鼗鼓、雷鼓、雷鼗、灵鼓、灵鼗、路鼓、路鼗、雅鼓、相鼓、搏拊。其说认为：凡论乐者，必言钟鼓。钟是秋分之音而属阴，鼓是春分之音而属阳。金属乐器必待鼓声始奏，因为雷声先发而后万物皆鸣。《周官》记载晋鼓带动金器乃因为阳为阴始。建鼓，少昊氏所造，以控制众乐。夏朝加上四足，叫作足鼓；商朝以柱贯之，叫作楹鼓；周朝悬挂敲击，叫作悬鼓。鼗是鼓的先兆。天子赐诸侯之乐以柷来统领众乐，赐伯爵、子爵、男爵之乐以鼗来统领众乐。柷先于众乐，而鼗先于鼓。用雷鼓动天神，是以天声祭祀天；用灵鼓动社祭，是以天为神，以地为灵；用路鼓动鬼享，乃人道之要事。因舞者动作快，用雅来控制所以叫雅鼓。相，用以控制舞步，所以叫相鼓。登歌敲击搏拊，它用皮革制作而里面装糠，登歌时用以控制鼓。

木部　有两种乐器：柷、敔。其说认为：柷为作乐，敔为止乐。魏汉津曾问李良，李说："圣人制作乐器的要旨都在《易经》中。《易经》说：'《震》是开始，《艮》是停止。'柷、敔之意，如此而已。柷用木做底部而上面开口。《震》，一阳在二阴之下，柷之形如《震》卦象。击其中，声从上面发出，为众乐之始。《震》即雷，雷声使大地振奋，是春分之声，故柷是众器之始；其外表用山林之兽装饰。《艮》的位置是寅，是虎，卧虎之状显示音乐停止。虎背上有二十七道刻纹，三九是阳数之极。用竹片刮奏其背，——把竹片截为十寸或十二寸，皆阴数。十二是二乘六之积，表示阳尽而以阴止之。"

另外还有度、量、权、衡四种方法，候气、运律、教乐、运谱四种议论，与律历、运气互为表里，十分精妙。这里只采用其中有关音乐之显要部分，成书稿二十卷。议者认为是蔡京使刘昺对此书加以修饰而布告天下。

宋徽宗政和二年，皇上赐贡士闻喜宴于辟雍，用雅乐，废除琼林苑宴。兵部侍郎刘焕说："各州郡每年进献贡士，按惯例设宴，叫'鹿鸣'，请于此时用雅乐，除去倡优的淫靡之音。"

八月，太常说："宗庙、太社、太稷都是大祠，现在太社、太稷登歌不设宫架乐舞，独为未备，请求在迎神、送神、诣罍洗、归复位、奉俎、退文舞、迎武舞、亚终献、望燎乐曲时，同时使用宫架乐器，设于北墉的北面。"下诏皆采纳。

［**原文**］

三年四月，议礼局上亲祠登歌之制：大朝会同。

金钟一，在东；玉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金钟北，稍西；敔一，在玉磬北，稍东。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东西相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四，在金钟之南，西上；玉磬之南亦如之，东上。又于午阶之东，太庙则于泰阶之东，宗祀则于东阶之西，大朝会则于丹墀香案之东。设笛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三，为一列，西上。大朝会，和笙在笛南。埙一，在笛南。大朝会在篪南。闰余匏一，箫一，各在巢笙南。又于午阶之西，太庙则于泰阶之西，宗祀则于西阶之东，大朝会则于丹墀香案之西。设笛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为一列，东上。埙一，在笛南。七星匏一、九星匏一，在巢笙南。箫一，在九星匏西。钟、磬、柷、敔、博拊、琴、瑟工各坐于坛上，太庙、宗祀、大朝会则于殿上。埙、篪、笙、笛、箫、匏工并立于午阶之东西。太庙则于泰阶之东西，宗祀则于两阶之间，大朝会则于丹墀香案之东西。乐正二人在钟、磬南，歌工四人在敔东，俱东西相向。执麾挟仗色掌事[①]一名，在乐虡之西，东向。乐正紫公服，大朝会服绛朝服，方心曲领、绯白大带、金铜革带、乌皮履。乐工黑介帻，执麾人平巾帻：并绯绣鸾衫、白绢夹裤、抹带。大朝会同。

又上亲祠宫架之制：景灵宫、宣德门、大朝会附。

四方各设编钟三、编磬三。东方，编钟起北，编磬间之，东

向。西方，编磬起北，编钟间之，西向。南方，编磬起西，编钟间之。北方，编钟起西，编磬间之，俱北向。设十二镈钟、特磬于编架内，各依月律。四方各镈钟三、特磬三。东方，镈钟起北，特磬间之，东向。西方，特磬起北，镈钟间之，西向。南方，特磬起西，镈钟间之，北方，镈钟起西，特磬间之，皆北向。景灵宫、天兴殿镈钟、编钟、编磬如每岁大祠宫架陈设。

植建鼓、鞞鼓、应鼓于四隅，建鼓在中，鞞鼓在左，应鼓在右。设柷、敔于北架内，柷一，在道东；敔一，在道西。设瑟五十二，朝会五十六，宣德门五十四。列为四行：二行在柷东，二行在敔西。次，一弦琴七，左四右三。次三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门二十。次，五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门二十。并分左右。次，七弦琴二十有三，次，九弦琴二十有三，并左各十有二，右各十有一。宣德门七弦、九弦各二十五，并左十有三，右十有二。次，巢笙二十有八，分左右宣德门三十二。次，匏笙三，在巢笙之间，左二、右一。次，箫二十有八；宣德门、大朝会三十。次，竽二十，次，篪二十有八；宣德门三十六。朝会笛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次，埙一十有八；宣德门、朝会二十。次笛二十有八，并分左右。宣德门笛三十六。朝会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雷鼓、雷鼗各一，在左；又雷鼓、雷鼗各一，在右。地祇：灵鼓、灵鼗各二。太庙：路鼓、路鼗各二。大朝会晋鼓二。宣德门不设。并在三弦、五弦琴之间，东西相向，晋鼓一，在匏笙间，少南北向。

副乐正二人，在柷、敔之前，北向。歌工三十有二，宣德门四十，朝会三十有六。次柷、敔，东西相向，列为四行，左右各二行。乐师四人，在歌工之南北，东西相向。运谱二人，在晋鼓之左右，北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乐虡之右，东向。副乐正同乐正服，大朝会同乐正朝服。乐师绯公服，运谱绿公服，大朝会介帻、绛鞲衣[②]、白绢抹带。乐工执麾人并同登歌执麾人服。朝会同。

又上亲祠二舞之制：大朝会同。

文舞六十四人，执籥翟；武舞六十四人，执干戚，俱为八佾。文舞分立于表之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执纛在前，东西相向。舞色长二人，在执纛之前，分东西。若武舞则在执旌之前。引

武舞，执旌二人，鼗二人，双铎二人，单铎二人，铙二人，持金錞四人，奏金錞二人，钲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各立于宫架之东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后。舞色长幞头[③]、抹额、紫绣袍。引二舞头及二舞郎，并紫平冕、皂绣鸾衫、金铜革带、乌皮履。大朝会引文舞头及文舞郎并进贤冠、黄鸾衫、银褐裙、绿褴裆、革带、乌皮履；引武舞头及武舞郎并平巾帻、绯鸾衫、黄画甲身，紫褴裆、豹文大口裤、起梁带，乌皮鞲。引武舞人，武弁[④]、绯绣鸾衫、抹额、红锦臂鞲、白绢裤、金铜革带、乌皮履。大朝会同。

又上大祠、中祠登歌之制：

编钟一，在东；编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编钟之北，稍西；敔一，在编磬之北，稍东。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俱东西相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一，在编钟之南，西上。编磬之南亦如之，东上。坛下午阶之东，太庙、别庙则于殿下泰阶之东，明堂、祠庙则于东阶之西。设笛一、篪一、埙一，为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笛南；巢笙一，在篪南；箫一，在埙南。午阶之西亦如之，东上。太庙、别庙则于泰阶之西，明堂、祠庙则于西阶之东。钟、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于坛上，明堂、太庙、别庙于殿上，祠庙于堂上。埙、篪、笙、笛、箫工并立于午阶东西。太庙、别庙于太阶之东西，明堂、祠庙于两阶之间，若不用宫架，即登歌工人并坐。乐正二人在钟、磬南，歌工四人在敔东，俱东西相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乐虡之西，东向。乐正公服，执麾挟仗色掌事平巾帻，乐工黑介帻[⑤]，并绯绣鸾衫、白绢抹带。三京帅府等每岁祭社稷，祀风师、雨师、雷神，释奠文宣王，用登歌乐，陈设乐器并同，每岁大、中祠登歌。

［**注释**］

①掌事：掌管事务。《周礼·春官·丧祝》："凡卿大夫之丧，掌事而敛饰棺焉。" ②鞲衣：绛红色臂套。《后汉书·舆服志上》："驿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帻绛鞲。" ③幞头：音fú tóu，古代一种头巾。古人以皂绢三尺裹发，有四带，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项，故称"四脚"或"折上巾"。至北周武帝时裁出脚后幞发，始名"幞头"。 ④武弁：武冠。 ⑤介帻：音 jiè zé，古代的一种长耳裹发巾。始行于汉魏，即后来的进贤冠。

［要义精译］

宋徽宗政和三年四月，议礼局献上皇帝亲祠登歌之制：与大朝会相同。

金钟一，在东；玉磬一，在西。皆面向北。柷一，在金钟北，偏西；敔一，在玉磬北，偏东。搏拊二，一在柷之北边，一在敔之北，东西相向。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孩琴、九弦琴各一，瑟四，在金钟之南，西边之上位；玉磬之南边亦如此，在东边之上位。又在午阶的东边，如是太庙，则在泰阶之东；如是宗祀，则在东阶之西；如是大朝会，则在丹墀香案之东。设笛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排为一列，于西之上位。如是大朝会，和笙在笛之南。埙一，在笛之南。如是大朝会，埙于篪之南。闰余匏一、箫一，分别于巢笙之南。又于午阶之西，如是太庙，则于泰阶之西；如是宗祀，则于西阶之东；如是大朝会，则于丹墀香案之西。设笛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排为一列，于东之上位。埙一，于笛之南。七星匏一，九星匏一，于巢笙之南。箫一，于九星匏之西。钟、磬、柷、敔、搏拊、琴、瑟之乐工各坐于坛上。如是太庙、宗祀、大朝会则于殿上。埙、篪、笙、笛、箫、匏之乐工并排站立于午阶之东与西。如是太庙，则于泰阶之东与西；如果是宗祀，则于两阶之间；如是大朝会，则于丹墀香案之东西。乐正二人在钟、磬之南，歌工四人在敔之东，东西相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乐虡之西，面向东。乐正身穿紫公服，大朝会时穿方心曲领之绛朝服，腰围红白大带与金铜皮带，黑皮履。乐工头戴黑介帻，执麾人头戴平巾帻，均身穿绯绣鸾衫、白绢夹裤，腰围抹带。大朝会相同。

议礼局又献亲祠宫架之制：附皇帝亲临景灵宫、宣德门、大朝会登堂之制。

四方各设编钟三、编磬三。东方，编钟由北向南排列，用编磬间隔编钟，面向东。西方，编磬由北向南排列，用编钟间隔编磬，面向西。南方，编磬由西向东排列，用编钟间隔编磬。北方，编钟由西向东排列，用编磬间隔编钟，面向北。于宫架设十二镈钟、特磬，分别依照十二月律。四个方向各设镈钟三、特磬三。东方，镈钟由北向南排列，用特磬间隔镈钟，面向东。西方，特磬由北向南排列，用镈钟间隔特磬，面向西。南方，特磬由西向东排列，用镈钟间隔特磬。北方，镈钟由西向东排列，用特磬间隔镈钟，都面向北。景灵宫、天兴殿之镈钟、编钟、编磬陈设仿照每年大祠宫架。

置建鼓、鞞鼓、应鼓于四隅，建鼓在中，鼓在左，应鼓在右。设柷、敔于北

边宫架，柷一在道东；敔一在道西。设瑟五十二，朝会时五十六个，宣德门五十四。列为四行：两行在柷东，两行在敔西。然后，一弦琴七，左四，右三。之后，三弦琴十八；宣德门二十。之后五弦琴十八，宣德门二十，各分左右。下面，七弦琴二十三，下面，九弦琴二十三，分别于左十二，右十一。宣德门七弦琴、九弦琴各二十五个，分别于左十三，右十二。下面，巢笙二十八，分左右。宣德门是三十二。下面，匏笙三个，于巢笙之间，左二，右一。下面，箫二十八；宣德门、大朝会三十。下面，竽二十；下面，篪二十；宣德门三十六。朝会时篪三十三：左十七，右十六。下面，埙十八个；宣德门朝会二十个。下面，笛二十八，各分左右；宣德门笛三十六个。朝会三十三个：左十七，右十六。雷鼓、雷鼗各一，在左；另外，雷鼓、雷鼗各一，在右。祀地祇：灵鼓、灵鼗各二。祀太庙：路鼓、路鼗各二。大朝会时晋鼓二。宣德门不设。并排于三弦琴、五弦琴之间，东西相向。晋鼓一，在匏笙之间，稍偏南北方向。

副乐正二人在柷、敔的前面，面向北。歌工三十二，宣德门四十，朝会三十六。于柷、敔之后，东西相向。列为四行，左右各两行。乐师四，在歌工之南北，东西相向。运谱二人，在晋鼓左右，向北。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乐虡之右，向东。副乐正与乐正服装相同，大朝会与乐正朝服相同。乐师穿绯公服，运谱穿缘公服，大朝会时头戴介帻，穿深红臂套，腰围白绢抹带。乐工执麾人同登歌执麾人服。朝会相同。

议礼局又献亲祠二舞之制：与大朝会相同。

文舞六十四人，执龠翟；武舞六十四人，执干戚。皆为八佾。文舞分列于表之左右，各四佾。引领文舞二人，执纛于前，东西相向。舞色长二人，在执纛者前，分列东西。如武舞则在执旌人之前。引领武舞者，执旌二人，执鼗二人，执双铎二人，执单铎二人，执铙二人，执金錞四人，奏金錞二人，奏钲二人，奏相二人，奏雅二人，各于宫架东西，向北，于北之上位，武舞者在其后。舞色长头戴幞头、抹额，穿紫绣袍。引领二舞之舞头、舞郎，都戴紫平冕，身穿黑色绣鸾衫，腰围金铜皮带，穿黑皮履。大朝会引领文舞之舞头、舞郎皆戴进贤冠，穿黄鸾衫、银褐裙、绿裆裤，腰系皮带，穿黑皮履；引领武舞之舞头、舞郎皆戴平巾帻，穿红色鸾衫，黄色图案的甲胄，紫色裆裤，绘有豹纹的大开口裤，腰围起梁带，穿黑皮靴。引领武舞人，头戴武弁，均身穿红色绣鸾衫，抹额，戴红锦臂套，穿白绢裤，腰围金铜皮带，穿黑皮履。与大朝会相同。

议礼局又献大祠、中祠登歌之制：

编钟一，在东；编磬一，在西，都向北。柷一，在编钟之北、偏西；敔一，在编磬之北，偏东。搏拊二：一在柷之北，一在敔之北，俱东西相向。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一，瑟一，在编钟之南，于西边上位。编磬之南亦如此，于东边上位。坛下午阶之东，太庙、别庙则于宫殿下泰阶之东，明堂、祠庙则于东阶之西。设笛一，篪一，埙一，为一列，在西边上位。和笙一个，在笛之南；巢笙一，在篪之南；箫一，在埙之南。午阶西边亦如此，在东之上位。太庙、别庙于泰阶西边，明堂、祠庙则于西阶东边。钟、磬、柷、敔、搏拊、琴、瑟之乐工分别坐于坛上，明堂、太庙、别庙坐于殿上，祠庙坐于堂上。埙、篪、笙、笛、箫之乐工并排立于午阶之东西。太庙、别庙则立于太阶之东西，于明堂、祠庙则立于两阶之间，如不用宫架，即与登歌乐工并排而坐。乐正二人于钟、磬之南，歌工四人在敔之东，东西相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乐虡之西，向东。乐正穿公服，执麾挟仗色掌事头戴平巾帻；乐工头戴黑介帻，身穿红色绣鸾衫，腰围白绢抹带。三京帅府等部门每年祭祀社稷、风师、雨师、雷神和祭奠文宣王时，用登歌之乐，陈设乐器与登歌相同，每年于大祠、中祠登歌。

［**原文**］

又上太祠宫架、二舞之制：

四方各设镈钟三，各依月律。编钟一，编磬一。北方，应钟起西，编钟次之，黄钟次之，编磬次之，大吕次之，皆北向。东方，太簇起北，编钟次之，夹钟次之，编磬次之，姑洗次之，皆东向。南方，仲吕起东，编钟次之，蕤宾次之，编磬次之，林钟次之，皆北向。西方，夷则起南，编钟次之，南吕次之，编磬次之，无射次之，皆西向。设十二特磬（tè qìng）[①]，各在镈钟之内。

植建鼓、鞞鼓、应鼓于四隅。设柷、敔于北架内，柷在左，敔在右。雷鼓、雷鼗各二，地祇以灵鼓，灵鼗，太庙、别庙以路鼓、路鼗。分东西，在歌工之侧。瑟二，在柷东。次，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二，各为一列。敔西亦如之。巢笙、箫、竽、篪、埙、笛各四，为四列，在雷鼓之后；若地祇即在灵鼓后，太庙、别庙在路鼓后。晋鼓

一，在笛之后，俱北向。副乐正二人在柷、敔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柷、敔之南，东西相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宫架西，北向。副乐正本色公服，执麾挟仗色掌事及乐正平巾帻，服同登歌乐工。凡轩架之乐三面，其制，宫架之南面；判架之乐二面，其制，又去轩架之北面；特架之乐一面。文武二舞并同亲祠，惟二舞郎并紫平冕、皂绣袍、银褐裙、白绢抹带，与亲祠稍异。

诏并颁行。

五月，帝御崇政殿，亲按宴乐，召侍从以上侍立。诏曰："《大晟》之乐已荐之郊庙，而未施于宴飨。比诏有司，以《大晟》乐播之教坊，试于殿庭，五声既具，无惉懘（zhān chì）[2]焦急之声，嘉与天下共之，可以所进乐颁之天下，其旧乐悉禁。"于是令尚书省立法，新徵、角二调曲谱已经按试者，并令大晟府刊行，后续有谱，依此。其宫、商、羽调曲谱自从旧，新乐器五声、八音方全。埙、篪、匏、笙、石磬之类已经按试者，大晟府画图疏说颁行，教坊、钧容直、开封府各颁降二副。开封府用所颁乐器，明示依式造粥，教坊、钧容直及中外不得违。今辄高下其声，或别为他声，或移改增损乐器，旧来淫哇之声，如打断、哨笛、呀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类与其曲名，悉行禁止，违者与听者悉坐罪。

八月，大晟府奏，以雅乐中声播于宴乐，旧阙徵、角二调，及无土、石、匏三音，今乐并已增入。诏颁降天下。九月，诏："《大晟乐》颁于太学、辟雍，诸生习学，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纱、皂缘，绅带，佩玉。"从刘昺制也。

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气，有生有克，四时之禁，不可不颁示天下。盛德在木，角声乃作，得羽而生，以徵为相；若用商则刑，用宫则战，故春禁宫、商。盛德在火，徵声乃作，得角而生，以宫为相；若用羽则刑，用商则战，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宫声乃作，得徵而生，以商为相；若用角则刑，用羽则战，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声乃作，得宫而生，以羽为相；若用徵则刑，用角则战，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声乃作，得商而生，以角为相；若用宫则刑，用徵则战，故冬禁宫、徵。此三代之所共行，

《月令》所载，深切著明者也。作乐本以导和，用失其宜，则反伤和气。夫淫哇淆杂，干犯四时之气久矣。陛下亲洒宸翰（chén hàn）[③]，发为诏旨，淫哇之声转为雅正，四时之禁亦右所颁，协气则粹美，绎如以成。”诏令大晟府置图颁降。

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乐诸宫调多不正，如以无射为黄钟宫，以夹钟为中吕宫，以夷则为仙吕宫之类。又加越调、双调、大食、小食，皆俚俗所传，今依月律改定。”诏可。

六年，诏：“先帝尝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乐府，久不施用，其令略加磨砻（mó lóng）[④]，俾与律合。并造金钟，专用于明堂。”又诏：“《大晟》雅乐，顷岁已命儒臣著乐书，独宴乐未有纪述。其令大晟府编集八十四调并图谱，令刘昺撰以为《宴乐新书》。”十月，臣僚乞以崇宁、大观、政和所得珍瑞名数，分命儒臣作为颂诗，协以新律，荐之郊庙，以告成功。诏送礼制局。

七年二月，典乐裴宗元言：“乞按习《虞书》赓载之歌，夏《五子之歌》，商之《那》，周之《关雎》、《麟趾》、《驺虞》、《鹊巢》、《鹿鸣》、《文王》、《清庙》之诗。”诏可。中书省言：“高丽，赐雅乐，乞习教声律、大晟府撰乐谱辞。”诏许教习，仍赐乐谱。

三月，议礼局言：“先王之制，舞有小大：文舞之大，用羽、籥；文舞之小，则有羽无籥，谓之羽舞。武舞之大，用干、戚；武舞之小，则有干无戚，谓之干舞。武舞又有戈舞焉，而戈不用于大舞。近世武舞以戈配干，未尝用戚。乞武舞以戚配干，置戈不用，庶协古制。”

又言：“伶州鸠曰：‘大钧有镈无钟，鸣其细也；细钧有钟无镈，昭其大也。’然则钟，大器也；镈，小钟也。以宫、商为钧，则谓之大钧，其声大，故用镈以鸣其细，而不用钟；以角、徵、羽为钧，则谓之小钧，其声细，故用钟以昭其大，而不用镈。然后细大不逾，声应相保，和平出焉。是镈、钟两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后世之镈钟，非特不分大小，又混为一器，复于乐架编钟、编磬之外，设镈钟十二，配十二辰，皆非是。盖镈钟犹之特磬，与编钟、编磬相须为用者也。编钟、编磬，其阳声六，以应律；其阴

声六，以应吕。既应十二辰矣，复为镈钟十二以配之，则于义重复。乞宫架乐去十二镈钟，止设一大钟为钟、一小钟为镈、一大磬为特磬，以为众声所依。”诏可。

四月，礼制局言：“尊祖配天者，郊祀也；严父配天者，明堂也。所以来天神而礼之，其义一也。则明堂宜同郊祀，用礼天神六变之乐，其宫架赤紫，用雷鼓、雷鼗（léi táo）[5]。又圜丘方泽，各有大乐宫架，自来明堂就用大庆殿大朝会宫架。今明堂肇建，欲行创置。”

十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始以天运政治颁于天下。是月也，凡乐之声，以应钟为宫、南吕为商、林钟为角、仲吕为闰徵、姑洗为徵、太簇为羽、黄钟为闰宫。既而中书省言：“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若以左旋取之，如十月以应钟为宫，则南吕为商、林钟为角、仲吕为闰徵、姑洗为徵、太簇为羽、黄钟为闰宫；若以右旋七均之法，如十月以应钟为宫，则当用大吕为商、夹钟为角、仲吕为闰徵、蕤宾为徵、夷则为羽、无射为闰宫。明堂颁朔，用左旋取之，非是。欲以本月律为宫，右旋取七均之法。”从之。仍改正诏书行下。自是而后，乐律随月右旋：

仲冬之月，皇帝御明堂，南面以朝百辟，退坐于平朔，授民时。乐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蕤宾为闰徵、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闰宫。调以羽，使气适平。

季冬之月，御明堂平朔右个。乐以大吕为宫、夹钟为商、仲吕为角、林钟为闰徵、夷则为徵、无射为羽、黄钟为闰宫。客气少阴火，调以羽，尚羽而抑徵。

孟春之月，御明堂青阳左个。乐以太簇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夷则为闰徵、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闰宫。客气少阳相火，与岁运同，火气太过，调宜羽，致其和。

仲春之月，御明堂青阳。乐以夹钟为宫、仲吕为商、林钟为角、南吕为闰徵、无射为徵、黄钟为羽、太簇为闰宫。调以羽。

季春之月，御明堂青阳右个。乐以姑洗为宫、蕤宾为商、夷则为角、无射为闰徵、应钟为徵、大吕为羽、夹钟为闰宫。客气阳明，

尚徵以抑金。

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乐以仲吕为宫、林钟为商、南吕为角、应钟为闰徵、黄钟为徵、太簇为羽、姑洗为闰宫。调宜尚徵。

仲夏之月，御明堂。乐以蕤宾为宫、夷则为商、无射为角、黄钟为闰徵、大吕为徵、夹钟为羽、仲吕为闰宫。客气寒水，调宜尚宫以抑之。

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乐以林钟为宫、南吕为商、应钟为角、大吕为闰徵、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蕤宾为闰宫。调宜尚宫，以致其和。

孟秋之月，御明堂总章左个。乐以夷则为宫、无射为商、黄钟为角、太簇为闰徵、夹钟为徵、仲吕为羽、林钟为闰宫。调宜尚商。

仲秋之月，御明堂总章。乐以南吕为宫、应钟为商、大吕为角、夹钟为闰徵、姑洗为徵、蕤宾为羽、夷则为闰宫。调宜尚商。

季秋之月，御明堂总章右个。乐以无射为宫、黄钟为商、太簇为角、姑洗为闰徵、仲吕为徵、林钟为羽、南吕为闰宫。调宜尚羽，以致其平。

闰月，御明堂，阖（hé）⑥左扉。乐以其月之律。

十一月，知永兴军席旦言："太学、辟雍士人作乐，皆服士服，而外路诸生尚衣襕幞，望下有司考议，为图式以颁外郡。"

［**注释**］

①特磬：音 tè qìng，特悬磬。古代一种打击乐器。玉或石制。殷墟出土的有半圆形与稍作曲折形的两种，后多作曲折形。周代以来用于雅乐。 ②惉懘：音 zhān chì，声音不和谐；烦乱不安。《史记·乐书》："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惉懘之音矣。" ③宸翰：音 chén hàn，帝王的墨迹。唐沈佺期《立春日内出彩花应制》诗："花迎宸翰发，叶待御筵披。" ④磨砻：音 mó lóng，亦作"磨礲"。磨石。南朝梁元帝《金楼子·杂记下》："枚乘有之：磨礲不见其损，有时而尽。" ⑤雷鼗：音 léi táo，亦作"靁鼗"。即雷鼓，大鼓，以声大如雷，故称。《周礼·春官·大司乐》："雷鼓雷鼗，孤竹之管。" ⑥阖：音 hé，关闭。

［**要义精译**］

议礼局又献太祠宫架、二舞之制：

四方各设镈钟三，分别依十二律排列。编钟一，编磬一。北方，应钟由西向东排开，依次是编钟、黄钟、编磬、大吕，都向北。东方，太蔟由北向南排开，依次编钟、夹钟、编磬、姑洗，都向东。南方，仲吕由东向西排开，依次编钟、蕤宾、编磬、林钟，都向北。西方，夷则由南向北排开，依次编钟、南吕、编磬、无射，都向西。分别设十二特磬于镈钟之间。

设建鼓、鞞鼓、应鼓于四隅。设柷、敔于北边宫架内，柷左，敔右。雷鼓、雷鼗各二，地祇用灵鼓、灵鼗，太庙、别庙用路鼓、路鼗。分列东西，于歌工之旁。瑟二于柷东。其次，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二，各为一列。敔之西亦如此。巢笙、箫、竽、篪、埙、笛各四，排为四列，在雷鼓之后；如地祇即在灵鼓之后，如太庙、别庙即在路鼓之后。晋鼓一，在笛之后，都向北。副乐正两人在柷、敔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柷、敔之南，东西相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在宫架之西，向北。副乐正穿本色公服，执麾挟仗色掌事和乐正头戴平巾帻，服装和登歌者相同。所有轩架之乐器有三个朝向，依制，离开宫架，面朝南；判架之乐器有两个朝向，依制，又离开轩架，面向北；特架之乐器有一个朝向。二舞之服与皇上大祠相同，唯舞郎都戴紫平冕，穿皂绣袍和银褐裙，腰围白绢抹带，与皇上亲祠稍有不同。

皇帝下诏一并颁布执行。

五月，皇帝到崇政殿考察宴乐。下诏说："《大晟之乐》已在郊庙使用，尚未施于宴会。有司将《大晟乐》传播到教坊，于殿庭试用，五声完备，无烦乱浮躁之音，可将所献音乐颁布天下共同使用，旧乐全部废除。"

于是命尚书省立法，新的徵、角两调曲谱经考察试用者，令大晟府刊行，后续曲谱照此办理。宫、商、羽调曲谱依旧，新乐器之五声、八音方才完备。埙、篪、匏、笙、磬之类乐器已考察试行者，大晟府画图说明颁布执行，教坊、钧容直、开封府各颁布两副。开封府所用朝廷颁布乐器，明示依照体式所制，教坊、钧容直及中外不得违背。现有轻易改变乐音高低者，有的随意改为他曲，有的随意增减乐器，旧传淫靡之音，比如：打断、哨笛、呀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类几及其曲名，皆全部禁止，违者和听者全体定罪。

八月，大晟府启奏，将雅乐中声传播于宴乐使用，以前缺徵、角二调，以及无土、石、匏三种乐器，现在皆已增加。皇帝下诏颁布天下。九月，下诏说："《大晟乐》颁布于太学、辟雍，让诸生学习，他们冠以弁，袍以素纱、皂缘，

绅带，佩玉。”乃依刘昺乐制。

刘昺又上书：“五行之气相生相克，四时禁令，不可不颁示天下。盛德在木，角声就作，得羽而生，以徵为相；如用商则刑，用宫则战，故春天禁用宫、商。盛德在火，徵声就作，得角而生，以宫为相；如用羽则刑，用商则战，故夏天禁止用商、羽。盛德在土，宫声就作，得徵而生，以商为相；如用角则刑，用羽则战，故夏末土运兴作，禁用角、羽。盛德在金，商声就作，得宫而生，以羽为相；如用徵则刑，用角则战，故秋天禁用徵、角。盛德在水，羽声就作，得商而生，以角为相；如用宫则刑，用徵则战，故冬天禁用宫、徵。这些都是夏、商、周三代共行的，《礼记·月令篇》记载，是深切明白的。制乐本是引导和谐的，如果不适，则反伤害和气。那些淫乱的靡靡之音侵犯四时之气很久了。陛下发布诏书，将靡靡之音转为雅正之音，四时禁令也要尊崇颁布，与天地之气协调则纯粹完美啊。”詔命大晟府制成图表颁布天下。

四年正月，大晟府说：“宴会使用的音乐各种宫调大多不正，比如把把夷则宫调改成仙吕宫调之类。又加上越调、双调、大食、小食，这些都是俚俗流传者，现在依照月律改正。”诏可。

六年，下诏：“先帝曾命儒臣开始制造玉磬，藏在乐府，久未使用，今命令略加研磨，与乐律相配合。同时造钟，专用于明堂。”又下诏：“《大晟》雅乐，已命儒臣写成乐书，唯宴乐还无记述。现令大晟府编集八十四调并制成图谱，由刘昺撰成《宴乐新书》。”

十月，大臣请求把崇宁、大观、政和等年间所获珍奇异宝及其名数，由儒臣写作颂诗，按新律谱成乐曲，祭献郊庙，以告慰祖先功绩。下诏转送礼制局。七年二月，典乐裴宗元说：“请将《虞书》里的《赓载之歌》，夏朝的《五子之歌》，商朝的《那》，周朝的《关雎》、《麟趾》、《驺虞》、《鹊巢》、《鹿鸣》、《文王》、《清庙》的诗歌学习演练。”下诏许可。中书省说：“赐给高丽雅乐，并请求教习演练大晟府撰写之乐谱歌词。”下诏准许、赐给乐谱。

三月，议礼局说：“按先王的体制，舞有大小，大的文舞用羽、籥；小的文舞则有羽无籥，谓‘羽舞’。大的武舞用干、戚；小的武舞则有干无戚，谓‘干舞’。武舞又有戈舞，而戈不用于大舞。现在武舞用戈、干，不用戚。请求武舞时用戚、干，不用戈，才符合古制。”

议礼局又说：“伶州鸠说：‘大钧有镈无钟，声音细小；细钧有钟无镈，显

示其声音大。'然而钟是大器，镈是小钟。把宫、商作为钧，叫作大钧，其声洪亮，故用镈将其声变小，因此不用钟；把角、徵、羽作为钧，叫作小钧，其声细小，故用钟使其声变大，故不用镈。如此，细小之声与洪大之声互相配合、互相依靠，平和之声出现。镈、钟之用不同，故周朝人分别管理。后代镈钟不分大小，且把它们混成一器，又在编钟、编磬之外设镈钟十二，配合十二辰，这都不正确。镈钟和特磬一样，是相互配合发挥作用的。编钟、编磬有六个阳声，配合六律；六个阴声，配合六吕。已经配合十二辰，又用十二镈钟就重复了。请求去掉十二个镈钟，只设一大钟作为钟，一小钟作为镈，一大磬作为特磬，作为众器所依。"下诏准许。

四月，礼制局说："以祖配天，是郊祭；以父配天，是明堂。是为了来天神而以礼相待，二者意义相同。故明堂、郊祀相同，都用敬天神的六变之乐。其使用的宫架赤紫色，用雷鼓、雷鼗。另，圜丘方泽，各有大乐宫架，既然来自明堂就用大庆殿大朝会宫架。现明堂开始创建，应统一建置。"

十月，皇帝到明堂的平朔之左，开始把天象运行政治颁布天下。当月，所有曲调都以应钟为宫，南吕商，林钟为角，仲吕为闰徵，姑洗为徵，太蔟为羽，黄钟为闰宫。后来中书省说："五声、六律、十二管循环为宫。采用向左循环的方式不正确。用十二律旋相为宫的话，向右循环应取七均之法。"上从之。此后，乐律和历法一样向右循环。

仲冬时节，皇帝来到明堂，面向南来接见百官，随后离开明堂坐在平朔的偏室，向百姓宣布时节。音乐以黄钟为宫。

季冬时节，皇帝来到明堂平朔右边的偏室。音乐以大吕为宫。

孟春时节，皇帝来到明堂青阳左边的偏室。音乐以太蔟为宫。

仲春时节，皇帝来到明堂青阳。音乐以夹钟为宫。

季春时节，皇帝来到明堂青阳右边的偏室。音乐以姑洗为宫。

孟夏时节，皇帝来到明堂左边的偏室。音乐以仲吕为宫。

仲夏时节，皇帝来到明堂。音乐以蕤宾为宫。

季夏时节，皇帝来到明堂右边的偏室。音乐以林钟为宫。

孟秋时节，皇帝来到明堂总章左边的偏室。音乐以夷则为宫。

仲秋时节，皇帝来到明堂总章。音乐以南吕为宫。

季秋时节，皇帝来到明堂总章右边的偏室。音乐以无射为宫。

闰月，皇帝来到明堂，关左门。音乐按照这个月份的乐律。

十一月，知永兴军席旦说：“太学、辟雍由士人作乐，都穿士服，外来学生还戴着破头巾，希望传达至有关部门商议，画成图式颁布到外地。”

［原文］

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学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乐。按《乐书》：‘正声得正气则用之，中声得中气则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已得秋分中气，大飨之日当用中声乐。今看详古之神瞽，考中声以定律，中声谓黄钟也，黄钟即中声，非别有一中气之中声也。考阅前古，初无中、正两乐。若以一黄钟为正声，又以一黄钟为中声，则黄钟君声，不当有二。况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吕居黄钟之次，阴吕也，臣声也。今减黄钟三分，则入大吕律矣。易其名为黄钟中声，不唯纷更帝律，又以阴吕臣声僭窃(jiàn qiè)[①]黄钟之名。若依《乐书》‘正声得正气则用之，中声得中气则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正声而用中声也。以黄钟为正声，易大吕为中声之黄钟，是帝律所起，黄钟常不用而大吕常用也。抑阳扶阴，退律进吕，为害斯大，无甚于此。今来宗祀明堂，缘八月中气未过，而用中声乐南吕为宫，则本律正声皆不得预。欲乞废中声之乐，一遵帝律，止用正声，协和天人，刊正讹谬，著于《乐书》。”诏可。攸又乞取已颁中声乐在天下者。

宣和元年四月，攸上书：

奉诏制造太、少二音登歌宫架，用于明堂，渐见就绪，乞报大晟府者凡八条：

一，太、正、少钟三等。旧制，编钟、编磬各一十六枚，应钟之外，增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清声。今既分太、少，则四清声不当兼用，止以十二律正声各为一架。

其二，太、正、少琴三等。旧制、一、三、五、七、九弦凡五等。今来讨论，并依《律书》所载，止用五弦。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序，以为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举无遗音。其一、三、五、七、九弦，太、少乐内

更不制造。

其三，太、正、少篇三等。谨按《周官》篇章之职，龠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篇，三孔，律吕于是乎生，而其器不行于世久矣。近得古篇，尝以颁行。"今如《尔雅》所载，制造太、正、少三等，用为乐本，设于众管之前。

其四，太正少笛、埙、篪、箫各三等。旧制，箫一十六管，如钟磬之制，有四清声。今既分太、少，其四清声亦不合兼用，止用十二管。

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曰七星，二曰九星，三曰闰余，莫见古制。匏备八音，不可阙数，今已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闰余尤无经见，唯《大晟乐书》称"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闰余。十者，土之成数；三者，木之生数，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独用黄钟一清声。黄钟清声无应闰之理，今去闰余一匏，止用两色，仍改避七星、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

其六，旧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自黄钟而下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并以正律林钟为宫，三笙合奏，曲用两调，和笙奏黄钟曲，则巢笙奏林钟曲以应之，宫、徵相杂。器本宴乐，今依钟磬法，裁十二管以应十二律，为太、正、少三等，其旧笙更不用。

其七，柷、敔、晋鼓、镈钟、特磬，虽无太、少，系作止和乐，合行备设。

其八，登歌宫架有搏拊二器，按《虞书》："戛（jiá）[2]击鸣球，搏拊琴瑟。"王安石解曰："或戛或击，或搏或拊。"与《虞书》所载乖戾（guāi lì）[3]。今欲乞罢而不用。

诏悉从之。

攸之弟绦曰：

初，汉津献说，请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为九，为黄钟之律。又以中指之径围为容盛，度量权衡皆自是而出。又谓："有太声、有少声。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其间，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备阴阳之奇偶，然后四序可得

而调，万物可得而理。”当时以为迂怪。

刘昺之兄炜以晓乐律进，未几而卒。昺始主乐事，乃建白谓：太、少不合儒书。以《太史公书》黄钟八寸七分琯（guǎn）[④]为中声，奏之于初气；《班固书》黄钟九寸琯为正声，奏之于中气。因请帝指时止用中指，又不得径围为容盛，故后凡制器，不能成剂量，工人但随律调之，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

及政和末，明堂成，议欲为布政调燮（tiào xiè）[⑤]事，乃召武臣前知宪州任宗尧换朝奉大夫为大晟府典乐。宗尧至，则言：太、少之说本出于古人，虽王朴犹知之，而刘昺不用。乃自创黄钟为两律。黄钟，君也，不宜有两。

蔡攸方提举大晟府，不喜佗人预乐。有士人田为者，善琵琶，无行，攸乃奏为大晟府典乐，遂不用中声八寸七分琯，而但用九寸琯。又为一律，长尺有八寸，曰太声；一律长四寸有半，曰少声。是为三黄钟律矣。律与容盛又不翅数倍。黄钟既四寸有半，则圜钟几不及二寸。诸器大小皆随律，盖但以器大者为太，小者为少。乐始成，试之于政事堂，执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于明堂布政，望鹤愈不至。

绦又曰："宴乐本杂用唐声调，乐器多夷部，亦唐律。徵、角二调，其均自隋、唐间已亡。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声下唐乐已两律。然刘昺止用所谓中声八寸七分琯为之，又作匏、笙、埙、篪，皆入夷部。至于《徵招》、《角招》，终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见徵音。然其曲谱颇和美，故一时盛行于天下，然教坊乐工嫉之如仇。其后，蔡攸复与教坊用事乐工附会，又上唐谱徵、角二声，遂再命教坊制曲谱，既成，亦不克行而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传于世矣。"

二年八月，罢大晟府制造所并协律官。四年十月，洪州奏丰城县民锄地得古钟，大小九具，状制奇异，各有篆文。验之《考工记》，其制正与古合。令乐工击之，其声中律之无射。绘图以闻。七年十二月，金人败盟，分兵两道入，诏革弊事，废诸局，于大晟府及教乐所、教坊额外人并罢。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乐轩架、

乐舞图、舜文二琴、教坊乐器、乐书、乐章、明堂布政闰月体式、景阳钟并虡、九鼎皆亡矣。

［注释］

①僭窃：音 jiàn qiè，窃取。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淮西贼将僭窃，问仪注于鲁公。" ②戛：音 jiá，敲，敲打。 ③乖戾：音 guāi lì，乖悖违戾，抵触而不一致。今称急躁，易怒为性情乖戾。 ④琯：音 guǎn，古代管乐器，用玉制成，像笛，六孔。 ⑤调燮：音 tiáo xiè，犹言调和阴阳。古谓宰相能调和阴阳，治理国事，故以称宰相。唐颜舒《刻漏赋》："罢衣裳之颠倒，配皇极而调燮。"

［要义精译］

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学士蔡攸说："九月二日，皇帝亲自祭祀明堂，该用大乐。根据《乐书》：'正声得到正气则用之，中声得到中气则用之。'考察前代古籍，并没有中、正这两个乐律。如果把一个黄钟作为正声，又把另一个黄钟作为中声，那么黄钟的君声不应当有两个。如依《乐书》所说'正声得到正气则用之，中声得到中气则用之'，现在到明堂祭祀先祖，是因为八月中气还没有过去，而用中声的乐律，把南吕作为宫调，那么本律正声都不能干预。现请求废除中声的乐律，一律遵守皇帝的乐律，只用正声，协调天人的关系，刊正谬误，写成《乐书》。"下诏许可。

宣和元年四月，蔡攸上书说：

奉皇帝诏书制造太、少二音登歌宫架，用于明堂，已逐渐安排，请求上报大晟府之事共有八条：

一：钟按太、正、少分为三个等级。

二：琴按太、正、少分为三个等级。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在太、少乐律内的不再制造。

三：龠按太、正、少分为三个等级。根据《尔雅》所记载的，制造太、正、少三个等级的龠，用来作为乐律的根本，放在各种管乐的前面。

四：笛、埙、篪、箫按太、正、少各分为三个等级。按旧制，箫十六个管，像钟、磬的体制一样，有四个清声。现在既然分太、少，这四个清声就不应当兼用，只用十二管。

五：大晟匏有三种，一个叫七星匏、一个叫九星匏、一个叫闰余，从经典中看不到。黄钟清声没有照应闰的道理，现在去掉闰余匏，只用两种，而且改变七星匏、九星匏的名字，只叫七管、九管。

六：旧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从黄钟以下有十九管，这不是古代的体制。这种乐器本来是在宴会时演奏的，现在根据钟磬的规定，裁减成十二管来对应十二律，成为太、正、少三个等级，旧笙不再使用。

七：柷、敔、晋鼓、镈钟、特磬，虽然没有太、少之分，但是用作始、终与应和的乐器，应该设置。

八：登歌宫架上有搏、拊两种乐器，按照《虞书》：“戛击鸣球，搏拊琴瑟。”王安石解释说：“或戛或击，或搏或拊。”与《虞书》所记载大不相同。现请求废止。

皇帝下诏采纳此建议。

蔡攸的弟弟蔡绦说：“当初，魏汉津建议说，请求用皇帝的三指的三寸，三个三寸合在一起为九寸，作为黄钟的音律。又把皇帝中指的周长作为容盛，度量权衡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他还说：“有太声和少声。‘太’就是清声，就是阳，就是天道；‘少’就是浊声，就是阴，就是地道；中声处在中间，是人道。把三才之道合在一起，完备阴阳的奇数和偶数，然后四时的顺序才可以得到调和，万物也才能得到调理。”魏汉津的这个建议在当时被认为是迂腐怪异。

刘昺的哥哥刘焯因为通晓音律而被进职，但早逝。刘昺开始主持音乐的事务即建议：太、少不符合儒家的学说。由于请求用皇帝的手指作音律的标准时，只用中指，而且又不能用中指的周长作为容盛，所以以后凡是制作乐器，都不能作为剂量的标准，乐工只是随乐律而调整，大概由于并非魏汉津本意。

政和年末，明堂建成，朝廷商议调和阴阳，于是召见武臣前知宪州任宗尧从朝奉大夫调任为大晟府典乐。任宗尧上任后，就说太、少的说法本来是出自古人，即使是王朴都知道，可刘昺不用，而自行归并黄钟为两个音律。黄钟象征君王，不应该有两个。

蔡攸刚刚掌管大晟府，不喜欢别人干涉音乐的事务。有一个叫田为的士人，善弹琵琶，但品行不好，蔡攸上奏任命他为大晟乐府典乐，他不用中声八寸七分的琯，而只用九寸的琯。制作一律，长一尺八寸，叫太声；又制作一律，长四寸半，叫少声。即三个黄钟的音律。律与容盛又不止数倍。黄钟既四寸有半，则圜

钟几乎不到二寸。诸器大小都随律，这只是把大乐器作为太，把小乐器作为少。乐律做成后，在政事堂试用，主持政事者知道这样不对，但不敢说，只好在明堂发布政事时使用。

蔡绦又说："宴乐本来就夹杂唐朝声调，乐器多用夷部。徵、角二调的均声在隋、唐已经消失。政和初年，命令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大晟律的音乐比唐乐已经低了两律。然而刘昺只用所谓的中声八寸七分的琯作乐律，又制作匏、笙、埙、篪，都归入夷部。至于《徵招》、《角招》，最终没有得到本来的均调，大都假藉它们来表现徵音。然而它的曲调非常和谐完美，所以在天下盛行一时，但教坊的乐工对它十分嫉恨。这以后，蔡攸再次和教坊管事的乐工商量，又增加唐朝乐谱的徵、角两音，然后再次命令教坊制作曲谱，完成了，仍不能推行即废止。而政和《徵招》、《角招》即流传于世。"

二年八月，取消大晟府制造所与协律官。

四年十月，洪州奏报丰城县百姓锄地时发现古钟，大小一共九枚，形状奇异，各钟皆有篆文，用《周礼·考工记》考证，其制正与古代相合。让乐工敲击，音律与无射律相符。即绘制成图相传。

七年十二月，金人毁盟，分兵两路入侵，诏革除弊端，废除各局，大晟府、教乐所、教坊多余的人一并罢免。

靖康二年，金人攻取汴京，所有的大乐轩架、乐舞图、舜琴文琴、教坊乐器、乐书、乐章、明堂布政闰月体式、景阳钟并虡、九鼎全部亡佚。

[**解读、评说**]

(一) 北宋八音明细表

北宋八音明细表

类别	乐器名称	数目
金部	曰景钟，曰镈钟，曰编钟，曰金錞，曰金镯，曰金铙，曰金铎。	七
石部	曰特磬，曰编磬。	二
丝部	曰一弦琴，曰三弦琴，曰五弦琴，曰七弦琴，曰九弦琴，曰瑟。	六
竹部	曰长笛，曰篪，曰箫。	三
匏部	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闰余匏，曰九星匏，曰七星匏。	六

续 表

类别	乐器名称	数目
土部	曰埙。	一
革部	曰晋鼓，曰建鼓，曰鼗鼓，曰雷鼓，曰雷鼗，曰灵鼓，曰灵鼗，曰路鼓，曰路鼗，曰雅鼓，曰相鼓，曰搏拊。	十二
木部	曰柷，曰敔。	二

（二）靖康之耻

此前的第三、第四章，都是讲述怎样怎样地建立宫廷音乐；经过宋朝君臣多少年、多少次的讨论，历尽多少艰难，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些礼乐制度。可惜，到了宋钦宗靖康二年，金兵攻取首都汴梁，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一切：“所有的大乐轩架、乐舞图、舜琴文琴、教坊乐器、乐书、乐章、明堂布政闰月体式、景阳钟并虡、九鼎都丢失了。”说得轻巧，“丢失了”。实际怎样呢？不但所有的乐器、乐书、乐章被金兵掳去，象征古代帝王权威的“九鼎”被金兵掳去，就连宋钦宗和徽宗两位皇帝也被掳去，最后在金朝死于非命。悲惨啊！

（三）简要评说

用皇帝手指的长度作为乐律之标准，亏他们想得出来，真是愚昧之极！

宋朝的悲剧还在于：自己不行，还看不起比自己强大百倍的唐朝歌舞音乐。就在这两章里，他们不止一次地批判唐朝音乐是“夷蛮”之音，乐器是“夷蛮”之器。从这点来说，宋朝统治者阶层的文化艺术思想大大地落后于唐朝；唐朝统治阶层的文化艺术思想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里是最先进的代表，他们对少数民族音乐、外来音乐抱欢迎态度，“纳四夷之乐”、“包而用之”，多么豁达，多么进步啊！相比之下，宋朝统治阶层的思想比起唐朝来，的确是大踏步地后退了。

以上列表之“八音”，实际上在人民的音乐生活里比这丰富得多。仅仅略举一例：琵琶、阮咸之类的丝弦乐器，早于汉朝就已经在民间非常普及了，唐朝更是列为乐器之首，可是宋朝宫廷不用，足以说明其保守、倒退的措施。

从下面第五章起，讲的是南宋时期的音乐。虽然“高宗南渡”是流浪、逃亡，赵氏朝廷苟延残喘；但“苦难造就诗人”，这个时期仍然出现了许多大词人、音乐家和传世之作，值得我们注意。

第五章 《宋史》音乐志 五 解评

(原《宋史》卷一百三十 志第八十三 乐五)

[**原文**]

高宗南渡，经营多难，其于稽古[①]饰治之事，时靡遑暇（huáng xiá）[②]。建炎元年，首诏有司曰："朕承祖宗遗泽，获托臣民之上，扶颠持危，夙夜痛悼。况于闻乐以自为乐，实增感于朕心。"二年，复下诏曰："朕方日极忧念，屏远声乐，不令过耳。承平典故，虽实废名存，亦所不忍，悉从减罢。"是岁，始据光武旧礼，以建武二载创立郊祀，乃十一月壬寅祀天配祖，敕东京起奉大乐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维扬江都筑坛行事。凡卤簿、乐舞之类，率多未备，严更警场，至就取中军金鼓，权一时之用。

绍兴元年，始飨明堂。时初驻会稽，而渡江旧乐复皆毁散。太常卿苏迟等言："国朝大礼作乐，依仪合于坛殿上设登歌，坛殿下设宫架。今亲祠登歌乐器尚阙，宣和添用籥色，未及颁降，州郡无从可以创制，宜权用望祭礼例，止设登歌，用乐工四十有七人。"乃访旧工，以备其数。

四年，再飨，国子丞王普言："按《书·舜典》，命夔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盖古者既作诗，从而歌之，然后以声律协和而成曲。自历代至于本朝，雅乐皆先制乐章而后成谱。崇宁以后，乃先制谱，后命词，于是词律不相谐协，且与俗乐无异。乞复用古制。又按《周礼》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黄钟，堂下之乐；大吕，堂上之乐也。郊祀之礼，皇帝版位在午阶下，故还位之乐当奏黄钟；明堂版位在阼阶上，则还位当歌大吕。今明堂礼不下堂，而袭郊祀还位例，并奏黄钟之乐，于义未当。"寻皆如普议。

先是，帝尝以时难备物，礼有从宜，敕戒有司参酌损益，务崇

简俭。仍权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宫架，其押乐、举麾官及乐工器服等，蠲省（juān shěng）[3]甚多。既而国步渐安，始以保境息民为务，而礼乐之事寖以兴矣。

十年，太常卿苏携言：“将来明堂行礼，除登歌大乐已备，见阙宫架、乐舞，诸路州军先有颁降登歌大乐，乞行搜访应用。”丞周执羔言：“大乐兼用文、武二舞，今殿前司将下任道，系前大晟府二舞色长，深知舞仪，宜令赴寺教习。”卿陈桷言：“前期五使，例合按阅，仍诏应侍祠执事朝臣，并作乐教习。”礼仪博士周林复言：“神位席地陈设，至尊亲行酌献，堂上下皆地坐作乐，而钟磬工乃设木小榻，当教习日，使立以考击，庶革循习简陋之弊。”

初，上居谅闇，臣僚有请罢明堂行礼奏乐、受胙等事，上谕礼官详定。太常寺检照景德、熙、丰亲郊典故，除郊庙、景灵宫并合用乐，其卤簿、鼓吹及楼前宫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每处警场，止鸣金钲、鼓角而已，即无去奏乐、受胙之文。大飨为民祈福，为上帝、宗庙而作乐，礼不敢以卑废尊。《书》“敛五福，锡庶民”，况熙宁礼尤可考，其赦文有曰“六乐备舞，祥祉来臻”，是也。于是诏遵行之。其后，礼部侍郎施垧奏：“礼经蕃乐出于荒政，盖一时以示贬抑。昨内外暂止用乐，今徽考大事既毕，慈宁又已就养，其时节上寿，理宜举乐，一如旧制。”礼部寻言：“太母还宫，国家大庆，四方来贺。自今冬至、元正举行朝贺之礼，依国朝故事，合设大仗及用乐舞等，庶几明天子之尊，旧典不至废坠。”有诏俟来年举行。

十有三年，郊祀，诏以祐陵深弓剑之藏，长乐遂晨昏之养，昭答神天，就临安行在所修建圜坛。于是有司言：“大礼排设备乐，宫架乐办一料外，登歌乐依在京夏祭例，合用两料。其乐器，登歌则用编钟、磬各一架，柷、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三、五、七至九弦各二；瑟四；篴四；埙、篪、箫并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闰余匏笙各一；麾幡一。宫架则用编钟、编磬各十二架；柷、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笙及箫并一十四；七星、九曜、闰余匏笙各一；竽笙十；埙一十二；篪一十八；

笛二十；晋鼓一；建鼓四；麾幡一。”乃从太常下之两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广东西、荆湖南北，括取旧管大乐，上于行都，有阙则下军器所制造，增修雅饰，而乐器寖备矣。其乐工，诏依太常寺所请，选择行止畏谨之人，合登歌、宫架凡用四百四十人，同日分诣太社、太稷、九宫贵神。每祭各用乐正二人，执色乐工、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计用一百二十八人，就以文舞番充。其二舞引头二十四人，皆召募补之。乐工、舞师照在京例，分三等廪给（lǐn gěi）[④]。其乐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习；引舞、色长、文武舞头、舞师及诸乐工等，自八月一日教习。于是乐工渐集。

十四年，太常寺言：“将来大礼，见阙玉磬十六枚。其所定声律，系于玉分厚薄，取声高下。正声凡十有二，黄钟厚八分，进而为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每律增一分，至应钟一寸九分而止。清声夹钟厚二寸三分，退而为太簇、大吕、黄钟，共四清声，各减一分，至黄钟二寸而止。”乃下之四川茶马司，宽数增分，市易以供用。太常博士张晟又言：“大乐所用武舞之饰，以干配刀，《周礼・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先儒谓‘授以朱干、玉戚’，《郊特牲》‘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乃从所请，仿《三礼图》，令造玉戚（yù qī）[⑤]，以配舞干。

［**注释**］

①稽古：考察古事。《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晋书・裴頠传》：“博学稽古，自少知名。”《明史・邓继曾传》：“割恩以定礼，稽古以崇孝。” ②遑暇：音 huáng xiá，闲空；安闲。唐韦应物《云阳馆怀谷口》诗：“吏役岂遑暇，幽怀复朝昏。” ③蠲省：音 juān shěng，废除；免除。《北齐书・文宣帝纪》：“乃赴晋阳，亲总庶政，务从宽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宋陆游《上殿札子》：“寿皇圣帝临御以来，所以节用裕民者，皆继承高宗蠲省之指也。” ④廪给：音 lǐn gěi，亦作“廩给”。俸禄；薪给。唐权德舆《拜昭陵过咸阳墅》诗：“自惭廪给厚，谅使井税先。” ⑤玉戚：音 yù qī，亦作“玉鏚”。玉柄或玉饰的斧。《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要义精译**］

高宗渡江南逃，困难极多，对于考证典章礼仪之事，无暇顾及。建炎元年，首次下诏说："我继承祖宗恩泽，位居臣民之上，扶持国家危难，终日痛心。如把欣赏音乐自以为乐，更加增添伤感之情。"二年，又下诏说："我终日忧思，远离声乐，不让乐声入耳。历代典章荒废仅存虚名，令人不忍，一切从罢减。"这年，依据东汉光武帝之旧礼，祭祀上天配祭祖先，命令东京把大乐、登歌所用器物送到祭祀之所，前往维扬江都筑祭坛行事。凡仪仗、乐舞一类，多不完备，就取中军金鼓，权供一时之用。

绍兴元年，在明堂举行礼仪。当时初驻会稽，而渡江时旧乐又都毁坏散失。太常卿苏迟等人进言："朝廷大礼奏乐，依照礼仪应在坛殿上设登歌，殿堂下设宫架。如今亲祠登歌乐器不足，州郡创制无所依从，可暂用望祭礼仪，只设登歌，用四十七名乐工。"于是寻访旧有乐工，未达所需的人数。

绍兴四年，再行飨礼。国子丞王普说："据《书·舜典》，命令夔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盖古者既作诗，从而歌之，然后以声律协和而成曲。从历代到本朝，正乐都是先写词章然后谱曲。崇宁以后，才先制谱，后填词，于是歌词与韵律不谐调，且与俗乐没有差别。请求恢复古制。另据《周礼》，奏黄钟、唱大吕以祀天神。黄钟堂下之乐；大吕堂上之乐。郊祀礼，皇帝版位在午阶下，因此还位之乐当奏黄钟；明堂版位牌在东阶上，还位时应唱大吕。今明堂礼不下堂，却因袭了郊祀还位的仪式，并奏黄钟的音乐，与古制不符。"后来都按王普之论。

在这之前，皇帝曾因器物难于齐备，仪礼从简，命官员酌情增减，务必简单俭省。仍暂依元年先例，令登歌通作宫架，那些押乐、举旗官员及乐工之器物服饰等，减省很多。后来国家逐步安定，以保境安民为重，而礼乐之事逐渐兴盛了。

十年，太常卿苏携说："将来明堂举行礼仪，除登歌大乐已备，还缺宫架、乐舞，各路州、军先前曾颁布登歌大乐，请求搜访应用。"丞周执羔说："大乐兼用文武二舞，如今殿前司将下任道，是先前大晟府文武二舞的领队，深知舞蹈仪礼，应命他到官署中来任教。"卿陈桷说："前期的五使，符合典章，仍应下诏令应侍祠主事官员共同撰写音乐，教导乐工。"礼仪博士周林又说："神位陈

设在地面席子上，皇帝亲行酌献，殿堂上下都坐在地上奏乐，而钟磬工却设了木制小榻，在教练时，让他们站立敲击，革除简陋的弊病。”

起初，皇帝服丧，官员中有人请求停止明堂行礼奏乐、接受福佑等事，皇帝命令礼官详细规定。太常寺检察对照景德、熙宁、元丰年亲自主持郊祀的典故，除郊庙、景灵宫合并用乐，其余仪仗、鼓吹及楼前乐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用。每处警戒场地，只用金钲、鼓角而已，也就是没有去除奏乐、接受福佑的文字。大飨礼是为民求福，为上帝、宗庙而奏乐，礼制必须尊贵。《书》“敛五福，赐百姓”，况且熙宁年间的礼仪可考，那时的赦文中有“六乐备舞，吉祥到来”的辞句。于是下诏书遵照施行。此后，礼部侍郎施垌上奏：“《周礼》说停止举乐是出于荒政，大概是表示贬抑。过去宫内外暂停用乐，如今徽宗的大事已经办完，慈宁宫主人已得到奉养，到时节祝寿，按理应当举乐，完全按旧制。”礼部说：“皇帝的祖母回宫，国家大庆，四方来贺。今年冬至、元旦举行朝贺礼，依国朝旧例，应设全套仪仗并使用乐舞等，表明天子的尊贵，旧有典章不至于废弃。”皇帝下诏，等来年举行。

十三年，举行郊祀，诏书说，在祐陵寄托对先帝的哀思，在长乐宫完成奉养父母的心愿，表明对天神的恭敬，在临安这个临时宫殿修建圜坛。有关官员说：“大礼设置音乐，宫架准备一套外，登歌依照在京城夏祭之先例，当用两套。所用的乐器，登歌用编钟、磬各一架；柷、敔两个；搏拊、鼓两个；琴五种，一、三、五、七、九弦的各两把；瑟四个；笛四个；埙、篪、箫各两个；巢笙、和笙各四个；加上七星、九曜、闰余匏笙各一个；麾幡一个。四面设立的乐器架则用编钟、编磬各十二架；柷、敔两个；琴五种音色，各十把；瑟二十六个；巢笙及箫共十四个；七星、九曜、闰余匏笙各一个；竽笙十个；埙十二个；篪十八个；笛二十个；晋鼓一个；建鼓四个；麾幡一个。”于是让太常到两浙、江南、福建州郡，及广东、广西、荆湖南北，搜求旧有乐器，北上至行都，缺者令军器所制造，增添修整装饰，于是乐器逐渐齐备。至于乐工，诏令依照太常寺的请求，挑选行止谨慎之人，总计登歌、宫架共四百四十人，同一天分别到太社、太稷、九宫敬神。每处祭典分别用乐正两人，执色乐工、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处祭典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共用一百二十八人，就用文舞轮流充任。二舞引头二十四人，都招募补足。乐工、舞师比照在京城之旧例，分三等付酬。其中乐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起排练；引舞、色长、文武舞头、舞师及众多乐工

等人，自八月一日起排练。于是乐工会集。

十四年，太常寺说："将要到来的大礼，还缺十六枚玉磬。玉磬定律，在于玉有厚薄之分，决定声之高下。正声共有十二，黄钟厚八分，进而为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每音增厚一分，到应钟止于一寸九分；清声夹钟厚二寸三分，依次减薄为太蔟、大吕、黄钟，共四个清声，各减一分，到黄钟止于二寸。"交由四川茶马司，说明厚度增减比例，市场置备。太常博士张晟又说："大乐所用武舞道具，以干配刀，《周礼·司兵》说'祭祀，授舞者兵'，先代儒生说'授以朱干（盾）玉戚（斧）'，《郊特牲》说'朱干（盾）、玉戚（斧），冕而舞大武'。"依从他的请求，仿照《三礼图》，制作玉斧，来和盾相配。

［**原文**］

是岁，始上徽宗徽号，特制《显安之乐》。至于奉皇太后册宝于慈宁宫，乐用《圣安》；皇后受册宝于穆清殿，乐用《坤安》，亦皆先后参次而举。《显安》以无射、夹钟为宫，《周·大司乐》飨先王，奏无射而歌夹钟，"夹钟之六五，上生无射之上九。夹钟，卯之气，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娄；无射，戌之气，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无射，阳律之终，夹钟实为之合，盖取其相亲合而萃祖考之精神于假庙也。《圣安》纯用大吕，《坤安》纯用中吕。大吕，阴律之首，崇母仪也；中吕，阴律之次，明妇顺也。

明年正旦朝会，始陈乐舞，公卿奉觞献寿。据元丰朝会乐：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乐随歌而发；第二爵，笙入，乃奏瑞曲，惟吹笙而余乐不作；第三爵，奏瑞曲，堂上歌，堂下笙，一歌一吹相间；第四爵，合乐仍奏瑞曲，而上下之乐交作。今悉仿旧典，首奏《和安》，次奏《嘉木成文》、《沧海澄清》、《瑞粟呈祥》三曲，其乐专以太簇为宫。太簇之律，生气凑达万物，于三统为人正，于四时为孟春，故元会用之。

时给事中段拂等讨论景钟制度，按《大晟乐书》："黄钟者，乐所自出，而景钟又黄钟之本，故为乐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则用之，自斋宫诣坛则击之，以召至阳之气。既至，声阕，众乐乃作。

祀事既毕，升辇（niǎn）[①]，又击之。盖天者，群物之祖，今以乐之祖感之，则天之百神可得而礼。音韵清越，拱以九龙，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环以四清声钟、磬、镈钟、特磬，以为臣围；编钟、编磬以为民围。内设宝钟球玉，外为龙虡凤琴。景钟之高九尺，其数九九，实高八尺一寸。垂则为钟，仰则为鼎。鼎之大，中于九斛，退藏实八斛有一焉。”内出皇祐大乐中黍尺，参以太常旧藏黄钟律编钟，高适九寸，正相吻合，遂遵用黍尺制造。

钟成，命左仆射秦桧为之铭。其文曰：“皇宋绍兴十六年，中兴天子以好生大德，既定寰宇，乃作乐以畅天地之化，以和神人。维兹景钟，首出众乐，天子专用禋祀（yīn sì）[②]，谨拜手稽首而献铭。其铭曰：德纯懿兮舜、文继。跻寿域兮孰内外？荐上帝兮伟兹器。声气应兮同久视。贻子孙兮弥万世。”旋又命礼局造镈钟四十有八、编磬一百八十七、特磬四十八及添制编钟等，命军器所造建鼓八、雷鼓二、晋鼓一、雷鼗二、柷敔各四。寻制金钟、玉磬二架。

初，元丰本虞庭鸣球及晋贺循采玉造磬之义，命荣咨道肇造玉磬。元祐亲祠，尝一用之，久藏乐府。至政和加以磨礲，俾协音律，并造金钟，专用于明堂。盖堂上之乐，歌钟居左，歌磬居右。金玉禀气于乾，纯精至贵，故钟必以金，磬必以玉，始备金声玉振之全，此中兴所以继作也。于是帝谕辅臣，以钟磬音律，其余皆和，惟黄钟、大吕犹未应律，宜熟加考究。诏礼官以铸造镈钟，更须详审，令声和而律应，乃可奉祀。命太常前期按阅，仍用皇祐进呈雅乐礼例。皇帝御射殿，召宰执、侍从、台谏、寺监、馆阁及武臣刺史以上，阅视新造景钟及礼器。皇帝即御坐，撞景钟，用正旦朝会三曲，奏宫架之乐，其制造官推恩有差。添置景钟乐正一、镈钟乐工十有二，特磬乐工亦如之。次降下古制铜錞一，增造其二；古铜铙一，增造其六。改造登歌夷则律玉磬，降到长笛二十有四，并付太常寺掌之，专俟大礼施用。

既而刑部郎官许兴古奏：“比岁休祥协应，灵芝产于庙楹，瑞麦秀于留都。昔乾德六年，尝诏和岘作《瑞木》、《驯象》及《玉乌》、《皓雀》四瑞乐章，以备登歌。愿依典故，制为乐章，登诸郊庙。”

诏从其请，命学士沈虚中作歌曲，以荐于太庙、圜丘、明堂。寻又内出御制郊祀大礼天地、宗庙乐章，及诏宰执、学士院、两省官删修郊祀大礼乐章，付太常肄习。

天子亲祀南郊，圜钟为宫，三奏，乐凡六成，歌《景安》，用《文德武功之舞》；飨明堂，夹钟为宫，三奏，乐凡九成，歌《诚安》，用《佑文化俗》、《威功睿德之舞》。前二日，朝献景灵宫，圜钟为宫，三奏，凡六成，所奏乐与南郊同，歌《兴安》，用《发祥流庆》、《降真观德之舞》。前一日，朝飨太庙，黄钟为宫，三奏，乐凡九成，歌《兴安》，所用文、武二舞与南郊同。僖祖庙用《基命》之乐舞，翼祖庙用《大顺》之乐舞，宣祖庙用《天元》之乐舞，太祖庙用《皇武》之乐舞，太宗庙用《大定》之乐舞。真宗、仁宗庙乐舞曰《熙文》、曰《美成》，英宗、神宗庙乐舞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钦宗庙乐舞曰《重光》、曰《承元》、曰《端庆》，皆以无射宫奏之。

每岁祀昊天上帝者凡四：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飨明堂，冬至祀圜丘是也。圜钟为宫，乐奏六成，与南郊同，乃用《景安之歌》、《帝临嘉至》、《神娭锡羡之舞》。祀地祇者二：夏至祀皇地祇，乐奏八成，乃用《宁安之歌》、《储灵锡庆》、《严恭将事》之舞；立冬后祀神州地祇，乐奏八成，歌《宁安》，与祀皇地祇同名而异曲，用《广生储祐》、《厚载凝福》之舞。孟春上辛祀感生帝，其歌《大安》，其乐舞则与岁祀昊天同。三年一祫及时飨太庙，九成之乐、《兴安之歌》，与大礼前事朝飨同，而用《孝熙昭德》、《礼洽储祥》之舞。太社、太稷用《宁安》，八成之乐，与岁祀地祇同。至于亲制赞宣圣及七十二弟子，以广崇儒右文之声；亲视学，行酌献，定释奠为大祀，用《凝安》，九成之乐。郡邑行事，则乐止三成。他如亲飨先农、亲祀高禖，则敞坛壝、奏乐舞，按习于同文馆、法惠寺。亲耕籍田，则据宣和旧制，陈设大乐，而引呈耒耜（lěi sì）[③]、护卫耕根车、仪仗鼓吹至以二千人为率。先农乐用《静安》；高禖乐用《景安》；皇帝亲行三推礼，乐用《乾安》。其补苴[④]轶典、蒐（sōu）[⑤]讲弥文者至矣。先朝凡雅乐皆以“安”名，中兴一遵

用之。

南郊乐，其宫圜钟；明堂乐，其宫夹钟。圜钟即夹钟也。夹钟生于房、心之气，实为天帝之堂，故为天宫。祭地祇，其宫函钟，即林钟也。林钟生于未之气，未为坤位，而天社、地神实在东井、舆鬼之外，故为地宫。飨宗庙，其宫用黄钟。黄钟生于虚、危之气，虚、危为宗庙，故为人宫。此三者，各用其声类求之。然天宫取律之相次：圜钟为阴声第五，阴将极而阳生，故取黄钟为角。黄钟，阳声之首也。太簇，阳声之第二，故太簇为徵。姑洗，阳声之第三，故姑洗为羽。天道有自然之秩序，乃取其相次者以为声。地宫取律之相生：函钟上生太簇，故太簇为角；太簇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故南吕为徵，姑洗为羽。地道资生而不穷，乃取其相生者以为声。人宫取律之相合：黄钟子，大吕丑，故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子合丑也；太簇寅，应钟亥，故太簇为徵、应钟为羽，寅合亥也。人道以合而相亲，乃取其合者以为声。周之降天神、出地示、礼人鬼，乐之纲要实在于此。独商声置而不用，盖商声刚而主杀，实鬼神之所畏也。乐奏六成者，即仿周之六变，八成、九成亦如之。

文、武二舞皆用八佾。国初，始改《崇德》之舞曰《文德》，改《象成》之舞曰《武功》。其《发祥流庆》、《降真观德》则祥符所制，以荐献圣祖；其《佑文化俗》、《威功睿德》则皇祐所制，以奉明禋。其祀帝，有司行事，以《帝临嘉至》、《神娭[6]锡羡》，与夫献太庙以《孝熙昭德》、《礼洽储祥》，则制于元丰。其《广生储祐》、《厚载凝福》以祀方泽，则制于宣和。至绍兴祀皇地祇，易以《储灵锡庆》、《严恭将事》，而用宣和所制舞以分祀神州地祇，转相缉熙，乐舞寖备。至中兴而赓续裁定，实集其成。中祀而下，多有乐而无舞，则在《礼》“凡小祭祀不兴舞”之义也。

［**注释**］

①辇：音 niǎn，古代用人拉着走的车子，后多指天子或王室坐的车子。 ②禋祀：音 yīn sì，古代祭天的一种礼仪。先燔柴升烟，再加牲体或玉帛于柴上焚烧。《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 ③耒

耜：音 lěi sì，古代一种像犁的翻土农具。耜用于起土。耒是耜上的弯木柄。也用做农具的统称。 ④补苴：补缀，缝补。语本汉刘向《新序·刺奢》："今民衣敝不补，履决不苴。"引申为弥补缺陷。 ⑤蒐：音 sōu，同"搜"。 ⑥娭：音 xī，同"嬉"，玩乐，嬉戏的意思。

［**要义精译**］

这一年，为徽宗上尊号，特制《显安之乐》。在慈宁宫册封皇太后，音乐用《圣安》；在穆清殿册封皇后，音乐用《坤安》：皆依次第而确定。《显安》用无射、夹钟为宫，《周礼·大司乐》：祭先王，奏无射而歌夹钟。《周礼》的疏说："夹钟之六五，上生无射之上九。夹钟，卯之气，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娄；无射，戌之气，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无射是阳律的终了，夹钟正与之合，取相亲相合从而在宗庙汇聚祖先的精神。《圣安》只用大吕，《坤安》只用中吕。大吕是阴律之首，表示推崇母亲的典范；中吕是阴律的第二位，表示妇道的顺从。

次年，元旦朝会，安排乐舞，公卿举杯祝寿。根据元丰朝会之乐：第一杯酒，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乐随歌而发；第二杯，笙进入，奏吉祥曲；第三杯，奏吉祥曲，堂上唱歌，堂下吹笙，唱一遍吹一遍相互间隔；第四杯，合奏仍为吉祥曲，堂上下的音乐交相呼应。完全仿照旧有典章，先奏《和安》，再依次奏《嘉木成文》、《沧海澄清》、《瑞粟呈祥》三曲，都以太蔟为宫。太蔟之律，通达万物，在天地人三统中表示人之正气，在春夏秋冬四季中表示初春，因此元旦朝会用之。

给事中段拂等讨论景钟制度。根据《大晟乐书》："黄钟是乐律的基点，而景钟又是黄钟之源，故为音乐之祖，只有天子在郊祀上帝时用它，从斋宫到祭坛时敲击景钟，以召集至阳之气。到祭坛后，景钟声止，众乐奏响。祭礼毕，天子上车时又击景钟。因为天是万物之祖，如今用音乐之祖感召它，天之百神可受人间敬意。景钟的音韵清澈远扬，用九条龙拱卫，立于宫架之中，表示君之范畴；环绕景钟的是四清声钟、磬、镈钟、特磬，表示臣之范畴；编钟、编磬表示百姓之范畴。内设宝钟美玉，外面是龙饰宫架凤饰琴。景钟高九尺，这个尺寸来自九乘九，所以实高八尺一寸。垂着是钟，仰着是鼎。鼎的大小，容九斛，实际容量是八斛一斗。"宫内有皇祐年间大乐中黍尺，参照太常旧藏黄钟律编钟，高度正好是九寸，正相吻合，便遵照黍尺制造。

钟造成，命左仆射秦桧为钟作铭文。铭文说："皇宋绍兴十六年，中兴天子

以好生大德，既定寰宇，乃作乐以畅天地之化，以和神人。维兹景钟，首出众乐，天子专用禋祀[②]，谨拜手稽首而献铭。其铭曰：德纯懿兮舜、文继。跻寿域兮孰内外？荐上帝兮伟兹器。声气应兮同久视。贻子孙兮弥万世。”不久又命礼局造镈钟四十八、编磬一百八十七、特磬四十八，以及添置编钟等，命令军器所制造建鼓八面、雷鼓两面、晋鼓一面、雷鼗两面、柷、敔各四。不久又制造金钟、玉磬两架。

起初，元丰年间根据虞庭鸣球及晋贺循采玉造磬故事，命荣咨道始造玉磬。元祐年间皇上亲祠，曾用过一次，后长期藏于乐府。到政和时进一步打磨，使之音律和谐，并制造金钟，专于明堂使用。大凡明堂之乐，歌钟在左，歌磬在右。金玉禀承上天之气在乾，精细高贵，因此钟必以金制造，磬必以玉制造，如此方能完备金声玉振之说，此亦复兴后继续制造之因。于是皇上告谕大臣，钟磬音律，俱已和谐，唯黄钟、大吕未能应律，须认真研究。下诏令礼官铸造镈钟，更要精审，方能用于祭祀。皇上亲临行射礼的宫殿，召集宰执、侍从、台谏、寺监、馆阁及武臣刺史以上官员，检阅新造景钟、礼器。皇帝就御座，撞景钟，用元旦朝会三曲，演奏宫架之乐，那些制造官受到不同赏赐。添置景钟乐正一人、镈钟乐工十二人，特磬乐工增添人数相同。依次降下古制铜錞一，增造二；古铜铙一，增造六。改造登歌时音律为夷则之玉磬，降到长笛二十四，并交付太常寺掌握，专等大礼施用。

后来刑部郎官许兴古上奏：“近年吉兆相应，灵芝长在了宗庙柱子上，瑞麦在旧都开花。过去乾德六年，曾下诏书让和岘作《瑞木》、《驯象》及《玉乌》、《皓雀》四瑞乐章，以备登歌。希望依照典故，编写乐章，在郊庙时使用。”诏书从其请，命学士沈虚中作歌曲，在太庙、圜丘、明堂时使用。不久宫内又传出皇帝御制的郊祀大礼天地、宗庙乐章，并诏令宰执、学士院、两省官员删改修订郊祀大礼乐章，交太常排练。

天子亲祠南郊，用圜钟为宫，三奏，音乐共六章，唱《景安》，用《文德武功》之舞；在明堂祭祀，用夹钟为宫，三奏，音乐共九章，唱《诚安》，用《佑文化俗》、《威功睿德》之舞。前两天，在景灵宫朝献，用圜钟宫，三奏，音乐共六章，所奏与在南郊祭祀时相同，唱《兴安》，用《发祥流庆》、《降真观德》之舞。前一天，在太庙行朝飨礼，用黄钟为宫，三奏，音乐共九章，唱《兴安》，所用文武二舞与在南郊相同。在僖祖庙用《基命》之乐舞，翼祖庙用《大

顺》之乐舞，宣祖庙用《天元》之乐舞，太祖庙用《皇武》之乐舞，太宗庙用《大定》之乐舞。真宗、仁宗庙之乐舞是《熙文》、《美成》，英宗、神宗庙之乐舞是《治隆》、《大明》，哲宗、徽宗、钦宗庙之乐舞是《重光》、《承元》、《端庆》，皆用无射为宫。

每年祭祀昊天上帝共四次：正月上辛祈丰收，初夏求雨，秋末飨明堂，冬至日在圜丘。用圜钟为宫，音乐六章，与南郊祭祀相同，用《景安》之歌、《帝临嘉至》、《神娭锡羡》之舞。祭祀地神仪式有两次：夏至祭皇地祇，音乐八章，歌《宁安》、《储灵锡庆》、《严恭将事》之舞；立冬后祭神州地祇，音乐八章，歌《宁安》，与祭皇地祇歌名同、但曲子不同，用《广生储佑》、《厚载凝福》之舞。初春上辛祭祀感生帝，歌《大安》，乐舞与每年祭祀昊天相同。三年一次及时飨太庙，音乐九章，唱《兴安》之歌，与大礼前进行的朝飨礼相同，而用《孝熙昭德》、《礼洽储祥》之舞。大祭土神、谷神唱《宁安》，音乐八章，与每年祭祀地祇相同。至于皇帝亲制赞颂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以推广崇敬儒学辅助文治的声势；亲自视察学校，行酌献礼，确定祭祀先圣先师，是大型祭礼，唱《凝安》，音乐九章。郡邑的祭礼，则只奏三章音乐。其他如亲自向先农祭献、亲自祭祀禖神求子，则开设祭坛，奏乐舞，依照在同文馆、法惠寺的演练。皇帝亲自在籍田中耕地，就依照宣和年旧制度，陈设大乐，而牵引呈上耒耜、护卫耕根车、仪仗队约两千人。祭先农音乐用《静安》；祭禖神用《景安》；皇帝亲自行耕地三推礼，音乐用《乾安》。追寻散失典章、搜求讲解古文者毕至。先朝凡雅乐都以“安”命名，完全遵照使用。

南郊乐，圜钟为宫；明堂乐，夹钟为宫。圜钟就是夹钟。夹钟之气来自心、房两个星宿，实际是天帝的殿堂，因此叫天宫。祭地祇，用函钟为宫，也就是林钟。林钟的气息出于未，未是坤位，而天社、地神实际在东井、舆鬼两个星宿之外，因此叫地宫。宗庙飨献，用黄钟为宫，黄钟的气息出自虚、危两个星宿，虚、危代表宗庙，因此是人宫。这三宫，是各用它们的声类来推求的。然而天宫依据的是音律的次第：圜钟是阴声的第五，阴到了极点就产生了阳声，因此取黄钟作为角。黄钟是阳声的首位。太蔟，是阳声的第二位，因此太蔟作为徵。姑洗，是阳声的第三位，因此姑洗作为羽。天道有自然的秩序，于是根据次第确定音阶。地宫依据的是音律的相互生成：函钟上生太蔟，因此太蔟的音阶是角；太蔟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因此南吕是徵，姑洗是羽。大地的规律是产生万物

而无穷尽，于是依据相互生成来确定音阶。人宫依据的是音律的相合：黄钟代表子位，大吕代表丑位，因此黄钟的音宫、大吕是角，子与丑相合；太蔟代表寅位，应钟代表亥位，因此太蔟是徵、应钟是羽，寅与亥相合。人际关系因合而相亲，于是依据相合来确定音律。周代音乐的要领实际就是请天神下凡、使地神露面、使人鬼受到礼遇。唯独商声有而不用，大概因为商声刚强而有杀气，实在是鬼神所畏惧的。音乐六章，是效仿周朝的六变，奏八遍、九遍也是此理。

文武二舞都用八佾（64 人）。立国之初，开始把《崇德》之舞改名为《文德》，把《象成》之舞改名为《武功》。《发祥流庆》、《降真观德》是祥符年间编制的，用来奉献给圣祖；《佑文化俗》、《威功睿德》是皇祐年间编制的，用来祭天。祭祀天帝，官员主持仪式时用的《帝临嘉至》、《神娭锡羡》，和进献太庙时用的《孝熙昭德》、《礼洽储祥》，则是在元丰年间编制的。《广生储佑》、《厚载凝福》用来祭祀四方山泽，是宣和年间编制的。到绍兴年间祭祀皇地神，改用《储灵锡庆》、《严恭将事》，而用宣和年间所编制的舞去分别祭祀四方地神，继承光大，乐舞逐渐完备。到国家复兴而延续审定，实在是集中了以往的成就。中等规模的祭祀，有音乐而没有乐舞，这是依据《周礼》中“凡小祭祀不兴舞”之义。

［**原文**］

绍兴三十一年，有诏：教坊日下蠲罢（juān bà）[①]，各令自便。盖建炎以来，畏天敬祖，虔恭祀事，虽礼乐焕然一新，然其始终常以天下为忧，而未尝以位为乐，有足称者。

孝宗初践大位，立班设仗于紫宸殿，备陈雅乐。礼官寻请车驾亲行朝飨，用登歌、金玉大乐及彩绘宫架、乐舞，仗内鼓吹，以钦宗丧制不用。迨安穆皇后祔庙，礼部侍郎黄中首言：“国朝故事，神主升祔[②]，系用鼓吹导引，前至太庙，乃用乐舞行事。宗庙荐享虽可用乐，鼓吹施于道路，情所未安，请备而不作。”续下给、舍详议，谓：“荐享宗庙，为祖宗也，故以大包小，则别庙不嫌于用乐。今祔庙之礼为安穆而行，岂可与荐享同日语？将来祔礼，谒祖宗诸室，当用乐舞；至别庙奉安，宜停而不用。盖用乐于前殿，是不以钦宗而废祖宗之礼；停乐于别庙，是安穆为钦宗丧礼而屈也。如此，则

于礼顺，于义允。”遂俞其请。既而右正言周操上言：“祖宗前殿，尊无二上，其于用乐，无复有嫌。然用之享庙行礼之日则可，而用于今日之祔则不可。盖祔礼为安穆而设，则其所用乐是为安穆而用，虽曰停于别庙，而为祔后用乐之名犹在也。孰若前后殿乐俱不作为无可议哉?”诏从之。

隆兴元年天申节，率群臣诣德寿宫上寿，议者以钦宗服除，当举乐。事下礼曹，黄中复奏曰：“臣事君，犹子事父也。《春秋》，贼未讨，不书葬，以明臣子之责。况钦宗实未葬，而可遽作乐乎?”事遂寝。

乾道改元，始郊见天地。太常洪适奏：“圣上践阼，务崇乾德，郊丘讲礼，专以诚意交于神明。窃谓古今不相沿乐，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国鲜习其艺，而听之则倦且寐，独以古乐尝用之郊庙尔。昔者，竽工、鼓员不应经法，孔光、何武尝奏罢于汉代，前史是之。今乐工为数甚夥（huǒ）[③]，其卤簿六引、前后鼓吹，有司已奏明，诏三分减一，惟是肄习尚逾三月之淹。夫驱游手之人摐金击石，安能尽中音律，使凤仪而兽舞?而日给虚耗，总为缗钱近二百万。若从裁酌，用一月教习，自可应声合节，不至阙事。”于是诏郊祀乐工，令肄习一月。

太常寺复言：“郊祀合用节奏乐工、登歌宫架乐工、引舞舞工，其分诣社稷及别庙，并番轮应奉，更不添置。”寻以礼官裁减坛下宫架二百七人，省十之一；琴二十人，瑟十二人，各省其半；笙、箫、笛可省者十有八人；篪、埙可省者十人。其分诣给祠凡一百十四，止用八十人。钟、磬凡四十八架，止设三十有二人，其宫架钟、磬仍旧。排殿闲慢乐色量省人数，悉报如章。

礼部郎官萧国梁又言：“议礼者尝援绍兴指挥，时飨亚献既入太室，即引终献行事，虽便于有司侍祠，免至跛倚，而其流将至于简。宗庙用之郊飨，尤为非宜。盖有献必有乐，卒爵而后乐阕。今亚、终献乐舞虽同，而其作有始，其成有终，不可乱也。若使之相继行事，杂然于酌献之间，则其为乐舞者，不知亚献之乐耶，终献之乐耶?”诏从其请订定。

淳熙六年，始举明堂禋礼，命五使按雅乐并严更、警场于贡院，奉诏将乐器依堂上、堂下仪制排设，五使及应赴官僚从旁立观按阅，仍听往来察视。时大礼使赵雄言："前例，阅乐至皇帝诣饮福位一曲，即五使以下皆立，而每阅奠玉币及酌献等乐，皆坐自如，于礼未尽，不当袭用前例。"故有是诏。既而礼官讨论，自绍兴以来，凡五飨明堂，礼毕还辇，并未经用乐，即无作乐节次可考。乃参酌礼例，成礼称贺及肆赦用乐导驾，并用皇祐大飨典故施行。其南郊、明堂仪注，实述绍兴成宪，又命有司兼酌元丰、大观旧典，为后世法程。其用乐作止之节，粲然可观：

前三日，太常设登歌乐于坛上，稍南，北向，设宫架于坛南内壝之外，立舞表于酂缀之间。明堂登歌设于堂上前楹间，宫架设于庭中。前一日，设协律郎位二：一于坛上乐虡西北，一于宫架西北。押乐官位二：太常丞于登歌乐虡北，太常卿于宫架北。省牲之夕，押乐太常卿及丞入行乐架，协律郎展视乐器。

祀之日，乐正帅工人、二舞以次入。皇帝乘舆，自青城斋殿出，乐正撞景钟，降舆入大次，景钟止。明堂不用景钟。服大裘衮冕（gǔn miǎn）④，自正门入，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兴。工鼓柷，宫架《乾安之乐》作，凡升降、行止皆奏之。明堂奏《仪安》。至午阶版位，西向立，协律郎偃麾戛敔，乐止。明堂至阼阶下，乐止。凡乐，皆协律郎举麾而后作，偃麾而后止。礼仪使奏请行事，宫架作《景安之乐》。明堂作《诚安》。

文舞进，左丞相等升，诣神位前，乐作，六成止。皇帝执大圭再拜，内侍进御匜帨，宫架乐作，帨手毕，乐止。礼仪使前导升坛，宫架乐作，至坛下，乐止。升自午阶，明堂并升自阼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登歌《嘉安之乐》作，明堂至堂上作《镇安》。奠镇圭、奠玉币于上帝，乐止。诣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前，如上仪。礼仪使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明堂降自阼阶。宫架乐作，至版位，乐止。奉俎官入正门，宫架《丰安之乐》作。明堂作《禧安》。跪，奠俎讫，乐止。内侍以御匜帨进，宫架乐作，帨手拭爵，乐止。礼仪使导升坛，宫架乐作，至午阶，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

作，至坛上，乐止。明堂无升坛。登歌《禧安之乐》作，明堂作《庆安》。诣神位前，三祭酒，少立，乐止。读册，皇帝再拜。每诣神位并如之。礼仪使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版位，乐止。奏请还小次，宫架乐作，入小次，乐止。

武舞进，宫架《正安之乐》作，明堂作《穆安》。舞者立定，乐止。亚献，升，诣酌尊所，西向立，宫架《正安之乐》作。明堂皇太子为亚献，作《穆安》。三祭酒，以次酌献如上仪，乐止。终献亦如之。奏请诣饮福位，宫架乐作，至午阶，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作，将至位，乐止。登歌《禧安之乐》作。明堂作《胙安》。饮福，礼毕，乐止。礼仪使导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版位，乐止，明堂不降阶。彻豆，登歌《熙安之乐》作，明堂作《歆安》。送神，宫架《景安之乐》作，一成止。明堂作《诚安》。诣望燎、望瘗位（yì wèi）[5]，宫架乐作，至位，乐止。明堂有燎无瘗。燎、瘗毕，还大次，宫架《乾安之乐》作，明堂作《憩安》。至大次，乐止。皇帝乘大辇出大次，乐正撞景钟，明堂不用景钟。鼓吹振作，降辇还斋殿，景钟止。百官、宗室班贺于端诚殿，奏请圣驾进发，军乐导引，至丽正门，大乐正令奏《采茨之乐》，入门，乐止。明堂就贺于紫宸殿，不奏《采茨》。乃御丽正门肆赦。

前期，太常设宫架乐于门之前，设钲鼓于其西，皇帝升门至御阁，大乐正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乾安之乐》作，升御坐，乐止。金鸡立，太常击鼓，囚集，鼓声止。宣制毕，大乐正令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皇帝还御幄，乐止。乘辇降门，作乐，导引至文德殿，降辇，乐止。

［注释］

①蠲罢：音 juān bà，免除；废除。《魏书·世宗纪》："正调之外，诸妨害损民一时蠲罢。"《宣和遗事》前集："宰相韩琦奏言：'青苗钱法大不便于民间……愿陛下察之，即与蠲罢。'" ②升祔：升入祖庙附祭于先祖。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四："伏请升祔太庙，以时配享。" ③夥：音 huǒ，形容很多。 ④衮冕：音 gǔn miǎn，衮衣和冕。古代帝王与上公的礼服和礼冠。《周礼·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享先王则衮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国语·周语中》：“弃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简彝乎。” ⑤瘗位：音 yì wèi，设瘗坎之处。清孔尚任《桃花扇·拜坛》：“读祝官捧祝，进帛官捧帛，各诣瘗位。”

［**要义精译**］

绍兴三十一年，有诏：“教坊即刻解散，人员自谋去处。”因为建炎年以来，敬畏天神祖先，虔诚对待祭祀，虽然礼乐焕然一新，但皇上以天下为忧，而没有以皇位为乐。足以称赞。

孝宗初登皇位，在紫宸殿设立仪仗、备陈雅乐。礼官请求皇上亲自主持朝飨礼，用登歌、金玉大乐及彩绘乐器架、乐舞。仪仗中的吹奏乐，因为钦宗丧事制度而不用。安穆皇后在宗庙祔祭，礼部侍郎黄中提出：“据我朝先例，神主祔祭于宗庙，应用吹奏乐引导，前至太庙，用乐舞参与。宗庙进献虽可用乐，但道路鼓吹，于情理不妥，请备而不用。”此事交给事中舍人讨论，认为：“在宗庙举行荐享礼，是为祖宗，顾了大事而包容小事，所以在别庙用乐并无大碍。如今祔祭宗庙之礼是为安穆皇后，怎能和荐享同日而语？将来行祔祭礼，拜祖宗神位，应当用乐舞；到别庙供奉，则停而不用。在前殿用乐，是不以钦宗而废祖宗之礼；在别庙停用音乐，是安穆皇后为钦宗丧礼受屈。如此，礼仪顺畅，道义公允。”即同意此请求。后来右正言周操进言：“宗庙前殿，没有更尊者。但宗庙行荐享礼时可用，而今日祔祭礼上就不妥。因为祔祭礼是为安穆皇后而设，音乐也是为安穆而用，虽说在别庙停用，但为了祔祭而用乐的名目还在。哪比得上前后殿俱不用乐更无可议呢？”下诏依从。

隆兴元年天申节，率领群臣去德寿宫祝寿，议论者认为钦宗之丧服已除，应当用乐。黄中又上奏说：“臣侍君，如子侍父。《春秋》说：贼未讨，不书葬。表明为臣之责。何况钦宗确实未安葬，怎么可以就用乐呢？”事情于是被搁置。

乾道改用年号，开始郊祭天地。太常洪适上奏：“圣上登皇位，务必崇尚俭约之德，郊祭礼仪，诚意交于神明。臣认为古今不相沿乐，金石八音不入俗人之耳，听古乐就困倦欲睡，只是用于祭祀天地宗庙。从前，吹竽、击鼓者不应经法，孔光、何武上奏罢免于汉代，受前史肯定。今乐工众多，仪仗六引、前后鼓吹，已诏削减三分之一。现驱使游手之人去教习雅乐，用时三个多月，每日花钱币二百万，都能合律吗？若裁减人员，教习一月，不至靡费。”于是下诏郊祀乐

工教习一月。

太常寺又说："郊祀、登歌宫架、引舞等乐工，派往社稷坛、别庙，轮流供奉，不再增添。"不久由礼官裁减坛下宫架二百零七人，减少十分之一；琴师二十人，瑟师十二人，各减少一半；笙、箫、笛减省十八人；篪、埙减省十人。分派到宗祠的一百一十四人，只用八十人。钟、磬共四十八架，只设三十二人，其中宫架钟磬仍旧。减少乐器、乐工人数，都如章上报。

礼部郎官萧国梁又说："议礼者曾援引绍兴制度，时飨亚献进入太室，就按终献行事，虽便于官员侍奉祭礼，而其影响将导致简约。宗庙以此郊祀，尤其不合适。有献必有乐，终献后乐止。如今亚献终献乐舞虽同，然而行礼有始，有终，不能杂乱。如果乐舞混杂于斟献之间，那么表演乐舞者就分不出亚献终献之乐。"诏书从其修订。

淳熙六年，行明堂里礼，命五使按雅乐与严更、警场于贡院布置，奉诏将乐器按堂上、堂下仪式排设，五使及相关官吏在旁边站立审察，并听取往来官吏视察的意见。当时大礼使赵雄说："先前的惯例，检阅音乐到皇帝诣饮福位一曲，五使以下官员起立，而在检阅奠玉币及酌献音乐时，皆坐自如，于礼不合，不当沿用先前惯例。"故有此诏书。

此后礼官讨论，自绍兴以来，在明堂共五次祭祀，礼毕车驾回宫，都未用音乐，无奏乐篇章次第可考。只好参照惯例施行。至于南郊、明堂祭祀的礼仪，是依绍兴年间的规定，又命官吏兼顾元丰、大观年间旧典，为后世制定法规。祭典用乐起止的规范，庄重而璀璨。

前三天，太常设登歌于祭坛，位置靠南，面向北，在祭坛南内墙的外边设宫架，在酂缀之间立舞表。明堂登歌设于堂上前楹间，宫架设在庭中。前一天，设两名协律郎位：一名在祭坛西北，一名在宫架西北。设押乐官二人：太常丞在登歌乐架北面，太常卿在宫架北面。视察祭品之夜，押乐太常卿及太常丞检查乐架，协律郎展视乐器。

祭祀日，乐正率乐工、文武舞者依次进入。皇帝乘车，从青城斋殿出发，乐正撞击景钟，皇帝下车进入大次，景钟停止。明堂不用景钟。皇帝穿大裘衮冕，从正门入，协律郎下跪，俯首，举旗，音乐开始。乐工击柷，宫架奏《乾安之乐》，凡上下、行止都奏乐。明堂奏《仪安》。皇帝到午阶牌位，面向西立，协律郎收旗敲敔，音乐止。明堂祭祀到阼阶下，音乐止。所有的音乐皆协律郎举旗

而始，收旗而止。礼仪使奏请仪式开始，宫架奏《景安之乐》。明堂奏《诚安》。

文舞开始，左丞相等到神位前，音乐奏起，至六章停止。皇帝手执大圭再拜，内侍奉上御用洗手器皿和手巾，宫架乐奏响，擦手毕，乐止。礼仪使在前引导皇帝登祭坛，宫架音乐奏响，到坛下，乐止。从午阶登坛，明堂升自阼阶。登歌乐奏响，到坛上，音乐止。登歌《嘉安之乐》开始，明堂至堂上奏《镇安》。进献镇圭、玉币给上帝，音乐止。到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前，仪式同上述。礼仪使引导皇帝回神位牌，登歌乐奏响，下台阶，音乐停止。明堂祭从阼阶下来。宫架乐奏响，到牌位，音乐止。奏俎官从正门入，宫架乐奏《丰安之乐》，明堂祭奏《禧安》。下跪，进献祭品的几案后，音乐止。内侍持洗手器皿与手巾上前，宫架音乐起，擦手及酒具，音乐止。礼仪使引导皇帝登祭坛，宫架音乐起，到午阶，音乐止。从午阶登坛，登歌乐起，到坛上，音乐止。明堂无升坛。登歌起《禧安之乐》，明堂祭奏《庆安》。到神位前，三祭酒，立片刻，音乐止。宣读祭文，皇帝再拜。每次到神位前仪式皆同。礼仪使引导皇帝回牌位，登歌乐起，下台阶，音乐止。宫架乐起，到牌位，音乐止。奏请皇帝回小次，宫架乐起，进入小次，音乐止。

武舞开始，宫架奏《正安之乐》，明堂奏《穆安》。舞者立定，音乐止。亚献，登祭坛，到酌献所，向西立，宫架奏《正安之乐》。明堂祭由皇太子亚献，奏《穆安》。三祭酒，仪式同上，音乐止。终献亦如前。奏请到饮福位，宫架音乐起，到午阶，音乐止。从午阶登祭坛，登歌乐起，将至位，音乐止。登歌奏《禧安之乐》，明堂奏《胙安》。敬酒祈福，礼节毕，音乐止。礼仪使引导皇帝回版位，登歌乐起，下台阶，音乐止。宫架乐奏响，到达版位，音乐止，明堂祭不下阶。撤豆，登歌奏《熙安之乐》，明堂祭奏《歆安》。送神，宫架奏《景安之乐》，一章即止。明堂祭奏《诚安》。到观看燃柴祭天、葬物祭地之位，宫架乐起，到位，音乐止。明堂祭有燃柴无葬物。燃柴葬物完毕，回大次，宫架奏《乾安之乐》，明堂祭奏《憩安》，到大次，音乐止。皇帝坐大车出大次，乐正击景钟，明堂祭不用景钟。鼓吹齐鸣，下车回斋殿，景钟止。百官、宗室列队在端诚殿庆贺，奏请皇帝出发，军乐引导，到丽正门，大乐正令奏《采茨之乐》，入门，音乐止。明堂祭在紫宸殿，不奏《采茨》。皇帝在丽正门宽赦罪人。

此前，太常宫架乐设于门前，设钲鼓于其西，皇帝登门到御阁，大乐正下令撞黄钟之钟，右边五口钟都响应，《乾安之乐》起，皇帝登御座，音乐止。金鸡

立，太常击鼓，囚犯集合，鼓声止。宣布赦令毕，大乐正下令撞蕤宾之钟，左边五口钟都响应，皇帝回御座，音乐止。车驾出门，奏乐，引导皇帝到文德殿，下车，音乐止。

［**原文**］

按大礼用乐，凡三十有四色：歌色一，笛色二，埙色三，篪色四，笙色五，箫色六，编钟七，编磬八，镈钟九，特磬十，琴十一，瑟十二，柷、敔十三，搏拊十四，晋鼓十五，建鼓十六，鞞、应鼓十七，雷鼓祀天神用。十八，雷鼗鼓同上。一十九，灵鼓祭地祇用。二十，灵鼗鼓同上。二十一，路鼓飨宗庙用。二十二，路鼗鼓同上。二十三，雅鼓二十四，相鼓二十五，单鼗鼓二十六，旌纛（jīng dào）[①]二十七，金钲二十八，金錞二十九，单铎三十，双铎三十一，铙铎三十二，奏坐三十三，麾幡三十四。此国乐之用尤大者，故具载于篇。

初，绍兴崇建皇储，诏有司备礼册命，然在钦宗恤制，未及制乐。乾道初元，诏立皇太子，命礼部、太常寺讨论旧礼以闻。受册日，陈黄麾仗于大庆殿，设宫架乐于殿庭，皇帝升御坐，作《乾安之乐》，升，用黄钟宫，降，用蕤宾宫。皇太子入殿门，作《明安之乐》，受册出殿门亦如之，皆用应钟宫。至七年，易应钟而奏以姑洗。古者，太子生则太师吹管以度其声，观所协之律。有虞典乐教胄子，自天子之元子皆以乐为教，所以养其性情之正，荡涤邪秽，消融查滓而和顺于道德，则陈金石雅奏，以重元良。册拜宜仿古谊，式昭盛礼。由唐季世，储贰（chǔ èr）[②]罕定，国家益多故而礼废乐阙。至于建隆定乐，虽诏皇太子出入奏《良安》，至道始册皇太子，有司言："太子受册，宜奏《正安之乐》。"百年旷典，至是举行，中外胥悦。至天禧册命，礼仪院复奏改《正安之乐》。乾道之用《明安》，实祖述天禧，而以姑洗为宫，则唐东宫轩垂奏乐旧贯云。

孝宗素恭俭，每贺正使赴宴作乐，多遇上辛斋禁，有司条治平用乐典故以进。及生辰使上寿，适亲郊散斋，枢密副使陈俊卿请以礼谕北使，毋用乐。不得已，则上寿之日设乐，而宣旨罢之，及宴

使人，然后用之，庶存事天之诚。上可其奏，且曰："宴殿虽进御酒，亦勿用。"宰相叶颙、魏杞方主用乐之议，以为乐奏于紫宸，乃使客之礼。俊卿独奏曰："适奉诏旨，仰见圣学高明，过古帝王远甚。彼初未尝必欲用乐，而我乃望风希意，自为失礼以徇之，他日轻侮，何所不至?"寻诏："垂拱上寿止乐，正殿犹为北使权用。"后三年，贺使当朝辞，复值散斋，上乃谕馆伴以决意去乐及议所以处之者，如使人必以作乐为言，则移茶酒就驿管领，遂有更不用乐之诏。

其后因雨泽愆期（qiān qī）[③]，分祷天地、宗庙，精修雩祀。按礼，大雩，帝用盛乐。而唐开元祈雨雩坛，谓之特祀，乃不以乐荐。于是太常朱时敏言："《通典》载雩礼用舞僮歌《云汉》，晋蔡谟议谓：'《云汉》之诗，兴于宣王，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灾，以和阴阳之义。'乞用舞僮六十四人，衣玄衣，歌《云汉》之诗。"诏亟从之。

淳熙二年，诏以上皇加上尊号，立春日行庆寿礼。有司寻言："乾道加尊号，用宫架三十六，乐工共一百一十三人。今来加号庆寿，事体尤重，合依大礼例，用四十八架，乐正、乐工用一百八十八人，庶得礼乐明备。"仍令分就太常寺、贡院前五日教习。前期，太常设宫架之乐于大庆殿，协律郎位于宫架西北，东向；押乐太常卿位于宫架之北，北向；皇太子及文武百僚，并位于宫架之北，东西相向，又设宫架于德寿殿门外，协律郎、太常卿位如之。及发册宝日，仪仗、鼓吹列于大庆殿门，乐正、师二人以次入。赞者引押乐太常卿、协律郎入，就位，奏中严外办讫，礼仪使奏请皇帝恭行发册宝之礼，太常卿导册宝，《正安之乐》作。中书令奉宝、侍中奉册进行，《礼安之乐》作。发宝册毕，鼓吹振作，仪卫等以次从行。皇帝自祥曦殿辇至德寿宫行礼，册宝入殿门，作《正安之乐》。上皇出宫，作《乾安之乐》；升御坐，奉上册宝，作《圣安之乐》；降御坐，作《乾安之乐》。太后册宝进行，用《正安》；出阁升坐，用《坤安》；降坐入阁，复作《坤安之乐》。礼部尚书赵雄等言："国朝旧制，车驾出，奏乐。今庆典之行，亘古未有，自非礼仪详备，无以副中外欢愉之心。请庆寿行礼日，圣驾往还并用乐及簪

花。”诏从之。既而太常又言：“郊禋礼成，宜进胙慈闱，行上寿饮酒礼。所有上寿合办仙楼仍用乐，其乐人照天申节礼例。”凡上诣德寿宫，或恭请上皇游幸，或至南内，或上皇命同宴游，或时序赏适、过宫侍宴，或圣节张乐、珥花、奉玉卮为上皇寿，率从容竟日，隆养至乐，备极情文。

及高宗之丧，孝宗力行三年之制，有司虽未尝别设乐禁，而过期不忍闻乐。金使以会庆节来贺，稽之旧典，引对使人或许上寿，惟辍乐不举。孝宗断以礼典，却其书币，就馆遣行。次年再至，始用绍兴故事，移宴于馆而不作乐。高宗升祔，太常言：“祔飨行礼，当设登歌、宫架、乐舞，晨祼馈食，其用乐如朝飨之制。”于是，高宗庙昉奏《大德》之乐舞。礼部言：“今虞祔之行，纯用古礼，导引神主，自有卫仗及太常鼓吹，而杂用道、释，于礼非经，乞行蠲免（juān miǎn）[4]。”诏从其请。

既而大享明堂，起居舍人郑侨奏：“祭祀于事为大，礼乐于用为急，然先王处此，有常变之不同，各务当其礼而已。昔舜居尧丧，三载遏密，后世既用汉文以日易月之文，又用汉儒越绋（yuè fú）[5]行事之制，循习既久，不特用礼而又用乐，去古愈远。圣主躬服通丧，有司请举大礼，屈意从之。且大飨之礼，祭天地也，圣主身亲行之，行礼作乐，似不可废。其他官分献与夫先期奏告例用乐者，权宜蠲寝，不亦可乎？今若因明堂损益而裁定之，亦足为将来法。”乃命太常讨论，始诏除降神、奠玉币、奉俎、酌献、换舞、彻豆、送神依曲礼作乐外，所有皇帝及献官盥洗、登降等乐皆备而不作云。

［**注释**］

①旌纛：音 jīng dào，大旗。亦泛指旗帜。唐贾岛《寄沧州李尚书》诗：“迢递瞻旌纛，浮阳寄咏言。”　②储贰：音 chǔ èr，亦作“储二”。储副，太子。唐元稹《四皓庙》诗：“如何一朝起，屈作储贰宾。”明唐顺之《请皇太子受朝疏》：“深惟宗社根本之重，早正东宫储二之位，以繫宇内之心者，贰载于兹矣。”　③愆期：音 qiān qī，失约；误期。《易·归妹》：“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④蠲免：音 juān miǎn，免除。《周书·武帝纪下》：“逋租悬调，兵役残功，并宜蠲免。”　⑤越绋：音 yuè fú，谓不受私丧的限制，在丧期参加祭天地社稷的

典礼。绋，柩车之绳。《礼记·王制》：“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后汉书·礼仪志上》：“大丧，唯天郊越绋而斋。”

［要义精译］

按大礼用乐，共有三十四色：歌一，笛二，埙三，篪四，笙五，箫六，编钟七，编磬八，镈钟九，特磬十，琴十一，瑟十二，柷、敔十三，搏拊十四，晋鼓十五，建鼓十六，鞞鼓、应鼓十七，雷鼓十八，祭祀天神用。雷、鼗鼓十九，同上。灵鼓二十，祭地神用。灵、鼗鼓二十一，同上。路鼓二十二，祭宗庙用。路、鼗鼓二十三，同上。雅鼓二十四，相鼓二十五，单鼗鼓二十六，旌纛二十七，金钲二十八，金錞二十九，单铎三十，双铎三十一，铙铎三十二，奏坐三十三，麾幡三十四。这些是国乐中最大的规格，因此记载于典章。

当初，绍兴年间建皇储，诏命官吏备礼册命，然在钦宗丧事期间，未及备乐。乾道元年，诏立皇太子，命礼部、太常寺讨论旧礼报告。受册日，大庆殿陈设黄麾仗，殿庭设宫架，皇帝登御座，奏《乾安之乐》，升，用黄钟宫，降，用蕤宾宫。皇太子入殿门，奏《明安之乐》，受册命出殿门亦相同，皆用应钟宫。到七年，用姑洗来代替应钟。古代时，太子出生时太师吹管以测度其声，观察与太子相协之律。帝尧命乐官教贵胄子弟，以培养端正的品性，以金石雅乐，推崇至善。及至末世，皇储不定，国家变故而礼乐荒废。至建隆年修订乐礼，虽然诏命皇太子出入奏《良安》，至道年首次册封皇太子时，官员说：“太子受册封，应奏《正安之乐》。”百年难逢的盛典开始举行，中外欢悦。到天禧年册命，礼仪院又上奏要求改变《正安之乐》。乾道年用《明安》乐，实为天禧年旧例，而以姑洗为宫，则是唐代太子宫奏乐旧例。

孝宗奉行俭朴，每逢赴宴奏乐，常遇上辛斋禁，官员向皇帝陈述用乐旧典。皇帝生日，使者祝寿，正赶上皇帝亲祭斋礼，枢密副使陈俊卿请求按礼告谕北使，不可用乐。不得已，祝寿日设乐，至皇帝宣旨罢乐，待宴请使者，然后用乐，如此可保存事奉上天之诚意。皇帝同意其奏，且说：“宴会殿堂上虽进御酒亦不饮用。”宰相叶颙、魏杞方主张用乐，认为在紫宸奏乐，符合接待使者之礼。俊卿一人上奏：“适逢接诏，仰见皇上学识高明，超越古代帝王。他们并非定要用乐，而我们看到一星半点就揣测古人之意，自以为失礼而曲从，以至轻视我们，何所不至？”不久下诏：“垂拱上寿止乐，正殿仍然为北方使节暂用。”此后

三年，贺使在朝廷辞行，正逢祭父母前之斋礼，皇上告客舍人员已决心去除音乐，如使者坚持奏乐，就把茶酒移到驿馆处理，遂有更不用乐之诏书。

其后因过期而不下雨，即祷告天地、宗庙，隆重举行求雨祭祀。按礼制，大规模祈雨，皇帝须用隆盛之乐。而唐朝开元祈雨雩坛，叫作“特祀”，却不用乐。于是太常朱时敏说：“《通典》记载祈雨用舞童歌《云汉》，晋代蔡谟议论说：‘《云汉》之诗，兴于宣王，歌者取其修德防灾，调和阴阳之意。’请求用舞童六十四人，穿黑色衣，唱《云汉》之诗。”诏书很快依从了他。

淳熙二年，诏书要为太上皇加尊号，立春举行祝寿礼。官员进言：“乾道年加尊号，用宫架三十六，乐工一百一十三人。如今加号庆寿，事情尤重，应依大礼例，用宫架四十八，乐正、乐工一百八十八人，如此可使礼乐完备。”命太常寺、贡院前五天进行练习。前期，太常在大庆殿设宫架乐，协律郎在宫架西北，向东；押乐太常卿在宫架北，向北；皇太子及文武百官，都在宫架北，东西相向。又在德寿殿门外设宫架，协律郎、太常卿位置如上。到发册书宝玺之日，仪仗、鼓吹列队于大庆殿门前，乐正、乐师二人依次入。司仪引导押乐太常卿、协律郎入，就位，奏报宫禁戒严完毕，礼仪使奏请皇帝恭行发册宝仪式，太常卿引导册书宝玺，奏《正安之乐》。中书令手捧宝玺、侍中手捧册书前行，奏《礼安之乐》。发宝玺册书毕，鼓吹齐鸣，仪仗卫队等依次从行。皇帝从祥曦殿乘车至德寿宫行礼，册书宝玺入殿门，奏《正安之乐》。太上皇出宫，奏《乾安之乐》；登上御座，奉上册书宝玺，奏《圣安之乐》；下御座，奏《乾安之乐》。授皇太后册书宝玺，奏《正安》；出门登座，奏《坤安》；下座进门，再奏《坤安之乐》。礼部尚书赵雄等人说：“本朝旧礼制，车驾出行，奏乐。如今之庆典，自古未有，如非礼仪详备，难与中外欢愉之心相称。请求在庆寿行礼之日，皇帝车驾往返皆用乐并戴花。”诏书依从了他。之后太常又说：“郊祭礼完成，应向父母宫进献祭肉，举行祝寿饮酒礼。所有祝寿和料理宫楼仍旧用乐，乐工比照天申节之旧制。”凡皇帝去德寿宫，或恭请太上皇游览，或到皇帝住所，或太上皇命共同宴游，或依时令赏心适意、过宫侍宴，或皇帝生日设乐、戴珥花、奉玉卮为太上皇祝寿，都应从容终日，奉养隆重、至欢至乐，极俱完备。

到高宗丧事，孝宗奉行三年之丧制，官员虽无禁乐条文，而孝宗过了服丧期仍不忍心作乐。金国使者因为祝贺节日来朝，考察典章，使者可祝寿，但不可奏乐。孝宗据旧典决断，谢绝礼物，打发使者回国。次年金使又来，则采用绍兴旧

典，宴会移至客馆而不奏乐。高宗祔祭于宗庙，太常说："祔祭行礼，当设登歌、宫架、乐舞，晨祼馈食，用乐同朝飨礼。"于是，高宗庙奏《大德》之乐舞。礼部说："虞祔的形式，完全用古礼，导引神主，自有卫仗及太常鼓吹，而杂用道教、佛教，不符礼仪，请求免去。"诏书从其请求。

既而明堂大享礼，起居舍人郑侨上奏："祭祀大事，礼乐最要，然先王对待礼乐，常有变化而不同，各自满足其礼而已。从前舜在尧的丧事期间，三年禁绝娱乐；后世既用汉文帝以日当月之条文，又用汉代儒生超越丧制之行，沿袭已久，不唯有典还用音乐，去古礼甚远。皇帝处丧期，官员请求行大礼，皇帝委屈己愿听从他们。再说大飨之礼，乃为祭祀天地，皇帝亲行，行礼奏乐，似不可废。至于官吏们各自的献祭及用乐情况，暂且不准，不亦可乎？如果因明堂祭礼之增减，将来亦可效法。"于是命太常讨论，下诏，除降神、奠玉币、奉俎、酌献、换舞、撤豆、送神等仪式依旧典奏乐外，皇帝及献礼官员盥洗、登降之乐备而不用。

第六章　《宋史》音乐志　六　解评

（原《宋史》卷一百三十一　志第八十四　乐六）

［**原文**］

光宗受禅，崇上寿皇圣帝、寿成皇后暨寿圣皇太后尊号，寿皇乐用《乾安》，寿圣、寿成乐用《坤安》，三殿庆礼，在当时侈为盛仪。寻以礼部、太常寺言："国朝岁飨上帝，太祖肇造王业，则配冬飨于圜丘；太宗混一区宇，则春祈谷、夏大雩（yú）[①]、秋明堂俱配焉。高宗身济大业，功德茂盛，所宜奉侑，仰继祖宗，以协先儒严祖之议，以彰文祖配天之烈。"乃季秋升侑于明堂，奠币用《宗安之乐》，酌献用《德安之乐》，并登歌作大吕宫。及加上高宗徽号，奉册宝以告，用《显安之乐》。

绍熙元年，始行中宫册礼，发册于文德殿：皇帝升降御坐用

《乾安之乐》，持节展礼官出入殿门用《正安之乐》。受册于穆清殿：皇后出就褥位用《坤安》；至位，用《承安》；受册宝，用《成安》；受内外命妇贺就坐，用《和安》；内命妇进行贺礼，用《惠安》；外命妇进行贺礼用《咸安》；皇后降坐用《徽安》；归阁用《泰安》；册宝入殿门用《宜安》。宋初立后，自景祐始行册命之礼。元祐纳后，典章弥盛，而六礼发制书日，乐备不作，惟皇后入宣德门，朝臣班迎，鸣钟鼓而已。崇宁中，乃陈宫架，用女工，皇后升降行止，并以乐为节。至绍兴复制乐，以重袆翟，诏执色勿用女工，令太常止于门外设乐。隆兴册礼时，则国乐未举，淳熙始遵用之，而绍熙敷贲旧典，于此特加详备。绍兴乐奏仲吕宫，仲吕为阴；绍熙乐奏太簇宫，太簇为阳。用乐同而揆[2]律异焉。

明年郊祀，太常耿秉奏："致敬鬼神，以礼乐为本，乐欲其备，音欲其和。今所用雷鼓之属，正所以祀天致神，而皮革虚缓，声不能振应；登歌、大乐乐器及乐舞工人冠服，有积岁久而损弊者，宜葺新之。太常在籍乐工，不给于役，召募百姓，罕能习熟。郊祀事重，其乐工亲扈乘舆，和乐雅奏，期以接天地、享祖宗，请优其日廪[3]，以籍田司钱给之，乐艺稍精，仍加赏劝。其缘托权要送名充数者，严戢[4]绝之。"又言："大礼前期，皇帝朝飨太庙，别庙内安穆、安恭皇后二室，前此系大臣分诣行事。今既亲诣室祼，其酌献、升殿所奏乐曲，恐不相协，宜命有司更制。"皆从之。

宁宗即位，孝宗升祔，祧僖祖，立别庙，礼官言："僖祖既仿唐兴圣立为别庙，遇祫则即庙以飨，孟冬祫飨日，合先诣僖祖庙室行礼。其乐舞欲依每岁别庙五飨设乐礼例，于僖祖添设登歌乐。如僖庙行礼，就庙殿依次作登歌乐，其宫架乐则于太庙殿上通作。"诏从之。

既而臣僚言："皇帝因重明圣节，诣寿康宫上寿举乐，仰体圣主事亲尽孝之志，俯遂臣子尊君亲上之忱，此国家典礼之大者也。检照典故，天申节赐御筵，在上寿次日。今乃于前一日赐文武百僚宴，重明上寿，用乐攸始，而臣下听乐乃在君父之先，义有未安。"遂命改用次日。凡奉上册宝于慈福、寿康宫者，再备乐行礼，一用乾道

旧制。寻御文德殿制册皇后，有司请设宫架之乐，依仪施行。庆元六年瑞庆节，金使至，以执光宗、慈懿皇后丧，诏就驿赐御筵，并不作乐。

嘉定二年，明堂大飨，礼部尚书章颖奏："太常工籍阙少，率差借执役。当亲行荐飨，或容不根游手出入殿庭，非所以肃仪卫、严禁防也。乞申绍兴、开禧已行禁令，不许用市井替名，显示惩戒，庶俾骏奔之人小大严洁，以称精禋。"臣僚又奏："郊祀登歌列于坛上，簉（zào）[5]于上龕[6]，盖在天地祖宗之侧也。宫架列于午阶下，则百神所同听也。夫乐音莫尚于和，今丝、竹、管、弦类有阙断，拊搏、佾舞，贱工、窭人往往垢玩猱杂，宜申严以肃祀事。"皆俞其请。至十四年，诏："山东、河北连城慕义，殊俗郊顺，奉玉宝来献，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实惟我祖宗之旧。"乃明年元日，上御大庆殿受宝，用鼓吹导引，备陈宫架大乐，奏诗三章：一曰《恭膺天命》，二曰《旧疆来归》，三曰《永清四海》，并奏以太簇宫。

［**注释**］

①大雩：音 dà yú，古求雨祭祀曲名。《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乐。"郑玄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 ②揆：音 kuí，揣测。 ③日廪：亦作"日稟"。古时官府每天供给的粮食。《后汉书·仲长统传》："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吏食日稟，班禄未定。" ④严戢：音 yán jí，谓严格管理。《明史·徐达传》："尤严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会三，郡邑百数，闾井宴然，民不苦兵。" ⑤簉：音 zào，古同"萃"，聚集。 ⑥龕：音 kān，供奉佛像、神位等的小阁子。

［**要义精译**］

光宗即帝位，恭敬加上寿皇圣帝、寿成皇后与寿圣皇太后尊号，寿皇音乐用《乾安》，寿圣、寿成乐用《坤安》，三殿庆典礼仪，在当时是盛大的仪式。不久因为礼部、太常寺的意见："国家每年祭祀天神，太祖最先缔造了王业，就在圜丘冬日祭祀时配祭；太宗统一天下，所以春天祈祷丰收、夏天祈雨、秋天明堂祭时都配祭。高宗救助了国家大业，功德茂盛，本应报答，和祖宗同受仰慕，如此

方能与先代儒者敬祖之论和谐，彰显文饰祖先配天之大业。”于是在秋末配祭于明堂，奠币时用《宗安之乐》，酌献用《德安之乐》，皆以大吕做登歌之宫。及加上高宗的徽号，奉册宝以告，用《显安之乐》。

绍熙元年，举行中宫册礼，在文德殿发册书：皇帝上下御座，用《乾安之乐》；持节展礼的官员出入，用《正安之乐》。受册于穆清殿：皇后出，用《坤安》；到座位，用《承安》；接受册书宝玺，用《成安》；接受宫内外有封号的女人祝贺，就座，用《和安》；宫内有封号之妇奉上贺礼，用《惠安》；宫外有封号之妇奉上贺礼，用《咸安》；皇后下座，用《徽安》；归阁，用《泰安》；册书宝玺入殿门，用《宜安》。宋初立皇后，从景祐年开始行册封礼。元祐娶皇后，典章繁多，而婚事六礼发制书之日，备乐而不用，唯皇后入宣德门、大臣列队迎接时，敲响钟鼓。崇宁年间，才设宫架之乐，用女工，皇后升降行止，都以乐为节。至绍兴重新制乐，以示对后宫郑重。诏书命掌乐不用女工，而令太常于门外设乐。隆兴年举行册封礼时，还没用国乐，淳熙年始遵从诏书用之，而绍熙年宏大旧典，对此特加详备。绍兴年奏乐以仲吕为宫，仲吕属阴；绍熙年奏乐以太蔟为宫，太蔟属阳。用乐同而选调不同。

次年郊祀，太常耿秉上奏：“向鬼神致敬，以礼乐为本，音乐求完备，声音求和谐。今所用雷鼓一类，正是用于祭祀天神的，而皮革虚软，声音不洪亮；登歌、大乐之器及乐工服饰年久而破损，应修整更新。太常在册乐工，免除劳役。郊祀事关重大，乐工跟从皇帝车驾，和乐典雅，期能沟通天地、享祖宗，请从优发给粮食，用籍田司钱供给，乐技稍精，加以赏赐鼓励。对于依靠权臣关系而报名充数者，应严厉拒绝。”又说：“大礼前期，皇帝前飨太庙，别庙内安穆、安恭皇后二室，此前大臣分别行事。如今既然皇帝亲临庙室，其酌献、升殿所奏乐曲，恐不相协，应当重新制定。”皆依从之。

宁宗继位，孝宗升祔，祧祭僖祖，独自立庙。礼官说：“僖祖既效仿唐兴圣立为别庙，遇到合祭则去庙中进献，初冬合祭的日子，应先去僖祖庙室行礼。乐舞依照每年别庙五次祭祀设乐之礼，在僖祖庙添设登歌乐。到僖祖庙行礼，在庙殿依次奏登歌乐，至于宫架乐则在太庙殿上演奏。”诏书从其奏。

此后大臣们说：“皇帝为光大先帝命圣街，往寿康宫祝寿奏乐，对上体现孝敬之志，对下顺遂臣民恭敬前辈之忱，乃国家典礼之大者。参照典故，天申节赐御筵，在上寿次日，如今却在前一日赐百官宴。为光大祝寿开始用乐，而臣下听

乐于君父之前，于礼不妥。”遂令赐宴改于次日。凡奉上册宝于慈福、寿康宫者，再备乐行礼，依乾道年旧制。不久皇帝在文德殿制册皇后，官员请设宫架乐，按礼仪施行。庆元六年端庆节，金使至，由于办理光宗、慈懿皇后丧事，诏令在驿馆赐筵，并不奏乐。

嘉定二年，举行明堂大飨，礼部尚书章颖上奏：“太常寺在册乐工缺少，遇事时借用服劳役者。在皇帝亲临时，也许有游手者混入殿庭，不宜整饬仪仗警戒。请求重申绍兴、开禧年的禁令，不允许市井闲人充数，希为祭祀奔走者整肃清洁。”大臣们又上奏：“郊祀登歌列于坛上，聚于上龛，在天地祖宗之旁。宫架陈设于午阶下，表示百神同听。乐声崇尚和谐，如今丝、竹、管、弦类乐器不完备，拊搏、佾舞，贱工、穷人混杂其间，应当严肃处理祭祀要事。”全部听从其请。十四年，诏书说：“山东、河北大片城池仰慕道义，不同习俗者仿效归顺，持玉宝来献，上书‘皇帝恭膺天命之宝’，确乃我祖宗遗物。”于是次年元旦，皇帝亲临大庆殿接受宝物，鼓吹乐引导，备陈宫架，奏诗三章：第一首《恭膺天命》，第二首《旧疆来归》，第三首《永清四海》，皆以太蔟为宫。

［**原文**］

理宗享国四十余年，凡礼乐之事，式遵旧章，未尝有所改作。先是，孝宗庙用《大伦之乐》，光宗庙用《大和之乐》；至是，宁宗祔庙，用《大安之乐》。绍定三年，行中宫册礼，并用绍熙元年之典。及奉上寿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册宝，始新制乐曲行事。当时中兴六七十载之间，士多叹乐典之久坠，类欲蒐讲古制，以补遗轶。于是，姜夔乃进《大乐议》于朝。夔言：

绍兴大乐，多用大晟所造，有编钟、镈钟、景钟，有特磬、玉磬、编磬，三钟三磬未必相应。埙有大小，箫、篪、笛有长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弦有缓急燥湿，轸有旋复，柱有进退，未必能合调。总众音而言之，金欲应石，石欲应丝，丝欲应竹，竹欲应匏，匏欲应土，而四金之音又欲应黄钟，不知其果应否。乐曲知以七律为一调，而未知度曲之义；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黄钟奏而声或林钟，林钟奏而声或太簇。七音之协四声，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浊，以上、去配轻

清，奏之多不谐协。

八音之中，琴、瑟尤难。琴必每调而改弦，瑟必每调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鲜。又琴、瑟声微，常见蔽于钟、磬、鼓、箫之声；匏、竹、土声长，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击失宜，消息未尽。至于歌诗，则一句而钟四击，一字而竽一吹，未协古人槁木[①]贯珠之意。况乐工苟焉占籍，击钟磬者不知声，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则动手不均，迭奏则发声不属。比年人事不和，天时多忒，由大乐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气也。

宫为君、为父，商为臣、为子，宫商和则君臣父子和。徵为火，羽为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声衰、火声盛，则可助南而抑北。宫为夫，徵为妇，商虽父宫，实徵之子，常以妇助夫、子助母，而后声成文。徵盛则宫唱而有和，商盛则徵有子而生生不穷，休祥不召而自至，灾害不祓而自消。圣主方将讲礼郊见，愿诏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乐曲，条理五音，隐括四声，而使协和。然后品择乐工，其上者教以金、石、丝、竹、匏、土、歌诗之事，其次者教以戛、击、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虽古乐未易遽[②]复，而追还祖宗盛典，实在兹举。

其议雅俗乐高下不一，宜正权衡度量：

自尺律之法亡于汉、魏，而十五等尺杂出于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谓倍四之器，银字、中管之号。今大乐外有所谓下宫调，下宫调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笛、孤笛，曰双韵、十四弦，以意裁声，不合正律，繁数悲哀，弃其本根，失之太清；有曰夏笛、鹧鸪，曰胡卢琴、渤海琴，沉滞抑郁。腔调含糊，失之太浊。故闻其声者，性情荡于内，手足乱于外，《礼》所谓“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者也。家自为权衡，乡自为尺度，乃至于此。谓宜在上明示以好恶。凡作乐制器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颁为准。其他私为高下多寡者悉禁之，则斯民“顺帝之则”，而风俗可正。

其议古乐止用十二宫：

周六乐奏六律、歌六吕，惟十二宫也。“王大食，三侑。”注

云："朔日、月半。"随月用律，亦十二宫也。十二管各备五声，合六十声；五声成一调，故十二调。古人于十二宫又特重黄钟一宫而已。齐景公作《徵招》、《角招》之乐，师涓、师旷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汉、魏以来，燕乐或用之，雅乐未闻有以商、角、徵、羽为调者，惟迎气有五引而已，《隋书》云"梁、陈雅乐，并用宫声"，是也。若郑译之八十四调，出于苏祇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语；《伊州》、《石州》、《甘州》、《婆罗门》者，胡曲；《绿腰》、《诞黄龙》、《新水调》者，华声而用胡乐之节奏。惟《瀛府》、《献仙音》谓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无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调者，其实则有黄钟、太簇、夹钟、仲吕、林钟、夷则、无射七律之宫、商、羽而已，于其中又阙太簇之商、羽焉。国朝大乐诸曲，多袭唐旧。窃谓以十二宫为雅乐，周制可举；以八十四调为宴乐，胡部不可杂。郊庙用乐，咸当以宫为曲，其间皇帝升降、盥洗（guàn xǐ）③之类，用黄钟者，群臣以太簇易之，此周人王用《王夏》、公用《骜夏》（ào xià）④之义也。

其议登歌当与奏乐相合：

《周官》歌奏，取阴阳相合之义。歌者，登歌、彻歌是也；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乎阳，歌六吕主乎阴，声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来始失之。故赵慎言云："祭祀有下奏太簇、上歌黄钟，俱是阳律，既违礼经，抑乖会合。"今太常乐曲，奏夹钟者奏阴歌阳，其合宜歌无射，乃或歌大吕；奏函钟者奏阴歌阳，其合宜歌蕤宾，乃或歌应钟；奏黄钟者奏阳歌阴，其合宜歌大吕，乃杂歌夷则、夹钟、仲吕、无射矣。苟欲合天人之和，此所当改。

其议祀享惟登歌、彻豆当歌诗：

古之乐，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诗。周有《九夏》，钟师以钟鼓奏之，此所谓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既毕，下管《象》、《武》。管者，箫、篪、笛之属。《象》、《武》皆诗而吹其声，此所谓吹以管者也。周六笙诗，自《南陔》皆有声而无其诗，笙师掌之以供祀飨，此所谓吹以笙者也。周升歌《清庙》，彻而歌《雍》诗，一大祀惟两歌诗。汉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

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声无诗。至晋始失古制，既登歌有诗，夕牲有诗，飨神有诗，迎神、送神又有诗。隋、唐至今，诗歌愈富，乐无虚作。谓宜仿周制，除登歌、彻歌外，繁文当删，以合于古。

其议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

古者，祖宗有功德，必有诗歌，《七月》之陈王业是也。歌于军中，周之恺乐、恺歌是也。汉有短箫铙歌之曲凡二十二篇，军中谓之骑吹，其曲曰《战城南》、《圣人出》之类是也。魏因其声，制为《克官渡》等曲十有二篇；晋亦制为《征辽东》等曲二十篇；唐柳宗元亦尝作为铙歌十有二篇，述高祖、太宗功烈。我朝太祖、太宗平僭伪（jiàn wěi）⑤，一区宇；真宗一戎衣而却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尧、舜；高宗再造大功，上俪祖宗。愿诏文学之臣，追述功业之盛，作为歌诗，使知乐者协以音律，领之太常，以播于天下。

夔乃自作《圣宋铙歌曲》：宋受命曰《上帝命》，平上党曰《河之表》，定维扬曰《淮海浊》，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荆州曰《皇威畅》，取蜀曰《蜀山邃》，取广南曰《时雨霈》，下江南曰《望钟山》，吴越献国曰《大哉仁》，漳、泉献土曰《讴歌归》，克河东曰《伐功继》，征澶渊曰《帝临墉》，美仁治曰《维四叶》，歌中兴曰《炎精复》，凡十有四篇，上于尚书省。书奏，诏付太常。然夔言为乐必定黄钟，迄无成说。其议今之乐极为详明，而终谓古乐难复，则于乐律之原有未及讲。

［**注释**］

①槁木：音 gǎo mù，已经死亡的干枯的树木，形容毫无生气。 ②遽：音 jù，急，仓猝。 ③盥洗：音 guàn xǐ，洗手洗爵。古代仪礼形式之一，用水使手及酒器洁净，以示恭敬。《仪礼·乡射礼》："主人坐取爵，兴，适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郑玄注："盥手又洗爵，致洁敬也。" ④骜夏：音 ào xià，古乐章名。九夏之一。《周礼·春官·钟师》："凡乐事，以钟鼓奏九夏：《王夏》、《肆夏》、《骜夏》。" ⑤僭伪：音 jiàn wěi，旧指割据一方的非正统的王朝政权。

［要义精译］

理宗在位四十多年，凡礼乐之事，都遵循旧章，未曾改动。此前，孝宗庙用《大伦》之乐，光宗庙用《大和》之乐。到这时，宁宗祔祭于祖庙，用《大安之乐》。绍定三年，举行中宫册封礼，用绍熙元年典章。奉上寿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册书宝玺，才制定新乐。当时是重新振兴，不少官员感叹乐典失散已久，大都搜求古制，来补充遣佚典章。于是，姜夔在朝上上书《大乐议》。姜夔说：

绍兴大乐，多为大晟府所制，有编钟、镈钟、景钟，有特磬、玉磬、编磬，三钟三磬声调未必和谐。埙有大小，箫、篪、笛有长短，笙、竽的簧片有厚薄，未必合度。琴、瑟的弦有松紧燥湿，轸有松动，柱有移位，未必合调。总括各种乐器之音而言，金要应和石，石要应和丝，丝要应和竹，竹要应和匏，匏要应和土，而四种金属乐器还要与黄钟相应，不知其果真相应否。乐曲只知以七律为一调，而不知作曲的要义；只知以一音配一字，而不知歌唱的主旨。奏黄钟而声似林钟，奏林钟而声似太蔟。七音与四声相协调，各有自然之理。如今以平、入声配重浊音，以上声、去声配轻清音，演奏时多不和谐。

八音之中，琴、瑟最难。琴必须每换一调就调琴弦，瑟必须每换一调就移动弦柱，相互作用，道理奇妙，知者甚少。此外琴、瑟声弱，常被钟、磬、鼓、箫掩盖；匏、竹、土声音绵长，而金玉常不能与其相互协调，此消彼长而不齐。至于唱诗，则唱一句击钟四下，唱一字吹一声竽，与古人“声如珠贯”不合。况且乐工只想在册籍中有名，敲钟磬者不懂声律，吹匏竹者不知穴孔，弹琴瑟者不解琴弦。齐奏时动手不均，重奏时发音不准。近年人事不和，天时多变，就因大乐不能使神人和谐。

宫代表君、父，商代表臣、子，宫商和谐则君臣父子和谐。徵象征火，羽象征水，南方是火位，北方是水宅，常使水声衰、火声盛，就可以扶助南方而抑制北方。（刘注：由于南宋朝廷在临安，辽金在北方，故发此论。）宫是夫，徵是妇，商虽以宫为父，实际是徵之子，以妇助夫、子助母，然后声调才能成章。徵盛则宫唱而和，商盛则子孙生生不息，吉祥不招而来，灾害不除而消。圣君在郊祀讲习礼仪，欲下诏求知音者，考正太常之器，选取所用之曲，整理五音，修订四声，使其协调。然后选择乐工，上乘者教他们金、石、丝、竹、匏、土歌诗，次一等者教他们执掌敲击，干、羽、四金之类，再次者淘汰。古乐不易恢复，但

追寻效法祖宗盛典，实在此举。

姜夔议论雅俗音乐高下不一，应当修正权衡度量：

自从以音律定尺度之法在汉、魏亡佚后，隋、唐正律之外又出现十五等尺度，有所谓倍四的乐器，叫作银字、中管。今大乐之外有所谓下宫调，下宫调又有中管倍五。有的叫羌笛、孤笛，有的叫双韵、十四弦以意裁声，不符合正律，繁现悲哀，弃乐之根本，失之太高；有的叫夏笛、鹧鸪，有的叫胡卢琴、渤海琴，低缓抑郁，腔调含糊，失之太低。听到这些声音，性情不安，手足无措，《礼记》所谓“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的情况。家中自定度量，乡里自制尺度，造成这种结果。我认为应在朝廷明确好恶，凡谱曲制作器者，一律以太常规范为准。其他私自决定之曲调或尺度统统禁止，这样百姓就“顺帝之则”，而风俗可正。

姜夔议论古乐只用十二宫：

周代“六代乐舞”是奏六律，歌六吕，只有十个宫。《周礼》“王大食，三侑。”的注释说：“朔日、月半。”依月用律，也是十二宫。十二管各备五声，共六十声；五声成一调，因此是十二调。古人在十二宫中又特别重用黄钟一宫。齐景公作《徵招》、《角招》的乐曲，师涓、师旷有清商、清角、清徵的演奏。汉、魏以来，燕乐用之，重大场合没听说以商、角、徵、羽定调，唯祭迎五帝，祈求丰年时有五引而已，《隋书》说“梁、陈雅乐，并用宫调”即是。像郑译的八十四调，出于苏祇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这些术语，是西北少数民族语言；《伊州》、《石州》、《甘州》、《婆罗门》这些曲名，是西北少数民族曲目；《绿腰》、《诞黄龙》、《新水调》这些曲子，是中原音乐而用胡乐节奏。只有《瀛府》、《献仙音》谓之“法曲”，也就是唐代叫作法部的音乐。凡是有“催衮”之曲，都是胡曲（西北少数民族的乐曲），法曲无“催衮”。八十四调的说法，其实只有黄钟、太蔟、夹钟、仲吕、林钟、夷则、无射七律的宫、商、羽而已，其中又缺太蔟的商、羽。本朝大乐的那些曲目，多数是承袭唐代的旧乐。我认为以十二宫为祭典音乐，周代礼制可以振兴；以八十四调为宴饮的音乐，胡曲不能掺杂。祭祀音乐，都应以宫调作曲，仪式中皇帝升降、盥洗之类用黄钟时，群臣祭祀时改用太蔟，这就是周代王用《王夏》、公用《骜夏》的道理。

姜夔议论登歌应与奏乐相合：

《周官》谈歌唱奏乐，取阴阳相合之意。歌，指登歌、彻歌；奏乐，指金属

乐、管乐。奏六律为阳，歌六吕为阴，声不同而德相合，唐代以来，已失此要义。因此赵慎言说："祭祀有下奏太蔟、上奏黄钟，都是阳律，既违背了礼经，又不符合阴阳相合之理。"如今太常乐曲，奏夹钟时奏阴歌阳，其合应歌无射，有时却歌大吕；奏函钟时奏阴歌阳，其合应歌蕤宾，有时却歌应钟；奏黄钟时奏阳歌阴，其合应歌大吕，却杂歌夷则、夹钟、仲吕、无射。如想合天人之和，则应当改正。

姜夔议论祭享惟登歌、撤豆当歌诗：

古之乐，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都歌诗。周代有《九夏》，钟师用钟鼓演奏它，这就是所谓奏以金。大祭祀登歌比毕，管乐吹奏《象》、《武》。管乐，指箫、篪、笛一类。《象》、《武》都是诗而吹奏其曲调，这就是所谓吹以管。周代六首笙诗，自《南陔》都是有曲无诗，笙师用曲供祭祀用，这就是所谓吹之以笙。周代升歌《清庙》，撤豆歌《雍》诗，一次大祀只有两次歌诗。汉代初年，这一礼制未变，迎神奏《嘉至》，皇帝入奏《永至》：皆有曲无诗。到晋代失古制，不但登歌有诗，夕牲有诗，飨神有诗，而且迎神、送神也有诗。隋、唐至今，诗歌越来越丰富，作曲没有无诗的。我认为应效法周代制度，除登歌、撤歌外，繁多的歌辞应删除，才符合古制。

姜夔议论击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

古代，祖宗有功德，必定有诗歌，《七月》陈述即王业。歌于军中，周代的恺乐、即是恺歌。汉代有短箫铙歌的曲子，共二十二篇，军队中称为骑吹，曲名叫《战城南》、《圣人出》一类就是。魏朝继承汉朝这些曲调，谱写了《克官渡》等曲子十二篇；晋朝也谱写了《征辽东》等曲子二十篇；唐朝柳宗元亦曾作铙歌十二篇，陈述高祖、太宗功业。宋朝太祖、太宗平定了僭越称号的伪国君，统一天下；真宗身着战服退却了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尧、舜；高宗再建大功，上配祖宗。希诏文人学士，追述功业，写成歌词，让知乐者配曲，交付太常，传播天下。

姜夔于是自己写作《圣宋铙歌曲》：宋朝接受天命叫《上帝命》，平定上党叫《河之表》，平定维扬叫《淮海浊》，收取湖南叫《沅之上》，收复荆州叫《皇威畅》，取蜀叫《蜀山邃》，收复广南叫《时雨霈》，下江南叫《望钟山》，吴越归顺《大哉仁》，漳、泉献土叫《讴歌归》，攻克河东叫《伐功继》，征伐澶渊叫《帝临墉》，赞美仁治角《维四叶》，歌颂中兴叫《炎精复》。共十四篇，上报尚

书省。奏章呈上，诏命交付太常。而姜夔作乐一定要用黄钟之说，最后无定论。他议论当今音乐极为详明，最后说古乐难于恢复，则于乐律原本状况没有涉及。

［原文］

其后，朱熹深悼先王制作之湮泯（yān mǐn）[1]，与其友武夷蔡元定相与讲明，反覆参订，以究其归极。熹在庆元经筵，尝草奏曰："自秦灭学，礼乐先坏，而乐之为教，绝无师授。律尺短长，声音清浊，学士大夫莫知其说，而不知其为阙也。望明诏许臣招致学徒，聚礼乐诸书，编辑别为一书，以补六艺之阙。"后修礼书，定为《钟律》、《乐制》等篇，垂宪言以贻后人。

盖宋之乐议，因时迭出，其乐律高下不齐，俱有原委。建隆初用王朴乐，艺祖一听，嫌其太高，近于哀思，诏和岘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旧乐始和畅。至景祐、皇祐间，访乐、议乐之诏屡颁，于是命李照改定雅乐，比朴下三律。照以纵黍累尺，虽律应古乐，而所造钟磬，才中太簇，乐与器自相矛盾。阮逸、胡瑗复定议，止下一律，以尺生律，而黄钟律短，所奏乐声复高。元丰中，以杨杰条乐之疵，召范镇、刘几参定。几、杰所奏，下旧乐三律，范镇以为声杂郑、卫，且律有四厘六毫之差，太簇为黄钟，宫商易位，欲求真黍以正尺律，造乐来献，复下李照一律。至元祐廷奏，而诏奖之。初，镇以房庶所得《汉书》，其言黍律异于他本，以大府尺为黄帝时尺，司马光力辨其不然。镇以周鬴、汉斛为据，光谓鬴（fǔ）[2]本《考工》所记，斛本刘歆所作，非经不足法。镇以所收开元中笛及方响合于仲吕，校太常乐下五律，教坊乐下三律。光谓此特开元之仲吕，未必合于后夔，力止镇勿奏所为乐。光与镇平生大节不谋而同，惟钟律之论往返争议，凡三十余年，终不能以相一。

是时，濂、洛、关辅诸儒继起，远溯圣传，义理精究。周惇颐之言乐，有曰："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3]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极也。后世礼法不修，刑政苛紊，代变新声，导欲增悲，故有轻生败伦不

可禁者矣。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远哉！”

程颐有曰：“律者，自然之数。先王之乐，必须律以考其声。尺度权衡之正，皆起于律。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气为准，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黄钟，黄钟之声亦不难定，有知音者，参上下声考之，自得其正。”

张载有曰：“声音之道与天地通，蚕吐丝而商弦绝，木气盛则金气衰，乃此理自相应。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律吕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深厚者能知之。”此三臣之学，可谓穷本知变，达乐之要者矣。

［注释］

①湮泯：音 yān mǐn，埋没。唐白居易《许昌县令新厅壁记》：“先是邑居不修，屋壁无纪，前贤姓字湮泯无闻。” ②鬴：音 fǔ，同“釜”。古代的一种锅。 ③九畴：畴，类。指传说中天帝赐给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即《洛书》。《书·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孔传：“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唐张钦敬《洛出书》诗：“奇象八卦分，图书九畴出。”

［要义精译］

此后朱熹对先王音乐的亡佚甚悲，与其友武夷人蔡元定共同讨论、参酌修订，探究古乐之根本。朱熹在庆元年间参加经筵，即席上奏说：“自从秦代灭绝儒学，礼乐先坏，而音乐作为一种教育，传授断绝了。律尺的短长，声音的清浊，学士大夫莫知其说，亦不知其缺。请下诏许臣招收学生，汇聚礼乐诸书，编辑成册，以补六艺之缺憾。”后来修订礼书，定为《钟律》、《乐制》等篇，为后人留下可供参考之说。

宋朝人议论音乐，就当时而言，其乐律高低不齐都有原因。建隆初年用王朴乐，人们听了嫌声音太高，近于哀思，诏令和岘考察西京表尺，命降低一律，比旧乐和畅。到了景祐、皇祐年间，访求音乐、议乐的诏书屡次颁发，命李照改定

雅乐，比王朴之乐低三律。李照用排列黍米来定尺寸，音律与古乐虽应，然所造钟磬，才相当于太蔟，乐与器自相矛盾。阮逸、胡瑗重新研究，只降低一律，按尺度定声律，而黄钟律短，所奏之乐又高了。元丰年间，因为杨杰订乐的缺陷，召范镇、刘几参与。刘几、杨杰所上奏的，比旧乐降低三律，范镇认为乐中杂有郑、卫之音，而且音律有四厘六毫的误差，太蔟为黄钟，宫商错位，希望找到标准的黍米来校正尺度，造乐献上，又比李照的音低一律。到元祐年宫廷演奏，下诏褒奖。当初，范镇根据房庶得到的《汉书》，上面所说黍律与其他版本不同，把大府尺作为黄帝时的尺，司马光极力分辨二者的不同。范镇以周代的鬴、汉代的斛为依据，司马光说鬴的制作根据《考工》的记载，斛本是刘歆制作的，非经不足以法。范镇根据他所收集的开元年中笛及方响与仲吕相合，校定太常乐下调五律，教坊乐下调三律。司马光认为这只是开元年的仲吕，未必与后夔时之乐相合，竭力阻止范镇不要将他定的音律上奏。司马光与范镇平生大节不谋而合，唯钟律之论反复争议三十多年，始未成一致。

此时，濂、洛、关辅等儒生相继而起，追溯先圣遗说，精究义理。周惇颐论音乐就说："古代圣王制礼法，修教化，端正三纲（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颁发九类大法，百姓和睦，万物顺遂，于是作乐以通八风之气。乐声淡而不伤，和谐而不淫；清淡则贪欲之心平静，和谐则烦躁之心化解。德兴国治，道配天地，这是古代最理想的社会。后代不修礼法，刑政苛繁，每换朝代就变新声，使人增欲望而加淫荡，轻视生命败坏人伦而不可禁。音乐，是古代用来使人心绪平和的，今天却助长人的欲望；古代用来宣扬教化，今天却增添了人们的怨怒。不复兴古代礼制，不改变当今音乐，想要达到国家太平，太远了！"

程颐说："音律，是自然的数值。先王的音乐，必定要依音律来确定乐音。尺度权衡，都取决于音律。律管确定尺的长度，是以天地之气为标准，非黍米可比。音律起自黄钟，黄钟的声音也不难定，有知音者，参照上下之音考察，自能得正。"

张载说："声音的道理是与天地相通，蚕吐丝则商弦绝，木气盛则金气衰，就应验了这个道理。今人探求古乐太深，认为古乐是不可知的，律吕有可以探求之理，只有德性深厚的人才能明白。"此三臣的学术，可谓求本知变，掌握了音乐的要旨。

［**原文**］

熹与元定[1]盖深讲于其学者，而研覃（yán tán）[2]真积，述为成书。元定先究律吕本原，分其篇目，又从而证辨之。

其《黄钟篇》曰：

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十：其一、三、五、七、九为阳，九者，阳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为阴，十者，阴之成也。黄钟者，阳声之始，阳气之动也，故其数九。分寸之数，具于声气之先，不可得而见。及断竹为管，吹之而声和，候之而气应，而后数始形焉。均其长，得九寸；审其围，得九分；积其实，得八百一十分。长九寸，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是为律本，度量权衡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损益焉。其《证辨》曰："古者考声候气，皆以声之清浊、气之先后求黄钟也。夫律长则声浊而气先至，律短则声清而气后至，极长极短则不成声而气不应。今欲求声气之中，而莫适为准，莫若且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或极其短，或极其长，长短之内，每差一分而为一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围径如黄钟之法焉。更迭以吹，则中声可得；浅深以列，则中气可验。苟声和气应，则黄钟之为黄钟者，信矣。黄钟信，则十一律与度量权衡者得矣。后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晋氏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来，又参之秬黍；至王朴专恃累黍，金石亦不复考。夫金石真伪固难尽信，而秬黍长短小大不同，尤不可恃。古人谓'子谷秬黍，中者实其籥'，是先得黄钟而后度之以黍，以见周径之度，以生度量权衡之数而已，非律生于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亦求之声气之元而毋必之于秬黍，斯得之矣。"

《黄钟生十一律篇》曰：

子、寅、辰、午、申、戌六阳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阴辰皆上生。阳数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损其一也；阴数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阳辰当位，自得六阴位以居其冲。其林钟、南吕、应钟三吕在阴，无所增损；其大吕、夹钟、仲吕三吕在阳，则用倍数，方与十二月之气相应，盖阴阳自然之理也。其《证辨》曰："按《吕氏》、《淮南子》，上下相生，与司马氏《律书》、《汉前志》不同，虽大吕、夹钟、仲吕用倍数则一，然《吕氏》、《淮南》不过以数之多寡为生之上下，律吕阴阳错乱而无伦，非其本法也。"

《十二律篇》曰：

按十二律之实，约以寸法，则黄钟、林钟、太簇得全寸；约以分法，则南吕、姑洗得全分；约以厘法，则应钟、蕤宾得全厘；约以毫法，则大吕、夷则得全毫；约以丝法，则夹钟、无射得全丝。约至仲吕之实十三万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尽二算，其数不行，此律之所以止于十二也。其《证辨》曰："黄钟为十二律之首，他律无大于黄钟，故其正声不为他律役。至于大吕之变宫、夹钟之羽、仲吕之徵、蕤宾之变徵、夷则之角、无射之商，自用变律半声，非复黄钟矣。此其所以最尊而为君之象，然亦非人所能为，乃数之自然，他律虽欲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节最为律吕旋宫用声之纲领也。"

《变律篇》曰：

十二律各自为宫，以生五声二变。其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六律，则能具足。至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六律，则取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六律之声，少下，不和，故有变律。律之当变者有六：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变律者，其声近正律而少高于正律，然后洪纤、高下不相夺伦。变律非正律，故不为宫。其《证辨》曰："十二律循环相生，而世俗不知三分损益之数，往而不返。仲吕再生黄钟，止得八寸七分有奇，不成黄钟正声。京房觉其如此，故仲吕再生，别名执始，转生四十八律。不知变律之数止于六者，出于自然，不可复加。虽强加之，亦无所用也。房之所传出于焦氏，焦氏卦气之学，亦去四而为六十，故其推律必求合此数。不知数之自然，在律不可增，于卦不可减也。何承天、刘焯讥房之病，乃欲增林钟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吕反生黄钟，还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数，则是惟黄钟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应三分损益之数，其失又甚于房。"

《律生五声篇》曰：

宫声八十一，商声七十二，角声六十四，徵声五十四，羽声四十八。按黄钟之数九九八十一，是为五声之原，三分损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损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声之数六十四，以三分之，不尽一算，数不可行，此声之数所以止于五也。其《证辨》曰："《通典》曰：'黄钟为均，用五声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声，其为宫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声，合为六十声，是十二律之正声也。'夫黄钟一均之数，而十一律于此取法焉。以十二律之宫长短不同，而其臣、民、事、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乱，良以是耳。沈括不知此理，乃以为五十四在黄钟为徵、在夹钟为角、在仲吕为商者，其亦误矣。俗乐之有清声，略知此意。但不知仲吕反生黄钟，黄钟又自林钟再

生太簇，皆为变律，已非黄钟、太簇之清声耳。胡瑗于四清声皆小其围径，则黄钟、太簇二声虽合，而大吕、夹钟二声又非本律之半。且自夷则至应钟四律，皆以次而小其径围以就之，遂使十二律、五声皆有不得其正者。李照、范镇止用十二律，则又未知此理。盖乐之和者，在于三分损益；乐之辨者，在于上下相生。若李照、范镇之法，其合于三分损益者则和矣，自夷则已降，其臣、民、事、物，岂能尊卑有辨而不相凌犯乎？晋荀勖之笛，梁武帝之通，皆不知而作者也。"

《变声篇》曰：

变宫声四十二，变徵声五十六。五声宫与商、商与角、徵与羽相去各一律，至角与徵、羽与宫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则音节和，相去二律则音节远。故角、徵之间，近徵收一声，比徵少下，故谓之变徵；羽、宫之间，近宫收一声，少高于宫，故谓之变宫。角声之实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尽一算，既不可行，当有以通之。声之变者二，故置一而两，三之得九，以九因角声之实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损益，再生变徵、变宫二声，以九归之，以从五声之数，存其余数，以为强弱。至变徵之数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尽二算，其数又不行，此变声所以止于二也。变宫、变徵，宫不成宫，徵不成徵，《淮南子》谓之"和谬"，所以济五声之不及也。变声非正声，故不为调。其《证辨》曰："宫、羽之间有变宫，角、徵之间有变徵，此亦出于自然，《左氏》所谓'七音'，《汉前志》所谓'七始'是也。然五声者，正声，故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至二变声，则不比于正音，但可济其所不及而已。然有五声而无二变，亦不可以成乐也。"

《八十四声篇》曰：

黄钟不为他律役，所用七声皆正律，无空、积、忽、微。自林钟而下，则有半声：大吕、太簇一半声，夹钟、姑洗二半声，蕤宾、林钟四半声，夷则、南吕五半声，无射、应钟为六半声。中吕为十二律之穷，三半声也。自蕤宾而下则有变律：蕤宾一变律，大吕二变律，夷则三变律，夹钟四变律，无射五变律，中吕六变律也。皆有空、积、忽、微，不得其正，故黄钟独为声气之元。虽十二律八十四声皆黄钟所生，然黄钟一均，所谓纯粹中之纯粹者也。八十四声：正律六十三，变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数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数也。

《六十调篇》曰：

十二律旋相为宫，各有七声，合八十四声。宫声十二，商声十二，角声十二，徵声十二，羽声十二，凡六十声，为六十调，其变宫十二，在羽声之后、宫声之前；变徵十二，在角声之后、徵声之前：宫徵皆不成，凡二十四声，不可为调。黄钟宫至夹钟羽，并用黄钟起调、黄钟毕曲；大吕宫至姑洗羽，并用大吕起调、大吕毕曲；太簇宫至仲吕羽，并用太簇起调、太簇毕曲；夹钟宫至蕤宾羽，并用夹钟起调、夹钟毕曲；姑洗宫至林钟羽，并用姑洗起调、姑洗毕曲；仲吕宫至夷则羽，并用仲吕起调、仲吕毕曲；蕤宾宫至南吕羽，并用蕤宾起调、蕤宾毕曲；林钟宫至无射羽，并用林钟起调、林钟毕曲；夷则宫至应钟羽，并用夷则起调、夷则毕曲；南吕宫至黄钟羽，并用南吕起调、南吕毕曲；无射宫至大吕羽，并用无射起调、无射毕曲；应钟宫至太簇羽，并用应钟起调、应钟毕曲，是为六十调。六十调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黄钟也。黄钟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声二变。五声各有纪纲，以成六十调，六十调皆黄钟损益之变也。宫、商、角三十六调，老阳也；其徵、羽二十四调，老阴也。调成而阴阳备也。

或曰："日辰之数由天五、地六错综而生，律吕之数由黄钟九寸损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数之成，则日有六甲、辰有五子为六十日；律吕有六律、五声为六十调，若合符节，何也？"曰："即所谓调成而阴阳备也。"夫理必有对待，数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阴与阳言之，则六甲、五子究于六十，其三十六为阳，二十四为阴。以黄钟九寸纪阳不纪阴言之，则六律、五声究于六十，亦三十六为阳，二十四为阴。盖一阳之中，又自有阴阳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与于此。其《证辨》曰："《礼运》：'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孔氏疏曰：'黄钟为第一宫，至中吕为第十二宫，各有五声，凡六十声。'声者，所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领，正《礼运》所谓'还相为宫'也。《周礼・大司乐》，祭祀不用商，惟宫、角、徵、羽四声。古人变宫、变徵不为调，《左氏传》曰：'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以二变声之不可为调也。后世以变宫、变徵参而为八十四调，其亦不考矣。"

《候气篇》曰：

以十二律分配节气，按历而候之。其气之升，分、毫、丝、忽，随节各异。夫阳生于《复》，阴生于《姤》，如环无端。今律吕之数，三分损益，终不复始，何也？曰：“阳之升，始于子，午虽阴生，而阳之升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后穷上反下；阴之升始于午，子虽阳生，而阴升于上亦未已，至巳而后穷上反下。律于阴则不书，故终不复始也。是以升，阳之数，自子至巳差强，在律为尤强，在吕为差弱；自午至亥渐弱，在律为尤弱，在吕为差强。分数多寡，虽若不齐，然而丝分毫别，各有条理，此气之所以飞灰，声之所以中律也。”

或曰：“《易》以道阴阳，而律不书阴，何也？”曰：“《易》尽天下之变，善恶无不备，律致中和之用，止于至善者也，以声言之，大而至于雷霆，细而至于蠛蠓（miè měng）[③]，无非声也。《易》则无不备也，律则写其所谓黄钟一声而已。虽有十二律六十调，然实一黄钟也。是理也，在声为中声，在气为中气，在人则喜怒哀乐未发与发而中节，此圣人所以一天人、赞化育之道也。”其《证辨》曰：“律者，阳气之动，阳声之始，必声和气应，然后可以见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务，乃区区于秬黍之纵横、古钱之大小，其亦难矣。然非精于历数，则气节亦未易正。”

［注释］

①元定：元定，即蔡元定，字季通（公元1135—1198年），学者称西山先生，建宁府建阳县（今属福建）人。南宋著名理学家、律吕学家、堪舆学家，朱熹理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被誉为“朱门领袖”、“闽学干城”。一生不涉仕途，不干利禄，潜心著书立说。为学长于天文、地理、乐律、历数、兵阵之说，精识博闻。著有《大学说》、《律吕本源》、《律吕新书》、《燕乐原辨》等十七部著作。　②研覃：yán tán，专心研究，深入思考。《〈尚书〉序》：“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採摭群言，以立训传。”　③蠛蠓：音miè měng，虫名。体微细，将雨，群飞塞路。《文选·扬雄〈甘泉赋〉》：“历倒景而绝飞梁兮，浮蠛蠓而撇天。”

［要义精译］

朱熹与蔡元定是深入研究音乐的，研究积累的结论就编成书。元定先探究律吕之本源，分其篇目，再进行论证。

其《黄钟篇》说：

天地之数从一开始，到十结束：其一、三、五、七、九为阳，九是阳的结束；二、四、六、八、十为阴，十是阴的结束。黄钟，是阳声的开始，是阳气的运动，其数是九。分寸的数目，存在于声气之先，是见不到的。等到砍竹为管，吹它而声音和谐，看它而气息相应，此后才形成了尺寸之数。测其长，是九寸；审其围，是九分；乘其积，是八百一十分。长九寸，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是为律本，度量权衡由此规范，另外十一律据此增减而成。《证辨》说："古代考证声律观察气息，根据声音的高低、气息的先后确定黄钟。律管长则声音低而气先到，律管短则声音高而气后到，极长或极短则不成声而气息不应。如果想求得声气的和谐，而没什么做标准，最好是多截竹子来模拟黄钟的律管，有的极短，有的极长，长短之内，每相差一分制成一管，都姑且把它的长度当作九寸，而管粗都按黄钟比例。轮换着吹这些管，就可得到符合声音的；按长短排列，就可以检验是否气息相应。如果声音和气息相应，那么黄钟的确是黄钟，就可信了。黄钟可信，那么就可以求得另外十一律和度量衡的标准。后代不知道用这个办法，一味探求尺的长度。晋代以下，多从金石中探求，梁、隋以来，又加上了用黍米探求；到了王朴专靠排列黍米，用金石求尺度的方法也无从考究了。金石的真假固然难于都信，而黍米长短大小不同，尤其不可靠。古人说'子谷秬黍，中者实其龠'，是先有了黄钟而后用黍米测量，以见周径之度，而产生度量权衡之数，非音律决定于黍米。百世以后，想探求百世以前的音律，要从声气的根本探求，而不是一定要用黍米探求，这就得到真谛了。"

《黄钟生十一律篇》说：

子、寅、辰、午、申、戌六阳辰都是向下派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阴辰都是向上派生。阳数用倍数，是把本律用三除而减去三分之一；阴数用四倍数，是把本律用三除而加上三分之一。六阳辰当位，自然有六个阴位居其间。林钟、南吕、应钟三吕在阴位，没有什么增减；大吕、夹钟、仲吕三吕在阳位，就用倍数，这才与十二月的气息相应，是阴阳自然的道理。他的《证辨》说："按《吕氏》、《淮南子》，上下相生，与司马氏《律书》、《汉前志》不同，虽然大吕、夹钟、仲吕用倍数是一样的，但《吕氏》、《淮南》不过是以数的多少为派生之上下，律吕阴阳错乱而无条理，与本法不同。"

《十二律篇》说：

按十二律的实际，按寸法约分，那么黄钟、林钟、太蔟可以得到整寸；用分法约分，那么南吕、姑洗可以得到整分；用厘法约分，那么应钟、蕤宾可以得到整厘；用毫法约分，那么大吕、夷则可以得到整毫；用丝法约分，那么夹钟、无射可以得到整丝。约到仲吕的长度十三万一千零七十二，用三分，剩二除不尽，这个数不行，这就是音律为什么分到十二个就终止了。他的《证辨》说："黄钟是十二律之首，别的律没有大于黄钟的，因此它的正声不被其他律役使。至于大吕的变宫、夹钟的羽、仲吕的徵、蕤宾的变徵、夷则的角、无射的商，各自用的是变律的半声，不再是黄钟了。这就是黄钟为什么最尊贵而成为君主的象征，并非人们能刻意造出的，而是数的自然，别的音律虽然想役使黄钟也做不到。这一节最为律吕旋宫用声的纲领。"

《变律篇》说：

十二律各自为官，从而产生五个音调和两个变调。其中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六律，能够做到音调齐全。而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六律，则是取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六律的音调，稍降，不相应和，因此有变律。音律中应当有变律的有六个：黄钟、林钟、太蔟、南吕、姑洗、应钟。变律，它的音调接近正律而稍高于正律，这样声音的粗细、高低就不会混乱。变律不是正律，因此不用它定宫调。其《证辨》说："十二律循环相生，而世俗不知在三分之一的基础上增减的数目，不能来回计算。（刘注：即我们今天所谓'三分损益法'。）仲吕如果再派生出黄钟，只能得到八寸七分有零，不成黄钟正声。京房发觉了这种情况，因此仲吕再派生，另外叫作执始，转生四十八律。不知道变律的数目只有六个，是出于自然，不能再增加。就是勉强增加，也没有用。京房的学说出自焦氏，焦氏的卦气之学，也是比别人少四而得六十，因此他推求音律一定要与六十这个数相合。不知数目要顺其自然，在律不能增，于卦不能减。何承天、刘焯讥讽京房的毛病，却想增加林钟以下十一律之分，以便使仲吕能反向生出黄钟，仍旧得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个数，这样只有黄钟一律还是律，其他十一律皆不应三分损益之数，其毛病甚于京房。"

《律生五声篇》说：

宫声八十一，商声七十二，角声六十四，徵声五十四，羽声四十八。按黄钟数九九八十一，这是五声的本源，三分损一向下生徵，徵三分益一向上生商，商三分损一向下生羽，羽三分益一向上生角。到了角的数六十四，以三分之，余

一，不能再推算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声的数只有五个。其《证辨》说："《通典》说：'黄钟为均，用五声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声，求官商的方法也一样。辰各有五声，共六十声，这就是十二律的正声。'黄钟一均的数，而十一律从这里得到基准。由于十二律的宫长短不同，而其臣、民、事、物、尊卑，都有序而不相乱，就是因为如此。沈括不知此理，却认为五十四在黄钟是徵，在夹钟是角，在仲吕是商，他也错了。俗乐有清声，大略了解此意。但不知仲吕反生黄钟，黄钟又自林钟再生太蔟，都是变律，已经不是黄钟、太蔟的清声了。胡瑗对四清声都缩小律管的管径，则黄钟、太蔟两声虽然达到要求，而大吕、夹钟二声又不是本律的一半。况且从夷则到应钟四律，都依次缩小管径以就之，这使得十二律、五声都有不准确者。李照、范镇只用十二律，则又不知此理。由于音乐的和谐在于三分损益；音的分辨在于上下相生。如李照、范镇之法，合于三分损益，就和谐了，但从夷则以下，臣、民、事、物，怎能做到尊卑有别互不凌犯呢？晋代荀勖之笛，梁武帝之所谓通乐律，都是不知而作者。"

《变声篇》说：

变宫声四十二，变徵声五十六。五声宫与商、商与角、徵与羽各相差一律，到角与徵、羽与宫相差二律。相差一律则声音高低和谐，相差两律则声音高低差距大。因此角、徵之间，接近徵收一声，比徵稍低，所以叫变徵；羽、宫之间，接近宫收一声，稍高于宫，所以叫变宫。角声的长度是六十四，用三除，余一除不尽，已经不可行，应当有变通的方法。声调变化的有两个，因此在二上加一，乘以三得九，用九乘角声的长度六十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损益，再生出变徵、变宫两声，用九去除，来符合五声的数，保存余数，以为强弱。到变徵的数是五百一十二，除以三，又有余二除不尽，其数又不能推算下去，这就是变声为什么只有两个。变宫、变徵，宫不是宫，徵不是徵，《淮南子》谓之"和谬"，用来补充五声的不足。变声不是正声，因此不用于起调。他的《证辨》说："宫、羽之间有变宫，角、徵之间有变徵，也是出于自然，《左氏》所谓'七音'，《汉前志》所谓'七始'，说的就是。然五声是正声，因此用来起调、毕曲（'正声'用于乐曲的开始与终止），是七声的纲。至于两个变声，则不能与正音相比，只是补充五声的不足而已。然而有五声而没有两个变声，也不能成音乐。"

《八十四声篇》说：

黄钟不依赖于其他音律，所用的七声都是正律，没有空、积、忽、微。自林

钟以下，则有半声：大吕、太蔟一半声，夹钟、姑洗二半声，蕤宾、林钟四半声，夷则、南吕五半声，无射、应钟六半声。中吕是十二律的尽头，三半声。自蕤宾以下则有变律：蕤宾一变律，大吕二变律，夷则三变律，夹钟四变律，无射五变律，中吕六变律。都有空、积、忽、微，算不得正音，因此惟独黄钟是声气之元。虽然十二律八十四声都是黄钟所生，然而黄钟一均，是所谓纯粹中之纯粹者。八十四声：正律六十三，变律二十一；六十三，是九乘七之得数；二十一，是三乘七之得数。

《六十调篇》说：

十二律旋相为宫，各有七声，共八十四声。宫声十二，商声十二，角声十二，徵声十二，羽声十二，共六十声，为六十调。变宫十二，在羽声之后、宫声之前；变徵十二，在角声之后，徵声之前：宫徵都不是，共二十四声，不能用于起调。黄钟宫到夹钟羽，都用黄钟起调、黄钟结束乐曲；大吕宫到姑洗羽，都用大吕起调、大吕结束乐曲；太蔟宫到仲吕羽，都用太蔟起调、太蔟结束乐曲；夹钟宫到蕤宾羽，都用夹钟起调、夹钟结束乐曲；姑洗宫到林钟羽，都用姑洗起调、姑洗结束乐曲；仲吕宫到夷则羽，都用仲吕起调、仲吕结束乐曲；蕤宾宫至南吕羽，都用蕤宾起调、蕤宾结束乐曲；林钟宫到无射羽，都用林钟起调、林钟结束乐曲；夷则宫到应钟羽，都用夷则起调、夷则结束乐曲；南吕宫到黄钟羽，都用南吕起调、南吕结束乐曲；无射宫到大吕羽，都用无射起调、无射结束乐曲；应钟宫到太蔟羽，都用应钟起调、应钟结束乐曲，这就是六十调。六十调就是十二律，十二律也就是一个黄钟。黄钟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声二变。五声各有条理，成为六十调，六十调皆黄钟损益之变而成。宫、商、角三十六调，是老阳；徵、羽二十四调，是老阴。调全而阴阳完备。

有人说："日辰之数由天五、地六错综而生。律吕之数由黄钟九寸损益而生，二者不同。等到数目形成，则日有六甲、辰有五子为六十日；乐律有六律、五声为六十调，就好像符节一样相合，为什么呢？"回答是："即所谓调成而阴阳备也。"道理必定有两方对应，这是数的自然。拿天五地六配合出阴与阳来说，六甲、五子推求出六十，其中三十六为阳，二十四为阴。拿黄钟九寸纪阳不纪阴来说，六律、五声推求出六十，也是三十六为阳，二十四为阴。一阳之中，又自有阴阳。不懂得天地造化的人，是不能了解这些的。其《证辨》说："《礼运》：'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孔氏疏说：'黄钟为第一宫，到中吕为第十二

宫，各有五声，共六十声。’声，是用于起调、结束乐曲的，是诸声之纲领，辨正《礼运》所谓‘还相为宫’了。《周礼，大司乐》，祭祀不用商，只用宫、角、徵、羽四声。古人变宫、变徵不为调，《左氏传》说：‘中声以下，五降之后，不容弹矣。’因为两个变声不为调。后代把变宫、变徵计入得八十四调，已经无从考察了。”

《候气篇》说：

用十二律分别与节气相配，按历法变化。气候的上升，分、毫、丝、忽，随节气而不同。阳气生于《复》，阴气生于《姤》，像环一样没有尽头。今律吕之数，三分损益，但到头了就不再循环，为什么呢？回答说：“阳气的上升，从子开始，午虽然生于阴，而阳气上升并没有结束，到亥然后向上走到了头而向下走；阴气的上升，从午开始，子虽然生于阳，而阴气的上升并没有结束，到巳然后向上走到了头而向下走。音律中阴律不写出来，因此终不复始。因此升，阳之数，从子到巳较强，在阳律为尤强，在吕为较弱；从午到亥渐弱，在阳律为尤弱，在吕为较强。长度的多少，虽然好像不齐，但一丝一毫的分别，各有道理，这就是为什么气可以飞灰，声为什么合律的原因。”

有人说：“《易》是讲阴阳的，而音律不写出阴（吕），为什么呢？”回答说：“《易》穷尽天下之变，善恶无不备；律有中和之用，达到最完美的境界。按声音来说，大到雷霆，小到飞虫，无非都是声音。《易》是无所不包，音律则写其所谓黄钟一声而已。虽有十二律六十调，然而实际就是一个黄钟。这个道理，在声为中声（和谐），在气叫中气，在人则喜、怒、哀、乐没表现与未表现都中节，这就是为什么圣人可以沟通天人、赞化育之道了。”其《证辨》说：“律，是阳气之动，阳声之始，必须声音和谐气息相应，然后可以见天地之心。如今不在声和气应上下功夫，却斤斤计较黍米之纵横、古钱之大小（这是批评以黍米定律），这就难了。然而不精通历数，则气节也不易订正。”

［原文］

至于审度量、谨权衡[①]，会粹古今，辨析尤详，皆所以参伍而定黄钟为中声之符验也。朱熹深好其书，谓国家行且平定，中原必将审音协律，以谐神人。受诏典领之臣，宜得此书奏之，以备东都郊庙之乐。

熹定《钟律》、《诗乐》、《乐制》、《乐舞》等篇，汇分于所修礼书中，皆聚古乐之根源，简约可观。而《钟律》分前后篇，其前篇为条凡七：一曰十二律阴阳、辰位相生次第之图，二曰十二律寸、分、厘、毫、丝、忽之数，三曰五声五行之象、清浊高下之次，四曰五声相生、损益、先后之次，五曰变宫、变徵二变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变、倍半之法，七曰旋宫八十四声、六十调之图。其后篇为条凡六：一曰明五声之义，二曰明十二律之义，三曰律寸旧法，四曰律寸新法，五曰黄钟分寸数法，六曰黄钟生十一律数。大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绎，尤为明邃[2]。其《乐制》汇于王朝礼，其《乐舞》汇于祭礼，上下千载，旁搜远绍，昭示前圣礼乐之非迂，而将期古乐之复见于今，熹盖深致意焉。其《诗乐篇》别系于后。

［**注释**］

①权衡：音 quán héng，权，秤砣；衡，秤杆。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礼记·深衣》："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严复《辟韩》："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焉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 ②邃：音 suì，时间或空间的深远。深邃；幽邃。

［**要义精译**］

至于审定度量权衡，集中了古今学说之精粹，辨析尤其详尽，都是用来相互考订黄钟音律和谐的标准。朱熹十分喜欢这本书，认为国家将要平定，中原必将审音乐协律，神人和谐。主管音乐之臣，宜将此书上奏，以备东都郊庙之乐。

朱熹编定《钟律》、《诗乐》、《乐制》、《乐舞》等篇，汇于他所编修之礼书，简明扼要，值得一看。而《钟律》分前后篇，前篇分七条：第一是十二律阴阳、辰位相生次第图；第二是十二律寸、分、厘、毫、丝、忽之数；第三是五声五行之象、清浊高低之次；第四是五声相生、损益、先后之序；第五是变宫、变徵二变相生之法；第六是十二律正变、倍半之法；第七是旋宫八十四声、六十调之图。后篇共分六条：第一是明五声之义；第二是明十二律之义；第三是律寸旧法；第四是律寸新法；第五是黄钟分寸数法；第六是黄钟生十一律数。大致采用元定的著作，互相演绎，而更加明晰。其《乐制》汇于王朝礼，其《乐舞》

汇于祭礼，上下千年，广泛搜集，明白地显示先圣礼乐并非迂腐，而把古乐复现于今。朱熹深为致意。其《诗乐篇》另附于后。

第七章 《宋史》音乐志 七 解评

（原《宋史》卷一百三十二 志第八十五 乐七）

乐章（一）

◯郊祀 祈谷 雩祀 五方帝 感生帝

［**原文**］

郊 祀

建隆郊祀八曲：

降神，《高安》：

在国南方，时维就阳。以祈帝祉，式致民康。豆笾鼎俎，金石丝簧。礼行乐奏，皇祚无疆。

皇帝升降，《隆安》：

步武舒迟，升坛肃祗。其容允若，于礼攸宜。

奠玉币，《嘉安》：

嘉玉制币，以通神明。神不享物，享于克诚。

奉俎，《丰安》：

笙镛备乐，茧栗陈牲。乃迎芳俎，以荐高明。

酌献，《禧安》：

丹云之爵，金龙之杓。挹于尊罍，是曰清酌。

饮福，《禧安》：

洁兹五齐，酌彼六尊。致诚斯至，率礼弥敦。以介景福，永隆后昆。重熙累洽，帝道攸尊。

亚献、终献，《正安》：

谓天盖高，其听孔卑。闻乐歆德，介以福禧。

送神，《高安》：

倏兮而来，忽兮而回。云驭杳邈，天门洞开。

咸平亲郊八首：

降神，《高安》：

圜丘何方？在国之阳。礼神合祭，运启无疆。祖考来格，笾豆成行。其仪肃肃，降福穰穰。

皇帝升降，《隆安》：

礼备乐成，乾健天行。帝容有穆，佩玉锵鸣。

奠玉币，《嘉安》：

定位毖祀，告于神明。嘉玉量币，享于克诚。

奉俎，《丰安》：

有牲斯纯，有俎斯陈。进于上帝，昭报深仁。

酌献，《禧安》：

大报于帝，盛德升闻。醴齐良洁，粢盛苾芬。

饮福，《禧安》：

祀帝圜丘，九州献力。礼行于郊，百神受职。灵祇格思，享我明德。天鉴孔章，玄祉昭锡。

亚献、终献，《正安》：

羽籥云罢，干戚载扬。接神有恪，锡羡无疆。

送神，《高安》：

神驾来思，风举云飞。神驭归止，天空露晞。

景祐亲郊，三圣并侑二首：

奠币，《广安》：

千龄启运，三后在天。嘉坛并侑，亿万斯年。

酌献，《彰安》：

皇基缔构，帝系灵长。躬荐郁鬯，子孙保昌。

常祀二首：

太祖配位奠币，《定安》：

翕受骏命，震叠群方。侑祀上帝，德厚流光。

酌献，《英安》：

诞受灵符，肇基丕业。配享洁尊，永隆万叶。

元符亲郊五首：余同《咸平》，凡阙者皆用旧词。

降神，《景安》：六变辞同。

无为靡远，深厚广圻。祭神恭在，弁冕衮衣。粢盛丰美，明德馨辉。以祥以佑，非眇专祈。

升降，《乾安》。罍洗、饮福并奏。

神灵拥卫，景从云随。玉色温粹，天步舒迟。周旋陟降，皇心肃祇。千灵是保，百福攸宜。

退文舞、迎武舞，《正安》：

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进旅退旅，万舞有奕。

彻豆，《熙安》：

陟彼郊丘，大祀是承。其豆孔庶，其香始升。上帝时歆，以我齐明。卒事而彻，福禄来成。

送神，《景安》：

馨遗八尊，器空二簋。至祝至虔，穹祇贶祉。

政和亲郊三首：

皇帝升降，《乾安》：

因山为高，爰陟其首。玉趾躩如，在帝左右。帝谓我王，予怀

仁厚。眷言顾之，永绥九有。

配位酌献，《大宁》：

于穆文祖，妙道九德。默契灵心，肇基王迹。启佑后人，垂裕罔极。合食昭荐，孝思维则。

于皇顺祖，积德累祥。发源深厚，不耀其光。基天明命，厥厚克昌。是孝是享，申锡无疆。

高宗建炎初，国步尚艰，乃诏有司，天帝地祇及他大祀，先以时举。太常寻奏，近已增募乐工，干、羽、簨、虡亦备，始循旧礼，用登歌乐舞。其祀昊天上帝。

降神用《景安》：

圜钟为宫，三奏：

蒐讲上仪，式修毖祀。日吉辰良，礼成乐备。风驭云旗，聿来歆止。嘉我馨德，介兹繁祉。

黄钟为角，一奏：

我将我享，涓选休成。执事有恪，惟寅惟清。乐既六变，肃雍和鸣。高高在上，庶几是听。

太簇为徵，一奏：

礼崇禋祀，备物荐诚。昭格穹昊，明德惟馨。风马云车，肸蚃居歆。申锡无疆，赉我思成。

姑洗为羽，一奏：

惟天为大，物始攸资。恭承禋祀，以报以祈。神不可度，日监在兹。有馨明德，庶其格思。

皇帝盥洗，《正安》：

灵承上帝，厉意专精。设洗于阼，罍水以清。盥以致洁，感通神明。无远弗届，其飨兹诚。

升坛，《正安》：

皇矣上帝，神格无方！一阳肇复，典祀有常。豆登丰洁，荐德馨香。棐忱居歆，降福穰穰。

上帝位奠玉币，《嘉安》：

治极发闻，不瑕有芬。嘉玉陈币，神届欣欣。诚心昭著，钦恭无文。以安以侑，笃祜何垠。

太祖位奠币，《安定》：

茫茫苍穹，孰知其纪！精意潜通，虽远而迩。量币荐诚，有实斯篚。睠然顾之，永锡繁祉。

皇帝还位，《正安》：

典祀有常，昭事上帝。奉以告虔，逮迄奠币。钟鼓既设，礼仪既备。神之格思，恭承贶赐。

捧俎，《丰安》：

祀事孔明，礼文惟楙。爰洁牺牲，载登俎豆。或肆或将，无声无臭。精禋潜通，永绥我后。

上帝酌献，《嘉安》：

气萌黄钟，万物资始。钦若高穹，吉蠲时祀。神策泰元，增授无已。群生熙熙，函蒙繁祉。

太祖位酌献，《英安》：

赫赫翼祖，受命于天。德迈三代，威加八埏。陟配上帝，明禋告虔。流光垂裕，于万斯年。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大德曰生，阴阳寒暑。乐舞形容，干戚籥羽。一弛一张，退旅进旅。神安乐之，祉锡绵宇。

亚、终献，《文安》：

惟圣普临，顺皇之德。典礼有彝，享祀不忒。笾豆静嘉，降登肹饬。神具醉止，景贶咸集。

彻豆，《肃安》：

内心齐诚，外物蠲洁。神来迪尝，俎豆既彻。燕及群生，靡或夭阏。降福穰穰，时万时亿。

送神，《景安》：

于赫上帝，乘龙御天。惟圣克事，明飨斯虔。荐豆云彻，灵焱且旋。载锡休祉，其惟有年。

望燎，《正安》：

灵承上帝，精意感通。馨香旁达，粢盛既丰。登降有仪，祀备乐终。神之听之，福禄来崇。

绍兴十三年，初举郊祀，命学士院制宫庙朝献及圜坛行礼、登门肆赦乐章，凡五十有八。至二十八年，以臣僚有请改定，于是御制乐章十有三及徽宗元御制仁宗庙乐章一，共十有四篇。余则分命大臣与两制儒馆之士，一新撰述，并懿节别庙乐曲凡七十有四，俱汇见焉。其祀圜丘：

皇帝入中壝，《乾安》：

帝出于震，巽惟齐明。律曰姑洗，以示洁清。

我交于神，蠲意必精，既盥而往，祈鉴斯诚。

降神，《景安》：

阳动黄宫，日旋南极。天门荡荡，百神受职。

爰熙紫坛，熉黄殊色。神哉沛来，盖亲有德。

盥洗，《乾安》：

帝顾明德，监于克诚。齐戒涤濯，式示洁清。

郊丘合祛，享意必精。既盥而荐，熙事备成。

升坛，《乾安》：

帝监崇坛，媪神其从。稽古合祛，并侑神宗。

升阶奠玉，诚意感通。贶施鼎来，受福无穷。

昊天上帝位奠玉币，《嘉安》御制：

上穹昊天，日星垂曜。照临下土，王国是保。

维玉与帛，寅恭昭报。永左右之，钦若至道。

皇地祇位奠玉币，《嘉安》御制：

至哉坤厚，隤然止静。柔载动植，资始成性。
玉光币色，璨若其映。式恭禋祀，有邦之庆。

太祖皇帝位尊币，《广安》御制：
明明翼祖，并侑泰坛。肇造绵宇，王业孔艰。
表正封略，上际下蟠。躬以大报，亦止于燔。

太宗皇帝位奠玉币，《化安》御制：
赫赫巍巍，及时纯熙。昊天成命，后则受之。
登迈邃古，光被声诗。有币陟配，孙谋所贻。

降坛，《乾安》：
躬展盛仪，天步逡巡。乐备礼交，嘉玉既陈。
神方安坐，荐祉纷纶。陟降有容，皇心载勤。

还位，《乾安》：
克昭王业，命成昊天。泰畤禋燎，八陛惟圜。
肃然威仪，登降周旋。是谓精享，神监吉蠲。

奉俎，《丰安》：
至大惟天，云何称德！展诚致荐，牲用博硕。
诚以牲寓，帝由诚格。居歆降祥，时万时亿。

再诣盥洗，《乾安》：
帝出于震，巽惟洁齐。神明其德，乃称禋柴。
惟兹吉蠲，昭事聿怀。重盥而祀，敷锡孔皆。
再升坛与初升同，惟易奠玉作奠酌。

昊天上帝位酌献，《禧安》御制：
谒款坛陛，祇祀泰禋。丘圜自然，可格至神。
桂尊登酌，嘉荐方新。靡福菲眇，敷佑下民。

皇地祇位酌献，《光安》御制：
厚德光大，承元之明。兹潜莩吹，升于昭清。
冰天桂海，咸资化成。恭酌彝醪，报本惟精。

太祖皇帝位酌献，《彰安》御制：

于赫皇祖，创业立极。肃肃灵命，荡荡休德。

嘉觞精洁，雅奏金石。丕显神谟，惟后之则。

太宗皇帝位酌献，《韶安》御制：

丕铄帝宗，复受天命。群阴犹黩，一戎大定。

奠鬯斯馨，功歌在咏。佑启后人，文轨蚤正。

还位，《乾安》：

肆类上帝，怀柔百神。稾秸既设，珪币既陈。

精诚潜交，已事而竣。佑我亿载，基图日新。

入小次，《乾安》：

恭展美报，聿修上仪。礼乐和节，登降适宜。

德焉斯亲，神靡不娭。海内承福，式固邦基。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泰元尊临，富媪繁祉。于皇祖宗，既昭格止。

奏舞象功，灵其有喜。永言孝思，尽善尽美。

亚献，《正安》：

阳丘其高，神祇并位。即奠厥玉，既奉厥醴。

亦有嘉德，克相毖祀。旨酒载爵，以成熙事。终献同，止易再酌为三酌。

出小次位，《乾安》：

爰熙紫坛，天地并贶。来燕来宁，毕陈郁鬯。

承神至尊，精意所乡。告灵飨矣，祉福其畅。

诣饮福位，《乾安》：

帝临崇坛，媪神其从。祖宗并歆，福禄攸同。

兵寝刑措，时和岁丰。其膺受之，将施无穷。降坛同，止易“将”作“以”。

饮福，《禧安》：

八音克谐，降神出祇。风马云车，陟降在兹。
锡我纯嘏，我应受之。一人有庆，燕及群黎。

还位，《乾安》：
帝出于震，孝奏上仪。燔燎膻芗，神徕燕娭。
肃若旧典，罔或不祇。既右飨之，翕受蕃厘。

彻豆，《熙安》：
燎芗既升，炳膋以洁。于豆于登，焄蒿有飶。
紫幄煐黄，神其安悦。将以庆成，薄言盍彻。

送神，《景安》：
九霄眇邈，神不可求。何以降之？监德之修。
三献备成，神不可留。何以送之？保天之休。

望燎，《乾安》：
谓天盖高，阳嘘而生。日月列宿，皆天之神。
肆求厥类，与阳俱升。视燎于坛，以终其勤。

望瘗，《乾安》：
谓地盖厚，阴翕而成。社稷群望，皆地之灵。
肆求厥类，与阴俱凝。视瘗于坎，以终其勤。

还大次，《乾安》：
舞具八佾，乐备六成。大矣孝熙，厉意专精。
已事而竣，回轸还衡。我应受之，以莫不增。

还内，《采茨》：
五辂鸣銮，八神警跸。天官景从，莫不祗栗。
祲威盛容，昭哉祖述。祚我无疆，叶气充溢。

宁宗郊祀二十九首：
皇帝入中壝，《乾安》：
合祀丘泽，登侑祖宗。顾諟惟精，灵承惟恭。
有严皇仪，有庄帝容。监于克诚，肃肃雍雍。

降神，《景安》：

圜钟为宫

天门荡荡，云车阴阴。百神咸秩，三灵顾歆。

神哉来娭，神哉溥临。飨时宋德，翼翼小心。

黄钟为角

华盖既动，紫微洞开。星枢周旋，日车徘徊。

灵兮顾佑，灵兮沛来。载燕载娭，式时坛垓。

太簇为徵

泰尊媪厘，祖功宗德。辰躔陪营，岳渎受职。

神哉来下，神哉来格。飨德惟馨，留虞嘉席。

姑洗为羽

金石宣昭，羽旄纷纶。洁火夕照，明水夜陈。

娭哉惟灵，娭哉惟神。风马招摇，惟德之亲。

皇帝盥洗，《乾安》：

皇帝俭勤，盥用陶瓦。礼神颂祇，奠币献斝。

月鉴阴肃，醴液融冶。挹彼注兹，礼无违者。

升坛，《乾安》：

崇台穹窿，高灵下堕。庆阴仿佛，从坐嵘峨。

宵升于丘，时通权火。维天之命，百禄是荷。

降坛

帝飨于郊，一精二纯。紫觚陟降，嘉玉妥陈。

神方留娭，瑞贶纷纶。申锡无疆，螽斯振振。

还位

肃肃礼度，锠锠宫奏。天行徐谧，皇仪昭懋。

光连重璧，物备簋豆。于皇以飨，无声无臭。

尚书奉俎

列俎孔陈，嘉笾维实。鼎堪阳燧，玉流星液。

我牲既硕，我荐既苾。神监下昭，安坐翔吉。

再诣盥洗

帝登初觞，礼严再盥。精明显昭，齐颙洞贯。
灵娭留俞，神光炳焕。我宋受福，永寿于万。
再升坛
紫坛岳立，神光夜烛。有俨旒采，有鸾佩玉。
霄垠顾佑，祖宗熙穆。对越不忘，俾尔戬谷。

降坛，《乾安》：
天容澄谧，景气晏和。瓒斝荐醇，铝璆叶歌。
帝降庭止，夜其如何？神助之休，宜尔众多。

还位，《乾安》：
甘露流英，卿云舒采。灵俞有喜，神光晻暖。
穆穆来莅，洋洋如在。帝用居歆，泽及四海。

入小次，《乾安》：
听惟飨德，监惟棐忱。顾諟思明，灵承思钦。
永言端莅，肃对下临。上帝是皇，毋贰尔心。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羽籥陈容，干戚按节。德闲而泰，功劳而决。
虞我神祇，扬我谟烈。尽美尽善，福流有截。

亚献，《正安》：
帝临中坛，神从八陛。华玉展瑞，明馨荐醴。
亦有嘉德，克相盛礼。献兹重觞，降福浾浾。

终献，《正安》：
敬事天地，升侑祖宗。陈盥于三，介觞之重。
秉德翼翼，有来雍雍。相予祀事，福嘏日溶。

出小次，《乾安》：
孝奏展成，熙仪毕荐。光流桂俎，祥衍椒奠。
风管晨凝，云容天转。拜贶于郊，右序诒燕。

诣饮福位，《乾安》：

所飨惟清，所钦惟馨。灵喜留俞，天景窈冥。
福禄来成，福禄来宁。皇用时敛，寿我慈庭。

饮福，《禧安》：

瓒斝觩觩，觥罍氤氲。有醴惟香，有酒惟欣。
肸蚃丰融，懿懿芬芬。我宠受之，如川如云。

降坛，《乾安》：

天锡多祉，皇受五福。言瞻瑶坛，迄奉瑄玉。
昭星炳燿，元气回复。帝仪载旋，有嘉穆穆。

还位，《乾安》：

璇图天深，鼎文日辉。庆流皇家，象炳紫微。
乾回冕旒，云焕衮衣。何千万年，式于九围。

尚书彻豆，《熙安》：

兰豆既升，簠簋既登。礼备俎实，飨贵牲縢。
时乃告彻，器用毕兴。祚我皇基，介福是膺。

送神，《景安》：

神辅有德，来燕来娭。礼荐熙成，三灵逆厘。
神飨有道，言旋言归。福祉咸蒙，百世本支。

诣望燎位，《乾安》：

莫神乎天，阳嘘而生。日月星辰，皆乾之精。
肆求厥类，与阳俱升。视燎于坛，展也大成。

诣望瘗位，《乾安》：

地载万物，阴翕而成。山岳河渎，皆坤之灵。
克肖其象，与阴俱凝。视瘗于坎，思求厥成。

还大次，《乾安》：

福方流胙，祈方钦柴。卤簿载肃，球架允谐。
帝祉具临，皇灵允怀。遄御于次，降福孔皆。

还内，《乾安》：

八福呵跸，千官景从。回轸还衡，昆威盛容。
妥饰芝凤，御朝云龙。归寿慈闱，敷时民雍。

祈　谷

景祐上辛祈谷，仁宗御制二首：

太宗配位奠币，《仁安》：
天祚有开，文德来远。祈谷日辛，侑神礼展。

酌献，《绍安》：
于穆神宗，惟皇永命。荐醴六尊，声歌千咏。

绍兴祈谷三首：

降神、盥洗、升坛、还位及上帝奠玉币、奉俎，并同圜丘。

太宗位奠币，《宗安》：
于穆思文，克配上帝。涓选休成，遵扬严卫。
祗荐明诚，肃陈量币。享兹吉蠲，申锡来裔。

上帝位酌献，《嘉安》：
三阳肇新，万物资始。精诚祈天，其听斯迩。
愿均雨旸，田畴之喜。如坻如京，以备百礼。

太宗位酌献，《德安》：
天锡勇智，允惟太宗。功隆德盛，与帝比崇。
礼严陟配，诚达精衷。尚其锡祉，岁以屡丰。

孟夏雩祀，仁宗御制二首：

太祖配坐奠币，《献安》：
昊天盖高，祀事为大。严配皇灵，亿福来介。

酌献，《感安》：
龙见而雩，神之来格。牺象精良，威灵赫奕。

雩 祀

绍兴雩祀一首：

上帝位酌献，《嘉安》：

苍苍昊穹，覆临下土。钦惟岁事，民所依怙。

爰竭精虔，礼典斯举。甘泽以时，介我稷黍。

冬至、孟春、孟夏、季秋四祀，上公摄事七首：

降神，《景安》二章：

天何言哉，至清而健！默定幽赞，降祥福善。

夙设圜坛，恭陈嘉荐。贞驭下临，储休锡羡。

生物之祖，兴益之宗。于国之阳，以禋昊穹。

六变降神，于论鼓钟。亲德享道，锡羡无穷。

太尉行，《正安》：

礼经之重，祭典为宗。上公摄事，登降弥恭。

庶品丰洁，令仪肃雍。百神萃止，惟吉之从。

司徒奉俎，《丰安》：

礼崇禋祀，神鉴孔明。牲牷博腯，以炰以亨。

馨香蠲洁，品物惟精。锡以纯嘏，享兹至诚。

饮福，《广安》：

簠簋既陈，吉蠲登荐。洗心防邪，肃祇祭典。

陟降惟寅，笾豆有践。百福咸宜，淳耀丕显。

亚、终献，《文安》：

秩秩礼文，肃肃严祀。仰洽神休，式协民纪。

灌献有容，叙其俎簋。明德惟馨，以介丕祉。

送神，《景安》：

帝临中坛，肃恭禋祀。灵景舒光，飞龙旋轨。

送神有章，神心具醉。辅德惟仁，永锡元祉。

五方帝

景德以后祀五方帝十六首：

青帝降神，《高安》：六变。

四序伊始，三阳肇新。气迎东郊，蛰户咸春。
功宣播殖，泽被生民。祝史正辞，昭事惟寅。

奠玉币、酌献，并用《嘉安》：

条风始至，盛德在木。平秩东作，种献穜稑。
律应青阳，气和玉烛。惠彼兆民，以介景福。

送神，《高安》：

备物致用，荐羞神明。礼成乐举，克享克禋。

酌献，《祐安》：

条风斯应，候历维新。阳和启蛰，品物皆春。
篪簧协奏，簠簋毕陈。精羞丰荐，景福攸臻。

赤帝降神，《高安》：

长嬴戒序，候正南讹。功资蕃育，气应清和。
鼎实嘉俎，乐备登歌。神其来享，降福孔多。

奠玉币、酌献，《嘉安》：景祐用《祐安》，辞亦不同。

象分离位，德配炎精。景风协律，化神含生。
百嘉茂育，乃顺高明。神无常享，享于克诚。

送神，《高安》：

笾豆有践，黍稷惟馨。礼终三献，神归杳冥。

黄帝降神，《高安》：

坤舆厚载，黄裳元吉。宅中居正，含章抱质。
分王四季，其功靡秩。育此群生，首兹六律。

奠玉币、酌献，《嘉安》：景祐用《祐安》，辞亦不同。

中央定位，厚德惟新。五行攸正，四气爰均。

笙镛以间，簠簋斯陈。为民祈福，肃奉明禋。

送神，《高安》：

土德居中，方舆配位。乐以送神，式申昭事。

白帝降神，《高安》：

西颢腾晶，天地始肃。盛德在金，百嘉茂育。
彍弩射牲，筑场登谷。明灵格思，旌罕纷属。

尊玉币、酌献，《嘉安》：景祐用《祐安》，辞亦不同。

博硕肥腯，以炰以烹。嘉栗旨酒，有浰斯盈。
肴核惟旅，肃肃烝烝。吉蠲备物，享于克诚。

送神，《高安》：

飙轮戾止，景烛灵坛。金奏绎如，白露漙漙。

黑帝降神，《高安》：

隆冬戒序，岁历顺成。一人有庆，万物由庚。
有旨斯酒，有硕斯牲。报功崇德，正直聪明。

奠玉币、酌献，《嘉安》：景祐用《祐安》，辞亦不同。

大仪斡运，星纪环周。三时不害，黍稷盈畴。
克诚致享，品物咸羞。礼成乐变，锡祚贻休。

送神，《高安》：

管磬咸和，礼献斯毕。灵驭言旋，神降之吉。

绍兴以后祀五方帝六十首：

青帝降神，《高安》，圜钟宫三奏：

于神何司，而德于木？肃然顾歆，则我斯福。
我祀孔时，我心载祗。匪我之私，神来不来。
黄钟为角，一奏
神兮焉居？神在震方。仁以为宅，秉天之阳。
神之来矣，道修以阻。望神未来，使我心苦。
太簇为徵，一奏

神在途矣，习习以风。百灵后先，敢一不恭！
奔走疠疫，祓除菑凶。顾瞻下方，逍遥从容。
姑洗羽一奏
温然仁矣，熙然春矣。龙驾帝服，穆将临矣。
我酒清矣，我肴烝矣。我乐备矣，我神顾矣。

升殿，《正安》：
在国之东，有坛崇成。节以和乐，式降式登。
洁我珮服，璆琳锵鸣。匪坛斯高，曷妥厥灵？

青帝奠玉币，《嘉安》：
物之熙熙，胡为其然。蒙神之休，乃敢报旃。
有邸斯珪，有量斯币。于以奠之，格此精意。

太昊氏位尊币，《嘉安》：
卜岁之初，我迎春祇。孰克侑飨，曰古宓戏。
于皇宓戏，万世之德。再拜稽首，敢爱斯璧。

奉俎，《丰安》：
灵兮安留，烟燎既升。有硕其牲，有俎斯承。
匪牲则硕，我德惟馨。缓节安歌，庶几是听。

青帝酌献，《祐安》：
百末布兰，我酒伊旨。酌以匏爵，洽我百礼。
帝居青阳，顾予嘉觞。右我天子，宜君宜王。

太昊酌献，《祐安》：
五德之王，谁实始之？功括造化，与天无期。
酌我清酤，盥献载饬。神鉴孔飨，天子之德。

亚、终献，《文安》：
贰觞具举，承神嘉虞。神具醉止，眷焉此都。
我岁方新，我亩伊殖。时旸时雨，繄神之力。

送神，《高安》：

忽而来兮，格神鸿休。忽而往兮，神不予留。
神在天兮，福我寿我。千万春兮，高灵下堕。

赤帝降神，《高安》，圜钟为宫：
离明御正，德协于火。有感其生，维帝是何。
帝图炎炎，贻福锡我。鉴于妥虔，高灵下堕。
黄钟为角
赤精之君，位于朱明。茂育万物，假然长嬴。
我洁我盛，我蠲我诚。神其下来，云车是承。
太簇为徵
八卦相荡，一气散施。隆炽恢台，职神尸之。
肃肃飙御，神戾于天。于昭神休，天子万年。
姑洗为羽
烨烨其光，炳炳其灵。窅其如容，欻其如声。
扇以景风，导以朱斿。我德匪类，神其安留。

升殿，《正安》：
除地国南，有基崇崇。载陟载降，式虔式恭。
燎烟既燔，黻冕斯容。神如在焉，肆予幽通。

赤帝奠玉币，《嘉安》：
太微呈祥，炎德克彰。佑我基命，格于明昌。
一纯二精，有严典祀。于以奠之，以介繁祉。

神农氏奠币，《嘉安》：
练以缥黄，有篚将之。肸蚃斯答，有神昭之。
维神于民，实始货食。归德报功，敢怠王国。

奉俎，《丰安》：
有牲在涤，从以骍牡。或肆或将，有洁其俎。
神嗜饮食，飶飶芬芬。莫腆于诚，神其顾歆！

赤帝酌献，《祐安》：
四月维夏，兆于重离。帝执其衡，物无疠疵。

于皇帝功，思乐旨酒，奠爵既成，垂福则有。

神农氏酌献，《祐安》：
猗欤先农，肇兹黍稷！既殖既播，有此粒食。
秬鬯洁清，彝樽疏幂。竭我瑶斝，莫报嘉绩。

亚、终献，《文安》：
盥爵奠斝，载虔载恭。笾豆静嘉，于乐鼓钟。
礼备三献，神具醉止。孰显神德？扬光纷委。

送神，《高安》：
神来何从？吸然灵风。神去何之？杳然幽踪。
伊神去来，雾散云烝。独遗休祥，山崇川增。

黄帝降神，《高安》，圜钟为宫：
维帝奠位，乃咸于时。孰主张是，而枢纽之？
谷我腹我，比予于儿。告我冠服，迨其委蛇。
黄钟角
芬无不在，日与我居。孰不可来？肸蠁斯须。
象服龙驾，渊渊鼓桴。芬不汝多，多汝意乎。
太簇徵
乐哉帝居，逝留无常！尔信我宅，尔中我乡。
乃眷兹土，于赫君王。翩然下来，去未遽央。
姑洗羽
澹兮抚琴，啾兮吹笙。神之未来，肃穆以听。
缤纷羽旄，姣服在中。神既来止，亦无惰容。

升殿，《正安》：
民生地中，动作食息。与我周旋，莫匪尔极。
捕鳞东海，搴茅南山。彼劳如何，矧升降间！

黄帝奠玉币，《嘉安》：
万椟之宝，一绚之丝。孕之育之，谁为此施？
归之后神，神曰何为？不宰之功，荡然四垂。

有熊氏位奠币，《嘉安》：

维有熊氏，以土胜王。其后皆沿，兹德用壮。

黼黻幅舄，裳衣是创。币之元纁，对此昭亮。

奉俎，《丰安》：

王曰钦哉，无爱斯牲！登我元祀，亦有皇灵。

以将以享，或剥或烹。大夫之俎，天子之诚。

黄帝酌献，《祐安》：

黍以为翁，郁以为妇。以侑元功，以酌大斗。

伊谁歆之？皇皇帝后。伊谁嘏之？天子万寿。

有熊氏酌献，《祐安》：

昔在绵邈，有人公孙。登政抚辰，节用良勤。

所蓄既大，所行宜远。载其华樽，从以箫管。

亚、终献，《文安》：

羽觞更陈，厥味清凉。饮之不烦，又有蔗浆。

夜未艾止，明星浮浮。愿言妥灵，灵兮淹留。

送神，《高安》：

灵不肯留，沛兮将归。玉节猋逝，翠旗并驰。

顾瞻伫立，怅然佳期。蹇千万年，无斁人斯。

白帝降神，《高安》，圜钟为宫：

白藏启序，庶汇向成。有严禋祀，用答幽灵。

风马云车，来燕来宁。洋洋在上，休福是承。

黄钟角

素精肇节，金行固藏。气冲炎伏，明河翻霜。

功收有年，礼荐有章。祇越眇冥，鸿基永昌。

太簇徵

昊天之气，揪敛万汇。涓日洁齐，有严厥祀。

有牲维肥，有酒维旨。神之燕娭，锡兹福祉。

姑洗羽

执矩斯兑，实惟素灵。受职储休，万宝以成。
飨于西郊，奠玉陈牲。侑以雅乐，来歆克诚。

升殿，《正安》：
素猋谐律，西颢堕灵。肇复元祀，晨炀肃清。
下土层陔，嘉荐芳馨。以御蕃祉，介我西成。

白帝奠玉币，《嘉安》：
惟时素秋，肇举元祀。礼备乐作，降登有数。
洋洋在上，神既来止。神之格思，锡我繁祉。

少昊氏位奠币，《嘉安》：
西颢肃清，群生茂遂。有严报典，孔明祀事。
珪币告虔，神灵燕喜。赉我丰年，以锡民祉。

奉俎，《丰安》：
洽礼既陈，谐音具举。有涤斯牲，孔硕为俎。
维帝居歆，介我稷黍。乐哉有秋，繄神之祜！

白帝酌献，《祐安》：
徂商肇祀，灵盖孔飨。恭承嘉禧，湛澹秬鬯。
监此馨香，灵其安留。畴惠下民，匪灵之休。

少昊氏位酌献，《祐安》：
沆砀西颢，功载万世。乘金宅兑，侑我明祀。
嘉觞布兰，牲玉洁精。神之燕虞，肃用有成。

亚、终献，《文安》：
肃成万物，泬寥其秋。惟兹祀事，戾止灵斿。
酌献具举。典礼是求。冀福斯民，黍稷盈畴。

送神，《高安》：
沆砀白藏，顺成万宝。有来德馨，于昭神妥。
露华晨晞，飙驭聿还。介我嗣岁，泽均幅员。

黑帝降神，《高安》，圜钟为宫：

吉日壬癸，律中应钟。国有故常，北郊迎冬。
乃蒇祀事，必祗必恭。明默虽异，感而遂通。
黄钟为角
良月盈数，四气推迁。帝于是时，典司其权。
高灵下堕，降祉幅员。神之听之，祀事罔愆。
太簇为徵
北方之神，执权司冬。三时务农，于焉告功。
礼备乐作，归功于神。风马来游，永锡斯民。
姑洗为羽
天地闭塞，盛德在水。黑精之君，降福羡祉。
洋洋在上，若或见之。齐庄承祀，其敢斁思。

升殿，《正安》：
昧爽昭事，煌煌露光。涤溉蠲洁，容仪肃庄。
牲肥酒旨，荐此芬芳。降陟有序，礼无越常。

黑帝奠玉币，《嘉安》：
晨曦未升，天宇肃穆。祇若元祀，将以币玉。
神之格思，三献茅缩。明灵怿豫，下土是福。

高阳氏位奠币，《嘉安》：
飙驭云盖，神之顾歆。丕昭礼容，发扬乐音。
祀事既举，仰当神心。申以嘉币，式荐诚谌。

奉俎，《丰安》：
辰牡孔硕，奉牲以告。秘祝非祈，丰年宜报。
至意昭彻，交乎神明。降福穰穰，用燕群生。

黑帝酌献，《祐安》：
赫赫神游，周流八极。德馨上闻，于焉来格。
不腆酒醴，用伸悃愊。神其歆之！民用响德。

高阳氏酌献，《祐安》：
十月纳禾，民务藏盖。不有神休，民罔攸赖。

孟冬之吉，礼行不昧。神降百祥，昭著著察。

亚、终献，《文安》：
万汇揪敛，时惟冬序。蠢尔黎氓，人此室处。
酌献告神，礼以时举。赖此阴骘，民有所怙。

送神，《高安》：
神之戾止，天门夜开。礼备告成，云軿亟回。
旗纛晻霭，万灵喧豗。独遗祉福，用泽九垓。

感生帝

乾德以后祀感生帝十首：

降神，《大安》：
和均玉管，政协璿衡。四序资始，万物含生。
皇猷允洽，至德惟明。为民祈福，克致精诚。

太保行，《保安》：
衣冠俨若，步武有容。公卿济济，率礼惟恭。

罍洗，《正安》：
昊天降康，云何以报？斯谋斯惟，雍雍灌鬯。
身之洁兮，神斯来止。神之享兮，民斯福矣。

奠玉币，《庆安》：
笾豆有践，玉帛斯陈。神无常享，享于精纯。

奉俎，《咸安》：
俎实具列，明德惟馨。肃容祇荐，神其降灵。

酌献，《崇安》：
乐调风律，酒浥牺尊。至灵斯御，盛德弥敦。

饮福，《广安》：
三阳戒律，万汇腾精。既苏昆虫，毕达勾萌。
具陈牺象，式荐诚明。锡以蕃祉，永保咸平。

亚、终献，《文安》：

大君有命，祀典咸修。荐献式叙，淑慎优柔。

彻豆，《肃安》：以下二首政和中制。

奉承明祀，惟羊惟牛。印盛于豆，备陈庶羞。

钟鼓喤喤，神具醉止。其彻嘉笾，永绥福祉。

送神，《普安》：

既临下土，复归于天。神之报贶，受福无边。

景祐祀感生帝二首：

宣祖配位奠币，《皇安》：

浚发长源，粤惟始祖。五运协图，万灵来护。

酌献，《肃安》：

龙德而隐，源流则长。宜乎亿祀，侑享弥昌。

元符祀感生帝五首：

降神，《大安》：六变。

二仪交泰，七政顺行。四序资始，万物含生。

皇朝创业，盛德致平。为民祈福，洁此精诚。

初献升降，《保安》：

冕旒俨若，步武有容。公卿济济，《韶》、《濩》邕邕。

帝位酌献：

乐和凤律，酒奠牺尊。神明斯享，礼盛难论。

亚、终献，《文安》：

大君有命，阙典咸修。帝歆明祀，佑圣千秋。

送神，《普安》：

俯临下土，回复上天。触类而长，荷福无边。

帝位奠玉币同前《庆安》，禧祖奠币同景祐《皇安》，酌献同景祐宣祖《肃安》，奉俎同熙宁《咸安》。

绍兴以后祀感生帝十六首：

降神，《大安》，圜钟为宫。

炎精之神，飞軿碧落。驾以浮云，丹书赤雀。

礼备豆笾，乐谐箫勺。神具醉止，佑我景铄。

黄钟为角

宋德惟火，神实司之。上仪申蒇，迎方重离。

瑶币告洁，秀华金支。啾啾神龙，来介繁禧。

太簇为徵

于物司火，于方峙南。璇霄来下，羽卫毵毵。

祠官祝厘，聊珮合簪。本支有衍，则百斯男。

姑洗为羽

惟神之安，方解羽銮。赤旂霞曳，从以炎官。

居歆嘉荐，肸蚃灵坛。神之格矣，民讫多盘。

盥洗，《保安》：

冲牙锵鸣，肃容专精。交神之义，罔敢弗诚。

设洗于阼，罍水惟清。盥以致洁，感通神明。

升殿，《保安》：

三阳交泰，日新惟良。大建厥祀，兹报兴王。

礼严陟降，德荐馨香。聿怀嘉庆，降福穰穰。

感生帝位奠玉币，《光安》：

肃肃严祀，神幽必闻。骋驾临飨，将歆飶芬。

嘉玉陈币，钦恭无文。永绥多祜，国祚何垠。

僖祖位奠币，《皇安》：

于穆文献，景炎发祥。启兹皇运，垂庆无疆。

篚币有陈，式昭肃庄。神之格思，如在洋洋。

奉俎，《咸安》：

笾豆大房，秩秩在列。奉牲以告，既全既洁。

乐均无爽，牲醴攸设。神兮燕娭。霓旌孑孑。

感生帝位酌献，《崇安》：

盛德在火，相我炎祚。典祀有常，牲玉维具。

风马云车，翩翩来顾。式蕃帝祉，后昆有裕。

僖祖位酌献，《肃安》：

皇矣文献，开国有先。德配感生，对越在天。

练日得辛，来止灵坛。神其锡羡，瑞应猗兰。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苾苾芬芬，神具醉止。笙磬铿锵，干旄旖旎。

鬷假无言，神灵惟喜。申锡蕃釐，暨我孙子。

亚、终献，《文安》：

伟炎厥初，缘感而系。庆衍式崇，昭融有契。

乐功既谐，觞献斯继。歆类不违，克昌百世。

彻豆，《肃安》：

洁陈斯备，昭格惟禋。神歆以饫，宰彻其馂。

清歌振晓，叶气流春。永锡祚嗣，以渥烝民。

送神，《大安》：

丰祀孔饰，肃来自天。兰尊既彻，飙驭载遄。

骑云缥缈，聆乐流连。惟迈惟顾，降福绵绵。

望燎，《普安》：

礼文既洽，熏燎聿升。嘉气四塞，丹诚上腾。

惟类之应，惟福之兴。永炽天统，亿载灵承。

第八章　《宋史》音乐志　八　解评

（原《宋史》卷一百三十三　志第八十六　乐八）

（乐章二）

○明堂大飨　皇地祇　神州地祇　朝日夕月　高禖　九宫贵神

［**原文**］

明堂大飨

景祐大享明堂二首：

真宗配位奠币，《诚安》：

思文圣考，对越在天。侑神作主，奉币申虔。

酌献，《德安》：

偃革兴文，封峦考瑞。威烈巍巍，允膺宗祀。

皇祐亲享明堂六首：

降神，《诚安》：

维圣享帝，维孝严亲。肇图世室，躬展精禋。

镛鼓既设，笾豆既陈。至诚攸感，保格上神。

奠玉币，《镇安》：

乾亨坤庆育函生，路寝明堂致洁诚。玉帛非馨期感格，降康亿载保登平。

酌献，《庆安》：

肃肃路寝，相维明堂。二仪鉴止，三圣侑旁。

灵期䜣合，祠节齐庄。至诚并贶，降福无疆。

三圣配位奠币，《信安》：

祖功宗德启隆熙，严配交修太室祠。圭币荐诚知顾享，木支锡羡固邦基。

酌献《孝安》：

艺祖造邦，二宗绍德。肃雍孝享，登配圜极。

先训有开，菲躬何力！歆馨锡羡，保民丽亿。

送神，《诚安》：

我将我享，辟公显助。献终豆彻，礼成乐具。

饰驾上游，升烟高骛。神保聿归，介兹景祚。

嘉祐亲享明堂二首：

降神，《诚安》：

烨烨房、心，下照重屋。我严帝亲，匪配之渎。

西颢沆砀，夕景已肃。灵其来娭，嘉荐芳郁。

送神，《诚安》：

明明合宫，莫尊享帝。礼乐熙成，精与神契。

桂尊初阑，羽驾倏逝。遗我嘉祥，于显万世。

熙宁享明堂二首：

英宗奠币，《诚安》：

于皇圣考，克配上帝。永言孝思，昭荐嘉币。

酌献，《德安》：

英声迈古，施德在民。允秩宗祀，宾延上神。

元符亲享明堂十一首：

皇帝升降，《仪安》：

严父配天，孝乎明堂。与奠升阶，降音以将。

天步有节，帝容必庄。辟公宪之，礼无不臧。

上帝位奠玉币，《镇安》：

圣能享帝，孝克事亲。于皇宗祀，盛节此陈。
何以荐虔？二精有炜。何以致祥？上天鉴止。

神宗奠币，《信安》：
合宫礼备，时维哲王。堂筵四敞，明德馨香。
圣考来格，降福穰穰。承承继继，万祀其昌。

奉俎，《禧安》：
奕奕明堂，天子即事。奠我圣考，配于上帝。
凡百有职，畴敢不祗！俎洁牲肥，其登有仪。

上帝位酌献，《庆安》：
惟礼不渎，所以严亲。惟孝不匮，所以教民。
陟配文考，享天大神。重禧累福，祚裔无垠。

配位酌献，《德安》：
隆功骏德，两有烈光。陟配宗祀，惠我无疆。

退文舞、迎武舞，《穆安》：
舞以象功，乐惟崇德。文经万邦，武靖四国。
一张一弛，其仪不忒。神鉴孔昭，孝思维则。

亚献，《穆安》：
于昭盛礼，严父配天。尽物尽诚，莫匪吉蠲。
重觞既荐，九奏相宣。神介景福，亿万斯年。

饮福，《胙安》：
莫尊乎天，莫亲乎父。既享既侑，诚申礼举。
戛击堂上，八音始具。天子亿龄，饮神之胙。

彻豆，《钦安》：
穆穆在堂，肃肃在庭。于显辟公，来相思成。
神既歆止，有闻无声。锡我休嘉，燕及群生。

归大次，《憩安》：
有奕明堂，万方时会。宗子圣考，作帝之配。

乐酌虞典，礼从周志。釐事即成，于皇来暨。

大观宗祀明堂五首：

奠玉币，《镇安》：

交于神明，内心为贵。外致其文，亦效精意。

嘉玉既陈，将以量币。肃肃邕邕。惟帝之对。

有邦事神，享帝为尊。内心致德，外示弥文。

嘉玉效珍，荐以量币。恭钦伊何？惟以宗祀。

配位奠币，《信安》：肇祀明堂，告成大报。颙颙祗祗，率见昭考。

涓选休辰，齐明朝夕。于惟皇王，孝思罔极。

酌献，《孝安》：

若昔大猷，孝思维则。永言孝思，丕承其德。

于昭明威，侑于上帝。赉我思成，永绥福祉。

配位酌献，《大明》：

于昭皇考，大明体神。宪章文思，宜民宜人。

严父之道，陟配于天。躬行孝告，有孚于先。

绍兴亲享明堂二十六首：

皇帝入门，《仪安》：

惟我有宋，昊天子之。三年卜祀，百世承基。

施及冲眇，奉牲以祠。敢忘斋栗，偏举上仪。

升堂，《仪安》：

于赫明堂，肇称禋祀。祖宗来游，亦侑于帝。

九州骏奔，百辟咸事。敛时纯休，锡我万世。

降神，《诚安》：

噫神何亲？惟德是辅。玉牲具陈，诚则来顾。

我开明堂，遵国之故。尚蒙居歆，以笃宗祜。

盥洗，《仪安》：

肇开九筵，维古之仿。皇皇大神，来顾来享。
庶仪交修，百避显相。微诚自中，交际天壤。

上帝位奠玉币，《镇安》：
皇皇后帝，周览四方。眷我前烈，燕娭此堂。
金支秀发，黼帐高张。世歆明祀，曰宋是常。

皇地祇位奠玉币，《嘉安》：
至哉坤元，持载万物！继天神圣，观世治忽。
颂祇之堂，荐以圭黻。孰为邦休，四海无拂？

太祖位奠币，《广安》：
推尊太元，重屋为盛。谁其配之？我祖齐圣。
开基握符，正位凝命。于万斯年，孝孙有庆。

太宗位奠币，《化安》：
帝神来格，靡祀不从。侑坐而食，独升祖宗。
在庭祇肃，展采错重。三献之礼，百年之容。

徽宗位奠币，《泰安》：
于穆帝临，至矣元造！克配其仪，惟我文考。
仁恩广覃，奕叶永保。宗祀惟初，以扬孝道。

皇帝还位，《仪安》：
耳听銷玉，目瞻熉珠。乐备周奏，仪参汉图。
神人并况，天地同符。亦既见帝，王心则愉。

尚书捧俎，《禧安》：
展牲登俎，《箫韶》在庭。羞陈五室，意彻三灵。
匪物斯享，惟诚则馨。永作祭主，神其亿宁。

昊天上帝位酌献，《庆安》：
日在东陆，维时上辛。肇开阳馆，恭礼尊神。
苍玉辉夜，紫烟炀晨。祖宗并配，天地同禋。

皇地祇位酌献，《彰安》：

地祼泰折，歌同我将。黝牲纯洁，丝竹发扬。
博厚而久，含洪以光。扶持宗社，曰笃不忘。

太祖位酌献，《孝安》：
一德开基，百年垂统。中天褅郊，薄海朝贡。
宝龟相承，器鼎加重。泽深庆绵，帝复命宋。

太宗位酌献，《韶安》：
绍天承业，继世立功。帷幄屡胜，车书始同。
武扫氛雾，文垂日虹。遗泽所及，孰知其终！

徽宗位酌献，《成安》：
钦惟合宫，承神至尊。祇戒专精，俨然若存。
奠兹嘉觞，茝兰其芬。发祉隤祥，以子以孙。

皇帝还小次，《仪安》：
匏尊既举，秸席未移。有德斯顾，靡神不娭。
物情肃穆，天宇清夷。宅中受命，永复邦基。

文舞退、武舞进，《穆安》：
神之欻至，庆阴杳冥，风马云车，恍若有承。
备形声容，于昭文明。庶几嘉虞，来享来宁。

亚献，《穆安》：
四阿有严，神既戾止。备物虽仪，洁诚惟已。
有来振振，相我熙事。载酌陶匏，以成毖祀。

终献，《穆安》：
诚一为专，礼三而称。孰陪邦祠？惟我同姓。
金丝屡调，圭玉交映。是谓熙成，福来神听。

皇帝饮福，《胙安》：
孰谓天远，至诚则通。孰谓地厚，与天则同。
惠我纯嘏，克成大功。握图而治，如日之中。

彻豆，《歆安》：

工祝告休，笙镛云阕。酒茅既除，牲俎斯彻。
幽明罔恫，中外咸悦。礼成伊何？天地同节。

送神，《诚安》：
奕奕宗祀，煌煌礼文。高灵下堕，精意升闻。
熙事既毕，忽乘青云。敢拜明贶，永清世氛。

望燎，《仪安》：
载酌载献，以纯以精。歌传夜诵，物备秋成。
报本斯极，听卑则明。愿储景贶，福我群生。

望瘗，《仪安》：
礼协丰融，诚交仿佛。辟公受膰，宗祀临瘗。
贻我来牟，以兴嗣岁。山川出云，天地同气。

还大次，《憩安》：
应天以实，已事而竣。毡案朝帝，竹宫拜神。
灵光下烛，协气斯陈。福禄时万，基图日新。

绍兴、淳熙分命馆职定撰十七首：
降神，《景安》：圜钟为宫
上直房、心，时惟明堂。配天享亲，宗祀有常。
盛德在金，日吉辰良。享我克诚，来格来康。
黄钟为角
合宫盛礼，金商令时。备成熙事，蒐扬上仪。
骏奔在庭，精意肃祇。来享嘉荐，神灵燕娭。
太簇为徵
休德孔昭，灵承上帝。孝极尊亲，严配于位。
嘉荐芬芳，礼无不备。神其格思，享兹诚至。
姑洗为羽
霜露既降，孝思奉先。陟降上帝，礼隆九筵。
有馨黍稷，有肥牲牷。神来燕娭，想像肃然。

盥洗，《正安》：

礼经之重，祭典为宗。上公摄事，进退弥恭。
庶品丰洁，令仪肃雍。百祥萃止，惟吉之从。

升殿，《正安》：
皇祖配帝，岁祀明堂。冕服陟降，玉佩玱玱。
疾徐有节，进止克庄。维时右享，日靖四方。

上帝位奠玉币，《嘉安》：
大享季秋，百执扬厉。明明太宗，赫赫上帝。
祇荐忱诚，式严圭币。祚我明德，锡兹来裔。

太宗位奠币，《宗安》：
穆穆皇祖，丕昭圣功。声律身度，乐备礼隆。
祇荐量币，祀于合宫。玉帛万国，欢心载同。

捧俎，《丰安》：
备物昭陈，工祝告具。维羊维牛，孔硕孔庶。
有嘉维馨，加食宜饫。敛时五福，永膺丰胙。

上帝位酌献，《嘉安》：
烨彼房、心，明明有融。维圣享帝，礼行合宫。
祀事时止，粢盛洁丰。昭受申命，万福攸同。

太宗位酌献，《德安》：
受命溥将，勋高百王。寰宇大定，圣治平康。
有严陟配，宗祀明堂。神保是格，申锡无疆。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温厚严凝，于皇上帝。文德武功，列圣并配。
舞缀象成，肃雍进退。秉翟踆踆，总干蹈厉。

亚、终献，《文安》：
总章灵承，维国之常。礼乐宣鬯，降升齐庄。
竭诚尽志，荐兹累觞。于昭在上，申锡无疆。

彻豆，《肃安》：

于皇上帝，肃然来临。恭荐芳俎，以达高明。
亯饪既事，享于克诚。以介景福，惟德之馨。

送神，《景安》：
帝在合宫，鉴观盛礼。黍稷惟馨，神心则喜。
礼备乐成，亦既归止。亿万斯年，以贶多祉。

高宗位奠币，《宗安》：
赫赫高庙，于尧有光。覆被万祀，冠冕百王。
有量斯币，蠲洁是将。在帝左右，维时降康。

酌献，《德安》：
炎运中兴，苍生载宁。九秩燕豫，三纪丰凝。
精祀上帝，陟配威灵。锡羡胙祉，万世承承。

孝宗亲享明堂乐曲并同，惟天地位奠币、酌献及太祖酌献、皇帝入小次、还大次、亚献、送神等篇，各有删润。又以太祖奠币曲改名《广安》，酌献改名《恭安》，太宗奠币改名《化安》，酌献改名《英安》。

皇地衹

景德祀皇地衹三首：
降神，《静安》：
至哉厚德，陟配天长！沈潜刚克，广大无疆。
资生万物，神化含章。同和八变，神灵效祥。

奠玉币，酌献，《嘉安》：
于昭祀典，致享坤仪。备物咸秩，柔衹格思。
功宣敏树，日益鸿禧。持载品汇，率土攸宜。

送神，《静安》：
妙用无方，倏来忽逝。蠲洁寅恭，式终禋瘗。

景祐夏至祀皇地衹二首：仁宗御制。
太祖奠币，《恭安》：

赫矣淳耀，俶载帝基！一戎以定，万国来仪。
寅恭洁祀，博厚皇祇。威灵攸在，福禄如茨。

酌献，《英安》：
丕命惟皇，万物咸睹。卜年迈周，崇功冠禹。
有烨炎精，大昌圣祚。酌鬯祈年，永锡繁祜。

熙宁祀皇地祇十二首：
迎神，《导安》：
昭灵积厚，混混坤舆。配天作极，阴惨阳舒。
齐明荐享，百福其储。庶几来止，风马云车。

升降，《靖安》：
有来穆穆，临此方丘。其行风动，其止霆收。
躬事匪懈，丰盛洁羞。百昌咸殖，允矣神休！

奠币《釐安》：
纯诚昭融，芳美嘉荐。肃将二精，以享以奠。
休光四充，灵祇来燕。其祥伊何？永世锡羡。

太祖，《肇安》：
于皇烈祖，维帝所兴。光辉宗祀，如日之升。
告灵作配，孝享烝烝。锡兹祉福，百世其承。

司徒奉俎，《承安》：
我修祀事，于何致诚？罔敢怠佚，视兹硕牲。
纳烹荐俎，侑以和声。格哉休应，世济皇明。

酌献，《和安》：
猗嗟富媪，博厚含弘。发荣敷秀，动植兹丰。
爰酌兹酒，肸蚃交通。众祥萃止，垂祐无穷。

太祖，《佑安》：
光大含弘，坤元之力。海宇咸宁，烈祖之德。
作配方坛，不僭不忒。子孙其承，毋替厥则。

饮福，《禔安》：

载登坛阼，载酌尊彝。牲酒嘉旨，福禄纯熙。

其福维何？万物咸宜。其禄维何？永承神禧。

退文舞、迎武舞，《威安》：

雍雍肃肃，建我采旄。舞以玉戚，不吴不敖。

其将其肆，脾臄嘉肴。何以侑乐？钟鼓管箫。

亚、终献，《仪安》：

折俎在笾，荿羹在豆。何以酌之？酒醴是侑。

何以锡之？贻尔眉寿。何以格之？永尔康阜。

彻豆，《丰安》：

曳我黼黻，履舄接武。锵我珩璜，降升圉圉。

其将肆兮，既曰不侮。其终彻兮，恭钦惟主。

送神，《阜安》：

神兮来下，享此苾芬。酌献雍雍，执事孔勤。

神之还矣，忽乘飞云。遗我祺祥，物象忻忻。

常祀皇地祇五首：

迎神，《宁安》：八变。

坤元之德，光大无疆。一气交感，百物阜昌。

吉蠲致享，精明是将。介兹景福，鼎祚灵长。

升降，《正安》：

礼经之重，祭典为宗。上公摄事，登降弥恭。

庶品丰洁，令仪肃雍。百祥萃止，维吉之从。

奉俎，《丰安》：

礼崇禋祀，神鉴孔明。牲牷博腯，以炰以烹。

馨香蠲洁，品物惟精。锡以纯嘏，享兹至诚。

退文舞、迎武舞，《威安》：

进旅退旅，载扬干扬。不愆于仪，容服有章。

式绥式侑，神休是听。鼓之舞之，神永安宁。

送神，《宁安》：
物备百嘉，乐周八变。克诚是享，明德斯荐。
神鉴孔昭，蕃禧锡羡。回驭飘然，邈不可见。

绍兴祀皇地祇十五首：
迎神，《宁安》，函钟为宫：
至哉厚德，物生是资！直方维则，翕辟攸宜。
于昭祀典，致享坤仪。礼罔不答，神之格思。
太簇为角
蒇事方丘，旧典时式。至诚感神，馨非黍稷。
肸蚃来临，鉴兹明德。永锡坤珍，时万时亿。
姑洗为徵
至哉坤元，乃顺承天。厚德载物，含洪八埏。
日北多暑，祀仪吉蠲。式昭无事，敢告恭虔。
南吕为羽
蒇事方丘，情文孔时。名山大泽，侑祭无遗。
牲陈黝犊，乐备《咸池》。柔祇皆出，介我繁禧。

盥洗，《正安》：
于穆盛礼，肃肃在宫。蒇事有初，直于东荣。
涤濯是谨，惟寅惟清。祇荐柔嘉，享兹克诚。

升殿，《正安》：
景风应时，聿严毖祀。用事方丘，锵锵济济。
登降有节，三献成礼。神其格思，锡我繁祉。

正位奠玉币，《嘉安》：
坤元博厚，对越天明。展事方泽，亶惟顾歆。
嘉玉量币，祇荐纯精。锡我繁祉，燕及函生。

太祖位奠币，《定安》：
毖祀泰折，柔祇是承。于赫艺祖，道格三灵。

式严配侑，厚德惟宁。爰昭荐币，享于克诚。

捧俎，《丰安》：

丕答灵贶，蒇事方丘，豆登在列，鼎俎斯侍。

牲牷告具，寅畏弥周。柔祇昭格，飙至云流。

正位酌献，《光安》：

祇事坤元，饬躬敢惮！爰洁粢盛，载严圭瓒。

清明内融，嘉旨外粲。介我繁釐，时亿时万。

太祖位酌献，《英安》：

皇矣艺祖，九围是式！至哉柔祇，万汇允殖。

保兹嘉邦，介我黍稷。酌鬯告虔，作配无极。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于穆媪神，媲德彼天。我修毖祀，以莫不虔。

肆陈时夏，干羽相宣。灵其来游，降福绵绵。

亚、终献，《文安》：

礼有祈报，国惟典常。笾豆丰洁，升降齐庄。

备物致志，式荐累觞。昭格来享，自天降康。

彻豆，《娱安》：

承天效法，其道贵诚。牲羞黄犊，荐德之馨。

芳俎告毕，礼备乐盈。既静既安，庶物沾生。

送神，《宁安》：

至厚至深，其动也刚。精诚默通，或出其藏。

神之言归，化斯有光。相我炎图，万世无疆。

神州地祇

宋初祀神州地祇三首：

降神，《静安》：

膴膴郊原，茫茫宇县。画野分疆，禹功疏奠。

灵祇是臻，豆笾祗荐。幽赞皇图，视之不见。

奠玉币，酌献，《嘉安》：

肸蚃储灵，肃恭用币。锵洋导和，洪休允契。
嘉气云蒸，浃于华裔。式荐坤珍，聿符明世。

送神，《静安》：

献奠云毕，纯嘏祁祁。威灵藏用，邈矣何之？

景祐孟冬祭神州地祇二首：

太宗位奠币，《化安》：

削平伪邦，嗣兴鸿业。礼乐交修，仁德该洽。
柔祇荐享，量币攸摄。侑坐延灵，神休允答。

酌献，《韶安》：

有炜弥文，克隆宏构。贻此燕谋，具膺多祐。
嶰律吹莩，彝尊奠酒。佑乃沈潜，永祈丰楙。

元符祭神州地祇二首：

迎神，《宁安》：八变。

膴膴浚邦，皇天是宅。必有幽赞，聪明正直。
布列笾豆，考击金石。中外谧宁，繄神之力。

送神，《宁安》：

都邑浩穰，民物富盛。主以灵祇，昭乃丕应。
玉帛牲牷，鼓钟管磬。祇荐攸歆，归于至静。

绍兴祀神州地祇十六首：

迎神，《宁安》：函钟为宫。

芒芒下土，恢恢方仪。富媪统摄，潜运八维。
爰称元祀，告备吉时。揭兹虔恭，偻其格思。

太簇为角

洪惟坤元，道著品物。上配紫旻，厚载其德。
良月肇蒇，祭器布列。必先皇祇，以迓景福。

姑洗为徵

坱圠无垠，磅礴罔测。山盈川冲，自生自殖。

其报惟何？率礼靡忒。亿万斯年，功被无极。

南吕为羽

翕辟以时，协气陶蒸。播之金石，锵厥和声。

冥冥眑眑，孔享纯诚。是听是娭，邦基永宁。

盥洗，《正安》：

晨炀致烟，滭然四施。飘飘风马，仿佛来斯。

祀事维清，沃之盥之。载涓载肃，罔有愧辞。

升殿，《正安》：

崇崇其坛，屹矣层级。佩约步趋，降登中节。

左瞻右睨，祥风蔼集。斿旆羽纷，昭鉴翊翊。

神州地祇位奠玉币，《嘉安》：

璇玑谐序，籍敛荐嘉。昭答柔祇，迭奏雅歌。

币琮以侑，仪腆气和。灵其溥临，容与燕嘉。

太示位奠币，《嘉安》：

穆穆令闻，溥博有容。泽被万宇，靡不率从。

恭陈量币，明荐其衷。礼亦宜之，享德攸同。

奉俎，《丰安》：

肃肃嘉承，唯德其物。工祝以告，繄民之力。

神哉广生，孔蕃且硕。奠于嘉坛，吐之则弗。

神州地祇位酌献，《嘉安》：

恭承明祀，嘉荐令芳。亦有桂酒，诚悫是将。

瑟瓒以酌，效欢厥觞。庶乎燕享，永怀不忘。

太宗位酌献，《化安》：

宗德含洪，方祇可儗。辟土开疆，八埏同轨。

是用作配，有永无纪。祼献以享，茂格蕃祉。

文舞退、武舞进，《文安》：
奕奕缀兆，《咸池》孔彰。丕阐文德，靡忘发扬。
进退有节，乃容之常。乐备尔奏，烨烨荣光。

亚、终献，《文安》：
缩酌以裸，既旨且多。三献有序，情文愈加。
黄祇临享，锡以休嘉。广兹灵祲，覃及迩遐。

彻豆，《成安》：
展牲告全，乃登于俎。竣事而彻，侑以乐语。
奉鳌宣室，祚我神主。敛敷庶民，并受其祜。

送神，《宁安》：
云驭洋洋，既歆既顾。悠然聿归，曷求厥路。
钦想颂堂，跛立以慕。赉我肸蚃，莫不怿豫。

望瘗，《正安》：
神罔怨恫，燕其有喜。葳事告成，爰修瘗礼。
乐阕仪备，休气四起。尚谨不愆，念终如始。

朝日夕月

景德朝日三首：

降神，《高安》：六变。
阳德之母，羲御寅宾。得天久照，首兹三辰。
正辞备物，肃肃振振。沦精降监，克享明禋。

奠玉币酌献，《嘉安》：
醴齐良洁，有牲斯纯。大采玄冕，乃昭其文。
王宫定位，粢盛苾芬。民事以叙，盛德升闻。

送神，《高安》：
县象著明，照临下土。降福穰穰，德施周普。

夕月三首：

降神，《高安》：六变。

凝阴禀粹，照临八埏。丽天垂象，继日代明。

一气资始，四时运行。灵祇昭格，备物荐诚。

奠玉币、酌献，《嘉安》：

夕耀乘秋，功存宇县。金奏在县，以时致荐。

祀事孔寅，明灵降眷。洁粢丰盛，仓箱流衍。

送神，《高安》：

夙陈笾豆，洁诚致祈。垂休保佑，景祚巍巍。

大观秋分夕月四首：

降神，《高安》：

至阴之精，亏而复盈。轮高仙桂，阶应祥蓂。

玉兔影孤，金茎露溢。其驾星车，顾于兹夕。

奠玉币

玉钩初弯，冰盘乍圆。扇掩秋后，乌飞枝边。

精凝蟾蜍，辉光婵娟。歆于明祀，弭芳节焉。

酌献

名稽《汉仪》，歌参唐宗。往于卿少，乘秋气中。

周天而行，如姊之崇。可飞霞佩，下琉璃宫。

送神

四扉大开，五云车立。霓裾娣从，风翿童执。

摇曳胥来，锵洋爰集。歆我严禋，西面以揖。

绍兴朝日十首：

降神，《高安》，圜钟为宫：

玄鸟即至，序属春分。朝于太阳，厥典备存。

载严大采，示民有尊。扬光下烛，爚东门。

黄钟为角

升晖丽天，阳德之母。率无颇偏，兼烛下土。
恭事崇坛，礼乐具举。顿御六龙，裴回容与。
太簇为徵
周祀及闼，汉制中营。肸蚃是届，礼神以兄。
我洁斯璧，我肥斯牲。神兮燕享，鉴观孔明。
姑洗为羽
屹尔王宫，泛临翊翊。惠此万方，岂惟五色。
以修阳政，以刁地德。云景杳冥，施祥无极。

酌献升殿，《正安》：
天宇四霁，嘉坛聿崇。肃祗严祀，登降有容。
仰瞻曜灵，位居其中。既安既妥，沛哉丰融！

奠玉币，《嘉安》：
物之备矣，以交于神。时惟炎精，不忘顾歆。
经纬之文，璆琳之质。灿然相辉，其仪秩秩。

奉俎，《丰安》：
扶桑朝暾，和气肸饬。奉此牲牢，为俎孔硕。
芬馨进闻，介我黍稷。所将以诚，兹用享德。

酌献，《嘉安》：
匏爵斯陈，百味旨酒。勺以献之，再拜稽首。
钟鼓在列，灵方安留。眷然加荐，惟时之休。

亚、终献，《文安》：
礼罄沃盥，诚意肃将。包茅是缩，冀毕重觞。
焕矣情文，既具醉止。熙事备诚，灵其有喜。

送神，《礼安》：
羲和驾兮，其容杲杲。将安之兮？言归黄道。
光赫万物，无古无今。人君之表，咸仰照临。

夕月十首：

降神，《高安》，圜钟为宫：

金行告遒，玉律分秋。礼葳西郊，毖祀聿修。

精意潜达，永孚于休。神之听之，爰格飙斿。

黄钟为角

时维秋仲，夜寂天清。实严姊事，用答阴灵。

坛壝斯设，黍稷惟馨。云车来下，庶歆厥诚。

太簇为徵

溯日著明，丽天作配。洁诚以祠，礼行肃拜。

光凝冕服，气肃环珮。庶几昭格，祇而不懈。

姑洗为羽

穆穆流辉，太阴之精。盈亏靡忒，寒暑以均。

克禋克祀，揆日涓辰。牲硕酒旨，来燕来宁。

升殿，《正安》：

猗欤崇基，右平左墄。祇率典常，届兹秋夕。

陟降惟寅，威仪抑抑。神其鉴观，穰简是集。

奠玉币，《嘉安》：

少采陈仪，实曰坎祭。礼备乐举，严恭将事。

于以奠之，嘉玉量币。神兮昭受，阴骘万汇。

奉俎，《丰安》：

谷旦其差，有牲在涤。工祝致告，为俎孔硕。

肸蚃是期，祚我明德。备兹孝钦，式和民则。

酌献，《嘉安》：

白藏在序，享惟其时。躬即明坛，礼惟载祇。

斟以瑶爵，神灵燕娭。歆馨顾德，锡我蕃釐。

亚、终献，《文安》：

肃雍严祀，圣治昭彰。清酒既载，或肆或将。

礼匝三献，终然允臧。神具醉止，其乐且康。

送神，《理安》：

歌奏云阕，式礼莫愆。以我齐明，罄其吉蠲。

神保聿归，降康自天。萝图永固，亿万斯年。

高 禖

熙宁以后祀高禖六首：

降神，《高安》：六变。

容台讲礼，禖宫立祠。司分届后，带韣陈仪。

嘉祥萃止，灵驭来思。皇支蕃衍，永固邦基。

升降，《正安》：

郊禖之应，肇自生商。诞膺宝命，浚发其祥。

天材蕃衍，德称君王。本支万世，与天无疆。

奠玉币，《嘉安》：

昔帝高辛，先禖肇祀。爰揆仲阳，式祈嘉祉。

陈之牺牲，授以弓矢。敷祐皇宗，施于孙子。

酌献，《祐安》：

昭荐精衷，灵承端命。青帝顾怀，神禖储庆。

祚以蕃昌，协于熙盛。螽斯众多，流于雅咏。

亚、终献，《文安》：

赫赫高禖，万世所祀。其德不回，锡兹福祉。

蕃衍椒聊，和平芣苢。传类降康，世济其美。

送神，《理安》：

礼奠蠲衷，祭仪竣事。丕拥灵休，蕃衍皇嗣。

绍兴祀高禖十首：

降神，《高安》，圜钟为宫：

聿分春气，施生在时。禖宫肇启，精意以祠。

礼仪告备，神其格思！厥灵有赫，锡我繁釐。

黄钟为角

眷此尊祀，实惟仲春。青圭束帛，克祀克禋。
庶蒙嘉惠，嗣续诜诜。神之降鉴，云车来臻。

太簇为徵

猗欤禖宫，祀典所贵。粤自艰难，礼或弗备。
以迄于今，始建坛壝。愿戒云车，歆此诚意。

姑洗为羽

春气肇分，万类滋荣。惟此祀事，皆象发生。
求神以类，式昭至诚。庶几来格，子孙绳绳。

升坛，《正安》：

有奕禖宫，在国之南。坛壝既设，威仪孔严。
登祀济济，神兮顾瞻。佐我皇祚，宜百斯男。

奠玉币，《嘉安》：

青律载阳，有鳦颉颃。祈我繁祉，立子生商。
三牲既荐，玉帛是将。克禋克祀，有嘉其祥。

奉俎，《丰安》：

祇祓禖坛，洁蠲羊豕。博硕肥腯，爰具牲醴。
执事骏奔，肃将俎几。神其顾歆，永锡多子。

青帝位酌献，《祐安》：伏羲、高辛酌献并同。

瑞鳦至止，祀事孔时。酌以清酒，祼献载祇。
神具醉止，介我蕃禧。乃占吉梦。维熊维罴。

亚、终献，《文安》：

中春涓吉，蒇事禖祠。礼备乐作，笾豆孔时。
贰觞毕举，荐献无违。庶几神惠，祥启熊罴。

送神，《理安》：

嘉荐令芳，有严禋祀。神来燕娭，亦即醉止。
风驭言还，栗然欻起。以祓以除，锡我蕃祉。

九宫贵神

景德祀九宫贵神三首：

降神，《高安》：

倬彼垂象，照临下土。躔次运行，功德周普。
九宫即位，惟德是辅。神之至上，皇皇斯睹。

奠玉币，酌献，《嘉安》：

灵禋既肃，明神既秩。在国之东，协日之吉。
升歌有仪，六变中律。怀和万灵，降兹阴骘。

送神，《高安》：

祇荐有常，惟神无方。回飙整驭，垂休降祥。

元祐祀九宫贵神二首：

降神，《景安》：六变。

上天贵神，九宫设位。功德及物，乃秩明祀。
望拜紫坛，赫然灵气。奠玉荐币，歆之无愧。

送神，《景安》：

天之贵神，推移九宫。厥位靡常，降康则同。
来集于坛，顾歆恪恭。歌以送之，飙静旋穹。

绍兴祀九宫贵神十首：

降神，《景安》，圜钟为宫：

紫阙幽宏，惟神灵尊。辅成泰元，赞役乃坤。
曰雨曰旸，缊豫调纷。享荐陨光，蒙祉如屯。

黄钟为角

载阳衍德，农祥孔昭。贲兹元嘏，穰穰黍苗。
象舆眇冥，金奏远姚。无阙厥灵，丹衷匪恌。

太簇为徵

于赫九宫，天神之贵。煌煌彪列，下土是莅。
幽赞高穹，阴骘万类。肃若旧典，有严祇事。

姑洗为羽

练时吉良，聿崇明祀。粢盛洁丰，牲硕酒旨。

肃唱和声，来燕来止。嘉承天休，赉及含齿。

初献升坛，《正安》：

于昭毖祀，周旋有容。历阶将事，趋进鞠躬。

改步如初，没阶弥恭。左墄右平，陟降雍雍。

太一位奠玉币，《嘉安》：

煌煌九宫，照临下土。阴骘庶类，功施周普。

恪修祀典，礼备乐举。嘉玉量币，馨非稷黍。摄提、权星、招摇、天符、青龙、咸池、太阴、天乙位乐曲并同。

奉俎，《丰安》：

灵鉴匪远，诚心肃祗。是烝是享，俎实孔时。

礼行乐奏，肸蚃是期。云车风马，神其燕娭。

太一位酌献，《嘉安》：

惟天丕冒，彪列九神。财成元化，阴骘下民。

有酒斯旨，登荐苾芬。昭哉降鉴，茀禄来臻。九位并同。

亚、终献，《文安》：

均调大化，阴骘下民。骏功有赫，诞举明禋。

嘉觞中贰，执事惟寅。清明鬯矣，福禄攸臻。

送神，《景安》：

荐献有序，降登无违。礼乐备举，昭格燕娭。

云车缥缈，神曰还归。报以景贶，翊我昌期。

第九章 《宋史》音乐志 九 解评

（原《宋史》卷一百三十四 志第八十七 乐九）

（乐章三）

○太庙常享 禘祫 加上徽号 郊前朝享 皇后别庙

［**原文**］

太庙常享

建隆以来祀享太庙一十六首：

迎神，《礼安》：

肃肃清庙，奉祠来诣。格思之灵，如在之祭。

克谨威仪，载严容卫。降福孔皆，以克永世。

皇帝行，《隆安》：

工祝升阶，宾尸在位。祇达孝思，允修毖祀。

显相有仪，克恭乃事。俨恪其容，通此精意。

奠瓒用《瑞木》：

木符启瑞，著象成文。于昭大号，协应明君。

灵命有属，鸿禧洞分。歌以升荐，休嘉洽闻。

又《驯象》：

嘉彼驯象，来归帝乡。南州毓质，中区效祥。

仁格巨兽，德柔遐荒。有感斯应，神化无方。

又《玉乌》：

素乌爰止，淳精允臧。名符瑞牒，色应金方。

洁白容与，翘英奋扬。孝思攸感，皇德逾张。

奉俎，《丰安》：
维牺维牲，以炰以烹。植其虡鼓，洁彼铏羹。
孔硕兹俎，于穆厥声。肃雍显相，福禄来成。

酌献僖祖室，《大善》：
汤汤洪河，经启长源。郁郁嘉木，挺生本根。
大哉崇基，出乎庆门。发祥垂裕，永世贻孙。

顺祖室，《大宁》：
元钟九千，生于仲吕。崇台九层，起于累土。
赫日之升，《明夷》为主。孝孙作帝，式由祖武。

翼祖室，《大顺》：
明明我祖，积德攸宜。肇继瓜瓞，将隆本支。
爰资庆绪，式昭帝基。于穆清庙，永洽重熙。

宣祖室，《大庆》：
艰难积行，绵长钟庆。同人之时，得主乃定。
既叙宗祧，乃修舞咏。经武开先，永昭丕命。

太祖室，《大定》：
猗欤太祖，受命于天！化行区宇，功溢简编。
武威震耀，文德昭宣。开基垂统，亿万斯年。

太宗室，《大盛》：
赫赫皇运，明明太宗。四隩咸暨，一变时雍。
睿文炳焕，圣备温恭。千龄万祀，永播笙镛。

饮福，《禧安》：
嘉粟旨酒，博腯牲牷。神鉴孔昭，享兹吉蠲。
夙夜毖祀，孝以奉先。永锡纯嘏，功格于天。

亚献，《正安》：
已象文治，乃观武成。进退可度，威仪克明。

终献，《正安》：

《常武》徂征，诗人所称。总干山立，厥象伊凝。

彻豆，《丰安》：

肥腯之牲，既析既荐，郁鬯之酒，已酌已献。

祝辞亦陈，和奏斯遍。享礼具举，彻其有践。

摄事十三首：

降神，《理安》：

肃肃清庙，昭事祖祢。粢盛苾芬，四海来祭。

皇灵格思，令容有睟。降福孔皆，以克永世。

太尉行，《正安》：

祼鬯溥将，宾尸在位。帝德升闻，孝思光被。

公卿庶正，傅御师氏。至诚感神，福禄来暨。

奠瓒，《瑞安》：

淳清育物，瑞木成文。元气陶冶，非烟郁氛。

玄贶昭格，至和所熏。登歌祼献，肸蚃如闻。

奉俎，《丰安》：

丽碑割牲，以炰以烹。博硕肥腯，荐羞神明。

祖考来格，享于克诚。如闻謦咳，式燕䌷宁。

酌献僖祖室，《大善》：

肃肃艺祖，肇基鸿源。权舆光大，燕翼贻孙。

载祀惟永，庆流后昆。威灵在天，顾我思存。

顺祖室，《大宁》：

思文圣祖，长发其祥。锡羡蕃衍，德厚流光。

眷命自天，卜世聿昌。祇肃孝享，降福无疆。

翼祖室，《大顺》：

明明我祖，积德累仁。居晦匿曜，迈种惟勤。

帝图天锡，辉光日新。寝庙绎绎，昭事同寅。

宣祖室，《大庆》：

洸洸我祖，时惟鹰扬。潜德弗耀，发源灵长。

肆类配天，永思不忘。来顾来享，百福是将。

太祖室，《大定》：

赫赫太祖，受命于天。赤符启运，威加八埏。

神武戡难，功无间然。翼翼丕承，亿万斯年。

太宗室，《大盛》：

穆穆太宗，与天合德。昧旦丕显，乾乾翼翼。

敷佑下民，时帝之力。永怀圣神，孝思罔极。

真宗室，《大明》：

煌煌真宗，善继善承。经武耀德，臻于治平。

封祀礼乐，丕昭鸿名。陟配文庙，皇图永宁。

彻豆，《丰安》：

鼎俎既陈，豆笾既设。金石在庭，工师就列。

备物有严，著诚致洁。孝惟时思，礼以《雍》彻。

送神，《理安》：

神之来兮风肃然，神之去兮升九天。排凌兢兮还恍惚，羽旄纷兮萧燔烟。

真宗御制二首：

奠瓒用《万国朝天》：

鸿源浚发，睿图诞彰。高明锡羡，累洽延祥。

巍巍艺祖，溥率宾王。煌煌文考，区宇大康。

珍符昭显，宝历绵长。物性茂遂，民俗阜昌。

甫田多稼，禾黍穰穰。含生嘉育，鸟兽跄跄。

八纮统域，九服要荒。沐浴惠泽，祇畏典常。

隔谷分壤，望斗辨方。并袭冠带，来奉圭璋。

峨峨双阙，济济明堂。诸侯执帛，天后当阳。

何以辨等？衮衣绣裳。何以褒德？辂车乘黄。

声明焕赫，雅颂汪洋。启兹丕绪，祐我无疆。
大统斯集，大乐斯扬。俯隆宗祏，仰继穹苍。

亚献、终献《平晋乐》：
五代衰替，六合携离。封疆窃据，兵甲竞驰。
天顾黎献，涂炭可悲。帝启灵命，浚哲应期。
皇祖丕变，金钺俄麾。率土执贽，犷俗来仪。
瞻彼大卤，窃此余基。独迷文告，莫畏天威。
神宗继统，璇图有辉。尚安蠢尔，罔怀格思。
六飞夙驾，万旅奉辞。傒来发咏，不阵行师。
云旗先路，壶浆塞岐。天临日照，宸虑通微。
前歌后舞，人心悦随。要领自得，智力何施。
风移僭冒，政治淳熙。书文混一，盛德咸宜。
干戈倒载，振振言归。诞昭七德，永定九围。

真宗告飨六首：
告受天书，《瑞安》：
宝命自天，鸿禧锡祚。昭晰缘文，氤氲黄素。
玄感荐彰，灵休诞布。寅奉珍符，聿怀永慕。

太祖、太宗加上尊谥，《显安》：
报贶陟封，聿昭典礼。让德穹厚，归功祖弥。
丕显尊称，尽善尽美。寅威孝思，以介蕃祉。

东封毕，躬谢酌献，《封安》：
奕奕清庙，锡羡诒谋。升中神岳，显允皇猷。
归格艺祖，昭报灵休。奉先追远，盛德益修。

祀汾阴毕，躬谢酌献，《显安》：
于昭列圣，休德清明。威灵如在，享于克诚。
报功厚载，馨荐惟精。归格饮至，礼备乐成。

圣祖降，亲告，《瑞安》：
于赫圣祖，景灵在天。神游来暨，睟容穆然。

诲言昭示，帝胄开先。齐明钦若，延鸿亿年。

六室加谥，《显安》：

钦崇太霄，肃奉徽册。大礼克诚，鸿猷有赫。

令芳爰荐，明灵斯格。昭谢垂祥，永怀何极。

景祐亲享太庙二首：

迎神，《兴安》：

追养奉先，纳孝练主。金奏凤鸣，《关雎》乐舞。

奠鬯恭神，肥腯展俎。积庆聪明，降景寰宇。

酌献真宗室，《大明》：

于穆真皇，宅心道粹。和戎偃革，焕乎文治。

操瑞拜图，封天祀地。盛德为宗，烝尝万世。

禘 祫

至和祫享三首：

迎神，《兴安》：

濡露降霜，永怀孝思。祫食谛叙，再闰之期。

歌德咏功，八音播之。歆神惟始，灵其格兹。

奠瓒，《嘉安》：

昭穆亲祖，自室徂堂。礼备乐成，肃然裸将。

瑟瓒黄流，条鬯芬芳。气达渊泉，神乎来享。

送神，《兴安》：

四祖基庆，三后在天。荐侑备成，灵娭其旋。

孝孙应嘏，受福永年。送之怀之，明发恻然。

嘉祐祫享二首：

迎神，《怀安》：

躬兹孝享，礼备乐成。神登于俎，祝导于祊。

展牲肥腯，奏格和平。灵其昭格，肃僾凝情。

送神，《怀安》：
灵神归止，光景肃然。福祥裕世，明威在天。
孝孙有庆，骏烈推先。佑兹基绪，弥万斯年。

熙宁以后享庙五首：
酌献英宗室，《大英》：
在宋五世，天子嗣昌。躬发英断，若乾之刚。
声容沄沄，被于八荒。垂千万年，永烈有光。

送神，《兴安》：
钟鼓惟旅，笾豆孔时。衎我祖宗，既右享之。
神亟来止，孝孙之喜。神保聿归，孝孙之思。

禘祫孟享、腊享，宗正卿升殿，《正安》：
进退有容，服章有仪。匪亟匪迟，降登孔时。

祫享仁宗，《大和》：
于穆仁庙，圣泽滂流。华夷用乂，动植蒙休。
徽名冠古，奕世垂谋。帝躬祼献，盛典昭修。

英宗，《大康》：
赫赫英皇，总提邦纪。浚发神功，恢张圣理。
仙驭虽遥，鸿徽不弭。永言孝思，竭诚躬祀。

常祀五享三首：
迎神，《兴安》：九变。
奕奕清庙，昭穆定位。霜露增感，粢盛洁祭。
神灵来格，福祉攸暨。追孝奉先，本支百世。

太尉奠瓒，《嘉安》：
有秩时祀，匪怠匪渎。有来宗主，载祇载肃。
厥作祼将，流黄瓒玉。是享是宜，永绥多福。

送神，《兴安》：
皇祖皇考，配帝配天。骏奔显相，神保言旋。

祝以孝告，嘏以慈宣。去来永慕，宗事惟虔。

绍兴以后时享二十五首：

迎神，《兴安》：

黄钟为宫

奉先严祀，率礼大经。时思致享，肃荐芳馨。

竭诚备物，乐奏和声。真驭来止，熙事克成。

大吕为角

圣灵在天，九关崇深。风马云车，纷其顾临。

拥祥储休，昭答孝心。孝孙受祉，万福是膺。

太簇为徵

嘉承和平，秩祀为先。乃练休辰，祝史告虔。

内心齐明，祀具吉蠲。交际恍惚，如在后前。

应钟为羽

道信于神，神灵燕娭。酒有嘉德，物惟其时。

缓节安歌，乐奏具宜。欣欣乐康，福禄绥之。

奉俎，《丰安》：

王假有庙，子孙保光。奉牲以告，玉俎膏香。

专精厉意，神其迪尝。休承灵意，申锡无疆。

初献盥洗，《正安》：

恪恭祀典，涓选休成。设洗致洁，直于东荣。

嘉觞祇荐，明德惟馨。祖考来格，享兹孝诚。

升殿，《正安》：

冠佩雍容，时惟上公。享于清庙，陟降弥恭。

笾豆静嘉，粢盛洁丰。孝孙有庆，万福来同。

僖祖室酌献，《基命》：

于穆文献，自天发祥。肇基明命，锡羡无疆。

子孙千亿，宗社灵长。神之格思，如在洋洋。

宣祖室酌献，《天元》：

天启炎历，集我大命。长发其祥，笃生上圣。
夷乱芟荒，乾坤以定。时礼聿修，孝孙有庆。

太祖室酌献，《皇武》：
赫赫艺祖，受天明命。威加八纮，德垂累圣。
祀事孔明，有严笙磬。对越在天，延休锡庆。

太宗室酌献，《大定》：
明明在上，时维太宗。允武允文，丕基绍隆。
于肃清庙，昭报是丰。皇灵格思，福禄来同。

真宗室酌献，《熙文》：
于穆真皇，维烈有光。丕承二后，奄奠万方。
威加戎狄，道格穹苍。歆时禋祀，降福无疆。

仁宗室酌献，《美成》：
至哉帝德，乃圣乃神！恭己南面，天下归仁。
历年长久，垂裕后人。礼修旧典，宝命维新。

英宗室酌献，《治隆》：
炎基克巩，赫赫英宗。绍休前烈，仁化弥隆。
笃生圣子，尧、汤比踪，烝尝万世，福禄来崇。

神宗室酌献，《大明》：
于昭神祖，运抚明昌。肇新百度，克配三王。
遐荒底绩，圣武维扬。永言《执竞》，上帝是皇。

哲宗室酌献，《重光》：
于皇浚哲，遹骏有声。率时昭考，丕显仪刑。
功光大业，道协三灵。永绥厥后，来燕来宁。

徽宗室酌献，《承元》：
天锡神圣，徽柔懿恭。垂衣拱手，遵制扬功。
配天立极，体道居中。佑我烈考，万福攸同。

钦宗室，《端庆》：

于皇钦宗，道备德宏。允恭允俭，克类克明。
孝遵前烈，仁翊函生。歆兹肆祀，永燕宗祊。

高宗室，《大德》：
于皇时宋，自天保定。高宗受之，再仆景命。
绍开中兴，翼善传圣。何千万年，永绥厥庆。

孝宗室，《大伦》：
圣人之德，无加于孝。思皇孝宗，履行立教。
始终纯诚，非曰笑貌。于万斯年，是则是效。

光宗室，《大和》：
维宋洽熙，帝继于理。万姓厚生，三辰顺轨。
对时天休，以燕翼子。肃唱和声，神其有喜。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肃肃清庙，于显维德。我祀孔时，我奏有翼。
秉翟载骏，有来干戚。神之燕娭，休祥允格。

亚、终献，《文安》：
观德宗祏，奕世烈光。有严祀典，粤循旧章。
乐谐九变，献举重觞。燕娭如在，戬谷穰穰。

彻豆，《恭安》：
礼备乐成，物称诚竭。相维辟公，神人以说。
歌《雍》一章，诸宰斯彻。天子万世，无竞维烈。

送神，《兴安》：
霜露既降，时思展禋。在天之御，眷然顾歆。
乐成礼备，言归靡停。既安既乐，福禄来成。

祫享八首：

迎神，《兴安》：
黄钟宫
时维孟冬，霜露既零。合食盛礼，以时以行。

孝心翼翼，惟神来宁。肃倡斯举，神具是听。

大吕角

于穆孝思，嘉荐维时。诚通兹格，咸来燕娭。

神之听之，申锡蕃厘。于万斯年，永保丕基。

太簇徵

于昭孝治，通乎神明。寒暑不忒，熙事备成。

牲牷孔硕，黍稷惟馨。以享以祀，来燕来宁。

应钟羽

苾芬孝祀，荐灌肃雍。致力于神，明信咸通。

灵之妥留，惠我庞鸿。广被万寓，福禄攸同。

初献顺祖，酌献，《大宁》：

于赫皇祖，濬发其祥。德盛流远，奕世弥昌。

孝孙有庆，嘉荐令芳。神保是享，锡羡无疆。

翼祖酌献，《兴安》：

上天眷命，佑我丕基。翼翼皇祖，丕耀其辉。

积厚流长，福禄攸宜。祀事孔时，曾孙笃之。

光宗室酌献，《大承》：

于皇光宗，握符御极。昭哉嗣服，惟仁与德！

勤施于民，靡有暇逸。万年之思，永奠宗祏

送神，《兴安》：

合祭大事，因时发天。翼翼孝思，三献礼虔。

神兮乐康，飙驭言旋。永神后人，于千万年。

加上徽号

上仁宗、英宗徽号一首：

入门升殿，《显安》：

于穆仁祖，宠绥万方。执竞英考，讫用成、康。

图徽宝册，有烈其光。庶几亿载，与天无疆。

上英宗尊号一首：

入门，《正安》：

在宋五世，天子神明。群公奉册，乃扬鸿名。

金书煌煌，遹昭厥成。思皇多祜，与天同声。

增上神宗徽号一首：哲宗朝制。

升殿，《显安》：

于惟祢庙，乃圣乃神。秉文之士，作起惟新。

建宫稽古，一视同仁。庶几备号，以享天人。

绍兴十四年奉上徽宗册宝三首：

册宾入门，《显安》：

于铄徽考，如天莫名。追兹丕扬，拟纯粹精。

温玉镂文，来至于祊。有严奕奕，礼备乐成。

册宝升殿，《显安》：

金字煌煌，瑶光灿灿。群工奉之，登此宝殿。

对越祖宗，式遵成宪。威灵在天，来止来燕。

上徽号，《显安》：

惟精惟一，乃圣乃神。鸿名克扬，茂实斯宾。

如禹之功，如尧之仁。孝思永慕，用诏无垠。

淳熙十五年上高宗徽号三首：

册宝入门，《显安》：

于穆高皇，功德兼隆。称天以诔，初谥未崇。

载稽礼典，扬徽垂鸿。涓日之良，登进庙宫。

册宝升殿，《显安》：

有瑑斯宝，有编斯册。导以麾仗，奏以金石。

祲威盛容，煌煌赫赫。臣工奉之，高灵来格。

上徽号，《显安》：

中兴之烈，高掩商宗。揖逊之美，放勋比隆。

字十有六，拟诸形容。威灵在天，裕后无穷。

庆元三年奉上孝宗徽号三首：

册宝入门，《显安》：

巍巍孝庙，圣德天通。同符艺祖，克绍高宗。

有仪有册，载推载崇。镂玉绳金，登奉祏宫。

册宝升殿，《显安》：

文金晶荧，册玉辉润。统绍乎尧，德全于舜。

勤崇推高，子孝孙顺。冠德百王，万年垂训。

上徽号，《显安》：

金石充庭，珩璜在列。绘画乾坤，形容日月。

巍巍功德，显显谟烈。垂亿万年，鸿徽昭揭。

郊前朝享

高宗郊祀前朝享太庙三十首：

皇帝入门，《乾安》：后还前殿并同。

于皇我后，祗戒专精。假于有庙，祖考是承。

趋进惟肃，僾思惟诚。神之听之，来燕来宁。

皇帝升殿、《乾安》：诣室、降殿并同。

皇皇大宫，丕显于穆。休德昭清，元气回复。

芝叶蔓茂，桂华冯翼。孝孙假斯，受兹介福。

盥洗，《乾安》：

维皇齐精，畯假于庙。观盥之初，惟以洁告。

衎承祖宗，恤祀昭孝。诚心有孚，介福斯报。

迎神，《兴安》：

秬鬯既将，黄钟具奏。肃我祖考，祗栗以俟。

监观于兹，云车来下。

尚书奉俎，《丰安》：

有硕其牲，登于大房。肃展以享，庶几迪尝。
匪腯是告，我民其康。保艾尔后，垂休无疆。

皇帝再盥洗，《乾安》：
盥至于再，洁诚愈孚。帝用祗荐，灵咸嘉虞。
腾歌胪欢，会于轩朱。观厥颙若，受福之符。

僖祖室酌献，《基命》：
思文僖祖，基德之元。皇武大之，受命于天。
积厚流光，不已其传。曾孙笃之，于万斯年。

翼祖室酌献，《大顺》：
天命有开，维仁是依。乃眷冀邦，于以顾之。
其顾伊何？发祥肇基。施于孙子，虔奉孝思。

宣祖室，《天元》：
昭哉皇祖，源深流长！雕戈圭瓒，休有烈光。
天祐潜德，继世其昌。永怀积累，嘉荐令芳。

太祖室，《皇武》：
为民请命，皇祖赫临。天地并贶，亿万同心。
造邦以德，介福宜深。挹彼惟旨，真游居歆。

太宗室，《大定》：
皇矣太宗，嗣服平成！益奋神旅，再征不庭。
文武秉德，仁孝克明。以圣传圣，对越紫清。

真宗室，《熙文》：
思文真宗，体道之崇。憺威赫灵，遵制扬功。
真符鼎来，告成登封。盛德百世，于昭无穷。

仁宗室，《美成》：徽宗御制。
仁德如天，遍覆无偏。功济九有，恩涵八埏。
齐民受康，朝野晏然。击壤歌谣，四十二年。

英宗室，《治隆》：

穆穆英宗，持盈守成。世德作求，是缵是承。
齐家睦族，偃武恢文。于荐清酤，酌之欣欣。

神宗室，《大明》：
烝哉维后，继明体神！稽古行道，文物一新。
润色鸿业，垂裕后人。灵斿沛然，来燕来宁。

哲宗室，《重光》：
明哲煌煌，照临无疆。绍述先志，寔宣重光。
诒谋燕翼，率由旧章。苾芬孝祀，降福穰穰。

徽宗室，《承元》：御制。
于皇烈考，道化圣神。尧聪舜孝，文恬武忻。
命子出震，遗骏上宾。罔极之哀，有古莫伦。

降殿，《乾安》：
明德惟馨，进止回复。裼袭安恭，严若惟谷。
诚意昭融，群工袂属。成此禄容，生乎齐肃。

入小次，《乾安》：
于皇我后，祇戒专精。躬制声诗，文思聪明。
雍容戾止，玉立端诚。神听如在，福禄来宁。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八音谐律，缀兆充庭。进旅退旅，肃恭和平。
盛荐祖宗，灵监昭升。象功崇德，遹观厥成。

亚献，《正安》：
威神在天，享于克诚。申以贰觞，式昭德馨。
笾豆孔嘉，乐舞具陈。庶几是听，福禄来成。

终献，《正安》：
疏幂三举，诚意一纯。孰陪予祀，公族振振。
神具醉止，燕娭窈冥。于万斯年，绥我思成。

皇帝出小次，《乾安》：

夙戒告备，礼节俯成。妥侑惟乾，氛氲夜澄。
有严有翼，列圣灵承。于穆清闷，肃肃无声。

皇帝再升殿诣饮福位，《乾安》：
维皇亲享，至再至三。礼备乐奏，层陛森严。
粢盛芳洁，酒醴旨甘。云车风马，从卫观瞻。

饮福，《禧安》：
赫赫明明，维祖维宗。鉴于文孙，维德之同。
日靖四方，亦同其功。亿万斯年，以承家邦。

还位，《乾安》：
帝既临享，步武鸣鸾。陟降规矩，颙昂周旋。
登歌一再，典礼莫愆。神之听之，祉福绵绵。

尚书彻豆，《丰安》：
熙事即成，嘉笾告彻。洋洋来临，蔼蔼布列。
配帝其功，在天对越。允集丛厘，万邦和悦。

送神，《兴安》：
神之来游，风马云车。淹留仿佛，顾瞻欷歔。
神之还归，钧天帝居。监观于下，何福不除！

降殿，《乾安》：
于皇上天，钦哉成命。集于冲人，丕承列圣。
爰熙紫坛，于庙告庆。肸蚃潜通，休祥荐应。

还大次，《乾安》：
盛德丰功，一祖六宗。钦翼燕诒，禋享是崇。
厉意齐精，假庙惟恭。率礼周旋，福禄来同。

宁宗朝享三十五首：

皇帝入门，《乾安》：
王假有庙，四极骏奔。鼎俎胥严，虡簴云屯。
积厚流广，德隆庆蕃。是则是绳，保我子孙。

升殿，《乾安》：
于穆清宫，奕奕孔硕。芝茎蔓秀，桂华冯翼。
八簋登列，六瑚贲室。皇代拥庆，启佑千亿。

盥洗，《乾安》：
天一以清，地一以宁。维皇精专，承神明灵。
娥御堕津，渎祇扬溟。盥事允严，先祖是听。

诣室，《乾安》：
丹楹云深，芳勺宵奠。乐华淳鬯，礼文炳绚。
有容有仪，载肃载见。维时缉熙，世世以燕。

还位，《乾安》：
旅楹有闲，人神允叶。福以德昭，飨以诚接。
六乐宣扬，百礼炜烨。对越在天，流祚万叶。

迎神，《兴安》：九变。黄钟为宫
《咸》、《英》备乐，簋席列斝。诗歌安世，声叶皇雅。
翠旗羽盖，云车风马。神其来兮，以燕以下。
大吕为角
勾陈旦辟，阊阖夜分。轸风挟月，车驷凌云。
瑞景晻霭，神光耀煴。神其来兮，以留以忻。
太簇为徵
穆穆紫幄，璜璜清宫。《旱麓》流咏，《凫鹥》叶工。
道闳诒燕，业绵垂鸿。神其来兮，以康以崇。
应钟为羽
文以谟显，武以烈承。圣训之保，祖武之绳。
有肃孝假，式严衎烝。神其来兮，以宜以宁。

捧俎，《丰安》：
簋豆荐牲，铏笾实馈。其俎孔庶，吉蠲为饎。
惟德达馨，以忱以贵。神既佑享，祉贶来暨。

再诣盥洗，《乾安》：

精粹象天，明清鉴月。再御兹盥，益致其洁。
齐容颙若，诚意洞彻。百礼允洽。率礼不越。

真宗室，《熙文》：
天地熙泰，跻时升平。阐符建坛，声容文明。
君臣赓载，夷夏肃清。本支百世，持盈守成。

仁宗室，《美成》：
在宋四世，天子圣神。用贤致治，约已裕民。
海内富庶，裔夷肃宾。四十二年，尧、舜之仁。

英宗室，《治隆》：
明明英后，仁孝俭恭。丕显丕承，增光祖宗。
继志述事，遵制扬功。万邦作孚，盛德形容。

神宗室，《大明》：
厉精基治，大哉乾刚！信赏必罚，内修外攘。
礼乐法理，号令文章。作新之功，度越百王。

哲宗室，《重光》：
于皇我宋，世有哲明。元祐用人，遹骏有声。
绍述先志，思监于成。受天之祜，王配于京。

徽宗室，《承元》：
帝抚熙运，晏粲协期。礼明乐备，文恬武嬉。
道光授受，谋深燕诒。骏命不易，子孙保之。

钦宗室，《端庆》：
显显令主，辉光日新。奉亲以孝，绥下以仁。
兢兢业业，诞保庶民。于穆不已，之德之纯。

高宗室，《大德》：
昊天有命，中兴复古。治定功成，修文偃武。
德隆商宗，业闳汉祖。付托得人，系尧之绪。

孝宗室，《大伦》：

艺祖有孙，聪睿神武。绍兴受禅，归尊于父。
行道袭爵，百度修举，圣德曰孝，光于千古。

光宗室，《大和》：
维宋洽熙，帝继于理。万姓厚生，三辰顺轨。
对时天休，以燕翼子。肃唱和声，神其有喜。

还位，《乾安》：
在周之庭，设业设虡。酒醴惟醹，尔殽伊脯。
帝觞毕勺，天步旋举。丕显丕承，念兹皇祖。

降殿，《乾安》：
黼幄蝉蜎，飙斿宁燕。尊彝献祼，瑚簋陈荐。
视仪天旋，淳音《韶》变。遹求厥宁，福禄流羡。

入小次，《乾安》：
皇容肃祗，天步舒迟。对越惟恭，敬事不遗。
陟降莅止，永言孝思。上帝临女，日监于兹。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明庭承神，鞉磬柷敔。玉梢饰歌，佾缀维旅。
既肖厥文，复象乃武。祖德宗功，惟帝时举。

亚献，《正安》：
尊斝星陈，罍幂云舒。来贰鸾觞，玉珮琼琚。
相予严祀，秉德有初。对扬王休，何福不除！

终献，《正安》：
秉德翼翼，显相肃邕。疏幂三举，诚意益恭。
光烛黼绣，和流笙镛。子孙众多，福禄来从。

出小次，《乾安》：
庙楹邃严，夜景藻清。文物炳彪，礼仪熙成。
帷宫载敞，珮珩有声。帝复对越，将受厥明。

再升殿，《乾安》：

明明维后，诒厥孙谋。系隆我汉，陈锡哉周。
以孝以飨，世德作求。介以繁祉，万邦咸休。

饮福，《乾安》：
玉瓒黄流，有铋其香。来假来享，降福穰穰。
我应受之，汤孙之将。有百斯男，福禄无疆。

还位，《乾安》：
圣图广大，宗祊光辉。假于有庙，帝命不违。
僾若有慕，夙夜畏威。嘉乐君子，福禄祁祁。

彻豆，《丰安》：
升馔有章，卒食攸序。庭锵金奏，凯收铏笞。
其献惟成，其馂维旅。礼洽庆流，皇祖之祜。

送神，《兴安》：
珠幄煐黄，神既燕娭。监观于下，福禄来宜。
云车风马，神保聿归。启佑我后，福禄来为。

降殿，《乾安》：
圣有谟训，诒谋燕翼。奉天酌祖，万世维则。
维皇孝熙，乾乾夕惕。礼既式旋，惟福之锡。

还大次，《乾安》：
王假有庙，对越在天。帷宫旋御，率礼不愆。
泰畤展祠，云阳奉瑄。齐居精明，益用告虔。

理宗朝享三首：

皇帝升降，《乾安》：
于皇祖宗，清庙奕奕。威灵在天，不显惟德。
垂裕鸿延，诒谋燕翼。孝孙格斯，受祉罔极。

迎神，《兴安》，九奏：
秬鬯既将，黄钟具奏。瞻望真游，僾若有慕。
于皇列圣，在帝左右。云车具来，以妥以侑。

宁宗室，《大安》：

帝德之休，恭俭渊懿。三十一年，谨终如始。

升祔在宫，祖功并美。民怀有仁，何千万世。

高宗祀明堂前朝享太庙二十一首：

皇帝入门，《乾安》：

于皇我后，祇戒专精。齐肃有容，祖考是承。

造次匪懈，孝思纯诚。神听有格，福禄来宁。

升殿，《乾安》：

肃哉清宫，熉珠照幄！神之来思，八音振作。

赤舄龙章，奉玉惟恪。匪今斯今，先民时若。

盥洗，《乾安》：

于皇维后，观盥之初。精意昭著，既顺既愉。

圭鬯承祀，卿士咸趋。目视心化，四方其孚。

迎神，《兴安》：

涓选休成，祖考是享。夙夜专精，求诸惚恍。

洋洋在上，惟神之仰。鬯矣清明，应之如响。

捧俎，《丰安》：

来相于庭，鸣铝锵锵。奉牲而告，登彼雕房。

非牲之备，民庶是康。神依民听，上帝斯皇。

僖祖室酌献，《基命》：

何庆之长？实兆于商。由商太戊，子孙其昌。

皇基成命，宋道用光。诒厥孙谋，膺受四方。

翼祖室，《大顺》：

上帝监观，维仁是依。继世修德，皇心顾之。

其顾伊何？在彼冀方。施于子孙，降福穰穰。

宣祖室酌献，《天元》：

昭哉皇祖，骏发其祥！雕戈圭瓒，盛烈载扬。

天锡宝符，俾炽而昌。神圣应期，赫然垂光。

太祖室，《皇武》：
猗欤皇祖，下民攸归！膺帝之命，龙翔太微。
戎车雷动，天地清夷。峨峨奉璋，万世无违。

太宗室，《大定》：
煌煌神武，再御戎轩。时惠南土，旋定太原。
车书混同，声教布宣。维天佑之，亿万斯年。

真宗室，《熙文》：
于皇真宗，体道之崇。游心物外，应迹寰中。
四方既同，化民以躬。清净无为，盛德之容。

仁宗室曲同郊祀。送神亦同。

英宗室，《治隆》：
噫我大君，嗣世修文！维文维武，谌继虞勋。
天锡丕祚，施于后昆。于荐清酤，酌之欣欣。

神宗室，《大明》：
烝哉维后，继明体神！宪章文、武，宜民宜人。
经世之道，功格于天。子孙严祀，无穷之传。

哲宗室，《重光》：
明哲煌煌，照临无疆。丕承先志，嘉靖多方。
朝廷尊荣，民庶乐康。珍符来应，锡兹重光。

徽宗室，《承元》：
圣考巍巍，光绍丕基。礼隆乐备，时维纯熙。
天仁兼覆，皇化无为。功成弗处，心潜希夷。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作乐合祖，簨虡在庭。众奏具举，肃邕和鸣。
神灵来格，庶几是听。皦绎以终，永观厥成。

亚献，《正安》：

威神在天，来格于诚。既载清酤，有闻无声。

相予熙事，时赖宗英。肃肃邕邕，允协思成。

终献，《正安》：

疏幂三举，诚意一纯。孰陪予祀，公族振振。

明灵来娭，乐舞具陈。奉神所佑，昭孝息民。

饮福，《禧安》：

赫赫明明，德与天通。施于孙子，福禄攸同。

日靖四方，民和年丰。有秩斯祜，申锡无穷。

彻豆，《丰安》：

歆我齐明，威德如存。牲牷是享，圭玉其温。

群公执事，亦既骏奔。礼成告彻，咸福黎元。

还大次，《乾安》：

神明既交，恍若有承。钦翼齐庄，福禄具膺。

王业是兴，祖武是绳。佑我亿年，以莫不增。

孝宗明堂前享太庙三首：

徽宗室酌献，《承元》：

明明徽祖，抚世升平。制礼作乐，发政施仁。

圣灵在天，德泽在民。亿万斯年，保佑后人。

高宗室，《大德》：

于皇时宋，自天保定。高宗受之，再仆景命。

绍开中兴，翼善傅圣。何千万年，永绥厥庆。

还大次，《乾安》：

礼既行矣，乐既成矣。维祖维妣，安且宁矣。

皇举玉趾，佩锵鸣矣。拜贶总章，于厥明矣。

理宗明堂前朝享二首：

宁宗室奠币，《定安》：

皇矣昭考，圣灵在天！称秩宗祀，有严恭先。
奉币以荐，见之僾然。仁深泽厚，厥光以延。

酌献，《考安》：
假哉皇考，必世后仁！嘉靖我邦，与物皆春。
之纯之德，克配穹旻。余庆渊如，佑我后人。

皇后别庙

皇后庙十五首：

迎神，《肃安》：
閟宫翼翼，雅乐洋洋。牲器肃设，几筵用张。
饰以明备，秩其令芳。神兮来格，风动云翔。

太尉行，《舒安》：
服章观象，山龙是则。容止跄跄，威仪翼翼。

司徒捧俎，《丰安》：彻同。
格恭奉祀，祇荐牺牲。九成爰奏，有俎斯盈。

酌献孝明皇后室，《惠安》：
祀事孔明，庙室惟肃。铏登笾豆，金石丝竹。
既灌既荐，允恭允穆。奉神如在，以介景福。

孝惠皇后室，《奉安》：
初阳作配，内助惟贤。柔顺中积，英徽外宣。
神宫有侐，明祀惟虔。歆诚降祐，于万斯年。

孝章皇后室，《懿安》：
猗那淑圣，象应资生。配天作合，与日齐明。
椒宫垂范，彤史扬名。聿修毖祀，永奉粢盛。

懿德皇后室，《顺安》：
王门禀庆，帝族惟贤。功存内治，德协静专。
流芳图史，垂范纮綖。新庙有侐，祀礼昭然。

淑德皇后室，《嘉安》：
明明英媛，德备椒庭。笾豆有践，黍稷匪馨。
静嘉致荐，容与昭灵。精意以达，顾享来宁。

庄穆皇后室，《理安》：
曾孙袭庆，柔祇育德。正位居体，其仪不忒。
教被宫壶，化行邦国。祝史正辞，垂裕无极。

庄怀皇后室，《永安》：
淑德昭著，至乐和平。登豆在列，膋香荐诚。
六变合礼，八音谐声。穰穰景福，佑我休明。

元德皇后庙，《兴安》：
为太宗后，为天下母。诞圣继明，膺乾作主。
玉振金相，兰芬桂芳。于万斯年，永奉烝尝。

饮福，《禧安》：
彝尊鬯酒，庆佑遂行。介以纯嘏，允答明诚。

亚献，《恭安》：
宗臣率礼，步玉锵锵。吉蠲斯献，百禄是将。

终献，《顺安》：
荐献有终，礼容斯穆。以奉嘉觞，以膺多福。

送神，《归安》：
明禋告毕，灵辂难留。升云杳邈，整驭优游。
诚深嘉栗，礼罄钦修。丰融垂佑，以永洪休。

景祐以后乐章六首：

章献明肃皇太后室奠瓒，《达安》：
肃肃闷宫，顺时荐事。郁鬯馨香，如见于位。

酌献，《厚安》：
祥标曾麓，德合方仪。万方展养，九御蒙慈。
孝恭祄祏，美播声诗。淑灵顾享，申锡维祺。

章懿皇太后室奠瓒，《报安》：
青金玉瓒，祼将于京。永怀罔极，夙夜齐明。

酌献，《衍安》：
翊佑先朝，章明壸教。淑顺谦勤，徽音在劭。
树风不止，劬劳匪报。黍稷令芳，嘏兹乃告。

奉慈庙章惠皇太后室奠瓒，《翕安》：
祼圭既陈，酌鬯斯醇。音容仿佛，奠献惟寅。

酌献，《昌安》：
内辅先猷，夙昭壸则。保祐之劳，慈惠其德。
荣养有终，芳风无极。享献閟宫，载怀凄恻。

真宗汾阴礼毕，亲谢元德皇后室三首：
迎神，《肃安》：
閟宫奕奕，《韶》乐洋洋。牲币虔布，几筵肃张。
醴泉淳美，嘉肴洁香。俟神来格，降彼帝乡。

奉俎，《丰安》：
乐铿金石，俎奉牺牲。九成斯奏，五教爰行。

送神，《理安》：
鸾骖复整，鹤驾难留。白云缥缈，紫府深幽。
庙虽载止，神无不游。垂佑皇宋，以永鸿休。

元德皇后升祔一首：
《显安》之曲
显矣皇妣，德侔柔祇！升祔太室，协礼之宜。
耀彼宝册，列之尊彝。惟诚是厚，永佑庆基。

崇恩太后升祔十四首：
入门，《显安》：
伣天生德，作配元符。仪刑壸则，辅佐帝图。
登崇庙祏，勒号璠玙。烝尝亿载，皇极之扶。

神主升殿，《显安》：

曰嫔于京，天作之配。进贤审官，克勤其志。
于穆清庙，本仁祖义。亿万斯年，神灵攸暨。

迎神，《兴安》四章：

黄钟宫二奏

閟宫有侐，堂筵屹崇。灵徽匪遐，精诚感通。
苾芬维时，登兹明祀。泠然云车，有来其驭。

大吕角二奏

羽旌风翔，翠蕤飘举。俨其音徽，登兹位处。
笙镛始奏，合止柷敔。是享是宜，永求伊祜。

太簇徵二奏

枚枚閟宫，鼎俎肆陈。烝畀明灵，登其嘉新。
鼓钟既戒，旨酒既醇。攸介攸止，纯禧荐臻。

应钟羽二奏

旨酒嘉肴，于登于豆。是享是宜，乐既合奏。
衎我懿德，执事温恭。灵兮允格，有翼其从。

罍洗，《嘉安》：

列爵陈俎，芬芳和羹。摐金击石，洋洋和声。
礼行伊始，我德惟明。既盥而往，于昭斯诚。

升降殿，《熙安》：

笙箫纷如，陟彼庙庭。锵锵佩玉，怀兹先灵。
神保聿止，音容杳冥。繁禧是介，万年惟宁。

酌献，《兹安》：

邕邕玉佩，清酤惟良。粢盛具列，有飶其香。
怀其徽范，德洽无疆。于兹燕止，降福穰穰。

亚献，《神安》：

嫔于潜邸，爰正坤仪。《关雎》化被，《思齐》名垂。
柔德益茂，家邦以熙。皇心追崇，永羞牲粢。

退文舞、进武舞，《昭安》：
翩然干戚，扬庭陈阶。文以经纬，武以威怀。
其张其弛，节与音谐。迄兹献享，妥灵绥来。

终献，《仪安》：
珩璜之贵，祎褕之尊。天作之合，内治慈温。
元良钟庆，祉福乾坤。以享以祀，事亡如存。

彻豆，《成安》：
锵洋纯绎，于论鼓钟。周旋陟降，齐庄肃容。
维醽既旨，维笾伊丰。歌彻以《雍》，介福来崇。

送神，《兴安》：
黍稷维馨，虡业充庭。既钦既戒，灵心是承。
顾予烝尝，言从之迈。申锡无疆，是用大介。

上册宝十三首：
册宝入门，《隆安》：
威仪皇止，庶尹在庭。爰举徽章，遹观厥成。
勒崇扬休，写之琼瑛。迄于万祀，发闻惟馨。

册宝升殿，《崇安》：
有犹有言，顺承天则。聿崇号名，再扬典册。
朱英宝函，左右翼翼。千秋万岁，保兹无极。

迎神，《歆安》：
黄钟宫
笾豆大房，牺尊将将。馨香既登，明灵迪尝。
其乐伊何？吹笙鼓簧。灵来燕娭，降福无疆。
大吕角二奏
吉蠲惟时，礼仪既备。奉璋峨峨，群公在位。
神之格思，永锡尔类。展彼令德，于焉来塈。
太簇徵二奏
雍雍在宫，翼翼在庭。显相休嘉，肃雍和鸣。

神嗜饮食，明德惟馨。绥我思成，式燕以宁。

应钟羽二奏

牺牲既成，笾豆有楚。摐金击石，式歌且舞。

追怀懿德，令闻令仪。灵兮来格，是享是宜。

罍洗，《嘉安》：

嘉肴旨酒，洁粢丰盛。既盥而往，以我齐明。

有孚颙若，黍稷非馨。神之格思，享于克诚。

升降，《熙安》：

佩玉锵锵，其来雍雍。陟降孔时，步武有容。

恪兹祀事，神罔时恫。绥我邦家，福禄来崇。

酌献，《明安》：

旨酒嘉栗，有铋其香。衎我淑灵，歆此令芳。

德贻彤管，号正椒房。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退文舞、进武舞，《昭安》：

籥翟既陈，干戚斯扬。进旅退旅。一弛一张。

其仪不忒，容服有光。以宴以娭，德音不忘。

亚、终献，《和安》：

望高六宫，位应四星。辅佐君子，警戒相成。

袆衣褒崇，琛册追荣。于以奠之，有椒其馨。

彻豆，《成安》：

濯濯其英，殖殖其庭。有来群工，赉我思成。

嘉肴既将，旨酒既清。《雍》彻不迟，福禄来宁。

送神，《歆安》：

礼仪既备，神保聿归。洋洋在上，不可度思。

神之来兮，肸蚃之随。神之去兮，休嘉是贻。

上钦成皇后册宝六首：

入门升殿，《显安》：

上帝锡羡，实生婉淑。辅佐神皇，宠膺天禄。
诞育泰陵，劬劳顾复。于昭徽音，久而弥郁。

迎神，《歆安》：
于显惟德，徽柔懿明。嫔于初载，有闻惟馨。
肆我鼓钟，万舞在庭。神保是格，来止来宁。

盥洗，《嘉安》：
有炜柔仪，率履不越。惠于初终，既明且达。
我将我享，相盥乃登。胡臭亶时，攸介攸宁！

升降，《熙安》：
苾苾其芳，殽核维旅。陟降孔时，有秩斯所。
雍容内化，维神之明。明则不渝，绥我思成。

酌献，《明安》：
天维显思，有相于内。右贤去邪，夙夜儆戒。
猗欤追册，重翟袆衣。既右享之，百世是仪。

亚、终献，《和安》：
酌彼玉瓒，有椒其馨。嗳假无言，雍容在庭。
生莫与崇，于赫厥声。祀事孔明，神格是听。

上明达皇后册宝五首：
迎神，《歆安》：
恭俭宜家，柔顺承天。德昭彤管，忧在进贤。
宝册袆翟，追荣寿原。四时祼享，何千万年。

酌献，《明安》：
清宫有严，广乐在庭。钟鼓管磬，九变既成。
缩茅以献，洁秬惟馨。灵游可想，来燕来宁。

退文舞、进武舞，《昭安》：
秉翟竣事，万舞摐金。总干挥戚，节以鼓音。
礼容有炜，肸蚃来歆。淑灵是听，雅奏愔愔。

彻豆，《成安》：

登献罔愆，俎豆斯彻。神具醉止，礼终乐阕。

御事既退，珊珊佩玦。介我繁祉，歆此蠲洁。

送神，《歆安》：

备成熙事，虚徐翠榼。神保聿归，云车夙征。

鉴我休德，神交惚恍。留祉降祥，千秋是享。

绍兴别庙乐歌五首：

升殿，《崇安》：

新庙肃肃，蒇事以时。陟降阶墄，雍容有仪。

鞠躬周旋，罔敢不祗。祝史正辞，灵其格思。

奉俎，《肃安》：

肇严庙祀，爰图遗芳。物必称德，或陈或将。

有缛其仪，有苾其香。灵兮来下，割烹是尝。

懿节皇后室酌献，《明安》：

曾沙表庆，正位椒庭。徽音杳邈，宫壶仪刑。

虔修祀事，清酌惟馨。缩以包茅，昭格明灵。

亚、终献，《嘉安》：

霄汉月堕，郊原露晞。徽音如在，延伫来归。

有酒既清，累觞载祗。神具醉止，燕衎怡怡。

彻豆，《宁安》：

仙驭弗返，眇邈清都。荐此嘉殽，即丰既腴。

奠享有成，鼓乐愉愉。彻我豆笾，率礼无逾。

乾道别庙乐歌三首：

诣庙，《乾安》：

涓选休辰，于秋之杪。既齐既戒，爰假祖庙。

有侐仪坤，旧章是效。享祀奚为？天子纯孝。

升殿，《乾安》：

宗祀九筵，先荐閟宫。陟自东阶，煌煌衮龙。
于穆圣善，监兹礼容。是享是宜，介福无穷。

懿节皇后室酌献，《歆安》：
丕显文母，厚德维坤。仙驭虽邈，徽音固存。
瑟彼玉瓒。酌此郁尊，简简穰穰，裕我后昆。

绍熙别庙二首：
安穆皇后室酌献，《歆安》：
祥发伣天，符彰梦日。有怀慈容，孝享庙室。
泰尊是酌，旨酒嘉栗。灵其格思，祚以元吉。

安恭皇后室酌献，《歆安》：
美咏河洲，德嫔妫汭。徽音如存，肇修祀事。
缩以包茅，酌以醴齐。灵来顾歆，降福攸备。

绍兴二十九年显仁皇后祔庙一首：
酌献，《歆安》：
恭惟圣母，跻祔孔时。陈羞宗祏，徼福坤仪。
钟鼓惟序，牲玉载祇。于皇来格，永介丕基。

开禧三年成肃皇后祔庙一首：
酌献，《歆安》：
天合重华，内治昭融。承承继继，保佑恩隆。
归从阜陵，登祔太宫。燕我后人，福禄来崇。

第十章 《宋史》音乐志 十 解评

（原《宋史》卷一百三十五 志第八十八 乐十）

（乐章四）

◯朝谒玉清昭应宫 太清宫 朝享景灵宫 封禅 祀汾阴 奉天书 祭九鼎

［原文］

朝谒玉清昭应宫

真宗奉圣祖玉清昭应宫御制十一首：

降圣，《真安》：

巍巍真宇，奕奕殊庭。规模太紫，炳焕丹青。

元命祇答，大猷是经。多仪有践，丕应无形。

肆设金石，声闻杳冥。伫回飙驭，永祐基扃。

奉香，《灵安》：

芳气上浃，飙驭下临。绍承丕绪，永励精明。

氤氲成雾，葱郁垂阴。虔恭对越，介祉攸钦。

奉馔，《吉安》：

发祥有自，介福无疆。纷纶丕应，保佑下方。

嘉荐斯备，雅奏具扬。寅威洞达，监眄昭章。

玉皇位酌献，《庆安》：

无体之体，强名之名。监观万寓。统治九清。

真期保祐，瑞命昭明。乾乾翼翼，祇答财成。

圣祖位酌献，《庆安》：
于昭灵贶，诞启鸿源。功济庶汇，庆流后昆。
兰肴登俎，桂酒盈尊。俯回飙驾，永庇云孙。

太祖位酌献，《庆安》：
赫赫艺祖，受命高穹。威加海外，化浃区中。
发祥宗祏，锡祐眇冲。钦承积德，励翼精衷。

太宗位酌献，《庆安》：
明明文考，储精上苍。礼乐明备，溥率宾王。
功德累洽，历数会昌。孝思罔极，丕祐无疆。

亚、终献，《冲安》：
太初非有体，至道本无声。降迹临下土，成功陟上清。
至仁敦动植，丕绪启宗祊。紫禁承来格，鸿基保永宁。
发祥垂诞告，致孝荐崇名。广乐神钦奉，储休固太平。

饮福，《庆安》：
明明始祖，诞启庆基。翼翼后嗣，虔奉孝思。
精洁斯达，祉福咸宜。于以报贶，于以受釐。

彻馔，《吉安》：
雕俎在御，飙驾闻声。真游斯降，旨酒斯盈。
大乐云阕，大礼云成。彻彼常荐，罄此明诚。

送圣，《真安》：
精心既达，真游允臻。礼容斯举，福应惟醇。
将整仙驭，言还上旻。永存嘉贶，用泰烝民。

迎奉圣像四首：并用《庆安》。
玉皇位
玉虚上帝，金像睟容。宅真云构，练日龟从。
维皇对越，率礼寅恭。灵心丕应，福禄来崇。
圣祖位

总化在天，保昌厥绪。降格皇闱，琼轮载御。
藻仗星陈，睟容金铸。佑我庆基，宅兹灵宇。
太祖位
烝哉大君，聿怀帝祖！镕范真仪，奉尊灵宇。
至感祥开，洪辉物睹。瞻谒尽恭，飞英率土。
太宗位
于显神宗，德洽区中。祥金烁冶，范兹睟容。
殊庭胥宇，备物致恭。明威有赫，降福来同。

王清昭应宫上尊号三首：

奉告，《隆安》：
登隆妙号，钦翼渊宗。茂宣德礼，有恪其容。
奉璋升荐，垂佩弥恭。扬休咏美，以间笙镛。

太初殿奉册宝，《登安》：
皇灵垂祐，洪福弥隆。祗率绵寓，洁祀真容。
严恭奉册，对越清躬。睟容肃穆，懿号尊崇。
礼盛乐举，福禄来同。

二圣殿奉绛纱袍，《登安》：
赫赫列圣，威德巍然。彤彤灵宇，睟仪在焉。
奉以龙衮，被之象天。重庆宗稷，亿万斯年。

太清宫

朝谒太清宫九首：

太尉奉圣号册宝，《真安》：
上旻降监，介祉实繁。邦家修报，妙道归尊。
增名霄极，奉册灵轩。茂宣圣典，永祐黎元。

宝册升殿，《大安》：
图书昭锡，典礼绍成。烝民何幸，教父储灵。
钦承景贶，祗奉崇名。臻虔宝册，垂祐基扃。

降神，《真安》：
犹龙之圣，降生厉乡。教流清净，道符混茫。
大君肃谒，盛仪允臧。森罗羽卫，躬荐萧芗。
簪绂济济，钟石洋洋。高真至止，介福诞祥。

奉玉币，《灵安》：
琳宫奕奕，黼坐煌煌。玉帛成礼，飙驭延祥。
鸿仪有则，景福无疆。嘉应昭协，丕犹诞扬。

奉馔，《吉安》：
金奏以谐，飙游斯格。灵监章明，皇心励翼。
肃奉雕俎，来升彩席。享德有孚，凝禧无斁。

酌献，《大安》：
钦崇至道，肃谒殊庭。顺风而拜，明德惟馨。
飙驭来格，尊酒斯盈。是酌是献，心通杳冥。

饮福，《大安》：
彼涡之壤，指李之区。千乘万骑，来朝密都。
躬陈芳荐，款接仙舆。饮酒受福，永耀鸿图。

亚、终献，《正安》：
邈矣道祖，冥几惚恍！常德不离，至真无象。
引位清穹，降祥神壤。酌醴荐诚，控飙来享。

送神，《真安》：
醴盏在户，金奏在庭。笾豆有践，黍稷非馨。
义尽蠲洁，诚通杳冥。言旋风驷，祚我修龄。

太极观奉册宝一首：

《登安》之曲
荐号穹冥，登名祖祢。陟配阳郊，协宣典礼。
感电灵区，诞圣鸿懿。册宝斯陈，福禄来暨。

朝享景灵宫

景灵宫奉册宝一首：

《登安》之曲

穆穆真宗，锡羡蕃昌。飙轮临贶，谆诲洞彰。
虔崇懿号，祗答景祥。至诚致享，降福无疆。

景祐元年亲享景灵宫二首：

降真，《太安》：

真馆奉币，洁齐致馨。灵因斯格，社稷庆宁。

送真，《太安》：

椒浆尊享，珍馔精祈。睟容杳邈，瑶辂霞飞。

大观三年朝献景灵宫二首：

奉馔，《吉安》：

威灵洋洋，靡有常向。于惟钦承，来假来飨。
博硕芬香，是烝是享。奉器有虔，载德无爽。
尔牲既充，是烹是肆。尔肴既具，是羞是馈。
非物之重，惟德之备。神之格思，歆我精意。

高宗郊前朝献景灵宫二十一首：

皇帝入门，《乾安》：

维皇齐居，承神其初。颙颙昂昂，龙步云趋。
景钟铿如，肃觐清都。肸蚃之交，神人用孚。

升殿，《乾安》：

帝既临享，罄兹精意。对越在天，爰升紫陛。
孔容翼翼，保承丕绪。孝奉天仪，永锡尔类。

降圣，《太安》：

惟德馨香，升闻八方。粤神临之，来从帝乡。
万灵景卫，有烨其光。监我精纯，降福穰穰。

盥洗，《乾安》：

斋居皇皇，琼琚锵锵。承祭之初，其如在旁。

挹彼注兹，储禧迎祥。神之听之，欣欣乐康。

圣祖位，《乾安》：

涓选休辰，有事嘉荐。琅琅琼珮，陟降岩殿。

其陟伊何？币玉斯奠。周旋中礼，千亿储羡。

圣祖位奉玉币，《灵安》：

上灵始祖，云景元尊。严祀夙展，六乐朱轩。

明玉之洁，丰帛之温。畅乃继序，承德不愆。

还位，《乾安》：

我后临飨，奠币攸毕。式旋其趋，矩度有式。

礼容斋庄，孝思纯实。天休滋至，时万时亿。

奉馔，《吉安》：

百职骏奔，来相于庭。奉盛以告，登兹芳馨。

际天蟠地，默运三灵。神兮来歆，祚我休平。

再盥洗，《乾安》：

有严大礼，对时休明。情文则粲，蠲洁必清。

再临观盥，以专以精。真游来格，永观厥成。

再诣圣祖位，《乾安》：

于赫炎宋，十叶华耀。属兹郊报，陟降在庙。

其降伊何？椒浆桂酒。再拜斟酌，永御九有。

圣祖位酌献，《祖安》：御制。

瑶源诞启，玉牒肇荣。覆育群有，监观圆清。

酒醴既洽，登荐惟诚。无有后艰，骏惠云仍。

还位，《乾安》：

奠鬯告成，式旋厥位。天步雍容，神人燕喜。

九庙观德，百灵荐祉。子孙其昌，垂千万祀。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于皇乐舞，进旅退旅。一弛一张，笙磬具举。
岂惟玩声，象德是似。神鉴孔昭，福禄来予。

亚、终献，《冲安》：
五音饬奏，神既亿康。澹其容与，荐此嘉觞。
有来显相，铟玉锵锵。奉承若宥，罔不齐庄。

饮福，《报安》：
嘉荐既终，神贶斯复。赍我思成。灵光下烛。
孝孙承之，载祗载肃。敷锡庶民，亟蒙祉福。

还位，《乾安》：
帝临闷庭，逆釐上灵。神羚安坐，肃若有承。
嘉觞既申，德闻惟馨。灵光留俞，祚我亿龄。

彻馔，《吉安》：
普淖既荐，苾芬孔时。神嗜而顾，有来燕娭。
飨矣将彻，载钦载祗。展诗以侑，益臻厥熙。

送真，《太安》：
雍歌既彻，熙事备成。神夕奄虞，忽乘青冥。
灵心回眷，监我精禋。诞降嘉祉，休德昭清。

降殿，《乾安》：
我秩元祀，上推灵源。展事有恤，祲威肃然。
丹墄既降，秉心益虔。荷天之休，于千万年。

望燎，《乾安》：
奕奕灵宫，有严毖祀。燔燎具扬，礼仪既备。
帝心肃祗，天步旋止。对越在天，永膺蕃祉。

还大次，《士安》：
帝将于郊，昭事上祀。爰兹毕觞，复即于此。
飙游载旋，容旌沓骑。维皇嘉承，锡祚昌炽。

高宗明堂前朝献景灵宫十首：

降圣，《大安》：

德惟馨香，升闻八方。粤神之从，灿然有光。
骖飞乘苍，啾啾跄跄。消摇从容，顾予不忘。

升殿，《乾安》：

帝既临享，龙驭华耀。孝孙承之，陟降在庙。
诚意上交。庆阴下冒。天休骈至，千亿克绍。

圣祖位奠玉币，《灵安》：

玉气如虹，丰缯充笥。既奉既将，亦奠在位。
有永群后，实相祀事。何以临下？心意不贰。

奉馔，《吉安》：

琼琚锵锵，玄衣绣裳。荐嘉升香，粢盛芬芳。
礼仪莫愆，鼓钟喤喤。曾孙之常，绥福无疆。

圣祖位酌献，《祖安》：

裴回若留，灵其有喜。荐我馨香，挹兹酒醴。
我祖在天，执道之纪。申佑无疆，奏神称礼。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进旅退旅，载执干戚。不愆于仪，容服有赫。
式妥式侑，神保是格。灵鉴孔昭，孝思维则。

亚、终献，《冲安》：用旧辞。

饮福，《报安》：

于赫大神，总司元化。监我纯精，威光来下。
延昌之贶，千亿冯藉。曾孙保之，丕平是迓。

彻馔，《吉安》：

洋洋降临，肃肃布列。熙事既成，嘉笾告彻。
九天储庆，垂佑无缺。浸明浸昌，绵绵瓜瓞。

送真，《太安》：

高飞安翔，持御阴阳。幽赞圆穹，监观四方。
元精回复，奄虞孔良。毕觞降嘏，偃蹇于穰。

望燎，《乾安》：
奕奕原祠，有严毖祀。礼仪孔宣，燔燎斯暨。
帝心肃祇，天步旋止。熙事既成，永膺蕃祉。

孝宗明堂前朝献景灵宫八首：
盥洗，《乾安》：
合宫之飨，报本奉先。钦惟道祖，浚发璇源。
驾言谒款，其盥惟虔。尚监精衷，锡祚绵绵。

圣祖，《乾安》：
骏命有开，庆基无穷。祇率百辟，仰瞻睟容。
鼓钟斯和，黍稷斯丰。灵其居歆，福禄来崇。

还位，《乾安》：
嘉玉既设，量币即陈。仿佛灵游，来顾来宁。
对越伊何？厥惟一纯。佑我熙事，以迄于成。

奉馔，《吉安》：
发祥仙源，流泽万世。曷其报之？亲飨三岁。
相维列卿，洁粢是馈。匪物之尚，诚之为至。

再诣盥洗，《乾安》：
华灯荧煌，瑞烟氤氲。威神如在，蠲洁必亲。
再盥于罍，再帨于巾。皇心肃祇，其敢惮勤。

再诣圣祖位，《乾安》：
岁逢有年，月旅无衵。我将我飨，如几如式。
肃尔臣工，谐尔金石。本原休功，垂裕罔极。

还位，《乾安》：
旨酒思柔，神具醉止。工祝既告，孝孙旋位。
何以酢之？纯嘏来备。燕及云来，蕃衍无已。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象德之成，有奕其舞。一弛一张，进旅退旅。
嘒以管箫，和以镛鼓。神其乐康，永锡多祜。

宁宗郊前朝献景灵宫二十四首：

皇帝入门，《乾安》：
闳幄邃深，云景杳冥。天清日晬，扆容玉庭。
缔基发祥，希夷降灵。神其来燕，是飨是听。

升殿，《乾安》：
帝居瑶图，璇题玉京。日月经振，列宿上荧。
桂簋谧芬，瑚器华晶。夤承禋祀，用戒昭明。

降神，《太安》，六变。
圜钟为宫
四灵晨耀，五纬夕明。风云晏和，天地粹清。
灵兮来迎，灵兮来宁。启我子孙，飨于纯精。
黄钟为角
芬枝扬烈，熉珠叶陶。闿珍阐符，扆诗舞箾。
神哉来下，神哉来翱。肃若有承，灵心招摇。
太簇为徵
龙车既奏，凤驭载翔。帝幄伫灵，天衢腾芳。
神来留俞，神来蹇骧。礼罄乐明，奏假孔将。
姑洗为羽
虹旌蜺旄，鸾旗翠盖。星枢扶轮，月御叶卫。
灵至阴阴，灵般裔裔。来格来飨，福流万世。

盥洗，《乾安》：
礼文有俶，祀事孔明。将以洁告，允惟齐精。
自盥而往，聿观厥成。灵监下临，天德其清。

诣圣祖位，《乾安》：
维宋肖德，钦天顾右。于皇道祖，丕釐灵祐。

葛藟殖繁，瓜瓞孕茂。克昌厥后，世世孝奏。

圣祖位奉玉币，《灵安》：高宗御制，见前。

皇帝还位，《乾安》：

桂宫耽耽，藻仪穆穆。天回衮彩，风韶璜玉。

《咸》、《英》皦亮，容典炳煜。假我上灵，景命有仆。

奉馔，《吉安》：

我簋斯盈，我簠斯实。或剥或亨，或燔或炙。

有骰既将，为俎孔硕。礼仪卒度，永锡尔极。

再盥洗，《乾安》：

觞澹初勺，礼戒重盥。假庙以《萃》，取象于《观》。

清明外畅，精肃中贯。我仪图之，三灵攸赞。

再诣圣祖位，《乾安》：

肇基骏命，巩右鸿业。鼎玉龟符，垂固万叶。

灵贶具臻，神光烨烨。晖祚无疆，规重矩叠。

圣祖位酌献，《祖安》：高宗御制，见前。

还位，《乾安》：

皇帝瑞庆，长发其祥。纂系悠远，逆源灵长。

德之克明，休烈有光。配天作极，孝飨是将。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持翟成象，秉朱就列。旄乘整溢，凤仪谐节。

挥舒皇文，歌蹈先烈。合好效欢，福流有截。

亚献，《冲安》：

光烦紫幄，神流玉房。秉文侑仪，嘉虞贰觞。

震澹醉喜，仿佛迪尝。璇源之休，地久天长。

终献，《冲安》：

灵舆蹇骧，毕觞泰筵。贰飨允穆，祼将克竣。

垂恩储祉，锡羡永年。将以庆成，燕及皇天。

诣饮福位，《乾安》：

若木露英，清云流霞。蔓蔓芝秀，冯冯桂华。

绵瑞无疆，产嘏孔奢。皇则受之，巩我帝家。

饮福酒，《报安》：

旨酒惟兰，勺浆惟椒。福流瓒斝，光烛琨瑶。

拜贶清宫，凝辉庆霄。神其如在，徘徊招摇。

还位，《乾安》：

烝哉我皇，继天毓圣！逆釐元都，对越灵庆。

如天斯久，如日斯盛。瑶图濬邈，永隆骏命。

彻馔，《吉安》：

房铏陈列。室簋登奉。告飨具歆，展彻惟拱。

祥光奕奕，嘉气懞懞。受嘏不愆，燕天之宠。

送真，《太安》：

云车风马，灵其来游。天门轶荡，神其莫留。

遗庆阴阴，祉发祥流。康我有宋，与天匹休。

降殿，《乾安》：

璇庭烂景，紫殿流光。礼洽乾回，福应日昌。

圣系厐鸿，景命溥将。德茂功成，率祀无疆。

诣望燎位，《乾安》：

厥初生民，渊浚唯祖。芳荐既辍，明燎具举。

德馨升闻，灵贶蕃诩。怀濡上灵，佑周之祜。

还大次，《乾安》：

帝假于宫，彝承清祀。天晖临幄，宸卫森峙。

行繇大室，旋趋紫畤。率礼不违，式甹灵祉。

理宗明堂前朝献景灵宫二首：余用旧辞。

升殿，登歌《乾安》：

我享我将，罄兹精意。陟降左右，维天与契。

斋明乃心，祇肃在位。于万斯年，百福来备。

亚献，宫架《冲安》：

庆云郁郁，鸣璆琅琅。澹其容与，申荐贰觞。

奉承若宥，神其乐康。锡以多祉，源深流长。

封 禅

大中祥符封禅十首：余同南、北郊。

山上圜台降神，《高安》：

岩岩泰山，配德于天。奉符展采，翼翼乾乾。

涤濯静嘉，罔有弗蠲。上帝顾諟，冷风肃然。

昊天上帝坐酌献，《奉安》：

皇天上帝，阴骘下民。道崇广覆，化洽鸿钧。

灵文诞锡，宝命惟新。增高钦事，式奉严禋。

太祖配坐酌献，《封安》：

于穆圣祖，肇开鸿业。我武惟扬，皇威有晔。

四隩混同，百灵震叠。陟配高穹，明灵是接。

太宗配坐酌献，《封安》：

祇若封祀，神宗配天。礼乐明备，奠献精虔。

景灵来格，休祥蔼然。于昭垂庆，亿万斯年。

亚献，《恭安》：

因高定位，礼修物备。荐鬯卜牲，虔恭寅畏。

八音克谐，天神咸暨。降福穰穰，永锡尔类。

终献，《顺安》：

浩浩元精，无臭无声。临下有赫，得一以清。

备物致享，荐兹至诚。泰尊奠献，夙夜齐明。

社首坛降神，《靖安》：

至哉坤元，资生伊始。博厚称德，沈潜柔止。

降禅方位，聿修明祀，寅恭吉蠲，永锡蕃祉。

皇地祇坐酌献，《禅安》：
坤德直方，博厚无疆。秉阴得一，静而有常。
宝藏以发，乃育百昌。肃祇禅祭，锡祉穰穰。

太祖配坐酌献，《禅安》：
皇矣圣祖，丕赫神武。秉运宅中，威加九土。
德厚功崇，颂声载路。陟配方祇，对天之祜。

太宗配坐酌献，《禅安》：
毖祀柔祇，报功厚载。思文太宗，侑神严配。
钟石斯和，笾豆咸在。永锡坤珍。资生为大。

祀汾阴

汾阴十首：
降神，《靖安》：
茫茫坤载，粤惟太宁。资生光大，品物流形。
瞻言汾曲，允宅神灵。圣皇躬享，明德惟馨。

奠玉币，登歌《嘉安》：
至诚旁达，柔祇格思。奉以琮币，致诚在兹。

奉俎，《丰安》：
博硕者牲，载纯其色。体荐登俎，聿崇坤德。

后土地祇坐酌献，《博安》：
秉阴成德，敏树宣功。应变审谛，神力无穷。
沈潜刚克，流谦示中。洁兹奠献，妙物玄通。

太祖配坐酌献，《博安》：
坤元茂育，植物成形。于穆圣祖，功齐三灵。
严恭配侑，厚德攸宁。永怀锡羡，歆此惟馨。

太宗配坐酌献，《博安》：

报功厚载，祀事惟明。思文烈考，道济群生。
侑神定位，协德安平。馨洁并荐，享于克诚。

饮福，《博安》：
寅威宝命，明祀惟虔。协神备物，罔不吉蠲。
后祇格思，灵飙肃然。庭受景福，遐哉亿年！

亚、终献，《正安》：
至哉柔祇，滋生蕃锡。涤濯静嘉，寅恭夕惕。
金奏纯如，万舞有奕。立我烝民，莫匪尔极。

后土庙降神，《靖安》：
博厚流形，秉阴成德。柔顺刚正，直方维则。
明祇格思，素汾之侧。祇载吉蠲，宸心翼翼。

酌献，《博安》：
至哉物祖，设象龙脽。动静之德，翕辟攸宜。
嘉栗以荐，精祷洪釐。茂宣阴贶，五谷蕃滋。

奉天书

祇奉天书六首：

朝元殿酌献，《瑞文》：
妙道非常，神变无方。惟天辅德，灵贶诞章。
玄文昭锡，宝历弥昌。礼崇明祀，式荐馨香。

含芳园，《瑞文》：
运格熙盛，将封介丘。礼神之域，瑞命殊尤。
灵文荐降，丕显皇猷。圣心肃奉，永洽鸿休。

泰山社首坛升降，《瑞文》：
玄穹眷怀，宝符申锡。垂露腾文，粲然灵迹。
发祥吉图，纯熙写奕。登荐钦崇，式昭天历。

奉香酌献，《瑞安》：

谓天盖高，惟皇合德。倬彼灵章，图书是锡。
眷命谆谆，被以遐历。膺箓告成，虔恭钦翼。
地届兴王，祥开图箓。典礼昭成，祺祥交属。
大辂逶迤，卿云纷郁。祐我含灵，锡兹介福。
祥符七年奉祀毕，天书回至应天府，有云物之瑞，命制是曲，以纪休应。

升降，《灵文》：
旻穹无声，惟德是辅。降监锡符，垂文篆素。
孝瑞纪封，英声载路。既寿而昌，笃天之祐。

祭九鼎

祭九鼎十二首：
帝鼐（土王日祀）降神，《景安》：
日号丙丁，方号中央。德惟其时，蠲吉是将。
夫何饮之？黄流玉瓒。夫何食之？有陈伊馔。

奉馔，《丰安》：
粢盛既丰，牲牢既充。展兹熙事，温温其恭。
惟明欣欣，燔炙芬芬。保乎天子，繁祉荐臻。

亚、终献，《文安》：
工祝致辞，黄流协鬯。爰登清歌，载期神享。
噫予诚心，精禋是虔。嘉予陈祀，丰盈豆笾。

春分，苍鼎亚、终献，《成安》：
法乾刚兮，铸鼎奠方。涓嘉旦兮，齐明迎祥。
胡为持币？维箱及筥。胡为和羹？有锜维釜。

立夏，冈鼎迎神，《凝安》：
我方东南，我日朱明。爰因其时，鼎以冈名。
粢盛既馨，牲牷既盈。佑我皇家，巽令风行。

亚、终献，《成安》：

黄流在中，惟馨香祀。于荐于神，爰祗厥事。
礼从多仪，以进为文。尊斝三献，昭示孔勤。

夏至，彤鼎酌献，《成安》：
牺尊将将，俎基自堂。牲牷肥循，鼓钟喤喤。
肆予醴齐，椒馨饳香。韦来歆顾，天祚永昌。

立秋，阜鼎酌献，《成安》：
明德崇享，磬管锵锵。铿兮佩举，峨冠齐庄。
肆陈有序，承箱是将。其牲伊何？笾豆大房。

秋分，皛鼎亚、终献，《成安》：
神宫巍巍，庭燎有辉。声谐备乐，物陈丰仪。
清酤既载，酌言献之。惟神醉止，韦来蕃釐。

立冬，魁鼎迎神，《凝安》：
时运而冬，乃神玄冥。阴阳相推，丰年以成。
越陈嘉肃，牡牢粢盛。来享来依，监于明诚。

酌献，《成安》：
罍之初登，其仪昭陈。罍之既祼，其香升闻。
神心嘉止，于焉欣欣。贻我有年，穰穰其仁。

冬至，宝鼎奠币，《明安》：
秉心齐明，奉牡博硕。匏丝铿陈，冠佩俨饰。
其肆其将，明神来格。执奠维何？猗欤币帛！

第十一章　《宋史》音乐志　十一　解评

（原《宋史》卷一百三十六　志第八十九　乐十一）

（乐章五）

○祀岳镇海渎　祀大火　祀大辰

［**原文**］

祀岳镇海渎

大中祥符五岳加帝号祭告八首：

迎神，《静安》：

钟石既作，俎豆在前。云旗飞扬，神光肃然。

当驾飙欻，来乎青圆。言备缛礼，享兹吉蠲。

册入门，《正安》：

节彼乔岳，神明之府。秩秩威仪，肃肃灵宇。

懿号克崇，庶物咸睹。帝籍升名，式绥九土。

酌献东岳，《嘉安》：

节彼岱宗，有严庙貌。惟辟奉天，依神设教。

帝典焜煌，嘉荐普淖。至灵格思，殊祥是效。

南岳

作镇炎夏，畜兹灵光。敷与万物，既阜既昌。

爰刻温玉，式荐徽章。昭嘏神意，福熙穰穰。

西岳

瞻言太华，奠芳作镇。典册是膺，等威以峻。

上公奉仪，祀宗荐信。介祉万邦，永配坤顺。

北岳

仰止灵岳，镇于朔方。增崇懿号，度越彝章。
祗荐嘉乐，式陈令芳。永资纯佑，国祚蕃昌。

中岳

岩岩神岳，作镇中央。肃奉徽册，尊名孔章。
聿降飙驾，载献兰觞。熙事允洽，宝祚弥昌。

送神，《静安》：

祗荐鸿名，寅威明祀。有楚之仪，如在之祭。
奠献既终，礼容克备。神鉴孔昭，福禧来暨。

天安殿册封五岳帝一首：

册出入，《正安》：

名岳奠方，帝仪克举。吉日惟良，九宾咸旅。
温玉镂文，缥裳正宁。礼备乐成，笃神之祜。

熙宁望祭岳镇海渎十七首：

东望迎神，《凝安》：

盛德惟木，勾芒御神。沂岱淮海，厥功在民。
爰熙坛坎，哀对庶神。于以歆格，灵贻具臻。

升降，《同安》：

绅韠襜兮，玉珮蕊兮。于我将事，神燕喜兮。
帝命望祀，敢有不共。往返于位，肃肃雍雍。

奠玉币，《明安》：

祀以崇德，币则有仪。肃我将事，登降孔时。
精明纯洁，罔有弗祗。史辞无愧，神用来娭。

酌献，《成安》：

肇兹东土，含润无疆。维时发春，喜荐令芳。
祭用薶沈，顺性含藏。不涸不童，诞降祺祥。

送神，《凝安》：

神之至止，熙坛为春。神之将归，旂服振振。
欻兮回飙，窅兮旋云。祐于东方，永施厥仁。

南望迎神，《凝安》：
嵩嵇衡霍，暨厥海江。时维长养，惠我南邦。
肆严牲币，神式来降。以侑以妥，百福是庞。

酌献，《成安》：
景风应律，朱鸟开辰。肃肃明祀，嘉笾列陈。
牲用牷物，乐奏蕤宾。克绥永福，祐此下民。

送神，《凝安》：
鼓钟云云，龡管伊伊。神既醉饱，曰送言归。
山有厚藏，水有灵德。物其永依，往奠炎宅。

中望迎神，《凝安》：
维土作德，维帝御行。含养载育，万物以成。
有严祀典，荐我德馨。神其歆止，永用亿宁。

酌献，《成安》：
高广融结，实维中央。宣气报功，利彼一方。
坎坛以祀，六乐锵锵。灵其有喜，酌以大璋。

送神，《凝安》：
言旋其处，以奠中域。无替厥灵，四方是则。
神永不息，祀永不愆。以享以报，于万斯年。

西望迎神，《凝安》：
品物顺说，时司金行。于郊迎气，以望庶灵。
雅歌维乐，圭荐惟牲。作民之祉，永相厥成。

酌献，《成安》：
西颢沆砀，执矩司秋。诹言协灵，时祀孔修。
礼有荐献，爰视公侯。秩而祭之，百福是遒。

送神，《凝安》：

我乐我神，簋俎腥饔。曰神之还，西土是宫。
于蕃禽鱼，于衍草木。富我薮隰，滋我高陆。

北望迎神，《凝安》：
帝德乘坎，时御闭藏，爰洁牲醴，兆兹北方。
海山攸宅，神施无疆。具享蠲吉，降福孔穰。

酌献，《成安》：
凄寒凝阴，陨箨涤场。百物顺成，黍稷馨香。
款于北郊。爰因其方。何以侑神？荐此嘉觞。

送神，《凝安》：
维山及川，奠宅幽方。我度其灵，降止靡常。
肃肃坎坛，既迎既将。促乐彻俎，是送是望。

绍兴祀岳镇海渎四十三首：
东方迎神，《凝安》：
帝奠九壥，孰匪我疆。系我东土，山川相望。
祀事孔时，肃雍不忘。巃峨濛鸿，郁哉洋洋！

初献盥洗，《同安》：
青阳肇开，祀事孔饬。郁人赞溉，其馨苾苾。
敬尔威仪，亦孔之则。神之格思，无我有斁。

奠玉币，《明安》：
司历告时，惟孟之春。爰举时祀，旅于有神。
鼓钟既设，珪帛具陈。阜蕃庶物，以福我民。

东岳位酌献，《成安》：
岩岩天齐，自古在昔。肤寸之云，四方其泽。
惟时东作，祀事乃饬。惠我无疆，恩沾动植。
东镇位
惟山有镇，雄于其方。东孰为雄？于沂之疆。
祀事有时，爰举旧章。我望匪遥，庶几燕飨。

东海位

澒洞鸿濛，天与无极。导纳江、汉，节宣南北。

顺助其功，善下惟德。我祀孔时，以介景福。

东渎位

我祀伊何？于彼长淮。导源桐柏，委注蓬莱。

捍齐护楚，宣威示怀。豆笾列陈，亦孔之偕。

亚、终献，酌献：四位并同。

我祀孔肃，神其安留。容与裴回，若止若浮。

洽此重觞，申以百羞。无我斁遗，万邦之休。

送神，《凝安》：

蹇兮纷纷，神实戾止。以饮以食，以享以祀。

幼兮冥冥，神亦归止。以醉以饱，以锡尔祉。

南方迎神，《凝安》：

朱明盛长，我祀用饬。厥祀伊何？山川咸秩。

如将见之，绳绳齐栗。神哉沛兮，消摇来格！

初献盥洗、升降，《同安》：

爰熙嘉坛，揭虔毖祀。郁人沃盥，赞我祼事。

于降于登，以作以止。莫不肃雍，告灵飨矣。

奠玉币，《明安》：

我祀我享，仪物孔周。一纯斯举，二精聿修。

璞兮其温，丝兮其纾。是荐洁蠲，神兮安留。

南岳位酌献，《成安》：

神曰司天，居南之衡。位焉则帝，于以奠方。

南讹秩事，望礼有常。庶几嘉虞，介福无疆。

南镇位

维南有山，于彼会稽。作镇在昔，神则司之。

厥有旧典，以祀以时。百味维旨，灵其燕娭。

南海位

维水善下，利物曰功。逶迤百川，谁欤朝宗？
荡荡大受，于焉会同。肸蚃列陈，以答鸿濛。
南渎位
四渎之利，经营中国。南曰大江，险兮天设。
维尔有神，腧其庙食。望秩孔时，我心翼翼。

亚、终献，酌献
神之游兮，洋洋对越。澹乎容与，肸蚃斯答。
乃奏既备，八音攸节。重觞申陈，百礼以洽。

送神：曲同迎神。
荐彻豆笾，熙事备成。灵兮将归，羽旄纷纭。
飘其逝矣，浮空蔼云。怅然顾瞻，有抚怀心。

中央迎神，《凝安》：
天作高山，屹然中峙。经营厥宇，万亿咸遂。
火熙土王，爰举时祀。绳绳宣延，仿佛来止。

初献盥洗、升降，《同安》：
思来感格，肃雍不忘。礼仪既备，济济跄跄。
洁蠲致敬，往荐其芳。交若有承，神兮孔飨。

奠玉币，《明安》：
练日有望，高灵来下。何以告诚？心惟物假。
有篚斯实。有宝斯籍。于以奠之，神光烛夜。

中岳位酌献，《成安》：
与天齐极，伊嵩之高。显灵效异，神休孔昭。
饬我祀事，实俎鸾膋。以侑旨酒，其馨有椒。
中镇位
禹画九州，河内曰冀。霍山崇崇，作镇积势。
我祀如何？百末旨味。承神燕娭，诸神毕至。
亚、终献，酌献
礼乐既成，肃容有常。奄留消摇。申毕重觞。

仰胪所求，降福滂洋。师象山则，以况皇章。

送神：曲同迎神。

虞至旦兮，灵亦有喜。蹇欲骧兮，象舆已轙。

粥音送兮，灵聿归矣。长无极兮，锡我以祉。

西方迎神，《凝安》：

有岌斯安，有涵斯洽。聿相厥成，允祀是答。

爰饬乃奏，乃奏既协。于昭降止，是遵是接。

初献盥洗、升降，《同安》：

靡实不新，靡陈不濯。人之弗蠲，矧敢将酌。

载晞之帨，载濡之勺。洗仪告备，陟降时若。

奠玉币，《明安》：

彼林有庋，彼泽有沈。猗与西望，弗菲弗淫。

乃追斯邸，乃幠斯寻。印礼既卒，是用是歆。

西岳位酌献，《成安》：

屹削厥方，风云斯所。阴邑有宫，伷伷俁俁。

清酤在尊，灵旮在下。于俎献兮，则莫我吐。

西镇位

维吴崇崇，于汧之西。瞻彼有陇，赫赫不迷。

克禅于岳，我酌俶齐。于凡有旅，视公维跻。

西海位

奄浸坤轴，滋殖其濊。而典斯稽，有陛有壝。

弗替时举，元斝斯酹。胡先于河？实委之会。

西渎位

自彼昆虚，于以潜流。念兹诞润，岂侯不犹。

在昔中府，暨海聿修。讫既望止，神保先卣。

亚、终献

肃肃其乂，既旨既溢。迨其毕酌，偏兹博硕。

祀事既遂，不敢谇射。神或醉止，我心斯怿。

送神：曲同迎神。

乃羞既彻，乃奏及阕。无馂斯俎，式听致谒。
不蹇不蹶，不沸不决。厉魅其祛，永庇有截。

北方迎神，《凝安》：

我土绵绵，孰匪疆理。惟时幽都，匪曰隃只。
涤哉艮月，朔风其同！曷阻曷深，其亦来降。

初献盥洗、升降，《同安》：

寿宫辉煌，聿修时祀。缤其临矣，吉蠲以俟。
居乎昂昂，行乎遂遂。敬尔攸司，展采错事。

奠玉币，《明安》：

相予阴威，厥功浩浩。一岁之功，何以为报？
府有珪币，我其敢私！肃肃孔怀，于以将之。

北岳位酌献，《成安》：

瞻彼芒芒，曰北之常。既高既厚，乃纪乃纲。
荐鬯伊始，灵示孔将。玄服铁驾，览此下方。

北镇位

赫赫作镇，幽、朔之垂。兼福我民，食哉具宜。
克配彼岳，有严等衰。蠲我灌礼，其敢不祗！

北海位

八裔皆水，此一会同。沄沄天墟，洞荡洪濛。
至哉维坎，不有斯功！所秩伊何？黄流在中。

北渎位

水星之精，播液发灵。不胁于河，既介以清。
翼翼盥荐，椒糈芬馨。载止载留，爰弭翠旌。

亚、终献

俎豆纷披，金石繁会。侑以贰尊，匪渎匪怠。
我仪既周，我心孔戒。憺兮容与，仿佛如在。

送神：曲同迎神。

灵既醉饱，礼斯彻兮。灵亦乐康，乐斯阕兮。
云征飙举，不可尼兮。荐福锡祉，曷有极兮！

淳祐祭海神十六首：

迎神，《延安》：

宫一曲

堪舆之间，最巨惟瀛。包乾括坤，吐日滔星。
祀典载新，礼乐孔明。鉴吾嘉赖，来燕来宁。

角一曲

四溟广矣，八纮是纪。我宅东南，回复万里。
洪涛飙风，安危所倚。祀事特隆，神其戾止！

徵一曲

若稽有唐，克致崇极。祝号既升，爰增祭式。
从享于郊，神斯受职。我祀肇新，式祈阴骘。

羽一曲

猗与祀礼，四海会同！灵之来沛，鞭霆驭风。
肸蚃仿佛，在位肃雍。佑我烝民，式徽神功。

升降，《钦安》：

灵之来至，垂庆阴阴。灵之已坐，饬兹五音。
坛殿聿严，陟降孔钦。灵宜安留，鉴我德心。

东海位奠玉币，《德安》：

百川所归，天地之左。澒洞鸿濛，功高善下。
行都攸依，百禄是荷。制币嘉玉，以侑以妥。

南海位奠玉币，《瀛安》：

祝融之位，贵乎三神。吞纳江、汉，广大无垠。
长为委输，祐我黎民。敬陈明享，允鉴恭勤。

西海位奠玉币，《润安》：

蒲昌之泽，派引天潢。羲娥出入，浩渺微茫。
盖高斯覆，犹隔封疆。我思六合，肇正吉昌。

北海位奠玉币，《瀚安》：

瀚海重润，地纪亦归。吞受百渎，限制北陲。

一视同仁，我心则怡。嘉荐玉币，神其格思。

捧俎，《丰安》：

昭格灵贶，祀典肇升。牲牷告充，雕俎是承。

荐虔效物，省德惟馨。灵其有喜，万宇肃澄。

东海位奠酌献，《熙安》：

沧溟之德，东南具依。熬波出素，国计攸资。

石臼却敌，济我王师。神其享锡，益畀燕绥。

南海位酌献，《贵安》：

南溟浮天，旁通百蛮。风樯迅疾，琛舶来还。

民商永赖，坐消寇奸。荐兹嘉觞，弭矣惊澜。

西海位酌献，《类安》：

积流疏派，被于流沙。布润施泽，功均迩遐。

我秩祀典，四海一家。祇荐令芳，灵其享嘉！

北海位酌献，《溥安》：

倏忽会同，裴回安留。牲肥酒香，晨事聿修。

惟德之凉，曷奄九州？帝命是祇，多福自求。

亚、终献，《飨安》：

笾豆有楚，贰觞斯旅。神其醉饱，式燕以序。

百灵秘怪，蜿蜒飞舞。锡我祺祥，有永终古。

送神，《成安》：

告灵飨矣，锡我嘉祚。乾端坤倪，开豁呈露。

玄云聿收，群龙咸骛。减除凶灾，六幕清豫。

祀大火

绍兴祀大火十二首：

降神，《高安》，圜钟为宫：

五纬相天，各率其职。司礼与视，则维荧惑。

至阳之精，届我长嬴。于以求之，祀事孔明。

黄钟为角

有出有藏，伏见靡常。相我国家，鉴观四方。

视罔不正，终然允臧。神其来格，明德馨香。

太簇为徵

小大率礼，不愆于仪。展采错事，秩祀孔时。

维今之故，阅我数度。修厥典常，神其来顾！

姑洗为羽

于赫我宋，以火德王。永永丕图，繄神之相。

神之来矣，维其时矣。礼备乐奏，神其知矣。

升殿，《正安》：

有俨其容。有洁其衷。屹屹崇坛，伊神与通。

神肯降格，嘉神之休。虔恭降登，神乎安留。

荧惑位奠玉币，《嘉安》：

馨香接神，肸蚃恍惚。求神以诚，荐诚以物。

有藉斯玉，有篚斯币。是用荐陈，昭兹精意。

商丘宣明王位奠币，《嘉安》：

荧惑在天，惟火与合。繄神主火，纯一不杂。

作配荧惑，祀功则然。不腆之币，于以告虔。

捧俎，《丰安》：

火遵其令，无物不长。视此牲牢，务得其养。

豢以祀神，有腯其肥。非神之宜，其将曷归？

荧惑位酌献，《祐安》：

皇念有神，介我戬谷。登时休明，有此美禄。
酌言献之，有铋其香。神兮燕娭，醉此嘉觞。

宣明王位酌献，《祐安》：
谁其祀神？知神嗜好。阏伯祀火，为神所劳。
眷言配食，既与火俱。于乐旨酒，承神嘉虞。

亚、终献，《文安》：
神既觋施，嗜我饮食。申以累献，以承灵亿。
神方常羊，咸毕我觞，于再于三，于诚之将。

送神用《理安》：
登降上下，奠璧献斝。音送粥粥，礼无违者。
已虞至旦，神其将归。顾我国家，遗以繁釐。

祀大辰

出火祀大辰十二首：
降神，《高安》
圜钟为宫
烨烨我宋，火德所畀。用火纪时，允惟象类。
神以类歆，诚繇类至。有感斯通，孚我阳燧。
黄钟为角
乐音上达，粤惟出虚。火性炎上，亦生于无。
我镛我磬，我笙我竽。气同声应，昭哉合符！
太簇为徵
火在六气，独处其两。感生维君，繄辰克相。
何以验之？占兹垂象。腾驾苍虬，欻其来飨。
姑洗为羽
星入于戌，与火俱诎。火出于辰，与星俱伸。
一伸一诎，孰操纵之？利用出入，民咸用之。

升殿，《正安》：

屹彼嘉坛，赤伏始届。掞光耀明，洋乎如在。
俯仰重《离》，默与精会。随我降升，肃听环珮。

大辰位奠玉币，《嘉安》：
维莫之春，五阳发舒。日之夕矣，三星在隅。
莫量匪币，莫嘉匪玉。明荐孔时，神光下瞩。

商丘宣明王奠币，《嘉安》：
二七储神，与天地并。孰俪厥德？聿惟南正。
功楙陶唐，泽流亿姓。作配严禋，贽列惟称。

捧俎，《丰安》：
有严在涤，陈彼牲牢。孔硕其俎，荐此血毛。
厥初生民，饮茹则然。以燔以炙，伊谁云先？

大辰位酌献，《祐安》：
孰为大辰？维北有斗。曾是彗星，斯名孔有。
幽荣报功，洁齐敢后。容与嘉觞，式歆旨酒。

宣明王位酌献，《祐安》：
周设司爟，虽列夏官。仍袭孔易，阊端实难。
相彼商丘，永怀初造。不腆桂椒，匪以为报。

亚、终献，《文安》：
潜之伏矣，柞檟既休。有俶其来，榆柳是求。
灵驾纷羽，尚其安留。饮我三爵，言言油油。

送神，《理安》：
五运惟火，实宗众阳。宿壮用明，千载愈光。
神保聿归，安处火房。郁攸不作，炎图永昌。

祀大辰

出火祀大辰十二首：

降神，《高安》：

圜钟为宫

赫赫皇图，炎炎火德。侈神之赐，奄有方国。

粢盛既丰，俎豆有飶。于万斯年，报祀无斁。

黄钟为角

火星之躔，有烨其光。表于辰位，伏于戌方。

时和岁稔，仁显用藏。告尔万民，出纳有常。

太簇为徵

季秋之月，律中无射。农事备收，火功告毕。

克禋克祀，有严有翼。风马云车，尚其来格！

姑洗为羽

明明我后，重祭钦祠。有司肃事，式荐晨仪。

礼惟其称，物惟其时。神之听之，福禄来为。

升殿，《正安》：

猗与明坛，右平左墄！冕服斯皇，玉珮有节。

陟降惟寅，匪徐匪疾。式崇大祀，礼文咸秩。

大辰位奠玉币，《嘉安》：

金行序晚，玉露晨清。齐戒丰洁。肃恭神明。

嘉币惟量，嘉玉惟精。于以奠之，庶几来听。

商丘宣明王位奠币，《嘉安》：

恭惟火正，自陶唐氏。邑于商丘，配食辰祀。

有功在民，有德在位。敢替典常，惟恭奉币。

捧俎，《丰安》：

万汇攸成，四方宁谧。工祝致告，普存民力。

乃荐斯牲。为俎孔硕。介以繁祉，式和民则。

大辰位酌献，《祐安》：

庶功备矣，休德昭明。天地酿和，郁鬯斯清。

玉瓒以酌，瑶觞载盈。周流常羊，来燕来宁。

宣明王位酌献，《祐安》：

广大建祀，式崇其配。馨香在兹，清酒既载。
穆穆在晖，洋洋如在。聿怀嘉庆，繄神之赉。

亚、终献，《文安》：
币玉肃陈，笙簧具举。桂醑浮觞。琼羞溢俎。
礼有三献，式和且序。神具醉止，庆流寰宇。

送神，《理安》：
神灵降鉴，天地回旋。惟馨荐矣，既醉歆焉。
诸宰斯彻，式礼莫愆。隤祉降祥，天子万年。

第十二章　《宋史》音乐志　十二　解评

（原《宋史》卷一百三十七　乐志第九十　乐十二）

（乐章六）

祭太社太稷　祭风雨雷师　祭先农先蚕
亲耕藉田　蜡祭　释奠文宣王武成王
祭祚德庙　祭司中司命

［**原文**］

祭太社太稷

景德祭社稷三首：

降神，《静安》：
百谷蕃滋，丽乎下土。聿崇明祀，垂之千古。
育物惟茂，粒民斯普。报本攸宜，国章咸睹。

奠玉币酌献，《嘉安》：
于穆大祀，功利相宣。灵坛美报，历代昭然。

介以蕃祉。祚以丰年。土爰稼穑，允协民天。

送神，《静安》：

制币牺齐，正辞无愧。乐以送之，毕其精意。

景祐祀社稷三首：

迎神，《宁安》：

五祀之本，百货何极？道著开辟，惠周动植。

国崇美谷，民资力穑。奠献惟寅，神灵来格。

初献升降，《正安》；太社、后土、太稷、后稷奠玉币，并《嘉安》；奉俎，《丰安》。同前。

亚、终献，《文安》；送神，《宁安》：

神之来兮，降兹下土。神之去兮，杳无处所。坛壝肃然，瘗币彻俎。乃粒之功，冠于万古。

奉俎，《丰安》：神州地祇、皇地祇与社稷通用。

礼崇明禋，维馨斯酒，洁粢丰盛，杀时犉牡。

齐庄严祗，升燎于槱。其报伊何？如山如阜。

大观祀社稷九首：

迎神，《宁安》：

黄钟二奏

惟土之尊，民食资焉。阴祀昭格，牲牢腥膻。

有功于民，告其吉蠲。神之来享，云车翩翩。

太簇角二奏

惟谷之神，函育无穷。百嘉蕃殖，民依厥功。

严饬坛壝，威仪肃雍。神之来享，祈于登丰。

姑洗徵二奏

猗欤那欤，生养斯民！家给人足，时底熙纯。

祗严明禋，于荐苾芬。粢盛丰洁，神乃有闻。

南吕羽二奏

笾豆斯陈，三牲告幽。报本之礼，答神之休。

来歆芬香，丰登于秋。仓箱千万，治符成周。

初献升降，《正安》：
崇崇广坛，严恭祀事。威仪孔时，周旋进止。
锵若环佩，诚通于幽。相于农植，邦其咸休。

奠币，《嘉安》：
于嘻阴祀，封土惟崇。于时之吉，歆予鼓钟。
柔静化光，人赖其功。陈兹量币，百货是隆。

酌献，《嘉安》：
坤元生物，功利相宣。蠲兹祀事，美报致虔。
清酤芬如，灵坛岿然。酌尊奠觞，神其格焉！

亚、终献，《文安》：
荐嘉亶时，洋洋来格。载登兹坛，齐明维敕。
神用居歆，顺成农穑。其崇若墉，其比如栉。

送神，《宁安》：
尊罍芬香，威仪肃雍。灵心嘉止，洋洋交通。
神归降禧，年斯屡丰。仓箱千万，慰予三农。

绍兴祀太社太稷十七首：
迎神用《宁安》，函钟为宫：春社用。
五祀之本，社稷有严。芟柞伊始，夫敢不虔。
吉日惟戊，式荐豆笾。神其来格，用介有年！
函钟为宫：秋社、腊用。
功烈在民，诞受露雨。《良耜》既歌，乃扬岐舞。
是奉是尊，厚礼斯举。相其丰年，多稌多黍。
太簇为角
是尊是奉，兹率旧章。乐音纯绎，荐溢圆方。
情文备矣，神其迪尝！永观锡羡，多穑穰穰。
姑洗为徵
谷资土养，民赖谷生。功利之博，莫之与京。

式严祠坛，因物荐诚。礼具乐奏，惟神顾歆。

南吕为羽

国主社稷，时祀有常。肃若旧典，报本不忘。

粢盛丰洁，歌吟青黄。尊神倏来，百物宾将。

盥洗，《正安》：

祭重齐肃，神格专精。沃洗于阼，涓洁著诚。

清明慤矣，熙事备成。以似以续，如坻如京。

升坛，《正安》：

神地之道，粒食有先。岁谨祈报，礼严豆笾。

降登祼荐。罔或不虔。以似以续，宜屡丰年。

太社位奠玉币，《嘉安》：春秋太稷、土正、后稷通用。

土发而祭，农祥是祈。笾豆加篚，典礼有彝。

惟兹珪币，用告肃祇。神灵降鉴，锡我繁釐。

太社位奠玉币，《嘉安》：秋腊太稷、土正、后稷通用。

赫赫媪神，稼穑是司。方是藉敛，报本攸宜。

嘉坛建祀，玉帛陈仪。明灵昭格，以介蕃釐。

还位，《正安》：

国主太祀，地道聿神。稷司百谷，利毓惟均。

练日新吉，粢盛苾芬。神燕娭矣，福此下民。

捧俎，《丰安》：

嘉承天和，黍稷翼翼。默相农功，繄神之德。

俎实牺牲，旧章是式。嗣有丰年，我庾维亿。

太社位酌献，《嘉安》：春社太稷、土正、后稷通用。

封土崇祀，有烈在民。千载不昧，福此人群。

洗爵奠斝，有酒其芬。神具醉止，恺乐欣欣。

太社位酌献，《嘉安》：秋社腊太稷、正土、后稷通用。

叶气嘉生，年谷顺成。万亿及秭，如坻如京。

奉时牸牡，告于神明。歌此《良耜》，于昭德馨。

亚、终献，《文安》：
风雨时若，自天降康。稼穑滋殖，自神发祥。
谷我妇子，丰年穰穰。报本严祀，齐明允臧。

彻豆，《娭安》：
报本之礼，载于甲令。灵坛昭告，神既来听。
彻彼豆笾，精诚斯罄。实惟丰年，农夫之庆。

送神，《宁安》：
乃粒烝民，功昭万古。国有常祀，荐献式叙。
肃肃雍雍，旧章咸举。神保聿归，介我稷黍。

望瘗，《正安》：
地载万物，民资乃功。报本称祀，太稷攸同。
礼乐既备，讫埋愈恭。神其降嘏，时和岁丰。

祭风雨雷师

熙宁祭风师五首：

迎神，《欣安》：
飘摇而来，淅沥而下。爰张其旆，爰整其驾。
有豆有登，有兆有坛。弭旌柅軜，降止且安。

升降，《钦安》：
盥帨于下，有盘有匜。馈酌于上，有登有彝。
服容柔止，进退优止。即事寅恭，神其休止。

奠币，《容安》：
育我嘉生，神惠是仰。载致斯币，庶几用享。
鼓之舞之，式繄尔神。锡福无疆，佑此下民。

亚、终献，《雍安》：
栗栗坛坫，载是豆觞。醇烈氤氲，普荐芬芳。

酌之维宜，献之维时。民有报侑，灵用安之。

送神，《欣安》：

奠献纷纷，灵心欣欣。超然而返，众御如云。

其旋伊何？多黍多稌。其祥伊何？不愆厥叙。

大观祭风师六首：

降神，《欣安》：

羽旗云车，飘摇自天。猗欤南箕，歆嘉升烟！

牲饩粢盛，俎簋铏笾。维神戾止，从空泠然。

初献升降，《钦安》：

明昭惟馨，威仪孔时。锵锵鸣佩，钦荐牲牺。

惟恭惟祗，无愆无违。周旋中礼，肃恭委蛇。

奠币，《容安》：

吹嘘于喁，披拂氤氲。众窍咸作，潜运化钧。

恩大功丰，酬神维恭。嘉赠盈箱，于物有容。

酌献，《雍安》：

牺尊斯陈，清酤盈中。芬芬苾苾，馨香交通。

明灵来思，歆我精衷。维千万祀，品物芃芃。

亚、终献，《雍安》：

清酤洋洋，虔恭注兹。条鬯敷宣，神用歆之。

尊罍静嘉，金奏谐熙。于皇肆祀，休我群黎。

送神，《欣安》：

窈冥无穷，肸蚃斯融。来终嘉荐，归返遥空。

惟神之归，欣安导和。惟神之泽，于彼滂沱。

雨师五首：

迎神，《欣安》：

神之无象，亦可思索。维云阴阴，维风莫莫。

降止坛宇，来顾芳馨。侑以鼓歌，荐此明诚。

升降，《钦安》：

佩玉璆如，黼黻襘如。承神不懈，讫获嘉虞。

圣皇命祀，臣敢弗恭。凡尔在位，翼翼雍雍。

奠币，《容安》：

崇崇坛阶，灵既降止。有严执奠，承祀兹始。

明灵在天，式顾庶察。泽润以时，永拂荒札。

酌献，亚、终献，《雍安》：

寅恭我神，惟上之使。俾成康年，民徯休祉。

折俎既登，斟酒既盈。匪荐是专，配以明诚。

送神，《欣安》：

牲俎告彻，嘉乐休成。卒事有严，燕虞高灵。

蕃我民人，育我稷黍。万有千祀，承神之祜。

绍兴祭风师六首：

迎神，《欣安》：

夫物絪缊，神气挠之。谁欤其司？维南之箕。

俶哉明庶，我祀维时！我心孔劳，神其下来！

初献升降、盥洗，《钦安》：

神哉沛矣，厥灵载扬！扬灵如何？焈焈皇皇。

我其承之，绳绳齐庄。往从郁人，爰侠斯芳。

奠币，《容安》：

物之流形，甚畏瘥疠。八风平矣，嘉生以遂。

丝缕之积，有量斯币。惟本之报，匪物之贵。

酌献，《雍安》：

我求于神，无臭无声。神之燕享，惟时专精。

大磬在列，槱燎在庭。侑我桂酒，娭其以听。

亚、终献：

礼有三祀，仪物视帝。神临消摇，畴敢跛倚！

重觞载申，百味孔旨。神兮乐康，答我以祉。

送神：曲同迎神。

荃其止乎？禗禗其容。奄横四海，蹇莫之穷。

时不骤得，礼焉有终。荃其行乎？余心忡忡。

雨师雷神七首：

迎神，《欣安》：

众万之托，动之润之。昭格孔时，维神之依。

泠然后先，肆我肯顾。是耶非耶？纷其来下。

初献盥洗、升降，《钦安》：

言言祠宫，爰考我礼。维西有罍，维东有洗。

爰洁爰涤，载荐其醴。神在何斯？匪远具迩。

奠币，《容安》：

霈兮隐兮，蹶其阴威。相我有终，胡宁不知！

我币有陈，我邸斯珪。岂维有陈，于以奠之。

雨师位酌献，《雍安》：

山川出云，裔裔而缕。载霔载濛，其德乃溥。

自古有年，胡然莫祖！无简我觞，无怠我俎。

雷神位酌献：曲同初献。

瞻彼南山，有虺其出。维蛰之奋，维疠之息。

眷焉顾飨，在夏之日。觞豆匪报，皇忍忘德。

亚、终献：曲同雨师。

作解之德，形声一兮。爰展献侑，酌则三兮。

我兴有假，云胡有私！下土是冒，庶其远而。

送神：曲同迎神。

阴旄载旋，鼓车其鞭。问神安归？冥然而天。

皇有正命，祀事孔蠲。其临其归，亿万斯年。

祭先农先蚕

雍熙享先农六首：余同祈谷。

降神，《静安》：

先农播种，九谷务滋。灵坛致享，《良耜》陈仪。

吉日惟亥，运属纯熙。乐之作矣，神其格思。

奠玉币，《敷安》：

亲耕展祀，明灵来格。九有骏奔，百司庇职。

献奠肃肃，登降翼翼。祈彼丰穰，福流万国。

奉俎，《丰安》：

肃陈《韶》舞，祇荐牺牲。乃逆黄俎，以率躬耕。

亚献，《正安》：

祀惟古典，食乃民天。歆兹洁祀，以应祈年。

终献，《正安》：

式陈芳荐，爰致虔诚。神其降鉴，永福黎氓。

送神，《静安》：

明禋绀坛，灵风肃然。登歌已阕，神驭将旋。

道光帝籍，礼备公田。鉴兹躬稼，永赐丰年。

明道亲享先农十首：

迎神，《静安》：

稼政之本，民食惟天。《甫田》兆岁，后稷其先。

灵坛既祀，黛耜攸虔。乃圣能享，亿万斯年。

皇帝升降，《隆安》：

冕服在御，坛壝有仪。陟降左右，天惟显思。

奠玉币，《嘉安》：

将躬黛耜，先陟灵坛。嘉玉量币，乐举礼殚。

神既至止，福亦和安。千斯积咏，万国多欢。

奉俎，《丰安》：

将迎景福，乃荐嘉牲。籍于千亩，用此精诚。

皇帝初献，《禧安》：

云罍已实，玉爵有舟。荐于灵籍，伫乃神休。

饮福，《禧安》：

神既至享，福亦来酬。申锡纯嘏，旨酒维柔。

思文后稷，贻我来牟。子孙千亿，丕荷天休。

退文舞、进武舞，《正安》：

羽葆有奕，文武交相。周旋合度，福禄无疆。

亚献，《正安》：

豆笾虽荐，黍稷非馨。惠我丰岁，歆兹至诚。

终献，《正安》：

歆我嘉荐，锡我蕃禧。多黍多稌，如京如坻。

送神，《静安》：

献终豆彻，礼备乐成。祠容肃肃，风驭冥冥。

三时务本，一墢躬耕。人祇胥悦，祉福是膺。

景祐享先农五首：

迎神，《凝安》：

在昔神农，首兹播殖。无有污莱，尽为稼穑。

乃粒斯民，实惟帝力。嘉荐令芳，伫瞻来格。

升降，《同安》：

居德之厚，厥祀攸陈。土膏初脉，农事先春。

铿然金奏，俨若华绅。陟降于阼，福禄惟神。

奠币，《明安》：

农为政本，食乃民天。苾芬明祀，藨蓘良田。

陈兹量币，望彼丰年。茂介福祉，来钦吉蠲。

酌献，《成安》：

农祥晨正，平秩东作。倬彼大田，庤乃钱镈。
酒醴盈尊，金璆合乐。期兹万年，充于六幕。

送神，《凝安》：

务啬之本，恤祀惟馨。神斯至止，降福攸宁。
崇兹稼政，合于礼经。俎彻乐阕，邈仰回灵。

先蚕六首：

迎神，《明安》：

生民之朔，衣皮而群。惟圣有作，被冒以文。
礼乐以成，贵贱以分。欲报之德，金石谐均。

升降，《翊安》：

掩抑笙箫，铿訇金石。神来宴娭，嘉我休德。
奉祀之臣，洗心翊翊。锡兹福禧，以惠四国。

奠币，《娭安》：

皇天降物，屡化若神。圣实先识，躬以教民。
功被天下，为万世文。币以达志，庶几彻闻。

酌献，《美安》：

夐哉圣神，成功微妙！乃衮乃裳，以供郊庙。
百末旨酒，嘉觞自炤。灵徕宴飨，不嚬以笑。

亚、终献，《惠安》：

神之徕，驾跄跄。紫坛熙，烛夜光。会竽瑟，
鸣球琅。荐旨酒，杂兰芳。佑明德，赐百祥。

送神，《祥安》：

神之功兮，四海所宗。占五帝兮，莫与比崇。
倏往来兮，旌旗容容。恭明祀兮，万世无穷。

绍兴享先农十一首：

皇帝入内壝盥洗，《隆安》：

大事在祀，齐洁为先。既盥而升，奉以周旋。
下观而化，无敢不蠲。惟神降格，监厥精虔。

迎神，《静安》：
猗欤田祖，粒食之宗！世世仰德，青坛载崇。
时惟后稷，躬稼同功。作配并祀，以诏无穷。

神农、后稷位奠币，《嘉安》：
制为量币，厚意是将。求之以类，各因其方。
于以奠之，精诚允彰。神其享止，惠我无疆。

尚书奉俎，《丰安》：
柔毛刚鬣，或剥或亨。为俎孔硕，登荐厥诚。

酌献，《禧安》：
蠲涤盏斝，巾帨而升。挹彼注兹，酒醴维清。
洋洋在上。享于克诚。神其孚佑，以厚民生。

文舞退、武舞进，《正安》：
羽毛干戚，张弛则殊。进旅退旅，匪棘匪舒。

亚献，《正安》：
显相祀事，济济锵锵。举斝酌醴，神其允臧。

终献，《正安》：
殽核维旅，酒醴维馨。于再于三，礼则有成。

饮福，《禧安》：
幽明位异，施报理同。克恭明神，降福乃丰。
我膺受之，来燕来崇。岂伊专享，于彼三农。

彻豆，《歆安》：
莫重于祭，非礼不成。笾豆有践，尔殽既馨。
神具醉止，荐以齐明。赞彻孔时，釐事斯成。

送神，《静安》：

神之来止，风驶云翔。神之旋归，有迎有将。
歌以送之，磬管锵锵。何以惠民？丰年穰穰。

亲耕藉田

亲耕藉田七首：

皇帝出大次，《乾安》：
勤劳稼穑，必躬必亲。为藉千亩，以教导民。
帝出乎震，时惟上春。天颜咫尺，望之如云。
亲耕
元辰既择，礼备乐成。洪縻在手，祗饰专精。
三推一墢，端冕朱纮。靡辞染屦，以示黎甿。
升坛
方坛屹立，陛级而登。玉色下照，临观耦耕。
万目咸睹，如日之升。成规成矩，百禄是膺。
公卿耕藉
群公显相，奉事斋庄。率时农夫，举耜载扬。
播厥百谷。以佑我皇。多黍多稌，丕应农祥。
群官耕藉
畟畟良耜，我田既臧。土膏其动，春日载阳。
执事有恪，于此中邦。农夫之庆，栖亩余粮。
降坛
肇新帝藉，率我农人。三推终亩，祇事咸均。
陟降孔时，粲然有文。受天之祜，多稼如云。
归大次
教民稼穑，不令而行。进退有度，琚瑀锵鸣。
言还煐幄，礼则告成。帝命率育，明德惟馨。

绍兴祀先农摄事七首：

迎神，《凝安》：
青阳开动，土膏脉起。日练吉亥，为农祈祉。
典秩增峻，仪物具美。幄光熉黄，庶几戾止。

初献升殿，《同安》：盥洗同。
率职咸涖，礼容睟然。澡身端意，陟降靡愆。
神心嘉虞，享兹洁蠲。敷锡纯佑，屡登丰年。

奠币，《明安》：
灵斿载临，见光陈贽。有严篚实，式将纯意。
肸蚃既接，礼行有次。神兮安留，歆我禋祀。

神农位酌献，《成安》：
耒耜之教，帝实开先。致养垂利，古今民天。
嘉荐报本，于以祈年。诚格和应，神娭福延。

后稷位酌献，《成安》：
有周膺历，实起后稷。相时神功，率由稼穑。
振古称祀，先农并食，阜我昌我，时万时亿。

亚、终献，《同安》：
旨具百味，酌备三畴。贰觞既毕，礼洽意周。
庶几嘉享，格神之幽。相我穑事，锡以有秋。

送神，《凝安》：
熙事成兮，始终洁齐。笾豆彻兮，撙节靡垂。
灵有嘉兮，降福孔皆。飘然逝兮，我心孔怀。

祀先蚕六首：
迎神，《明安》：
功被寰宇，裸虫之灵。有神司之，以生以成。
典礼有初，祀事讲明。孔盖翠旍，降集于庭。

初献盥洗、升殿，《翊安》：降同。
灵修戾止，诏以毛血。既盥而帨，尊爵蠲洁。
金石谐宛，登降有节。宜顾享乡，情文不越。

奠币，《娱安》：
化日初长，时当暮春。蚕事方兴，惟后惟嫔。

丝纩御冬，残生济人。敢忘报本，篚币是陈。

酌献，《美安》：

盛服承祀，出自公桑。衣不羽皮，利及万方。

百味旨酒，有飶其香。神其歆止，洋洋在傍。

亚、终献，《惠安》：

日吉辰良，礼备乐作。精诚内孚，俎豆交错。

升歌清越，侑此三爵。黎民不寒，幽显同乐。

送神，《祥安》：

神之来矣，灵风肃然。云胡不留？归旆有翩。

乃举旧典，岁以告虔。降福我邦，于万斯年。

蜡　祭

景德蜡祭百神三首：

降神，《高安》：

百物蕃阜，四方顺成。通其八蜡，合乃嘉平。

旨酒斯醇，大庖孔盈。万灵来格，威仪以成。

奠玉币酌献，《嘉安》：

肃肃灵坛，昭昭上天，洁粢丰盛，以享以虔。

百神咸萃，六乐斯县。介兹景福，期于百年。

送神，《高安》：

来顾来享，礼成乐备。灵驭翩翩，云行雨施。

熙宁蜡祭十三首：

东、西郊降神，《熙安》：

天锡康年，四方顺成。乃通蜡祭，索享于明。

金石四作，羽旄翠旌。神来宴娭，泽被群生。

升降，《肃安》：

惟蜡有祭，报神之功。合聚万物，来享来宗。

承诏摄事，不忘肃雍。灵之格思，福禄来崇。

奠币，《钦安》：

穰穰丰年，繄侯休德。帅承天和，钦象古则。

嘉玉量币，奠容翼翼。灵施暨民，罔有终极。

奉俎，《承安》：

礼崇明祀，必先成民。奉牲以告，备腯其均。

炮炙芬芬。俎豆莘莘。锡之纯嘏，以佑斯人。

酌献，《怿安》：

秩秩礼文，为坛四方。嘉栗旨酒，百神迪尝。

敷与万物，既阜既昌。伊乐厥福，传世无疆。

亚、终献，《庆安》：

礼文备矣，肃肃无哗。金石谐节，圭璧光华。

粢以告丰，醴以告嘉。锡兹福祉，以泽幽遐。

送神，《宣安》：

灵之来下，扩景乘光。灵之回御，景龙以骧。

鉴我休德，降嘏产祥。大田多稼，以惠无疆。

南、北方迎神，《简安》：

美若休德，民和岁丰。稼穑云施，其积如墉。

惠我四国，先啬之功。祭之百种，来享来宗。

升降，《穆安》：

皇皇灵德，经纬万方。承诏摄事，陟降以庄。

高冠岌峨，长佩锵洋。嘉承神贶，令闻不忘。

奠币，《嘉安》：

于穆明祀，莫如报功。灵之利泽，惠我无穷。

斋以涤志，币以达衷。抚宁四极，永锡登丰。

酌献，《禔安》：

英英礼文，既备而全。严严四郊，屹屹紫坛。

百末旨酒，其馨若兰。何以畀民？既寿而安。

亚、终献，《曼安》：
林林生民，含哺而嬉。教之稼穑，实神之为。
图报厚德，万祀无期。以假以享，锡我繁禧。

送神，《成安》：
嘉荐芳美，灵来宴娭。斿车结云，若风马驰。
既至而喜，锡我蕃禧。喜承天贶，曼寿无期。

大观蜡祭二首：
东郊亚、终献，《庆安》：
震乘春阳，仁司生殖。锡我岁丰，襄我民力。
谁其尸之？宗子先啬。亿万斯年，怀神罔极。

南郊升降，《穆安》：
穆如薰风，敷舒文藻。气蒸消除，丰予黍稻。
神之听之，钟鼓咸考。于万斯年，惟皇之报。

绍兴以后蜡祭四十二首：
东方百神降神，《熙安》：
圜钟为宫
玄冥凌厉，岁聿其周。天地闭藏，农且息休。
古为蜡礼，伊耆肇修。爰荐饎馨，以迓飙斿。
黄钟为角
惟大明尊，实首三辰。功赫庶物，光被广轮。
岁方索享，咸秩群神。灵斿来下，尸此明禋。
太簇为徵
三时不害，四方顺成。酬功报始，以我斋明。
《豳》颂土鼓，乐此嘉平。降祥幅员，惠于函生。
姑洗为羽
日昱乎昼，容光必照。肸蚃之交，惟人所召。
有监在下，视兹升燎。肃若其承，云骈星曜。

初献升降，《肃安》：

礼仪告具，心俨容庄。工歌屡奏，声和义章。

崇坛陟降，济济跄跄。灵光共仰，嘉荐芬芳。

大明位奠玉币，《钦安》：

晨曦未融，天宇澄穆。有虔秉诚，将以币玉。

如在左右，罔不祗肃。神兮安留，锡以祉福。

帝神农氏位奠币：曲同大明。

农为政本，食乃民天。神农氏作，民始力田。

先啬之配，礼报则然。有币将之，维以告虔。

后稷氏位奠币：曲同大明。

播种之功，时惟后稷。推以配天，莫匪尔极。

崇侑清祀，是为司啬。陈币奠将，永祚王国。

奉俎，《承安》：

享以精禋，馨非稷黍。工祝致告，孔硕为俎。

执事骏奔，绳绳具举。神之嘉虞，介福是与。

大明位酌献，《择安》：

肇禋备祀，教民美报，时和岁丰，奉醴以告。

惟照临功，等于载焘。酌献云初，明神所劳。

神农位酌献：曲同大明。

惟酒欣欣，惟神冥冥。是顾是享，来燕来宁。

耒耜之利，神所肇兴。万世永赖，无斁其承。

后稷位酌献：曲同大明。

释之蒸之，为酒为醴。推本所由，于焉洽礼。

周邦开基，邰家是启。献兹嘉觞。拜下首稽。

亚、终献，《庆安》：

申以贰觞，百味且旨。礼告三终，神具醉止。

旌容骑沓，扬光纷委。降福穰穰，被大丰美。

送神，《宣安》：

礼乐既成，神保聿归。言归何所？地纪天维。
岂惟屡丰，嗣岁所祈。亿万斯年，神来燕娭。

西方百神降神，《熙安》：
圜钟为宫
玄冬肇祀，始于伊耆。岁事聿成，庸答蕃釐。
眷言西顾，匪神司之。归功尔神，翩其下来。
黄钟为角
魄生自西，照望太阳。下暨诸神，贶施万方。
节适风雨，富我囷箱。共承嘉祀，惟以迪尝。
太簇为徵
神罔小大，奠方兹土。祭列坊墉，礼迨猫虎。
有功斯民，祀乃其所。非稷馨香，厥福周溥。
姑洗为羽
丰年穰穰，美芳职职。笾豆方圆，其仪孔硕。
风马在御，云车载饬。来顾来享，维侯休德。

初献升降，《肃安》：
盥献恭庄，燎烟芬酷，载陟载降，礼容可度。
钦惟尔神，上下肃肃。成我稷黍，鉴此牲玉。

夜明位奠玉币，《钦安》：
穆穆太阴，礼严姊事。璧玉华光，推以衷对。
十二周天，岁乃有终。尽我备物，莫报元功。
神农位奠币：曲同夜明。
耒耜肇兴，自神农氏。稼穑滋殖，为农者始。
作配明祀，奠以告虔。万世佃渔，帝功卓然。
后稷位奠币：曲同夜明。
明明周祖，惟民之恤。播种为教，下民乃粒。
曾是索飨，而匪先公。万物难报，阡陌之功。

奉俎，《承安》：

时和岁登，物亡疾瘯。实俎间膏，报神之福。
匪神之福，曷成且丰！肥腯咸有，惟神之功！

夜明位酌献，《择安》：
除坛西郊，坎其击鼓。百灵至止，结璘作主。
秬鬯湛淡，玉斝觩觺。是谓嘉德，神其安留。
神农位酌献：曲同夜明。
荡荡鸿明，称秩群祀。配以昔帝，式重农事。
洁我圭瓒，黄流在中。灵其鉴兹，肹蚃丰融。
后稷位酌献：曲同夜明。
岁十二月，祀有常典。登列司啬，言反其本。
酌彼泰尊，百末兰生。承神嘉虞，繄此德馨。

亚、终献，《庆安》：
歌磬胪欢，膋萧激香。飙御奄留，申以贰觞。
相与震澹，告灵其醉。庶几听之，成我熙事。

送神，《宣安》：
礼备乐成，澹然将归。其留消摇，象舆已轙。
偃蹇欲骧，羽毛纷委。忽乘杳冥，遗此福祉。

南方百神迎神，《简安》：
维物之精，散乎太空。维索之飨，合聚而同。
乃击土鼓，于岁之终。格彼幽矣，肹蚃其通。

初献盥洗、升降，《穆安》：
有帨其新，有匜其洁。言念清祀，弗简弗亵。
诚意既交，品物斯列。是用告虔。靡神不说。

奠币，《吉安》：
百室机杼，衣褐具宜。民以卒岁，神实惠之。
言举祀典，答神之釐。有篚斯陈。振古如兹。

神农位酌献，《穆安》：

肇降生民，有不粒食。维时神农，乃为先啬。
尔耒尔耨，云谁之因。酌以污尊，我思古人。

后稷位酌献，《穆安》：
维后之功，配天其大。祀而稷之，万世如在。
黄冠野服，骏奔皇皇。自古有年，神其降康。

亚、终献，《曼安》：
丰年孔多，百礼以洽。匪极神欢，何以昭答！
载酌之酒，用申其勤。神具醉止，与物交欣。

送神，《成安》：
卒爵乐阕，礼仪告备。神保聿归，敢以辞致。
顺成之方，其蜡乃通。自今以始，八方攸同。

北方百神迎神，《简安》：
荡荡阊决，气清泬寥。仿佛象舆，丽于穹霄。
蹇其来下，肃然风飘。神乎安留，于焉消摇。

初献盥洗、升降，《穆安》：
齐诚揭虔，敬恭祀事。维俨之容，维洁之器。
雍雍乐成，肃肃礼备。神其燕娭，锡祉庶类。
奠币，《吉安》配位同。
神宅于幽，呦呦沈沈。至和塞明，考我德音。
神听静嘉，俨乎若临。币以荐诚，敢有弗钦。

神农氏位酌献，《禔安》：
先啬之功，神实称首。以耜以耒，俶载南亩。
列籍皇坟，亿世是守。何以为报？爰洁兹酒。

后稷氏位酌献，《禔安》：
煌煌后稷，实配于天。司啬作稼，民以有年。
匪神之私，岁以醴告。酌彼泰尊，于德之报。

亚、终献，《曼安》：

兰生百末，申以貳觞。神具醉止，烂其容光。
遗我丰年，万亿及秭。俾民欢康，以洽百礼。

送神，《成安》：
灵之来兮，虬龙沓沓。下土光景，凭陵阊阖。
灵之旋兮，羽衙委蛇。偃蹇高骧，遗此蕃釐。

释奠文宣王武成王

景祐祭文宣王庙六首：

迎神，《凝安》：
大哉至圣，文教之宗！纪纲王化，丕变民风。
常祀有秩，备物有容。神其格思，是仰是崇。

初献升降，《同安》：
右文兴化，宪古师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
丰牺在俎，雅奏来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奠币，《明安》：
一王垂法，千古作程。有仪可仰，无德而名。
齐以涤志，币以达诚。礼容合度，黍稷非馨。

酌献，《成安》：
自天生圣，垂范百王。恪恭明祀，陟降上庠。
酌彼醇旨，荐此令芳。三献成礼，率由旧章。

饮福，《绥安》：
牺象在前，豆笾在列。以享以荐，既芬既洁。
礼成乐备，人和神悦。祭则受福，率遵无越。

兖国公配位酌献，《成安》：哲宗朝增此一曲。
无疆之祀，配侑可宗。事举以类，与享其从。
嘉栗旨酒，登荐惟恭。降此遐福，令仪肃雍。

送神，《凝安》：

肃肃庠序，祀事惟明。大哉宣父，将圣多能！
歆馨肸蚃，回驭凌兢。祭容斯毕，百福是膺。

大观三年释奠六首：

迎神，《凝安》：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于昭斯文，被于万年。
峨峨胶庠，神其来止。思款无穷，敢忘于始。

升降，《同安》：
生民以来，道莫与京。温良恭俭，惟神惟明。
我洁尊罍，陈兹芹藻。言升言旋，式崇斯教。

奠币，《明安》：
于论鼓钟，于兹西雍。粢盛肥硕，有显其容。
其容洋洋，咸瞻像设。币以达诚，歆我明洁。

酌献，《成安》：
道德渊源，斯文之宗。功名糠粃，素王之风。
硕兮斯牲，芬兮斯酒。绥我无疆，与天为久。

配位酌献，《成安》：
俨然冠缨，崇然庙庭。百王承祀，涓辰惟丁。
于牲于醑，其从予享。与圣为徒，其德不爽。

送神，《凝安》：
肃庄绅緌，吉蠲牲牺。于皇明祀，荐登惟时。
神之来兮，肸蚃之随。神之去兮，休嘉之贻。

大晟府拟撰释奠十四首：

迎神，《凝安》：
黄钟为宫
大哉宣圣，道德尊崇！维持王化，斯民是宗。
典祀有常，精纯并隆。神其来格，于昭盛容。
大吕为角

生而知之，有教无私。成均之祀，威仪孔时。
维兹初丁，洁我盛粢。永适其道，万世之师。
太簇为徵
巍巍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应物而然。
时维上丁，备物荐诚。维新礼典，乐谐中声。
应钟为羽
圣王生知，阐乃儒规。《诗》、《书》文教，万世昭垂。
良日惟丁，灵承不爽。揭此精虔，神其来享。

初献盥洗，《同安》：
右文兴化，宪古师经。明祀有典，吉日惟丁。
丰牺在俎，雅奏在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升殿，《同安》：
诞兴斯文，经天纬地。功加于民，实千万世。
笙镛和鸣，粢盛丰备。肃肃降登，歆兹秩祀。

奠币，《明安》：
自生民来，谁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圣。
粢币具成，礼容斯称。黍稷非馨，惟神之听。

奉俎，《丰安》：
道同乎天，人伦之至。有飨无穷，其兴万世。
既洁斯牲，粢明醑旨。不懈以忱，神之来暨。

文宣王位酌献，《成安》：
大哉圣王，实天生德！作乐以崇，时祀无斁。
清酤惟馨，嘉牲孔硕。荐羞神明，庶几昭格。

兖国公位酌献，《成安》：
庶几屡空，渊源深矣。亚圣宣猷，百世宜祀。
吉蠲斯辰，昭陈尊簋。旨酒欣欣，神其来止。

邹国公位酌献，《成安》：

道之由兴，于皇宣圣。惟公之传，人知趋正。
与享在堂，情文实称。万年承休，假哉天命。

亚、终献用《文安》：
百王宗师，生民物轨。瞻之洋洋，神其宁止。
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献惟三，于嘻成礼。

彻豆，《娱安》：
牺象在前，豆笾在列。以飨以荐，既芬既洁。
礼成乐备，人和神悦。祭则受福，率遵无越。

送神，《凝安》：
有严学宫，四方来宗。恪恭祀事，威仪雍雍。
歆兹惟馨，飙驭旋复。明禋斯毕，咸膺百福。

景祐释奠武成王六首：
迎神，《凝安》：
维师尚父，四履分封。灵神峻密，祀事寅恭。
萧芗祇荐，飙驭排空。如几如式，福禄来崇。

太尉升降，《同安》：
上公摄事，衮服斯皇。礼容济济，佩响锵锵。
灵斿惚恍，嘉荐令芳。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奠币，《明安》：
四岳之裔，凉彼武王。发扬蹈厉，周室用昌。
追封庙食，简册增芳。升币以奠，磬管锵锵。

酌献，《成安》：
猎渭之阳，理冥嘉应。非龙非虎，聿求元圣。
平易近民，五月报政。祀典之宗，于斯为盛。

饮福，《绥安》：
神机经武，隆周之寓。表海分封，迈燕超鲁。
耽耽庙貌，俎豆有序。荐福邦家，维师尚父。

送神，《凝安》：

圣朝稽古，崇兹武经。礼交乐举，于神之庭。

嘉栗旨酒，既飨芳馨。永严列象，剑舄簪缨。

熙宁祀武成王一首：

初献升降，《同安》：

武德洸洸，日靖四方。百王所祀，休有烈光。

命官摄事，佩玉锵锵。思皇多祜，以惠无疆。

大观祀武成王一首：

酌献，《成安》：

凉彼周王，君臣相遇。终谋其成，诸侯来许。

洋洋神灵，尊载酒醑。新声为侑，笙箫备举。

绍兴释奠武成王七首：

迎神，《凝安》：姑洗为宫

于赫烈武，光昭古今。载严祀事，敕备惟钦。

既洁其牲，既谐其音。神之格思，来顾来歆。

初献升殿，《同安》：

肃肃庙中，有严阶墄。匪棘匪徐，进退可则。

冕服是仪，环珮有节。神之鉴观，率履不越。

奠币，《明安》：

祀率旧典，礼崇骏功。齐明衷正，肸蚃丰融。

量币肃备，周旋鞠躬。神其昭受，幽赞无穷。

正位酌献，《成安》：

赫赫尚父，时维鹰扬。神潜韬略，襟抱帝王。

谈笑致主，竹帛流芳。国有严祀，载稽典常。

留侯位酌献

眷彼留侯，奇筹赞汉。依乘风云，勒成功旦。

克配明禋，仪刑有焕。英气如生，来格来衎。

亚、终献，《正安》：
道助文德，言为世师。功名不泯，祀事无遗。
旨酒惟馨，具醉在兹。有嘉累献，神其燕娭。
送神
日惟上戊，神顾精纯。礼备三献，乐成七均。
奄留洋洋，流福无垠。言还恍惚，空想如存。

祭祚德庙

绍兴祀祚德庙八首：

迎神，《凝安》：姑洗为宫
匿孤立后，惟义惟忠。昔者神考，追录乃功。
祀典载加，进爵锡公。神兮降格，尚鉴褒崇。

初献升降，《同安》：
庙宇更新，轮奂丰敞。神灵如在，英姿飒爽。
执事进趋，降升俯仰。威仪翼翼，虔祈歆飨。

奠币，《明安》：
牲荐硕大，币致精纯。聿升祀事，兹用兼陈。
箱篚既实，奠献惟寅。飨我至意，福禄来成。

强济公位酌献，《成安》：
以身托孤，实惟死友。抚妪长之，若父若母。
潜授于韩，克兴厥后。崇庙以献，德侈报厚。

英略公位酌献，《成安》：
立孤固难，死亦匪易。义轻一身，开先赵嗣。
肃穆庙貌，烈有余气。式旋嘉荐，昭哉祀事！

启佑公位酌献，《成安》：
于皇时宋，永祚有基。始繄覆护，扶而立之。
敢忘昭答，牲分酒醨。灵其燕飨，益相本支。

亚、终献用《正安》：

呦呦灵宇，神安且翔。三哲鼎峙，中荐嘉觞。
凛若义气，千载弥光。猗其祐之，锡羡无疆。

送神，《凝安》：
礼乐云备，毕觞尔神。翊翊音送，轙舆若闻。
驾言归兮，灵斿结云。祚我千亿，介福来臻。

祭司中司命

司中司命五首：

迎神，《欣安》：
冠峨峨兮，服章蕤蕤。灵来下兮，进止委蛇。
我涓我坛，我洁我俎。降舆却旌，于兹享御。

升降，《钦安》：
绅绥舒舒，佩环铿铿。陟降上下，坛燎光明。
有盥于罍，有帨于巾。不吴不敖，庶以安神。

奠币，《容安》：
我诚既洁，我豆既丰。神来降期，有俨其容。
荐此嘉币，肃肃雍雍。何以侑之？于乐鼓钟。

酌献，《雍安》：
酌兹旨酒，既盈且芬。式用来歆，衎衎熏熏。
何以宁神？荐有嘉笾。何以锡民？曰惟丰年。

送神，《欣安》：
云兮飘飘，风兮棱棱。飙驭返空，杲日来升。
归旆扬扬，众乐锵锵。我神式欢，惠我嘉祥。

五龙六首：

迎神，《禧安》：
神之智兮，跃汉潜幽。欲豢扰兮，无董与刘。
陈金石兮，佐侑牢羞。庶燕享兮，泽应民求。

升降，《雅安》：

灵之至兮，逸驾腾骧。嘘云吸气，承祀日光。

展诗鸣律，肃庄琳琅。何以膺神？贶惠无疆。

奠币，《文安》：

维灵德兮，变化不常。沛天泽兮，周流八荒。

奠嘉币兮，肃雍不忘。永佑民兮，锡以丰穰。

酌献，《恺安》：

练吉日兮，进神之堂。牲既陈兮，粢盛既香。

奠桂酒兮，容与嘉觞。灵安留兮，锡我福祥。

亚、终献，《嘉安》：

明明天子，礼文咸秩。矧神之功，横被九域。

云施称民，物产滋殖。嘉承惠和，罔有终极。

送神，《登安》：

灵之来下，以雨先驱。灵之旋驭，五云结车。

操环应夏，发匣瑞虞。真人在御，来献珍符。

第十三章《宋史》音乐志　十三　解评

（原《宋史》卷一百三十八　志第九十一　乐十三）

（乐章七）

○朝会　御楼肆赦　恭上皇帝皇太后尊号（上）

［**原文**］

朝　会

建隆乾德朝会乐章二十八首：

皇帝升坐，《隆安》：

天临有赫，上法乾元。铿锵六乐，俨恪千官。

皇仪允肃，玉坐居尊。文明在御，礼备诚存。

公卿入门，《正安》：

尧天协纪，舜日扬光。涉慎尔止，率由旧章。

佩环济济，金石锵锵。威仪炳焕，至德昭彰。

上寿，《禧安》：

乾健为君，坤柔曰臣。惟其臣子，克奉君亲。

永御皇极，以绥兆民。称觞献寿，山岳嶙峋。

舜《韶》更奏，尧酒浮觞。皇情载怿，洪算无疆。

基隆郏鄏，德茂陶唐。山巍日焕，地久天长。

皇帝举酒，第一盏用《白龟》：

圣德昭宣，神龟出焉。载白其色，或游于川。

名符在沼，瑞应巢莲。登歌丹陛，纪异灵篇。

第二盏，《甘露》：
天德冥应，仁泽载濡。其甘如醴，其凝如珠。
云表潜结，颢英允敷。降于竹柏，永昭瑞图。

第三盏，《紫芝》：
煌煌茂英，不根而生。蒲茸夺色，铜池著名。
晨敷表异，三秀分荣。书于瑞典，光我文明。

第四盏，《嘉禾》：
嘉彼合颖，致贡升平。异标南亩，瑞应西成。
德至于地，皇祇效灵。和同之象，焕发祥经。

第五盏，《玉兔》：
盛德好生，网开三面。明视标奇，昌辰乃见。
育质雪园，沦精月殿。著于乐章，色含江练。

群臣举酒，《正安》：
户牖严丹扆，鹓鸾篷紫庭。恳祈南岳寿，势拱北辰星。
得士于兹盛，基邦固以宁。诚明一何至，金石与丹青。
簪绂若云屯，晨趋阊阖门。侁侁罗禹会，济济奉尧樽。
周礼观明备，天仪仰睟温。高卑陈表著，同拱帝王尊。
待漏造王庭，威仪盛莫京。纷纶簪组列，清越佩环声。
礼饮终三爵，《韶》音毕九成。永固凫藻乐，千载奉升平。

群臣第一盏毕，作《玄德升闻》：
治定资神武，功成显睿文。贡轮庭实旅，朝会羽仪分。
偃革千年运，垂衣万乘君。孰知尧、舜力，明德自升闻。
约法皇纲正，崇文宝历昌。遒人振木铎，农器铸干将。
瑞日含王宇，卿云蔼帝乡。万邦成一统，鸿祚与天长。
六变：
宸扆威容盛，声明礼乐宣。九州臻禹会，万国戴尧天。
贡职输琛赆。皇猷焕简编。含和均畅茂，鸿庆结非烟。
朝会俨威仪，司常建九旗。舞容分缀兆，文物辨威蕤。

运格桃林牧，祥开洛水龟。帝功潜日用，化俗自登熙。

螭阶聊载笔，纪瑞轶唐、虞。丹凤仪金奏，黄龙负宝图。

群材薪棫朴，仁政煦蒲卢。荡荡巍巍德，豚鱼信自孚。

接圣宅神都，方来五达区。国贤熙帝载，灵命握乾符。

至化当纯被，斯文益诞敷。车书今混一，圣治奉三无。

圣王临大宝，八表凑才贤。经纬文天赋，刚柔德日宣。

建邦隆柱石，造物运陶甄。共致升平业，绵长保亿年。

神化妙无方，巍巍迈百王。鹤书搜隐逸，龙陛策贤良。

拱揖朝群后，宾筵辟四方。洪图基亿载，淳曜德弥光。

第二盏毕，《天下大定》：

皇猷敷八表，武谊肃三边。兰锜韬兵日，灵台偃伯年。

奉珍皆述职，削衽尽朝天。功德超前古，音徽播管弦。

伐叛天威震，恢疆帝业多。削平侔肃杀，涵煦极阳和。

蹈厉观周舞，风云入汉歌。功成推大定，归马偃雕戈。

六变：

惕厉日乾乾，潜蟠或跃渊。伐谋参上策，受钺总中坚。

田讼归周日，民谣戴舜年。风云自冥感，嘉会翼飞天。

壶关方逆命，投袂起亲征。虎旅聊攻伐，枭巢遽荡平。

天威清朔漠，仁泽被黎氓。按节皇舆复，洋洋载颂声。

蠢兹淮海帅，保据毒黎苗，不悟龙兴汉，犹同犬吠尧。

六师方雨施，孤垒自冰消。千载逢嘉运，华夷奉圣朝。

上游荆楚要，泽国洞庭深。自识同文世，皆回拱极心。

一戎聊杖钺，九土尽输金。大定功成后，薰风入舜琴。

席卷定巴、邛，西遐尽率从。岷、峨难负阻，江、汉自朝宗。

述职方舟集，驱车九折通。粲然书国史，冠古耀丰功。

锐旅庆回旋，边防尽晏然。键櫜方偃武，飞将亦韬弦。

震曜资平垒，文明协丽天。洸洸成大业，赫奕在青编。

淳化中朝会二十三首：

上寿，《和安》：

四序伊始，三阳肇开。条风入律，玉琯飞灰。
望云肃谒，鸣佩斯来。称觞献寿，瞻拱星回。
一阳应候，万国同文。天正纪节，太史书云。
凝旒在御，列叙爰分。寿觞斯荐，祝庆明君。

皇帝初举酒，用《祥麟》：
圣皇御寓，仁兽诞彰。在郊旅贡，游畤呈祥。
星辰是禀，草木无伤。纪异信史，登歌太常。

再举酒，《丹凤》：
九苞荐瑞，戴德膺仁。藻翰爰奋，灵音载振。
非时不见，有道则臻。降岐匪匹，仪舜为邻。

三举酒，《河清》：
沔彼泾渎，澄明鉴如。清应宝运，光涵帝居。
洞分沈璧，彻见游鱼。圣祚无极，神休伟与。

四举酒，《白龟》：
稽彼灵物，允昭圣皇。浮石可蹑，巢莲益光。
金方正色，介族殊祥。信书永耀，帝德无疆。

五举酒，《瑞麦》：
芃芃嘉麦，擢秀分岐。甘露夕洒，惠风晨吹。
良农告瑞，循吏称奇。归美英主，折而贡之。

群臣初举酒毕，作《化成天下》：
轩、昊方同德，成、康粗比肩。素风惟普畅，皇道本无偏。
阴魄重轮满，阳精五色圆。要荒咸率服，卓越圣功全。
圣德比陶唐，千年祚运昌。茂功虽不宰，鸿业自无疆。
极塞成清谧，齐民益阜康。文明同日月，遐迩仰辉光。
六变：
荡荡无私世，巍巍至圣君。山河分国宝，日月耀人文。
厌浥凝甘露，轮囷吐庆云。正声兼《大雅》，洋溢应南薰。
鸿范合彝伦，调元四序均。岁功天吏正，御苑物华新。

底贡陈方物，来宾列远人。奉常呈九奏，嘉贶动穹旻。
大君隆至化，兴运契千龄。觐礼俄班瑞，夷賨尽实庭。
成文调露乐，奉圣拱辰星。舞佾方更进，朝阳上楚萍。
礼乐昭王业，寰区致太平。革车停北狩，云稼屡西成。
国有详延诏，乡闻讲诵声。日华融五色，遐迩仰文明。
亭障戢干戈，人心浃太和。务农登宝谷，猎俊设云罗。
仪凤书良史，祥麟载雅歌。嘉辰资宴喜，星拱弁峨峨。
冠古耀鸿徽，深仁及隐微。《二南》、《江汉》咏，九奏凤凰飞。
设虡罗钟律，盈庭列舞衣。文明资厚德，怡怿兆民归。

再举酒毕，《威加海内》：
革辂征汾、晋，隳城比燎毛。桓桓勖军旅，将将御英豪。
神武诚无敌，天威讵可逃。王师宣利泽，霈若沃春膏。
振万方明德，疾徐咸可观。铿锵动金奏，蹈厉总朱干。
夹进昭威武，申严警宴安。守方推猛士，当用鹖为冠。
六变：
宣榭始观兵，桓桓称鼓行。一戎期大定，载缵议徂征。
善政从师律，神功冀《武成》。勖载勤誓众，王业自经营。
声教方柔远，瓯、闽礼可招。献图连日际，归国象江潮。
抚运重熙盛，提封万里遥。还同有虞氏，文德格三苗。
南暨宣皇化，东吴奉乃神。舞干方耀德，执玉自来宾。
巢伯朝丹陛，韩侯觐紫宸。古今归一揆，怀远道弥新。
遗俗续陶唐，来苏徯圣皇。布昭汤吊伐，恢复汉封疆。
金钺申戡剪，朱干示发扬。宜哉七德颂，千载播洋洋。
乃眷尝西顾，偏师暂首征。灵旗方直指，犷俗自亡精。
禹叙终驯致，尧封渐化成。不须严尉候，于廓海弥清。
干戚有司传，威容著凯旋。象成王业盛，役辍武功全。
兵寝西郊阅，书惟北阙县。圣神膺景命，卜世万斯年。

景德中朝会一十四首：

皇帝升坐，《隆安》：

金奏在庭，群后在位。天威煌煌，晌明负扆。
高拱穆清，弁冕端委。盛德日新，礼容有炜。

公卿入门，《正安》：
万邦来同，九宾在位。奉璋荐绅，陟降庭止。
文思安安，威仪棣棣。臣哉邻哉，介尔蕃祉。

上寿，《和安》：
天威煌煌，山龙采章。庭实旅百，上公奉觞。
拱揖群后，端委垂裳。永锡难老，万寿无疆。

皇帝初举酒，《祥麟》：
帝图会昌，二兽效祥。双角共抵，示武不伤。
四灵为畜，玄枵耀芒。公族信厚，元元阜康。

再举酒，《丹凤》：
矫矫长离，振羽来仪。和音中律，藻翰扬辉。
珍符沓至，品物攸宜。至德玄感，受天之祺。

三举酒，《河清》：
德水汤汤，发源灵长。皎鉴澄彻，千年效祥。
积厚流湿，资生阜昌。朝宗润下，善利无疆。

群臣举酒，《正安》：
思皇多士，靖恭著位。鸣玉飞緌，锵锵济济。
宴有折俎，以示慈惠。罔敢不祗，福禄来曁。
金奏在庭，有酒斯旨。颙颙仰仰，晌明负扆。
湛湛露斯，式宴以喜。佩玉蕊兮，罔不由礼。
酒以成礼，乐以侑食。露湛朝阳，星环紫极。
涉慎尔容，既饱以德。进退周旋，威仪抑抑。

初举酒毕，《盛德升闻》：
八佾具呈，万舞有奕。既以象功，又以观德。
进旅退旅，执籥秉翟。至化怀柔，远人来格。

阊阖天开，群后在位。设业设虡，庭燎晰晰。
斧扆当阳，虎贲夹陛。舞之蹈之，四隩来暨。

再举酒毕，《天下大定》：
武功既成，缀兆有翼。以节八音，以象七德。
俣俣蹲蹲，朱干玉戚。发扬蹈厉，其仪不忒。
偃伯灵台，功成作乐。以昭德容，以清戎索。
万邦会同，邪匿销铄。尽善尽美，侔彼《韶箾》。

降坐，《隆安》：
被衮当阳，穆穆皇皇。击石拊石，颂声扬扬。
和乐优洽，终然允臧。礼成而退，荷天百祥。

大中祥符朝会五首：

皇帝举酒，《醴泉》：
觱沸槛泉，寒流清泚。地不爱宝，其旨如醴。
上善至柔，灵休所启。利泽无疆，允资岱礼。

再举酒，《神芝》：
彼茁者芝，茂英煌煌。敷秀乔岳，实繁其房。
适符修贡，封峦允臧。永言登荐，抑惟旧章。

三举酒，《庆云》：
惟帝佑德，卿云发祥。纷纷郁郁，五色成章。
奉日逾丽，回风载翔。歌荐郊庙，播厥无疆。

四举酒，《灵鹤》：
玄文申锡，嘉祥绍至。伟兹胎禽，羽族之异。
翻翰来仪，徘徊嘹唳。祚圣储休，韦昭天意。

五举酒，《瑞木》：
天生五材，木曰曲直。维帝顺天，厚其生植。
连理效祥，成文表德。总萃坤珍，永光祕刻。

熙宁中朝会三首：

皇帝初举酒，《庆云》：

乾坤顺夷，皇有嘉德。爰施庆云，承日五色。

轮囷下乘，万物皆饰。惟天祚休，长彼无极。

再举酒，《嘉禾》：

彼美嘉禾，一茎九穗。农畴告祥，史牒书瑞。

击壤欢歌，如京委积。留献春种，昭锡善类。

三举酒，《灵芝》：

皇仁溥博，品物蕃滋。庆祥回复，秀发神芝。

灵华双举，连叶四施。披图按牒，永享纯禧。

元符大朝会三首：

皇帝初举酒，《灵芝》：

嘉瑞降临，应我皇德。烨烨神芝，不根而植。

春秋三秀，昼夜一色。物播诗歌，声被金石。

再举酒，《寿星》：

倬彼星象，于昭于天。维南有极，离丙之躔。

既明且大，应圣乘乾。诞受景福，亿万斯年。

三举酒，《甘露》：

泫泫零露，云英醴溢。和气凝津，流甘委白。

饴泛泮林，珠联竹柏。天不爱道，圣功允格。

哲宗传受国宝三首，与大朝会兼用：

《永昌》：

于穆我王，继序不忘。明昭上帝，上帝是皇。

长发其祥，惠我无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神光》：

惟皇上德，伊嘏我王。将受厥明，载锡之光。

于昭于天，晔晔煌煌。缉熙钦止，其永无疆。

《翔鹤》：

彼鸣在阴，亦白其羽。声闻于天，来集斯所。

勉勉我王，咸遂厥宇。播于异物，受天多祜。

绍兴朝会十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

钩陈肃列，金奏充庭。颙仰南面，如日之升。

垂衣拱手，治无能名。顺履献岁，大安大荣。

公卿入门，《正安》：升降同。

天子当阳，臣工率职。流水朝宗，众星拱极。

环佩锵锵，威仪抑抑。上下交欣，同心同德。

上公上寿，《和安》：

八音克谐，万舞有奕。上公奉觞，率兹百辟。

声效呼嵩，祝圣人寿。亿载万年，天长地久。

皇帝初举酒，《瑞木成文》：

厚地效珍，嘉森纪瑞。匪刻匪雕，具文见意。

三登太平，允协圣治。《诗雅》咏歌，有光既醉。

再举酒，《沧海澄清》：

百谷王，符圣治。不扬波，效殊祉。

德沦渊，沧海清。应千秋，叙五行。

三举酒，《瑞粟呈祥》：

至治发闻惟馨香，播厥百谷臻穰穰。农夫之庆岁其有，禾易长亩盈仓箱。

时和物阜粟滋茂，嘉生骈穗来呈祥。自今以始大丰美，行旅不用赍餱粮。

群臣酒行，《正安》：

群公卿士，咸造在庭。式燕以衎，思均露零。

穆穆明明，于斯为盛。归美报上，一人有庆。

明明天子，万福来同。嘉宾式燕，曷不肃雍。
燕以示慈。式礼莫愆。乐胥君子，容止可观。
酒一行，文舞：
帝德诞敷，销烁群慝。近悦远来，惟圣时克。
玉振金声，治功兴起。《韶箾》象之，尽善尽美。
文物以纪，藻色以明。礼备乐举，遹观厥成。
睿知有临，诞敷文德。教雨化风，洽此四国。
酒载行，武舞：
用戒不虞，谁能去兵。师出以律，动必有名。
拆彼遐冲，布昭圣武。和众安民，时惟多助。
止戈曰武，惟圣为能。御得其道，无敢不庭。
整我六师，稽诸七德。不吴不扬，有严有翼。

皇帝降坐，《乾安》：
帝坐荧煌，廷绅肃穆。对扬天休，各恭尔服。
颂声洋洋，弥文郁郁。礼备乐成，永膺多福。

御楼肆赦

建隆御楼三首：

南郊回仗，驾至楼前，《采茨》：
高烟升太一，明祀达乾坤。天仗回峣阙，皇舆入应门。
簪裳如雾集，车骑若云屯。兆庶皆翘首，巍巍万乘尊。

升坐，《隆安》：
禋祀毕圜丘，嘉辰庆泽流。天仪临观魏，盛礼蔼风猷。
洋溢欢声动，氛氲瑞气浮。上穹垂眷佑，邦国拥鸿休。

降坐，《隆安》：
华缨就列，左衽来王。帝仪炳焕，大乐铿锵。
礼成峣阙，言旋未央。一人有庆，万寿无疆。

咸平御楼四首：

《采茨》：

礼成于郊，迎日之至。时乘六龙，天旋象魏。

端门九重，虎贲万骑。四夷来王，群后辑瑞。

索扇，《隆安》：

应门有翼，羽卫斯陈。山龙衮冕，律度声身。

峨峨奉璋，肃肃九宾。清明在躬，志气如神。

升坐，《隆安》：

圜丘类上帝，六变降天神。禋燔礼云毕，仗卫肃以陈。

天颜瞻咫尺，王泽熙阳春。玉帛臻禹会，动植沾尧仁。

降坐，《隆安》：

肆眚云毕，淳熙溥将。雷雨丽泽，云物效祥。

礼容济济，天威皇皇。大赉四海，富寿无疆。

咸平籍田回仗御楼二首：

《采茨》：

农皇既祀，礼毕躬耕。商辂旋轸，周颂腾声。

观魏将陟，服御爰更。舆人瞻仰，如日之明。

升坐，《隆安》：

应门斯御，雉扇爰开。人瞻日月，泽动云雷。

同风三代，均禧九垓。欢心允洽，时咏康哉。

乾兴御楼二首：

升坐，《隆安》：

夹钟纪月，初吉在辰。眚灾流庆，布德推仁。

采章震耀，典礼具陈。茂昭丕贶，永庇斯民。

降坐，《隆安》：

皇衢赫敞，黼坐穹崇。华缨在列，严令发中。

王制钜丽，宝瑞丰融。均禧绵寓，万寿无穷。

绍兴登门肆赦二首：

升坐，《乾安》：

拜况于郊，皇哉唐哉！熙事休成，六騑鼎来。

天阊以决，地垠以开。陨祉发祥，如登春台。

降坐，《乾安》：

鸿霈普洽，言归端门。荡荡巍巍，旋乾转坤。

穆然宣室，储思垂恩。于万斯年，敷锡群元。

宁宗登门肆赦二首：

升坐，《乾安》：

帝飨于郊，荷天之休。五福敷锡，皇明烛幽。

云行雨施，仁翔德游。圣人多男，歌颂九州。

降坐，《乾安》：

天日清晏，朝野靖安。三灵答祉，万国腾欢。

帝命不违，王业艰难。天子万年，永迪监观。

恭上皇帝皇太后尊号（上）

皇帝上尊号一首：

册宝入门，《正安》：

于穆元后，天临紫宸。飞缕星拱，建羽林芬。

徽册是奉，鸿名愈新。荷兹介祉，永永无垠。

明道元年章献明肃皇太后朝会十五首：

皇太后升坐，《圣安》：

圣母有子，重光类禋。圣皇事母，感极天人。

百辟在庭，九仪具陈。礼容之盛，万国咸宾。

公卿入门，《礼安》：

帝率四海，承颜尽恭。端闱肃设，群后来同。

玉佩锵鸣，衣冠有容。《英》、《韶》 节步，磬管雍雍。

皇帝上寿酒，《崇安》：

天子之德，形于四方。尊亲立爱，化洽风扬。
圣母袆衣，明君黼裳。因时献寿，克盛朝章。

上寿，《福安》：
盛礼煌煌，六衣有光。千官在位，百福称觞。
坤备慈仁，邦斯淑祥。如山之寿，佑圣无疆。

皇太后初举酒，《玉芝》：
烨烨灵芝，生于殿闱。照映华拱，纷敷玉蕤。
感召元和，光符圣期。祥篇协吉，百福咸宜。

再举酒，《寿星》：
现彼南极，昭然瑞文。腾光丙位，荐寿中宸。
太史骈奏，升歌有闻。轩宫就养，亿万斯春。

三举酒，《奇木连理》：
王化无外，坤珍效灵。旁枝内附，直干来并。
群分非一，祺祥绍登。至诚攸感，海县斯宁。

群臣酒行，《礼安》：
肃肃临下，有威有容。循循事上，惟信惟忠。
盛礼兴乐，示慈训恭。君臣协吉，惟道之从。
湛湛零露，晞于载阳。我有旨酒，群臣乐康。
既饮以德，亦图尔良。永言修辅，用协天常。
礼均孝慈，乐合《韶》、《武》。至德光矣，
鸿恩亦溥。上下和济，华夷乐湑。斋斝三行，盛仪斯举。
酒一行毕，作《厚德无疆》之舞
尧母之圣，放勋为子。同心协谋，柔远能迩。
以德康俗，以文兴治。斯焉象功，罔不昭济。
至矣坤元，道符惟圣。就养宸极，助隆善政。
翟籥纷举，笙镛协应。翱翔有容，表德之盛。
酒再行，《四海会同》之舞
七德之舞，四朝用康。有如姬、姒，助集周邦。

威克厥爱，居安不忘。风旋山立，济济皇皇。
左秉朱干，右挥玉戚。以象武缀，以明皇德。
天子荣养，群臣述职。四夷宾附，罔不承式。

降坐，《圣安》：
长乐居尊，盛容有炜。文王事亲，万国归美。
朝会之则，邦家之纪。受福于天，克昭隆礼。

治平皇太后、皇后册宝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
王化之始，治由内孚。时庸作命，玉简金书。
磬管在庭，其纵绎如。天临法扆，礼与诚俱。

太尉等奉册宝入门，《正安》：
晬仪临拱，丕命明扬。鸾回宝势。鸿贯瑶光。
礼成乐备，德裕名芳。肇基王化，永懋天祥。

皇帝降坐，《乾安》：
衮衣绣裳，严威肃庄。八音具张，簨虡龙骧。
玉简瑶章，金书煌煌。寿千万年，与天比长。

熙宁皇太后册宝三首：
出入，《正安》：
煌煌凤宇，玉气宛延。天门崛岉，飞骖后先。
龙簨四合，奏鼓渊渊。母仪天下，何千万年。

升坐，《乾安》：
峨峨绣扆，旋佩以登。如彼杲日，凌天而升。
玉色下照，亹亹绳绳。猗欤大孝，四海其承！

降坐，《乾安》：
皇帝降席，流云四开。尧趋舜步，下蹑天阶。
恭授宝册，翠旄裴回。明明纯孝，鸿釐大来。

哲宗上太皇太后册宝五首：

皇帝升坐，《乾安》：

大矣孝熙，帅民以躬！奉承宝册，钦明两宫。
万乐具举，一人肃雍。化由上始，四海来同。

降坐，《乾安》：

皇帝仁孝，总临万方。褒显其亲，日严以庄。
龙衮翼翼，玉书煌煌。传之亿世，休有烈光。

太皇太后升坐，《乾安》：

总裁庶政，拥佑嗣皇。金书玉简，烂其文章。
众歌謷作，管磬将将。保安四极，降福无疆。

降坐，《乾安》：

涂山之德，渭涘之祥。图徽宝册，玉色金相。
管弦烨煜，钟鼓喤喤。天之所启，既寿而昌。

太尉等奉册宝出入门，《正安》：

玉车临御，凤盖琴丽。奉承宝册，弥文盛仪。
抗声极律，助我孝熙。天之所佑，万寿无期。

绍兴十年发皇太后册宝八首：

皇帝随册宝降殿，《圣安》：

景祚有开，符天媲昊。诞毓圣神，是崇位号。
星拱天随。祇严册宝。还御慈宁，增光舜道。

中书令奉册诣皇帝褥位，《礼安》：

声乐备陈，礼容罔忒。相维辟公，虔奉玉册。
皇则受之，慕形于色。即寿且康，与天无极。

侍中奉宝诣皇帝褥位，《礼安》：

祖启瑶光，诞生明圣。尊极母仪，帝康作命。
宝章煌煌，导以笙磬。还燕慈宁，邦家徯庆。

太傅奉册宝出门，《圣安》：

肃肃东朝，帝隆孝治。猗欤丕称，宝册斯备！
皇扉四辟，导迎庆瑞。德迈大任，有周卜世。

太傅奉册宝入门，《圣安》：
静顺坤仪，圣神是育。懿铄昭陈，镂文华玉。
乐奏既备，礼仪不渎。导迎善祥，翟车归毂。

太傅奉册授提点官，《礼安》：
孝奉天仪，信维休德。发越徽音，礼文靡忒。
永保嘉祥，时万时亿。归于东朝，含饴燕息。

太傅奉册授提点官，《礼安》：
肃雍长乐，克笃其庆。河洲茂德，沙麓启圣。
是生睿哲，蚤隆丕运。钦称鸿宝，永膺天命。

册宝升慈宁殿幄，《圣安》：
礼行东朝，乐奏大吕。羽卫森陈，簪绅式序。
云幄邃严，宏典是举。天子万年，母仪寰宇。

乾道七年恭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十一首：
册宝降殿，《正安》：
元祀介福，孰绥孰将。归于尊亲，孝哉君王！
载镂斯牒，载琢斯章。得名得寿，如虞如唐。

中书令、侍中奉册宝诣殿下，《正安》：
宗郊斯成，交举典册。汝辅汝弼，威仪是力。
陈于广庭，追此上日。巍巍煌煌，乌睹在昔。
皇帝奉太上皇帝册宝授太傅，用《礼安》。奉太上皇后同。
仪物陈矣，礼乐明矣。天子戾止，诒尔臣矣。
陟降维则，恭且勤矣。茫茫四海，德教形矣。

册宝出门，《正安》：
天门九重，荡荡开彻。金支秀华，垂绅佩玦，
或导或陪，率履不越。注民耳目，四表胥悦。

册宝入德寿宫门，《正安》：

礼神颂祇，福禄来下。不有荣名，孰绢伊暇。
千乘万骑，鱼鱼雅雅。皇扉洞开，鞠躬如也。

太上皇帝升御坐：降同。

穆穆圣颜，安安天步。有缛者仪，以莫不举。
天人和同，恩泽洋普。亿载万年，为众父父。

太傅奉太上皇帝册宝升殿，用《圣安》：

大哉尧乎，南响垂裳！君哉舜也，拜而奉觞！
缫藉光华，鼓钟铿锵。三事稽首，宋德无疆。

太傅奉太上皇后册宝升殿，用《圣安》：

乾元资始，坤元资生。允也圣德，同实异名。
春王三朝，典册并行。咨尔上公，相仪以登。

皇帝从太上皇后册宝诣宫中，用《正安》：

维册伊何？镂玉垂鸿。维宝伊何？范金钮龙。
翊以褒御，间以笙镛。谁敢不恭，天子实从！

太上皇后出阁升御坐，《坤安》：降同。

帝膺永福，功靡专有。既尊圣父，亦燕寿母。
怡怡在宫，大典时受。彤管纪之，天长地久。

内侍官举太上皇后册诣读册位，用《圣安》：

敛福于郊，逢时之泰。揭名日月，侔德覆载。
自我作古，域中有大。永言保之，眉寿无害。

淳熙二年发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册宝十一首：

册宝降殿，《正安》：

高明者乾，博厚者坤。以清以宁，资始资生。
寿胡可度，德胡可评！愿言从欲，诞受强名。

中书令、侍中奉册宝诣殿下，《正安》：

受命既长，福禄即康。如日之升，如月之常。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君子万年，保其家邦。

皇帝奉太上皇帝册宝授太傅，《礼安》：奉太上皇后同。

翠华之旗，灵鼍之鼓。陈于广宇，相我盛举。

来汝公傅，肃乃仪矩。毋愆于素，以笃多祜。

册宝出门，《正安》：

蚴蟉青龙，婉嫿象舆。其载伊何？煌煌金书。

乃由端门，乃行康衢。于以荣亲，振古所无。

册宝入德寿宫门，《正安》：

惟天为大，其德曰诚。惟尧则之，其性曰仁。

乃文乃武，得寿得名。于万斯年，以莫不增。

太上皇帝升御坐，《乾安》：降同。

天行惟健，天步惟安。圣子中立，臣工四环。

民无能名，威不违颜。宋德宜颂，汉仪可删。

太傅奉太上皇帝册升殿，《圣安》：奉宝同。

天畀遐福，允彰父慈。维昔旷典，我能举之。

徐尔陟降，敬尔威仪。申锡无疆，永言保之。

太傅奉太上皇后册宝升殿，《圣安》：

乾健坤从，阳刚阴相。迨兹受祉，允也并况。

虡业在下，仪物在上。咨时三公，执事无旷。

皇帝从太上皇后册宝诣宫中，用《正安》：

丕显文王，之德之纯。亦有太姒，式扬徽音。

维册维宝，乃玉乃金。伊谁从之？一人事亲。

太上皇后出阁升御坐，《坤安》：降同。

重翟出房，祎衣被躬。委委佗佗，河润山容。

圣皇临轩，圣母在宫。并受鸿名，与天无穷。

内侍官举太上皇后册诣读册位，用《圣安》：举宝同。

珉玉玢豳，袅蹄精良。既刻厥文，亦铸之章。

象德维何？至静而方。辅我光尧，万寿无疆。

淳熙十二年加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十一首：

大庆殿发册宝降殿，《正安》：

维天盖高，维地克承。父尊母亲，天地难名。

疆名广大，建号安荣。衍登寿嘏，阐绎皇明。

中书令、侍中奉太上皇帝册宝、太上皇后册宝诣殿下，用《正安》：

二仪同尊，两耀齐光。巍巍煌煌，不显亦彰。

实茂号荣，玉振金相。于万斯年，既寿且昌。

皇帝奉太上皇帝册宝授太傅：太上皇后册宝同。

我尊我亲，承天之祉。寿名兼美，家国咸喜。

公傅秉礼，宝册有炜。惟千万祀，令闻不已。

册宝出门，《正安》：

羽卫有严，宝书有辉。昭衍尊名，铺张上仪。

出其端闱，由于康逵。比屋延瞻，歌之舞之。

德寿宫册宝入殿门，《正安》：

南山之巩，皇寿无穷。太极之尊，皇名是崇。

奉兹宝册，于皇之宫。皇则受之，于昭盛容。

太上皇帝出宫升御坐，《乾安》：降坐同。

圣明太上，天子有尊。玉坐高拱，慈颜睟温。

震禁嘉承，朝弁胪分。盛礼缛典，邃古未闻。

太傅、中书令、侍中奉太上皇帝册宝升殿，用《圣安》：

天锡伊嘏，地效其珍。诞作宝典，奉于尊亲。

尔公尔相，尔恭尔寅。协举令仪，遹臻厥成。

太傅、中书令、侍中奉太上皇后册宝升殿，用《圣安》：

坤载有元，乾行是顺。施生万汇，厥德弥盛。

翼翼母道，赞我皇训。相维群公，奉典斯敬。

皇帝从太上皇后册宝诣宫中，用《正安》：
大矣母慈，德备且纯！思古齐敬，佐我皇文。
明章茂典，金玉其音。帝亲奉之，以翼以钦。

太上皇后出阁升御坐，用《坤安》：降坐同。
天相慈皇，庆臻壸闱。徽柔内修，寿与天齐。
既承皇欢，载觌母仪。懿典鸿名，永绥多祺。

内侍举太上皇后册宝诣读册宝位，用《圣安》：
有美英瑶，于昭祥金。为策为章，并著徽音。
德圣而尊，备举弥文。亿载万年，永辅尧勋。

第十四章　《宋史》音乐志　十四　解评

（原《宋史》卷一百三十九　志第九十二　乐十四）

（乐章八）

○恭上皇帝皇太后尊号（下）　册立皇后　册皇太子　皇子冠　乡饮酒　闻喜宴　鹿鸣宴

［**原文**］

恭上皇帝、皇太后尊号（下）

绍熙元年恭上寿圣皇太后、至尊寿皇圣帝、寿成皇后尊号册宝十四首：

大庆殿发册宝降殿，《正安》：
帝受内禅，纪元绍熙。钦崇慈亲，孝心肃祗。
乃建显号，乃葳丕仪。发册广庭，声歌侑之。

中书令、侍中奉三宫册宝诣东阶下，用《礼安》：

钟鼓交作，文物咸备。彤庭玉阶，天子是莅。
咨尔辅臣，展采错事。辅臣稽首，敢不率礼！

册宝出门，《正安》：
巍巍天宫，洞开阊阖。旗常葳蕤，剑佩杂沓。
宝册启行，法驾继发。铄哉盛典，快睹胥悦！

册宝入重华宫，《正安》：
仰止皇居，九门载辟。丽日重光，非烟五色。
雷动万乘，云从百辟。咫尺重霄，鞠躬屏息。

至尊寿皇圣帝升坐，《乾安》：降同。
玉玺瑶编，礼容毕具。穆穆至尊，华殿是御。
德配有虞，绍唐授禹。于万斯年，受天之祐。

太傅、中书令奉至尊寿皇圣帝册升殿，用《圣安》：
慈皇天临，晬表怡怡。钦哉圣子，亲奉玉卮！
鳌抃嵩呼，欢浃华夷。迩臣捧册，是恪是祗。

太傅、侍中奉至尊寿皇圣帝宝升殿，用《圣安》：
瑟彼华玉，篆鱼钮龙。与册并登，咨尔上公。
咏以歌诗，协之鼓钟。是陟是降，靡有弗恭。

太傅、中书令、侍中奉寿圣皇太后册宝升殿，用《圣安》：
天祐皇家，庆集重闱。宝兮扬名，册兮流徽。
金支秀华，盛容祲威。诏我近弼，相礼不违。

太傅、中书令、侍中奉寿成皇后册宝升殿，用《圣安》：
大哉乾元，既极形容！坤元德至，实与比隆。
宝册并登，勒崇垂鸿。相我缛仪，肃肃雍雍。

皇帝从寿圣皇太后册宝诣慈福宫，用《正安》：
涓辰协吉，时维春元。上册三殿，旷古无前。
思齐重闱，积庆有源。是尊是崇，帝心载虔。

寿圣皇太后出阁升坐，《坤安》：降同。

丕赫有宋，三圣授受。谁其助之？繄我太母。
东朝受册，饮此春酒。圣子神孙，密侍左右。

内侍官举寿圣皇太后册宝诣读册宝位，用《圣安》：
坤德益崇，天寿平格。庆流万世，子孙千亿。
刻玉范金，铺张赫奕。惟昔姜、任，则莫我匹。

皇帝诣寿成殿，寿成皇后出阁升坐，《坤安》：降同。
鞠育保护，母道备矣。密赞亲傅，德其至矣。
彩服来朝，慈容有喜。既受鸿名，又多受祉。

内侍官举寿成皇后册宝诣读册宝位，用《圣安》：
仰瞻慈闱，登进宝册。惟时裦御，祇率厥职。
曰寿曰名，母兮兼得。俪我尊父，亿载无极。

绍熙四年加上寿圣皇太后尊号八首：
大庆殿发册宝降殿，《正安》：
德厚重闱，冲澹粹穆。何以名之？惟慈惟福。
宝镂精镠，册镌华玉。物盛礼崇，丕昭群目。

中书令、侍中奉寿圣皇太后册牢诣东阶下，《礼安》：
于皇帝室，休运贻孙。重熙叠庆，祇进号荣。
爰授兹册，必躬必亲。天子圣孝，万邦仪刑。

册宝出门，《正安》：
煌煌册宝，天子受之。言徐其行，肃展乃仪。
其仪维何？剑佩黄麾。鸾驾清跸，耸瞻九逵。

册宝入慈福宫殿门，《正安》：
熙辰礼备，济济雍雍。言奉斯册，重亲之宫。
宫帷既敞，协气感通。皇仪亲展，寿祉无穷。

太傅、中书令、侍中奉寿圣皇太后册宝升殿，《圣安》：
既肃琨庭，载升金戺。乃导乃陪，威仪济济。
天步继临，孝诚备矣。声容孔昭，中外悦喜。

册宝诣宫中，《正安》：
雕舆彩仗，祇诣慈宫。宝册前奉，龙挟云从。
言备兹礼，于宫之中，惟天子孝，于昭祲容。

寿圣皇太后出阁升御坐，《坤安》：降同。
懿典大册，陈仪邃深。怡怡愉愉，宝坐是临。
重彩俨侍，罙展肃心。三宫协庆，永播徽音。

内侍官举寿圣皇太后册宝诣读册宝位，用《圣安》：
宝册即奉，祇诵乃言。仁深庆衍，益显益尊。
和声协气，充溢乾坤。并受伊嘏，圣子神孙。

庆元二年恭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号二十四首：

册宝降殿：
天拥帝家，泽流子孙。三宫燕胥，四海崇尊。
声谐《韶》、《濩》，辉烛瑶琨。维皇缉熙，耀德乾坤。

册宝授太傅奉诣东阶下：
祖后重寿，亲闱并崇。骈庆联休，申景铺鸿。
叠璧交辉，多仪焕丛。亿万斯年，福禄攸同。
册宝出门：
太任媚姜，涂山翼禹。慈祥曼衍，鸿仪迭举。
宝章奕奕，祲宫俣俣。帝用将之，于彼宫所。
慈福宫宝册入门：
东朝层邃，端闱靖深。列仗节銮，镂玉绳金。
来奉来崇，载祇载钦。曾孙之庆，世世徽音。
册宝升殿：
纯佑我宋，母仪四朝。拥翼孙谋，如虞承尧。
仁覃函夏，喜浮庆霄。福禄万年，金玉孔昭。

册宝诣宫中：
神人和怿，天日淑清。王母来燕，必寿而名。

琨庭璈音，五云佩声。勉勉我皇，遹昭厥成。

太皇太后出阁升坐：

曾孙致养，五福骈臻。太极所运，两仪三辰。

辉光日新，启佑后人。永翼瑶图，亿万尧春。

册宝诣读册宝位：

徽光宣华，仁声流文。旷仪合沓，泰和絪缊。

慈颜有喜，祚我圣君。珠宫含饴，坐阅来云。

太皇太后降坐归阁：

缛仪既登，宝册既膺。喜洽祥流，云烝川增。

天子万年，鸣玉慈庭。惠我无疆，诜诜绳绳。

寿慈宫册宝入门：

新庭靖安，祖后燕怡。有开圣谋，累崇天基。

典章文明，声容葳蕤。御于邦家，曰寿曰慈。

册宝升殿：

三礼崇容，八銮警卫。有来辰仪，阐徽妫汭。

璇宫肃雍，藻景澄霁。文子文孙，本支百世。

册宝诣宫门：

尧门叠瑞，姒幄齐辉。重坤靖夷，丽册华徽。

天子仁圣，礼文弗违。福寿康宁，同燕层闱。

皇太后出阁升坐：

文母曼寿，载锡之光。总集瑞命，宜君宜王。

惠以仁显，慈以德彰。保佑子孙，受福无疆。

册宝诣读册宝位：

华鸾编玉，文螭液金。颂德摛英，扬徽嗣音。

紫幄天开，翠华日临。岁岁年年，如周大任。

皇太后降坐归阁：

宋有明德，天保佑之。以寿继寿，以慈广慈。

声文宣昭，福祉茂绥。神孙之休，燕及华夷。

寿康宫册宝入门，《正安》：

大安耽耽，兴庆崇崇。维皇之尊，与天比隆。
非心闲燕，文命延鸿。欲报之恩，礼缛仪丰。

太上皇帝升御坐，《乾安》：
上帝有赫，百灵效祥。储祉垂恩，锡年降康。
皇仪睟温，帝躬肃庄。三宫齐欢，地久天长。

太上皇帝册宝升殿，《圣安》：
夏典稽瑞，禹玉含淳。追琢有章，温润孔纯。
圣底于安，寿绵于仁。太上立德，自天其申。

太上皇后册宝升殿，《圣安》：
父尊母亲，天涵地育。燕我翼子，景命有仆。
得名得寿，如金如玉。子孙千亿，成其厚福。

太上皇帝降御坐，《乾安》：
天地清宁，日月华光。归尊慈极，嵩呼未央。
庆函百嘉，寿跻八荒。上皇万岁，俾炽俾昌。

册宝诣宫中，《正安》：
晨趋慈幄，佳气郁葱。受帝之祉，配天其崇。
璧华金精，礼敷乐充。天子是若，欢声融融。

太上皇后出阁升坐，《坤安》：
文物流彩，銮辂靖陈。龟瑞荐祉，坤仪效珍。
比皇之寿，翼帝以仁。和气致祥，与物为春。

读册宝，《圣安》：
黼黻其文，金玉其相。永寿于万，合德无疆。
福绪祥源，厥后克昌。天维格斯，祚我圣皇。

太上皇后降坐归阁，《坤安》：
荣怀之庆，莫盛于斯。三宫四册，五叶一时。
德阜而丰，福大而滋。子子孙孙，于时保之。

嘉泰二年恭上太皇太后尊号八首：

册宝降殿：

思齐太任，嫔于周京。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不可仪测，矧可强名。镂玉绳金，昭哉号荣！

册宝诣东阶：

鼓钟喤喤，仪物载陈。仪物陈矣，烂其瑶琨。

咨尔上公，相予文孙。勿亟勿徐，奉我重亲。

册宝出门：

荡荡天门，金铺玉户。采旄翠旌，流苏葆羽。

千官影从。乃导乃辅。都人纵观，填道呼舞。

寿慈宫册宝入门：

煌煌宝书，玉篆金缕。曷为来哉？自天子所。

自天子所，以燕文母。婉嫕祥云，日正当午。

册宝升殿：

文物备矣，三事其承。崇牙高张，乐充宫庭。

耽耽广殿，左墄右平。敬尔威仪，摄齐以登。

册宝诣宫中：

维寿伊何？圣德日新。维慈伊何？祐于后人。

乃范斯金，乃镂斯珉。皇举玉趾，从于尧门。

太皇太后升御坐：降同。

侍中版奏，办外严中。出自玉房，袆褕被躬。

我龙受之，祲威盛容。皇帝圣孝，其乐融融。

册宝诣读册宝位：

麟趾枭蹄，我宝斯刻。碝碱采致，载备斯册。

眉寿万年，诒谋燕翼。于赫汤孙，克绵永福。

绍定三年寿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册宝九首：

文德殿册宝降殿：

思齐圣母，媲于周任。体乾履坤，博厚洪深。

七帙既启，万寿自今。昕庭发号，式昭德音。

册宝诣东阶：

煌煌仪物，绎绎鼓钟。奉兹宝册，至于阶东。

上公相仪，列辟尽恭。拜手慈宸，福如华、嵩。

册宝出门：

帝阙肃开，天阶坦履。霓旌羽盖，导仪护卫。

匪夸雕琢，匪矜繁丽。兹谓盛仪，亿载千岁。

慈明殿册宝入门：

金坚玉纯，文郁礼缛。来从帝所，作瑞王国。

天开地辟，日熙春燠。兹谓盛事，永燕茀禄。

册宝升殿：

皇仪有炜，彩异次升。沉沉邃殿，穆穆天廷。

坤德罙隆。皇图永宁。咨尔廷臣，摄齐以登。

册宝诣宫中：

寿为福先，明烛物表。仁沾动植，福齐穹昊。

曰慈与睿，并崇丕号。演而申之，万世永保。

皇太后升御坐：

迩臣跪奏，严办必恭。乃御袆褕，升于殿中。

慈颜雍穆，和气冲融。芳流清史，传之无穷。

册宝诣读册宝位：

徽音孔昭，宝传斯刻。金昭玉粹，有烨斯册。

载祈载祝，以燕以翼。宝之万年，与宋无极。

皇太后降御坐：

皇文既举，庆礼告虔。肇自宫闱，格于幅员。

子称母寿，母谓子贤。陟降在兹，隆名际天。

册立皇后

哲宗发皇后册宝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

既登乃依，如日之升。有严有翼，丕显丕承。

天作之合，家邦其兴。朱芾斯皇，子孙绳绳。

降坐，《乾安》：

我礼嘉成，我驾言旋。降坐而跸，奏鼓渊渊。

景命有仆，保佑自天。永锡祚嗣，何千万年。

太尉等奉册宝出入，《正安》：

宣哲维公，就位肃庄。册宝具举，丕显其光。

出于宸闱，鼓钟喤喤。母仪天下，万寿无疆。

绍兴十三年发皇后册宝十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

天地奠位，乾坤以分。夫妇有别，父子相亲。

圣王之治，礼重婚姻。端冕从事，是正大伦。

使副入门，《正安》：

天子当阳，群工就列。册宝既陈，钟鼓备设。

上公奉事，容庄心协。克相盛礼，光昭玉牒。

册宝出门，《正安》：

穆穆睟容，如天之临。赫赫明命，如玉之音。

虔恭出门，礼容兢兢。涂山生启，夏道以兴。

皇帝降坐，《乾安》：

朝阳已升，薰风习至。乐奏既成，礼容亦备。

玉佩锵鸣，帝徐举趾。壶政穆宣，以听内治。

皇后出阁，《乾安》：

猗欤贤后，德本性成！承天致顺，溯日为明。

作配俪极，王化以行。万有千岁，奉祀宗祊。

册宝入门，《宜安》：

款承祇事，时惟肃雍。跪奉册宝，陈于法宫。

以俯以仰，有仪有容。明神介之，福禄来崇。

皇后降殿，《承安》：

温惠之德，袆翟之衣。行中《采荠》，礼无或违。

降于丹陛，有容有仪。委委蛇蛇，谁其似之！

皇后受册宝，《成安》：
镂苍玉兮，盛德载扬。铸南金兮，作镇椒房。
虔受赐兮，有烨有光。宜室家兮，朱芾斯皇。

皇后升坐，《和安》：
礼既行兮，厥位孔安。母仪正兮，容止所观。
奉东朝兮，常得其欢。求淑女兮，岂乐多般。

内命妇入门，《惠安》：
素月澄辉，众星显列。炳为天文，各有攸别。
椒房既正，阴教斯设。《关雎》、《麟趾》，应如响捷。

外命妇入门，《成安》：
窈窕其容，淑嫕其姿。烂其如云，瞻我母仪。
曰天之妹，作合惟宜。粲然舞抃，畴不肃祇。

皇后降坐，《徽安》：
宝字煌煌，册书粲粲。副笄加饰，袆褕有烂。
祇若帝休，委蛇乐衎。亿万斯年，永膺宸翰。

皇帝归阁，《泰安》：
太任徽音，太姒是嗣。则百斯男，周室以炽。
天子万年，受兹女士。如姒事任，从以孙子。

淳熙三年发皇后册宝十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
赫赫惟皇，如日之光。肃肃惟后，如月之常。
礼行一时，明照无疆。天子莅止，畴敢不庄！

册宝入门，《正安》：
卜月惟良，练辰斯臧。臣工在庭，剑佩玱玱。
来汝凝丞，明命是将。有淑其仪，无或怠遑。

册宝出门，《正安》：

刻简以珉，铸宝以金。持节伊谁？时惟四邻。
自我文德，达之穆清。委蛇委蛇，往讫于成。

皇帝降坐，《乾安》：
册行何向？于门东偏。礼备乐成，合扇鸣鞭。
皇举玉趾，如天之旋。燕及家邦，亿万斯年。

皇后出阁，《坤安》：
椒涂兰驭，河润山容。副笄在首，袆衣被躬。
静女其姝，实翼实从。自彼西阁，聿来殿中。

册宝入门，《宜安》：
德隆位尊，礼厚文缛。乃篆斯金，乃镂斯玉。
群公盈门，执事有肃。愿言保之，永镇坤轴。

皇后降殿，《承安》：
规殿沉沉，叶气旼旼。明章妇顺，表正人伦。
蹑是左墄，暨于中庭。尚宫显相，罔有弗钦。

皇后受册宝，《成安》：
备物典册，乐之鼓钟。拜而受之，极其肃雍。
司言司宝，各以职从。行地有庆，与天无穷。

皇后升坐，《和安》：
容典既膺，壸仪既正。羽卫外列，扬颜中映。
如帝如天，以庄以靓。六宫承式，二南流咏。

内命妇入门，《惠安》：
《葛覃》节用，《樛木》逮下。形为嫔则，夙已心化。
兹临长秋，遂正诸夏。以庆以祈，百祥来迓。

外命妇入门，《咸安》：
硕人其颀，公侯之妻。翟茀以朝，象服是宜。
如星之共，溯月之辉。母仪既瞻，群心则夷。

皇后降坐，《徽安》：

窈窕淑女，备六服兮。陟降多仪，耸群目兮。
内治允备，阴教肃兮。宜君宜王，绥有福兮。

皇后归阁，《泰安》：
天监有周，是生太任。亦有太姒，嗣其徽音。
孰如两宫，慈爱相承！思齐之盛，复见于今。

淳熙十六年皇后册宝十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
乾位既正，坤斯顺承。日丽于天，月斯溯明。
惟帝受命，惟帝并登。黼扆尊临，典册是行。

册宝入门，《正安》：
乃协良辰，维春之宜。乃诏近弼，来汝相仪。
九门洞开，文物华辉。声诗载歌，于以侑之。

册宝出门，《正安》：
有玺范金，有册镂琼。汝使汝介，持节以行。
礼始文德，达于穆清，是恪是虔，依我和声。

皇帝降坐，《乾安》：
鼓钟喤喤，磬管锵锵。剑佩充庭，济济洋洋。
礼典告备，皇心乐康。于万斯年，受福无疆。

穆清殿受册宝，皇后出阁，《坤安》：
懿范柔容，如月斯辉。驾厥翟辂，被以袆衣。
九御从之，如云祁祁。典册是承，心焉肃祇。

册宝入门，《宜安》：
华榱璧珰，有馨椒殿。备物来陈，多仪式焕。
曰册曰宝，是刻是瑑。并举以行，皇矣懿典。

皇后降殿，《承安》：
袆褕盛服，有恪其容。是陟是降，相以尚宫。
金殿玉阶，聿来于中。展诗应律，载咏肃雍。

皇后受册宝，《成安》：
帝有显命，禀于亲慈。后德克承，拜而受之。
人伦既正，王化是基。亿载万年，永祚坤仪。

皇后升坐，《和安》：
帝庆三宫，膺受宝册。御于中闱，载欣载愓。
乃敷阴教，乃明《内则》。翼翼鱼贯，罔不承式。

内命妇入门，《惠安》：
掖庭颁官，于位有四。嘒彼小星，抚以德惠。
熙焉如春，育焉如地。庆礼聿成，靡弗咸喜。

外命妇入门，《咸安》：
鱼轩鼎来，象服是宜。班于内庭，率礼惟祇。
化以妇道，时惟母仪。是庆是类，于胥乐兮。

皇后降坐，《徽安》：
正位长秋，容典备矣。王假有家，人伦至矣。
俪极伣天，多受祉矣。螽螽螽斯，宜孙子矣。

皇后归阁，《泰安》：
维天佑宋，盛事相仍。崇号三宫，甫兹浃辰。
肇正中闱，缛礼载陈。邦家之庆，旷古无伦。

皇帝升坐，《乾安》：
乾健坤顺，群生首资。日常月升，四时叶熙。
帝嗣天历，后崇母仪，黼黻承晖，王化是基。

使副入门，《正安》：
嫖阙蝖蜎，璧门云龙。烈文维辅，翊奉有容。
典章烨明，彝度肃雍。蒇时缛仪，登于璇宫。

册宝出门，《正安》：
金晶丽辉，璧叶含春。赞夏之翼，绎虞之嫔。
乐序《韶》亮，礼文藻新。辟公相成，物采彬彬。

皇帝降坐，《乾安》：
帟旒云舒，金秀充庭。璇卫銮华，蒨佩垂綎。
皇容熙备，柔仪顺承。三宫齐欢，万福昭膺。

皇后出阁，《坤安》：
骖翟崇容，袆鞠陈衣。戾止兰殿，夙兴椒闱。
淑正宣华，粹明腾辉。钦若有承，嗣音之徽。

册宝入门，《宜安》：
袆帟流光，沙祥增衍。编玉镂德，螭金溢篆。
粹猷藻黼，徽文华显。二南声诗，于时昭阐。

皇后降殿，《承安》：
翚珩焕采，趋节风韶。陟降墄陛，奉将英瑶。
辟道承薰，嫔仪扬翘。是敬是祗，德音孔昭。

皇后受册宝，《成安》：
帝奉太室，后仪成之。帝养三宫，后志承之。
德如《关雎》，盛如《螽斯》。宜君宜王，百世本支。

皇后升坐，《和安》：
肃肃壶彝，雍雍阴教。险诐自防，警戒是效。
中闱端委，列御胥告。其思辅顺，永翼帝孝。

内命妇入门，《惠安》：
天子九嫔，王宫六寝。有烨令仪，载秩华品。
福履绥将，节用躬俭。矢其德音，于以来谂。

外命妇入门，《咸安》：
象服之文，《鹊巢》之风。化以妇道，觐于内宫。
采苹涧滨，采藻涧中。夙夜在公，赞彼累功。

皇后降坐，《和安》：
光佑晏宁，惠慈燕喜。寿仁并崇，家邦均祉。
懿文交举，壶册嗣美。维亿万年，爱敬惟似。

皇后归阁，《泰安》：

天心仁佑，坤德世昭。灼有慈范，著于累朝。
俭以赞虞，勤以承尧。是用则效，共励夙宵。

嘉泰三年皇后册宝十三首：

皇帝升坐，《乾安》：

茂建坤极，容典聿新。天命所赞，慈训是遵。
肃涓谷旦，躬御紫宸。鸿禧累福，骈赉翕臻。

使副入门，《正安》：

端门晓辟，瑞气云凝。有俨良辅，踵武造廷。
肃肃王命，是将是承。登册穆清，万岁永膺。

册宝出门，《正安》：

瑶册玉宝，烂然瑞辉。旁翼绛节，上承紫微。
璆鸣朝佩，徐出兽扉。登进坤极，益彰典徽。

皇帝降坐，《乾安》：

天临黼扆，云集弁缨。金石递奏，典礼备成。
玉趾缓步，龙驾翼行。言旋北极，永燕西清。

皇后出阁，《乾安》：

日薰椒屋，云霭璧门。有华瑞节，来自帝阍。
统天惟乾，合德者坤。我龙受之，福禄永繁。

册宝入门，《宜安》：

虹辉灿烂，云篆绸缪。绛节前导，瑞光上浮。
瑶阶玉扉，即集长秋。钦承天宠，永荷帝休。

皇后降殿，《承安》：

瑶殿清闳，玉墄坦夷。袆衣副珈，陟降不迟。
宝册聿至，载肃载祇。礼仪昭备，福履永绥。

皇后受册宝，《成安》：

日月临烛，乾坤覆持。明并二曜，德合两仪。

光媲宸极，共恢化基。膺受茂典，亿载永宜。

皇后升坐，《和安》：
宝玺瑶册，既祗既承。绣裀藻席，载跻载升。
柔仪肃穆，瑞命端凝。永膺多福，如川方增。

内命妇入门，《惠安》：
服焕盛仪，班分华致。九嫔妇职，六寝内治。
参差荇菜，求勤寤寐。烝然来思，相礼赞祭。

外命妇入门，《咸安》：
妇荣于室，通籍禁中。班列有次，车服有容。
佐我《关雎》，《鹊巢》之风。被之僮僮，曷不肃雍！

皇后降坐，《徽安》：
金石具举，典礼茂明。淑慎其止，遹观厥成。
琼琚微动，凤辇翼行。仪光媲极，德迈嫔京。

皇后归阁，《泰安》：
宝坐即兴，凤舆戒行。奏解严办，归燕邃清。
问安寿慈，奉斋宗祊。弥千万年，内助圣明。

嘉定十五年皇帝受“恭膺天命之宝”三首：
《恭膺天命》之曲，太簇宫：
我祖受命，恭膺于天。爰作玉宝，载祗载虔。
申锡无疆，神圣有传。昭兹兴运，于万斯年。

《旧疆来归》之曲，太簇宫：
于穆我皇，之德之纯。涵濡群生，矧我遗民。
运齐跨晋，轮贡效珍。土宇日辟，一视同仁。

《永清四海》之曲，太簇宫：
我祖我宗，德厚泽深。于皇继序，益单厥心。
天人协扶，一统有临。乾坤清夷，振古斯今。

册皇太子

至道元年册皇太子二首：

太子出入，《正安》：

主鬯之重，允属贤明。承华肇启，上嗣腾英。
礼修乐举，育德开荣。一人元良，万邦以宁。

群臣称贺，《正安》：

皇储既建，圣祚无疆。鸾旌列叙，鸡戟分行。
前星有烂，瑞日重光。际天接圣，温文允臧。

天禧三年册皇太子一首：

太子出入，《明安》：

明《离》之象，少阳之位。固邦为本，体天作贰。
仪范克温，礼章斯备。丕宣令猷，恭守宗器。

乾道元年册皇太子四首：

皇帝升坐，《乾安》：

宋受天命，圣绪无疆。惟怀永图，乃登元良。
涓选休辰，册书是将。黼坐天临，穆穆皇皇。

太子入门，《明安》：

于维皇储，玉润金声。体震之洊，重离之明。
册宝具举，环佩锵鸣。守器承祧，惟邦之荣。

太子出门，《明安》：

乐备既奏，和声冲融。玉简金书，翔鸾戏鸿。
下拜登受，旋于青宫。仪辰作贰，垂休无穷。

皇帝降坐，《乾安》：

我礼备成，我驾言旋。降坐而跸，奏鼓渊渊。
国本既定，保佑自天。克昌厥后，何千万年。

乾道七年册皇太子四首：

皇帝升坐，《乾安》：

建储以贤，辟宫于东。典册既备，筮占既从。

济济卿士，锵锵鼓钟。天子戾止，盛哉礼容。

太子入门，《明安》：

琱珉瑳瑳，篆金煌煌。对扬于庭，是承是将。

星重其晖，日重其光。观瞻以怿，国有元良。

太子出门，《明安》：

渊中象德，玉裕凝姿。进退周旋，有肃其仪。

既定国本，益隆庆基。燕及两宫，福禄如茨。

皇帝降坐，《乾安》：

储副豫定，器之公兮。册授孔时，礼之隆兮。

天步迟迟，旋九重兮。寿祉万年，德无穷兮。

嘉定二年册皇太子四首：

皇帝升坐：

于皇我宋，受命于天。升储主鬯，衍庆卜年。

典册告备，庭工载虔。万乘莅止，端冕邃延。

太子入门受册宝：

太极端御，少阳肃祇。珉简斯镂，衮服孔宜。

式奏备乐，乃陈盛仪。下拜登受，永言保之。

太子受册宝出门：

明两承曜，作贰宣猷。茂德金昭，令誉川流。

豫定厥本，永贻乃谋。三朝致养，问寝龙楼。

皇帝降坐：

震洊体象，我储明兮。涣扬显册，我礼成兮。

大驾言旋，警跸鸣兮。燕祉无疆，邦之荣兮。

皇子冠

宝祐二年皇子冠二十首：

皇帝将出文德殿，《隆安》：
于皇帝德，乃圣乃神。本支百世，立爱惟亲。
敬共冠事，以明人伦。承天右序，休命用申。

宾赞入门，《祗安》：
丰芑诒谋，建尔元子。揆礼仪年，筮宾敬事。
八音克谐，嘉宾至止。于以冠之，成其福履。

宾赞出门，《祗安》：
礼国之本，冠礼之始。宾升自西，维宾之位。
于著于阼，维子之义，厥惟钦哉，敬以从事。

皇帝降坐，《隆安》：
路寝辟门，黼坐恭己。群公在庭，所重维礼。
正心齐家，以燕翼子。于万斯年，王心载喜。
皇子初行：
有来振振，月重轮兮。瑜玉在佩，綦组明兮。
左徵右羽，德结旌兮。步中《采荠》，矩矱循兮。
宾赞入门：
我有嘉宾，直大以方。亦既至止，厥德用光。
冠而字之，厥义孔彰。表里纯备，黄耇无疆。
皇子诣受制位：
吉圭休成，其日南至。天子有诏，冠尔皇嗣。
为国之本，隆邦之礼。拜而受之，式共敬止。
皇子升东阶：
兹惟阼阶，厥义有在。历阶而升，敬谨将冠。
经训昭昭，邦仪粲粲。正纚宾筵，寿考未艾。
皇子升筵：
秩秩宾筵，笾豆孔嘉。帝子至止，衿缨振华。

周旋陟降，礼行三加。成人有德，匪骄匪奢。

初加：

帝子惟贤，懋昭厥德。跪冠于房，玄冠有特。

鼓钟喤喤，威仪抑抑。百礼既洽，祚我王国。

初醮：

有宾在筵，有尊在户。磬管将将，醮礼时举。

跪觞祝辞，以永燕誉。宝祚万年，磐石巩固。

再冠：

复爻肇祥，震维标德。乃共皮弁，其仪不忒。

体正色齐，维民之则。璇霄眷佑，国寿箕翼。

再醮：

冠醮之义，匪酬匪酌。于户之西，敬共以恪。

金石相宣，冠醮相错。帝祉之受，施及家国。

三加：

善颂善祷，三加弥尊。爵弁峨峨，介珪温温。

阳德方长，成德允存。燕及君亲，厥祉孔蕃。

三醮：

席于宾阶，礼义以兴。受爵执爵，多福以膺。

匪惟服加，德加愈升。匪惟德加，寿加愈增。

皇子降：

命服煌煌，跬步中度。庆辑皇闱，化行海宇。

礼具乐成，惕若戒惧。宝璐厥躬，有秩斯祜。

朝谒皇帝将出：

皇王烝哉，令闻不已！燕翼有谋，冠醮有礼。

百僚在庭，遹相厥事。颂声所同，嘉受帝祉。

皇子再拜：

青社分封，前星启焰。繁弱绥章，厥光莫掩。

容称其德，蓄学之验。芳誉敷华，大圭无玷。

皇子退：

玄衮黼裳，垂徽永世。勉勉成德，是在元子。

胙土南宾，厥旨孔懿。充一忠字，作百无愧。

皇帝降坐：

爱始于亲，圣尽伦兮。元子冠字，邦礼成兮。

天步舒徐，皇心宁兮。家人之吉，亿万春兮。

乡饮酒

淳化乡饮酒三十三章：

鹿鸣呦呦，命侣与俦。宴乐嘉宾，既献且酬。

献酬有序，休祉无疆。展矣君子，邦家之光。

鹿鸣呦呦，在彼中林。宴乐嘉宾，式昭德音。

德音愔愔，既乐且湛。允矣君子，宾慰我心。

鹿鸣呦呦，在彼高冈。宴乐嘉宾，吹笙鼓簧。

币帛戋戋，礼仪跄跄。乐只君子，利用宾王。

鹿鸣相呼，聚泽之蒲。我乐嘉宾，鼓瑟吹竽。

我命旨酒，以燕以娱。何以赠之？玄纁粲如。

鹿鸣相邀，聚场之苗。我美嘉宾，令名孔昭。

我命旨酒，以歌以谣。何以置之？大君之朝。

鹿鸣相应，聚山之荆。我燕嘉宾，鼓簧吹笙。

我命旨酒，以逢以迎。何以荐之？扬于王庭。

右《鹿鸣》六章，章八句。

瞻彼南陔，时物嘉良。有泉清泚，有兰馨香。

晨饮是汲，夕膳是尝。慈颜未悦，我心靡遑。

嬉嬉南陔，眷眷慈颜。和气怡色，奉甘与鲜。

事亲是宜，事君是思。虔勖忠孝，邦家之基。

右《南陔》二章，章八句。

洋洋嘉鱼，伫以美罛。君子有道，嘉宾式燕以娱。

洋洋嘉鱼，伫以芳罟。君子有德，嘉宾式歌且舞。

我有宫沼，龟龙扰之。君子有礼，嘉宾式贵表之。

我有宫薮，麟凤来思。君子有乐，嘉宾式慰勤思。

相彼嘉鱼，爰纵之壑。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乐。
相彼嘉鱼，在汉之梁。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康。
森森乔木，美蔓萦之。我有旨酒，嘉宾式燕宜之。
喈喈黄鸟，载飞载止。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且喜。
右《嘉鱼》八章，章四句。

崇丘峨峨，动植斯属。高既自遂，大亦自足。
和风斯扇，膏雨斯沐。我仁如天，以亭以育。
崇丘巍巍，动植其依。高大之性，各极尔宜。
王道坦坦，皇猷熙熙。仁寿之域，烝民允跻。
右《崇丘》二章，章八句。

关雎于飞，洲渚之湄。自家刑国，乐且有仪。
郁郁芳兰，幽人撷之。温温恭人，哲后求之。
求之无斁，寤寐所属。罄尔一心，受天百禄。
郁郁芳兰，雨露滋之。温温恭人，圭组縻之。
郁郁芒兰，佩服珍之。温温恭人，福履绥之。
关雎跄跄，集水之央。好求贤辅，同扬德光。
苹蘩芳滋，同谁掇之。愿言贤德，靡日不思。
偶其贤德，辅成已职。永配玉音，服之无斁。
洁其粢盛，中心匪宁。荐于宗庙，助君德馨。
贤淑来思，人之表仪。风化天下，何乐如之！
右《关雎》十章，章四句。

彼鹊成巢，尔类攸处。之子有归，琼瑶是祖。
彼鹊成巢，尔类攸匹。之子有行，锦绣是饰。
彼鹊成巢，尔类攸共。之子有从，兰荪是奉。
伊鹊成巢，珍禽戾止。婉彼佳人，配于君子。
伊鹊营巢，珍禽攸处。内助贤侯，弼于明主。
伊鹊营巢，珍禽辑睦。均养嘉雏，致于蕃育。
右《鹊巢》六章，章四句。

闻喜宴

大观闻喜宴六首：

状元以下入门，《正安》：

多士济济，于彼西雍。钦肃威仪，亦有斯容。
烝然来思，自西自东。天畀尔禄，惟王其崇。

初举酒，《宾兴贤能》：

明明天子，率由旧章。思乐泮水，光于四方。
薄采其芹，用宾于王。我有好爵，置彼周行。

再酌，《于乐辟雍》：

乐只君子，式燕又思。服其命服，摄以威仪。
钟鼓既设，一朝酬之。德音是茂，邦家之基。

三酌，《乐育英才》：

圣谟洋洋，纲纪四方。烝我髦士，观国之光。
遐不作人，而邦其昌。以燕天子，万寿无疆。

四酌，《乐且有仪》：

我求懿德，烝然来思。笾豆静嘉，式燕绥之。
温温其恭，莫不令仪。追琢其章，髦士攸宜。

五酌，《正安》：

思皇多士，扬于王庭。钟鼓乐之，肃邕和鸣。
威仪抑抑，既安且宁。天子万寿，永观厥成。

鹿鸣宴

政和鹿鸣宴五首：

初酌酒，《正安》：

思乐泮水，承流辟雍。思皇多士，贲然来从。
邕邕济济，四方攸同。登于天府，维王是崇。

再酌，《乐育人才》：

钟鼓皇皇，磬管锵锵。登降维时，利用宾王。
髦士攸宜，邦家之光。媚于天子，事举言扬。

三酌，《贤贤好德》：
鸣鹿呦呦，载弁俅俅。烝然来思，旨酒思柔。
之子言迈，泮涣尔游。于彼西雍，对扬王休。

四酌，《烝我髦士》：
首善京师，灼于四方。烝我髦士，金玉其相。
饮酒乐曲，吹笙鼓簧。勉戒徒御，观国之光。

五酌，《利用宾王》：
遐不作人，天下喜乐。何以况之？鸢飞鱼跃。
既劝之驾，献酬交错。利用宾王，縻以好爵。

第十五章　《宋史》音乐志　十五　解评

（原《宋史》卷一百四十　志第九十三　乐十五）

（鼓吹上）

［**原文**］

鼓吹者，军乐也。昔黄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凯歌，以建威武、扬德风、厉士讽敌。其曲有《灵夔竞》、《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名，《周官》所谓“师有功则凯歌”者也。汉有《朱鹭》等十八曲，短箫铙歌序战伐之事，黄门鼓吹为享宴所用，又有骑吹二曲。说者谓列于殿庭者为鼓吹，从行者为骑吹。魏、晋而下，莫不沿尚，始有鼓吹之名。江左太常有鼓吹之乐，梁用十二曲，陈二十四曲，后周亦十五曲。唐制，大驾、法驾、小驾及一品而下皆有焉。

宋初因之，车驾前后部用金钲、节鼓、掆鼓、大鼓、小鼓、铙

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觱栗、桃皮觱栗、箫、笳、笛，歌《导引》一曲。又皇太子及一品至三品，皆有本品鼓吹。凡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人为五引，司徒六十四人，开封牧、太常卿、御史大夫、兵部尚书各二十三人。法驾三分减一，用七百六十一人为引，开封牧、御史大夫各一十六人。小驾用八百一十六人。太常鼓吹署乐工数少，每大礼，皆取之于诸军。一品已下丧葬则给之，亦取于诸军。又大礼，车驾宿斋所止，夜设警场，用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奏严用金钲、大角、大鼓，乐用大小横吹、觱栗、箫、笳、笛，角手取于近畿（jìn jī）[①]诸州，乐工亦取于军中，或追府县乐工备数。歌《六州》、《十二时》，每更三奏之。大中祥符六年，以其烦扰，诏罢追集，悉以禁兵充，常隶太常阅集。七年，亲享太庙，登歌始作，闻庙外奏严，遂诏：行礼之次，权罢严警；礼毕，仍复故。凡祀前一日，上御青城门观奏严。若车驾巡幸，则夜奏于行宫前，人数减于大礼，凡用八百八十人。真宗崇奉圣祖，亦设仪卫，别作导引曲，今附之。

《两朝志》云："大驾千七百九十三人，法驾千三百五人，小驾千三十四人，人数多于前。銮驾九百二十五人。迎奉祖宗御容或神主祔庙，用小銮驾三百二十五人，上宗庙谥册二百人，其曲即随时更制。"

自天圣已来，帝郊祀、躬耕籍田，皇太后恭谢宗庙，悉用正宫《降仙台》、《导引》、《六州》、《十二时》，凡四曲。景祐二年，郊祀减《导引》第二曲，增《奉禋歌》。初，李照等撰警严曲，请以《振容》为名，帝以其义无取，故更曰《奉禋》。其后祫享太庙亦用之。大享明堂用黄钟宫，增《合宫歌》。凡山陵导引灵驾，章献、章懿皇后用正平调，仁宗用黄钟羽，增《昭陵歌》。神主还宫，用大石调，增《虞神歌》。凡迎奉祖宗御容赴宫观、寺院并神主祔庙，悉用正宫，惟仁宗御容赴景灵宫改用道调，皆止一曲。

皇祐中大飨明堂，帝谓辅臣曰："明堂直端门，而致斋于内，奏严于外，恐失靖恭之意。"诏礼官议之，咸言："警场本古之鼜鼓，所谓夜戒守鼓者也。王者师行、吉行皆用之。今乘舆宿斋，本缘祀事，则警场亦因以警众，非徒取观听之盛，恐不可废。若以奏

严之音去明堂近，则请列于宣德门百步之外，俟行礼时，罢奏一严，亦足以称虔恭之意。”帝曰：“既不可废，则祀前一夕迩于接神，宜罢之。”

熙宁中，亲祠南郊，曲五奏，正宫《导引》、《奉禋》、《降仙台》；祠明堂，曲四奏，黄钟宫《导引》、《合宫歌》：皆以《六州》、《十二时》。永厚陵导引、警场及神主还宫，皆四曲，虞主祔庙、奉安慈圣光献皇后山陵亦如之。诸后告迁、升祔、上仁宗、英宗徽号，迎太一宫神像，亦以一曲导引，率因事随时定所属宫调，以律和之。

元丰中，言者以鼓吹害雅乐，欲调治之，令与正声相得。杨杰言：“正乐者，先王之德音，所以感召和气、格降上神、移变风俗，而鼓吹者，军旅之乐耳。盖鼓角横吹，起于西域，圣人存四夷之乐，所以一天下也；存军旅之乐，示不忘武备也。‘鞮鞻氏（dī lóu shì）[②]掌夷乐与其声歌，祭祀则龡而歌之，燕亦如之。’今大祀，车驾所在，则鼓吹与武严之乐陈于门而更奏之，以备警严。大朝会则鼓吹列于宫架之外，其器既异先代之器，而施设概与正乐不同。国初以来，奏大乐则鼓吹备而不作，同名为乐，而用实异。虽其音声间有符合，而宫调称谓不可淆混。故大乐以十二律吕名之，鼓吹之乐则曰正宫之类而已。乾德中，设鼓吹十二案，制毡床十二，为熊罴腾倚之状。每案设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箫、笳各二。又有叉手笛，名曰拱宸管，考验皆与雅音相应，列于宫悬之籍，编之令式。若以律吕变易夷部宫调，则名混同而乐相紊乱矣。”遂不复行。

元符三年七月，学士院奏：“太常寺鼓吹局应奉大行皇帝山陵卤簿、鼓吹、仪仗，并严更、警场歌词乐章，依例撰成。灵驾发引至陵所，仙吕调《导引》等九首，已令乐工协比声律。”从之。

政和七年三月，议礼局言：“古者，铙歌、鼓吹曲各易其名，以纪功烈。今所设鼓吹，唯备警卫而已，未有铙歌之曲，非所以彰休德、扬伟绩也。乞诏儒臣讨论撰述，因事命名，审协声律，播之鼓吹，俾工师习之。凡王师大献则令鼓吹具奏，以耸群听。”从之。十二月，诏《六州》改名《崇明祀》，《十二时》改名《称吉礼》，《导引》改名《熙事备成》，六引内者，设而不作。

绍兴十六年，臣僚言："国家大飨、乘舆斋宿必设警场，肃仪卫而严祀事。乐工隶太常，歌词备三叠，累朝以来皆用之。比者郊庙行事，率代以钲、鼓，取诸殿司。夫军旅、祭祀，事既异，宜乐声清浊，用以殊尚。钲、鼓、鸣角列于卤簿中，所以示观德之盛，宜诏有司更制，兼籍鼓吹乐工以时阅习，遇熙事[③]出而用之。"有司请下军器所造节鼓一，奏严鼓一百二十，鸣角亦如之，金钲二十有四。太常前后部振作通用一千八百五十七人，而鼓吹益盛。

孝宗隆兴二年，兵部言："奉明诏，大礼乘舆服御，除玉辂、平辇等外，所用人数并从省约。内鼓吹合用八百四十一人，止用五百八十八人；警场合用二百七十五人，止用一百三十人。"淳熙中大阅，帝自祥曦殿戎服而出，皇太子、亲王、执政以下并从，诸将皆介胄（jiè zhòu）[④]乘马导驾，军器分卫前后，奏随军鼓管大乐。上寻易金甲，乘马升将台，殿帅举黄旗，诸军呼拜，奏发严，中军鸣角。马步簇队，连三鼓。至四鼓，举白旗，中军鼓声旗应，乃变方阵。别高一鼓，马步军出阵。别高一鼓，各归部队。五鼓举黄旗，变员阵。又鼓，举赤旗，变锐阵；青旗变直阵。收鼓讫，一金止，重鼓鸣角，簇队放教。此其凡也。

[注释]

①近畿：音 jìn jī，谓京城附近地区。宋曾巩《福州上执政书》："或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孙犁《秀露集·耕堂读书记（四）》："申饬的口气还缓和，但点了近畿北五省，及书肆最多江浙地方。" ②鞮鞻氏：音 dī lóu shì，古代掌管少数民族歌舞的乐官名。《周礼·春官·鞮鞻氏》："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 ③熙事：音 xī shì，吉祥的事。熙，通"禧"。《汉书·礼乐志》："忽乘青玄，熙事备成。"颜师古注："福熙之事皆备成也。熙与禧同。" ④介胄：音 jiè zhòu，铠甲和头盔。《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愬。"

[要义精译]

鼓吹是军乐。从前黄帝在涿鹿之战中获胜，令岐伯作凯旋之歌，用以树立军威、宣扬德风、激励战士、劝谕敌兵。（刘注：黄帝在涿鹿与蚩尤作战，吹起角

管助威，士气高涨，一举打败蚩尤，这是军号的起源。请参看刘蓝《音乐漫话》。）所作的曲子有《灵夔竞》、《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等名目，这就是《周官》中所说“师有功则凯歌”的实例。汉代有《朱鹭》等十八曲，短箫铙歌表现攻战之事，黄门鼓吹为宴会演奏。又有“骑吹”与“鼓吹”两种，在宫殿演奏的叫作“鼓吹”，随队而行演奏的叫“骑吹”。魏、晋以后，全都沿用这种作法，于是有了“鼓吹”的名目。东晋太常寺有鼓吹之乐，梁采用十二曲，陈采用二十四曲，后周也有十五曲。唐代的制度是：大驾、法驾、小驾以及一品官员以下皆有鼓吹之乐。

宋代初年沿用，在车驾前后部用金钲、节鼓、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觱篥、桃皮觱篥、箫、笳、笛等，歌《导引》一首。此外，皇太子以及一至三品官员都有本品鼓吹。大驾总共有一千五百三十人，为五队。司徒六十四人，开封牧、太常卿、御史大夫、兵部尚书各二十三人。法驾规模是大驾的三分之二，有七百六十一人，为二队。开封牧、御史大夫各十六人。小驾用八百一十六人。因为太常鼓吹署的乐工人数少，每当有重大的典礼，都从军队中调用。一品以下官员的丧葬之礼也用乐，同样也从军队中调用乐工。此外，举行重大典礼，皇帝车驾住宿和进食的所在地，夜里设警卫、用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奏警示乐用金钲、大角、大鼓，奏乐用大小横吹、觱篥、箫、笳、笛。奏角的乐工从近京都的各州征用。奏乐的乐工也在军队中调用，或征集府县的乐工达到足额。歌《六州》、《十二时》，每更奏三遍。大中祥符六年，因为这套作法麻烦而且扰民，下诏不再从民间征调乐工，全都由都城禁兵充当，隶属于太常寺，由其召集并训练。七年，皇帝亲祭太庙，登歌开始，听见庙外奏严，于是下诏：行礼之时，暂罢奏严；礼毕，再恢复。在典礼前一天，皇帝登青城门观奏严。如车驾出行，就在行宫前奏严，人数比行正式典礼时少。共有八百八十人。真宗遵奉圣祖，另作导引曲，现附录。

《两朝志》说：“大驾一千七百九十三人，法驾一千三百零五人，小驾一千零三十四人，人数多于前。銮驾九百二十五人。迎接供奉祖先的画像或牌位到庙，用小銮驾三百二十五人，上宗庙谥册则二百人，所用的曲子随时更换制作。”

自从天圣年间以来，皇帝在举行郊祀、亲耕籍田之礼，皇太后答谢宗庙，都采用正宫《降仙台》、《导引》、《六州》、《十二时》，等四曲。景祐二年，郊祀礼取消《导引》第二曲，增加《奉禋歌》。从前，李照等人撰写警严曲，奏请命

名为《振容》，皇帝认为其意无取，改名为《奉禋》。以后祭太庙也用此曲。正式祭明堂时用黄钟宫，增加《合宫歌》。凡在皇陵导引灵驾，章献、章懿皇后用正平调，仁宗用黄钟羽调，增加《昭陵歌》；神主牌位还宫，用大石调，增加《虞神歌》。凡是迎接祖宗的画像前往宫或观、寺院，以及前往神主庙，都用正宫调，只有迎接仁宗画像往景灵宫改用道调，只奏一曲。

皇祐年间大飨明堂时，皇帝对大臣们说："明堂正对端门，但在里面饮宴，在外面奏严，这恐怕与和平恭敬之意不合。"诏令礼官讨论，都说："戒严清场源自古代鼜鼓，就是夜里戒严守鼓。君主的军队出行、仪礼皆如此。现在皇帝车驾住宿进食，源自祭祀，所以戒严清场，警示众人，并非仅为了表现天子盛德，故不应废除。如果奏严的声音距明堂太近，那就请列在宣德门百步以外，行礼时停止一次严曲。"皇帝说："既然不能废除，那么在祭祀的前一天，迎神已经很近，应停止奏严曲。"

熙宁年间，皇帝亲祀南郊，奏五曲，用正宫《导引》、《奉禋》、《降仙台》；祭祀明堂，奏四曲，用黄钟宫《导引》、《合宫歌》，都是《六州》、《十二时》。永厚陵导引、警场及神主牌位还宫，都是四曲，虞主入庙合祭，慈圣光献皇后入葬陵墓亦如此。诸皇后告迁、合祭，上仁宗、英宗徽号，迎太一宫神像，也用一曲导引，皆根据某事确定所属宫调，以音律配合。

元丰年间，有人上书认为鼓吹妨害雅乐，要进行改造，使它与正声相合。杨杰说："正乐是先王德音，以召唤祥和之气，请天神降临、改变风俗，而鼓吹是军旅之乐。鼓、角、横吹，起源于西域。圣人存四夷之乐，表示统一天下；保存军乐，表示不忘武备。'鞮鞻氏掌夷乐及其声歌，祭祀演奏歌唱，宴会亦如此。'现在最隆重的祭祀，皇帝车驾亲临，鼓吹与军乐陈列在门庭轮番演奏，作警备戒严。大朝会时，鼓吹列于宫殿之外，乐器与前代不同，其他设施也与正乐不同。本朝开国以来奏大乐时，鼓吹列而不奏，乐名相同，实质相异。虽然两者的音与声偶然相合，但宫调称谓不可混淆。所以大乐以十二律吕为名，鼓吹乐则称正宫之类而已。乾德年间，设鼓吹十二案，制作毡床十二具，作熊罴奔腾、蹲伏之状。每个案台设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箫、笳各两只，还有叉手笛，叫作拱宸管，经过研究，都与雅乐相应，列为宫廷制度，成为固定模式。如果用律吕改变夷部乐的宫调，不但名称混同而且乐曲也紊乱了。"于是不再实行。

元符三年七月，学士院奏称："太常寺鼓吹局应奉大行皇帝山陵卤簿、鼓吹、

仪仗，同时戒严更鼓、警场歌词乐章，依例撰制而成。灵驾出发至陵墓，仙吕调《导引》等九首，已指令乐工谱曲。”诏令准许。

政和七年三月，议礼局奏称：“古时候，铙歌、鼓吹曲都曾改名称，用以纪念大功。现在所设鼓吹，只用作警备，没有铙歌之曲，不适于弘扬美德、宣传伟绩。请诏令儒臣讨论，根据事迹确定名称，并谐和声律，用于鼓吹，命乐工熟习。每当军队大捷就演奏，以便众人耳目警省。”诏令准许。十二月，下诏《六州》改名《崇明祀》，《十二时》改名《称吉礼》，《导引》改名《熙事备成》，六引之中，设而不作。

绍兴十六年，有官员奏称：“国家大飨，车驾食宿时一定设戒严场，使礼仪严肃、庄重。乐工属太常寺，歌词有三番，历朝皆同。近来，郊庙祭祀，大多用钲、鼓，在太常寺取用。军旅与祭祀，是两件不同的大事；乐声也有清有浊，差别很大。将钲、鼓、鸣角列于卤簿之中，用以表现美德，诏令有关部门另外制作，还要组织乐工时常练习，有吉庆之事就使用。”主管部门请求诏令造节鼓一面，奏严鼓一百二十面，鸣角的规格与此相同，金钲二十四。太常前后部合计一千八百五十七人，于是鼓吹更盛大了。

孝宗隆兴二年，兵部奏称：“遵诏令，大礼时皇帝的仪仗，除玉辂、平辇外，所用的人数要减省。其中鼓吹八百四十一人，只用五百八十八人；警场二百七十五人，只用一百三十人。”淳熙年间大阅兵，皇帝从祥曦殿着军装出，皇太子、亲王、丞相以下官员都随从，诸将都全副武装导引车驾，士兵护卫前后，演奏随军鼓、管等大乐。皇帝改金甲胄，乘马登上将台，殿帅举黄旗，各军齐呼拜礼，军乐奏戒严曲，中军吹号角。骑兵、步兵联合演练，齐发三通鼓。至第四通鼓时，殿帅举白旗，中军擂鼓举旗，于是变为方阵；单击一通鼓，骑兵步兵出阵；又单击一通鼓，各归本队；齐发五通鼓时举黄旗，变为圆阵；再击鼓，举红旗，变为尖阵；举青旗时，变为直阵；击鼓止，鸣金；再鼓，鸣角；队伍以此演练。这就是鼓乐的情况。

［**原文**］

开宝元年南郊三首：

《导引》

气和玉烛，睿化著鸿明，缇管一阳生。郊禋盛礼燔柴毕，旋轸

凤凰城。森罗仪卫振华缨，载路溢欢声。皇图大业超前古，垂象泰阶平。

岁时丰衍，九土乐升平，睹寰海澄清。道高尧、舜垂衣治，日月并文明。《嘉禾》、《甘露》登歌荐，云物焕祥经。兢兢惕惕持谦德，未许禅云、亭。

《六州》

严夜警，铜莲漏迟迟。清禁肃，森陛戟，羽卫俨皇闱。角声励，钲鼓攸宜。金管成雅奏，逐吹逶迤。荐苍璧，郊祀神祇，属景运纯禧。京坻丰衍，群材乐育，诸侯述职，盛德服蛮夷。

殊祥萃，九苞丹凤来仪。膏露降，和气洽，三秀焕灵芝。鸿猷播，史册相辉。

张四维，卜世永固丕基。敷玄化，荡荡无为，合尧、舜文思。混并寰宇，休牛归马，销金偃革，蹈咏庆昌期。

《十二时》

承宝运，驯致隆平，鸿庆被寰瀛。时清俗阜，治定功成，遐迩咏《由庚》。严郊祀，文物声明。会天正，星拱奏严更，布羽仪簪缨。宸心虔洁，明德播惟馨。动苍冥，神降享精诚。

燔柴半，万乘移天仗，肃銮辂旋衡。千官云拥，群后葵倾，玉帛旅明庭。《韶》、《濩》荐，金奏谐声，集休亨。皇泽浃黎庶，普率洽恩荣。仰钦元后，睿圣贯三灵。万邦宁，景贶福千龄。

真宗封禅四首：

《导引》

民康俗阜，万国乐升平，庆海晏河清。唐尧、虞舜垂衣化，讵比我皇明！九天宝命垂丕贶，云物效祥英。星罗羽卫登乔岳，亲告禅云、亭。汾阴云："星罗羽卫临汾曲，亲享答资生。"

我皇垂拱，惠化洽文明，盛礼庆重行。登封、降禅燔柴毕，汾阴云："告虔脽上皇仪毕。"天仗入神京。云雷布泽遍寰瀛，遐迩振欢声。巍巍圣寿南山固，千载贺承平。

《六州》

良夜永，玉漏正迟迟。丹禁肃，周庐列，羽卫绕皇闱。严鼓动，画角声齐。金管飘雅韵，远逐轻飔。荐嘉玉，躬祀神祇，祈福为黔黎。升中盛礼，增高益厚，登封检玉，《时迈》合《周诗》。汾阴云："方丘盛礼，精严越古，陈牲检玉，《时迈》展鸿仪。"

玄文锡，庆云五色相随。甘露降，醴泉涌，汾阴云："嘉禾合。"三秀发灵芝。皇猷播，史册光辉。受鸿禧，万年永固丕基。吾君德，荡荡巍巍，迈尧、舜文思。从今寰宇，休牛归马，耕田凿井，鼓腹乐昌期。

《十二时》

圣明代，海县澄清，惠化洽寰瀛。时康岁足，治定武成，遐迩贺升平。嘉坛上，昭事神灵。荐明诚，报本禅云、亭，汾阴云："蠲洁答鸿宁。"俎豆列牺牲。宸心蠲洁，明德荐惟馨。纪鸿名，千载播天声。

燔柴毕，汾阴云："亲祀毕。"云罕回仙仗，庆銮辂还京。八神扈跸，四隩来庭，嘉气覆重城。殊常礼，旷古难行，遇文明。仁恩苏品汇，沛泽被簪缨。祥符锡祚，武库永销兵。育群生，景运保千龄。

告庙《导引》

明明我后，至德合高穹，祗翼励精衷。上真紫殿回飙驭，示圣胄延鸿。躬承宝训表钦崇，庆泽布寰中。告虔备物朝清庙，荷景福来同。

奉祀太清宫三首：

《导引》

穹旻锡祐，盛德日章明，见地平天成。垂衣恭己干戈偃，亿载祐黎氓。羽旄饰驾当春候，款谒届殊庭。精衷昭感膺多福，夷夏保咸宁。

圣君御宇，祗翼奉三灵，已偃革休兵。区中海外鸿禧浃，恭馆励虔诚。九斿七萃著声明，傒后徇舆情。丕图宝绪承繁祉，率土仰隆平。

《六州》

千载运，宝业正遐昌。钦至道，崇明祀，盛礼迈前王。銮辂动，万骑腾骧。驰道纷彩仗，瑞日煌煌。奉秘检，玉羽群翔，非雾满康庄。躬朝真馆，齐心绎思，顺风俯拜，奠酒爇萧芗。

精衷达，飙轮降格昭彰。回羽旆，驻雕辇，旧地访睢阳。享清庙，孝德辉光。届灵场，星罗万国珪璋。陈牲币，金石锵洋，景福降穰穰。垂衣法坐，恩覃群品，庆均海宇，圣寿保无疆。

《十二时》

乾坤泰，帝寿遐昌，宇县乐平康。真游降格，宝诲昭彰，宸跸造仙乡。崇妙道，精意齐庄。款灵场，洁豆荐芬芳，备乐奏铿锵。犹龙垂裕，千古播休光。极褒扬，明号洽徽章。

朝修展，春豫谐民望，睹文物煌煌。言旋羽卫，肃设坛场，报本达萧芗。申严祀，礼备烝尝，答穹苍。纯禧沾品汇，庆赉浃穷荒。封人献寿，德化掩陶唐。保绵长，锡祐永无疆。

亳州回诣玉清昭应宫一首：

《导引》

秘文镂玉，金阁奉安时，旌盖俨仙仪。珠旒俯拜陈章奏，精意达希夷。卿云郁郁曜晨曦，玉羽拂华枝。灵心报贶垂繁祉，宝祚永隆熙。

亲享太庙一首：

《导引》

躬朝太室，列圣大功宣，彩仗耀甘泉。秘文升辂空歌发，一路覆祥烟。珠旒荐献极精虔，列侍俨貂蝉。穰穰降福均寰宇，垂拱万斯年。

南郊恭谢三首：

《导引》

重熙累盛，睿化畅真风，尊祖奉高穹。林籥彩仗明初日，瑞气满晴空。玉銮徐动出环宫，虔巩罄宸衷。礼成均庆人神悦，圣寿保

无穷。

《六州》

承天统，圣主应昌辰。宝箓降，飙游至，瑞命庆惟新。崇大号，仰奉高真。献岁当初吉，天下皆春。谒秘宇，藻卫星陈，芗霭极纷纶。琼编焜耀，仙衣绛缕，垂旒俯拜，荐献礼惟寅。

芬芳备，精衷上达穹旻。尊道祖，享清庙，助祭万方臻。升泰畤，缛典弥文。侍群臣，汉庭儒雅彬彬。烟飞火举，毕严禋，天地降氤氲。高临华阙，恩覃动植，庆延宗社，圣寿比灵椿。

《十二时》

亨嘉会，万宇欢康，圣化迈陶唐。元符锡命，天鉴昭彰，徽号奉琳房。陈缛礼，献岁惟良。耀旂章，翠辇驻仙乡，睿意极齐庄。仙衣渥彩，玉册共荧煌。荐芬芳，飙驭降灵场。

回云罕，尊祖趋仙宇，金石韵锵洋。聿朝清庙，躬奠瑶觞，报本国之阳。执笾豆，列侍貂珰，对穹苍。洪恩霈夷夏，大庆浃家邦。垂衣紫极，圣寿保遐昌。集祺祥，地久与天长。

天书《导引》七首：

诣泰山

我皇缵位，覆焘合穹旻，秘箓示灵文。齐居紫殿膺玄贶，降宝命氤氲。奉符让德事严禋，检玉陟天孙。垂鸿纪号光前古，迈八九为君。汾阴云：“后祇坤德宅河、汾，瘗玉考前闻。垂休纪绩超唐、汉，光监格鸿勋。”

灵台偃武，书轨庆同文，奄六合居尊。圆穹锡命垂真箓，清晓降金门。升中报本禅云云，汾阴云：“方丘报本务精勤。”严祀事惟寅。无为致治臻清净，见反朴还淳。

诣太清宫

宝图熙盛，登格圣功全，瑞命集灵篇。钦修祀典成明察，道祖降云軿。赖乡真馆宅真仙，朝谒帝心虔。尊崇教父膺鸿福，绵亘万斯年。

犹龙胜境，真宇俨灵姿，肃谒展皇仪。宝符先路，嘉祥应，云

物焕金枝。纷纭紫节间黄麾，藻卫极葳蕤。高穹报贶延休祉，仁寿协昌期。

诣玉清昭应宫

紫霄金阙，重叠降元符，亿兆祚皇图。云章焜耀传温玉，宝辂起清都。奉迎彩仗溢天衢，观者竞欢呼。明君钦翼承鸿荫，亿载御中区。

宝符锡祚，庆寿命惟新，俄降格飙轮。巍巍帝德增虔奉，懿号荐穹旻。精齐秘馆奉严禋，文物耀昌辰。升烟太一修郊报，鸿祉介烝民。

诣南郊

圣神缵绪，赫奕帝图昌，宝录降穹苍。宸心励翼修郊报，彩仗列康庄。祥烟瑞霭杂天香，管磬发声长。升坛礼毕膺繁祉，睿算保无疆。

建安军迎奉圣像《导引》四首：

玉皇大帝

太霄玉帝，总御冠灵真，威德耸天人。宝文瑞命符皇运，绵远庆维新。洞开霞馆法虚晨，八景降飙轮。含生普洽空鸿福，圣寿比仙椿。

圣祖天尊

至真降鉴，飙驭下皇闱，清漏正依依。范金肖像申严奉，仙馆壮翚飞。万灵拱卫瑞烟披，岸柳映黄麾。九清祚圣鸿基永，尧德更巍巍。

太祖皇帝

元符锡命，祗受庆诚明，恭馆法三清。开基盛烈垂无极，金像俨天成。奉迎霞布甘泉仗，箫瑟振和声。灵辰协吉鸿仪毕，万国保隆平。

太宗皇帝

膺乾抚运，垂庆洽重熙，元圣嗣鸿基。发挥宝绪灵仙降，感吉梦先期。良金璀璨范真仪，精意答蕃厘。閟宫神馆崇严配，万祀播葳蕤。

圣像赴玉清昭应宫《导引》四首：

玉皇大帝

先天气祖，魄宝御中宸，列位冠高真。绿符锡瑞昭元圣，宝历亘千春。琳宫壮丽从严闉，璇碧照龙津。珍金铸像灵仪睟，集福庇烝民。

圣祖天尊

仙宗灵祖，御气降中宸，孚宥庆惟新。国工镕范成金像，仪炳动威神。玉虚圣境绝纤尘，欢抃洽群伦。导迎云驾归琳馆，恭肃奉高真。

太祖皇帝

石文应瑞，真主御寰瀛，慈俭抚群生。巍巍威德超千古，大业保盈成。神皋福地开恭馆，灵贶日昭明。铸金九牧天仪睟，绀殿矗千楹。

太宗皇帝

乘云英圣，千载仰皇灵，垂法蔼朝经。禹金镕范肖仪刑，日角焕珠庭。琳宫翠殿凤文屏，迎奉庆安宁。孝思瞻谒荐惟馨，诚悫贯青冥。

奉宝册《导引》三首：

玉清昭应宫

太霄垂佑，绵宇洽祺祥，祕检焕云章。宸心虔奉崇徽号，茂典迈前王。霞明藻卫列通庄，宝册奉琳房。都人震抃腾谣颂，亿载保欢康。

景灵宫

明明道祖，金阙冠仙真，清禁降飙轮。遥源始悟垂鸿庆，亿兆耸群伦。虔崇徽号盛仪陈，宝册奉良辰。邦家亿载蒙繁祉，圣寿保无垠。

太庙

祖宗垂佑，亨会协重熙，德泽被烝黎。虔崇尊谥陈徽册，藻卫列葳蕤。宸心致孝极孜孜，展礼诏台司。祥烟瑞霭浮清庙，绵宇被纯禧。

治平四年英宗祔庙，《导引》一首：

寿原初掩，归跸九虞终，亿驭更无踪。思皇攀慕追来孝，作庙继三宗。旌旗居外拥千重，延望相威容。宝舆迎引归新殿，奏享备钦崇。

熙宁二年仁宗、英宗御容赴西京会圣宫、应天禅院奉安，《导引》一首：

九清三境，飙驭杳难追，功烈并巍巍。洛都不及西巡到，犹识睟容归。三条驰道隐金椎，仙仗共逶迤。珠宫绀宇申严奉，亿载固皇基。

章惠皇太后神主赴西京，《导引》一首：

祥符盛际，二鄙正休兵，瑞应满寰瀛。东封西祀鸣銮辂，从幸见升平。仙游一去上三清，庙食享隆名。寝园松柏秋风起，箫吹想平生。

中太一宫奉安神像，《导引》一首：

九霄仙驭，四纪乐西清，游衍遍黄庭。云骈万里归真室，上应泰阶平。金舆玉像下瑶京，彩仗拥霓旌。天人感会千年运，福祚永昌明。

四年英宗御容赴景灵宫奉安，《导引》一首：

鼎湖龙去，仙仗隔蓬莱，辇路已苍苔。汉家原庙临清渭，还泣玉衣来。凤箫銮扇共徘徊，帐殿倚云开。春风不向天袍动，空绕翠舆回。

十年南郊，皇帝归青城，《降仙台》一首：

《降仙台》

清都未晓，万乘并驾，煌煌拥天行。祥风散瑞霭，华盖耸旂常，建耀层城。四列兵卫，爟火映金支翠旌。众乐警作充宫庭，皦绎成。

绀幄掀，衮冕明。妥帖坛陛，霄升振珩璜，神格至诚。云车下冥冥，储祥降嘏莫可名。御端阙，肹号敷荣。泽翔施溥，茂祉均被

含生。

元丰二年慈圣光献皇后发引四首：

仪仗内，《导引》一首：

驾班龙，忽催金母，转仙仗，去瑶宫。绛阙深沉杳无踪，渐尘空。丝网琼林，花似怨东风，垂清露啼红。犹想旧春中，献万寿，宝船空。

警场内三曲：

《六州》

九龙舆，记春暮，幸蓬壶。琼囿敞，绣仗趋，年华与逝水俱。瑶京远，信息断无。宝津池面落花铺，愁晚容车来禁途。凤箫銮翣，西指昭陵去。旧赏蟠桃熟，又见涨海枯。应共灵真母，曳霞裾。

宴清都，恨满山隅，春城翠柏藏乌。扃户剑，照灯鱼，人间一梦觉余。泉宫窈窕鑠夜龙，银江澄澹浴仙凫，烟冷金炉玉殿虚。绿苔新长，雕辇曾行处。夜夜东朝月，似旧照锦疏，侍女盈盈泪珠。

《十二时》

治平时，暂垂帘，佑圣子，解危疑。坐安天下，逾岁厌避万机，退处宸闱。殿开庆，养志入希夷。扶皓日，浴咸池。看神孙抚御，千载重雍累熙，四方钦仰洪慈。阴德远，仁功积，欢养罄九域，礼无违。事难期，乘霞去，乍睹升仙，诰下九围。泣血涟如，更鸾车动，春晚雾暗翠旂，路指嵩、伊。薤歌风吹，悠飏逐风悲。珠殿悄，网尘垂。空坐湿。罔极吾皇孝思，镂玉写音徽。彤管炜，青编纪，宁更羡周《雅》播声诗。

《祔陵歌》

真人地，瑞应待圣时。巩原西，荥、河会，涧、洛与瀍、伊，众水萦回。嵩高映抱，几叠屏帏。秀岭参差，遥山群凤随。共瞻陵寝浮佳气，非烟朝暮飞，龟筮告前期。奠收玉斝，筵卷时衣。銮辂晓驾载龙旂，路逶迟。铃歌怨，画翣引华芝，雾薄风微。真游远，闭宝阁金扉，侍女悲啼。玉阶春草滋，露桃结子灵椿翠，青车何日

归！衔恨望西畿。便一房镲，夜台晓无期。

虞主回京四首：

仪仗内，《导引》一曲：

龙舆春晚，晓日转三川，鼓吹惨寒烟。清明过后落花天，望池馆依然。东风百宝泛楼船，共荐寿当年。如今又到苑西边，但魂断香軿。

警场内三曲：

《六州》

庆深恩，宝历正乾坤。前帝子，后圣孙，援立两仪轩。西宫大母朝寝门，望椒闼常温。芳时媚景，有三千宫女，相将奉玉辇金根。上林红英繁，缥缈钧天奏梨园。望绝瑶池，影断桃源。恨难论，开禁阊，春风丹旐翩翩。飞翠盖，驾雕辒，容卫入西原。管箫动地清喧，陵上柏烟昏。残霞弄影，孤蟾浮天外，行人触目是消魂。问苍天，尘世光阴去如奔。河、洛潺湲，此恨长存。

《十二时》

望嵩、邙，永昭陵畔，王气压龙冈。巩、洛灵光，郁郁起嘉祥。虚彩帟，转哀仗，闷幽堂。叹仙乡路长，景霞飞松上。珠襦宵掩，细扇晨归，昆阆茫茫。满目东郊好，红葩斗芳，韶景空骀荡。对春色，倍凄凉，最情伤。从辇嫔嫱，指瑶津路，泪雨泣千行。翠珥明珰，曾忆荐琼觞。春又至，人何往，事难忘，向斜阳断肠。听钧天嘹亮，清都风细，朱栏花满，谁奏清商！紫幄重帘外，时飘宝香。环佩珊珊响，问何日，反雕房！

《虞主歌》

转紫芝，指东都帝畿。愁雾里，箫声宛转，辇路逶迤。那堪见，郊原芳菲，日迟迟。对列凤翣龙旗，轻阴黯四垂。楼台绿瓦沍琉璃，仙仗归。寿原清夜，寒月掩褕袆。翠幰雕轮，空反灵螭。毖长岐，嵩峰远，伊川渺㳽。此时还帝里，旌幡上下，葆羽葳蕤。天街回，垂杨依依。过端闱，阊阖正辟金扉，觚棱射暖晖。虞神宝篆

散轻丝，空涕洟。望陵宫女，嗟物是人非。万古千秋，烟惨风悲。

虞主祔庙仪仗内，《导引》一首：

轻舆小辇，曾宴玉栏秋，庆赏殿宸游。伤心处，兽香散尽，一夜入丹丘。翠帘人静月光浮，但半卷银钩。谁知道，桂华今夜，欲照鹊台幽。

五年景灵宫神御殿成，奉迎，《导引》一首：

新宫翼翼，巨丽冠神京，金虬蟠绣楹，都人瞻望洪纷处，陆海涌蓬、瀛。仙舆缥缈下圆清，彩仗拥天行。烦黄珠幄承灵德，锡羡永升平。

慈孝寺彰德殿迁章献明肃皇后御容赴景灵宫衍庆殿奉安，《导引》一首：

九清云杳，飙驭邈难追，功化盛当时。保扶仁圣成嘉靖，彤管载音徽。天都左界抗华榱，仙仗下逶迤。宝楹黼帐承神贶，万寿永无期。

八年神宗灵驾发引四首：

《导引》

金殿晚，注目望宫车，忽听受遗书。白云缥缈帝乡去，抱弓空慕龙湖。瑶津风物胜蓬壶，春色至，望雕舆。花飞人寂寂，凄凉一梦清都。

《六州》

炎图盛，六叶正协重光。膺宝瑞，更法度，智通轶超成汤。昭回汉烂文章，震扬威武慑多方，生民帖泰拥殊祥。封人祝颂，万寿与天长。岂知丹鼎就，龙下五云旁。飘然真驭，游衍仙乡。泣彤裳，伊、洛洋洋，嵩峰少室相望。藏弓剑，游衣冠，隽功盛德难忘。泉台寂，鱼烛荧煌。银海深，凫雁翱翔。想像平居，谩焚香。望陵人散，翠柏忽成行。独余嵩峰月，夜夜照幽堂，千秋陈迹凄凉。

《十二时》

珍符锡，佑启真人，储思在斯民。勤劳日升，万物皆入陶钧。收威柄，更法令，鼎从新。东风吹百卉，上苑正青春。流虹节近，衣冠玉帛，交奏严宸，万寿祝尧仁。忽听宫车晚出，但号慕，瞻云路，企龙鳞。穷天英冠古精神。杳然上傃，人空望属车巡。虚仗星陈，画翣环拥龙輴。泉宫掩，帝乡远，邈难亲。反雕轮，飞羽盖，还渡天津。雾迷朱服，风摇细扇，触目悲辛。列嫔嫱，垂红泪，浥行尘。相将问，何日下青旻？

《永裕陵歌》

升龙德，当位富春秋。受天球，膺骏命，玉帛走诸侯。宝阁珠楼临上苑，百卉弄春柔。隐约瀛洲，旦旦想宸游。那知羽驾忽难留，八马入丹丘，哀仗出神州。笳声凝咽，旌旆去悠悠。碧山头，真人地，龟洛奥，凤台幽。绕伊流，嵩峰冈势结蛟虬。皇堂一闭威颜杳，寒雾带天愁。守陵嫔御，想像奉龙輈。牙盘赭案肃神休，何日觐云裘！红泪滴衣褠，那堪风点缀柏城秋。

虞主回京四首：

《导引》

上林寒早，仙仗转郊圻，笳鼓入云悲。透迤辇路过西池，楼阁锁参差。都人瞻望意如疑，犹想翠华归。玉京传信杳无期，空掩赭黄衣。

《六州》

承圣绪，垂意在升平。驱貔虎，策豪英，号令肃天兵。四方无复羽书征，德泽浸群生。睿谋雄隽，绌汉高狭陋，慕三皇二帝登闳，缉乐缀文明。将升岱岳告功成，玉牒金绳，胜宝飞声。事难评。轩鼎就，清都一梦俄顷。飞霞佩，乘龙驭，羽卫入高清。祥光浮动五色，迎鸾凤，杂箫笙。因山功就，同轨人至，铭旌画翣，行背重城。楚笳凝咽，汉仪雄盛，攀慕伤情。惟余内传，知向蓬、瀛。

《十二时》

太平时，御华夷。躬听断，破危疑。春秋鼎盛，绌声乐游嬉，

日升繁机。长驾远驭，垂意在轩、羲。恢六典，斥三垂。有殊尤绝迹，盛德旁魄周施，方将缀缉声诗。扩皇纲，明帝典，绍累圣重熙，高拱无为，事难知。春色盛，逼千秋嘉节，忽闻凭玉几，颁命彤闱，厌世御云归。翊翠凤，驾文螭，缥缈难追。侍臣宫女，但攀慕号悲。玉轮动，指嵩、伊。龙镳日益远，空游汉庙冠衣。惟盛德巍巍，镂玉册，传青史，昭示无期。

《虞神》

复土初，明旌下储胥。回虚仗，箫笳互奏，旌旆随驱。岂知飙御在蓬壶，道萦纡。风日惨，六马踌躇，留恨满山隅。不堪回首，翠柏已扶疏。帝城渐迩。愁雾锁天衢。公卿百辟，鳞集云敷，迓龙舆。端门辟，金碧凌虚，此时还帝都。严清庙，入空畤，升文物，灿烂极嘉娱。配三宗，号称神古所无。帝德协唐、虞，《九歌》毕奏斐然殊，会轩朱。神具燕喜，锡福集皇居。更千万祀，佑启邦图。

神主祔庙，《导引》一首：

岁华婉娩，侍宴玉皇宫，雕辇出房中。岂知轩后丹成去，望绝鼎湖龙。寿原初掩九虞终，归跸五云重。惟余宝册书鸿烈，清庙配三宗。

政和三年追册明达皇后，《导引》一首：

来嫔初载，令德冠层城，柔范蔼徽声。熊罴梦应芳兰郁，佳气拥雕楹。珠宫缥缈泛蓬、瀛，脱屣世缘轻。空余宝册光琼玖，千古仰鸿名。

神主祔别庙，《导引》一首：

柔容懿范，蚤岁蔼层闱，兰梦结芳时。秋风一夜惊罗幕。鸾扇影空回。荣追袆翟盛威仪，遗像掩瑶扉。春来只有芭蕉叶，依旧倚晴晖。

景灵西宫坤元殿奉安钦成皇后御容，《导引》一首：

云軿芝盖，仙路去难攀，海浪溅三山。重迎遗像临驰道，还似在人间。西宫瑶殿指坤元，璇榜耸飞鸾。移升宝殿从新诏，盛典永流传。

别庙，《导引》一首：

蓬莱邃馆，金碧照三山，真境胜人间。秋风又见芭蕉长，遗迹在人寰。云轩一去杳难攀，斑竹彩舆还。深宫旧槛闻箫鼓，怅望惨朱颜。

第十六章　《宋史》音乐志　十六　解评

（原《宋史》卷一百四十一　志第九十四　乐十六）

（鼓吹下）

［**原文**］

高宗郊祀大礼五首：

《导引》

圣皇巡狩，清跸驻三吴，十世嗣瑶图。边尘不动干戈戢，文德溥天敷。灰飞缇室气潜嘘，郊见紫坛初。归来赦令楼前下，喜气溢寰区。

《六州》

双凤落，佳气蔼龙山。澄江左，清湖右，日夜海潮翻。因吉地，卜筑圜坛。宏基隆陛级，神位周环。边陲静，挂起櫜鞬，奠枕海隅安。三年亲祀，一阳初动，虔修大报，高处紫烟燔。看鸣銮，钩陈肃，天仗转，朔风寒。孤竹管，云和瑟，乐奏彻天关。嘉笾荐，玉奠玙璠。奉神欢。九霄瑞气起祥烟，来如风马欻然还，留福已滋繁。回龙驭，升丹阙，布皇泽，春色满人间。

《十二时》

日将旦，阴噎潜消，天宇扇祥飙。边陲静谧，夜熄鸣刁，文教普旁昭。兴太学，多士舒翘。奉宗祧，新庙榜宸毫，配侑享于郊。慈宁万寿，四海仰东朝。男女正，中壶致《桃夭》。年屡稔，漕舟

衔尾伙，高廪接楹饶。庙堂自有擎天一柱，功比汉庭萧。多少群工同德，俊乂旁招。吉祥诸福集，燮理四时调。三年郊见，六变奏《咸》、《韶》。望云霄，降福与唐尧。

《奉禋歌》

苍苍天色是还非，视下应疑亦若斯。统元气，覆无私。四时寒暑推移，物蕃滋，造化有谁知！严大报，反本始，礼重祀神祇。律管灰吹，黄宫动，阳来复，景长时。车陈法驾，仗列黄麾，帝心祗。紫霄霁，霜华薄，星烂明垂。祥烟起，纷敷浮衮冕，六变笙镛迭奏，一诚币玉交持。宫漏声迟，千官显相多仪。百神嬉，风马云车，来止来绥，诞降纯禧。受神策，万年无极，歌颂《昊天成命》周诗。

《降仙台》

升烟既罢，良夜未晓，天步下神丘。锵锵鸣玉佩，炜炜照金莲，杳霭云裘。彩仗初转，回龙驭，旌旆悠悠。星影疏动与天流，漏尽五更筹。大明升，东海头。杲杲灵曜，倒影射旗旒。辇路具修，郁葱瑞光浮。归来双阙，看御楼，有仙鹤衔书赦囚。万方喜气，均祉福，播歌讴。

孝宗郊祀大礼五首：

《导引》

重华天子，长至奉神虞，九奏会轩、朱。星晖云润东方晓，拜贶竹宫初。归来千乘护皇舆，瑞景集金铺。鸡竿高唱恩书下，惠露匝中区。

《六州》

严更永，今夕是何年？玉衡正，钩陈灿，天宇起祥烟。协风应，江海安澜。重规仍叠矩，圣主乘乾。舜授禹，盛事光前，称寿玉卮边。三年亲祀，一阳回律，八乡承宇，觚陛紫为坛。仰天颜，斋居寂，诚心肃，礼容专。鸣钟石，拥舆卫，五辂列骈阗。听金钥，虎旅无眠。俨千官，须期显相嘉笾。一人俭德动天渊，费减大农钱。神示格，宗祧燕，人民悦，祉福正绵绵。

《十二时》

庭有燎，叠鼓鸣鼍，更问夜如何？信星彪列，天象森罗。虞旦闷宫，毕觞清庙，浆柘樽牺继猗那，嘉颂可同科。扈圣万肩摩。饬躬三宿，泰畤缛仪多，丘泽合，岳渎从羲、和。神光烛，云车风马，芝作盖，玉为珂。奉瑄成礼，燔柴竣事，休嘉砰隐，丹阙湛恩波。共愿乾坤陨祉，边鄙投戈。覆盂连瀚海，洗甲挽天河。欣欣喜色，长遇六龙过。奏云和，三春荐嘉禾。

《奉禋歌》

吹葭缇籥气潜分，云采宜书壤效珍。长日至，一阳新。四时玉烛和均，物欣欣，化转洪钧。郊之祭，孤竹管，六变舞《云门》。自古严禋，牺牲具，粢盛洁，豆笾陈。衮龙陟降，币玉纷纶，彻高阍。灵之斿，神哉沛，排历昆仑。《九歌》毕，盈郊瞻槱燎，斗转参横将旦，天开地辟如春。清跸移轮，阗然鼓吹相闻。簫祥云，欢胪八阶，釐逆三神。圣矣吾君！华封祝，慈宫万寿，椒掖多男，六合同文。

《降仙台》

漏残柝静，鸡声远到，高燎入层霄。云裘蟠瑞霭，天步下嘉坛，旗旆飘摇。黄麾列仗貔貅整，气压江潮。导前从后盛官僚，玉佩间金貂。望扶桑，日渐高，阴霾霜雪，底处不潜消！辇路祥飙，披拂绛纱袍。云间端阙仰岧峣，挟春泽，喜浃黎苗。礼成大庆鳌三抃，受昕朝。

宁宗郊祀大礼四首：

《六州》

皇抚极，明德贯乾坤。信星列，卿云烂，辉亘紫微垣。思报贶，明诏祠官，练时蒐旷典，紫畤觚坛。昭孝德，亲御和銮，振鹭玉珊珊。精纯谒款，膋萧熿炀，黄流湛澹，百末布生兰。扣天阍，延飞驾，相仿佛，降云端。神光集，嘉响应，霭霭万衣冠。竣熙事，清晓轻寒。慭荣观，华衣雾縠般般。乾坤并贶庆君欢，翘首圣恩宽。遵皇极，沛天泽，灵心怿，龟鼎永尊安。

《十二时》

宵景霁，河汉清夷，旷典讲明时。合祛升侑，孝德爰熙。陈禩閟宫，澹觞太室，来奏天仪。驷苍螭，玉辂驭蕤绥。觚陛展躬祠。长梢饰玉，翠羽秀金支。华始倡，雅韵出宫垂。神来下，云车风马，缤晻蔼，宴栖迟。毕觞流胙，柴烟竣事，棠梨回谒，宣室受蕃釐。盛德无心专飨，端为民祈。云恩有截，雨泽霈无涯。君王愉乐，和气溢瑶卮。寿天齐，长拥神基。

《奉禋歌》

葭飞璇籥孕初阳，云绝清台荐景祥。风应律，日重光。岁功顺，底金穰。寿而康，庭壶乐无疆。皇展报，新礼乐，觚陛咏宾乡，珠幄熉黄。登瑞缫，陈俎豆，澹嘉觞。衮衣辉焕，宝珮琳琅，奠椒浆。庆阴阴，神来下，风翥龙骧。灵燕喜，锡符仍降嘏，镛管琳琅欢亮。神之出，祓兰堂。辇路天香，轻烟半袭旂常，祉滂洋。受釐宣室，返驭斋房，恩与风翔。华封祝，皇来有庆，八荒同寿，宝历无疆。

《降仙台》

星芒收采，云容放晓，羲驭渐扬明。觚坛竣事霁，风袭衮衣轻，銮路尘清。甘泉卤簿祲威肃，回轸旋衡。千官导从粲簪缨，钧奏间《韶》、《英》。瞻龙阐，近凤城。都人云会，芬苇夹道欢迎。宸极尊荣。卮玉庆熙成，琼楼天上起和声。布春泽，洪畅寰瀛。嵩呼万岁鳌三抃，颂升平。

明堂大礼四首：

《合宫歌》

圣明朝，旷典乘秋举，大飨本仁祖。九室八牖四户，敕躬齐戒格堪舆。盛牲实俎，并侑总稽古。玉露乍肃天宇，冰轮下照金铺。燎烟嘘，郁尊香，《云门》舞。仿佛翔坐，灵心咸嘉娱。众星俞，美光属，照熉珠。清晓御丹仪，湛恩遍浃率溥，欢声雷动岳镇呼。徐命法驾，万骑花盈路。万姓齐祝，寿同天地，事超唐、虞。看平燕云，从此兴文偃武，待重会诸侯旧东都。

《六州》

商秋肃，嘉会协中辛。涓路寝，修禋祀，圣德昭清。端志虑，罄竭斋精。锦绣排天仗，羽卫缤纷。朝太室，返中宸，被衮接神明。时平天地俱清晏，兼金行万宝，物盛蔼清馨。瞻熉座，春容娭燕三灵。奠瑶爵，荐量币，清思窈冥冥。望昆仑，输嘉祥，塞絪缊。诚殚礼洽庆休成，润泽被生民。端门肆眚，昕庭称贺，俱将戬谷万寿祝明君。

《十二时》

炎图巩，天祚昌期，圣德茂重离。英明经远，濬哲昭微。宝俭更深慈。观万国累洽重熙。对时报礼秩神祇，玉帛凑华夷。肃雍显相，百辟尽钦祇。奄嘉虞，英璧奠华滋。神安坐，景气澄虚极，光焰烛长丽。展诗应律，万舞逶迟，三献洽皇仪。垂灵祲，庆祐来宜，礼无违。鸣銮临帝阙，飞凤下天倪。清和寰宇，霈泽一朝驰。醇化无为，万祀巩丕基。

《导引》

合宫亲飨，青女肃长空，精意与天通。后皇临顾谁为侑？文祖暨神功。函蒙祉福岁常丰，声教被华戎。两宫眉寿同荣乐，戬谷永来崇。

乾道发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册宝，《导引》一首：

重华真主，晨夕奉庭闱，禋祀庆成时。乾元坤载同归美，宝册两光辉。斑衣何似赭黄衣，此事古今稀。都人欢乐嵩呼震，圣寿总天齐。

淳熙发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册宝，《导引》一首：

新阳初应，乐事起彤庭，和气满吴京。家来庆东皇寿，西母共长生。金书玉篆粲龙文，前导沸欢声。修龄无极名无尽，一岁一回增。

加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册宝，《导引》一首：

皇家多庆，亲寿与天长，德业播辉光。焜煌宝册来清禁，玉篆

映金相。庭闱尊奉会明昌，佳气溢康庄。洪禧申辑名增衍，亿载颂无疆。

恭上寿圣皇太后、至尊寿皇圣帝、寿成皇后尊号册宝，《导引》一首：

皇家盛事，三殿庆重重，圣主极推崇。瑶编宝列相辉映，归美意何穷。钧《韶》九奏度春风，彩仗焕仪容。欢声和气弥寰宇，皇寿与天同。

加上寿圣皇太后尊号册宝，《导引》一首：

重亲万寿，八帙衍新元，礼典备文孙。温温和气迎长日，宝册焕瑶琨。徽音显号自尧门，德行已该存。更期昌算齐箕翼，愈久愈崇尊。

嘉泰二年加上寿成太皇太后册宝，《导引》一首：

思齐文母，盛德比姜、任，拥佑极恩深。汤孙归美熙鸿号，镂玉更绳金。虞廷万辟萃华簪，法仗俨天临。层闱庆典年年举，千古播徽音。

亲耕籍田四首：

《导引》

春融日暖，四野瑞烟浮，柳菀更桑柔。土膏脉起条风扇，宿雪润田畴。金根毂转如雷动，羽衛拥貔貅。扶携老稚康衢满，延跂望凝旒。斗移星转，一气又环周，六府要时修。务农重谷人胥劝，耕籍礼殊尤。坛壝岳峙文明地，黛耜驾青牛。雍容南亩三推了，玉趾更迟留。

《六州》

昭圣武，不战屈人兵。干戈戢，烽燧息，海宇清宁。民丰业，歌咏升平。愿咸归畎亩，力穑为氓。经界正，东作西成。农务轸皇情，躬亲耒耜，相劝深耕。人心感悦，击壤沸欢声。乘銮辂，羽旗彩仗鲜明。传清跸，行黄道，缇骑出重城。仰瞻日表映朱纮，环佩更锵鸣。百执公卿，不辞染屦意专精，准拟奉粢盛。田多稼，风行

遐迩，家家给足，胥庆三登。

《十二时》

临寰宇，恭己岩廊，属意在耕桑。爱民利物，德迈陶唐，跻俗尽淳厖。开千亩，帝籍神仓。举彝章，祇祓坛场，为农事祈祥。涓辰行礼，节物值春阳。罄齐庄，明德荐馨香。宫禁邃，嫔妃并御侍，穜稑献君王。中闱表率，阴教逾光。帐殿霭熉黄，梐枑设，翠幕高张，庆云翔。尊罍陈酒醴，金石奏宫商。神灵感格，岁岁富仓箱。庆明昌，行旅不赍粮。

《奉禋歌》

吾皇端立太平基，奉祀肃雍格神祇。抚御耦，降嘉种，何辞手揽洪縻。命太史视日，祇告前期。验穹象，天田入望更光辉。掌礼陈仪，蒐钜典，迎春令，颁宣温诏，遍九围，人尽熙熙。仰明时，俨垂衣，佳气氤氲表厖禧。丰年屡，大田生异粟，含滋吐秀，九种传图，尽来丹阙，瑞应昌时。亨运正当摄提，伫见咏京坻。躬稼穑，重耘耔。盛礼兴行先百姓，崇本业，忧勤如禹、稷，播在声诗。

显仁皇后上仙发引三首：

《导引》

长乐晚，彩戏莱衣，奄忽梦报仙期。帝乡渺渺乘鸾去，啼红嫔御不胜悲，苍梧烟水杳难追。肠断处，过江时。银涛千万叠，不知何处是瑶池。

《六州》

中兴运，孝治格升平。回魏驭。弭凤驾，册宝初上鸿名。龙楼问寝候鸡鸣，更翻来戏彩衣轻。坤躔夜照老人星，金觞上寿，长愿燕慈宁。乘云何处去！愁断紫箫声。追思金殿，椒壁丹楹。又谁知勤俭仁明，风行化被宫庭。佑圣主，底明时，阴功暗及生灵。离宫晚，花卉娉婷。甲观高，潮海峥嵘。往事回头，忽飘零。空留嫔御，掩泣望霓旌。会稽山翠，永祐陵高，而今便是蓬、瀛。

《十二时》

炎图景运正延鸿，文思坐深宫。慈宁大养，乐事时奏宸聪。皇龄永，恩霈下遍寰中。君王垂彩服，嫔御上瑶钟。年年诞节，就盈吉月，交庆流虹。欢洽意方浓，不觉仙游渺邈，但号泣苍穹。追慕念音容，诗书慈俭，配古追踪。躬行四德，谁知继《二南》风。移眄俄空，宝鉴脂泽尘封。清都远，帝乡遥，杳难通。想云軿还上瀛、蓬。稽山何在？当年禹宅，万古葱葱。归难堪，潮头定，海波融。

显仁皇后神主祔太庙，《导引》一首：

返虞长乐，犹是忆宾天，何事驾仙軿。箫笳仪卫辞宫阙，移仗入云烟。于皇清庙敞华筵，昭穆谨承先。千秋长奉烝尝孝，永享中兴年。

钦宗皇帝，《导引》一首：

鼎湖龙远，九祭毕嘉觞，遥望白云乡。箫笳凄咽离天阙，千仗俨成行。圣神昭穆盛重光，宝室万年藏。皇心追慕思无极，孝飨奉烝尝。

安穆皇后，《导引》一首：

凤箫声断，缥缈溯丹丘，犹是忆河洲。荧煌宝册来天上，何处访仙游？葱葱郁郁瑞光浮，嘉酌侑芳羞。雕舆绣幰归新庙，百世与千秋。

景灵宫奉安神御三首：

徽宗皇帝，《导引》

中兴复古，孝治日昭鸿，原庙饰瑰宫。金璧千门礌万碣，楹桷竞穹崇。亭童芝盖拥旌龙，列圣俨相从。共锡神孙千万寿，龟鼎亘衡、嵩。

显仁皇后，《导引》

坤仪厚载，遗德满寰中，归御广寒宫。玉容如在飙舆远，长乐起悲风。霓旌绛节下层空，云阙晓曈昽。真游千载安原庙，圣孝与天通。

钦宗皇帝，《导引》

深仁厚德，流泽自无穷，仙驭倏宾空。衣冠未返苍梧远，遥望鼎湖龙。人间仿佛认天容，缥缈五云中。帝城犹有遗民在，垂泪向西风。

安恭皇后上仙发引一首：

金殿晚，愁结坤宁。天下母，忽仙升。云山浩浩归何处？但闻空际彩鸾声。紫箫断后无踪迹，烟霭夜澄澄。晓梦到瑶城，当时花木正冥冥。

高宗梓宫发引三首：

《导引》

寒日短，草露朝晞。仙鹤下，梦云归。大椿亭畔苍苍柳，怅无由挽住天衣。昭阳深，暝鸦飞。愁带箭，恋恩栖。笳箫三叠奏，都人悲泪袂成帷。

《六州》

尧传舜，盛事千古难并。回龙驭，辞凤掖，北内别有蓬、瀛。为天子父，册鸿名，万年千岁福康宁，春秋不说楚冥灵。莱衣彩戏，汉殿玉卮轻，宸游今不见，烟外落霞明。前回丁未，雾塞神京。正同符光武中兴，擎天独力扶倾。定宗庙，保河山，乾坤整顿庚庚。功成了，脱屣遗荣。访崆峒，容与丹庭。笑挹尘寰，不留行。吾皇哀恋，泪血洒神旌。肠断涛江渡，明日稽山，暮云东望元陵。

《十二时》

璧门双阙转苍龙，德寿俨祇宫。轩屏正坐，天子亲拜天公，仪绅笏，罗鹓鹭，粲庭中。仙家欢不尽，人世寿无穷。谁知云路，玉京成就，催返璇穹，转手万缘空。见说烟霄好处，不与下方同。尘合雾迷濛，笙箫寥亮，楼阁玲珑。中兴大业，巍巍稽古成功。事去孤鸿，忍听宵柝晨钟！灵舆驾，素帏低，杳庞茸。浙江潮，万神护，川后滋恭。因山祇事，崔嵬禹穴，此日重逢。柏城封，愁长夜，起悲风。歌《清庙》，千古诵高宗。

虞主赴德寿宫，《导引》一首：

上皇天大，华旦焕尧文，鸿福浩无垠，羽龙俄驾灵輀去，空锁鼎湖云。稽山翠拥浙江渍，归旆卷缤纷。仙游指日严升祔，万载颂高勋。

祔庙，《导引》一首：

虞觞奉主，仙驭返皇宫，礼典极钦崇。云旗前导开清庙，龙管咽薰风。巍巍尧父告神功，追慕孝诚通。千秋万岁中兴统，宗祀与天同。

淳熙十六年高宗神御奉安，《导引》一首：

中兴揖逊，功德仰兼隆，仁泽被华戎。鼎湖俄痛遗弓堕，如日想威容。柔仪懿范与尧同，飙驭俨相从。灵宫真馆偕来燕，垂裕永无穷。

绍熙五年孝宗皇帝虞主还宫，《导引》一首：

孝宗纯孝，前圣更何加！高蹈处重华。丹成仙去龙輀远，越岸暮山遐。波神先为卷寒沙，来往护灵槎。九虞礼举神祇乐，万世佑皇家。

祔庙，《导引》一首：

吾皇尽孝，宗庙务崇尊，巨典备弥文。巍巍东向开基主，七世祔神孙。追思九闰整乾坤，寰宇慕洪恩。从今密迩高宗室，千载事如存。

庆元六年光宗皇帝发引一首

笳鼓发，云惨寒空。丹旐去，卷悲风。忧勤六载亲几务，有巍巍圣德仁功。褰裳尊处大安宫，荆鼎就，遽遗弓。仙游攀不及，臣民号恸诉苍穹。

神御奉安，《导引》一首：

龟书畀姒，历数在皇躬，揖逊仰高风。鼎湖龙去遗弓堕，冠剑锁深宫。涂山齐德翊成功，仙魄早宾空。珍台闲馆栖神地，献飨永无穷。

宁宗皇帝发引三首：

《导引》

三弄晓，云黯天低。攀六引，转悲凄。俭慈孝哲钟天性，深仁厚泽遍群黎。东西南北傒商霓。功甫就，别宸闱。臣民千古恨，几时羽卫带潮归！

《六州》

明天子，昔日丕纂鸿图。躬道德，崇学问，稽古训，访群儒。日亲广厦论唐、虞，讲求政治想都俞，君臣一德志交孚。外夷效顺，犹自选车徒。仁恩沾四国，固结满寰区。千年宗社，万岁规摹。重新天命出乾符，老癃策杖相扶，愿观德化遍方隅。幸无死须臾，谓宜圣寿等嵩呼。遽登云舆上龙湖，宸居幽寂紫云孤。宸章宝画，但与日星俱。龙帷凤翣已载途，忍听笳鼓嗟吁！

《十二时》

弋绨革舄最仁贤，俭德自躬全。尤勤庶政，三十余年。金风肃，秋渐老，摄调愆。忧恟遍群祀，号泣诉旻天。缀衣将出，神凝玉几，一夜登仙，弓堕隔苍烟。七月有来同轨，引绋动灵辁。凄怆泪潸然，行号巷哭，《薤露》声传。东城去路，惊涛忍见江船！憔悴山川，不禁箫鼓咽。山阴处，茂林修竹芊芊。望陵宫，应弗远，金粟堆前。人徒慕恋，百神警侍，盘翥驱先。戴鸿恩，空痛慕，泪珠连。千秋岁，功德寄华编。

神主祔庙，《导引》一首：

中兴四叶，休德继昭清，王度日熙平。气调玉烛金穰应，八表颂声腾。中原图籍入宸廷，列圣慰真灵。衮龙登庙游仙阙，亿万载尊承。

宝庆三年奉上宁宗徽号，《导引》一首：

中兴五叶，天子肇明禋，一德格高旻。宁皇至圣功超古，万国慕深仁。徽称显号又还新，功德粲雕珉。乾坤绘画终难尽，遗泽在斯民。

庄文太子薨，《导引》一首：

秋月冷，秋鹤无声。清禁晓，动皇情。玉笙忽断今何在？不知谁报玉楼成。七星授辔骖鸾种，人不见，恨难平。何以返霓旌？一天风露苦凄清。

景献太子薨，《导引》一首：

霜月苦，宫鼓鼕鼕。霓旌启，鹤闱空。洞箫声断知何处，海山依约五云东。玉符龙节参神阙，昭圣眷，惨天容。千古恨无穷，遍山松柏撼悲风。

第十七章 《宋史》音乐志 十七 解评

（原《宋史》卷一百四十二 志第九十五 乐十七）

○诗乐 琴律 燕乐 教坊 云韶部 钧容直 四夷乐

［**原文**］

虞庭[①]言乐，以诗为本。孔门礼乐之教，自兴于《诗》始。《记》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咏歌以养其性情，舞蹈以养其血脉，此古之成材所以为易也。宋朝湖学之兴，老师宿儒痛正音之寂寥，尝择取《二南》、《小雅》数十篇，寓之埙籥，使学者朝夕咏歌。自尔声诗之学，为儒者稍知所尚。张载尝慨然思欲讲明，作之朝廷，被诸郊庙矣。朱熹述为诗篇，汇于学礼，将使后之学者学焉。

《小雅》歌凡六篇：

朱熹曰："《传》曰：'大学始教，宵雅肄三。'谓习《小雅·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之三诗也。此皆君臣宴劳之诗，始学者习之，所以取其上下相和厚[②]也。古乡饮酒及燕礼皆歌此三诗。及笙

入，六笙间歌《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六笙诗’本无辞，其遗声亦不复传矣。《小雅》为诸侯之乐，《大雅》、《颂》为天子之乐。”

二南《国风》歌凡六篇：

朱熹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乡饮酒》及《乡射礼》：‘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3]、《采苹》。’《燕礼》云：‘遂歌乡乐。’即此六篇也。合乐，谓歌舞与众声皆作。《周南》、《召南》，古房中之乐歌也。《关雎》言后妃之志，《鹊巢》言国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夫人之不失职，《采苹》言卿大夫妻能循法度。夫妇之道，生民之本，王化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国君与其臣下及四方之宾燕，用之合乐也。”

《小雅》诗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皆用黄钟清宫。俗呼为正宫调。二南《国风》诗谱：《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苹》皆用无射清商。俗呼为越调。

朱熹曰：“《大戴礼》言：《雅》二十六篇，其八可歌，其八废不可歌，本文颇有阙误。汉末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又加《文王》诗，皆古声辞。其后，新辞作而旧曲遂废。唐开元乡饮酒礼，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声亦莫得闻。此谱，相传即开元遗声也。古声亡灭已久，不知当时工师何所考而为此。窃疑古乐有唱、有叹。唱者，发歌句也；和者，继其声也。诗词之外，应更有叠字、散声，以叹发其趣。故汉、晋间旧曲既失其传，则其词虽存，而世莫能补。如此谱直以一声协一字，则古诗篇篇可歌。又其以清声为调，似亦非古法，然古声既不可考，姑存此以见声歌之仿佛，俟知乐者考焉。”

［**注释**］

①虞廷：音 yú tíng，亦作“虞庭”。指虞舜的朝廷。相传虞舜为古代的圣明之主，故亦以“虞廷”为“圣朝”的代称。明李东阳《揭晓后次韵答何穆之等》：“极知君命如山重，亲向

虞廷拜往哉。” ②和厚：指性情温和敦厚。《北齐书·任延敬传》：“少和厚，有器度。”清顾炎武《广师》：“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 ③采蘩：音 cǎi fán，《诗·召南》篇名。《诗·召南·采蘩序》：“《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后因以“采蘩”指女子恪守妇道，克尽妇职。

［**要义精译**］

朝廷议论音乐，认为诗是乐的根本。孔子的礼乐教化，都是从《诗经》开始。《礼记》上说：“十有三年学乐、诵诗。”咏歌是为了颐养人的涵养和气质，舞蹈是为了锻炼体内血脉流通。这正是古人容易成才的原因。宋朝兴起湖学，年老资深的博学者对正音之寂寥感到心痛，曾选《二南》、《小雅》数十篇，用埙、龠演奏，让学者早晚咏歌。从此以后，音乐诗歌之学，逐渐被读书人尊崇。张载曾激动地想讲明其理，在朝廷上演奏音乐诗歌，并延及郊庙。朱熹述成诗篇，汇于学礼，让后之学者学习。

《小雅》歌有六篇：

朱熹说：“《左传》记载：‘太学中开始所教的，是《小雅》中的三篇。’即《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这是君臣休闲时吟诵的诗，初学者反复吟诵，是取其上下和顺敦厚之义。古代乡间‘乡饮酒’及敬老之礼都吟唱这三首诗。至笙加入其中，用笙伴奏吟唱《鱼丽》、《南有嘉鱼》和《南山有台》——即‘六笙诗’。可惜它的曲调没有流传于后世。《小雅》是诸侯之乐，《大雅》、《颂》是天子之乐。”

《二南》、《国风》歌有六篇：

朱熹说：“《周南》、《召南》是正始之理，教化之本。‘所以用于乡人，用于国家。’《乡饮酒》和《乡射礼》说：‘《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都是合乐。《燕礼》说：‘遂歌乡乐。’说的就是这六篇。合乐，是指各种乐器伴着歌舞一起演出。《周南》、《召南》是古代夫妻闺房相处的诗歌；《关雎》表达了后妃的志向；《鹊巢》是说国君夫人的品德；《采蘩》说夫人不失职；《采苹》是说卿大夫的妻子能遵循法度。夫妇相处之道，是百姓生存的根本，君王教化的发端。这六篇诗歌，是教化的根源。所以，国君和大臣以及四方的宾客宴饮时合乐歌唱。”

《小雅》的乐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

《南山有台》都用黄钟清宫。俗称正宫调。《二南》、《国风》的乐谱：《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苹》都用无射清商。俗称越调。

朱熹说："《大戴礼》记载：《雅》有二十六篇，其中八篇可以歌唱，八篇废置不能歌唱，所据文献稍有错误。汉朝末年的杜夔传写旧雅乐有四曲，一是《鹿鸣》，二是《驺虞》，三是《伐檀》，又加上《文王》，都是古代歌辞。后来，新辞兴起，而旧辞废弃。唐代开元年间乡饮酒，有这十二篇之目，而音乐则无人得闻。古代乐声已经亡佚很久了，不知当时乐工如何考证出其乐谱？我怀疑古乐有唱、有叹。唱，就是唱出诗歌之句；和，就是继续其声。诗和词以外，应该还有叠字、散声，用以感叹、表达情趣。所以，汉、晋年间的旧曲既然已经失传，那么，即使诗词仍存，而后世也无人能补出乐曲。如此谱使用一声对一字，那么每篇古诗都可歌唱。况且，它用清声为调，好像也不是古时之法。然而，古声既不可考，姑存此谱，也可依稀看到诗歌之仿佛，待精通音乐者考证。"

［**原文**］

赜（zé）[①]天地之和者莫如乐，畅乐之趣者莫如琴。八音以丝为君，丝以琴为君。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白虎通》曰："琴者，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宜众乐皆为琴之臣妾。然八音之中，金、石、竹、匏、土、木六者，皆有一定之声：革为燥湿所薄，丝有弦柱缓急不齐，故二者其声难定。鼓无当于五声，此不复论。惟丝声备五声，而其变无穷。五弦作于虞舜，七弦作于周文、武，此琴制之古者也。厥后增损不一。至宋始制二弦之琴，以象天地，谓之两仪琴，每弦各六柱。又为十二弦以象十二律，其倍应之声靡不毕备。太宗因大乐雅琴加为九弦，按曲转入大乐十二律，清浊互相合应。大晟乐府尝罢一、三、七、九。惟存五弦，谓其得五音之正，最优于诸琴也。今复俱用。太常琴制，其长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周天之度也。

姜夔《乐议》分琴为三准：自一晖至四晖谓之上准，四寸半，以象黄钟之半律；自四晖至七晖谓之中准，中准九寸，以象黄钟之正律；自七晖至龙龈[②]谓之下准，下准一尺八寸，以象黄钟之倍律。三准各具十二律声，按弦附木而取。然须转弦合本律所用之字，若

不转弦，则误触散声，落别律矣。每一弦各具三十六声，皆自然也。分五、七、九弦琴，各述转弦合调图：

《五弦琴图说》曰："琴为古乐，所用者皆宫、商、角、徵、羽正音，故以五弦散声配之。其二变之声，惟用古清商，谓之侧弄，不入雅乐。"

《七弦琴图说》曰："七弦散而扣之，则间一弦于第十晖取应声。假如宫调，五弦十晖应七弦散声，四弦十晖应六弦散声，大弦十晖应三弦散声，惟三弦独退一晖，于十一晖应五弦散声，古今无知之者。窃谓黄钟、大吕并用慢角调，故于大弦十一晖应三弦散声；太簇、夹钟并用清商调，故于二弦方十二晖应四弦散声；姑洗、仲吕、蕤宾并用宫调，故于三弦十一晖应五弦散声；林钟、夷则并用慢宫调，故于四弦十一晖应六弦散声；南吕、无射、应钟并用蕤宾调，故于五弦十一晖应七弦散声。以律长短配弦大小，各有其序。"

《九弦琴图说》曰："弦有七、有九，实即五弦。七弦倍其二，九弦倍其四，所用者五音，亦不以二变为散声也。或欲以七弦配五音二变，以余两弦为倍，若七弦分配七音，则是今之十四弦也。《声律诀》云：'琴瑟龊四者，律法上下相生也。'若加二变，则于律法不谐矣。或曰：'如此则琴无二变之声乎？'曰：'附木取之，二变之声固在也。'合五、七、九弦琴，总述取应声法，分十二律十二均，每声取弦晖之应，皆以次列按。"

古者大琴则有大瑟，中琴则有中瑟，有雅琴、颂琴，则雅瑟、颂瑟，实为之合。夔乃定瑟之制：桐为背，梓为腹，长九尺九寸，首尾各九寸，隐间八尺一寸，广尺有八寸，岳崇寸有八分。中施九梁，皆象黄钟之数。梁下相连，使其声冲融；首尾之下为两穴，使其声条达，是《传》所谓"大瑟达越"也。四隅[③]刻云以缘其武，象其出于云和。漆其壁与首、尾、腹，取椅、桐、梓漆之。全设二十五弦，弦一柱，崇二寸七分。别以五色，五五相次，苍为上，朱次之，黄次之，素与黔又次之，使肄习者便于择弦。弦八十一丝而朱之，是谓朱弦。其尺则用汉尺。凡瑟弦具五声，五声为均，凡五均，其二变之声，则柱后抑角、羽而取之，五均凡三十五声。十二

律、六十均、四百二十声，瑟之能事毕矣。夔于琴、瑟之议，其详如此。

朱熹尝与学者共讲琴法，其定律之法：十二律并用太史公九分寸法为准，损益相生，分十二律及五声，位置各定。按古人以吹管声傅于琴上，如吹管起黄钟，则以琴之黄钟声合之；声合无差，然后以次遍合诸声，则五声皆正。唐人纪琴，先以管色合字定宫弦，乃以宫弦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终于少商。下生者隔二弦、上生者隔一弦取之。凡丝声皆当如此。今人苟简，不复以管定声，其高下出于临时，非古法也。

调弦之法：散声隔四而得二声；中晖亦如之而得四声；八晖隔三而得六声；九晖按上者隔二而得四声，按下者隔一而得五声；十晖按上者隔一而得五声，按下者隔二而得四声。每疑七弦隔一调之，六弦皆应于第十晖，而第三弦独于第十一晖调之乃应。及思而得之，七弦散声为五声之正，而大弦十二律之位，又众弦散声之所取正也。故逐弦之五声皆自东而西，相为次第。其六弦会于十晖，则一与三者，角与散角应也；二与四者，徵与散徵应也；四与六者，宫与散少宫应也；五与七者，商与散少商应也；其第三、第五弦会于十一晖，则羽与散羽应也。义各有当，初不相须，故不同会于一晖也。

旋宫诸调之法：旋宫古有"随月用律"之说，今乃谓不必转轸促弦，但依旋宫之法而抑按之，恐难如此泛论。当每宫指定，各以何声取何弦为唱，各以何弦取何律为均，乃见详实。又以《礼运正义》推之，则每律各为一宫，每宫各有五调，而其每调用律取声，亦各有法。此为琴之纲领，而说者罕及，乃阙典④也。当为一图，以宫统调，以调统声，令其次第、宾主各有条理。仍先作三图：一、各具琴之形体、晖弦、尺寸、散声之位；二、附按声声律之位；三、附泛声声律之位，列于宫调图前，则览者晓然，可为万世法矣。

观熹之言，其于琴法本融末粲⑤，至疏达而至缜密，盖所谓识其大者欤！

［注释］

①赜：音 zé，深奥：探赜索隐。 ②龙龈：音 lóng yín，于琴尾端，用以承弦者。宋陈旸

《乐书·琴制》:“龙唇者，声所由出也；龙龈者，吟所由生也。” ③四隅：四角。《礼记·檀弓上》:“蚁结于四隅。”郑玄注：“画褚之四角。”《尔雅·释宫》“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东南隅谓之窔”。 ④阙典：音 què diǎn，残缺的典章制度。语本汉扬雄《剧秦美新》：“帝典阙而不补。”南朝梁任昉《王文宪集序》:“阙典未补，大备兹日。”后指古代传下来的典章制度。指史料记载上的缺漏。犹憾事。 ⑤粲：音 càn，原意指上等的好米，这里指美好。

［**要义精译**］

琴律

最能体现天地和谐的就是音乐，最能表达音乐的旨趣者就是琴。八音之中以丝最要，丝属乐器中以琴最妙；众器之中，琴德最优。《白虎通》说：“琴，禁止邪恶，以正人心也。”其他众器都是琴的臣妾。可是，八音之中，金、石、竹、匏、土、木这六种，皆有特定的声音；革由于干湿而有厚薄，丝由于弦柱的缓急而不整齐，所以二者音难以确定。鼓与五声并不对应，就不讨论。只有丝的声音兼具五声，而且变化无穷。五弦琴是虞舜时所作，七弦琴是周文王、武王时所作，这是古之琴制。其后或增或减，并不相同。宋朝制作二弦琴，用来象征天地，叫作两仪琴，每条琴弦有六根弦柱；又制作十二弦琴来对应十二律，琴弦倍应的声音全都具备了。太宗因大乐雅琴增加为九弦，根据曲目转入大乐十二律，清音、浊音互相合应。大晟乐府曾经取消一、三、七、九弦，只留下五弦，认为能够得到五音的纯正，在所有琴中是最好的。现在都再用了。太常的琴制是：长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表示周天之度。

姜夔的《乐议》把琴分为三准：从一徽到四徽叫作上准，长四寸半，用来表示黄钟的半律；从四徽到七徽叫作中准，中准长九寸，用来表示黄钟的正律；从七徽到龙龈叫作下准，下准长一尺八寸，用来表示黄钟的倍律。三准均具备十二律的声音，按琴弦的附木得到。可是需要转弦使之和本律所用的字相合，如果不转弦，就会错误地触到散声，落到别的音律。每弦具备三十六声，都是自然而得。

可以分成五、七、九弦琴，分别讲述转弦和调图：

《五弦琴图说》说：“琴是古乐器，用的是宫、商、角、徵、羽的正音，所以用五弦的散声与之相配，二变的声音，只用古清商，叫作侧弄，没有进入

雅乐。”

《七弦琴图说》说：“七弦散而弹拨它们，就间隔一弦在第十徽得到相应的声音。比如宫调，五弦十徽对应七弦的散声，四弦十徽对应六弦的散声，二弦十徽对应四弦的散声，大弦十徽对应三弦的散声，只有三弦向后退一徽，在第十一徽对应五弦的散声，古今无知之者。我认为黄钟和大吕都用慢角调，所以在大弦十一徽对应三弦的散声；太蔟、夹钟都用清商调，所以在二弦十二徽对应四弦的散声；姑洗、仲吕、蕤宾都用宫调，所以在三弦十一徽对应五弦的散声；林钟、夷则都用慢宫调，所以在四弦十一徽对应六弦的散声；南吕、无射、应钟都用蕤宾调，所以在五弦十一徽对应七弦的散声。根据律的长短匹配弦的大小，各自都有顺序。”

《九弦琴图说》说：“琴弦有的有七根，有的有九根，实际上就是五根弦。七弦是增加了两弦，九弦是增加了四弦，可是用琴弦弹奏所发的只有五音，也不把二变作为散声。有人想用七弦来分配五音和二变，把剩余的两弦加倍，如果用七弦来分配七音，那么就是今天的十四弦。《声律诀》说：‘琴瑟以四相对的原因，是因为声律的规律是上下相生。’如果加上二变，就与律的规律不协调。有人说：‘如此则琴无二变之声了吗？’回答说：‘附木可以得到，二变的声音本来就存在。’综合五、七、九弦琴，总的讲述取应声的规律，分为十二律十二均，每声取弦徽之应，都按次序排列。”

古时候，大琴有大瑟，中琴有中瑟，有雅琴、颂琴，也就有雅瑟、颂瑟与之相配。夔就制定了瑟的标准：桐作背，梓作腹，长九尺九寸，头尾各有九寸，隐间有八尺一寸，宽一尺八寸，岳高一寸八分，中间设九根梁，都象征黄钟之数。梁的下边互相连接，让它的声音能够融通；头尾的下边有两个洞穴，使声音通达，这就是《左传》所说的“大瑟达越”。四个角上雕刻云朵用来装饰其武，象征出自云和，它的边壁及头、尾、腹都用椅、桐、梓的漆。总设二十五弦，每弦一柱，高二寸七分。用五种颜色来分别，每五个按次序排列，苍色为上，其次是朱红，再次是黄色，白色和黔色又是其次，让练习者方便选择琴弦。弦有八十一根丝而且是朱红色，所以叫朱弦。这里的尺用的是汉代的尺。所有的琴弦都具备五声，五声为一均，共有五均，二变的声音，就在弦柱的后边弹奏角、羽可以得到。五均共三十五声。十二律、六十均、四百二十声，瑟的功能全都在此。夔关于琴、瑟的观点，详尽如此。

朱熹曾与学习者讲解琴法：

定律之法：十二律都以太史公九分寸法为准，损益相生，分十二律及五声，位置各定。按照古人以吹管声传到傅于琴上，如吹管起黄钟，那就用琴的黄钟声和之；声和没有出入，以后再一一应和别的声律，则五声皆正。唐代人制定琴法，先用管色合字定宫弦，再从宫弦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止于少商。下生是间隔两弦，上生是间隔一弦而得。凡是弦乐器都应当如此。今人随便，不再以管定声，声律高低都临时决定，非古代之法。

调弦之法：散声隔四可得二声；中徽亦如此而得到四声；八徽隔三可得到六声；九徽按者上隔二可以得四声，按下者隔一而得五声；十徽按上者隔一而得五声，按下者隔二而得四声。每疑七弦隔一调整，六弦都应于第十徽，而第三弦独于十一徽调整才能对应。待思考后才明白，七弦的散声是五声的正声，而大弦十二律的位置，又是众弦散声所取的正声。所以每一根弦的五声都是自东向西，按顺序排列。第六弦与十徽交会，那么一弦和三弦，是角与散角相应；二弦和四弦，是徵与散徵相应；四弦与六弦，是宫与散少宫相应；五弦与七弦，是商与散少商相应；第三与第五弦会于十一徽，则羽与散羽相应。各自代表不同的意义，最初就不相当，所以不在同一徽交会。

旋宫诸调之法：旋宫古代有“随月用律”的说法，今日却说不必转动琴轸收紧琴弦，仅依旋宫之法弹奏，恐难如此泛论。当每宫指定时，各以何声取何弦唱和，各以何弦选取何律为均，才可见其详实。另外，根据《礼运正义》推测，每律各为一宫，每宫各有五调，其中每调用律取声，亦各有方法。此为琴之纲领，可是谈论者很少涉及，故缺少典范。当作一张图，用宫来统领调，用调来统领声，使它们各有条理清晰的顺序和主次。仍须先作三张图：一、具体表示出琴之形体、徽弦、尺寸和散声之位；二、附上按声声律的位置；三、附上泛音声律之位。列在宫调图前，那么观者了然，可为万世之法。

观朱熹之言，知道他对琴法从头至尾融会贯通，明白畅达而且缜密之至，真正是通晓琴法本质者。

[**原文**]

古者，燕乐自周以来用之。唐贞观增隋九部为十部，以张文收所制歌名燕乐，而被之管弦。厥后至坐部伎琵琶曲，盛流于时，匪

直汉氏上林乐府、缦乐[①]不应经法而已。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政和间，诏以大晟雅乐施于燕飨，御殿按试，补徵、角二调，播之教坊，颁之天下。然当时乐府奏言：乐之诸宫调多不正，皆俚俗所传。及命刘昺辑《燕乐新书》，亦惟以八十四调为宗，非复雅音，而曲燕昵狎[②]，至有援“君臣相说之乐”以藉口者。末俗渐靡之弊，愈不容言矣。绍兴中，始蠲省教坊乐，凡燕礼，屏坐伎。乾道继志述事，间用杂攒以充教坊之号，取具临时，而廷绅祝颂，务在严恭，亦明以更不用女乐，颁示子孙守之，以为家法。于是中兴燕乐，比前代犹简，而有关乎君德者良多。

蔡元定尝为《燕乐》一书，证俗失以存古义，今采其略附于下：

黄钟用“合”字，大吕、太簇用“四”字，夹钟、姑洗用“一”字，夷则、南吕用“工”字，无射、应钟用“凡”字，各以上、下分为清浊。其中吕、蕤宾、林钟不可以上、下分，中吕用“上”字，蕤宾用“勾”字，林钟用“尺”字。其黄钟清用“六”字，大吕、太簇、夹钟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紧别之。紧“五”者，夹钟清声，俗乐以为宫。此其取律寸、律数、用字纪声之略也。

一宫、二商、三角、四变为宫，五徵、六羽、七闰为角。五声之号与雅乐同，惟变徵以于十二律中阴阳易位，故谓之变。变宫以七声所不及，取闰余之义，故谓之闰。四变居宫声之对，故为宫。俗乐以闰为正声，以闰加变，故闰为角而实非正角。此其七声高下之略也。

声由阳来，阳生于子、终于午。燕乐以夹钟收四声：曰宫、曰商、曰羽、曰闰。闰为角，其正角声、变声、徵声皆不收，而独用夹钟为律本。此其夹钟收四声之略也。

宫声七调：曰正宫、曰高宫、曰中吕宫、曰道宫、曰南吕宫、曰仙吕宫、曰黄钟宫，皆生于黄钟。商声七调：曰大食调、曰高大食调、曰双调、曰小食调、曰歇指调、曰商调、曰越调，皆生于太簇。羽声七调：曰般涉调、曰高般涉调、曰中吕调、曰正平调、曰

南吕调、曰仙吕调、曰黄钟调，皆生于南吕。角声七调：曰大食角、曰高大食角、曰双角、曰小食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于应钟。此其四声二十八调之略也。

窃考元定言燕乐大要，其律本出夹钟，以十二律兼四清为十六声，而夹钟为最清，此所谓靡靡之声也。观其律本，则其乐可知。变宫、变徵既非正声，而以变徵为宫，以变宫为角，反紊乱正声。若此夹钟宫谓之中吕宫、林钟宫谓之南吕宫者，燕乐声高，实以夹钟为黄钟也。所收二十八调，本万宝常所谓非治世之音，俗又于七角调各加一声，流荡忘反，而祖调亦不复存矣。声之感人，如风偃草，宜风俗之日衰也！夫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3]，不接心术。使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此正古君子所以为治天下之本也。绍兴、乾道教坊迄弛不复置云。

［**注释**］

①缦乐：音 màn yuè，杂乐。《周礼·春官·磬师》："教缦乐燕乐之钟磬，凡祭祀，奏缦乐。"郑玄注："缦，谓杂声之和乐者也。"《汉书·礼乐志》："缦乐鼓员十三人。"颜师古注："缦乐，杂乐也。" ②昵狎：谓亲近而态度不庄重。《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传》："徐羡之等嫌义真与灵运、延之昵狎过甚，故使范晏从容戒之。" ③慝礼：音 tè lǐ，不正之礼。《礼记·乐记》："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姦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

［**要义精译**］

燕乐

古时，燕乐从周代开始。唐贞观年间把隋九部增加为十部，把张文收所作的歌命名"燕乐"，且用管弦演奏。其后进入坐部伎的琵琶曲，在当时广泛流行，不仅仅是汉氏上拯的乐府和缦乐与经法不相应而已。宋代开始设置教坊，得到江南乐，淘汰坐部伎不用。此后根据旧曲创制新声，更加婉转华丽。政和年间，下诏把大晟雅乐用于宴享，在皇宫大殿中试着演奏，补充徵和角两调，传播到教坊，向天下颁布。可是当时乐府上奏：燕乐的很多宫调不正，皆俚俗所传唱。等到命令刘昺编辑《燕乐新书》，也只是把八十四调当做正宗，不再是雅音，而且

其曲调亲昵狎亵，以致有人引用“君臣相悦之乐”为藉口。因末俗逐渐风靡的流弊，更加容不得评论。绍兴年间，开始减省教坊乐，凡燕乐皆取消坐部伎。乾道年间，继承前代传统，偶尔用杂乱攒集者充教坊之号，皆临时选用，但朝廷的官员祭祀祈祷，定要严敬，并明确不能用女乐，曾颁发圣旨让子孙遵守，作为家法。于是中兴时期燕乐比前代更加简约，歌颂君德之乐甚多。

蔡元定曾经撰写《燕乐》一书，论证流俗的不当以保存古义，现在介绍其大略于下：

黄钟用“合”字，大吕、太蔟用“四”字，夹钟、姑洗用“一”字，夷则、南吕用“工”字，无射、应钟用“凡”字，每均以上、下分为清音和浊音。其中吕、蕤宾、林钟不能分上下，中吕用“上”字，蕤宾用“勾”字，林钟用“尺”字。黄钟清用“六”字，大吕、太蔟、夹钟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下、紧分别它们。紧“五”是夹钟轻声，俗乐把它作宫。这是确定律寸、律数和用字区别声音之大略。

一宫、二商、三角、四变是宫，五徵、六羽、七闰是角。五声的名称与雅乐相同，只有变徵因为在十二律中阴与阳交换位置，所以叫作变；变宫是七声中所没有的，选取闰是剩余的意义，所以叫作闰；四变位置与宫声相对，所以叫作宫；俗乐把闰当作正声，把闰加上变声，所以虽然闰是角实际上并不是正角。这是七声高低之大略。

声源于阳，阳生于子，终止于午。燕乐以夹钟收宫、商、羽、闰四声。闰是角声，正角声、变声、徵声都不收，只用夹钟作律本。这是夹钟收四声之大略。

宫声有七调，叫正宫、高宫、中吕宫、道宫、南吕宫、仙吕宫和黄钟宫，都生于黄钟。商声有七调，叫大食调、高大食调、双调、小食调、歇指调、商调和越调，都产生于太蔟。羽声有七调，叫般涉调、高般涉调、中吕调、正平调、南吕调、仙吕调和黄钟调，都生于南吕。角声有七调，叫大食角、高大食角、双角、小食角、歇指角、商角、越角，都生于应钟。这是四声二十八调之大略。

我考查蔡元定关于燕乐大要，他的用律本出自夹钟，把十二律和四清作为十六声，其中夹钟声最清，此所谓靡靡之音。观察其律本，可知其乐。既然变宫、变徵不是正声，可是把变徵为宫，把变宫为角，反而扰乱了正声。如果这里的夹钟宫作为中吕宫、林钟宫作为南吕宫的话，燕乐声高，实际是把夹钟作为黄钟。所收二十八调，根据万宝常所说并非治世之音，流俗中又把七角调各自加上一

声，流荡而不返本，祖调也不存在了。音乐感动人心，就像风吹草低一样，风俗当日益衰退啊！那些奸声乱色，不影响聪明的人；淫声与不正之礼，不会接触良好的心术。如内心明白各种事体，就根据正义行事，这正是古之正人君子所以治天下之本。绍兴、乾道年间教坊衰退不再设置。

［**原文**］

教　坊

自唐武德以来，置署在禁门内。开元后，其人浸多，凡祭祀、大朝会则用太常雅乐，岁时宴享则用教坊诸部乐。前代有宴乐、清乐、散乐，本隶太常，后稍归教坊，有立、坐二部。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

每春秋圣节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坐，宰相进酒，庭中吹觱栗，以众乐和之；赐群臣酒，皆就坐，宰相饮，作《倾杯乐》；百官饮，作《三台》。第二、皇帝再举酒，群臣立于席后，乐以歌起。第三、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以次进食。第四、百戏皆作。第五、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第六、乐工致辞，继以诗一章，谓之“口号”，皆述德美及中外蹈咏之情。初致辞，群臣皆起，听辞毕，再拜。第七、合奏大曲。第八、皇帝举酒，殿上独弹琵琶。第九、小儿队舞，亦致辞以述德美。第十、杂剧罢，皇帝起更衣。第十一、皇帝再坐，举酒，殿上独吹笙。第十二、蹴踘。第十三、皇帝举酒，殿上独弹筝。第十四、女弟子队舞，亦致辞如小儿队。第十五、杂剧。第十六、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七、奏鼓吹曲，或用法曲，或用《龟兹》。第十八、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食罢。第十九、用角牴[1]，宴毕。

其御楼赐酺同大宴。崇德殿宴契丹使，惟无后场杂剧及女弟子舞队。每上元观灯，楼前设露台，台上奏教坊乐、舞小儿队。台南设灯山，灯山前陈百戏，山棚上用散乐、女弟子舞。余曲宴会、赏

花、习射、观稼，凡游幸但奏乐行酒，惟庆节上寿及将相入辞赐酒，则止奏乐。都知、色长二人摄太官令，升殿对立，逡巡周，大宴则酒、唱遍，曲宴宰相虽各举酒，通用慢曲而舞《三台》。

所奏凡十八调、四十大曲：一曰正宫调，其曲三，曰《梁州》、《瀛府》、《齐天乐》；二曰中吕宫，其曲二，曰《万年欢》、《剑器》；三曰道调宫，其曲三，曰《梁州》、《薄媚》、《大圣乐》；四曰南吕宫，其曲二，曰《瀛府》、《薄媚》；五曰仙吕宫，其曲三，曰《梁州》、《保金枝》、《延寿乐》；六曰黄钟宫，其曲三，曰《梁州》、《中和乐》、《剑器》；七曰越调，其曲二，曰《伊州》、《石州》；八曰大石调，其曲二，曰《清平乐》、《大明乐》；九曰双调，其曲三，曰《降圣乐》、《新水调》、《采莲》；十曰小石调，其曲二，曰《胡渭州》、《嘉庆乐》；十一曰歇指调，其曲三，曰《伊州》、《君臣相遇乐》、《庆云乐》；十二曰林钟商，其曲三，曰《贺皇恩》、《泛清波》、《胡渭州》；十三曰中吕调，其曲二，曰《绿腰》、《道人欢》；十四曰南吕调，其曲二，曰《绿腰》、《罢金钲》；十五曰仙吕调，其曲二，曰《绿腰》、《采云归》；十六曰黄钟羽，其曲一，曰《千春乐》；十七曰般涉调，其曲二，曰《长寿仙》、《满宫春》；十八曰正平调，无大曲，小曲无定数。不用者有十调：一曰高宫，二曰高大石，三曰高般涉，四曰越角，五曰大石角，六曰高大石角，七曰双角，八曰小石角，九曰歇指角，十曰林钟角。乐用琵琶、箜篌、五弦琴、筝、笙、觱栗、笛、方响、羯鼓、杖鼓、拍板。

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调宫《望瀛》，二曰小石调《献仙音》。乐用琵琶、箜篌、五弦、筝、笙、觱栗、方响、拍板。龟兹部，其曲二，皆双调，一曰《宇宙清》，二曰《感皇恩》。乐用觱栗、笛、羯鼓、腰鼓、揩鼓、鸡楼鼓、鼗鼓、拍板。鼓笛部，乐用三色笛、杖鼓、拍板。

队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儿队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队，衣五色绣罗宽袍，戴胡帽，系银带；二曰剑器队，衣五色绣罗襦，裹交脚幞头，红罗绣抹额，带器仗；三曰婆罗门队，紫罗僧衣，绯挂

子，执锡镮拄杖；四曰醉胡腾队，衣红锦襦，系银鞊鞢，戴毡帽；五曰诨臣万岁乐队，衣紫绯绿罗宽衫，诨裹簇花幞头；六曰儿童感圣乐队，衣青罗生色衫，系勒帛，总两角；七曰玉兔浑脱队，四色绣罗襦，系银带，冠玉兔冠；八曰异域朝天队，衣锦袄，系银束带，冠夷冠，执宝盘；九曰儿童解红队，衣紫绯绣襦，系银带，冠花砌凤冠，绶带；十曰射雕回鹘（hú）[2]队，衣盘雕锦襦，系银鞊鞢，射雕盘。

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萨蛮队，衣绯生色窄砌衣，冠卷云冠；二曰感化乐队，衣青罗生色通衣，背梳髻，系绶带；三曰抛球乐队，衣四色绣罗宽衫，系银带，奉绣球；四曰佳人剪牡丹队，衣红生色砌衣，戴金冠，剪牡丹花；五曰拂霓裳队，衣红仙砌衣，碧霞帔，戴仙冠，红绣抹额；六曰采莲队，衣红罗生色绰子，系晕裙，戴云鬟髻，乘彩船，执莲花；七曰凤迎乐队，衣红仙砌衣，戴云鬟凤髻；八曰菩萨献香花队，衣生色窄砌衣，戴宝冠，执香花盘；九曰彩云仙队，衣黄生色道衣，紫霞帔，冠仙冠，执旌节、鹤扇；十曰打球乐队，衣四色窄绣罗襦，系银带，裹顺风脚簇花幞头，执球杖。大抵若此，而复从宜变易。

百戏有蹴球、踏蹻、藏擫、杂旋、狮子、弄枪、铃瓶、茶碗、毡龊、碎剑、踏索、上竿、筋斗、擎戴（qíng dài）[3]、拗腰、透剑门、打弹丸之类。锡庆院宴会，诸王赐食及宰相筵设时赐乐者，第四部充。

建隆中，教坊都知李德升作《长春乐曲》；乾德元年，又作《万岁升平乐曲》。明年，教坊高班都知郭延美又作《紫云长寿乐》鼓吹曲，以奏御焉。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

凡制大曲十八：

正宫《平戎破阵乐》，南吕宫《平晋普天乐》，中吕宫《大宋朝欢乐》，黄钟宫《宇宙荷皇恩》，道调宫《垂衣定八方》，仙吕宫《甘露降龙庭》，小石调《金枝玉叶春》，林钟商《大惠帝恩宽》，歇指调《大定寰中乐》，双调《惠化乐尧风》，越调《万国朝天乐》，

大石调《嘉禾生九穗》，南吕调《文兴礼乐欢》，仙吕调《齐天长寿乐》，般涉调《君臣宴会乐》，中吕调《一斛夜明珠》，黄钟羽《降圣万年春》，平调《金觞祝寿春》。

曲破二十九：

正宫《宴钧台》，南吕宫《七盘乐》，仙吕宫《王母桃》，高宫《静三边》，黄钟宫《采莲回》，中吕宫《杏园春》、《献玉杯》，道调宫《折枝花》，林钟商《宴朝簪》，歇指调《九穗禾》，高大石调《转春莺》，小石调《舞霓裳》，越调《九霞觞》，双调《朝八蛮》，大石调《清夜游》，林钟角《庆云见》，越角《露如珠》，小石角《龙池柳》，高角《阳台云》，歇指角《金步摇》，大石角《念边功》，双角《宴新春》，南吕调《凤城春》，仙吕调《梦钧天》，中吕调《采明珠》，平调《万年枝》，黄钟羽《贺回鸾》，般涉调《郁金香》，高般涉调《会天仙》。

琵琶独弹曲破十五：

凤鸾商《庆成功》，应钟调《九曲清》，金石角《凤来仪》，芙蓉调《蕊宫春》，蕤宾调《连理枝》，正仙吕调《朝天乐》，兰陵角《奉宸欢》，孤雁调《贺昌时》，大石调《寰海清》，玉仙商《玉芙蓉》，林钟角《泛仙槎》，无射宫调《帝台春》，龙仙羽《宴蓬莱》，圣德商《美时清》，仙吕调《寿星见》。

小曲二百七十：

正宫十：《一阳生》、《玉窗寒》、《念边戍》、《玉如意》、《琼树枝》、《鹔鹴（sù shuāng）裘[④]》、《塞鸿飞》、《漏丁丁》、《息鼙鼓》、《劝流霞》。

南吕宫十一：《仙盘露》、《冰盘果》、《芙蓉园》、《林下风》、《风雨调》、《开月幌》、《凤来宾》、《落梁尘》、《望阳台》、《庆年丰》、《青骢马》。

中吕宫十三：《上林春》、《春波绿》、《百树花》、《寿无疆》、《万年春》、《击珊瑚》、《柳垂丝》、《醉红楼》、《折红杏》、《一园花》、《花下醉》、《游春归》、《千树柳》。

仙吕宫九：《折红蕖》、《鹊度河》、《紫兰香》、《喜尧时》、《猗

兰殿》、《步瑶阶》、《千秋乐》、《百和香》、《佩珊珊》。

黄钟宫十二：《菊花杯》、《翠幕新》、《四塞清》、《满帘霜》、《画屏风》、《折茱萸》、《望春云》、《苑中鹤》、《赐征袍》、《望回戈》、《稻稼成》、《泛金英》。

高宫九：《嘉顺成》、《安边塞》、《猎骑还》、《游兔园》、《锦步帐》、《博山炉》、《暖寒杯》、《云纷纭》、《待春来》。

道调宫九：《会夔龙》、《泛仙杯》、《披风襟》、《孔雀扇》、《百尺楼》、《金尊满》、《奏明庭》、《拾落花》、《声声好》。

越调八：《翡翠帷》、《玉照台》、《香旖旎》、《红楼夜》、《珠顶鹤》、《得贤臣》、《兰堂烛》、《金镝流》。

双调十六：《宴琼林》、《泛龙舟》、《汀洲绿》、《登高楼》、《麦陇雉》、《柳如烟》、《杨花飞》、《玉泽新》、《玳瑁簪》、《玉阶晓》、《喜清和》、《人欢乐》、《征戍回》、《一院香》、《一片云》、《千万年》。

小石调七：《满庭香》、《七宝冠》、《玉唾盂》、《辟尘犀》、《喜新晴》、《庆云飞》、《太平时》。

林钟商十：《采秋兰》、《紫丝囊》、《留征骑》、《塞鸿度》、《回鹘朝》、《汀洲雁》、《风入松》、《蓼花红》、《曳珠佩》、《遵渚鸿》。

歇指调九：《榆塞清》、《听秋风》、《紫玉箫》、《碧池鱼》、《鹤盘旋》、《湛恩新》、《听秋蝉》、《月中归》、《千家月》。

高大石调九：《花下宴》、《甘雨足》、《画秋千》、《夹竹桃》、《攀露桃》、《燕初来》、《踏青回》、《抛绣球》、《泼火雨》。

大石调八：《贺元正》、《待花开》、《采红莲》、《出谷莺》、《游月宫》、《望回车》、《塞云平》、《秉烛游》。

小石角九：《月宫春》、《折仙枝》、《春日迟》、《绮筵春》、《登春台》、《紫桃花》、《一林红》、《喜春雨》、《泛春池》。

双角九：《凤楼灯》、《九门开》、《落梅香》、《春冰拆》、《万年安》、《催花发》、《降真香》、《迎新春》、《望蓬岛》。

高角九：《日南至》、《帝道昌》、《文风盛》、《琥珀杯》、《雪花飞》、《皂貂裘》、《征马嘶》、《射飞雁》、《雪飘飘》。

大石角九：《红炉火》、《翠云裘》、《庆成功》、《冬夜长》、《金鹦鹉》、《玉楼寒》、《凤戏雏》、《一炉香》、《云中雁》。

歇指角九：《玉壶冰》、《卷珠箔》、《随风帘》、《树青葱》、《紫桂丛》、《五色云》、《玉楼宴》、《兰堂宴》、《千秋岁》。

越角九：《望明堂》、《华池露》、《贮香囊》、《秋气清》、《照秋池》、《晓风度》、《靖边尘》、《闻新雁》、《吟风蝉》。

林钟角九：《庆时康》、《上林果》、《画帘垂》、《水精簟》、《夏木繁》、《暑气清》、《风中琴》、《转轻车》、《清风来》。

仙吕调十五：《喜清和》、《芰荷新》、《清世欢》、《玉钩栏》、《金步摇》、《金错落》、《燕引雏》、《草芊芊》、《步玉砌》、《整华裾》、《海山青》、《旋絮绵》、《风中帆》、《青丝骑》、《喜闻声》。

南吕调七：《春景丽》、《牡丹开》、《展芳茵》、《红桃露》、《啭林莺》、《满林花》、《风飞花》。

中吕调九：《宴嘉宾》、《会群仙》、《集百祥》、《凭朱栏》、《香烟细》、《仙洞开》、《上马杯》、《拂长袂》、《羽觞飞》。

高般涉调九：《喜秋成》、《戏马台》、《泛秋菊》、《芝殿乐》、《鸂鶒杯》、《玉芙蓉》、《偃干戈》、《听秋砧》、《秋云飞》。

般涉调十：《玉树花》、《望星斗》、《金钱花》、《玉窗深》、《万民康》、《瑶林风》、《随阳雁》、《倒金罍》、《雁来宾》、《看秋月》。

黄钟羽七：《宴邹枚》、《云中树》、《燎金炉》、《涧底松》、《岭头梅》、《玉炉香》、《瑞雪飞》。

平调十：《万国朝》、《献春盘》、《鱼上冰》、《红梅花》、《洞中春》、《春雪飞》、《翻罗袖》、《落梅花》、《夜游乐》、《斗春鸡》。

因旧曲造新声者五十八：

正宫、南吕宫、道调宫、越调、南吕调，并《倾杯乐》、《三台》；仙吕宫、高宫、小石调、大石调、高大石调、小石角、双角、高角、大石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高般涉调、黄钟羽、平调，并《倾杯乐》、《剑器》、《感皇化》、《三台》；黄钟宫《倾杯乐》、《朝中措》、《三台》；双调《倾杯乐》、《摊破抛球乐》、《醉花间》、《小重山》、《三台》；林钟商《倾杯乐》、《洞中仙》、《望行宫》、

《三台》；歇指调《倾杯乐》、《洞仙歌》、《三台》；仙吕调《倾杯乐》、《月宫仙》、《戴仙花》、《三台》；中吕调《倾杯乐》、《菩萨蛮》、《瑞鹧鸪》、《三台》；般涉调《倾杯乐》、《望征人》、《嘉宴乐》、《引驾回》、《拜新月》、《三台》。

若《宇宙贺皇恩》、《降圣万年春》之类，皆藩邸作，以述太祖美德，诸曲多秘。而《平晋普天乐》者，平河东回所制，《万国朝天乐》者，又明年所制，每宴享常用之。然帝勤求治道，未尝自逸，故举乐有度。雍熙初，教坊使郭守中求外任，止赐束帛。

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词，未尝宣布于外。太平兴国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闻鸡唱，殿前都虞侯崔翰问之曰："此可被管弦乎?"茂多即法其声，制曲曰《鸡叫子》。又民间作新声者甚众，而教坊不用也。太宗所制曲，乾兴以来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调，总四十八曲：黄钟、道调、仙吕、中吕、南吕、正宫、小石、歇指、高平、般涉、大石、中吕、仙吕、双越调，黄钟羽。其急慢诸曲几千数。又法曲、《龟兹》、鼓笛三部，凡二十有四曲。

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天圣中，帝尝问辅臣以古今乐之异同，王曾对曰："古乐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鬼神，而听者莫不和悦。今乐则不然，徒虞人耳目而荡人心志。自昔人君流连荒亡者，莫不由此。"帝曰："朕于声技固未尝留意，内外宴游皆勉强耳。"张知白曰："陛下盛德，外人岂知之，愿备书时政记。"

世号太常为雅乐，而未尝施于宴享，岂以正声为不美听哉！夫乐者，乐也，其道虽微妙难知，至于奏之而使人悦豫和平，则不待知音而后能也。今太常乐县钟、磬、埙、篪、搏拊之器，与夫舞缀羽、籥、干、戚之制，类皆仿古，逮振作之，则听者不知为乐而观者厌焉，古乐岂真若此哉！孔子曰"恶郑声"，恐其乱雅。乱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乐犹古乐"，而太常乃与教坊殊绝，何哉？昔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处士徐复笑之曰："圣人寓器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无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订其非是，因著书论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

其大略以谓："上古世质，器与声朴，后世稍变焉。金石，钟磬也，后世易之为方响；丝竹，琴箫也，后世变之为筝笛。匏，笙也，攒之以斗；埙，土也，变而为瓯；革，麻料也，击而为鼓；木，柷敔也，贯之为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而不达者指庙乐镈钟、镈磬、宫轩为正声，而概谓夷部、卤部为淫声。殊不知大辂（dà lù）[5]起于椎轮，龙艘生于落叶，其变则然也。古者食以俎豆，后世易以杯盂；簟席以为安，后世更以榻桉。使圣人复生，不能舍杯盂、榻桉，而复俎豆、簟席之质也。八音之器，岂异此哉！孔子曰'郑声淫'者，岂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声之变尔。试在乐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去惉懘靡曼而归之中和雅正，则感人心、导和气，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则世所谓雅乐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岂尽为淫声哉！"当数子纷纷锐意改制之后，庶之论指意独如此，故存其语，以俟知者。

教坊本隶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天圣五年，以内侍二人为钤辖。嘉祐中，诏乐工每色额止二人，教头止三人，有阙即填。异时或传诏增置，许有司论奏。使、副岁阅杂剧，把色人分三等，遇三殿应奉人阙，即以次补。诸部应奉及二十年、年五十已上，许补庙令或镇将，官制行，以隶太常寺。同天节，宝慈、庆寿宫生辰，皇子、公主生，凡国之庆事，皆进歌乐词。

熙宁九年，教坊副使花日新言："乐声高，歌者难继。方响部器不中度，丝竹从之。宜去噍杀之急，归啴缓之易，请下一律，改造方向，以为乐准。丝竹悉从其声，则音律谐协，以导中和之气。"诏从之。十一月，奏新乐于化成殿，帝谕近臣曰："乐声第降一律，已得宽和之节矣。"增赐方响为架三十，命太常下法驾、卤部乐一律，如教坊云。初，熙宁二年五月，罢宗室正任以上借教坊乐人，至八年，复之，许教乐。

政和三年五月，诏："比以《大晟乐》播之教坊，嘉与天下共之，可以所进乐颁之天下。"八月，尚书省言："大晟府宴乐已拨归教坊，所有诸府从来习学之人，元降指挥令就大晟府教习，今当并

就教坊习学。”从之。四年正月，礼部奏：“教坊乐，春或用商声，孟或用季律，甚失四时之序。乞以大晟府十二月所定声律，令教坊阅习，仍令秘书省撰词。”

高宗建炎初，省教坊。绍兴十四年复置，凡乐工四百六十人，以内侍充钤辖。绍兴末复省。孝宗隆兴二年天申节，将用乐上寿，上曰：“一岁之间，只两宫诞日外，余无所用，不知作可名色。”大臣皆言：“临时点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乾道后，北使每岁两至，亦用乐，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内司先两旬教习。旧例用乐人三百人，百戏军百人，百禽鸣二人，小儿队七十一人，女童队百三十七人，筑球军三十二人，起立门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以上并临安府差。相扑等子二十一人。御前忠佐司差。命罢小儿及女童队，余用之。

［**注释**］

①角抵：我国古代体育活动项目之一。三国魏文颖曰：“名此乐为角牴，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射御，盖杂技乐也。” ②回鹘：即回纥，我国古代西北方少数民族名。后亦称“迴鹘”。 ③擎戴：音 qíng dài，杂技的一种。 ④鹔鹴裘：鹔鹴，音 sù shuāng，古代书上说的一种鸟。鹔鹴裘，乐曲名。 ⑤大辂：音 dà lù，古时天子所乘之车。《书·顾命》：“大辂在宾阶面。”

［**要义精译**］

教坊

自从唐代武德以来，设置官署在禁门内。开元以后，教坊的人数愈多，凡祭祀，大朝会都用太常雅乐，贺岁宴享则用教坊各部音乐。前代有宴乐、清乐和散乐，原来隶属于太常，后来部分归教坊，有立部和坐部。宋朝初年依旧制，设教坊，共四部。后平定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定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定江南，得十六人；平定太原，得十九人；其余藩臣进贡的八十三人；另外太宗藩邸还有七十一人。由此，四面八方精于乐者都在教坊籍中。

每年春秋圣节有三大宴：第一、皇帝落座，宰相敬酒，庭中吹奏觱篥，众乐应和；赏赐群臣酒，大家就座，宰相饮酒，教坊演奏《倾杯乐》，百官饮酒，教

坊演奏《三台》。第二、皇帝再举酒，群臣站立于席后，乐与歌奏起。第三、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依次序进餐。第四、百戏一起表演。第五、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第六、乐工致辞，接着吟诗一章，谓之“口号”，皆讲述皇帝美德与内外歌舞表演的情形。开始致辞，群臣起立，致辞毕，再拜。第七、合奏大曲。第八、皇帝举酒。殿上独奏琵琶。第九、小儿队表演舞蹈，也致辞述美德。第十、杂剧，皇帝起身更衣（更衣即上洗手间）。第十一、皇帝再入座，举酒，大殿上独奏笙。第十二、蹴鞠。（刘注：蹴鞠：踢足球，参加者有男有女一起表演。）第十三、皇帝举酒，大殿上独奏筝。第十四、女弟子队表演舞蹈，也像小儿队一样致辞。第十五、杂剧表演。第十六、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七、演奏鼓吹曲，或奏法曲，或奏《龟兹》。（刘注：现在的新疆音乐。）第十八、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食毕。第十九、表演角抵，宴会毕。

皇帝登楼赏赐大饮。在崇德殿宴请契丹使者，只是没有后场杂剧和女弟子舞队。每次元宵节观灯，楼前设露天舞台，台上奏教坊乐，表演小儿队舞蹈。舞台南面设灯山，灯山前演百戏，山棚上奏散乐，表演女弟子舞。其他的曲目在宴会、赏花、练习射箭、观看庄稼，凡皇帝参加就奏乐、敬酒，只有在欢庆佳节、祝寿以及将相致辞赐酒时，才仅仅奏乐。都知、色长二人任太官令，升殿相对而立，送巡周，大宴则酒，唱遍，曲宴时宰相举酒，通用慢曲，而舞《三台》。

教坊所奏十八调、四十首大曲：一是正宫调，有三曲，即《梁州》、《瀛府》、《齐天乐》；二是中吕宫，有二曲，即《万年欢》、《剑器》；三是道调宫，有三曲，即《梁州》、《薄媚》、《大圣乐》；四是南吕宫，有两曲，即《瀛府》、《薄媚》；五是仙吕宫，有三曲，即《梁州》、《保金枝》、《延寿乐》；六是黄钟宫，有三曲，即《梁州》、《中和乐》、《剑器》；七是越调，有两曲，即《伊州》、《石州》；八是大石调，有两曲，即《清平乐》、《大明乐》；九是双调，有三曲，即《降圣乐》、《新水调》、《采莲》；十是小石调，有两曲，即《胡渭州》、《嘉庆乐》；十一是歇指调，有三曲，即《伊州》、《君臣相遇乐》、《庆云乐》；十二是林钟商，有三曲，即《贺皇恩》、《泛清波》、《胡渭州》；十三是中吕调，有两曲，即《绿腰》、《道人欢》；十四是南吕调，有两曲，即《绿腰》、《罢金钲》；十五是仙吕调，有两支曲，叫《绿腰》、《彩云归》；十六是黄钟羽，有一曲，即《千春乐》；十七是般涉调，有两曲，即《长寿仙》、《满宫春》；十八是正平调，没有大曲，小曲的数目不确定。教坊不用之调有十，一是高宫，二

是高大石，三是高般涉，四是越角：五是大石角，六是高大石角，七是双角，八是小石角，九是歇指角，十是林钟角。乐器用琵琶、箜篌、五弦琴、筝、笙、觱篥、笛、方响、羯鼓、杖鼓、拍板。

法曲部，其曲有二，一是道调宫《望瀛》，二是小石调《献仙音》。乐用琵琶、箜篌、五弦、筝、笙、觱篥、方响、拍板。龟兹部，有两曲，都是双调，一是《宇宙清》，二是《感皇恩》。乐用觱篥、笛、羯鼓、腰鼓、揩鼓、鸡楼鼓、鼗鼓、拍板。鼓笛部，乐用三色笛、杖鼓、拍板。

队舞之制，各有十个名称。

小儿队七十二人：一是柘枝队，身穿五色绣罗的宽大袍子，戴胡人帽，系银腰带。二是剑器队，身穿五色绣罗襦衣，裹交脚幞头，戴红罗绣抹额，以棍杖为道具。三是婆罗门队，穿紫罗僧衣，粉红褂子，手执锡刨拐杖；四是醉胡腾队，穿着红色锦缎襦衣，系银色粘蝶，头戴毡帽；五是谭臣万岁乐队，穿着紫红绿色罗宽衫，逗趣地裹着簇花幞头；六是儿童感圣乐队，身穿青罗生色衣衫，系着勒帛，头扎两角；七是玉兔浑脱队，穿着四色绣罗襦衣，系着银带，戴着玉兔帽；八是异域朝天队，身穿锦缎棉袄，系着银色的束腰带，戴着夷帽，手拿宝盘；九是儿童解红队，穿紫红色绣襦，系银带，头戴花砌凤帽，系绶带；十是射雕回鹘队，穿盘雕锦缎襦衣，系着银鞊鞢，射向雕盘。

女弟子队共一百五十三人：一是菩萨蛮队，穿着粉生色的窄砌衣，戴卷云帽；二是感化乐队，穿着青罗生色通衣，梳发髻，系绶带：三是抛球乐队，穿四色绣罗的宽衣，系银带，手捧绣球；四是佳人剪牡丹队，身穿红生色砌衣，戴金凤冠，剪牡丹花；五是拂霓裳队，穿红色仙砌衣，碧霞帔，戴仙冠，系红绣抹额；六是采莲队，穿着红罗生色绰子，系晕裙，戴云鬟髻，乘彩色小船，手执莲花；七是凤迎乐队，衣红色仙砌衣，戴云鬟凤髻；八是菩萨献香花队，穿生色瘦砌衣，戴着实冠，手持香花盘；九是彩云仙队，穿黄生色道士衣服，披紫霞帔，戴仙冠，持旌节和鹤扇；十是打球乐队，穿四色瘦绣罗襦衣，系银带，裹顺风脚簇花幞头，手执球杖。情况大略如此，且可根据需要变化。

百戏有蹴球、踏跷、藏擫、杂旋、狮子、弄枪、铃瓶、茶碗、毡龊、碎剑、踏索、上竿、筋斗、擎戴、拗腰、透剑门、打弹丸之类。锡庆院宴会，诸王赏赐食物以及宰相设宴时赏赐演员情况，由第四部充任。

建隆年中，教坊都知李德升作《长春乐曲》；乾德元年，又作《万岁升平乐

曲》。第二年，教坊高班都知郭延美又作鼓吹曲《紫云长寿乐》，上奏国君。

太宗通晓音律，先后亲自创作大小曲并翻新旧曲，共有三百九十曲。列下：

太宗创大曲十八首：正宫《平戎破阵乐》，南吕宫《平晋普天乐》，中吕宫《大宋朝欢乐》，黄钟宫《宇宙荷皇恩》，道调宫《垂衣定八方》，仙吕宫《甘露降龙庭》，小石调《金枝玉叶春》，林钟商《大惠帝恩宽》，歇指调《大定寰中乐》，双调《惠化乐尧风》，越调《万国朝天乐》，大石调《嘉禾生九穗》，南吕调《文兴礼乐歌》，仙吕调《齐天长寿乐》，般涉调《君臣宴会乐》，中吕调《一斛夜明珠》，黄钟羽《降圣万年春》，平调《金觞祝寿春》。

创曲破二十九首：正宫《宴钧台》，南吕宫《七盘乐》，仙吕宫《王母桃》，高宫《静三边》，黄钟宫《采莲回》，中吕宫《杏园春》、《献玉杯》，道调宫《折枝花》，林钟商《宴朝簪》，歇指调《九穗禾》，高大石调《啭春莺》，小石调《舞霓裳》，越调《九霞觞》，双调《朝八蛮》，大石调《清夜游》，林钟角《庆云见》，越角《露如珠》，小石角《龙池柳》，高角《阳台云》，歇指角《金步摇》，大石角《念边功》，双角《宴新春》，南宫调《凤城春》，仙吕调《梦钧天》，中吕调《采明珠》，平调《万年枝》，黄钟羽《贺回鸾》，般涉调《郁金香》，高般涉调《会天仙》。

创琵琶独奏曲破十五首：

凤鸾商《庆成功》，应钟调《九曲清》，金石角《凤来仪》，芙蓉调《蕊宫春》，蕤宾调《连理枝》，正仙吕调《朝天乐》，兰陵角《奉宸欢》，孤雁调《贺昌时》，大石调《寰海清》，玉仙商《玉芙蓉》，林钟角《泛仙槎》，无射宫调《帝台春》，龙仙羽《宴蓬莱》，圣德商《美时清》，仙吕调《寿星见》。

创小曲二百七十首：

其中，正宫十首：《一阳生》、《玉窗寒》、《念边戍》、《玉如意》、《琼树枝》、《鹔鷞裘》、《塞鸿飞》、《漏丁丁》、《息鼙鼓》、《劝流霞》。南吕宫有十一首：《仙盘露》、《冰盘果》、《芙蓉园》、《林下风》、《风雨调》、《开月幌》、《凤来宾》、《落梁尘》、《望阳台》、《庆年丰》、《青骢马》。

中吕宫十三首：《上林春》、《春波绿》、《百树花》、《寿无疆》、《万年春》、《击珊瑚》、《柳垂丝》、《醉红楼》、《折红杏》、《一园花》、《花下醉》、《游春归》、《千树柳》。

仙吕宫有九支：《折红蕖》、《鹊度河》、《紫兰香》、《喜尧时》、《猗兰殿》、

《步瑶阶》、《千秋乐》、《百和香》、《佩珊珊》。

黄钟宫十二首：《菊花杯》、《翠幕新》、《四塞清》、《满帘霜》、《画屏风》、《折茱萸》、《望春云》、《苑中鹤》、《赐征袍》、《望回戈》、《稻稼成》、《泛金英》。

高宫九支：《嘉顺成》、《安边塞》、《猎骑还》、《游兔园》、《锦步帐》、《博山鲈》、《暖寒杯》、《云纷纭》、《待春来》。

道调宫九首：《会夔龙》、《泛仙杯》、《披风襟》、《孔雀扇》、《百尺楼》、《金尊满》、《奏明庭》、《拾落花》、《声声好》。

越调八首：《翡翠帷》、《玉照台》、《香旖旎》、《红楼夜》、《朱顶鹤》、《得贤臣》、《兰堂烛》、《金镝流》。

双调有十六首：《宴琼林》、《泛龙舟》、《汀洲绿》、《登高楼》、《麦陇雉》、《柳如烟》、《杨花飞》、《玉泽新》、《玳瑁簪》、《玉阶晓》、《喜清和》、《人欢乐》、《征戍回》、《一院香》、《一片云》、《千万年》。

小石调七首：《满庭香》、《七宝冠》、《玉唾盂》、《辟尘犀》、《喜新晴》、《庆云飞》、《太平时》。

林钟商十首：《采秋兰》、《紫丝囊》、《留征骑》、《塞鸿度》、《回鹘朝》、《汀洲雁》、《风入松》、《蓼花红》、《曳珠佩》、《遵渚鸿》。

歇指调九首：《榆塞清》、《听秋风》、《紫玉箫》、《碧池鱼》、《鹤盘旋》、《湛恩新》、《听秋蝉》、《月中归》、《千家月》。

高大石调九首：《花下宴》、《甘雨足》、《画秋千》、《夹竹桃》、《攀露桃》、《燕初来》、《踏青回》、《抛绣球》、《泼火雨》。

大石调八支：《贺元正》、《待花开》、《采红莲》、《出谷莺》、《游月宫》、《望回车》、《塞云平》、《秉烛游》。

小石角九首：《月宫春》、《折仙枝》、《春日迟》、《绮筵春》、《登春台》、《紫桃花》、《一林红》、《喜春雨》、《泛春池》。

双角九首：《凤楼灯》、《九门开》、《落梅香》、《春冰拆》、《万年安》、《催花发》、《降真香》、《迎新春》、《望蓬岛》。

高角九支：《日南至》、《帝道昌》、《文风盛》、《琥珀杯》、《雪花飞》、《皂貂裘》、《征马嘶》、《射飞雁》、《雪飘飘》。

大石角九首：《红炉火》、《翠云裘》、《庆成功》、《冬夜长》、《金鹦鹉》、

《玉楼寒》、《凤戏雏》、《一炉香》、《云中雁》。

歇指角九首：《玉壶冰》、《卷珠箔》、《随风帘》、《树青葱》、《紫桂丛》、《五色云》、《玉楼宴》、《兰堂宴》、《千千岁》。

越角九首：《望明堂》、《华池露》、《贮香囊》、《秋气清》、《照秋池》、《晓风度》、《靖边尘》、《闻新雁》、《吟风蝉》。

林钟角九首：《庆时康》、《上林果》、《画帘垂》、《水精簟》、《夏木繁》、《暑气清》、《风中琴》、《转轻车》、《清风来》。

仙吕调十五支：《喜清和》、《芰荷新》、《清世欢》、《玉钩栏》、《金步摇》、《金错落》、《燕引雏》、《草芊芊》、《步玉砌》、《整华裾》、《海山青》、《旋絮绵》、《风中帆》、《青丝骑》、《喜闻声》。

南吕调七首：《春景丽》、《牡丹开》、《展芳茵》、《红桃露》、《啭林莺》、《满林花》、《风飞花》。

中吕调九首：《宴嘉宾》、《会群仙》、《集百祥》、《凭朱栏》、《香烟细》、《仙洞开》、《上马杯》、《拂长袂》、《羽觞飞》。

高般涉调九首：《喜秋成》、《戏马台》、《泛秋菊》、《芝殿乐》、《鸂鶒杯》、《玉芙蓉》、《偃干戈》、《听秋砧》、《秋云飞》。

般涉调十首：《玉树花》、《望星斗》、《金钱花》、《玉窗深》、《万民康》、《瑶林风》、《随阳雁》、《倒金罍》、《雁来宾》、《看秋月》。

黄钟羽七首：《宴邹枚》、《云中树》、《燎金炉》、《涧底松》、《岭头梅》、《玉炉香》、《瑞雪飞》。

平调有十首：《万国朝》、《献春盘》、《鱼上冰》、《红梅花》、《洞中春》、《春雪飞》、《翻罗袖》、《落梅花》、《夜游乐》、《斗春鸡》。

根据旧曲翻新五十八首：

正宫、南吕宫、道调宫、越调、南吕调皆有《倾杯乐》和《三台》；仙吕宫、高宫、小石调、大石调、高大石调、小石角、双角、高角、大石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高般涉调、黄钟羽、平调，都有《倾杯乐》；中吕宫《倾杯乐》、《剑器》、《感皇化》、《三台》；黄钟宫有《倾杯乐》、《朝中措》、《三台》；双调有《倾杯乐》、《摊破抛球乐》、《醉花间》、《小重山》、《三台》；林钟商《倾杯乐》、《洞中仙》、《望行宫》、《三台》；歇指调《倾杯乐》、《洞仙歌》、《三台》；仙吕调有《倾杯乐》、《月宫仙》、《戴仙花》、《三台》；中吕调《倾杯

乐》、《菩萨蛮》、《瑞鹧鸪》、《三台》；般涉调有《倾杯乐》、《望征人》、《嘉宴乐》、《引驾回》、《拜新月》、《三台》。如《宇宙贺皇恩》、《降圣万年春》之类，皆诸侯王府所作，记述太祖美德，多与皇帝有关。而《平晋普天乐》，是平定河东之后所作，《万国朝天乐》，乃次年所作，宴享时常演奏。然而帝勤求治国之道，未曾独自享乐，故举乐有度。

真宗不喜郑声，且成杂乱之词，未曾向外宣布。太平兴国年间，伶官蔚茂多侍大宴，听到公鸡唱鸣，殿前都虞侯崔翰问他说："这可以用管弦演奏吗？"茂多就模仿鸡的叫声，创制曲名《鸡叫子》。另民间创作新曲甚多，而教坊不采用。太宗所作曲，乾兴以来教坊全部采用，新创作共十七调，四十八曲：黄钟、道调、仙吕、中吕、南吕、正宫、小石、歇指、高平、般涉、大石、中吕、仙吕、双越调、黄钟羽。急慢等曲共数千首。又有法曲、《龟兹》、鼓笛三部，共二十四曲。

仁宗通晓音律，常在宫中作曲赐给教坊，或让教坊使撰写交皇上，共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了。天圣年间，皇上曾问辅佐大臣、古今音乐有何异同，王曾回答："古乐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鬼神，而听者都觉得内心和悦。今乐则不然，只是愉人耳目动荡人心。自古国君流连亡国，都是由此。"皇帝说："朕未曾留意声乐技巧，内外宴饮游玩皆勉力而为。"张知白说："陛下美德，外人岂知，我愿准备书本随时记下您的政绩。"

世人以太常为雅乐，可未曾用于宴享，难道雅正的音乐不美吗？"乐（yuè）者乐（lè）也"，虽然其理精深妙、难以了解，一旦演奏即令人心平气和、倍感愉悦，不精通音乐亦能感受。今日太常乐所用乐器有悬钟、磬、埙、篪、搏拊之器，加上跳舞所用羽、籥、干、戚等，都是模仿古代，待重新创作，听者不知道为乐而观者却不满足，难道古乐果真如此吗？孔子说"恶（wù）郑声"，唯恐郑声扰乱雅乐。扰乱雅乐之说，似是而非。孟子也说"今之乐犹古之乐"，可是太常与教坊不同，为什么呢？当初李照、胡瑗、阮逸重新铸造钟磬，隐士徐复嘲笑他们说："圣人把声音寄寓在乐器中，不先求其声而改变乐器，这样有用吗？"李照、胡瑗、阮逸制作很久了，最终无所成就。蜀人房庶也深入评议此说非也，趁势撰文论述古乐和今乐本末不远，其大略说："上古世风质朴，乐器与音乐也都很质朴，后代稍有改变。金石制成钟磬，后代把钟磬改为方响；丝竹，制成琴箫，后代改为筝笛；匏，制笙，攒之以斗；埙，土制，后变为瓯；革，麻料也，

（刘注：麻，应该是皮，古今中外皆以皮革作鼓，未见以麻为鼓者。疑为原版本之误。）敲击而为鼓；木，制成柷敔，贯之为板。这八音，于世间非常方便，可是不明此理者认为庙乐之镈钟、镈磬、宫轩是雅正音乐，而一概把夷部、卤部当作淫声。根本不知道大车是从原始的无辅车轮发展来的，巨大的龙船是从落叶发展的，变化就是这样。古人用俎豆吃饭，后代改用杯盂；古人认为睡在席子上舒服，后来改为睡床榻。假使圣人复活，也不能舍弃杯子钵盂和床榻，而再用质朴的俎豆和席子。八音的乐器，难道与此不同吗？孔子说'郑声淫'，难道是说郑国的乐器和古代不同吗？只是痛恨郑国乐声之变罢了。假如让一个精通音乐的人用今天的乐器演奏古代的音乐，除去靡靡之音而归之于平和典雅，也是感人心，导和气，不也是清明治世之音吗？可是，世人所谓雅乐，未必与古代相同，而教坊所奏，难道都是淫声吗？"当学者们纷纷倡导改革乐制之后，只有房庶的观点独树一帜，故保存其言论，等待知音。

教坊本来隶属于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等官职。至圣五年，任命两个内侍作统辖。嘉祐年间，下诏乐工每色名额只二人，教头只三人，如缺少即增补。使和副使每年观看杂剧，把色人分三等，遇到三殿缺少应奉者，即予增补。各部门应奉达二十年，年五十以上这者，允许增补为庙令或镇将，此官制执行，隶属于太常寺。每当同天节，宣慈、庆寿宫生日，皇子、公主生日，凡是国家欢庆之事，教坊皆进献歌乐词。

熙宁九年，教坊副使花日新说："乐声太高，歌者很难跟上。方响部的乐器不中度，丝竹乐器也不中度。应该去掉急促之声，使其归于宽缓平易，请求向下调一律，改造方响，以为乐准。丝竹的声音高低都跟随着它，这样音律就和谐，可以引导中正平和之气。"下诏同意花日新的请求。十一月，在化成殿演奏新曲，帝与近臣说："乐声按次降了一律，已经宽缓平和。"又赏赐方响为架三十，命令太常降法驾和卤部各一律，与教坊同。当初，熙宁二年五月，罢去宗室正任以上借教坊乐工，至八年，又恢复了，允许教授音乐。

政和三年五月，诏："近来以《大晟乐》传播教坊，嘉许与天下共用，可将进献音乐颁之天下。"八月，尚书省认为："大晟府的宴乐已拨给教坊，各府来学乐者，都已到教坊学习。"四年正月，礼部上奏："教坊乐，春天有时用商声，孟有时用季的乐律，失去四季之序。请求把大晟府所定十二月声律，让教坊学习，仍让秘书省撰写歌词。"

高宗建炎初年，省去教坊。绍兴十四年重新设置，乐工共四百六十人，任命内侍当任钤辖。绍兴末年，又省去教坊。孝宗隆兴二年天申节，将用乐祝寿，皇上说："一年之内，除了两宫生日以外，别无所用。"大臣们都说："可临时招集，不必设置教坊。"皇上说："很好。"乾道年以后；北方使臣每年来两次，也要用乐，招市人用之，不设教坊，令修内司提前二十天教学演习。按以前惯例用乐工三百，百戏军一百，百禽鸣二人，小儿队七十一人，女童队一百三十七人，筑球军三十二人，起立门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以上都是临安府的差使。相扑等子二十一人，这是御前忠佐司的差使。下令不用小儿及女童队，其余保留。

［**原文**］

云韶部

云韶部者，黄门乐也。开宝中平岭表，择广州内臣之聪警者，得八十人，令于教坊习乐艺，赐名箫韶部。雍熙初，改曰云韶。每上元观灯，上巳、端午观水嬉，皆命作乐于宫中。遇南至、元正、清明、春秋分社之节，亲王内中宴射，则亦用之。奏大曲十三：一曰中吕宫《万年欢》；二曰黄钟宫《中和乐》；三曰南吕宫《普天献寿》，此曲亦太宗所制；四曰正宫《梁州》；五曰林钟商《泛清波》；六曰双调《大定乐》；七曰小石调《喜新春》；八曰越调《胡渭州》；九曰大石调《清平乐》；十曰般涉调《长寿仙》；十一曰高平调《罢金钲》；十二曰中吕调《绿腰》；十三曰仙吕调《采云归》。乐用琵琶、筝、笙、觱栗、笛、方响、杖鼓、羯鼓、大鼓、拍板。杂剧用傀儡[①]，后不复补。

［**注释**］

①傀儡：kuī lěi，指木偶戏。明谢肇淛《五杂俎·人部一》："南方好傀儡，北方好秋千，然皆胡戏也。"

［**要义精译**］

云韶部

云韶部，是黄门乐。开宝年间平定岭表，挑选广州内臣中聪明伶俐者，得八

十人，让他们在教坊学习乐艺，赐名为“箫韶部”。雍熙初年，改名为“云韶”，每当元宵节观灯，上巳、端午节观看戏水，都命令他们在宫中演奏音乐。遇到南至、元正、清明、春秋分社等节日，亲王在家中设宴或练习射箭，也用云韶部。奏大曲十三首：一为中吕宫《万年欢》；二为黄钟宫《中和乐》；三为南吕宫《普天献寿》，此曲是太宗所作；四为正宫《梁州》；五为林钟商《泛清波》；六为双调《大定乐》；七为小石调《喜新春》；八为越调《胡渭州》；九为大石调《清平乐》；十为般涉调《长寿仙》；十一为高平调《罢金钲》；十二为中吕调《绿腰》；十三为仙吕调《彩云归》。云韶部所用乐器：琵琶、筝、笙、觱篥、笛、方响、杖鼓、羯鼓、大鼓、拍板。杂剧用傀儡，后来再无增补。

［原文］

均容直

钧容直，亦军乐也。太平兴国三年，诏籍军中之善乐者，命曰引龙直。每巡省游幸，则骑导车驾而奏乐；若御楼观灯、赐酺，则载第一山车。端拱二年，又选捧日、天武、拱圣军晓畅音律者，增多其数，以中使监视，藩臣以乐工上贡者亦隶之。淳化四年，改名钧容直，取钧天之义。初用乐工，同云韶部。大中祥符五年，因鼓工温用之请，增《龟兹》部，如教坊。其奉天书及四宫观皆用之。有指挥使一人、都知二人、副都知二人、押班三人、应奉文字一人、监领内侍二人。嘉祐元年，系籍三百八十三人。六年，增置四百三十四人，诏以为额，阙即补之。七年，诏隶班及二十四年、年五十以上者，听补军职，隶军头司。其乐旧奏十六调，凡三十六大曲，鼓笛二十一曲，并他曲甚众。嘉祐二年，监领内侍言，钧容直与教坊乐并奏，声不谐。诏罢钧容旧十六调，取教坊十七调肄习之，虽间有损益，然其大曲、曲破并急、慢诸曲，与教坊颇同矣。

绍兴中，钧容直旧管四百人，杨存中请复收补，权以旧管之半为额，寻闻其召募骚扰，降诏止之。及其以应奉有劳，进呈推赏，又申谕止于支赐一次，庶杜其日后希望。绍兴三十年，复诏钧容班可蠲省（juān shěng）[①]，令殿司比拟一等班直收顿，内老弱癃疾（lóng jí）[②]者放停。教坊所尝援祖宗旧典，点选入教，虽暂从其请，

绍兴三十一年有诏，教坊即日蠲罢，各令自便。

东西班乐，亦太平兴国中选东西班习乐者，乐器独用银字觱栗、小笛、小笙。每骑从车驾而奏乐，或巡方则夜奏于行宫殿庭。

诸军皆有善乐者，每车驾亲祀回，则衣绯绿衣，自青城至朱雀门，列于御道之左右，奏乐迎奉，其声相属，闻十数里。或军宴设亦奏之。

棹刀枪牌翻歌等，不常置。

清卫军习乐者，令钧容直教之，内侍主其事，园苑赐会及馆待契丹使人。

又有亲从亲事乐及开封府衙前乐，园苑又分用诸军乐，诸州皆有衙前乐。

［**注释**］

①蠲省：音 juān shěng，废除；免除。《北齐书·文宣帝纪》："乃赴晋阳，亲总庶政，务从宽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　②癃疾：音 lóng jí，衰弱疲病。宋孙奕《履斋示儿编·字说·集字二》："《缃素杂记》云：'古语有二声合为一字者……龙钟切为癃字，潦倒切为老字，谓人之老羸癃疾者。'"

［**要义精译**］

钧容直

钧容直，也是军乐。太平兴国三年，下诏给军籍中擅长音乐者，命名"引龙直"。每当国君巡行省视、游玩，引龙直就骑马奏乐、引导车驾；如皇帝登楼观灯，赏赐大宴，则载引龙直乘坐第一山车。端拱二年，又挑选捧日、天武、拱圣军中通晓音乐周者，增加引龙直人数，派中使监管，藩臣进贡的乐工也隶属引龙直。淳化四年，改名"钧容直"，"钧"取"钧天"之意。最初所用乐工人数与云韶部相同。大中祥符五年，根据鼓工温用的请求，增加《龟兹》部，与教坊相同。奉天书和四宫观都用钧容直。钧容直有指挥使一人，都知二人，副都知二人，押班三人，应奉文字一人，监领内侍二人。嘉祐元年，隶属钧容直籍者有三百八十三人。六年，增设至四百三十四人。下诏以此数为定额，如有空缺即增补。七年，下诏隶属于钧容直二十四年及年在五十岁以上者，可命充补军中职

位，隶属于军头司。从前，钧容直所奏曲有十六调，共三十六大曲，鼓笛曲二十一首，以及很多其他曲目。嘉祐二年，监管统领钧容直之内廷侍卫认为：钧容直与教坊乐一起演奏，声音不谐。下诏除去钧容直以前的十六调，选取教坊十七调演练，即使其间有增减，但钧容直的大曲、曲破及快慢等曲，和教坊乐大多相同。

绍兴年间，钧容直从前管辖四百人，杨存中请求增补，暂以四百之半作为增加额。上听说征招中发生骚乱，就下诏终止此事。待钧容直居功而请赏时，皇帝申明只赏一次，以杜绝其奢望。绍兴三十年，又下诏减省钧容班，命令殿司参照一等班整顿，其中老弱病残者停职。教坊曾引祖宗旧典，从中选入教坊，虽然暂时听从了，但绍兴三十一年又下诏，撤销教坊，让其各随其便。

东西班乐，即太平兴国年所选东西班乐人，他们的乐器只用银字觱篥、小笛、小笙。骑从车驾奏乐，皇帝巡行之夜即奏于行宫殿庭。

各军皆有擅长音乐者，每当皇帝车驾祭祀归来，他们就穿着绯绿色衣服，从青城到朱雀门，列队于御道左右，奏乐恭奉，乐声相连响彻十几里外。有时军宴亦令其演奏。

棹刀、枪牌、翻歌等，平时不设置。

清卫军中学乐者，由钧容直教之，内侍主其事，用于园苑赐宴及宾馆款待契丹使臣。

又有亲从亲事乐及开封府衙前乐，园苑又分用各种军乐，各州皆有衙前乐。

［**原文**］

四夷乐

四夷乐者，元丰六年五月，召见米脂砦（zhài）[1]所降戎乐四十二人，奏乐于崇政殿，以三班借职王恩等六人差监在京闲慢库务门及旧城门敢勇三十六，与茶酒新任殿侍。《大晟乐书》曰："前此宫架之外，列熊罴案，所奏皆夷乐也，岂容淆杂大乐！乃奏罢之。然古鞮鞻氏掌四夷乐，韎师、旄人[2]各有所掌，以承祭祀，以供宴享。盖中天下而立，得四海之欢心，使鼓舞焉，先王之所不废也。《汉律》曰：'每大朝会宜设于殿门之外。'天子御楼，则宫架之外列于道侧，岂可旋于广庭，与大乐并奏哉！"

［注释］

①砦：音 zhài，同“寨”。 ②旄人：音 máo rén，《周礼》官名。掌教乐舞。《周礼·春官·序官》：“旄人，下士四人，舞者众寡无数。”郑玄注：“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

［要义精译］

四夷乐

四夷乐，元丰六年五月，召见米脂寨投降的戎乐工四十二人，奏乐于崇政殿，派三班借职王恩等六人差监在京城闲慢库务门和旧城门的勇士三十六人，任茶酒新任殿侍。

《大晟乐书》记载：“从前在宫架之外，摆列画着熊罴的‘鼓吹十二案’，都演奏夷乐，哪里容得下淆杂大乐？即上奏罢除它们。然而古代鞮鞻氏掌管四夷音乐，韎师、旄人都有专职，用来祭祀，宴享。由于我们立于天下的中心，得到四海的欢心，所以让他们击鼓舞蹈，先王都没有废除夷乐。《汉律》上记载：‘每当大朝会宜设四夷乐于大殿门之外。’天子登上楼台，宫架之外列于道路两边，难道可以设在宫廷之中，和大乐一起演奏吗？”

［解读、评说］

（一）歌曲作家姜夔（kuí）

宋朝江山虽然非常脆弱，北宋、南宋在岌岌可危之中勉强撑持了二百多年；但是文化艺术方面却是人才济济，文学家、词人、画家、书法家、律学家、音乐家，闪现出绚丽的光芒。

这里，首先介绍一位歌曲作家及音乐理论家姜夔。

宋朝的民间音乐中，有一种艺术性较高的音乐形式——曲子。实际上，曲子起源于唐代，是群众口头流传的民间小调。当它流入城市之后，引起了文人的注目，一些爱好音乐的文学家便为曲子填词，称为“曲子词”。由于曲子词的句子依着曲调的长短而变化，所以又叫作“长短句”，一般都简称为“词”。就像以写诗著称的文人被称为诗人一样，以填词而著称的就被称为“词人”。词人大多懂音乐，这是因为他必须依曲填词的缘故。宋朝有名的词人，如柳永、秦观、辛

弃疾，以及出色的女词人李清照等，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在宋代众多的名士中，姜夔是一位超群的词人兼作曲家。夔，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后人都叫他姜白石。姜白石是江西鄱阳（今波阳）人，大约生于公元1155年，卒于公元1221年。姜白石的父亲原在汉阳做官，但由于父亲过早地去世，成为孤儿的小姜夔自幼居住在姐姐家，大约过了二十年寄人篱下的日子，致使他的心灵受到种种刺激。一方面，缺乏家庭温暖，形成一种凄凉彷徨、多愁善感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埋头苦读，奠定了扎实而深厚的音乐和文学功底。他自己曾说："少小知名翰墨场，十年心事只凄凉。"（《除夕自石湖归苕溪》）他早年便以书法、诗词、音乐闻名于文坛（翰墨场），但他的精神总是那么萎靡不振、多愁善感，这些情绪都反映在他的文学作品与音乐作品里。

姜白石成年之后，他的老师——诗人萧德藻十分器重他，便带着他一同去到江南吴兴。在那里，姜白石和萧老师的侄女结了婚，婚后定居苕溪。

姜白石曾几次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谋求一官半职，但都失败了；他的一些政治地位很高的诗词朋友想为他出钱买个官位，但他又认为这是一种难于忍受的屈辱而拒绝了，往后，具有作曲家素质而又感情脆弱的姜白石似乎感到自己并不适宜做官。结果，生活给他安排了这条道路：在达官贵人或知心朋友门下做幕僚清客。这种依附他人的生活，使他不得不离家在外，为生计而四处奔波。

姜白石精通音乐，尤其爱好作曲。他在《长亭怨慢》小序中说："我很喜欢自己作曲，先随意写成长短句的歌词，然后配上曲调。"从这里可以看出，先写歌词然后作曲是当时写作歌曲的方法之一。这种写作歌曲的方法，当时叫作"自度曲"。但也不尽然，有时他又是依着原有的曲调而填词，例如他的《醉吟商小品》，便是依着旧传醉吟商《胡渭州》的琵琶品弦法记下乐谱，尔后填上歌词的；又如他的《霓裳中序第一》则是根据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里的《中序》填上歌词。有一次，姜白石的好友——诗人范成大——作成一首曲调，要姜白石为此曲填词。白石看到隔河一座花园，正值梅花开放、白雪飘落，竹院幽静而深邃，于是填上歌词，便叫《玉梅令》。

以上说的《长亭怨慢》是姜白石依曲填词的作品。但根据现存的姜白石歌曲十七首来看，也只有前面所举的三首歌曲是依他人曲调而填词，似属偶尔逢场作戏；他的其余十四首歌曲，全是他本人"自度曲"，这才是姜白石常规的创作方法。

姜白石所处的时代，正值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已被金兵占领，宋朝廷被迫迁都临安（今杭州），称为南宋。坚决抗金将领，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已遭杀害，南宋统治集团以屈辱的“议和”换取了苟且偷安的局面。他们完全不顾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北方人民，仍然过着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生活。加之，宋朝廷每年必须向金朝统治者缴纳大量的“岁贡”，便采取各种残酷手段压榨人民。苦难最为深重的农民受到重重剥削与压迫，正如大词人辛弃疾所说：“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而又盗贼以剁杀攘夺害之。”更有甚者，在南宋朝廷与金朝统治者双方“议和”之后，金兵仍然大举进兵南犯，攻破了建康（今南京）。临安、扬州等城市，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生灵涂炭。面对祖国山河残破的现实，姜白石虽然深恶痛绝，敛眉长叹，但是，一个漂泊惨淡的落第书生，对此又能如之奈何呢？

扬州这座古城就一次再次地遭到金兵洗劫破坏，这座原先十分繁华的都市，变成一片断瓦残垣，异常荒凉。许多年之后，姜白石路过这里，那时正值冬至，傍晚降雪之后刚刚放晴，眺望城外，满眼是离离荠麦，田园荒芜；放眼城内，亦是一片萧条凄然景象。夜幕降临了，戍楼上发出了悲凉的号角声。此情此景，激起了这位歌曲作家今昔对比的多少思绪，伤感之情油然而起，于是，写成了《扬州慢》一歌：

［原文］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
解鞍少驻初程。
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
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
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江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
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精译］

淮河之南的名城，竹西亭所在的地方。

我途经这里而稍事歇鞍。

想当年春风十里，无限繁华，

到如今荠麦遍野、一片荒凉。

自遭金兵掳掠之后，

生灵涂炭，多年难愈重患。

天色将晚，号角声声凄寒，

扬州城啊，你令人多么伤感：

遥想杜牧风流往事①，

今又是一般人世沧桑；

即便诗词美妙，

也难于表达儿女情长。

二十四桥依然存在，水波依然荡漾

冷月之下却没有潺潺声响。

桥边的红芍药年年滋长，

却不知为谁开放！

（①指唐代诗人杜牧在扬州与妓女恋爱的故事。）

这首古歌意境深切，格调忧伤，词曲结合十分得当，姜白石的忧国忧民之情，宣泄得淋漓尽致。与其说这是一首表现个人伤感的歌曲，毋宁说它是一首对祖国山河的眷恋之作，像这样的歌曲，还可举出几支。

自从姜白石随着萧老师来到号称“水晶宫”的吴兴，见此地风景秀丽、山光水色娇媚动人。到了夏天，池塘里荷叶大如团扇，一片片红色的荷花瓣，好似红衣一般包着莲蓬，实是爱煞人也。当这位歌曲作家穿行于荷塘之间和拱形桥梁之下时，感受到了无比的诗情画意。虽然身在美景之中，可是想到祖国的北方大片国土已被金人抢占，——于是，写成一首歌曲，歌中唱道：“虹梁水陌，鱼浪吹香，红衣半狼藉。维舟四望，故园渺天北。”这便是那首令人荡气回肠的《惜红衣》。从它的字里行间，不是流露着爱国的热情吗？

姜白石常常施展着即兴作歌的才能。1191 年冬天，他冒着风雪乘船去看望

诗友范成大，范成大拿出诗笺，要他写诗作曲，白石毫无凝滞，提笔一挥而就，写成《暗香》和《疏影》两首。试看《疏影》一歌：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

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他从那美丽可爱的小鸟歇在生有藓苔的梅枝上，联想到北国的沦亡，又不胜感慨一番。

一位穷苦落魄的清客，混得一茶一饭，尚且忧虑国难深重，每每触景生情，已属难能可贵。可有的人还批评姜白石："始终留恋那种只图个人一时欢乐的小天地。"我看还是不要太多地苛求于古人吧。

从姜白石的可考作品来看，他在大约三十年间走过江西、江苏、浙江、湖北、湖南一带地方，游历了许多城镇与名胜。他的生活，一方面是"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杜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姜白石诗《过垂虹》），热衷于良辰美景与诗词音乐中；另一方面是"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歌曲《凄凉犯》）他对腐败的南宋王朝统治下山河残缺的祖国危运悲叹不已（从姜白石的具体情况来看，他不可能像率雄师抗金兵的岳元帅那样"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岳飞《满江红》）；也不可能像担任安抚史的老英雄辛弃疾那样招集义勇，训练军队，以求恢复中原，统一中国。我认为，我们不能超越历史的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去要求一位在屈辱中长大的、终身依附他人而生活的音乐家。可不是吗？他既无大声疾呼的力量，亦无慷慨悲歌的气魄。他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大官僚曾经表示不满，写出了"闹里传呼大官过，后车多少尽蝉娟"（《观灯口号》）的诗句，但他在实际生活中又不得不依附于那些官僚阶层。姜夔的一生，就是在这种矛盾重重的思绪中痛苦地度过的。

面对着国家残破、朝廷腐败的局势，自幼失去父母养育的姜夔，所表现出的凄凉伤感之情，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悲哀和人民的苦悯，此类作品，流传下来的还有一首《凄凉犯》。一次，白石旅居合肥（南宋时的合肥已经算是边城了），但见街市之上都种着柳树，晚上秋风吹来，发出飒飒声响，这位词曲作家掩上门窗，仍时时传来战马嘶鸣之声；出城去放眼观看，则是一片荒烟野草，景象十分凄楚暗淡。作曲家深有感触，乐兴大发，便写了一首歌曲。由于七弦琴曲中有一首《凄凉调》，白石借用了这个曲名，便将此歌叫作《凄凉犯》。它的前

半阕是这样的：

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
马嘶渐远，人归甚处？戍楼吹角。
情怀正恶，更衰草寒册淡薄。
似当时将军部曲，迤逦度沙漠。

这首歌曲写成之后，姜白石回到行都临安，将它送给宫廷乐师田正德去看，田正德用哑觱篥角吹奏了一番，但闻憔悴困苦之声沁人肺腑，打动了作者心弦。所以白石在这首歌前的《小序》中如实地写着“音调极其优美”的话。看来，此亦姜夔的得意之作。

姜白石的歌曲作品为数众多，绚烂深婉，可惜流传至今的仅只是一部分。其中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首琴歌（即附有七弦琴伴奏的歌曲），叫作《古怨》。在这首琴歌里，姜白石寄托了为国忧伤的感情。他在其中唱道：

世事兮何据？手翻复兮云雨。
过金谷①兮花谢委尘土。
悲佳人兮薄命谁为主？
岂不犹有春兮？妾自伤兮迟暮。
发将素！
欢有穷兮恨无数，弦欲绝兮声苦，
满目江山兮泪沾屦。
君不见年年汾水上兮，唯秋雁飞去！

（①金谷：在河南洛阳西北，晋代石崇在这里修建金谷园，其歌伎绿珠，因反抗权贵孙秀胁迫，在园内跳楼自尽。）

面对世事的变迁，国家前途暗淡，他禁不住发问了：“不是还有春天吗?”唉！联想到自己头发快要白了，只能自我忧伤，唱着凄楚的歌；声调悲苦啊，琴弦都将要断绝了。面对这美丽的山河，泪落下来鞋都沾湿了。

难道说，姜白石的作品尽皆凄凉忧伤吗？非也，他也有振奋激昂之作，白石的诗友——大词人辛弃疾——曾在绍兴担任浙东安抚使，之后又担任镇守京口（今镇江市）的妥职。姜白石在那里常和辛弃疾以诗词、歌曲相互唱和。真个是“往事越千年”，他们对于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及范蠡协助勾践完成了复

国大业之后便告隐退的故事万分感慨（绍兴古名会稽，乃是春秋时代越国的都城）。同时，辛弃疾不顾投降派的强权压力，为收复失地而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忧国忧民的音乐家姜夔对于这位老朋友的雄心壮志非常赞赏。于是，写成《永遇乐·北固楼次稼轩韵》（稼轩，即辛弃疾）这首词：

云隔迷楼，苔封很石，人向何处？
数骑秋烟，一篙寒汐，千古空来去。
使君心在苍崖绿嶂，苦被北门留住。
有尊中酒差可饮，大旗尽绣熊虎。
前身诸葛，来游此地，数语便酬三顾。
楼外冥冥，江皋隐隐，认得征西路。
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
问当时依依种柳，至今在否。

——绣着熊虎的军旗迎风飘扬，阵容多么宏伟：辛弃疾举酒望着北方，而中原父老又向南方期待着恢复国土的金鼓鸣响。姜白石在勉励老英雄辛弃疾抗击金朝统治者，还我河山。音乐家姜白石的这个愿望，也即是当年千千万万中原人民的愿望。虽则这样的作品为数不多，但体现了姜白石作品中所具有的人民性及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细心的音乐爱好者们也许曾想到这个问题：八百年前的歌曲，用的是什么样的记谱法？我们 20 世纪末的人怎么得知？

从传下来的《白石道人歌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直行书写的歌词之旁，记写着类似日文的“片假名”的符号，那便是宋代燕乐字谱，我们一般称它为“旁谱”。这种乐谱很不好认，近二百年来，中外一些音乐学者曾对它进行过探索。著名的音乐史专家杨荫浏老先生在原来的基础上深入到民间去考察，才发现西安民间现今还流行着的《鼓乐》记谱法与这种旁谱相同，才终于把流传下来的《白石道人歌曲》十七首全部译为五线谱，为我们听赏和研究姜白石的歌曲及宋代音乐提供了声音的依据。

临了，还有一个问题，即姜白石的歌曲，当时只是在少数文人之中作为消遣呢？还是亦曾在民间广泛流传？这里可以举一事例作为解答。

1186 年冬天，武昌建筑了一座“安远楼”，当时，刚刚三十开外的姜白石与

几位诗友一道去参加落成典礼。酒宴之中，大家聚集一堂，开怀畅饮，白石即席作了一首歌曲，抒发了当时欢庆之情。事过十年之后，一位老友还在鹦鹉洲（武昌附近）的船上听到附近一位歌女在唱那首欢庆之歌。问到此歌的由来，她还叙述当年作歌的情景。老友将此事告诉了姜白石，白石得知此事，深受感动，追念昔日的游赏，叹息今天的寂寞，便又写了十歌，名曰《翠楼吟》（见今白石歌曲之一）。这就说明姜夔的歌曲活在民间，还是很具生命力的。可惜的是，传至现在的白石歌曲十七首、琴歌一首、《越九歌》十首，共计二十八首，只是他作品中的一部分。即便如此，这些宝贵遗产已成为我们现今研究宋词音乐的唯一材料，是现存最为可靠的宋代歌曲的一部分，实在是值得珍视的。

与此同时，姜夔还创作了十四首《圣宋铙歌曲》，现将歌名及其内容列于下：

《上帝命》　　表现宋朝接受天命

《河之表》　　表现平定上党的功绩

《淮海浊》　　表现平定维扬的功绩

《沅之上》　　表现收取湖南的功绩

《皇威畅》　　表现收复荆州的功绩

《蜀山邃》　　表现收复蜀地的功绩

《时雨霈》　　表现收复广南的功绩

《望钟山》　　表现攻下江南的功绩

《大哉仁》　　表现吴越归顺的事迹

《讴歌归》　　表现漳、泉献上土地的事迹

《伐功继》　　表现攻克河东的功绩

《帝临墉》　　表现征伐澶渊的事迹

《维四叶》　　赞美国家达到治理的盛世

《炎精复》　　歌颂宋朝事业中兴

除了诗词歌曲之外，姜白石对于音乐理论、古代音乐典籍也很有研究，他针对当时音乐典籍散失的状况，写成了意见书——《大乐议》，论述了古今乐制问题，并提出了整顿宫廷音乐的看法。《大乐议》送上南宋朝廷之后，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在《宋史·乐志》里还是记载了。姜夔的《大乐议》主

要论述了几个问题：

一是其议雅俗乐高下不一，宜正权衡度量。

二是其议古乐止用十二宫。

三是其议登歌当与奏乐相合。

四是其议祀享唯登歌、彻豆当歌诗。

五是其议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

末了当然要交代一下姜夔的后事。我们这位宋代的歌词歌曲作家，一生都在漂泊与惆怅中度过，晚年定居临安，更是贫病交加，但他仍然勤奋地创作，家中窗前屋后尽是乐章残稿。病死之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埋葬在西马塍（chéng），终年 65 岁。姜白石的歌曲，在中国音乐史上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篇章。

（二）出类拔萃的大师——朱熹

朱熹（1130—1200 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曾任秘阁修撰等职，官至宝文阁侍制。集理学之大成，为宋以后儒家理学的大师。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吸收当时科学成果，提出了对自然界变化的某些见解，如关于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说，如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地质变迁（原为海洋）说等。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

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

在理论方面，朱熹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即把宣传“道”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而不重视艺术的审美价值。对于诗和乐的关系，朱熹认为“志者诗之本，而乐者其末也，末虽亡不害本之存”。认为“乐”可有可无，否定了乐对于人的思想情感的重大作用。关于礼乐思想、中和之音、雅颂之音、郑卫之音以及乐律等，他都有所论述。

朱熹著作甚多，有《朱文公文集》、《续集》、《别集》、《周易本义》、《诗集传》及后人编纂的《朱子语类》等多种。

1. 志者诗之本，乐者诗之末

［原文］

来教谓诗本为乐而作，故今学者必以声求之，则知其不苟作矣。此论善矣，然愚意有不能无疑者。盖以《虞书》考之，则诗之作本为言志而已。方其诗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乐也。以声依永①，以律和声，则乐乃为诗而作，非诗为乐而作也。三代之时，礼乐用于朝廷，而下达于闾巷，学者讽诵其言，以求其志，咏其声，执其器，舞蹈其节，以涵养其心，则声乐之所助于诗者为多。然犹曰“兴于诗，成于乐”②，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圣贤之言诗，主于声者少，而发其义者多。仲尼所谓“思无邪”③，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者，诚以诗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后诗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声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声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钟鼓之铿锵而已，岂圣人“乐云乐云”之意哉，况今去孔孟之时千有余年，古乐散亡，无复可考，而欲以声求诗，则未知古乐之遗声，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协之音律，而被之弦歌已乎，诚既得之，则所助于诗多矣，然恐未得为诗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则今之所讲，得无有画饼之讥乎，故愚意窃以为诗出乎志者也，乐出乎诗者也。然则志者诗之本，而乐者其末也，末虽亡不害本之存，患学者不能平心和气，从容讽咏，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后可得而言，顾所得之浅深如何耳。有舜之文德，则声为律而身为度，箫韶④、二南⑤，之声不患其不作。此虽未易言，然其理盖不诬也。不审以为如何？二南分王者诸侯之风，《大序》之说，恐未为过，其曰圣贤浅深之辨，则说者之凿也。程夫子谓二南犹《易》之乾坤，而龟山杨氏以为一体而相成，其说当矣。试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当时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应似亦不可专以为乐声之应为言，盖必有理存乎其间，岂有无事之理，无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则事在其中矣。（卷三十七《答陈体仁》）

［注释］

①以上数句，源于《汉书·艺文志》：“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 ②“兴于诗，成

于乐”：孔子语，见于《论语》。 ③思无邪：见于《论语》，孔子评论《诗》三百零五篇，曰“思无邪”。 ④《箫韶》：舜的音乐，即《韶》。 ⑤二南：《诗经》开始部分的《周南》、《召南》，合称“二南”。

本文开始就单刀直入，批评“诗本为乐而作”的观点，而认为“方其诗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乐也”——当有诗之时，还没有歌，当有歌之时还没有乐，所以说“乐乃为诗而作，非诗为乐而作也”。他又列举历史事实，谓“三代”之时就是以诗为重，声乐只是辅助读诗而已；孔子说的“兴于诗，成于乐”便是以诗为先，然后才可“成于乐”的……得出结论：“志者诗之本，而乐者其末也，末虽亡不害本之存。”乐是末，没有末而本仍然存在。

对于朱熹的上述观点，乍看有理，仔细推敲则漏洞出矣。

（1）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远古所谓的“乐”是集诗歌、音乐、舞蹈而成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它们都是为表现思想感情（志）而作，孰先孰后不能一概而论。就说歌曲吧，有为词谱曲者，亦有为曲填词者，没有曲（朱熹所谓的“末”），词（朱熹所谓的“本”）何所依附？还能称之为歌乎？能说“末虽亡不害本之存”吗？

（2）“乐乃为诗而作”之说还有一大毛病，即自古以来，千千万万为乐器演奏用的“乐”，诸如琴曲、筝曲、琵琶曲、箫曲、笛曲、二胡曲……并非为诗而作。由此可以证明“乐”是一门独立的艺术。

朱熹在本文中颇有道理的言论主要是：“得其志而不得其声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声者也。”即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感情而没有表现为声的情况是存在的；没有产生思想感情而表现为声的情况则不存在。——就音乐创作而言，这是对的。

2. 论礼乐与中和

［原文］

（一）礼、乐固必相须，然所谓乐者，亦不过谓胸中无事而自和乐耳，非是着意放开一路而欲其和乐也。然欲胸中无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则自然和乐”，而周子亦以为“礼先而乐后”，此可见也。（《答寥子晦》一之二，《文集》卷四十五）

（二）圣人说政以宽为本，而今反欲其严，正如古乐以和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盖今之所谓宽者乃纵弛[①]，所谓和者乃哇淫[②]，非古之所谓宽与和者，故必以是矫之乃得其平耳。（《答寥子晦》十四之二，《文集》卷四十五）

（三）凡人直者必不足于温，故欲其温；宽者必不足于栗[③]，故欲其栗；皆所以因其德性之善而辅翼[④]之也。刚者必至于虐，故欲其无虐；简者必至于傲，故欲其无傲；皆所以防其气禀之过而矫揉之也。所以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所以教之之具，则又专在于乐[⑤]，如《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教国子弟"，而孔子亦曰"兴于诗，成于乐"。盖所以荡涤邪秽，斟酌饱满，动荡血脉，流通精神，养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气质之偏者也……圣人作乐以养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体用功效广大深切如此，今皆不复见矣，可胜叹哉！（《〈尚书·舜典〉注》，《文集》卷六十五）

（四）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

乾坤无言物有则，我独与子钩其深。（《紫阳琴铭》，《文集》卷八十五）

［注释］

①纵弛：前面说"政以宽为本"，但纵弛则不是宽，而是放纵。　②哇淫：前面说"乐以和为主"，但哇淫则不是和，而是放荡。　③栗：栗暴，即刚强。　④辅翼：辅其另外一方面之不足。　⑤此三句及后文都是说：以乐为教育贵族子弟的工具。

第一段：谓礼乐相辅相成，但必须先有礼的修养，做到"敬"，"心中无事"就自然"和乐"。所以说"礼先而乐后"。

第二段：评论古代政治上的"宽"是对的，但宋朝的政治不是"宽"，而是纵弛。又评论古乐"以和为主"，但宋代的音乐不是"和"，而是"哇淫"——放荡。

第三段：此段的主旨是继承《史记·乐书》的思想，肯定音乐有"荡涤邪秽，斟酌饱满，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之功，即今日所谓"净化心灵"，以至于能够产生"养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作用，进一步达到"养其中和

之德，而救其气质之偏”的目的。可是，到了宋朝，朱熹则感叹，如此广大深切的功效，“今皆不复见矣”。

第四段：这一首送给友人的诗，希望朋友以琴声培养他中和的性情，戒除易于发怒的邪心。所谓《琴铭》，应该是刻在琴上的铭文。

3. 论《风》、《雅》、《颂》

［原文］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诗之所以作也。”①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尤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②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守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产。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

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3]以求其端，参之列《国》[4]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诗集传·序》《文集》卷七十六）

[注释]

①此段思想完全源于《乐记》。 ②此段讲诗与乐的教化功能。 ③二《南》:《诗经·国风》的前一部分，叫作《周南》、《召南》，合称“二南”。 ④《国》：即《风》诗，有十五国的民歌，又称《国风》。

此文以问答方式行文，集中讨论《诗经》及其音乐。

开始部分“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乃是《乐记》思想。下面的孔子删诗“去其重复，正其纷乱，”等语乃是《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后文有三个要点：甲、对《雅》、《颂》之音推崇备至，认为它们“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乙、朱熹解释《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丙、关于学《诗》，朱熹认为应该从二《南》开始，参考着其他《国风》；然后再学习《雅》、《颂》。

4. 论“郑卫之音”

[原文]

诗体不同，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然必其事之犹可言者，若《清人》之诗是也。至于《桑中》、《溱洧》之篇，则雅人庄士

有言之者矣。孔子之称“思无邪”[1]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而况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为辨数而归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责之于我之切也。

若夫“雅”也、“郑”也、“卫”也，求之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则《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郑”则《郑风》若干篇是也；“卫”则《邶》、《鄘》、《卫》风若干篇是也。是则自卫反鲁以来未之有改。而《风》、《雅》之篇，说者又有正变之别焉。至于《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与《乐记》合，则是诗之为桑间又不为无所据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独为“雅”，《郑风》不为“郑”，《邶》、《鄘》、《卫》之风不为“卫”，《桑中》不为桑间亡国之音，则其篇帙混乱，邪正错糅，非复孔子之旧矣。夫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是或见于序义，或出于传记，皆有可考。

至于变雅，则固已无施于事，而变风又特里巷之歌谣，其领在乐官者，以为可以识时变，观土风，而贤于四夷之乐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则未知《桑中》、《溱洧》[2]之属当以荐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宾客耶？盖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固不问其美恶而悉陈以观也；既已陈之，固不问其美恶而悉存以训也。然其与先王《雅》、《颂》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异，如前所陈，则固不嫌于庞杂矣。今于雅郑之实察之，既不详于庞杂之名，畏之又太甚，顾乃引夫浮放之鄙词而文以风刺之美说，必欲强而置诸先王雅颂之列，是乃反为庞杂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与郑卫[3]合奏犹曰不可，而况强以《桑中》、《溱洧》为雅乐，又欲合于《鹿鸣》、《文王》、《清庙》之什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诗为犹止于中声者，太史公所谓“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其误盖亦如此。然古乐既亡，无所考正，则吾不敢必为之说，独以其理与其词推之，有以知其恐不然耳。又以为近于劝百讽一而止乎礼义，则又信《大序》之过者。

夫《子虚》、《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犹实有所谓讽也。《汉广》知不可而不求，《大车》有所畏而不敢，则犹有所谓礼义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则吾不知其何词之讽而何礼义之止乎？若曰孔子尝欲“放郑声”[④]矣，不当于此又收之以备六籍也，此则曾南丰于《战国策》、刘元城于“三不足”之论皆尝言之，又岂俟吾言而后白也哉？（《读吕氏诗记〈桑中〉篇》，《文集》卷七十）

“思无邪”，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耳。读三百篇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思无邪也。若以为作诗者思无邪，则《桑中》、《溱洧》之诗果无邪耶？某《诗传》去《小序》，以为此汉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类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诗人作此以讽刺其人也。圣人存之，以见风俗如此不好，至于做出此诗来，使读者有所愧耻而以为戒耳。吕伯恭以为“放郑声”矣，则其诗必不存。如《周礼》有官以掌四夷之乐[⑤]，盖不以为用，亦存之而已。（《语类》卷二十三）

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诗可以观，岂不信哉！（《诗集传》）

［注释］

①思无邪：孔子语，见于《论语》。意思是《诗》三百篇的思想内容没有邪念。　②《桑中》：《诗经·卫风》里的一首爱情歌曲。《溱洧》：音 zhēn wěi，两条河的名字。《诗经·郑风》里的一首爱情歌曲。　③胡部与郑卫：胡部，少数民族音乐；郑卫，民间歌曲。即反对少数民族音乐与汉族民间音乐合奏。　④放郑声：孔子语，见于《论语》。意思是放逐“郑声”，因为“郑声淫”。　⑤四夷之乐：周代已有少数民族音乐，即四夷之乐。

关于《郑风》与“郑声”，本书作者提出以下观点：

一是《郑风》非“郑声”也。严格地说，《诗经》里的《郑风》与《卫风》，并非“郑声”与“卫声”。所谓“郑声”，是贬义词；古代虽有称其为

"郑卫之音"者，但绝无人称其为"郑乐"者。郑声只能算是郑国民间音乐之中的糠秕。《诗》三百篇里的郑国民歌则是称为"郑风"的，"风"即民间音乐，是被孔子肯定了并订为唱歌教材的。

早年季札对郑国音乐的批评是："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季札观乐》）意思即说那声音靡靡，人民情绪颓废，恐怕就要亡国了！可见这音乐是不好的。

所以说，孔子的"放郑声"是放逐郑国民间音乐中最低级的那一部分糠秕。孔子为什么要"放郑声"？因为"郑声淫"。"淫"，在这里不一定是说歌词淫秽，主要是指放荡、急促、细靡的音乐。这种音乐不合乎孔子的音乐美学要求，不利于用之为陶冶人的性情，没有教育价值，起着不良的社会效果。有人就问了：孔子要放郑声，为什么《诗经》里还有《郑风》二十一首和《卫风》十首呢？朱熹在此文里也说："若曰孔子尝欲'放郑声'矣，不当于此又收之以备六籍也。"——如果说孔子曾经欲"放郑声"，就不应该把这些《郑风》收入"六籍"（即六经）。

二是朱熹认为：《国风》里的"《桑中》、《溱洧》之类皆是淫奔之人所作"，圣人之所以将其保留在《诗经》里，是为了让它作为反面教材以警示读者。即所谓"圣人存之，以见风俗如此不好，至于做出此诗来，使读者有所愧耻而以为戒耳"。

实际并非如此，第一，把《桑中》、《溱洧》这样写欢聚时戏谑的爱情歌曲贬为"淫奔"的"桑间亡国之音"，那么，人间就不能有爱情了。第二，朱熹说："某以为'放'是放其声……其诗则固存也。"认为孔子"放郑声"只是放其声而不是放其诗。这话倒是对了一半，因为孔子在删诗时，的确把三百零五篇的音乐重新编订了，"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三是关于孔子所说的"思无邪"，朱熹提到两种解释：其一，"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即是说，并非作诗人的思想都是没有邪念的，就是说作诗的人可能有邪念，也可能没有邪念；其二，即便是作诗者有邪念而作，我们也应该以没有邪念的思想来读它。——"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

这两个解释对于孔子的"思无邪"都不正确。我以为九百年前的朱熹，其思想比起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封建多了、落后多了。

5. 论乐律

［原文］

吾友建阳蔡君元定[1]……著书两卷，凡若干言……其言虽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讲，而实无一字不本于古人已试之成法……予谓国家行且平定中原以开中天之运，必将审音协律以协神人。当此之时，受诏典领之臣能得此书而奏之，则东京郊庙之乐将不待公孙述之瞽师而后备。(《〈律吕新书〉序》,《文集》卷七十六)

人传嵇康作《广陵散》操，当魏末晋初，其怒晋欲夺魏[2]，慢[3]了商弦，令与宫弦相似。宫为君，商为臣，是臣陵君之象，其声愤怒躁急，如人闹相似，便可见音节也。(《语类》卷二十五)

七弦既有散弦所取五声之位，又有按徽所取五声之位[4]，二者错综，相为经纬。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弦递降一等，其自左而右者则终始循环，或先或后，每至上弦之宫而一齐焉。盖散声[5]，阳也，通体之全声也，无所受命而受命于天者也；七徽[6]，阴也，全律之半声也，受命于人而人之所贵者也。但以全声自然无形数之可见，故今人不察，反以中徽为重，而不知散声之为尊。甚矣，其惑也！至其三宫之位，则左阳而右阴，阳大而阴小，阳一而阴二。固其取类左以象君，右以象臣。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者阳明，故为君子而近君，右者阴浊，故为小人而在远。以一君而御二臣，能亲贤臣，远小人，则顺此理而国以兴隆；亲小人，远贤臣，则弗此理而世以衰乱。是乃事理之当然，而非人之所能为也。(《琴律说》,《文集》卷六十六)

律管只吹得中声为定。若谓用周尺或羊头山黍，虽应准则，不得中声终不是。大抵声太高则焦杀[7]，低则盎缓[8]……刘歆为王莽造乐，乐成而莽死。后荀勖造于晋武帝时，即有五胡之乱。和岘造于周世宗时，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圣特异，初不曾理会乐，但听乐声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声遂和。唐太宗所定乐及本朝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语类》卷九十二)

［注释］

①元定：元定，即蔡元定（1135—1198 年），南宋著名律学家、理学家，字季通。建阳（今属福建）人。朱熹的弟子，在乐律研究方面提出了十八律的理论。著有《律吕新书》、《燕乐书》等。后遭受“伪学”之禁被贬，死于春陵。 ②其怒晋欲夺魏：嵇康看到司马氏欲篡夺曹魏政权，以琴曲《广陵散》表示愤怒。 ③慢：此慢非快慢之慢。疑是将商弦降低（与宫弦同）的意思。 ④散弦、按徽：古琴上的五音，既可以在空弦弹出，也可用左手指在徽位上按出。空弦就叫“散弦”；手指按出的就叫“按徽”。 ⑤散声：空弦发出之声，能引起其它各弦振动。所以说“通体之全声也”，“受命于天”。 ⑥七徽：手指按出来的音，所以说是“受命于人”。 ⑦焦杀：声音尖锐、刺耳。 ⑧盎缓：声音低沉、迟缓。

《律吕新书·序》开始所讲的蔡元定，这位音乐史上大名鼎鼎的乐律学家，朱熹的弟子。他在我国乐律史上做出有益的贡献，提出十八律的理论。朱熹在此大大地赞扬他的学生“实无一字不本于古人已试之成法……予谓国家行且平定中原以开中天之运”。赞扬学生是对的，但乐律的成就能使国家“平定中原以开中天之运”则是夸大其词了。

朱熹论乐律文字很多，他的确是一位音乐行家，在阐述乐律中有不少可取之处，如讲琴的发声：“散声，阳也，通体之全声也；七徽，阴也，全律之半声也”，前者是自然音响，属阳；后者是人为音响，属阴，讲得很有道理。可是说前者“无所受命而受命于天者也”后者“受命于人而人之所贵者也”就属夸大之词了。读者可以取其正面的意思就是。

然而，《琴律说》及《语类》的有关文字，讲琴弦及形制“左以象君，右以象臣”；“左者阳明，故为君子而近君，右者阴浊，故为小人而在远”。就不可取啦。怎么可以把古琴音乐与“君、臣”、“君子、小人”纠缠在一起呢？后文认为乐律能决定国之治乱兴亡、人之生死存亡，则更是荒诞无稽了。

朱熹论乐，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提倡音乐教育。他指出音乐教育对受教育者身心受益：“咏歌以养其性情，舞蹈以养其血脉。”青少年们在性情方面得到熏陶，血脉流畅健康、身体得以茁壮成长。并指出，这就是“古人成材之所以为易也”。宋朝即已具备如此进步的音乐教育思想，而且还有张载、朱熹这样的大学者采取具体措施，此乃吾辈音乐学者可以引为快事者也。

古代论音乐之学者，能够把音乐教育的功能从思想品德（养其性情）延伸

到身体健康（养其血脉）；又从继承文化传统延伸到社会和谐。具有如此卓越的真知灼见，真是太伟大了！过去只听说朱熹是一位道学家，今日研究音乐史论，才知道他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是一位划时代的大师！

关于朱熹讲到的，相传就是唐朝开元年间遗留下来的十二篇诗谱，他还说："古代的乐声已经亡佚泯灭很久了，不知道当时的乐工从哪里考证而做出此乐谱。"具体是：《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以上属《小雅》），《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苹》（以上属《国风》）等十二首。这乐谱是用宋朝广泛应用的"律吕字谱"记载下来的，乃南宋乾道年间进士赵彦肃所传《风雅十二诗谱》。不但朱熹不知其出处，刘蓝也无法考证是否就是"《诗》三百，孔子皆弦而歌之"的诗谱？还是后人所作？至少，这些千年古曲乃是国宝，我们采取朱熹的科学态度"把这些乐谱保存下来，也可以依稀看到诗歌的大概，等待精通音乐的人考证"。

现将《关雎》连同宋朝"律吕字谱"举例于下：

[谱例]

关　雎

关黄清　关南　雎林　鸠南，
在黄　河姑　之太　洲黄，
窈林　窕南　淑黄清　女姑，
君黄清　子林　好南　逑黄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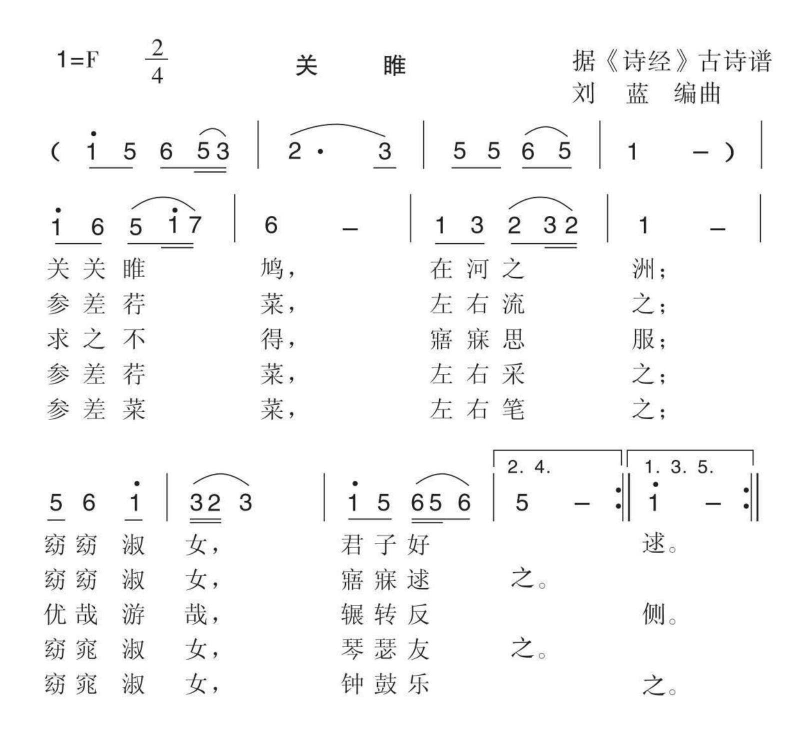
所谓"律吕字谱"，简单解释就是：用十二律的律名的首字来标注该词的准确音高。十二律名依次是：

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

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谱例中"黄"即黄钟，"南"即南吕，"姑"即姑洗，余类推。高八度的音，则于律名之后加"清"。谱例中的"黄清"即是高音黄钟，若以黄钟为宫，那么"黄清"当然唱高音"dō"。

讲到这里，我的作曲欲望油然而生，于是，将它编成现代乐谱，供大家小唱。



（三）欧阳修论音乐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代文学家、史学家。天圣进士，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欧阳修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与宋祁等合修《新唐书》，又独撰《新五代史》。谥文忠。著有《欧阳文忠公文集》等。在该文集中，也有涉及音乐的文字。

自古文人最关心的“文”与“道”（并非老子之“道”，而是泛指文章的内、道理）的问题，欧阳修提倡足道以充文。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欧阳修既不把文与道混为一谈，也不重道轻文。他认为道是本，文是末，同时又不轻视文的作用。他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又说：“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人于渊泉，无不之也。”（卷四十七《答吴充秀才书》）欧阳修的“文”与“道”之论述引入音乐美学领域，对音乐的艺术性与思想性很有借鉴的价值。

1. 欧阳修论音乐的特性——“不可得而言也”

［原文］

凡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故其疾徐奋动可以感于心，欢欣恻怆可以察于声。五声单出于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声，节其廉肉而调其律吕，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问于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编、执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钟、磬、丝管、干戚也。”又语其声以问之曰：“彼清者、浊者、刚而奋、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庙堂之下而罗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声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声器名物皆可以数而对也，然至乎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问其何以感之者，则虽有善工犹不知其所以然焉。盖不可得而言也。乐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于心应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听之善亦必得于心而会以意，不可得而言也。

尧舜之时，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兽；三代春秋之际，师襄、师旷、州鸠之徒得之为乐官，理国家，知兴亡。周衰官失，乐器沦亡，散之河海，逾千百岁间，未闻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气相接者既不得泄于金石，疑其遂独钟于人，故其人之得者虽不可和于乐，尚能歌之为诗。

古者登歌《清庙》，大师掌之，而诸侯之国亦各有诗以道其风土性情，至于投壶飨射必使工歌以达其意而为宾乐。盖诗者，乐之苗裔与！汉之苏李、魏之曹刘得其正始，宋齐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时子昂、李、杜、沈、宋、王维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声，或得其舒和高畅之节，而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由是而下得者时有而不纯焉。今圣俞亦得之，然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谓与乐同其苗裔者邪！

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圣俞

久在洛中，其诗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将告归，余因求其稿而写之。然夫前所谓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听之，不相语而意相知也，余今得圣俞之稿，犹伯牙之琴弦乎。（欧阳修《书梅圣俞诗稿后》卷七十三）

本文是欧阳修在收到梅尧臣的诗稿之后回复梅尧臣的书信。梅尧臣（1002—1060 年）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北宋诗人。论诗注重政治内容，对宋初有些作家的靡丽文风表示不满。在写作技巧上重视细致深入，所作对宋代诗风的转变影响很大，甚受陆游、欧阳修等人的推崇。在此文中，欧阳修与他共同讨论音乐诗歌的特性，要点有四：

甲、“凡乐，达天地之和”

本文开始，欧阳修就表达了一个思想：“凡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故其疾徐奋动可以感于心，欢欣恻怆可以察于声。”这是说：音乐是天、地与人之血气相结合的产物，它通达天、地、人的“和”。这个“和”，不只是“和气”、“平和”、“中和”，进一步还扩大到天地运行的井然有序，大自然的和谐与人的血气相结合。所以，音乐的快慢强弱可以感动人心，欢乐悲怆之情可以从声音之中考察而知。这思想源于“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记·乐论篇》）以及“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乐记·乐论篇》）乃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继续与延伸。

乙、“乐之道深矣，不可述之言也”

欧阳修还认为：“五声单出于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可是“乐之道深矣，不可述之言也。”——无论多么高明的乐师，其音乐知识多么丰富，演奏能力如何高超，但是，若问及音乐为何能够令人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听者可喜可悲、手舞足蹈——他们都不能用语言说清楚。所以欧阳修说：“乐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于心应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即使是古代最著名的乐官师襄、师旷、州鸠等人，也只能心领神会。即“不可得而言也。”这种观点与《淮南子》所说“父不能以教子”、“兄不能以喻弟”的“不传之道”是一致的。

音乐欣赏的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情况确实如此，欧阳修的这些观点是十分有价值的。

丙、“诗者，乐之苗裔”

欧阳修认为虽然古代雅乐已不可得，但诗却是可以歌唱的，因此，可以肯

定："盖诗者，乐之苗裔与！"即是说：诗歌与音乐同根同源，都是来自天、地、人之和气，也可表现天、地、人之和气。但先有音乐而后产生诗歌。对此观点，本书作者完全赞同。远古时代没有单纯文学形式的"诗"，而只有"乐"中歌唱的"词"被称作"诗"，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发明乐谱，所以见词而不见曲，后人们就把它们作为文学作品来诵读了。因此说，"诗者，乐之苗裔"的观点毋庸置疑。

丁、"不相语而意相知"

前面讲的是听音乐只能心领神会，不可言传。而对于"乐之苗裔"的诗的风格、趣旨来说，汉魏以来，只有"唐之时子昂、李、杜、沈、宋、王维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声，或得其舒和高畅之节，而孟郊、贾岛之徒又得其悲愁郁堙之气"。可惜"由是而下得者时有而不纯焉"。

那种"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的作品，本以为没有了，可是欧阳修的好友梅圣俞就具有这样的修养："今圣俞亦得之，然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其作品"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欧阳修认为，已经达到了古代雅乐的高深境界，所以给以其评价是："其感人之至，所谓与乐同其苗裔者邪！"

欧阳修和梅圣俞在讨论诗的时候，梅圣俞都可以明确地指出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的，但是"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就好像伯牙演奏《高山流水》，钟子期听了，则是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言下之意，欧阳修和梅圣俞犹古之"知音者"伯牙与钟子期也。

2. 欧阳修论音乐疗法——"声之至者能和其心"

［原文］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疾之在其体也。夫疾生乎忧者也，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①]，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则疾之忘也宜哉。

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妇之叹息、雌雄雍雍之相鸣也。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

王、孔子之遗音也；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喜怒哀乐动人心深；而纯古淡泊，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郁[②]。写其忧思[③]，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是不可以不学也。

予友杨君[④]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反从荫调为尉于剑浦，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风俗饮食异宜。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故予作琴说以赠其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⑤]以为别。（《送杨置序》卷四十二）

［注释］

①疾之聚：病痛之所在。 ②堙郁：堙，音 yīn，堵塞。堙郁：心情抑郁不畅。道其堙郁：道与导通，即引导其抑郁之情而使之舒畅。 ③写其忧思：写：通泻，亦即宣泄。将一切忧思驱散。 ④杨君：即本文标题之杨置，文集又有作“杨寘”者。 ⑤进琴：请善于弹琴的友人孙道滋，送一张琴给杨置，让他用此琴来“平其心以养其疾”。

这里，欧阳修在阐述“音乐疗法”。从真正意义上最为明确地、直接地谈及音乐可以治疗心理疾病的是唐代大诗人兼音乐家白居易，他说：“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好听琴》卷二十三）又说：“欲得身心俱静好，自弹不如听人弹。”（《听幽兰》卷二十六）等，都说明优秀的音乐对人的身心健康十分有益。

欧阳修也是一位明确而具体地传播音乐疗法的古人。此文开宗明义就说：“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疾之在其体也。”欧阳修的忧郁症就是音乐治愈的，还说明“乐”比“药”的好处在于：“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如他所说，学琴的好处就在于“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导其堙郁，泻其忧思”，这实际上也就是引导其抑郁使之舒畅，宣泄其忧思而使之安然的“宣泄疗法”。欧阳修对杨置的具体情况非常了解，所以，建议孙道滋按他的治疗之方如法炮制：（杨置）“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使不和之情归于平和，这不仅是肯定平和之美，而且肯定了平和之情对于身心健康之重要，所以，

最好是在为杨置饯行时，送他一张琴——这就是欧阳修对朋友最善意、最有效的关怀。

这篇不仅表达了欧阳修的音乐美学思想，而且是在其思想指导下非常有价值的音乐活动“音乐疗法”胜于药物。

这篇《送杨置序》颇有新意，大可传而播之。

3. “数小调弄，足以自娱”

［原文］

为夷陵令时，得琴一张于河南刘矾，盖常琴。后作舍人，又得一张，乃张粤琴也。后作学士，又得一琴，则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贵，而意愈不乐。在夷陵，青山绿水日在目前，无复俗累，琴虽不佳，意则自释。及作舍人、学士，日奔走于尘土中，声利扰扰，无复清思，琴虽佳，意则昏杂，何由有乐？乃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释，无弦可也。（据《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

余自少不喜郑卫，独爱琴声，尤爱《小流水》曲。平生患难，南北奔驰，琴曲率皆废忘，独《流水》一曲，梦寝不忘。今老矣，犹时时能作之，其他不过数小调弄，足以自娱。琴曲不必多学，要于自适。琴亦不必多藏，然业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弃也。（卷六十三）

吾爱陶靖节，有琴常自随。
无弦人莫听，此乐有谁知？
君子笃自信，众人喜随时。
其中苟有得，外物竟何为？
寄谢伯牙子，何须钟子期？
《夜坐弹琴有感二首呈圣俞》卷八

此文强调以琴“自释”——心灵得到自我慰藉。前者写他当小县令时，“青山绿水日在目前，无复俗累，琴虽不佳，意则自释。”后来官越做越高，琴越采越贵，而心情越更昏乱。（“琴虽佳，意则昏杂”）可见音乐艺术的非功利性，又可见心情的好坏决定于人而不在器。所以他又说：“若有心自释，无弦可也。”其意与《夜坐弹琴有感二首呈圣俞》诗中所说“其中苟有得，外物竟何为？”是

完全一致的。另外欧阳修还强调“自适”，他说的“琴曲不必多学，要于自适”。也就是自娱自乐。这一切都说明欧阳修的音乐美学思想主要为了自己的情趣，没有其他功利思想。

写到这里，我发现一首欧阳修赞颂古琴音乐的诗，意味甚佳。诗曰：

> 无为道士三尺琴，中有万古无穷音。
> 音如石上泻流水，泻之不竭由源深。
> 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
> 心意既得形骸忘，不觉天地白日愁云阴。
> 卷四《赠无为军李道士二首》

好个“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值得吾辈音乐学者细心玩味。是的，我们弹琴都用手指，但其声音却是发出内在的思想感情；我们听音乐都是用耳朵，但领会其音乐所表达之内容却要用心领会。——欧阳修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大大超乎一般专业音乐家之上。

（四）沈括论音乐

沈括（1030—1094 年），字存中，杭州钱塘县人。出身于一个中等官吏家庭，祖辈本是“寒门”。沈括自幼受母亲教育，对《孟子》的仁政、井田思想推崇备至。沈括 1063 年登进士第后，不久便出任扬州司理参军，三年后入京任昭文馆编校，开始研究天文学。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南郊式》、《礼》、《宋会要辑稿》（二十八卷之七十二）。同时又因他熟悉天文学，遂命他兼任提举司天监。1075 年，沈括被提拔为权发遣三司使（管理财政的最高机关）。

正当沈括为了国家而竭忠效力的时候，沉重的政治打击落在了他的头上，又受到后妻的折磨。沈括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困难，从事著述。由于他博学，善文词，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不通晓。终于写出闻名世界的辉煌巨著——《梦溪笔谈》一书。在《梦溪笔谈》中，不但记载了当时社会的种种情况，反映了他对各门科学精湛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论述了他对艺术的见解。他对音乐的见解能比较深刻地接触到艺术创作与演出的某些客观规律，反映了宋朝知识分子在音乐审美意识上的真知灼见。

1. 沈括论乐律

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其志安和，则以安和之声咏之；其志怨思，则以怨思之声咏之。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安且乐；乱世之音怨以怒①，则诗与志，声与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审音而知政也。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②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③，不复用和声。此格虽云自王涯始，然贞元、元和之间，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阳沽酒宝钗空”之句，云是李白所制，然李白集中有《清平乐》词四首，独欠是诗；而《花间集》所载“咸阳沽酒宝钗空”，乃云是张泌所为，莫知孰是也。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lè）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复知有声④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

……

《虞书》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鸣球非可以戛击，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戛且击；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咏之不足，有时而至于搏且拊。所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⑤，则宜祖考之来格也。和之生于心，其可见者如此。后之为乐者，文备而实不足，乐师之志，主于中节奏，谐声律而已。古之乐师，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乐成于心，然后宣于声，则必有形容以表之。故乐有志，声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独出于器而已。

（据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中华书局 1957 年 11 月版）

［注释］

①原文出自《乐记》。　②和声：似指伴奏、帮腔。并非今日之“和声”。　③以词填入曲中：宋朝之“填词”实际始于唐朝。　④不复知有声：后人不知原来“词牌”的曲调，只会按字句与韵律将词填上。我们今人之“填词”更是如此。　⑤和之至：指音乐最感动人心的时候，此处连用三个“和之至”，乃是本段之重点。

此篇名为“乐律”，实则泛指音乐也。内容要点有四：

甲、“古诗皆咏之。然后以声依咏以成曲，谓之协律。”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就以《诗经》来说，三百零五篇原本就是歌曲。再以汉“乐府”的诗词来说，例如《陌上桑》、《木兰词》等本身也就是民间歌曲。沈括在这里所谓的“协律”，与今人所说“作词配曲”相同。

乙、沈括在这里讲的“填词”，就是今天成为文学形式的“词”。人们常常说“唐诗宋词”，实际上，原本叫作“曲子”或“曲子词”的这种乡间小曲在唐代已经从民间传入城市，以其风格清新，很受知识分子欢迎，争相依着声韵填入歌词，以便歌唱。所以沈括说“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

丙、沈括为什么批评“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因为当时知识分子虽然喜欢填词，但很多人不懂音乐，只是把词按照字数填上去能够歌唱就算一大快事，于是就造成“声与词不相从”的现象。所以沈括主张“以声依咏以成曲”，必须“声词相从”。即是说曲调应当根据歌词的声韵而定，词曲的声调应当一致。他指出当时词曲密切配合的，只有民间歌谣和《阳关》、《捣练》一类的歌曲以及唐人作品，“哀乐（lè）与声尚相谐会”，保持传统音乐的情趣。而“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往往以忧伤的曲调配上欢乐的歌词，或是以欢乐的曲调配上哀怨的歌词，之所以不能触动人心，就因为词与曲的情趣不一致。此论对后世的填词者及作曲者很有指导意义。

丁、沈括赞扬音乐演奏的优良传统，一连三次用了“和之至”；这个“和”不光是协和，而是指音乐演奏与人心相和。同时对当时的某些演奏者批评道：“后之为乐者，文备而实不足。乐师之志，主于中节奏、谐声律而已。”此语颇中肯，试看今日许多演奏者与歌唱者便是只追求节奏准确与音律谐和，包括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外表张扬而内涵不足，衣着华丽而表情浮漂，场面宏大而虚张声势，正所谓“文备而实不足”也（文，文采，装饰）。沈括主张演奏家必须“能通天下之志”，——要理解天下人间的各种思想感情，演奏者的感情先存储于内心，而后才能表现于声音，再加上适当的表情，努力做到“文备而实足”。所以要求“哀乐（lè）成于心，然后宣于声，则必有形容以表之。故乐有志，声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独出于器而已。”这些高明的见解很值得我们今天的音乐学生们记取。

在沈括在《补笔谈·卷一》里，他又说：

……天下从海学琴者辐辏，无有臻其奥。海今老矣，指法于此遂绝。海读书，能为文，士大夫多与之游，然独以能琴知名。海之艺不在于声，其意韵萧然，得于声外，此众人所不及也。

文中所赞扬的海，一定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古琴演奏家。请注意：他“读书，能为文”，而且和士大夫为友。由于文化底蕴深厚，所以沈括称他艺术修养之高不在于声，而是得于声外。现在许多学习与从事声乐或器乐表演的青年们的文化素质的确太差了，唱通俗歌曲的青年更不像是文化人。在这里，能不能听听沈括此言呢？“海之艺不在于声，其意韵萧然，得于声外，此众人所不及也。”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记住沈括的教诲，身体力行吧！

2. 沈括论唱歌

在唱歌方面，沈括的见解也值得吾辈记取。他说：

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块，此谓“声中无字”，古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韫，谓之“叫曲”。（卷五《乐律一》）

对于歌唱艺术方面，沈括推崇“声中无字，字中有声”。他解释道：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末皆轻圆，悉融人声中，令转换处无磊块，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亦即要求唱歌人“字正腔圆”。他同时讽刺一些不善于唱歌的人在“念曲”、“叫曲”。沈括还创作歌曲，据他自己说，仅边兵得胜而回所唱的《凯歌》就有数十首，今遗词五首，皆气度不凡。

沈括在这里批评的“念曲”、“叫曲”太恰当了。请看现代歌舞，某些青年“歌手”一边是手足乱舞，一边是口中“哝哝呶呶”，不知所云还则罢了，更有甚者，发出歇斯底里的“狂吼”，令我等避之不及，血压陡然升高，电话急呼“120……120”！

3. 沈括论“应声”

沈括曾对音响学中的“共振”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把这现象叫作“应声”，并以实验来证明“应声”的存在。他说：

“琴、瑟弦皆有应声：宫弦则应少宫，商弦即应少商，其余皆隔四相应。”（琴、瑟皆按五声音阶定弦，如宫与高八度的少宫，中间相隔四条弦，故谓隔四相应。）他证明共振的办法是：“先调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即不动。声律高下苟同，虽在他弦鼓之，应弦亦震，此之谓正声。”

他经过实验，证明了某个乐音振动时，其互相协调的音响就产生共振的现象。例如：在弦乐器上，拨动 a 弦，那么小字一组的 a 弦（高八度）也会随之振动，等等。这些道理在九百多年前就解释得如此详尽，实为难得。

除了《梦溪笔谈》之外，沈括还著有《续笔谈》、《乐论》、《乐器图》、《乐律》等书，可惜后四种已失传，实乃中国音乐史之巨大损失。

（五）宋朝古琴家郭沔

郭沔（约 1190—约 1260 年）　南宋古琴家，浙派的创始人，字楚望，浙江永嘉（今温州）人。郭沔所处的时代，正是元兵大举南下，南宋王朝即将覆亡的前夕。他热爱祖国，眷恋祖国的山山水水，但又有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思想，因而心情很矛盾，精神很苦闷。他的作品多是寓情于景的，并善用传统的情景交融手法。如《潇湘水云》中用左手按指荡吟，右手用异弦同音的散弹呼应，造成了令人神往的烟波浩渺景象。他还善于把民间音乐的因素应用于创作之中，因此他的作品既有古风，又有新意，博得了许多琴家的喜爱。明清以来的琴曲专集，几乎都收有他的作品。流传到现在的作品，除上述有代表性的《潇湘水云》外，还有《泛沧浪》、《秋鸿》等。

《潇湘水云》是郭沔住在湖南衡山附近潇、湘两水交汇处的小山村，遥望远处被水云遮盖的九嶷山，激起无限的感慨而创作的。就好比是一幅极美丽的风景画，不过作者并没有在自然景色上作过多的描绘，他的主题笔墨还是用在写情上。郭沔在创作中由于倾注了他的全部激情，音乐主题的变化反复与感情的阵阵波澜始终紧密结合，恰当地处理体现特定美的“水云声”和泛舟行进的幕写，因而成功地创造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九嶷山是传说中大舜的葬地，所以在人

们的心目中，自然成为贤明的化身。郭沔正是借九嶷山为“云水所蔽”的形象，寄托他对现实的黑暗与贤者生不逢时的义愤。《潇湘水云》一曲是郭沔内心矛盾的揭示，而《泛沧浪》则是矛盾的解决。在这首小曲中，郭沔通过泛舟高歌的形象，抒发了他与南宋统治者不合作的政治态度，至于《秋风》、《步月》，则是借秋风明月的描写，抒发了他离开临安后内心的忧愤与自疚。

郭沔在古琴音乐的传习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宋元间不少知名琴家，大多直接或间接受业于他，这些人对古琴音乐发展，无疑都起到积极作用。

（六）岳飞的《满江红》

满 江 红

1=F $\frac{4}{4}$　　　　岳 飞 词
古　 曲

慢板、慷慨

3 5 56 1 | 2 32 1· 0 | 6 56 12 35 | 2 — — 0 |
怒 发 冲 冠， 凭 栏 处， 潇 潇 雨 歇。

3 13 5 - 0 | i 5 63 2· 0 1·3 216 5· 0 |
抬 望 眼， 仰 天 长 啸， 壮 怀 激 烈，

5 563 31 | 2· 3 2· 0 | 3 5 i 65 | 3 232 1· 0 |
三 十 功 名 尘 与 土， 八 千 里 路 云 和 月，

5 1 2 3 5 | 1· 2 3· 0 | 2 16 5· 0 | 5 — 56 1 |
莫 等 闲 白 了 少 年 头， 空 悲 切！ 靖 康 耻

2 32 1· 0 | 6 5 6 12 35 | 2 — — 0 |
犹 未 雪， 臣 子 恨 何 时 灭？

3 13 5· 0 | 15 63 2· 0 | 1·3 216 5 - 0 |
驾 长 车， 踏 破 贺 兰 山 缺，

5 56 3· 1 | 2· 3 2· 0 | 3 5 i 65 |
壮 志 饥 餐 胡 虏 肉， 笑 谈 渴 饮

3 232 1· 0 | 5 1 2 3 5 | 1· 2 3 — | 2 16 5 — ||
匈 奴 血。 待 从 头 收 拾 旧 山 河， 朝 天 阙。

岳飞，字鹏举（1103—1141 年）河南汤阴人。二十多岁从军，在南宋时期抗金战争中累建奇功，从士兵到元帅，是抗金四大名将之一。金人对“岳家军”怀有恐惧心理，所谓“撼泰山易，撼岳家军难”。因为他力主北伐、恢复国土，提出“还我河山”的口号，被投降派的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后

来，宋孝宗为他平反，追封为鄂王。岳飞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不是音乐家，但他的词却为亿万人民传唱至今。他的《满江红》是一首振奋人心的作品，词中洋溢着勇赴国难、气吞山河的凌云壮志，既能激发起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又能使人们对这位抗金元帅铁马金戈、纵横疆场的形象得以领会。诸如“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以及“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名句，数百年来激励了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豪情壮志。

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在20世纪流传最为广泛的这首词曲，是近代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将元人萨都拉的《满江红》曲调用来配上岳飞的《满江红》的。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青少年学生和爱国志士传唱此歌，甚至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均以此歌表达坚决抗日、还我河山的爱国主义情操。

（七）戏曲的成熟

从南北朝到唐朝就逐渐产生了一些有故事情节的歌舞表演，比如说《踏摇娘》、《大面》、《拨头》以及参军戏、傀儡戏之类。但还算不上戏曲或歌剧。到了宋朝，在故事情节的复杂和曲折方面、刻画人物形象方面、歌唱和乐队伴奏等方面大大地加强了，古代的歌舞剧已经成熟，形成了音乐艺术中重要的一个独立门类，这就是如今我们称为“戏曲”，宋元时期叫作“杂剧”、“院本”和“南戏”。（在内容与杂剧有联系的，还有傀儡戏，影戏。）

1. 杂　剧

宋代杂剧，已发展成一种新兴的，高出于唐代歌舞的艺术形式。宋杂剧包含三个部分，称为“三段”，即一是艳段，表演寻常生活中大家熟悉的事情；二是正杂剧，表演正经的较复杂的故事情节；三是散段，也叫“杂扮”，是一种滑稽戏。

2. 南戏——标志着中国戏曲的成熟

南戏，又称戏文（也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南戏富于现实性与战斗性，大都能够反映人民的意志。南宋时期，在浙江温州得到更大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出戏是《赵贞女》和《王魁》。《赵贞女》的内容是说一个叫蔡伯喈的昧心男子，弃亲背妇，后被天雷击毙。《王魁》讲的是王魁上京考取了状元后，不认多年与他贫困相伴的发妻敫桂英，桂英被气死，冤魂找到已任高官的王魁，棒击负心之人（近代戏剧家田汉改编为《棒打无情郎》）。这都是描写有的知识分子得志以后，为了趋附于豪门贵族，便忘恩负义，抛弃妻子。可见我国传统美德都是伸张正义，同情弱者与受害者。这两出戏演出于 1194 年，标志着中国戏曲的成熟。

最早的西洋歌剧于 1600 年在佛罗伦萨演出《幽丽迪西》和《达芬妮》，比中国歌剧晚了四百多年。我国文化之悠久由此可见。



第十三篇 《辽史》音乐志

历史概况

［**刘蓝解读**］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占据北方草原和华北部分农耕地区，在五代时期建国。

“大契丹”建国 阿保机称帝 北魏太和年间，契丹族南迁依附于北魏。耶律阿保机出生于契丹族遥辇氏部落联盟中迭剌部。公元907年，阿保机取代遥辇氏痕德堇可汗成为契丹可汗。之后，他四处用兵，至公元911年契丹占有北方广大的草原和部分农耕地区。其后，又数次扩展版图。公元916年，阿保机称帝，建国“大契丹”，年号神册。辽朝自此建立。

“兄弟之盟” 北宋初期，宋、辽数次交锋，辽占有明显优势。公元1004年，契丹圣宗和萧太后率兵二十万南下攻宋。1005年，双方订立“兄弟之盟”，

宋答应每年给辽国“岁币”三十万，双方罢兵。后来到了仁宗期间，辽国乘机向宋施加压力，迫使宋对辽国增加岁币二十万正两，加上原来的三十万，每年要送他五十万两。如此“兄弟”，刘蓝深为大宋统治者汗颜。

金国出兵，辽军灭亡　1120 年，后来兴起的金国出兵，分三路袭击辽国“五京”，经过多次激战，辽军大败，终于被金所灭。辽国的亡国之君是天祚帝，名叫耶律延禧，他就是《乐志》里所写的、看见阿骨打长得英俊就想把人家杀掉的那个皇帝。

我们近代常常看到民间戏曲演出的《杨家将》、《四郎探母》和《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等，就是讲那个时期宋与辽战争的民间传说故事。

12 世纪前期，辽被金朝所灭，共历 9 帝，立国 210 年。

辽朝纪元表［耶律氏］（907—1125 年）

<table>
<tr><td rowspan="4">太祖
（耶律阿保机）</td><td>—（10）</td><td>丁卯</td><td>907</td><td rowspan="2"></td><td>开泰（10）</td><td>壬子</td><td>1012</td></tr>
<tr><td>神册（7）</td><td>丙子</td><td>916</td><td>太平（11）</td><td>辛酉</td><td>1021</td></tr>
<tr><td>天赞（5）</td><td>壬午</td><td>922</td><td rowspan="2">兴宗
（耶律宗真）</td><td>景福（2）</td><td>辛未</td><td>1031</td></tr>
<tr><td>天显（13）</td><td>丙戌</td><td>926</td><td>重熙（24）</td><td>壬申</td><td>1032</td></tr>
<tr><td rowspan="3">太宗（耶律德光）</td><td>天显</td><td>丁亥</td><td>927</td><td rowspan="5">道宗
（耶律洪基）</td><td>清宁（10）</td><td>乙未</td><td>1055</td></tr>
<tr><td>会同（10）</td><td>戊戌</td><td>938</td><td>咸雍（10）</td><td>乙巳</td><td>1065</td></tr>
<tr><td>大同（1）</td><td>丁未</td><td>947</td><td>大（太）康（10）</td><td>乙卯</td><td>1075</td></tr>
<tr><td>世宗（耶律阮）</td><td>天禄（5）</td><td>丁未</td><td>947</td><td>大安（10）</td><td>乙丑</td><td>1085</td></tr>
<tr><td>穆宗（耶律璟）</td><td>应历（19）</td><td>辛亥</td><td>951</td><td>寿昌（隆）（7）</td><td>乙亥</td><td>1095</td></tr>
<tr><td>景宗（耶律贤）</td><td>保宁（11）</td><td>己巳</td><td>969</td><td rowspan="3">天祚帝
（耶律延禧）</td><td>乾统（10）</td><td>辛巳</td><td>1101</td></tr>
<tr><td>圣宗（耶律隆绪）</td><td>乾亨（5）</td><td>己卯</td><td>979</td><td>天庆（10）</td><td>辛卯</td><td>1111</td></tr>
<tr><td></td><td>统和（30）</td><td>癸未</td><td>983</td><td>保大（5）</td><td>辛丑</td><td>1121</td></tr>
</table>

注：辽建国于 907 年，国号契丹，916 年始建年号，938 年（一说 947 年）改国号为辽，983 年复称契丹，1066 年仍称辽。

《辽史》及其作者　宋朝的情况是宋、辽、金三个政权同时并存，所以史书也是“三史”并存。

宋、辽、金三史共七百四十七卷，其中《宋史》四百九十六卷，《辽史》一百一十六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署名作者均为元朝宰相脱脱，事实上欧阳

玄所做的实际工作要多得多。宋、辽、金三史的修撰，颇经历不少周折，详细情况请参看《宋史·音乐志》。

《辽史》共一百一十六卷，实际只有八册，很简略。记载辽代二百多年史事，也兼叙了辽建国以前契丹族和辽末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的历史。此书的完成非常仓促，内容就免不了有些阙略。但因记载辽代史事的其他书籍很少，所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从年代来看，包括了辽建国三百零五年（907—1211 年）的史实。时间虽然不短，但可以据以写史的材料却不多，因为契丹的习俗记载很少。

《辽史》所根据的史料，主要是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两种。耶律俨，字若思，官至知枢密院事，赐经邦佐运功臣，封越国公，修《皇朝实录》七十卷。陈大任修《辽史》在金灭辽后三十年。

《辽史》只有《乐志》一卷，内容包括国乐、诸国乐、大乐、散乐、铙歌、横吹乐等。虽然没有什么音乐理论或详细制度的论述流传下来，但演奏音乐的乐器、乐队组织却非常具体。另外，在列传中有伶官一人，刘蓝认为与音乐表演有关，所以录在《乐志》之后，以供参阅。

《辽史》音乐志　解评

（原《辽史》卷五十四　志第二十三　乐）

［**原文**］

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铙歌、横吹乐。旧史称圣宗、兴宗咸通音律，声气、歌辞、舞节，征诸太常、仪凤、教坊不可得。按《纪》、《志》、《辽朝杂礼》，参考史籍，定其可知者，以补一代之阙文。

呜呼！《咸》、《韶》、《夏》、《武》之乐，声亡书逸，河间作《记》，史迁因以为《书》，寥乎希哉。辽之乐观此足矣。

国　乐

辽有国乐，犹先王之风；其诸国乐，犹诸侯之风。故志其略。

正月朔日朝贺，用宫悬雅乐。元会，用大乐；曲破后，用散乐；角抵终之。是夜，皇帝燕饮，用国乐。

七月十三日，皇帝出行宫三十里卓帐。十四日设宴，应从诸军随各部落动乐。十五日中元，大宴，用汉乐。

春飞放杏埚[1]，皇帝射获头鹅，荐庙燕饮，乐工数十人执小乐器侑酒。

诸国乐

太宗会同三年，晋宣徽使杨端、王朓等及诸国使朝见，皇帝御便殿赐宴。端、朓起进酒，作歌舞，上为举觞极欢。

会同三年端午日，百僚及诸国使称贺，如式燕饮，命回鹘（hú）、炖煌[2]二使作本国舞。天祚天庆二年，驾幸混同江，头鱼酒筵，半酣，上命诸酋长次第歌舞为乐。女真阿骨打端立直视，辞以不能。上谓萧奉先曰："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不然，恐贻后患。"奉先奏："阿骨打无大过，杀之伤向化之意。蕞（zuì）尔[3]小国，又何能为。"

雅　乐

自汉以后，相承雅乐，有古《颂》焉，有古《大雅》焉。辽阙郊庙礼，无颂乐。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得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

圣宗太平元年，尊号册礼，设宫悬于殿庭，举麾位在殿第三重西阶之上，协律郎各入就举麾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将仗动，协律郎举麾，太乐令令撞黄钟之钟，左右钟皆应。工人举柷，乐作；皇帝即御坐，扇合，乐止。王公入门，乐作；至位，乐止。通事舍人引押册大臣，初动，乐作；置册殿前香案讫，就位，乐止。舁册官奉册，初动，乐作；升殿，置册御坐前，就西墉北上位，乐止。大臣上殿，乐作；至殿栏内位，乐止。大臣降殿阶，乐作；复位，乐止。王公三品以上出，乐作；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降御坐入合，乐止。

兴宗重熙九年，上契丹册，皇帝出，奏《隆安之乐》。

圣宗统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设宫悬、簨簴，太乐工、协律郎入。太后仪卫动，举麾，《太和》乐作；太乐令、太常卿导引升御坐，帘卷，乐止。文武三品以上入，《舒和》乐作；至位，乐止。皇帝入门，《雍和》乐作；至殿前位，乐止。宰相押册，皇帝随册，乐作；至殿前置册于案，乐止。翰林学士、大将军舁（yú）[4]册，乐作；置御坐前，乐止。丞相上殿，乐作；至读册位，乐止。皇帝下殿，乐作；至位，乐止。太后宣答讫，乐作；皇帝至西合，乐止。亲王、丞相上殿，乐作；退班出，乐止。下帘，乐作；皇太后入内，乐止。

册皇太子仪：太子初入门，《贞安之乐》作。

册礼乐工次第：四隅各置建鼓一簴，乐工各一人；宫悬每面九簴，每簴乐工一人；乐簴近北置柷、敔各一，乐工各一人；乐内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乐簴西南武舞六十四人，执小旗二人；乐簴东南文舞六十四人，执小旗二人；协律郎二人；太乐令一人。

唐《十二和》乐，辽初用之：《豫和》祀天神，《顺和》祭地祇，《永和》享宗庙，《肃和》登歌奠玉帛，《雍和》入俎接神，《寿和》酌献饮神，《太和》节升降，《舒和》节出入，《昭和》举酒，《休和》以饭，《正和》皇后受册以行，《承和》太子以行。

辽《十二安》乐：初，梁改唐《十二和乐》为《九庆乐》，后唐建唐宗庙，仍用《十二和乐》，晋改为《十二同乐》。《辽杂礼》："天子出入，奏《隆安》；太子行，奏《贞安》。"则是辽尝改乐名矣。余十《安》乐名缺。

辽雅乐歌辞，文阙不具；八音器数，大抵因唐之旧。

八音

金：錞（chún）、钟。

石：球、磬。

丝：琴、瑟

竹：籥、箫、篪（chí）[5]。

匏：笙、竽。

土：埙。

革：鼓、鼗。

木：柷、敔。

十二律用周黍尺九寸管，空径三分为本。道宗大康中，诏行秬黍所定升斗，尝定律矣。其法大抵用古律焉。

［**注释**］

①杏埚：埚，音 guō，地名。 ②回鹘、炖煌：鹘，音 gǔ，也读 hú，一种凶猛的鸟。炖煌即敦煌。回鹘、炖煌在当时是北方民族地区。 ③蕞尔：zuì ěr，小的意思。 ④舁：音 yú，抬。 ⑤篪：音 chí，就是篪。

［**要义精译**］

辽代有国乐、雅乐、大乐、散乐、铙歌、横吹乐。旧史称圣宗、兴宗都精通音律，声气、歌辞、舞节，可向太常、仪凤、教坊等征求未能得到。根据《纪》、《志》、《辽朝杂礼》，参考史籍，定其可知者，以补一代缺文。

呜呼，《咸》、《韶》、《夏》、《武》的音乐，声律失传书籍佚亡，河间献王作《乐记》，司马迁据以撰成《乐书》，已经非常稀陋。辽国音乐，看此《乐志》就足了。

国乐

辽有国乐，如先王遗风；各国乐，如诸侯遗风。在此记其大概。

正月一日朝贺，用宫悬雅乐。元旦朝会，用大乐；乐曲演奏到第三章后，用散乐；最后是杂技表演。当晚皇帝宴饮，用国乐。

七月十三日，皇帝出行宫三十里的卓帐。十四日设宴，所有随从军队、随从各部落奏乐。十五日中元节，举行盛大宴会，用汉乐。

春天放鹰杏埚，皇帝射猎获头鹅，祭祀宗庙、举行宴会，数十位乐工以小乐器助酒。

诸国乐

太宗会同三年，后晋宣徽使杨端、王朓等及各国使节朝见，皇帝到便殿赐宴。杨端、王朓起身进酒，唱歌跳舞，皇上为他们举杯，极其欢乐。

会同三年端午这天，百官和各国使臣祝贺，按仪式宴饮，命回鹘、敦煌二使跳本国舞。天祚天庆二年，皇帝到混同江，举行鱼头酒宴，半醉，皇上命各个酋

长依次唱歌跳舞作乐。女真阿骨打端立直视，以不能唱歌跳舞推辞。皇上对萧奉先说："阿骨打英武豪迈，风度举止不同寻常，可借边疆之事杀了他。否则，恐怕会留下后患。"萧奉先上奏说："阿骨打没有大过错，杀了他会伤害大家归附之心。他一点点大的小国，能有什么作为。"

雅乐

自汉以后，相承雅乐，有古代《颂》、《大雅》。辽国缺郊庙礼，没有《颂》乐。大同元年，太宗从汴京将要回来，得到后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让有关官府先送到中京。

圣宗太平元年，举行尊号册礼，设宫悬于殿庭，举旗位设于殿庭第三重西阶上，协律郎分别进入举旗位置，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仪仗将动，协律郎举旗，太乐令令撞黄钟之钟，左右钟皆应和。工人击柷，开始奏乐；皇帝到御座，合扇，止乐。王公入门，奏乐；就位，乐止。通事舍人引押册大臣，开始行进，奏乐；把册放在殿前香案之上，就位，止乐。执册官进奉册书，前行，奏乐；升殿，将册书放在御座前，到西墙北上位，乐止。大臣上殿，奏乐；到殿栏内位，乐止。大臣下殿阶，奏乐；回到原位，乐止。王公三品以上出，奏乐；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下御座入合，乐止。

兴宗重熙九年，上契丹册，皇帝出，奏《隆安》乐。

圣宗统和元年，册封承天皇太后，设宫悬、簨簴（刘注，古代悬挂钟磬的木架），太乐工、协律郎进入。太后仪卫前行，举旗，奏《太和》乐。太乐令、太常卿导引太后升坐，卷帘，乐止。文武三品以上进入，奏《舒和》乐；到位后，奏乐。皇帝入门，奏《雍和》乐；到殿前，乐止。宰相押封册，皇帝跟随押封册，奏乐；到殿前将封册置案上，乐止。翰林学士、大将军抬册，奏乐；置御座前，乐止。丞相上殿，奏乐；到读册位，乐止。皇帝下殿，奏乐；至位，乐止。太后宣答毕，奏乐；皇帝至西合，乐止。亲王、丞相上殿，奏乐；退班出，乐止。下帘，奏乐；皇太后入内，乐止。

册皇太子仪式：太子初入门，奏《贞安》乐。

按册礼乐工顺序：四角各设建鼓一，乐工各一；宫悬每面九簴，每簴乐工一人；乐簴近北设柷、敔各一，乐工各一人；乐簴内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零二人；乐簴西南武舞六十四人，执小旗二人；乐簴东南文舞六十四人，执小旗二人；协律郎二人；太乐令一人。

唐《十二和》乐，辽初使用：《豫和》祭祀天神，《顺和》祭祀地祇（qí），《永和》祭享宗庙，《肃和》登歌祭玉帛，《雍和》入俎接神，《寿和》酌献饮神，《太和》节升降，《舒和》节出入，《昭和》举酒，《休和》进饭，《正和》皇后受册以行，《承和》太子受册以行。

辽《十二安》乐：开初，后梁改唐朝《十二和》乐为《九庆》乐，后唐建唐宗庙，仍用《十二和》乐，后晋改为《十二同》乐。《辽杂礼》云："皇帝出入，奏《隆安》；太子出入，奏《贞安》。"可见辽曾改乐名。其余的十《安》乐缺名。

辽雅乐歌词，无文字记载；八音器数，大抵沿袭唐代旧制。

八音：

金：錞、钟。

石：球、磬。

丝：琴、瑟。

竹：籥、箫、篪。

匏：笙、竽。

土：埙。

革：鼓、鼗。

木：柷、敔。

十二律用周黍一尺九寸管，管直径三分为根据。道宗大康年间，下诏用秬黍所定升斗制定音律。法则采用古律。（刘注：用黍的颗粒多少来作为音律的标准，或用皇帝的手指长度为音律的标准，宋朝就没完没了争论多少年。历史证明，这都是非常荒谬的。）

［**原文**］

大　乐

自汉以来，因秦、楚之声置乐府。至隋高祖诏求知音者，郑译得西域苏只婆七旦之声，求合七音八十四调之说，由是雅俗之乐，皆此声矣。用之朝廷，别于雅乐者，谓之大乐。

晋高祖使冯道、刘昫[①]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于辽。

圣宗统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童子弟子队乐引太后辇至金銮门。

天祚皇帝天庆元年上寿仪：皇帝出东阁，鸣鞭，乐作；帘卷，扇开，乐止。太尉执台，分班，太乐令举麾，乐作；皇帝饮酒讫，乐止。应坐臣僚东西外殿，太乐令引堂上，乐升。大臣执台，太乐令奏举觞，登歌，乐作；饮讫，乐止。行臣僚酒遍，太乐令奏巡周，举麾，乐作；饮讫，乐止。太常卿进御食，太乐令奏食遍，乐作；《文舞》入，三变，引出，乐止。次进酒，行臣僚酒，举觞，巡周，乐作；饮讫，乐止。次进食，食遍，乐作；《武舞》入，三变，引出，乐止。扇合，帘下，鸣鞭，乐作；皇帝入西阁，乐止。

大乐器：本唐太宗《七德》、《九功》之乐。武后毁唐宗庙，《七德》、《九功》乐舞遂亡，自后宗庙用隋《文》、《武》二舞。朝廷用高宗《景云》乐代之，元会，第一奏《景云》乐舞。杜佑《通典》已称诸乐并亡，唯《景云》乐舞仅存。唐末、五代板荡之余，在者希矣。辽国大乐，晋代所传。《杂礼》虽见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盖亦以《景云》遗工充坐部；其坐、立部乐，自唐已亡，可考者唯《景云》四部乐舞而已。

玉磬，

方响，

搊筝，

筑，

卧箜篌，

大箜篌，

小箜篌，

大琵琶，

小琵琶，

大五弦，

小五弦，

吹叶，

大笙，

小笙，
觱篥，
箫，
铜钹，
长笛，
尺八笛，
短笛。
以上皆一人。
毛员鼓，
连鼗鼓，
贝。
以上皆二人，余每器工一人。

歌二人。

舞二十人，分四部：

《景云》舞八人，
《庆云》乐舞四人，
《破阵》乐舞四人，
《承天》乐舞四人。

大乐调：雅乐有七音，大乐亦有七声，谓之七旦：一曰娑陁（tuó）力，平声；二曰鸡识，长声；三曰沙识，质直声；四曰沙侯加滥，应声；五曰沙腊，应和声；六曰般赡（shàn）②，五声；七曰俟利箑，斛牛声。自隋以来，乐府取其声，四旦二十八调为大乐。

娑陁力旦：
正宫，
高宫，
中吕宫，
道调宫，
南吕宫，
仙吕宫，
黄钟宫。

鸡识旦：
越调，
大食调，
高大食调，
双调，
小食调，
歇指调，
林钟商调。
沙识旦：
大食角，
高大食角，
双角，
小食角，
歇指角，
林钟角，
越角。
般涉旦：
中吕调，
正平调，
高平调，
仙吕调，
黄钟调，
般涉调，
高般涉调。

右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皆从浊至清，迭更其声，下益浊，上益清。七七四十九调，余二十一调失其传。盖出《九部》乐之《龟兹部》云。

大乐声：各调之中，度曲协音，其声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于律吕各阙其一，犹雅音之不及商也。

［**注释**］

①昫：音 xū，开口出气。这里是人名。　②赡：音 shàn，充足，丰富。

［**要义精译**］

大乐

自汉以来，沿袭秦、楚设置乐府。至隋高祖下诏寻求知音者，郑译得到西域苏只婆七旦之声，求得符合七音八十四调的说法，从此雅俗音乐，皆是如此。朝廷用乐有别于雅乐者，叫作大乐。

后晋高祖派冯道、刘昫上册书应天太后、太宗皇帝，乐器、乐工与法驾，同归于辽国。

圣宗统和元年，上册承天皇太后，童子弟子队乐引太后车驾到金銮门。

天祚皇帝天庆元年上寿仪：皇帝从东阁出，鸣鞭、奏乐；卷帘，开扇，乐止。太尉执台，分班，太乐令举旗，奏乐；皇帝饮酒毕，乐止。应坐臣僚于东西外殿，太乐令引至堂上，奏乐。大臣执台，太乐令奏举杯，升堂而歌，奏乐；饮酒毕，乐止。臣僚饮酒遍，太乐令奏巡视一周，举旗，奏乐；饮酒毕，乐止。太常卿进御食，太乐令奏食遍，奏乐；《文舞》入，三变，引出，乐止。接着进酒，臣僚行酒，举杯，巡周，奏乐；饮酒毕，乐止。接着进食，食遍，奏乐；《武舞》进入，三变，引出，乐止。合扇，下帘，鸣鞭，奏乐；皇帝入西阁，乐止。

大乐器：出自唐太宗《七德》、《九功》之乐。则天皇后毁唐宗庙，《七德》、《九功》乐舞失传，从此宗庙用隋代的《文》、《武》二舞。辽国朝廷用高宗《景云》乐取代二舞，元旦朝会，第一奏《景云》乐舞。杜佑《通典》称诸乐并亡，唯《景云》独存。唐末、五代乱世之后，存者稀少。辽国大乐，晋代所传。《杂礼》见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零二人，亦以《景云》乐工充坐部；坐、立部乐，唐后已失传，可考者唯《景云》四部乐舞而已。

玉磬，

方响，

搊筝，

筑，

卧箜篌，

大箜篌，

小箜篌，

大琵琶，

小琵琶，

大五弦，

小五弦，

吹叶，

大笙，

小笙，

觱篥，

箫，

铜钹，

长笛，

尺八笛，

短笛。

以上都是一人演奏。

毛员鼓，

连鼗鼓，

贝。

以上都是两人演奏，其余每种乐器乐工一人。

歌二人。

舞二十人，分为四部：

《景云》舞八人，

《庆云》乐舞四人，

《破阵》乐舞四人，

《承天》乐舞四人。

大乐调：雅乐有七音，大乐也有七声，谓之七旦：一谓娑陁力，平声；二谓鸡识，长声；三谓沙识，质直声；四谓沙侯加滥，应声；五谓沙腊，应和声；六谓般赡，五声；七谓俟利箑，斛牛声。自隋以来，乐府取其声，四旦二十八调为

大乐。

娑陁力旦：

正宫，

高宫，

中吕宫，

道调宫，

南吕宫，

仙吕宫，

黄钟宫。

鸡识旦：

越调，

大食调，

高大食调，

双调，

小食调，

歇指调，

林钟商调。

沙识旦：

大食角，

高大食角，

双角，

小食角，

歇指角，

林钟角，

越角。

般涉旦：

中吕调，

正平调，

高平调，

仙吕调，

黄钟调，

般涉调，

高般涉调。

以上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韵。都从低音到高音，轮流更换声音，下更低，上更高。七七四十九调，其余二十一调失传。出自《九部》乐中的《龟兹部》。

大乐声：各调之中，作曲用音，乐声共十，即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似十二律，律、吕各缺其一，与雅音不及商音相似。

［**原文**］

散　乐

殷人作靡靡之乐，其声往而不反，流为郑、卫之声。秦、汉之间，秦、楚声作，郑、卫寝亡。汉武帝以李延年典乐府，稍用西凉之声。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晋天福三年，遣刘昫以伶官来归，辽有散乐，盖由此矣。

辽册皇后仪：呈百戏、角抵、戏马以为乐。

皇帝生辰乐次：

酒一行：觱篥起，歌。

酒二行：歌，手伎入。

酒三行：琵琶独弹。

饼、茶、致语。

食入，杂剧进。

酒四行：阙。

酒五行：笙独吹，鼓笛进。

酒六行：筝独弹，筑球。

酒七行：歌曲破，角抵。

曲宴宋国使乐次：

酒一行：觱篥起，歌。

酒二行：歌。

酒三行：歌，手伎入。

酒四行：琵琶独弹。

饼、茶、致语。

食入，杂剧进。

酒五行：阙。

酒六行：笙独吹，合《法曲》。

酒七行：筝独弹。

酒八行：歌，击架乐。

酒九行：歌，角抵。

散乐，以三音该三才之义，四声调四时之气，应十二管之数。截竹为四窍之笛，以叶音声，而被之弦歌。三音：天音扬，地音抑，人音中，皆有声无文。四时：春声曰平，夏声曰上，秋声曰去，冬声曰入。

散乐器：觱篥、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鞚、拍板。

杂戏：自齐景公用倡优侏儒，至汉武帝设鱼龙曼延之戏，后汉有绳舞、自刳之伎，杜佑以为多幻术，皆出西域。哇俚不经，故不具述。

鼓吹乐

鼓吹乐，一日短箫铙歌乐，自汉有之，谓之军乐。《辽杂礼》，朝会设熊罴十二案，法驾有前后部鼓吹，百官卤簿皆有鼓吹乐。

前部：

鼓吹令二人，

掆鼓十二，

金钲十二，

大鼓百二十，

长鸣百二十，

铙十二，

鼓十二，

歌二十四，

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后部：
鼓吹丞二人，
大角百二十，
羽葆十二，
鼓十二，
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铙十二，
笳二十四。
右前后鼓吹，行则导驾奏之，朝会则列仗，设而不奏。

横吹乐

横吹亦军乐，与鼓吹分部而同用，皆属鼓吹令。
前部：
大横吹百二十，
节鼓二，
笛二十四，
觱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觱篥二十四，
掆鼓十二，
金钲十二，
小鼓百二十，
中鸣百二十，
羽葆十二，
鼓十二，
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后部：

小横吹百二十四，

笛二十四，

箫二十四，

觱篥二十四，

桃皮觱篥二十四。

百官鼓吹、横吹乐，自四品以上，各有增损，见《仪卫志》。自周衰，先王之乐寝以亡缺，《周南》变为《秦风》。始皇有天下，郑、卫、秦、燕、赵、楚之声迭进，而雅声亡矣。汉、唐之盛，文事多西音，是为大乐、散乐；武事皆北音，是为鼓吹、横吹乐。雅乐在者，其器雅，其音亦西云。

［**要义精译**］

散乐

殷人作靡靡之音，其声往而不返，流变为郑、卫之声。秦、汉之间，秦、楚声发展，郑、卫之声消亡。汉武帝用李延年掌管乐府，渐用西凉乐。现在的散乐，俳优、歌舞杂技，往往是汉乐府之遗声。后晋天福三年，派遣刘昫以伶官到辽国，辽有散乐，于是开始。

辽册皇后仪：呈献百戏、摔跤、戏马作为乐。

皇帝生辰奏乐顺序：

第一遍饮酒：奏觱篥，唱歌。

第二遍饮酒：唱歌，手伎入。

第三遍饮酒：独奏琵琶。

进饼、茶、致词。

进食物，杂剧入。

第四遍饮酒：缺。

第五遍饮酒：笙独奏，进鼓笛。

第六遍饮酒：筝独奏，筑球。

第七遍饮酒：歌曲破，角抵。

曲宴宋国使臣奏乐顺序：

第一遍饮酒：奏觱篥，唱歌。

第二遍饮酒：唱歌。

第三遍饮酒：唱歌，伶人进入。

第四遍饮酒：独弹琵琶。

进饼、进茶、致词。

进食物，手伎入。

第五遍饮酒：缺。

第六遍饮酒：笙独奏，合《法曲》。

第七遍饮酒：筝独奏。

第八遍饮酒：唱歌，敲击架乐。

第九遍饮酒：唱歌，角抵。

散乐，以三音包括三才之义，四声调和四时之气，应十二管之数。截竹为四孔笛，用以叶和音声，谱曲弦歌。三音：天音扬，地音抑，人音中，都有声无文。四时：春声平，夏声上，秋声去，冬声入。

散乐器：觱篥、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鞚、拍板。

杂戏：从齐景公用艺人侏儒起，到汉武帝设鱼龙曼延戏，后汉有绳舞、自刳伎，杜佑认为很多是幻术，都出自西域。淫哇俚俗不合常理，因此不一一记述。

鼓吹乐

鼓吹乐，又叫短箫铙歌乐，从汉代就有，谓之军乐。《辽杂礼》，朝会设熊罴十二案，法驾有前后部鼓吹，百官仪仗都有鼓吹乐。前部：

鼓吹令二，

掆鼓十二，

金钲十二，

大鼓一百二十，

长鸣一百二十，

铙十二，

鼓十二，

歌二十四，

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后部

鼓吹丞二，

大角一百二十，

羽葆十二，

鼓十二，

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铙十二，

笳二十四。

以上前后鼓吹，前行就导引御驾演奏，朝会就列仗，设而不奏。

横吹乐

横吹，也是军乐，与鼓吹乐分部同用，皆属鼓吹令。

前部：

大横吹一百二十，

节鼓二，

笛二十四，

觱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觱篥二十四，

㧊鼓十二，

金钲十二，

小鼓一百二十，

中鸣一百二十，

羽葆十二，

鼓十二，

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后部：

小横吹一百二十四，

笛二十四，

箫二十四，

觱篥二十四，

桃皮觱篥二十四。

百官鼓吹、横吹乐，自四品以上，各有增减，见《仪卫志》。自周衰，先王之乐渐渐失缺，《周南》变为《秦风》。秦始皇占有天下，郑、卫、秦、燕、趙、楚的乐曲交迭进入，雅声失传。汉、唐兴盛，文事多为西域音乐，是为大乐、散乐；武事皆北方音乐，是为鼓吹、横吹乐。雅乐在者，其器雅，其音亦西域音乐。

［**解读、评说**］

（一）辽国开国初期沿袭了唐代《十二和》乐，如下表

乐曲名	结合何种礼仪使用	序号
《豫和》乐	乐祭祀天神	第一
《顺和》乐	祭祀地神	第二
《永和》乐	祭享宗庙	第三
《肃和》乐	登歌以玉帛祭奠	第四
《雍和》乐	入载牲礼器接神	第五
《寿和》乐	酌酒进献供神饮用	第六
《太和》乐	按节升降时使用	第七
《舒和》乐	节制出入时使用	第八
《昭和》乐	举酒时使用	第九
《休和》乐	进饭时使用	第十
《正和》乐	皇后受册时演奏	第十一
《承和》乐	太子受册时演奏	第十二

（二）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

辽国天祚皇帝天庆二年，皇上耶律延禧和大臣们来到混同江，举行鱼头酒

宴，大家喝得半醉的时候，皇上命来自各地的酋长们依次唱歌跳舞作为娱乐。只有女真族的阿骨打以不能唱歌跳舞推辞不参加集体活动，一个人体态端正、仪表堂堂地站立着直视皇帝。皇上见此人不同寻常，便对身旁的萧奉先说："阿骨打英武豪迈，环视众人不同寻常，我想找个借口杀了他。否则，恐怕会留下后患。"萧奉先上奏说："阿骨打没有大过错，杀了他会伤害大家归附顺化的心意。一点点大的小国，他又能干什么。"这才免除了对阿骨打的杀身之祸。

哎呀呀！人家阿骨打犯了什么罪？做错了什么事？就因为人家长得英姿威武、人才出众，你做皇帝的见大帅哥比你强，看不顺眼就要杀人吗？耶律延禧如此心胸能够保住江山吗？——刘蓝立即查看辽代历史年表，果然，耶律延禧就是辽代的亡国之君！

各位青年读者：在大庭广众之中，你一定不要像阿骨打那样显示出鹤立鸡群之态！在某种特殊环境下，个人突出会遭受嫉妒而引发灾难。耶律延禧之流的统治者、领导者，古代有之，现代有之，将来亦有之。刘蓝老来才渐渐领会到"大智若愚"、"大辩若讷"再加上"以史为鉴"的深刻涵义。现在与青年朋友共同警惕，在大庭广众之中，一定不要张扬，一定不要突出自己，否则，灾难来临尚在睡梦之中啊！



第十四篇 《金史》音乐志

历史概况

［刘蓝解读］

女真政权迁都中都 女真族起源于商周时的肃慎，五代时改称女真，也称女直。10 至 11 世纪主要活动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辽时对其实行迁徙分化政策，造成女真族的分散落后，先后出现熟女真、生女真等部落。辽末，辽统治者向女真征收大量贵重物品，引起女真各部的强烈不满。11 世纪初，女真在函普的领导下逐渐强大。1113 年，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举旗抗辽，并连败辽兵。1115 年，完颜阿骨打在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称帝，建立金朝，是为金太祖。此后十余年内，金朝政权逐渐完善。女真统治者相继攻灭辽和北宋，逐渐征服了华北和黄河流域。1153 年，金朝迁都至中都（今北京），将统治重心从东北移入中原。

徽、钦被俘　金灭辽宋　金军于靖康元年（1126 年）八月再度南下，攻破宋朝首都东京，钦宗被迫亲赴金营投降。宋徽宗、钦宗及后妃宗室都成为俘虏，至此北宋灭亡于金。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里所写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所指就是徽宗、钦宗（太上皇和皇帝父子二人）双双成为俘虏这样的国耻。

金朝由盛而衰　金朝灭了辽和北宋，之后宫廷内部不断发生激烈的争斗，完颜家族为争夺帝位互相残杀。1149 年，金贵族完颜亮发动政变，夺取帝位。完颜亮称帝后，迁都燕京。之后，完颜亮南下侵宋，留在京师的完颜福寿与完颜谋衍拥立完颜褒为帝，是为金世宗。金世宗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金朝达到鼎盛。之后的金章宗对金朝的稳定、发展有所促进。到了金朝后期，乱臣擅权，内外交困，金朝由盛而衰。被迫又将首都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至公元 1234 年，金哀宗见国运一蹶不振、大势已去，自缢而死。

呜呼！当年金人南下横扫北方直捣中原，在前线取得之巨大胜利，最后毁于内廷。数千年来的统治者们，竟然不会吸取历史的教训。真是利欲熏心、蠢不可及。

13 世纪初蒙古崛起，团结而强悍的蒙古铁骑大举南下，把金朝全部收拾干净。金朝自阿骨打收国元年（1115 年）立国，1234 年灭亡。前后共传 10 帝，历时 120 年。

金朝纪元表［完颜氏］（1115—1234 年）

<table>
<tr><td rowspan="2">太祖（完颜旻，本名阿骨打）</td><td>收国（2）</td><td>乙未</td><td>1115</td><td rowspan="2">章宗（完颜璟）</td><td>承安（5）</td><td>丙辰</td><td>1196</td></tr>
<tr><td>天辅（7）</td><td>丁酉</td><td>1117</td><td>泰和（8）</td><td>辛酉</td><td>1201</td></tr>
<tr><td>太宗（完颜晟）</td><td>天会（15）</td><td>癸卯</td><td>1123</td><td rowspan="3">卫绍王（完颜永济）</td><td>大安（3）</td><td>己巳</td><td>1209</td></tr>
<tr><td rowspan="3">熙宗（完颜亶）</td><td>天会＊</td><td>乙卯</td><td>1135</td><td>崇庆（2）</td><td>壬申</td><td>1212</td></tr>
<tr><td>天眷（3）</td><td>戊午</td><td>1138</td><td>至宁（1）</td><td>癸酉</td><td>1213</td></tr>
<tr><td>皇统（9）</td><td>辛酉</td><td>1141</td><td rowspan="3">宣宗（完颜珣）</td><td>贞祐（5）</td><td>癸酉</td><td>1213</td></tr>
<tr><td rowspan="3">海陵王（完颜亮）</td><td>天德（5）</td><td>己巳</td><td>1149</td><td>兴定（6）</td><td>丁丑</td><td>1217</td></tr>
<tr><td>贞元（4）</td><td>癸酉</td><td>1153</td><td>元光（2）</td><td>壬午</td><td>1222</td></tr>
<tr><td>正隆（6）</td><td>丙子</td><td>1156</td><td>哀宗（完颜守绪）</td><td>正大（9）</td><td>甲申</td><td>1224</td></tr>
<tr><td>世宗（完颜雍）</td><td>大定（29）</td><td>辛巳</td><td>1161</td><td rowspan="2"></td><td>开兴（1）</td><td>壬辰</td><td>1232</td></tr>
<tr><td>章宗（完颜璟）</td><td>明昌（7）</td><td>庚戌</td><td>1190</td><td>天兴（3）</td><td>壬辰</td><td>1232</td></tr>
</table>

＊熙宗即位未改元。

《金史》及其作者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记载由金太祖阿骨打到金亡约一百二十年史事。在宋、辽、金三史中，《金史》向来被评为简要。由于元人对此书准备与编写很久，与宋、辽二史仓促编写的自然不同，所以《金史》从头至尾，条例整齐，在三史之中，最为完善。

金人占据中原，文化较契丹高，所以自太祖完颜阿骨打、太宗完颜晟以后，各朝均有实录。金章宗喜文学，故于世宗实录修撰最详。金亡，元帅张柔收金实录，中统二年，送实录于史馆；后来，王鹗又修成了《金史》。如今考察《金史》史料除实录外，有元好问《壬辰杂编》、杨奂《天兴近鉴》（此二书今已亡佚），当时曾采入《金史》。金、元之间的刘祁有《归潜志》十卷，专记金亡前、南渡以后的历史；王鹗又有《汝南遗事》；元好问又有《中州集》，所采多金人诗，有小传，亦是修《金史》时的重要资料。此外，金人文集今存者九家，可见《金史》的资料比《辽史》为多。

《金史》共有志书39卷，其中《音乐志》上、下两卷。

第一章《金史》音乐志　上　解评

（原《金史》卷三十九　志第二十乐　上）

雅乐　散乐　鼓吹乐　本朝乐曲　郊祀乐歌

［**原文**］

《传》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岂二帝三王之弥文哉！盖有天下者，将一轨度、正民俗、合人神、和上下，舍礼乐何以焉。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乐，然而未尽其美也。及乎大定、明昌之际，日修月葺，粲然（càn rán）[①]大备。其隶太常者，即郊庙、祀享、大宴、大朝会宫悬二舞是也。隶教坊者，则有铙歌鼓吹，天子行幸卤簿（lǔ bù）[②]导引之乐也。有散乐。有渤海乐。有本国旧音，世宗尝写其意度为雅曲，史录其一，其俚者弗载云。

雅　乐

凡大祀、中祀、天子受册宝、御楼肆赦、受外国使贺则用之。初，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钟磬乐虡，挈之以归。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有司以钟磬刻“晟”字者犯太宗讳，皆以黄纸封之。大定十四年，太常始议：“历代之乐各自为名，今郊庙社稷所用宋乐器犯庙讳，宜皆刮去，更为制名。”于是，命礼部、学士院、太常寺撰名，乃取大乐与天地同和之义，名之曰“太和”。

文、武二舞。皇统年间，定文舞曰《仁丰道洽之舞》，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贞元仪》又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万国来同之舞》。大定十一年又有《四海会同之舞》，于是一代之制始备。

明昌五年，诏用唐、宋故事，置所，讲议礼乐。有司谓：“雅乐自周、汉以来止存大法，魏、晋而后更造律度，讫无定论。至后周保定中，得古玉斗于地中，以造尺律，其后牛弘以为不可，止用苏绰铁尺，至隋亦用之。唐兴，因隋乐不改，及黄巢之乱，乐悬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孙以周法铸毂（gǔ）③钟、编钟，处士萧承训等校石磬，合而奏之。至周显德以黍定律，议者谓比唐乐高五律。宋初亦用王朴所制乐，时和岘以周显德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铜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声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乐三律。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止下一律，或谓其声弇郁（yān yù）④不和，依旧用王朴乐。元丰间，杨杰参用李照钟磬加四清声，下王朴乐二律，以为新乐。元祐间，范镇又造新律，下李照乐一律，而未用。至崇宁间，魏汉津以范镇知旧乐之高，无法以下之，乃以时君指节为尺，其所造钟磬即今所用乐是也。然以王朴所制声高，屡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习旧听疑于太重。其后范镇等论乐，复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铁尺，牛弘等以谓近古合宜者也。今取见有乐，以唐初开元钱校其分寸亦同，则汉津所用指尺殆与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汉津用李照、范镇之说，而耻同之，故用时君指节为尺，使众人不敢轻议。其尺虽为诡说，其制乃与古同，而清浊高下皆适中，

非出于法数之外私意妄为者也。盖今之钟磬虽崇宁之所制，亦周、隋、唐之乐也。阅今所用乐律，声调和平，无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唯辰钟、辰磬自昔数缺，宜补铸辰钟十五，辰磬二十一，通旧各为二十四虡。”上曰：“尝观宋人论乐，以为律主于人声，不当泥于其器，要之在声和而已。”于是，命礼部符下南京，取宋旧工，更铸辰钟十有二。又以旧钟姑洗、夷则皆高五律，无射高二律，别铸以补之，乃协。又琢辰磬各十有二，以其半少劣，择其谐者而用之。

初，正隆间，海陵营太庙于汴，贞祐南迁，宣宗修之，以祔诸帝神主。其地，故宋景灵宫之址也。掘其下，得编钟十三，编磬八，皆刻“大晟”字。时朝廷多故，礼器散亡，竟亦不能备也。

大定十一年，太常议：“按《唐会要》旧制，南北郊宫悬用二十架，周、汉、魏、晋、宋、齐六朝及唐《开元》、宋《开宝礼》，其数皆同。《宋会要》用三十六架，《五礼新仪》用四十八架，其数多，似乎太侈。今拟《太常因革礼》，天子宫悬之乐三十六虡，宗庙与殿庭同，郊丘则二十虡，宜用宫悬二十架，登歌编钟、编磬各一虡。又按《周礼大司乐》：‘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六变，谓六成也。唐、宋因之。盖圜钟，夹钟也，用为宫者以上应房、心，有天帝明堂之象也。宫声三奏，角徵羽各一奏，合阳之奇数，欲神听之也。凡乐起于阳，至少阴而止，圜钟自卯至申其数有六，故六变而乐止，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乐曲之名，唐以‘和’，宋以‘安’，本朝定乐曲以‘宁’为名，今止有太庙祫享乐曲，而郊祀乐曲未备。皇统九年拜天用《乾宁之曲》，今圜丘降神固可就用。今太庙祫享，皇帝升降行止奏《昌宁之曲》，迎俎奏《丰宁之曲》，酌献、舞出入奏《肃宁之曲》，饮福奏《福宁之曲》，宋《开宝礼》亦可就用。余有郊祀曲名，皇帝入中壝、奠玉币、迎俎、酌献、舞出入乐曲，宜皆以‘宁’字制名。”遂命学士院撰焉。皇帝入中壝奏《昌宁之曲》，降神、送神奏《乾宁之曲》，昊天上帝

奏《洪宁之曲》，皇地祇奏《坤宁之曲》，配位奏《永宁之曲》，饮福奏《福宁之曲》，升降、望燎、出入大小次，并与入中壝同，余载仪注及乐章。又命太常议文武二舞所当先后，太常议："按唐、宋郊庙之礼，并先文后武，本朝自行禘祫之礼亦然。惟唐韦万石建议谓先儒相传，以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当时虽从，寻复改之。其以《开元礼》先文后武为定。方丘如圜丘之仪，社稷则用登歌。"

宗庙。皇帝入门，宫悬以无射宫，升殿，登歌以夹钟，皆奏《昌宁之曲》。迎神、送神奏《来宁之曲》，九成。天德二年，晨祼毕，还小次，方奏迎神曲。大定十一年，朝享，奏依《开元》、《开宝礼》，至版位，即奏黄钟宫三、大吕角二、太蔟徵二、应钟羽二，曲词皆同。进俎，奏《丰宁之曲》。酌献，宫悬奏无射《大元之曲》。

诸室之曲，德帝曰《大熙》，安帝曰《大安》，献祖曰《大昭》，昭祖曰《大成》，景祖曰《大昌》，世祖曰《大武》，肃宗曰《大明》，穆宗曰《大章》，康宗曰《大康》，太祖曰《大定》，太宗曰《大惠》，熙宗曰《大同》，睿宗曰《大和》，昭德皇后庙曰《仪坤》，世宗曰《大钧》，显宗曰《大宁》，章宗曰《大隆》，宣宗曰《大庆》。

皇帝还版位及亚终献，皆奏无射宫《肃宁之曲》。饮福，登歌奏夹钟宫《福宁之曲》。彻豆，奏《丰宁之曲》，皆用无射宫。大定十二年制，祫禘时享有司摄事，初献盥洗（guàn xǐ）[⑤]，奏无射宫《肃宁之曲》。升阶，登歌奏夹钟宫《嘉宁之曲》。余并与亲享同。其别庙昭德皇后、宣孝太子所用，并载仪注[⑥]、乐章。

旧制，太庙、皇考庙乐工各三十九人。大定二十九年，升祔显宗，有司以为："宋之太庙、别庙，堂上乐各四十八人，今之乐工少十八人，拟令皇考庙旧乐工皆充两庙堂上乐，以应前代九十六人之数。"尚书省议："古乐工无定数。"遂奏太庙、别庙通以百人为定。明昌六年，创设宫悬，乐工一百五十六人。

承安三年，敕："祭庙用教坊奏古乐，非礼也。其自今召百姓材

美者，给以食直，教阅以待用。”泰和元年，命宫悬乐工月给钱粟二贯石，遇正乐工阙，验色收补。四年，尚书省奏：“宫悬乐工总用二百五十六人，而旧所设止百人，时或用之即以贴部教坊阅习。自明昌间，以渤海教坊兼习，而又创设九十二人。且宫悬之乐行大礼乃始用之，若其数复阙，但前期遣汉人教坊及大兴府乐人习之，亦可备用。”遂诏罢创设者。

宣宗南迁，祔诸帝主于汴京太庙。礼官言：“祔享[7]礼毕，车驾还宫，至承天门外，百官奉迎，宫悬奏《采茨》。”以乐虡未备，遂止用教坊乐。哀宗迁蔡，天兴二年七月丁巳，太祖、太宗及后妃御容至自汴京，奉安于乾元寺。左宣徽使温敦七十五奏当用乐。上曰：“乐须太常，奈何？”七十五曰：“市有优乐，可假用之。”权左右司员外郎王鹗奏曰：“世俗之乐，岂可施于帝王之前？”遂止。

乐舞名数。太庙登歌，钟一虡，磬一虡，歌工四，籥二，埙二，篪二，笛二，巢笙二，和笙二，箫二，七星匏一，九耀匏一，闰余匏一，搏拊二，柷一，敔一，麾一，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二，瑟四。别庙登歌并同。亲祠则用金钟、玉磬，摄祭则用编钟、编磬。

宫悬乐三十六虡：编钟十二虡，编磬十二虡，大钟、镈钟、特磬各四虡。建鼓、应鼓、鞞鼓各四，路鼓二，路鼗二，晋鼓一，巢笙、竽笙各十，箫十，籥十，篪十，笛十，埙八，一弦琴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六，瑟十二，柷一，敔一，麾一。文舞所执籥、翟各六十四，武舞所执朱干、玉戚各六十四，引舞所执旌二，纛二，牙杖二，单鼗二，单铎二，双铎二，金铙二，金錞二，金钲二，相鼓二，雅鼓二。

有司摄祭，宫悬二十虡：编钟四，编磬四，辰钟十二。建鼓四，路鼓四，路鼗二，晋鼓一，巢笙、竽笙、箫、埙、篪、笛各八，一弦琴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六，瑟八，柷、敔各一，麾一。登歌及二舞引舞所执与亲祠同。

皇帝受册宝。前期，大乐令与协律郎设乐悬于殿廷。又设举麾位二，一于殿西阶，一于乐县西北。又设登歌乐架于殿上。至日，

侍中奏：“外办。”宫悬乐作，皇帝乃出，即坐，乐止。奉宝入门，乐作，置褥位上，乐止。初引时宫悬乐作，至位立定，乐止。宝初行，乐作，至御前置讫，乐止。皇帝受宝讫，乐作，侍中奏：“称贺。”乐止。皇太子升殿，登歌乐作，复位，乐止。侍中奏：“礼毕。”宫悬乐作，皇帝还幕次，乐止。

御楼宣赦。前期，大乐署设宫悬于楼下，又设鼓一于宫悬之左。至日，金鸡初立，大乐署击鼓，立讫，鼓止。侍中奏：“外办。”大乐令撞黄钟之钟，右五钟皆应，《昌宁之乐》作，皇帝乃出。宣读讫，百官舞蹈，礼毕，大乐令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昌宁之乐》作，皇帝降座，乐止。凡皇帝出入升降及分班合班，皆乐作，坐、立定乃止。其册命中宫、皇太子、太孙，受外国使贺。宴外国使，皆用宫悬。

［**注释**］

①粲然：音 càn rán，明白貌；明亮貌。《荀子·非相》：“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　②卤簿：音 lǔ bù，古代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出行之目的不同，仪式亦各别。自汉以后亦用于后妃、太子、王公大臣。唐制四品以上皆给卤簿。汉蔡邕《独断》卷下：“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　③榖：音 gǔ，木名。又称“楮”，即构树。落叶乔木。新生枝密披灰色粗毛，具乳汁。叶阔卵形至长圆状卵形，叶端渐尖，全缘或缺裂。初夏开淡绿色小花，雌雄异株。果实圆球形，成熟时鲜红色，皮可制桑皮纸。　④弇郁：音 yān yù，谓声音沉郁。　⑤盥洗：音 guàn xǐ，洗手洗爵。古代仪礼形式之一，用水使手及酒器洁净，以示恭敬。郑玄注：“盥手又洗爵，致洁敬也。”　⑥仪注：音 yí zhù，制度；仪节。《南史·陈·鄱阳王伯山传》：“武帝时，天下草创，诸王受封，仪注多阙。”　⑦祔享：亦作“祔飨”，奉神主祭献。

［**要义精译**］

《左传》说：“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这不仅二帝三王时代这样记载，凡治天下者，要统一法度、正民俗、合人神、和上下，除了礼乐还凭藉什么呢？金国在征伐宋朝不久，开始有金石之乐，但尚未完善。到了大定、明昌年间，才粲然大备。属于太常的音乐，有郊庙、祀享、大宴、大朝和宫乐二舞。隶属教坊的，则有铙歌鼓吹，天子出行时仪仗导引之乐。此外还有散乐，渤海乐。对本国

旧乐，世宗曾模拟其意谱作雅曲，史书录入其中一首，其通俗者未载入。

雅乐

凡大祀、中祀、天子接受册书宝玺、御楼宣布赦令、受外国使节朝贺等场合使用。

当初，太宗攻取汴京，获得宋朝的仪章、钟磬、乐虡等，携带以归。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用宋乐。有司员因钟磬刻“晟”字触犯太宗名讳，全用黄纸封存。大定十四年，太常奏议：“历代之乐各自为名，现我朝郊庙、社稷祭祀所用宋乐器冲犯庙讳，应将‘晟’字全部刮去，重新定名。”于是，命礼部、学士院、太常寺起名，最后取大乐与天地同和之义，名为“太和”。

文、武二舞。皇统年间，定文舞为《仁丰道洽之舞》，武舞名为《功成治定之舞》。《贞元仪》又改文舞名《保大定功之舞》，武舞名《万国来同之舞》。大定十一年又有《四海会同之舞》。于是，金一代的乐制始备。

明昌五年，诏令依唐、宋先例置机构，讲礼乐。有关官员奏议：“雅乐自周、汉以来只存大法，魏、晋以后改造律度，至今尚无定论。到了后周保定年间，得古玉斗于地下，以造尺律。其后牛弘认为不可，只用苏绰铁尺，至隋朝仍用之。唐朝兴起，沿用隋乐。至黄巢作乱，乐器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孙用周法铸造镈钟、编钟，处士萧承训等人校定石磬，合而奏之。至周显德年间，以黍定律，有的人认为比唐乐高出五律。宋初也使用王朴乐律，当时和岘认为周显德律近于哀思，就依据西京的铜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声低王朴一律。景祐初年，李照用黍定律，因其声还高，改用太府布帛尺，低太常乐三律。皇祐中期，阮逸、胡瑗改造，只低太常乐一律，有人说其声音沉郁不和，依旧用王朴乐。元丰年间，杨杰参用李照钟磬加四清声，低王朴乐二律，作为新乐。元祐年间，范镇又造新律，低李照乐一律，但未用。至崇宁年间，魏汉津由于范镇知道旧乐律高而又无法降低，就以当时皇上的指节为准，所造钟磬就是现在所使用的乐律。（刘注：前面已经评论，以黍定律及以手指定律皆荒谬之至，不值得讨论，故下略。）其后范镇等人讨论乐律，又使用李照所用的太府尺，即周、隋两朝所用铁尺，牛弘等认为合适。故今日钟磬虽制作于崇宁年间，亦周、隋、唐之乐。察看现今乐律，声调和平，无高低缺陷，可长久使用。只有辰钟、辰磬从前就不全，应补铸辰钟十五，辰磬二十一，合旧制各为二十四虡。”皇上说：“过去看宋人论乐之文，认为音律主要是表达人心，不应当拘泥于乐器，其要旨在于声音和谐而已。”

于是命礼部通知南京，选用宋之铸工，改铸辰钟十二虡，全部乐器才协调。又磨制辰磬各十二虡，其中一半质量差，即选其中和谐者使用。

从前，正隆年间，海陵王在汴京营建太庙，贞祐年间南迁，宣宗又加整修，用以祭祀诸帝神灵。其所在地，乃宋朝景灵宫旧址，由其下掘出编钟十三，编磬八，上刻“大晟”字样。当时朝廷多故，礼器散失，终究未能完备。

大定十一年，太常议：“按《唐会要》旧制，南北郊祭祀，宫悬二十架，周、汉、魏、晋、宋、齐六朝及唐《开元》、宋《开宝礼》，数相同。《宋会要》记载用三十六架，《五礼新仪》记载用四十八架，其数多，近于奢侈。今参照《太常因革礼》，天子宫廷乐用三十六架，宗庙乐与宫廷乐同，郊丘则用二十架。登歌用编钟、编磬各一架。又按照《周礼大司乐》规定，‘凡奏乐：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等管乐，云和等琴瑟，云门乐舞，冬季在地上圜丘奏乐，奏乐六曲，天神降临，可以行礼’。乐曲的名称，唐朝叫‘和’，宋朝叫‘安’，本朝则定名为‘宁’，今日只有太庙祭祀乐曲，而郊祀乐曲未备。皇统九年，拜天用《乾宁之曲》，今圜丘降神当借用。今太庙祭祀，皇帝升降行止时奏《昌宁之曲》，迎祭品奏《丰宁之曲》，设酒供神、起舞出入奏《肃宁之曲》，饮福奏《福宁之曲》，宋朝的《开宝礼》可沿用。其余郊祀曲名，如皇帝入祭坛、供玉币、迎祭品、奉神灵、舞出入等礼仪所用乐曲，全用‘宁’字命名。”遂命学士院撰名。皇帝入祭坛奏《昌宁之曲》，降神、送神奏《乾宁之曲》，祭天帝奏《洪宁之曲》，祭地祇奏《坤宁之曲》，配位奏《永宁之曲》，饮福奏《福宁之曲》，皇帝升降、望祭燎祭、出入大小篷帐，都和入祭坛相同。其余礼仪记入仪注和乐章。皇上又命太常议文武二舞的先后次序，太常议：“按唐、宋郊庙之礼，皆先文后武，本朝颁行祭祀之礼亦如此。郊祀时的方丘之仪同圜丘，社稷则用登歌。”

宗庙之乐。皇帝入门，宫悬用无射宫，升殿，登歌用夹钟，皆奏《昌宁之曲》。迎神、送神奏《来宁之曲》，九段。天德二年，晨祼祭毕，皇帝回小帐，方奏迎神曲。

大定十一年，朝祭，奏请依照《开元》、《开宝礼》、至牌位前，即奏黄钟宫三、大吕角二、太蔟徵二，应钟羽二，曲词皆同。进献祭品，奏《丰宁之曲》。酌献，宫悬乐队奏无射《大元之曲》。

诸室之曲，德帝称《大熙》，安帝称《大安》，献祖称《大昭》，昭祖称《大

成》，景祖称《大昌》，世祖称《大武》，肃宗称《大明》，穆宗称《大章》，康宗称《大康》，太祖称《大定》，太宗称《大惠》，熙宗称《大同》，睿宗称《大和》，昭德皇后庙称《仪坤》，世宗称《大钧》，显宗称《大宁》，章宗称《大隆》，宣宗称《大庆》。

皇帝还牌位及亚、终献皆奏无射宫《肃宁之曲》。饮福，登歌奏夹钟宫《福宁之曲》。撤礼器，奏《丰宁之曲》，皆用无射宫。大定十二年制定，祭祀先祖由有关官员统领操办，初献盥洗，奏无射宫《肃宁之曲》。升阶，登歌奏夹钟宫调《嘉宁之曲》。其余所奏与皇帝亲自祭祀同。别庙昭德皇后、宣孝太子所用乐曲，一同载入仪注、乐章。

按旧制，太庙、皇考庙祭祀乐工各三十九人。大定二十九年，显宗牌位升入祖庙时，有司认为“宋朝的太庙、别庙，奏堂上乐各四十八人，今之乐工少十八人，现打算让皇考庙原有乐工全部用来补充两庙堂，以符合前代九十六人之数”。尚书省则认为：“古时乐工并无定数”，于是奏请太庙、别庙一律定为百人。明昌六年，创设宫悬，乐工一百五十六人。

承安三年，诏令“祭庙用教坊奏古乐，不合礼仪。自今日起选民间材质美好者，给予粮钱，训练以待用”。泰和元年，下令宫悬乐工每月给钱粟二贯石，遇正乐工空缺，察验资质进补。四年，尚书省奏：“宫悬乐工共二百五十六人，而过去只设置百人，临时需要就用贴部教坊的乐工训练补充。从明昌年间开始，用渤海教坊兼习宫乐，又创设了九十二人。况且宫悬之乐须行大礼方用，如果其乐工空缺，只要在前期派遣选人教坊及大兴府乐工练习，也可备用。”于是下诏停止创设者。

宣宗南迁，在汴京太庙祭祀已故诸帝。礼官奏言：“祭祀礼毕，车驾还宫，到承天门外，百官奉迎，宫悬奏《采茨曲》。”因乐虡未备，遂只用教坊乐。哀宗迁蔡州，天兴二年七月丁巳，太组、太宗及后妃的画像从汴京到，奉安于乾元寺。左宣徽使温敦七十五奏请用乐，皇上说：“用乐须太常安排，该怎么办?”七十五答道：“街市上有优伶之乐，可借用。”代理左右司员外郎王鹗奏说：“世俗之乐，岂可奏于帝王之前。”于是停止。

乐舞所用名数。太庙登歌，钟一虡，磬一虡，歌工四，龠二，埙二，篪二，笛二，巢笙二，和笙二，箫二，七星匏一，九耀匏一，闰余匏一，搏拊二，柷一，敔一，麾一，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二，瑟四。别庙

登歌与此相同。皇帝亲自祭祀用金钟、玉磬，官员代祭则用编钟、编磬。

宫悬乐器共三十六虡：编钟十二虡，编磬十二虡，大钟、铸钟、特磬各四虡。建鼓、应鼓、鞞鼓各四，路鼓二，路鼗二，晋鼓一，巢笙、竽笙各十，箫十，籥十，篪十，笛十，埙八，一弦琴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六，瑟十二，柷一，敔一，麾一。文舞所执籥、翟各六十四，武舞所执朱干、玉戚各六十四，引舞所执旌二，纛二，牙杖二，单鼗二，单铎二，双铎二，金铙二，金錞二，金钲二，相鼓二，雅鼓二。

官员代帝王祭祀，宫悬乐器共二十虡：编钟四，编磬四，辰钟十二。建鼓四，路鼓四，路鼗二，晋鼓一，巢笙、竽笙、箫、埙、篪、笛各八，一弦琴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六，瑟八，柷、敔各一，麾一。登歌及二舞引舞所执器物与皇帝亲祠相同。

皇帝受册宝。前期，大乐令和协律郎设乐架于殿廷。又设举旗位两处，一处设在殿廷西，一处设在乐架西北。又设置登歌乐架于殿上。至典礼当日，侍中奏请“外办”，宫悬乐起，皇帝始出，落座，乐止。仪官奉宝玺入门，乐起，置于褥位上，乐止。初引时宫悬乐起，至位立定，乐止。宝玺起行，乐作，至皇帝前安置完毕，乐止。皇帝接受宝玺完毕，乐作，侍中奏呼“称贺”，乐止。皇太子升殿，登歌乐起，复位，乐止。侍中宣告“礼毕”，宫悬乐作，皇帝还帐，乐止。

御楼宣赦。事前，大乐署设置宫悬于楼下，再设置一面鼓于宫悬之左。至宣布大赦之日，金鸡初立，大乐署击鼓；安立完毕，鼓止。侍中奏“外办”，大乐令撞黄钟之钟，右侧五钟皆响应，《昌宁之乐》起，皇帝出。大赦令宣读完毕，百官舞蹈，礼毕，大乐令撞蕤宾之钟，左侧五钟皆响应，《昌宁之乐》再起，皇帝降座，乐止。凡皇帝出入升降及分班合班等朝仪，皆奏乐，坐、立定乐止。

另外，册命中宫、皇太子、太孙，受外国使贺，宴外国使，皆用宫悬之乐。

［**原文**］

散　乐

散乐。元日、圣诞称贺，曲宴外国使，则教坊奏之。其乐器名曲不传。皇统二年宰臣奏：“自古并无伶人赴朝参之例，所有教坊人员只宜听候宣唤，不合同百寮[①]赴起居。”从之。章宗明昌二年十一月甲寅，禁伶人不得以历代帝王为戏及称万岁者，以不应为事重法

科。泰和初，有司又奏太常工人数少，即以渤海，汉人教坊及大兴府乐人兼习以备用。

鼓吹乐

马上乐也。天子鼓吹、横吹各有前、后部，部又各分二节。金初用辽故物，其后杂用宋仪。海陵迁燕及大定十一年卤簿，皆分鼓吹为四节，其他行幸[②]惟用两部而已。

前部第一：

鼓吹令二人，㧏鼓十二，金钲十二，大鼓百二十长鸣百二十，铙鼓一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箫二十四，笳二十四，大横吹一百二十。

前部第二：

节鼓二，笛二十四，箫二十四，觱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觱篥二十四，㧏鼓十二，金钲十二，小鼓百二十，中鸣百二十，羽葆鼓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③]十四，箫二十四。

后部第一：

鼓吹丞二人，㧏鼓三，金钲三，羽葆鼓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箫二十四，笳二十四，节鼓二，铙鼓十二，歌十六，箫二十四，笳二十四，小横吹百二十。

后部第二：

笛二十四，箫二十四，觱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觱篥二十四。

［**注释**］

①百寮：音 bǎi liáo，百官。“寮”同“僚”，《书·皋陶谟》：“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孔传：“僚、工，皆官也。” ②行幸：古代专指皇帝出行。唐杜甫《壮游》诗：“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明梅鼎祚《玉合记·赠处》：“往年天子行幸，赐长安士民大酺三日。”③拱辰管：音 gǒng chén guǎn，古乐器名。宋沈括《梦溪笔谈·乐律一》：“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叉手管也，太宗皇帝赐今名。”《宋史·文苑传一·和岘》：“乐器中有叉手笛者，上意欲增入雅乐，岘即令乐工调品，以谐律吕，其执持之状如拱揖然，请目曰‘拱辰管’，诏备于乐府。”

［**要义精译**］

散乐

散乐。元旦、皇帝或太后生日庆贺，设乐宴请外国使节，由教坊奏乐。这方面的乐器、曲目没有传承下来。皇统二年，宰相奏称：“自古没有伶人入朝参见之先例，教坊人员只应听候宣唤，不可与百官一起入见皇帝。”皇帝从。章宗明昌二年十一月甲寅，下令禁止伶人以历代帝王为角色入戏、或称呼万岁，其理由是不应该重复朝廷礼法。泰和初年，有司又奏太常乐工不足，于是就用渤海、汉人教坊及大兴府乐工兼习以备用。

鼓吹乐

鼓吹乐，即马上乐。

天子马上乐曲、军乐曲各有前、后部，每部又各分两节。金国初年采用辽国旧制，后来又参用宋朝仪规。海陵年间迁都燕京及大定十一年的仪仗乐，皆分军乐为四节，其他的帝王巡幸只用两部乐曲。

前部第一节：

鼓吹令二人，㧊鼓十二，金钲十二，大鼓一百二十，长鸣一百二十，铙鼓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箫二十四，笳二十四，大横吹一百二十。

前部第二节：

节鼓二，笛二十四，箫二十四，筚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筚篥二十四，㧊鼓十二，金钲十二，小鼓一百二十，中鸣一百二十，羽葆鼓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箫二十四。

后部第一节：

鼓吹丞二人，㧊鼓三，金钲三，羽葆鼓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箫二十四，笳二十四，节鼓二，铙鼓十二，歌十六，箫二十四，笳二十四，小横吹一百二十。

后部第二节：

笛二十四，箫二十四，筚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笔篥二十四。

［原文］

本朝乐曲

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庚申，皇太子生日，上宴于东宫，命奏新声，谓大臣曰："朕制此曲，名《君臣乐》，今天下无事，与卿等共之，不亦乐乎?"辞律不传。

十三年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女直醇质[①]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

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饮酒乐，上谕之曰："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不易得也。昔汉高祖过故乡，与父老欢饮，击筑而歌，令诸儿和之。彼起布衣，尚且如是，况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统，朕巡幸至此，何不乐饮!"于时宗室妇女起舞，进酒毕，群臣故老起舞，上曰："吾来故乡数月矣，今回期已近，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来前，吾为汝歌。"乃命宗室子叙坐殿下者皆上殿，面听上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及所以继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歌毕，泣下数行。右丞相元忠暨群臣宗戚捧觞上寿，皆称万岁。于是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会，畅然欢洽。上复续调歌曲，留坐一更，极欢而罢。其辞曰：

猗欤（yī yǔ）[②]我祖，圣矣武元。诞膺明命，功光于天。拯溺救楚，深根固蒂。克开我后，传福万世。无河海陵，淫昏多罪。反易天道，荼毒海内。自昔肇基（zhào jī）[③]，至于继体。积累之业，沦胥且坠。望戴所归，不谋同意。宗庙至重，人心难拒。勉副乐推，肆予嗣绪。二十四年，兢业万几。亿兆庶姓，怀保安绥（ān suí）[④]。国家闲暇，廓然无事。乃眷上都，兴帝之第。属兹来游，恻然予思。风物减耗，殆非昔时。于乡于里，皆非初始。虽非初始，朕自乐此。虽非昔时，朕无异视。瞻恋慨想，祖宗旧宇。属属音容，宛然如睹。童嬉孺慕，历历其处。壮岁经行，恍然如故。旧年从游，依俙如昨。欢诚契阔[⑤]，旦暮之若。于嗟阔别兮，云胡不乐。

［注释］

①醇质：音 chún zhì，淳厚质朴。宋沈虞卿《〈小畜集〉跋》："其文简易醇质，得古作者之体。"　②猗欤：音 yī yǔ，亦作"猗与"。叹词，表示赞美。《诗·周颂·潜》："猗与漆沮，潜有多鱼。"郑玄笺："猗与，叹美之言也。"南朝梁沈约《梁宗庙登歌》之五："猗与至德，光被黔首。"　③肇基：音 zhào jī，谓始创基业。《书·武成》："至于大王，肇基王迹。"　④安绥：音 ān suí，安抚。宋范镇《送程端明再镇成都》诗："朝廷慎东注，方面要安绥。"⑤契阔：音 qì kuò，久别。《后汉书·独行传·范冉》："奂曰：'行路仓卒，非陈契阔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郭沫若《归去来·在轰炸中来去》："叶是北伐时伐的老友，我和他的契阔也整整地十年了。"

［要义精译］

本朝乐曲

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庚申是太子生日。皇帝在东宫设宴庆贺，命乐队奏新乐，对大臣说："我作此新曲，名《君臣乐》，今天下安定，与诸位共享，不是很快乐吗?"此歌曲已失传。

十三年四月乙亥，皇帝到睿思殿，命歌手唱女真词，并对皇太子说："我常常回忆先朝经历之事，因此常听这词，也是为了让你们这些后辈知道女真族的淳朴风貌。如果对本族的文字、语言不通晓，就是忘本啊!"

二十五年四月，皇帝到上京，在皇武殿宴请宗室，饮酒赏乐。酒酣兴浓之时，对宗室说道："今日几乎喝醉了，这种乐趣难得啊！以前汉高祖路过故乡，与父老欢饮，击筑而歌，让诸儿和之。他出身布衣，尚且如此，何况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统，我今日至此，为何不乘兴欢饮呢?"于是宗室妇女起舞，进酒毕，群臣故老起舞，皇上又说："我来故乡已几个月了，今回期已近，未尝有一人能唱本族歌曲，你们靠前来，我给你们歌唱。"于是命宗室子孙坐殿下者皆上殿，聆听皇帝歌唱。歌曲中唱到祖宗创业的艰难，以及如何承续等内容。当唱到祖宗音容宛然如见时，悲感至极、不能成声，歌毕，已泪流满面。右丞相元忠与群臣宗戚捧杯祝寿，皆呼万岁。接着各位年长者又唱本曲，如家人相会，畅然欢洽。皇上又按曲调续填歌词，留众人再坐一更，兴尽方罢。那新续的歌词是：

猗欤我祖，圣矣武元。

诞膺明命，功光于天。

拯溺救楚，深根固蒂。
克开我后，传福万世。
无何海陵，淫昏多罪。
反易天道，荼毒海内。
自昔肇基，至于继体。
积累之业，沦胥且坠。
望戴所归，不谋同意。
宗庙至重，人心难拒。
勉副乐推，肆予嗣绪。
二十四年，兢业万几。
亿兆庶姓，怀保安绥。
国家闲暇，廓然无事。
乃眷上都，兴帝之第。
属兹来游，恻然予思。
风物减耗，殆非昔时。
于乡于里，皆非初始。
虽非初始，朕自乐此。
虽非昔时，朕无异视。
瞻恋慨想，祖宗旧宇。
属属音容，宛然如睹。
童嬉孺慕，历历其处。
壮岁经行，恍然如故。
旧年从游，依俙如昨。
欢诚契阔，旦暮之若。
于嗟阔别兮，云胡不乐。

（以下歌词不译）

［原文］

郊祀乐歌

皇帝入中壝，宫悬黄钟宫《昌宁之曲》：凡步武同。

衮服穆穆，临于中壝。瞻言圜坛，皇皇后帝。禋祀肇称，磬香维德。爰暨百神，于昭受职。

降神，宫悬《乾宁之曲》、《仁丰道洽之舞》。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圜钟三奏，黄钟、太蔟、姑洗皆一奏，词并同：

我金之兴，皇天锡羡。惟神之休，爰兹郊见。有玉其礼，有牲其荐。将受厥明，来宁来燕。

皇帝盥洗，宫悬黄钟宫《昌宁之曲》：

因天事天，惇宗将礼。爰饬攸司，奉时罍洗。挹彼注兹，乃升坛陛。先事而虔，神劳岂弟。

皇帝升坛，登歌大吕宫《昌宁之曲》：

相在国南，崇崇其趾。烝哉皇王，维时莅止。至诚通神，克禋克祀。于万斯年，昊天其子。

昊天上帝，奠玉币，登歌大吕宫《洪宁之曲》：

穆穆君王，有严有翼。佩环锵然，圜坛是陟。嘉德升闻，馨非黍稷。高明降监，百神受职。

皇地祇，《坤宁之曲》：

肃敬明祇，躬行奠贽。其贽维何？黄琮制币。从祀群灵，咸秩厥位。惟皇能飨，允集熙事。

配位太祖皇帝，《永宁之曲》：

肇举明禋，皇天后土。皇祖武元，爰作神主。功昭耆定，歌以大吕。绥我思成，有秩斯祜。

司徒迎俎，宫悬黄钟宫《丰宁之曲》：

穆穆皇皇，天子躬祀。群臣相之，罔不敬止。俎豆毕陈，物其嘉矣。馨香始升，明神燕喜。

昊天上帝，酌献，登歌大吕宫《嘉宁之曲》：

郊禋展敬，昭事上灵。太尊在席，有醑斯馨。酌言献之，灵其醉止。福禄来宜，以答明祀。

皇地祇，《泰宁之曲》：

衮服穆穆，临彼泰折。于昭神宫，埋币瘗血。爰称匏爵，斟言荐洁。方舆常安，扶我帝业。

配位太祖皇帝，《燕宁之曲》：

烝哉高后，肇迪丕基。功与天合，配天以推。荐时清旨，孔肃其仪。来宁来燕，福禄绥之。

文舞退，武舞进，宫悬黄钟宫《咸宁之曲》：

奉祀郊丘，《云门》变舞。进秉朱干，停挥翟羽。于昭睿文，复肖圣武。无疆维烈，天子受祜。

亚终献，宫悬黄钟宫《咸宁之曲》、《功成治定之舞》：

扫地南郊，天神以俟，于皇君王，克禋克祀。交于神明，玄酒陶器。诚心靖纯，非贵食味。

皇帝饮福，登歌大吕宫《福宁之曲》：

所以承天，无过乎质。天其祐之，惟精惟一。泰尊爰挹，馨香荐德。惠我无疆，子孙千亿。

彻豆，登歌大吕宫《丰宁之曲》：

大礼爰陈，为豆孔硕。肃肃其容，于显百辟。皇灵降监，馨闻在德。明禋斯成，孚休罔极。

送神，宫悬圜钟宫《乾宁之曲》：

赫赫上帝，临监禋祀。居然来歆，昭答祖配。圜坛四成，神安其位。升歌赞送，天人悦喜。

方丘乐歌

迎神，《镇宁之曲》。林钟宫再奏，太蔟角再奏，姑洗徵再奏，南吕羽再奏，词同：

至哉坤仪，万汇资生。称物平施，流谦变盈。礼修泰折，祭极精诚。皇皇灵眷，永奠寰瀛。

初献盥洗，太蔟宫《肃宁之曲》：

礼有五经，无先祭礼。即时伸虔，惟时盥洗。品物吉蠲，威仪济济。锡之纯嘏，来歆恺悌。

初献升坛，应钟宫《肃宁之曲》：

无疆之德，至哉坤元。沉潜刚克，资生实蕃。方丘之仪，惟敬无文。神其来思，时歆荐殷。

初献奠玉币，太蔟宫《亿宁之曲》：

礼行方泽，文物备举。惟皇地祇，昭假来下。奠瘗玉帛，纯诚内著。神保是享，陟降斯祜。

司徒捧俎，太蔟宫《丰宁之曲》：

四阶秩仪，坛于方泽。昭事皇祇，即阴以墲。洁肆于祊，孔嘉且硕。神其福之，如几如式。

正位酌献，太蔟宫《溥宁之曲》：

荡荡坤德，物无不载。柔顺利贞，含洪光大。笾豆既陈，金石斯在。四海永宁，福禄攸介。

配位酌献，配太宗也。太蔟宫《保宁之曲》：

词阙。

亚终献升坛，太蔟宫《咸宁之曲》：

卓彼嘉坛，奠玉方泽。百辟祗肃，八音纯绎。祀事孔明，柔祇感格。

彻豆，应钟宫《丰宁之曲》：

修理方丘，吉蠲是宜。笾豆静嘉，登于有司。芬芬馨香，来享来仪。郊仪将终，声歌彻之。、

送神，林钟宫《镇宁之曲》：

因地方丘，济济多仪。乐成八变，灵祇格思。荐余彻豆，神贶昭垂。亿万斯年，永祐丕基。

诣望燎位，太蔟宫《肃宁之曲》。词同升坛。

第二章 《金史》音乐志 下 解评

（原《金史》卷四十 志第二十一乐 下）

宗庙乐歌 殿庭乐歌 鼓吹导引曲 采茨曲

［**原文**］

宗庙乐歌

禘祫亲飨，皇帝入门。宫悬无射宫《昌宁之曲》：出、入步武同。

惟时升平，礼仪肇兴。鸣銮至止，穆穆造庭。百辟卿士，恪谨迎承。恭款祖考，神宇攸宁。

皇帝升殿，登歌夹钟宫《昌宁之曲》：升阶及将还板位，皆同登歌。

笙镛既陈，罍樽在户。升降有容，惟规惟矩。恭敬明神，上仪交举。永言保之，承天之祜。

皇帝盥洗，宫悬无射宫《昌宁之曲》：

惟水之功，洁净精微。洗爵奠斝，于德有辉。皇皇穆穆，宗庙之威。宜其感格，福祉交归。

皇帝降阶，宫悬无射宫《昌宁之曲》：

于皇神宫，象天清明。有来肃肃，相维公卿。礼仪卒度，君子攸宁。孔时孔惠，绥我思成。

迎神，宫悬《来宁之曲》。黄钟宫三奏，大吕角二奏，大蔟徵二奏，应钟羽二奏，词同：

八音克谐，百礼具举。明德维清，至诚永慕。神之格思，云軿风驭。来止来临，千祀燕处。

司徒引俎，宫悬无射宫《丰宁之曲》：

维牲维牺，齐明致祠。我将我享，吉蠲奉之。博硕肥腯，神嗜为宜。千秋歆此，永绥黔黎。

始祖酌献，宫悬无射宫《大元之曲》：

惟酒既清，惟肴既馨。苾芬孝祀，在庙之庭。羞于皇祖，来燕来宁。象功昭德，先祖是听。

德皇帝，《大熙之曲》：

万方欣戴，鸿业创基。瑶源垂裕，绵瓞重熙。式崇毖祀，爰考成规。笾豆有楚，益臻皇仪。

安皇帝，《大安之曲》：

爰图造邦，载德其昌。皇仪允穆，诞集嘉祥。明诚昭格，积厚流光。祇严清庙，钟石琅琅。

献祖，《大昭之曲》：

惟圣兴邦，经始之初。鸠民化俗，还定攸居。迪德纯俭，志规远图。时哉显祀，精诚有孚。

昭祖，《大成之曲》：

天启璇源，贻庆定基。率义为勇，施德为威。耀武拓境，功烈巍巍。永昌皇祚，均福黔黎。

景祖，《大昌之曲》：

丕显鸿烈，基绪降昌。圣期诞集，邦宇斯张。尊严庙祏，昭格休祥。煌煌缛典，亿载弥光。

世祖，《大武之曲》：

桓桓伐功，天监其明。惟威震叠，惟德绥宁。神策无遗，鸿图以兴。会孙孝祀，遹昭厥成。

肃宗，《大明之曲》：

于皇神人，武烈文谟。左右世祖，怀柔扫除。威震遐迩，化洽虫鱼。垂光绵永，成帝之孚。

穆宗，《大章之曲》：

烝哉文祖，钦圣弘渊。慈爱忠信，典策昭然。歆此明祀，繁祉绵绵。时纯熙矣，流庆万年。

康宗，《大康之曲》：

惟明惟听，晔晔神功。仪刑世业，昭格上穹。持盈孝孙，荐芳斯丰。锡我祉福，皇化益隆。

太祖，《大定之曲》：

功超殷周，德配唐虞。天人协应，平统寰区。开祥垂裕，肇基永图。明明天子，敬承典谟。

太宗，《大惠之曲》：

巍巍德鸿，无为端扆。祚承神功，究驯俗美。清宫缉熙，孝祀时祀。钦奠羞诚，牺樽嘉旨。

熙宗《大同之曲》：

昭显令德，神基丕承。对越在天，享用跻升。于穆清庙，来燕来宁。神其醉止，惟钦克诚。

睿宗，《大和之曲》：

皇祖开基，周武殷汤。猗欤圣考，嗣德弥光。启佑洪绪，长发其祥。严恭庙享，万世烝尝。

世宗，《大钧之曲》：

神之来思，甫登于堂。祼圭有瓒，秬鬯芬芳。巍巍先功，启祐无疆。万年肆祀，孝心不忘。

显宗，《大宁之曲》：

于皇神宫，有严惟清。吉蠲孝祀，惟神之宁。对越在天，绥我思诚。敷祐亿年，邦家之庆。

章宗，《大隆之典》：

两纪践阼，万方宁康。文经天地，武服遐荒。礼备制定，德隆业昌。居歆典祀，亿载无疆。

宣宗，《大庆之曲》：

猗欤圣皇，三代之英。功光先后，德被群生。牲粢惟馨，鼓钟其铿。神兮来思，歆于克诚。

文舞退，武舞进，宫悬无射宫《肃宁之曲》：

明明先皇，神武维扬。开基垂统，万世无疆。干戚象功，威仪有光。神保是飨，昭哉降康。

亚终献，无射宫《肃宁之曲》：

涓辰之休，昭祀惟恭。威仪陟降，惟礼是从。笾豆静嘉，于论鼓钟。惟皇受祉，监斯德容。

皇帝饮福，登歌夹钟宫《福宁之曲》：

牺牲充洁，粢盛馨香。来格来享，精神用彰。饮此纯禧，简简穰穰。文明天子，万寿无疆。

彻豆，登歌夹钟宫《丰宁之曲》：

孝祀肃睦，明德以荐。乐奏九成，礼终三献。百辟卿士，进彻以时。小大稽首，神保聿归。

送神，宫悬黄钟宫《来宁之曲》：

洁兹牛羊，清兹酒醴。三献攸终，神既燕喜。神之去兮，载锡繁祉。万寿无疆，永保禋祀。

郊祀前，朝享太庙乐歌。

皇帝入门，宫悬无射宫《昌宁之曲》：

郊将升禋，庙当告虔。锡銮戾止，孝实奉先。祀事斯举，有序

无愆。祇见祖考，神意欢然。

皇帝升殿，登歌夹钟宫《昌宁之曲》：

皇皇天子，升自阼阶。奠见祖祢，肃然有怀。百礼已洽，八音克谐。既昌且宁，万福咨来。

迎神，宫悬《来宁之曲》。黄钟宫三奏，大吕角二奏，太蔟徵二奏，应钟羽二奏，词同：

以实应天，报本反始。洁粢丰盛，礼先肆祀。风马云车，神之吊矣。来止来宜，而燕翼子。

皇帝盥洗，宫悬无射宫《昌宁之曲》：

有水于罍，有巾于篚。帨手拭爵，圭衮有炜。玄酒大羹，德馨维菲。万年昌宁，皇皇负扆。

皇帝升阶，宫悬无射宫《昌宁之曲》：降阶，同。

巍巍京师，有严神宫。圣主戾止，多士云从。来享来献，肃肃其容。将昭大报，庸示推崇。

司徒奉俎，宫悬无射宫《丰宁之曲》：

陈其牺牲，惟纯与精。苾芬孝祀，于昭克诚。不疾瘯蠡，或剥或亨。洋洋在上，以交神明。

始祖酌献，宫悬《大元之曲》：

猗欤初基，兆我王迹。其命维新，贻谋丕赫。绵绵瓜瓞，国步日辟。堂构之成，焜煌今昔。

献祖，《大昭之曲》：

以圣继兴，成王之孚。民从其化，咸奠攸居。清庙观德，猗欤伟欤。金石备乐，以奉神娱。

昭祖，《大成之曲》：

东夷不庭，皇祖震怒。神武削平，贻厥圣绪。犹室有基，垣墉乃树。亿万斯年，天保孔固。

景祖，《大昌之曲》：

于皇艺祖，其智如神。修法施令，百度惟新。疆宇日广，海隅咸宾。功高德厚，耀耀震震。

世祖，《大武之曲》：

于皇先王，昭假于天。长驾远驭，麾斥无前。王业犹生，孙谋有传。圜坛展礼，敢先告虔。

肃宗，《大明之曲》：

猗欤前人，简惠昭融。相我世祖，成兹伐功。敷佑来叶，帝图其隆。将修熙事，先款神宫。

穆宗，《大章之曲》：

仁慈忠信，惟祖之休。功光岐下，迹掩商丘。言瞻清庙，怀想前修。神其来格，歆兹庶羞。

康宗，《大康之曲》：

猗欤前王，惠我无疆。仪刑典法，日靖四方。永言孝思，于乎不忘。昭告大祀，祇率旧章。

太祖，《大定之曲》：

天生聪明，俾乂蒸人。惟此二国，为我驱民。挞彼威武，万邦咸宾。明昭大报，推而配神。

太宗，《大惠之曲》：

维清缉熙，于昭明德。我其收之，骏奔万国。南郊肇修，大典增饰。清庙吉蠲，纯禧申锡。

睿宗，《大和之曲》：

维时祖功，肇开神基。昭哉圣考，其德增辉。上动天监，明命攸归。谋贻翼子，无疆之辞。

文舞退，武舞进，宫悬《肃宁之曲》：

先皇开基，比迹殷汤，功加天下，武德弥光。容舞象成，干戈戚扬。于昭报本，怀哉不忘。

亚终献，宫悬《肃宁之曲》：

于皇宗祊，朝献维时。芬芬酒醴，棣棣威仪。诚则有余，神之格思。神孙千亿，神其相之。

皇帝饮福，登歌夹钟宫《福宁之曲》：

皇皇穆穆，丕承丕基。躬亲于禋，载肃载祇。对越在天，神歆其诚。于以饮酒，如川之增。

彻豆，登歌夹钟宫《丰宁之曲》：

物维其时，既丰且旨。苾苾德馨，或将或肆。神之居歆，洽于百礼。于万斯年，穰穰介祉。

送神，宫悬黄钟宫《来宁之曲》：

济济多仪，皇皇雅奏。献终反爵，荐余彻豆。神监昭回，有秩斯祐。无疆之福，申锡厥后。

昭德皇后别庙，郊祀前荐享，登歌乐曲。

初献盥洗，夷则宫《肃宁之曲》：

神无常享，时歆精诚。惟诚惟洁，感通神明。先事盥涤，注兹清冷。巾篚既奠，尊彝荐馨。

初献升、降殿，中吕宫《嘉宁之曲》：

有来肃肃，登降以敬。粲粲袨服，锵锵佩声。金石节奏，既协且平。其仪不忒，乃终有庆。

司徒奉俎，奏夷则宫《丰宁之曲》：

馨我黍稷，洁我牲牷。降升有节，荐是吉蠲。工祝致告，威仪肃然。神之吊矣，元吉其旋。

酌献，奏夷则宫《仪坤之曲》：

伣天之妹，坤德利贞。圜丘有事，先荐以诚。我酒既旨，我肴既盈。神其居飨，福禄来成。

酌酌彻豆，奏中吕宫《丰宁之曲》：

明昭祀事，旧典无违。乐既云阕，神其聿归。礼之克成，神保斯飨。于万斯年，迓续丕贶。

祫禘有司摄事。

初献盥洗，宫悬无射宫《肃宁之曲》：

祀事之大，齐栗为先。洁精以献，沃盥于前。既灌以升，乃荐豆笾。神其感格，歆于吉蠲。

升自西阶，登歌奏夹钟宫《嘉宁之曲》：余并同亲祀。

国有太宫，合食以礼。跻阶肃肃，降陛济济。锵然纯音，节乃容止。神之格思，永绥福履。

时享，摄事登歌乐章。

初献盥洗，无射宫《肃宁之曲》：

酌彼行潦，维挹其请。洁齐以祀，祀事昭明。显允辟公，沃盥乃升。神之至止，歆于克诚。

初献升殿，夹钟宫《嘉宁之曲》：余同亲祀，惟不用宫悬。

济济在庭，祇荐有序。雍容令仪，旋规折矩。爰俎于基，鸣佩接武。敬恭神明，来宁来处。

昭德皇后时享，登歌乐章。

初献盥洗，无射宫《肃宁之曲》：

时祀有章，礼备乐举。爰洁其盥，亦丰其俎。俯仰升降，中规中矩。神其来格，百神是与。

初献升殿，夹钟宫《嘉宁之曲》：三献及司徒降，同。

假哉神宫，神宫有侐。惟时吉蠲，登降翼翼。歌钟锵煌，笙磬翕绎。于昭肃恭，灵鳌来格。

司徒奉俎，无射宫《丰宁之曲》：

宫庭枚枚，钟磬喤喤。既仪圭卣，既奠脀芗。齐庄奉馈，笾豆大房。灵之右飨，流庆无疆。

酌献，无射宫《仪坤之曲》：

于皇坤德，作合乾仪。涂山懿范，京室芳徽，容声如在，典祀惟时。神其克享，荐祉来宜。

亚终献，无射宫《仪坤之曲》：

嘉羞实俎，高张在庭。申献合礼，终献改申为三。坤德仪刑。神其是听，用鬯清明。清明既鬯，来享来宁。

彻豆，夹钟宫《丰宁之曲》：

礼成于终，神心禔禔。愸萧发馨，乐阙献已。徒驭孔多，灵舆载輚。青玄悠悠，归且亿矣。

宣孝太子别庙，登歌乐章。

初献升殿，夹钟宫《承安之曲》：

有腯斯牲，有馨斯齐。美哉洋洋，升降以礼。礼容既庄，乐亦谐止。神之格思，式歆明祀。

酌献，无射宫《和宁之曲》：

于惟光灵，孝德昭宣。高丽有奕，来宁来燕。于荐惟袷，既时既蠲。从我烈祖，载享亿年。

亚终献，《和宁之曲》：

金石和奏，豆笾惟丰。祠宫奉事，齐敬精衷。笙吟伊浦，鹤驻缑峰。是保是飨，灵德无穷。

彻豆，夹钟宫《和安之曲》：

寝成奕奕，今兹其时。明称肇祀，将礼之仪。侯安以怿，羞嘉且时。乐阕献已，神其飨思。

大定三年十月，追上睿宗册宝，应钟宫《显宁之曲》：

天开休运，积仁而昌。命兹昭考，敢忘显扬。上仪肇举，涓日之良。来格来享，惠我无疆。

大定十九年，升祔熙宗册宝乐曲：

恢大帝业，敉宁多方。懿德茂烈，金书发扬。肇举上仪，涓择吉日。鸿名赫赫，与天无极。

上册宝，宫悬《静宁之曲》：

日卜其吉，承祀孔肃。广号追崇，孝心克笃。于乎悠哉，来思

睟穆。宝册既陈，委于宗祝。

皇帝降殿，宫悬《鸿宁之曲》：

继世隆昌，临朝静默。追谥鸿名，发辉潜德。玉质金章，煌煌简册。涓辰展仪，永传无极。

殿庭乐歌

大定七年正月，上册宝，皇帝将升御座，宫悬奏太蔟宫《泰宁之曲》：降座，同。

德隆帝位，承天而兴。侯邦来庭，民居安宁。归美以报，传之无极。鸿名徽称，寿时万亿。

册宝入门，奏《天保报上之曲》：

四方既平，功归圣明。定功巍巍，丕享鸿名。股肱良哉，揄扬元首。储精优游，南山等寿。

奉册宝官将复班位，奏《归美扬功之曲》：

圣德高明，万邦咸休。锱铢唐虞，糠秕商周。维时群臣，对扬稽首。天子明明，令闻不朽。

册宝初行，奏《和宁之曲》：册宝将升殿，皇太子自侍立位至降阶，曲并同。

四方攸同，昭哉成功。时和年丰，诸福来崇。英声昭腾，和气充塞。于乎皇王，维寿时亿。

皇太子升殿贺，奏《同心戴圣之曲》：

穆清皇风，遐方来同。于昭于天，物和岁丰。丕受鸿名，对扬伟迹。纯厘穰穰，敷锡罔极。

上寿，皇帝将升御座，宫悬《和宁之曲》。同前。

举酒，《万寿无疆之曲》：

四海太平，吾皇之功。群臣对扬，诞受鸿名。霞觞琼腴，君王乐岂。皇天垂休，万寿无极。

皇太子升阶、降阶，及与宴官升殿，并奏《和宁之曲》。同前。

进第一爵，登歌奏《王道昌明之曲》：

对天鸿休，于以铺张。巍巍煌煌，超冠百王。皇图皇纲，时维明昌。祉福无疆，于民敷扬。

行群官酒，宫悬《和宁之曲》。文舞入，设群官食，奏《功成治定之舞》，三成止：

圣德高明，如天强名。多方治平，功大有成。流于声音，形于蹈舞。颁觞群臣，以昭礼遇。

进第二爵，登歌奏《天子万年之曲》：

惟明后，驭寰瀛。跻升平，飞英声。功三王，德五帝。游岩廊，亿万岁。

行群官酒，宫悬《和宁之曲》。武舞入，设群官食，奏《四海会同之舞》，三成止：

地平天成，时和岁丰。迓衡弗迷，率惟敉功。受天之祜，四方来荷。于万斯年，不遐有佐。

进第三爵，登歌《嘉禾之曲》：

景命赫斯归吾皇，仁风洋洋被远荒。琛赍旅庭趋明光，气和薰蒸为嘉祥。殊本合穗真异常，庾如坻京岁且穰。猗欤鸿休超前王，播为声诗传无疆。行群官酒、设群官食、群官降阶，宫悬并奏《和宁之曲》，皇帝将降御座，奏《泰宁之曲》，并用太簇宫。

大定十一年十一月，行册礼，皇帝升御座，宫悬《泰宁之曲》：

皇皇穆穆，衮服玉趾，如日之升，如山仰止。九宾在列，媚兹天子。愿言无疆，介以繁祉。

册宝入门，奏《天保报上之曲》：

穆穆元圣，天迪子保。相维臣工，以奏丕号。扬于路朝，玉牒神宝。于万斯年，吾君寿考。

奉册宝官将复班位，奏《归美扬功之曲》：

玉册玉宝，尊圣天子，丕扬鸿名，昭受帝祉。闳休对天，其隆

孰比。臣下同心，翼戴归美。

皇太子升殿贺，奏《同心戴圣之曲》：

大矣我后，徽册膺受。欢趋彤庭，拜手稽首。休明御辰，无疆万寿。灵贶沓来，天地长久。

举酒，奏《万寿无疆之曲》：

圣德懋昭，民归天祐。煌煌金书，典册光受。备乐在庭，八音谐奏。群公奉觞，天子万寿。

进第一爵，登歌《王道昌明之曲》：

明明我皇，道光化溥。百度惟新，礼修乐举。藻饰太平，烂然可睹。超跻三王，晖映千古。

设群官食，奏《和宁之曲》、《功成治定之舞》：

穆穆我君，威折群丑。辉光日新，仁洽九有。容典葳蕤，超前绝后。端拱深严，宝册膺受。

第二爵，登歌奏《天子万年之曲》：

典礼修，惟明后。扬鸿名，灿琼玖。罗华绅，为万寿。歌南山，坚且久。

行群官酒，奏《和宁之曲》、《四海会同之舞》：

道隆政平，天开有德。万国和宁，来王来极。昭受鸿名，俯徇列辟。锡饮行觞，欢心各得。

第三爵，登歌奏《嘉禾之曲》：

众瑞毕至昭升平，爰生嘉禾乃合穗。膴膴大田无南东，稼茂如云成丰岁。既刈既获百室盈，击壤歌沸野老声。陶唐之民兹其比，帝力何有若自遂。

大定十八年十二月，上受命宝，皇帝将升御座，宫悬奏《泰宁之曲》。并大吕宫：

上帝有赫，怀此明德。畀之神宝，庸镇万国。临轩是膺，登降维则。群臣拜首，年卜万亿。

宝入门，奏《天保报上之曲》：

受命大宝，昭答眷佑。珍符明贶，人为天授。文物具举，《韶》、《濩》迭奏。群臣上之，天子万寿。

群臣合班，奏《归美扬功之曲》：

德冒生民，明明元后。端冕临轩，神宝是受。群工来贺，咸拜稽首。无疆无期，享祚长久。

皇太子升殿、并自侍立位降阶，宫悬《称觞介寿之曲》：

上仪昭举，膺时瑞玉。群辟在列，跄跄肃肃。衮衣桓圭，归美稽首。升降惟时，天子万寿。

举酒，登歌奏《万寿无疆之曲》：

上帝眷命，纯休兹至。诞膺洪宝，光临大器。称觞对扬，嵩岳万岁。其宁惟永，无疆卜世。

天德二年十月，册立中宫，皇帝将升御座，宫悬奏《乾宁之曲》：降座，同。

人道大伦，王化所基。明圣稽古，阴教欲施。临轩发册，备举彝仪。《麟趾》、《关雎》，宜播声诗。

册宝入门，奏《昌宁之曲》：出门，同。

羽卫充庭，淑旗徽章。礼仪具举，涓辰以良。相我内训，来仪椒房。亿万斯年，邦家之光。

将受册宝、以册宝入门，宫悬奏《肃宁之曲》：命妇升、降，同。

涂山兴夏，《关雎》美周。坤仪之尊，母临九州。瑶册袆衣，光配凝旒。地久天长。福禄是遒。

后出阁，奏《顺宁之曲》：升、降座，同。

天立厥配，任姒比隆。母仪四海，化行六宫。日月并明，乾坤合德。于万斯年，作俪宸极。

受册，奏《坤宁之曲》：

风化之始，由于壶闱。礼文斯备，爰正坤仪。维顺以慈，俪圣

同德。则百斯男，垂统无极。

天德四年二月，册皇太子，皇帝将升御座，宫悬奏《乾宁之曲》：皆用夹钟宫。

大君有为，先图本固。涓辰之吉，礼成储副。文物备陈，声乐皆具。人心载宁，克昌福祚。

册使入门，《昌宁之曲》：

在天成象，焕乎前星。惟圣时宪，典礼以行。一人有庆，万邦以贞。社稷之福，浸昌浸明。

皇太子入门，奏《元宁之曲》：出门，同。

皇矣上帝，纯佐明圣。笃生元良，日跻德性，册命主器，万邦以正。龙楼问寝，亿年之庆。

大定八年正月，册皇太子，皇帝将升御座，宫悬《洪宁之曲》：并用太簇宫。

会朝清明，临轩备礼。天威皇皇，臣工济济。于昭元良，膺兹典册。对扬闳休，卜年万亿。

皇太子入门，奏《肃宁之曲》：

光昭前星，惟天垂象。稽古而行，主器以长。曲礼告成，迩遐属望。国本既隆，繁厘永享。

群臣合班，奏《嘉宁之曲》：

于皇临轩，礼崇上嗣，维眷之祺，傃方正位。言观其仪，翔翔济济。美归吾君，太平万岁。

皇太子复受册位，奏《和宁之曲》：

祖功艰难，经营缔构。基牢根深，枝繁叶茂。于昭贻谋，骈休集佑。元良斯贞，吾皇万寿。

大定二十七年三月，册皇太孙，皇帝将升御座，宫悬《泰宁之曲》：并姑洗宫。

上天丛休，申锡祚胤。孙谋有诒，临轩体正。煌煌上仪，欣欣

众听。隆我邦本，无疆惟庆。

皇太孙入门，奏《庆宁之曲》：出门，同。

宝源流光，流光惟远。孙谋有贻，庆序昭衍。于乐众望，于皇备典。动容周旋，承兹嘉羡。

群臣合班，奏《顺宁之曲》：

冕旒当宁，徽章备举。彩仗充庭，金石列虡，济济多士，翼翼就序。海润山晖，倾听乐府。

皇太孙复受册位，奏《保宁之曲》：

礼之攸闻，丕建世嫡。众论协从，天心不易。名崇震宫，辞著瑞册。社稷宗庙，无疆夷怿。

鼓吹导引曲

天眷三年九月，驾幸燕京，《导引曲》：无射宫。

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间，问稼穑艰难。苍生洗眼秋光里，今日见天颜。金戈玉斧临香火，驰道六龙闲。歌谣到处皆相似，天子寿南山。

天德二年三月，祫享回銮，《导引曲》：

礼成庙享，御卫拱飞龙，诸道起祥风。太平天子多受福，孝德与天通。凤箫龙管《韶》音奏，声在五云中。粲然文物昭治世，万亿祀无穷。

贞元元年三月，驾幸中都，《导引曲》：并姑洗宫。

銮舆顺动，嘉气满神京，辇路宿尘清。钩陈万旅随天仗，缥缈转霓旌。都人望幸倾尧日，鳌抃溢欢声。临观八极辰居正，寰宇庆升平。

《采茨曲》：

新都春色满，华盖定全燕。时运千龄协，星辰五纬连。六龙承晓日，丹凤倚中天。王气盘山海，皇居亿万年。

贞元三年十一月，祫享回銮，《采茨曲》：并用。

庆成回大驾，仙仗紫云深。龙衮辉千骑，嵩呼间八音。太平兴缛礼，万国得欢心。孝格迎遐福，穰穰永降临。

正隆六年六月，驾幸南京，《导引曲》：并林钟宫。

神宫壮丽，宫殿压蓬莱，向晓九门开。圣明天子初巡幸，遥驾六龙来。五云影里排仙仗，清跸绝纤埃。都人齐唱升平曲，更进万年杯。

《采茨》曲：

双阙层云表，澄景开清晓。六龙天上来，驰道平如扫。虞巡五载合，夏谚一游同。都人欣豫意，写入颂声中。

大定三年十月，祫享回銮，《采茨》、导引曲：皆应钟宫。自后亲祀，二曲并用。

太宫崇烈考，大礼庆初成。彩仗回云步，天阶严跸声。舜宫合至孝，周《颂》咏维清。介福应穰简，欢交万国情。

导引曲：

礼行清庙，华黍荐年丰，圣孝与天通。六龙回驭千官卫，玉振珮环风。黄麾金辂严天仗，非雾郁葱葱。工歌叠奏升平曲，福禄自来崇。

大定二十七年三月，皇太孙受册，谢庙，《导引曲》：

璇源浚发，衍庆自灵长，圣运日隆昌。震闱显册遵彝典，基绪焕重光。练时庙见严昭报，礼乐粲成章。精诚潜格神明助，福禄永无疆。

［解读、评说］

（一）总结《金史·音乐志》（上、下），完全沿袭了唐、宋宫廷，取其精华，即下列九种礼仪音乐

雅乐：凡大祀、中祀、天子受册宝、御楼肆赦、受外国使贺则用之。

散乐：元旦、皇帝或太后生日庆贺，设乐宴请外国使节，由教坊乐工奏乐。

鼓吹乐：鼓吹乐，即马上乐。天子马上乐曲、军乐曲各有前、后部，每部又各分两节。

本朝乐曲：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庚申，皇太子生日。皇帝在东宫设宴庆贺，创作新曲，名《君臣乐》。——词曲都已不存。

郊祀乐歌：祭祀天神地祇所使用的乐歌（包括《方丘乐歌》）。

宗庙乐歌：皇帝祭祀宗庙时，所用的各种歌词。

殿庭乐歌：皇帝册封皇后、册封皇太子、皇太孙时所用音乐。

鼓吹导引曲：皇帝驾幸各地（如到燕京、南京、中都）时使用的歌曲。

采茨曲：表现皇族郊游（采慈姑）的乐趣。

（二）金朝统治者没有本民族音乐

女真这个民族，在当时可能不重视本民族音乐。《金史・音乐志》里所用礼仪音乐皆沿袭宋、辽。这里所谓的“本朝乐曲”，乃是世宗皇帝完颜雍的作品，他在庆贺太子生日的筵席中，还告诫子孙们不要忘本，应该传承本民族音乐。可惜的是，完颜雍创作的这首唯一堪称“本朝乐曲”的《君臣乐》也没有保留下来。